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六冊目次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二)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二)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進賢堂稿卷之八目錄

序

學政卮言序

去非王文宗九郡試

定南縣侯祝平格奏

計百周公榮最詩附序

賀張溫如監臨得士序

賀公愚劉方伯兩令嗣暨甥塔各一人同年補

弟子員序

送典試陳學山序

賀李經伯分校得士序

送顏翀九之烏程序

黃平參分校武關得士

進賢堂稿

卷之八目錄

一

送周計百擢丞雲中之任祖道序

送典考甚青蘿得士

送包縣尉新遷舊治序

賀趙千門分校得士序

賀陸緯臺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賀王海闊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賀胡禹公分校得士

賀龔天階分校得士序

賀施玄澗分校得士

賀楊劍華分校得士序

楊文宗學政卮言序

代吳毓菴祖道序

童在公典考得士序

泰升黃文宗子科得士

進賢堂稿卷之八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黃文星子威校

學政卮言序

文者貫道之器而不足以盡道矣學者至道之方而或反以遠道矣夫學之所以遠道者正爲其誤以文而盡道之故也誤以文而盡道直任其五百年之統而著之于一家之書蓋莫若漢司馬子長唐韓退之之屬至于宋諸儒而後正之全歸道學而不意今日又第以宋儒之說借資工文每况愈下象山先生義利之辯專摘爲科舉之學者之用心則其溺人亦已久矣青巖楊公作師于此方者三年化成而俗易中間校藝之役二十有六妍醜輕重不欺鏡衡所以治文甚詳也雖然而公非詳于治文也乃專于治道也公蓋以行誼是迪器識是先進佳士而謹無良求端亮樸直者之精神狀貌于尺幅之中未嘗備目借耳而往往捷得之其所以成化易俗者有此具也然而公非獨以治人也抑以治已也義利之辯固嘗爲場屋嚴之亦嘗爲仕宦嚴之也公不言而躬行色笑匪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一

怒使人躁競之意也消至于爲理余未見其吐剛而
茹柔者矣至于爲交余未見其封高而蹠下者矣余
故曰是誠有道之人也作爲文章豈有如子長之貴
俠而賤義次孔子于陳涉混韓非于老聃亦豈有如
退之之性氣不讓出世人而旬日之間乃三上宰相
之書者今彙其三年所著題曰學政卮言余得卒業
見其持論果無一而不爲學卽不關于學者而歸之
卜學卽不善學如余者而又引之于學引之于學猶
曰引之于道也禮曰君子終日言而不離乎坊表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二

謂余矣公長養人材唯是爲務而未始見其開庠設
序之勞以爲近于計功謀利之意若進賢受上賞尤
謙讓焉不欲以貨自通于是或者乃以宥故譏之而
咎繇之九德必非得教而失刑者也教之不明師之
過也教之旣明而有伐檀援琴之一日則非師之過
也天子方嚮用文學欲矯國振民厲世摩鈍且邇濂
洛而洙泗焉亦必有以修公之功也已

去非王文宗九郡試牘序

在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變化一道也而分屬天人猶是錯舉至于化
成則必專效諸人者蓋懼人之或有枝心苟一犯人
之伎而遂不及見成事耳若天則何枝哉天亦有時
而似伎此乃孔子之所以致其愀然而不獨爲文盛
之感也已去非王文宗主文衡于江西者旣二年會
大比將校藝南昌而緣末疾請急去則豈可不謂天
所伎乎顧天非伎公而特伎我江西之人士又非全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伎江西之人士而偏伎其四郡也若是者公未嘗不
眷焉而惟焉公一日抵書元寬曰近適有九郡試牘
之刻冒請皇甫序之以爲而郡後學起色且爲闡汶
生先是則公之謙已而寵余然也而其不忘後學亦
情見乎詞矣且公無以少九郡爲也當漢興之初文
翁化蜀淵雲相如輩皆起之用一郡已足也而况九
郡乎文章之治大備于宋故前哲之言大家者八而
其二在唐其六在宋宋之六家江西得三焉甚盛然
而文章必以理學爲之星宿海則莫尚于伊洛公以

伊洛之名流衡我江西起其敝而復其初猶源之舉
委也直入股事已哉九郡中若廬陵臨川之兩郡公
既過化矣第轍跡未至南豐耳而他日公第豸巖公
聽訟之棠猶在乎是文翁之一蜀如其一家更可無
存乎見少公爲大陶不欲有不鑄之材南昌首郡豈
故殿之亦曰徐求駿骨于燕市耳事不遂而首善之
地未沐春風此公所以用其未足乃序書命余猶見
隗始之意則公所爲不忘後學而惓惓焉者余豈復
能贊一辭哉頗憶前代督學江西者以理學則推虛

鴻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四

齊蔡公以文章則高空同李公而兩公皆未終其事
近三二十年之間青巖楊公芳園猶在而亦被小言
以行至今家食三君子者所謂逢人之伎者也公手
握元和心存友教無有人而忍伎之者第以天之伎
四郡也而上及公則不知其爲柔文剛耶剛文柔耶
此責之亨小利有攸往之義也然而未嘗不及平化
成夫九淵之名舉三可也十三郡而舉九其數不更
進乎是書也行採風者當明堂奏之公強食庶幾不
日卽有詔起公遂入而延東閣之賢不必過而吸西
江之水矣

定南縣侯祝平格奏最序

史官之傳吏治其篇目唯曰循良而考功則先卓異
者何哉蓋以大過乎人之才爲天下所難得也今年
上計猶鄭重茲題求非常之人必于非常之事而不
得虛加天子既綜核名實一一聽之宜無吹濫卽不
然使中外相正則其足以應書而不忝于舉首者亦
或少矣若我平翁祝侯何其特絕也侯治定南在章
貢屬底下則壤之賦纔可二百餘金民物不足當一
大墟里而賦乃如蠅毛且嫌名號此其勢必非但謹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守者所能爲矣進而取之亦非但揮霍者所能爲矣
前官以剝故不敢居縣每託寄下歷司侯至卽恢復
故封干撤有地而後乃月戰歲征寇發務除衝當必
折報政累牘盡是軍功此誠可謂特絕耳在于漢興
之初人材林立猶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而自田子
賓擇吏始別爲文東武西之範尹翁歸獨能兼備至
今稱焉顧其所知特姦邪罪名所取唯力勢變詐必
也事繫疆場身入營陣則侯又加一等侯經明行修
文記不乏騎射精工余友雷世求嘗爲余頌之固知

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無所藉手然而美善非直此也有料敵之智亦有保民之仁有禦侮之威亦有好賢之禮余視侯上功書蓋嘗經二十餘戰未一請大兵區區用鄉三老弟子員之屬以率七保中有勇知方之人而臂指相使厥唯一心則凡所以固結而鼓動之者必有獨掌于接榦之先而相應于交綏之際者矣侯嘗中矢石不以爲傷會勦出境賊乘間突縣取子破巢不以爲痛轉悉力奮攻至于決勝雖會有天幸亦可見其君爾忘身國爾忘家之志也定初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不爲邑乃割信龍安三邑旁陝成之而就蓮塘填治故三邑有寇其所抵過必在于定侯以鄰震之以鄰急之其所署則左右投其非所署亦首尾應十四營之捷侯功居多而鄰有得敘擢去者子惟不言范宣能讓卽侯于友誼爲何如和平今吳恩穆余門下士也賊起彼管中輒至莫衍入定而盡殲一跡無返矣而粵以未獲賊坐果幾羅不測侯奏記二王用事者移告大府壹與分功吳得以免長者乎侯斯爲不可及也已綜侯之事重公忠而輕私卹耐勞苦而去伐

矜庶幾于有道豈惟宜官今其滿也羅用盧使余攝賀余旣不侈官則亦服于其有道焉耳舊人之賢者大可枚數其貴仕亦頂背相望其齒或宿或新侯年少然賢已在極分而貴且需待則人情厭焉設侯今年而列在異等中朝命譽尚亦同聲乃吏部論官守職方知封疆劃然爲二可云此法當不變哉夫隨流而進侯故安之而天子急將相才考諸行事必大用侯超越諸貴齒之新而望之宿定南之崔符一清卽如灌壇之風雨總避也是宜賀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計百周公榮最詩用序

報政書功亦士大夫之常事耳而或難爲焉何也獲上信友聖人所以僅言之要之其道不過乎責已苟已分之有未盡而往而問人則其應不應在不可知之數矣君子也而出不可知之數耶計百周公于是乎得滿而最蓋自公之來理賴賴猶是承用亂國之典者也而其後翕然有更生之意矣公所平反四方倚命不惟一州又庶獄之和連于庶慎案牘風清文章間作言如羽翰其書滿家即公于已分豈顧有未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盡者哉及瓜之約公蓋未以爲孜孜焉其語余也曰乘于不待已然假設其初而嘗有所違迂于物者則績用不得成而將行于良矣又設其中而稍有所宛轉于彼者則績用得成而還負于愧矣良與愧公皆不由也夫亦人則求公而公隨應之已耳夫公之宜爲求而反爲應者不過以常事安之而人之無不應于公而更若有求于公者則實以非常之人待之也公爲天下才不直理郡而止故試之小而效之多自是以往則將廣公于天下矣而升公于臺省銓樞之

內矣夫較清而比要猶是俗情非公所取惟是舉事之勢有起有至公在此方尚握偏而治全其于異日直居高而施下若然則章貢以東鄙蠶以西何不可流傳說之霖雨于是時徧德之人能言之士咸額手以賀公已而復相賀也而余顧瞻焉于獲上信友之所難爲者豈雀不能佞抑蓼蟲之習辛乎不然有說公家元公儒先之初盛者也而趙清獻亦爲名大臣非有姻忌顧其初年幾于相失晚乃相知何況今日吏道多端取人之人未必皆聖知聖而賢知賢而公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九

又以清剛落落之致行于同異紛紛之中如入水不濡人火不熱而方諸圓燧各能取一焉則亦不可謂非天也古大臣之業未嘗不先格天而公獨以天之所厚能盡已道而致之人仲山甫之德所以如輔毛舉也亦莫有難之者矣余作頌不能如清風而公雅好其握管則諸君所持非不燦然具也庚桑社稷之辭南國甘棠之什余猶得厝一言其間而爲之嚆矢余作是序竟乃更重宣此義而系以詩三絕
宦途得意事尋常獨有無窮不可量堯舜優爲陶鑄

者頗于案牘足文章 盡道棠陰復李際三年報政
有書題後來何處多霖雨貢水之東蠡水西 至誠
勳物古人風一上扶搖嶺路通提點軍州刑獄似遭
逢更得勝元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賀張溫如監臨得士序代

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復當論秀于鄉而唯我江西得
官保大司馬加二級張公爲之監臨綦盛事矣間嘗
考周官之制比士與賢司徒是職而行之則不過以
鄉老鄉大夫蓋其教之也親其知之也習其舉之也
當故雖薪樞而宜于奉璋免冑而可爲腹心恃此具
也已足及漢之興則領于郡國守相隋唐領于諸州
宋領于轉運元領于行省而明因之中更臨以巡按
御史本朝亦因之于是乎隨漕偕計俱能盡其一時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十二
之人材使奮起而有其功名未嘗聞優之以公孤重
之以一品而勞之以掄選之事者也公孤一品在會
試考官間有之然至其知貢舉者猶厘于禮部卿貳
故卽事而名之曰南宮之選乃選非南宮也試一鄉
耳而藉重于貴大臣如此豈不爲古今之所僅有典
故之所絕無者哉可以賀矣上嘗欲多得賢而用之
而爲者或不能無軼格且至于干誅今年裁舉解額
之半則禮不云乎是以少爲貴者也江西之芘于公
凡五年所四民之業無不恆焉何況其爲四民之首

而號曰士者上特界公選士雖適事機之會亦別有簡在之心是故衰衣赤舄而加于布袍草屨之儒上相中台而蒞于儼趨癡坐之子又禮之以高爲貴以大爲貴者也夫以少爲貴者所以慎于其取人以高且大爲貴者所以慎于其取人之人也豈與夫考工之權輕而改用侍郎徒爲彈壓擲臂之辱甚而遂授臺省知雜益其呵擁者可同日而語耶而公果足以稱上指矣平日則有吐握之勤事中則無嫌疑之處操衡尺者必務同心入網羅者皆云至寶召雲名律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以爲之精誠焚香告天以致其蠲潔而五十七人翕然應之則是所謂教之親而知之習而舉之當者固無所不用其極也其事乃當與成周姬隆何論漢下前代之故如胡梅林王威寧皆嘗以公孤一品而爲督撫然威寧好獎進士類止于有官不及寒畯梅林第隴一徐文長假手作表書而猶未能薦達必如韓退之所云朝得一人焉拔其尤暮得一人焉拔其尤伯樂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斯甚善矣而考烏重胤之在河陽亦不過得兩處士如石洪溫造而止乃退

之卽已爲健羨不去口豈有如今日之俊彥比肩風雲蔚起而一以應上公之勤求者乎可以賀矣夫由前之賀公者在乎朝廷之所以重公而由後之賀公者則在乎公之所以答朝廷也遂聽尚書之履聲于星辰之上而又適當聚井聚奎之間則多士幸甚乃馬行避影夔進鵠立而造于公之庭下者卽皆得稱曰過司馬門也斯兆行之大又寧不可持爲翰拱給諫兩公賀哉雖然余固不文慙負羔雉而以平昔辱公之知則何能已于踴躍歡喜揚厲讚歎且敢爲之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遜辭乎又是役也小子實得溫等感恩知己余與有榮施焉張徐州大舉賓僚而屬新羅僧爲之相士乃物色得一李藩謂是紗籠中人物今公緇衣之好不減徐州而神明之契亦無所資于新羅僧獨以黃口爲之李藩未知其可不可也

賀公愚劉方伯兩令嗣暨甥壻各一人同年補
弟子員序

夫爲非常之人而致其頌美者不必以非常之事也
第于所應有而有之視彼闕畧卽謂之奇特矣公愚
劉先祖臺產世族而奮情時爲名臣纔及中身居然
元老豈得不曰非常之人哉頃逢初度則同事諸大
夫若部內紳士暨屬吏等輩莫不祝之亦莫非常辭
耳未幾何也而豐之陳公謂寬曰公可賀者五壽僅
處其一焉而子未知之乎蓋公之佳公子二人曰某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一

曰某與公之宅相曰姓某公之門楣曰姓某皆以此
日遊泮水是易所謂拔茅連茹者也詩所謂藹藹王
多吉士者也起于一門而既有充庭之氣勢吾甚羨
之子盍爲吾文之寬袖且內慙有聞乃言曰華封三
多以多男子爲末後何第多矣恐未能賢賢矣恐未
能舉其類多而能賢復及其類誠哉可賀抑吾師仲
尼自著年譜則必以十五志學爲之始蓋今翩翩而
入于學是古者入大學之禮也卽不失聖人志學之
時者也故曰可賀若夫王謝兩氏門第相高未必能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知道者然且曰予第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譬之如
芝蘭玉樹欲其生于庭階耳此語端不可易作述之
事在公家既有爲之前者必有爲之後者不待著蔡
而知也而丈人冰清女壻玉潤外甥似舅何謂無成
諸如此語公又能兼之然則雖以三公獨座之貴官
一日九遷之速至猶將讓其輻輳而並進也跬步而
千里也何也此聖代茂秀之稠林壹如其爲上古元
愷之共號者也彼男兒紙筆旣笑淵明之所縈懷而
愚魯公卿亦覺東坡之爲戲論矣且夫春秋譏世卿
子與氏更譏富貴壟斷故使科名與膏粱同實不如
其在泮食芹矣金紫與統榜等觀不如其青青子衿
矣今之入學者轉瞬有科名之望更進有金紫之期
本領甚大程途甚長然卽不論其後來而其見在之
聲價亦豈不甚重乎聲價之重非公有以與之抑非
公不能生之教之而王之於成也此蓋以非常之人
就常事也余竊爲公而取大焉語曰函牛之鼎以之
烹雞則豈有不足者乎余之大公不大其烹雞乃大
其函牛而已矣今天子廣闢四門宏張八網其明年

復修典賢故事當此校莠之初人思利見固不必盡
乘風雲絕徑路而余以逢暮得息遂至狼多顧有蓬
髮歷齒之兒終鮮彌節解嘲之婦此所以聞公之風
而負慚廼持雕蟲小技歌歎不足酸陋雜陳愈以賀
公之文而見拙也練美不算錦醜登廟則惟公與諸
公之所命之

送典試陳學山序代

比士之司無世而不爲重而大江以西尤今天子之
所加意也夫其所以加意者亦曰文章之轍跡諸國
賦焉江以西則較焉昔者五季膏蹶矣歐陽公實起
而馭之崇雅黜浮遂足爲文壇開天闢地而于時諸
大家無不出其門下轉相師友人材衆多趙宋一代
乃得以文明躋隻千古其後來理學名儒事有更進
乎是者亦不過因文以治道耳道雖高終不能掩
其文也文苟卑卑終無以顯其道而或至于畔其道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也是故依準聖賢以爲語句有雖有合一盛一衰動
關風氣顧誰爲主持斯世者而以風氣限也哉世祖
皇帝誠開天闢地之聖人而于此特用因禮嘗御製
如舉子業出示詞臣皆謝不及然于先朝作者獨取
東鄉艾南英但八股擅長其所丹鉛至上塵乙覽豈
不以南英爲能尊經體傳言聖賢之言而勿畔之者
乎抑猶是江以西之產也今天子冲齡御宇聰明天
縱紹述維勤時則有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者握其
機觀乎人文化天下時則有若三院侍從其冠冕

爲學山陳公池上鳳毛世掌絲綸者司其契癸卯之歲適當二年然而于開科爲元矣江西轉文之轍雖在一方然而于天下爲率矣率天下以元開科宜天子之所加意而慎其選乃江西人士曰安得如陳公廉禮部曰陳公善天子曰往哉汝諸果陳公也度所爲諸公而賢善公者將以公之于文章能與爲日新乎抑其故家遺俗之存也將能與爲復古乎有今之古又有古之古累而上之則無亦如聖賢焉而止而公果盡得其言如聖賢者矣關棘風清鬼神爲質固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六

嘗求人于精神心術之微而寓之于慘澹經營之際及榜放七十二子皆負時名譬其英絕則猶騏驎騁足于莊墟鳳凰騰翼于霄漢也衣鉢非今日所舉似亦不容易可得而惟是上法聖賢則終無禁之者公其以此教多士乎未幾何也而著之甲令其以明年罷經義專試策論表判四體之文懲浮詞也公所取士無浮詞者亦從新乎然而直從古矣自三代以下科目不可枚舉實始對策而大舉孝又次試吏又次中正又大詞賦又大經義蓋各從其時制焉制爲經

義由王臨川此亦江以西之大家與歐陽相踵接者矣臨川定制後雖嘗有化進士爲學究之悔而用其法幾五百年魁杰名臣曷嘗不階是而進今直以浮詞上累臨川而臨川又以相業自累廢其法可也姦其人可也遂其悔可也春秋之義事起于所止卽以今茲爲之起而更傳其文可也且臨川不善學聖未嘗非聖獨其目春秋曰斷爛朝報而不以立之學官爲大乖舛耳然吳紳盧不亦以傳註目禮記乎李太白不亦廢孟子乎而歐陽不亦譏易繫辭之爲僞作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七

乎吾于武城取二三策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勿謂文章之附于聖賢遂無顯晦也八月七日之書非大有所變更而特有所損益顧在乎好爲之爲策論者之能博通古今裨補君國猶之乎爲經義者之能證合聖賢也不然則皆病今多士服公之教明年應書而他年亦持以衡他人矣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又曰鈞可以教駢騎可以教御今立格非若鈞御之遠猶在轍跡之中而江西之能轍轉天下者不乏人尚復審定取舍則豈惟宜懲臨川卽東鄉恐亦未云極

至進之則惟歐陽矣公猶今日之歐陽而來定歐陽之鄉之文卽能使其徒學爲歐陽不學爲臨川稍學東鄉而終棄其八股若此者皆甚盛事也宜賀初公之大王父某某先生令余邑有政聲今在俎席而公伯父某某相君及第之兆先占于先生在吉之夢蓋丁丑與余友劉晉卿同一甲也余又得侍相君同朝嘗對字京邸交公若羣紀聞而公典試來獨眷眷余邑愛樹之恩與似人之喜俱爲江人士之屬余文之也有以也夫

賀李經伯分校得士序

文章之道甚大是古所謂經國而不朽者矣而人之才或未能盡乎其量卽能盡我量而窮于知彼卽知彼而又無以爲之鼓動振德焉者不全也自經伯李公之來理我南昌則多士莫不有旣遇人師之幸其施陶鑄者常先于其揀衡尺也可以識鼓動振德之大端矣及闕中校藝探策受詩不過循格例而自處耳迺其地望事寄一眎諸南宮之領房凡所以修兩主司而帥其僚友蓋甚鄭重公遂爲言語總持兼收進賢堂稿

曰蒼蒼視下亦曰蒼蒼等之乎非正色矣且已則過人而復以己繩人好人類已則似者至而真者不來矣公所據以求士者成法也而所得于士者精神也法舊而精神新則前可符乎古聖後可適乎時宜取才如此余極以爲公健羨焉而或者曰事必有復南宮之選是曰甲科中多者上抑今日其法小變細腰未成故步先失公將何以教諸君子余應之曰法固未嘗變也直損益焉場屋之勞與夫題目之數蓋加少矣又置其代語存其自言守其儀的遺其秋毫以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諸君子爲之豈有甚難者哉亦必有甚善者矣矧五經四子書特不八股而隱之于兩論是卽紫陽學校貢舉私議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禮記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各分年而附之之說而尚未責其兼通也善此既不難而子大夫衷然爲舉首者亦寧惟冠冕其鄉而已乎又上諭之指王安石爲姦者固以其相業之大壞無成而因及所制之文體耳其實安石文未必非而當日所制亦不名曰

八股爲之八股矣又竄以浮靡之詞此由後人而安石不得不受其過乃安石自有大錯者爲學問而至手廢棄春秋也爲經濟而至于俟用周禮也其次則莫如不知人其不知人亦惟是以己繩人而好人類已故讒諂因附會而生執拘隨彈擊而甚也公事事可師知人既若此矣所謂滿試院無一人當意者必不出矣而其文自成一家湛乎經術不聞于聖人之言有所去取其政持大體有利于國若生民者爲之而不求嚇嚇之名余所爲額手而賀公者以人事君者之餘緒焉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送顏耕九之烏程序

管生蓋爲余言耕九顏公之賢也此所云慈惠之師人人願得以爲父母而今者自靖安丞遷烏程令則我靖安之人心無亦惟是悲喜交集悲如赤子之乍去于懷喜則爲父母之能大行其道耳烏程于是乎無僭仆之憂其前令倘如嚴詡然亦無據地之哭矣抑子嘗有文章之滯魄若風波之驚魂于此地者不可期以一招尋耶余謂管生無遑也鄰之赤子爾爾將入井豈不如兄之子之悲乎韓昌黎云丞貳令而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事權乃不如簿尉此未足言顏公顧嘗聞之顏公亦有不得其職者非不能也讓道存焉寧成之暴凌出乎郅都亦逢敵于義縱子產之仁不與駟良而爲爭故能代子皮而爲政大官大邑于是乎縮取之而公不負丞必不負令烏程之遊刃亦何以異乎靖安之善刀哉保赤子之心非有變也其緒餘以爲余招尋魂魄者亦必曰是他日之隣之赤子焉于是乎序而送之

黃平參分校武闈得士序

凡言文武而必以經緯通稱者明乎其出于一緒也而用之世輕世重則非世之所自爲乃制世者之爲之矣夫重文不于其極盛之際于其草創之初此意或僅有窺見者至若重武亦豈俟諸槍攘之後乎宜有豫道皇清制世四海一家放牛歸馬蓋當斯時也始得從容而修厥備何爲乎高談偃兵孟冬講武闈事舉焉今用之不變乃丙午之役大江以西得熊羆不二心之士四十有四人則一時號曰極選此非重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其名抑重其實矣而我新昌父母平參黃公所舉獨爲拔尤亦獨取盈數余不佞至鮮交遊而所心儀如謝登龍出公門所耳聞如某某亦皆出公門此則重其實又重其名矣實者世之士大夫之所以自與也名者制世之君子之所以與人也今公能與人以名而諸士能自與以實是足張吾軍也天下亦以是而大之曰者文榜放而賢才非少聲華稍寂焉則公不與也夫豈若春秋傳之所謂武覲而文匿乎武露布而文露沈乎柳策論之事武通于文而弓馬之事武

更溢于文是其間實有全牛之義乎夫以策論隱韜
畧不盡韜畧以弓馬顯技能不盡技能若是者非神
識不與于此矣韓擒虎之謂李靖曰可與言孫吳者
非斯人吾誰與歸以其甥也魏舒神于射而鍾毓久
之不知由其吏也公于諸士非有甥舅之親若官吏
之屬也而直如陽燧之于火方諸之于水取之則得
之此余所以歸之神識耳又塲屋之法糊名易書純
用疑也及其模索之不得或欲師古微辟微辟純用
信也余竊謂疑信俱未可純用則武塲猶似衷此二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主

說見不見之情皆有焉無可遁也亦無可嫌也余未
知其得率是以濟文塲之窺而因以上裨功令之所
急否乎則公當幸教之必不曰此干城之粗分也而
無以與乎腹心之精微者矣從古大將之所出身尚
父得諸夢卜衛霍得諸椒房斯其僅也其餘鮮有不
起薦者如郭李之前後相援展彪彬瑋之內舉不避
姑不必泛引而最著莫如漢丞相之于淮陰公宰相
才也今雖取次登庸其職司卽不帝如轉餽而既能
爲何之薦信則其異日變理陰陽不問錢穀之日而

豈不能爲平之交勃乎始則知之而薦之終則用之
而和之山東之相也其與將相需有至分已余素承
公下交知公非直百里之才也而此舉適足爲之兆
行謝君徵言乃遂言之忘其固陋公必有以是正之
焉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主

送周計百權丞雲中之任兼道序

計百周公自度理而晉貳守于大同則羣情有所未
足以爲公蓋國體之良非輩數之士也才如是顧不
館閣之臺省之乃州郡之邊方之又僅而得牛刺使
與二千石叅校政事利病短長不盡由已此誠所謂
未足公門生熊子漁賓間語余曰是不爲知公者公
于此初無所嫌也公其亦猶忠臣之義不擇事而安
之之說乎而或曰不然是今日之極選也公適爲舉
首焉夫異時遷擢專重內而今日則專重外此由功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天

令亦以云林彼清要之司未嘗不可爲得志行道之
藉及其弊也但以誇雄而冒黷無益人國固不如別
乘分竹者之尤足上贊元功而出宣王化于萬里矣
雲中何地乎蓋不獨在緊望之間且實有軍旅之寄
者也自西漢盛時其人足以應拊髀之求而一再爲
之藩屏者止于魏尚此際人才無由公右故當宁特
爲之簡畀正其推心腹而干城不欲虛言禁中頗牧
又神京密邇如首之于臂凡有謀猷曷不通呼吸于
帝座然則公豈惟不負丞哉公雅善詩天保治內采

薇治外雖分二篇實非兩際而公則必兼爲之而後

如耳古亦有言小獄陳于市朝大獄陳于原野兵刑
之用蓋互相出入公昔治刑而期于無刑今治兵矣
而何必不期于偃兵司馬之始事卽士師之終事意
者亦不惟在侯之于捷乎若夫仕宦之升沈顯晦由
天人所爲者公無容心而福德之徵亦正與才望相
副白衣蒼狗可使化爲卿雲蕭朱之末乃王貢之初
從是以往丞不負公亦斷可知也雖然余嘗聞之魯
蕭遺先主書曰麗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天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治中猶今之丞也人如鳳雛纔
堪勝任一丞而丞豈得薄視邪後乎此者王休徵之
在徐州則有邦國不空之謠是能戡亂自樂天之在
江州則有司馬青衫之咏是能思初而宋之名臣若
富鄭公李文靖俱用監州起而卽有公輔之望以得
召還又呂許公倅濱州王文正公謂沂公曰此人異
日當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
請得之如不稅農具數事是也卒與沂公並相夫由
平鳳雛知公此日之委重由平休徵樂天知公後日

之能官。而由乎宋之諸名臣。知公最後之大用無窮盡也。余皆可爲操左券而匪直決之于冥冥者矣。公理贖贖十年。無人不懷。而于余尤有至分前日者。余得而頌其詩。又知其政文學治行種種在。第一流顧余以躬逢盛事。爲榮筆花。且冀不復能著文章而摩金精之崖沈儲潭之底是役也。特將送之。常言耳。漁賓引而進之。余實不佞。而公以公家吉齋之誼。每前輩余其實。則余將師公也。敢與公相。齒于輩數哉。漁賓率其同門七子爲公。寵行。余請從而後言之。不文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辛

漁賓曰。吾師固貴其賢也。卽以吾言。吾師亦莫不貴其賢也。因次第而奏之。以代驪駒之唱。于斯時也。送公者及岸而返。公自此遠矣。余未必能如郭大業之干羊荊州也。而推漁賓之心。則更有過乎后山之于坡老者。乃爲之歌。一兩五月。凉中宵大江滿之句。以收其聲焉。

送典考袁青蘿得士序

上御極之八年。天下旣以人文化成矣。于是爲之頓八紘之網。廣解額而求異才。而江西得增十人。通前爲六十七人。亦云異數。異才則不可以遠知也。異數則不可以濫膺也。禮臣重其主文之選。乃請以青蘿袁公副鄭公。往而天子曰。往哉。汝諸果以袁公副鄭公矣。袁公亦果與鄭公爲律呂之協。與多士爲水乳針芥之投比。及榜放所收。皆知名卽或不知。而有其可以受知之實。無或爲之詬厲者。甚盛宜賀。蓋江西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壬

嘗以文章旗天下。則中州爲之同聲。公中州名士。惟賢知賢。宜其素有獨契也。已而牛斗光芒。稍稍障蔽。職司馬門。進士得少之由。則公未嘗不與愛之。而思有以大振起之矣。夫韓之起衰。自爲文也。歐之反雅。爲人文也。爲人文者。其功固大于自爲文者也。嘉祐之盛事。其庶幾見于今日乎。六十七人。自劉子錫爵以下。閣牘可覆。案大抵衷于春華秋實之際。瑣詞四氣不得而好。是所謂浸盛之象。而公若曰。文之美惡。吾盡知之矣。運之盛衰。豈可必謂天之所爲。非人之

所設乎且吾將藉是以報天子敢不爲盡心力焉而徒諉之自然乎吾家周大夫叔弘嘗受衛孫達天之謗意者其亦非通論也是時公官大行天子不欲以四方行役相勞而俾司文柄是非常之任使亦猶之乎以異才而膺異數當漢武時大鴻臚王恢每從大將軍出塞分道振旅無處不有其功名漢鴻臚卽今之大行以之治兵且可况直文章本分之事又輜軒使者必徵異書以備獻納雖下至方言有所不擇古禮也今用之行人司書庫遂能富于史館然以異書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而較之賢書又較之賢書之得承異數而錄異才者孰爲少多也他時主江西文者例用史館副以科員其能勝任而愉快者纔得半耳至于大行則往往典瀕黔試而止雖以江楚名士如孫子穉鍾伯敬陳大士等輩不能進加于其處今日者天子獨以選才豫章寄之公無亦實有棟隆之求而棟撓之憂也而公則果有以報于天子矣夫旣起江西之積弱復畱大行之美談此可以爲國家賀爲公之前後同官者賀不止于賀公也劉子領其同年數輩來虔語余曰子

之彌甥徐子旣乞于有韻之言以賀公矣茲不可爲六十七人者更作長文以盡其未達之詞乎于時余恭命不敢有所固遜然而久荒此道矣臣之少也猶不如人而今老矣東塗西抹都付之無記性中無已乃姑舉所知之一二亦就其關切職司轉移氣運之大者而言之以爲是足不朽且堪令人嘖嘖不休也若余此文幅非不滿語近期期竊自比于江西之方言正可令江西人如劉子等輩洛誦而臚傳之不知其可以發公之一粲否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送包縣尉新遷舊治序

蓋聞之君子大復古所大乎復古者爲其心之能爲不忍焉而愛之理亦必不勝用也著林之婦人取于新著心于舊著而浹痛之則孔子嘗有取爾奚取也亦曰推其仁可以爲政矣荆玉包君之尉我新建誠重地也緊職也而聲名有聞惟是能愛人不能忍人爲之大較至于盜賊衰息梓鼓不驚乃其餘緒尉治所舊在縣中謂之南衙而鼎革以後嘗經兵燹矜棘生之自君之來爲尉于衷久矣君才雖坐亦辦作亦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語

辦安處亦見僑寓亦見而獨能思古不忘慨然遠想縣治先復異位同功大第自爲抑豈得已用三代之道力必出身貨不藏己以圖其新實不舍其舊也而乃大有子來鳩工遂卽爰筮日以居之所有事于茲土與君左右周旋者凡幾輩僉屬于余曰爾攝賀則余何言乎余思古之作尉之賢者莫或高于漢南昌梅子真矣而後人往往以神仙相後不稱其名實當子真之居此位也乞假軺傳凡三上書此豈塵芥一官然者愛國家復愛先聖之後固知其必愛尉矣愛

尉亦必愛其尉之治矣包君之用心想當然乎使其他日而別有仙才憑虛御風不欲遽以此易彼也洪景盧守贛則嘗作贛尉治記而贛有東西兩尉焉東廨廢而寄于西不能自還尚以爲爽其實贅其名務復其所夫兩尉而東西錯焉猶不可也一尉而至夷于民慮羈于傳舍獨安之乎余有以知君之所不忍也若而乃今歸其舊王矣禮所謂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此物此志也故事省尉必共事兩臺今撫軍之事若宜若達于城腹心奔走禦侮悉以委君君自爲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臺

政日不過數畧退食者三耳然而其所謂能愛人不能忍人之作用更無窮焉夫非益彰于驥尾也黃綬雖輕青雲不少矣杜審言尉于臨城顧語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言大而非常惟君之有亦惟君之似頗憶昨歲余友林殿鳳爲豫章行乃相與品量人物首屈指君是君鄉里人也相知淡所推擇必不爲妄更一年而君署適成君治益究大朝用人不以資格遷擢右曹會需後命而君于此時閱閱功勞相積而著寧惟是定居之

安若敘錄之得而已。余艸野朽生，方作牛屋，置土鍾而抱甕灌園，不敢見天下士，承諸君之教勉爲文詞。正未知其能修燕雀之職否。然起而視之，射鴨之堂，誠可以有無也。而寒潭潦水，灘出其間，亦旣見奇章之兩鵝鵠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六

賀趙千門分校得士序

知人之法以我而已矣。凡瑰奇特絕之士往往有出于恆識之外，必其名家則見而不疑，必其世家則遇而不駭。物從其類，事利其習，豈不然乎？然而海內之爲名家世家者未易多得，又或分兩道無能相兼，知人之難何以少損？宜乎有代不數人若千里比肩異世接踵之慨也。萊陽嘗旗天下，文壇如列肆然，甚盛而趙又其世伯父子兄弟之濟美而競爽于三數百年之間，與夫本朝之從風雲附日月而興者，頂背相望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三

千門公于此而守青箱之傳，負白眉之譽，誠所謂名家而起世家者。用高第進士出理南昌，地分猶在清切，庚子鄉試遂以周易領房得士，入而此八士其受知非一狀或薦選而必售，或共違而獨契，或易得之或難得之，至于或難之而又不得之者，未無人也。而論者皆以爲無憾且大快之，以爲希有焉。余所知劉子思彬、鼂子晨，蓋俱在瑰奇特絕之目者，精氣所集如會兩龍，公竝薦之如售雙璧耳。然不能無得失，非輒茁之劉也。前日失而今日得，非詆學之鼂也。

今日失而後日亦得矣。得失安足奇。奇劉之不爲軋。苗奇鼂之不爲詆學。而卽奇公之能爲永叔。能爲道原也。爲永叔。使劉有通名之榮。爲道原。使鼂無家法之變。于是乎畧遭遇之數。而求之聲氣之微。就遇不遇之殊塗。而論其精神之一致。則士之比肩接踵于公之門者。殆不異乎濟美競爽于公之家者也。而區區曰桃李盡在公門。何足以爲公頌。公毋亦曰吾庶幾得老成沉練。歲寒不彫之材。以上應聖天子側席之求。爲不干功令而不負茲役而已耳。先是聞中論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文

語題懸。理路滾永。前輩鉅公之擬爲程式者。凡四五族。余亦學語沾沾。及得讀公作。廣大精微。各極其量。則余乃欲斂手矣。而前輩鉅公。且俱就次第也。公作警句。有夫子亦退處生物之中。顏曾亦徒循弟子之職之語。蓋非經生所能道。宋延濟之奪得錦袍。楊汝士之壓倒元白。差足相方。然而見公之以我知人之本領矣。公有韻之文。猶能直追風雅。余爲洛誦感懷。涉江諸篇。何其有憂患之志也。蓋萊陽嘗至城陷。公亦破家流離。困苦皆工詩。煉文之資。而後乃奮起而

至于此。則是公爲名家。而有動忍增益之能。爲世家。而無驕盈華腴之氣。爲知人。而必取之于沉鬱頓挫之流。不取之于順澤輕華之輩也。劉鼂二子。宜其合矣。公昔被倪文正公論薦。欲以五經博士官之。雖未就。而時論固歸無雙焉。于是公謂余曰。吾他日更生也。吾安能忘吾師。而余嘗謚吹乎文正公之門者。聞是言也。而悲夫。爲名家。世家。知人。以我如文正公者。可以止也。爲名家。世家。知人。以我。而更有三立之事。以爲之前。後。左。右。際教忠。教孝。以風示來。茲如文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文

公者。又可以止也。而公爲是不忘。陳了齋一時之豪也。而未知伯淳名字。且不知中立。曾爲程門之人。則公有進焉矣。而余與公若子游。子羽。全師仲尼。復託處一邑也。豈不厚幸。遂論敘之以附艸木之臭味。于公而不敢專言賀。且以詒劉鼂二子。使知山行之有祖河流之有源焉。

賀陸緯臺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古者教民以三物而賓與其賢能蓋先德次行後藝也及夫辟薦之途既荒科舉之目乃立則德行無所考而專于藝矣藝又專于文文又專于經義斯其取道不已約乎道雖約而求之多端附于聖賢而微眇日出于是言人人殊如一闕之不能相正又如騎驛之或相通或不相通甚矣其難明也巧者爲之使有常儀的必命中焉則其經營之心徒存文藝而摩揣之智愈戾德行夫不以德行合于爲文而又以售文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早

故而離于德行者固聖天子之所格而禁之者哉半額之制以庚子爲權輿是將求精亦欲絕倖然而絕倖者有共法可循求精者非獨知不契也若我緯臺陸公乃足以當此公隄陵汰家夙擅文譽而穆然若不欲言文使其及乎選門亦必在德術之科耳于是理臨江踰年平反時甯蕭常懸望之者一以爲神明一以爲有道使入之意也消公之謂矣而及其持衡操尺則不可欺似迴鑿短張遂領周易校得七人皆知名者斯豈不爲能絕倖而求精者耶士操尺寸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之贖以當拜獻先資其事至鉅而不倖于有所爲卽倖于無所挾其情亦正等公之門固無此兩倖焉然設徒求諸行墨足以成文而不足以近道者未可謂之甚精者也余旣耳七人名字而復目其冠冕士劉廷實彬彬然秩秩然跼坐以相進而誦說其師無間言庶幾哉德行之選乎抑非公特達不能致也歐陽永叔崇雅黜浮爲治文章耳而得士若干固二蘇全千文不止于文矣東坡亦云自嘉祐初文章極盛至元豐元祐僅三十年之間遂已三變其變者文之爲耶抑非獨文之爲而人之爲耶必人也足以去文之浮于前而又足以持文之變于後則必諸其德與言一者也雖漢詔所謂能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終必寄斯人焉而後知公精于得人之術卽聖天子慎于求人之心進賢上賞公亦豈有意哉公家敬與故稱負知人之明而其所取如崔羣知舉時卽約敬與子不得入試似非佳士且來陸氏一莊荒之譏以爲後世口實不知陸氏亦何以莊爲者韓退之嘗薦士于陸祠部俸十得其九因敘其爲相公所得士以

志知思而又嘗瞻焉惟恐籍湜之或叛去此豈知之
猶有未審乎無其私之而然乎象山先生義利之辨
極致嚴于科舉余充其類不過如所謂易倖而難精
皆出于利之屬而由公若七人論之科舉寧惟不可
以爲利實可以爲義利起于藝文之專工義起于德
行之合致則有格禁之所不能加而惟先王之制法
爲足以無蔽者由公之道亦獨存古意焉乃陽月之
某日適公攬揆初度之辰七人者謀爲之躋堂獻壽
而徵侑詞于余余既雜舉韓蘇先之永叔以見公取
廷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望

人事君之能又內引敬輿祠部終之象山以見公正
誼明道之志遂令劉子洛誦之而冀發公一粲以爲
嗣鹿鳴而歌者天保定爾之詩且無以加于壽考作
人之上矣

賀王海淵分校得士兼祝初度壽序

三年一大比士此在舊典唯皇清制世十七年之間
鄉試宜六而得七丙戌以之會試宜五而亦得七丁
亥己亥以之若是者網羅不可爲不廣也乃今年庚
子裁用半額又率是而往何其僅焉夫由前則以多
爲貴由後則以少爲貴似異也非異也度天子之意
不過欲得賢而用之而苟欲得賢而用之卽非賢必
不能得卽以賢得賢必不能不待于其人而其人乃
非常人也豈可以數爲之少多者乎海闔王公起曲

廷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望

以下原缺

公之所得如取日于燧也必得之之謂也如取水于河也無不得之之謂也如漁玉爲龍而獵玉爲虎也得似之之謂也夫傳人者得似之而幾矣衣鉢之相授薪火之無窮余且欲爲朱公賀寧惟爲公賀歐子承瑞者公大興庠序山城諸生鬱然蒸動之首選也公與余皆以一日長歐子而余力不能進歐子公力能進歐子歐子治尚書尚書二校未知其孰失之公則卽然若自失之荀文若之進人不進不休推是心也益足以當賀方今國制舉主而稱師生有禁然雖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詔

不稱師其責師之道乃甚備公曰吾不敢受是稱也而不敢辭是責也然且得諸衡鑑失諸陶鑄則豈公之志哉昔韓退之以起衰之文而不屑與斗筭之才取決于一夫之目登明選公戛戛乎其難言之坡老之于李方叔相求甚殷又作設讀戰場目迷五色之愧歐公崇雅致斥劉幾及爲御試考官火山軍入夢則幾易名曰輝遂得入選歐公爲之改程式一字以通其名此數君子者其于場屋爲何如也蓋卽退之所不能必于主司則足以知七人遇公之爲奇特卽

東坡所不能必于方叔則足以知公于七人之有神契卽歐公與劉幾之終始離合則足以知公于歐子之必更有以進之而成其名也是皆足以當賀而公治會昌先教後刑不吐不如與人之須旣成亦得以譽命上達矣乃菊月之七日適公攬揆初度則躋堂之士歌塗舞巷之氓亦惟曰作人壽考名實固相應哉而文章之有傳人與子孫同義菁莪麟趾之詩可拉舉也余言如嚆矢不足多陳然雖甚固公亦必有以教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聖

賀胡禹公分校得士序

文章公器也以一己爲之取舍以衆人爲之是非夫其取舍者專也而止此日也其是非者共也而寓無窮也則其權固有所時重焉場屋之事一與爲舉子即可幸而才名終不可幸一與爲主司即可操而清議必不可操所從來亦已久矣邇者當庚子鄉試聖天子甚慎乎進賢減常貢之額以務獲乎尤異非常之材是齊王之好竽一一而聽其勢將有所不容濫卽諸從事推轂者亦何敢人人自以爲得大將哉而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聖

禹公胡公獨能于此滿志而無憾所校毛詩牘若干舉首出其內宿譽出其內駢弛之士出其內其尤車載斗量而美弗勝收者大道爲公力出于身貨不棄地而已矣且而取君中駟與彼上駟取君下駟與彼中駟亦皆天府之登名者也易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如公者豈非斯文之所聚集適無意而相遭者乎夫以爲斯文所聚集無意而相遭者天也非人也既人而不天矣卽物論安得而齊之前在關中兩總裁皆于公焉寄目

公所可亦可他人所可卽公所可亦可此猶曰同事之言易爲合耳至于榜下而觀者無不推其明至于書成而讀者無不傳其信至于入選家經磨勘而論者無不歸其正則公之所以司契者何也有本論焉工文一之矣上第二之矣大家三之矣清暑四之矣南方之學者五之矣然而爲南方之學以工文而占于上第大家清暑者抑非無人而未能臻其極盛此無他誠有所不足也若夫公之于衡鑑乃可謂之誠懸誠設者乎誠而後物動之誠而無我而後物服之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聖

此豈惟知言之選哉亦庶幾乎有道王介甫始創爲經義其學術非淺陋也而張安道知舉時嘗辟爲黜檢試卷官卽論事紛紜滿試院無一人可其意者安道微而出之以視公今日何如也蓋卽介甫之滿試院無一人可意則知滿試院之無一人可介甫卽今日之滿試院無一人不可公則亦知今日滿試院之無一人不可公意此其所由度量相越而公後來匡國之鴻業經世之遠猷夫亦可就此而卜之矣且夫知言者人事之偏端而其爲用則甚大也自公治江

州刑清政平獄市無擾然後爲之加惠庠序興起人才是友教士大夫之志也所得闢士十人皆奉爲國楨不私桃李是以人事若之忠也于是傳者視諸經易有進或一再倍之而人不生嫉妒之心公不爲相釋之態是同寅協恭和衷之風也如其舉數之多而已忠安公不啻十知禮部貢舉耶而公可積累而至以其一舉十人胡周父不啻薦十人可爲公輔而託之乎馬周耶而公不須委曲而得以其教于江州安定不啻亦爲推官教于蘇湖而太學來取法教于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哭

太學而禮部奏名弟子十得四五耶而公既已次第而張弛凡若此者皆公先憲所存也余得爲公頌論之抑余嘗好讀公程文知其師于余友遂初朱公淵源之長公嘗屬余傳太公泉白公有知其明德之遠而余同年友翼在公與公爲雁行有知其金蘭之合余于公非直窺見一斑者也是故取于滿志以言其情本于至誠以著其性反于介甫以期其勳名通于忠安周父安定以徵其法則謂公之能持公器于文章之場而復多爲之前後左右之際也辭雖固不服

擇焉曾子寅舉首之良夏子以鋒宿譽之杰張子士駟跡弛之尤皆余畏友其尚能爲余洛誦于公前而啓公之一粲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哭

賀龔天階分校得士序

官品之極重在翰林而士始進者亦欲得而出其門下此自李唐至于今茲未之有改故事策典校京闈用翰長二人大省機用史館一人中下則否誠少之以爲貴今年丁酉江西之役名得其一而實得其三甚盛一位曰王綏山先生始終乎本官二位曰王鶴山先生其初官同三位則我天階龔公也其初官亦同而是時公所執事少卻第坐公堂下領十七經展起而視其坐堂上者跡衙門規矩求之猶或爲前輩

建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平

或爲後輩間其僚既有驅車去者或高焉或悻焉公不以是而致不屑乃特勤其職通覽而精讎之得士十有二人十有二人侈矣居乎榜之十一矣可爲公賀然而公實遜乎榜之全未足爲公賀也客有曰公所取率知名明年宜多成進士可爲公賀然自昔試南官者得一當翰林先生慮無不爲進士異等今事有待獨驟長聲價耳此可爲諸君子賀未足爲公賀也然則余賀公無說邪有說余竊以爲衣鉢之相傳者俗論也德業之相紹者道論也余上欲至于道而

下不欲遺乎俗則表而言之以奉諸君子之稟裁而因以發公之一粲焉已矣始公之處于中祕也試嘗冠其曹夫冠其曹法無不畱者而公必謁告歸蓋將以明澹泊之守矯營競之風且實課讀書也此意可師夫告歸法又無不畱者雖久之必畱畱卽踞後科貴者上設不畱當不失如鶴山天子非薄公而遠外之也抑才公而歷試之公安焉不辭賤矣既而出理我南昌南昌劇郡亂後鑄書未就而法令滋章是殆有所難爲天子既才公而歷試之也諸大夫更倚公

建賢堂稿

卷之八

序

至

而左右之公治焉不避難矣古人有言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也莫解于天東西南北唯其所使也此意又可師夫能師乎此二意者始得命之入室弟子面諸君子既優爲之而公亦深契之翰林所以得號始終乎讀書耳顧或不稱其氣志近代有入而求出欲踐更民事以厚其本領而博其致用若劉忠宣王端毅張簡肅之徒尚已亦復有未入而入合衙門諛之至爲下捷不內者張文忠桂文襄亦復有初未入而自求入而其後復出無一日在其官者周文襄亦復

有初已入。恥其輩求去已遷而復。而終于其官者王
宜學。此皆所謂名公。觀別有以取大。不沾沾焉曰詞
臣。詞臣而已也。夫爲人臣而得如忠宣以下諸賢者
亦庶幾可幸無愧是故公以之自處。卽以之立教。雖
曰不爲師爲師之道盡于此。余先賀公之可以師人
而後賀公之能知人。而最後則賀人之能知公矣。夫
諸君子善屬文高執誼學于師固不悖卽智足以知
其師亦莫諸君子若也。然是役也公之師永祺王公
實監焉三代矣。永祺公亦起家太史大秩司簾外余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不敢以位稱之者。特之也。且以別夫時人之並言一
位二位而專夫余之續言三位者也。位旣成公其可
以受賀公曾大夫某公中萬曆癸未進士余鄉萬二
愚先生得爲同年官階相似而公首卷萬仞亦尹則
二愚先生曾孫也。四代矣。同人之類族于是乎取之
將其官復有似公者而或不止于亦尹之似公也。公
亦可以受賀乃一陽生之月適公覽揆之初。絳襖歌
詩要歸壽考蓋施報每等量焉。諸君子次第偕計將
觴公而後行而非余文情所主也。故畧志之又門生
之誼實中兒孫封人之終詞余旣爲之謫矣矣。

賀施玄澗分校得士序

賢人君子之急于求其知己也如與之同性命也遇
則興不遇則廢並歷乎遇不遇之時則其蒸動鼓舞
之情狀亦有可得而志者焉。玄澗施公雲間之傑以
文章名家非一日士號能言者爭願得而遊其門故
事當大比分經校藝材望是先數百年而無改邇者
格于功令至一切決事冥冥公在甲午探策得外今
丁酉探策得內外與內皆非公所用心而全闕視爲
輕重或則曰劇孟不在吾知其無能爲或則曰一夔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三
足矣夫亦重公之至也及榜發而公所薦悉譽髦抑
無一中下駟是猶之取火于燧取水于方諸也其庸
有爽者耶又多得佳贖而不私之且以代諸公之匱
乏計其數可兼兩經房是猶之取材于鄧林也其庸
有少者耶文章一道能衡難所衡亦難公能衡而得
當所衡而得多兩相求也兩相聚也人以是重公誠
不爲妄今天子方下明詔舉尊無二上之義而禁止
師生之稱奉之至廩廩也然不用其名而更課其實
禮部以爲有功過則必歸之若公者于舉主之法豈

不多功而無過于作師之理。又豈不受實而辭名。多功忠之屬也。辭名讓之屬也。其說如地地有功名一上之于天。雖復山融川結。風轉雨滋。以至燠溼之所薰被。南北之所遷改。諸生莫不肖其所從來而特不言也。今爲公門之桃李者。其亦不言已乎。然說如此亦大概也。而不及質物之得氣清出。英靈蹇成。薄鄙和作。頑符乖爲。妖孽皆未嘗謝生于自然也。而皆貴之耶。文章僅處乎中際耳。前則有其本領。後則有其致用。可坐而論。可作而行。而賢之與奸。殊趨君子之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矣。宗君遜之習余者。感公特達爲其同門生。屬余言之。而憐余之稿也。又曰。汝少言之。蓋少言之。近于不言之也。夫亦曰。可以賀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賀楊劍華分校得士序

士之急知于主司與主司之急知士也同情而其相遇得失之際則往往有數存焉數之不大相遠者無論已可得可失得亦不驚失亦不異此世之恆事爲是無論至于共欣而或來一賊獨契而更蒙衆譏則青者出之其卒至于得則神者召之卒至于不得則亦精者去之也余友汪子次華奇之甚而精神之甚稽古綴文安雅遠俗在儔輩中頓指而數之不五六人及庚子之試衷然爲舉首在儔輩中頓指而數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十六

不二三人矣一時士論翕然相爲歸美而求其舉主則樂安令楊公劍華也公之于汪子也濫而他人卽不能明之且不能名之以爲髹器不可測識而姑置之不則過而畏天子之簡書禮部之扶摘也而徐俟之而公必達之而遂之蓋均五王公嘗爲余言是危得之者矣是幾得之者矣夫幾得汪子而已乎公薦士凡八皆稱極選余何敢輒舉衆鳥一鶚之目而公亦未嘗無于一視之心而特由汪子之所嚮無雙與夫公之所爲特達者實有其相合之微乃經于艱

難委折而後成就則不得不謂之僅焉而公不謂之

僅也均五公不探策校麟經乎拔三人耳抑均五公

與李公共之則其所取于左提右挈之力者何以異

于公之在艱難委折之間者耶聖天子其飢渴奇才

而操衡握鏡反畏其奇遂隊隨行奇者顧少余願主

司之勿以艱難委折故而因畏奇亦喜主司之能于

艱難委折處一得真奇而勿少之也歐公在嘉祐日

極爲得人蓋莫過于二蘇子固而其時同知貢舉者

尚有韓子華王禹玉范景仁梅公儀聖俞與歐公而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十七

六以六公得三奇猶謂之盛且莫京則以一公而得一奇復何存乎見少雖然非多其奇亦多其能得奇也坡公之于李方叔欲薦而終失之爰有平生漫讀古戰場之句異時公受知項水心先生事復類此公于汪子所以必達而必遂也其亦感于水心先生乎然而汪子之感公不直公之感水心先生矣汪子之于公也濫後山一瓣專爲南豐雖坡公不得奪此汪子所同而韓退之之犯笑侮者師說汗流籍湜猶憂其或終叛去者汪子免矣余未任爲汪子頌公而獨悉

公與汪子相遇之故遂欲因其事而著其精神以大其得奇人而事聖主之效且欲以三十年前之共欣而一賦者自奇而爲汪子作對不知可發公一笑否也若夫公治樂安與利去害政成民和則有高山摩崖大水沉榻與宰相御史之交章綸言之褒嘉史冊之載記具在余與汪子皆縱觀其隆煥而波及其餘焉而不干此爲縷述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楊文宗學政卮言序代

曩與給諫某某公同起相勉爲名行稱莫逆之友越三十年復得侍學憲青巖公按其道論而服其教思余于是可謂入玄之室者矣余家史過廬數數爲余言青巖公真名士今讀公書也益信公三載持衡興學作人有顯效及以無端風議遂欲浩然則在朝在野能交口訟之無俟余佞已而公命余序集公豈以余爲知言之選哉余固非知言者也抑余嘗問官考提督學校之設在明興七十餘年之間爲秩甚要其時勅書有所過軍民訴告許受詞發郡邑處治重則轉送按察司提問本職專督學校不理刑名之語今書未知何如第推本此意亦豈有以學校外之刑名而累之者故夫爲法受過公則安之而天下之有心者則必自之矣雖然非公志也先是前輩之爲名督學于江西者蓋莫如邵文莊蔡虛齋李空同三公而其得至于久道成化滿九載然後遷者惟文莊耳虛齋則以藩王不合委政去空同則能用藩王矣又有議焉以臺察監司俱相牴牾去由此觀之虛齋專理

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學而空同兼文章氣節其于按事乃一不及之一過之也。夫文莊爲中行矣。公生文莊之鄉。雅相慕倣。又已周兩試。雖九載之功。莫之或尚。其按事非有過不及。而輒中言者。使我子弟坐失明師。則余以爲江西屯蒙之運。然耳于公乎。何損。或謂余曰。聖天子甚慎重茲選。諸所告代有驗年而未得試可者。其必拊髀乎。如公者也。拊髀乎。如公則必環予公。然而又于公乎。何加。余細讀公之書。而因羨察公之志。其大指乃歸道德而姑寄于言詞。必也紹明絕學。近以復涇陽先生之壇宇。而遠邁乎濂洛關閩之源。則夫今日者。檄僕作歌。猶其贖事。矧曰其後日之有榮名。故夫公之所成爲最上矣。白沙之與定山詩曰。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明乎。其有不高古者在。夫何足以爲公舉。似且夫十三郡中。無不兩見公之車轍。而公科事首吉。歲事則終吉。其于吾吉。必有取爾也。關雎風始樂以爲亂。此其義乎。又孫陽愛馬。復自愛其一顧。選讀焉。收吉焉。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恐其生。是則公之存余與余之論公。各有神契。必不獨爲兩家世誼而已也。

莊賢堂稿

卷之八

序

本

童在公典考得士序

文章持世人心之精微。寄焉取人者之神明。亦見焉于是乎操尺懸衡。非尋常職事矣。必也以大家而當斯任。使聲氣我歸風。會手開則韓歐所以竝有千古耳。科舉之法。本朝尤以爲先務。而急之制。凡再更而益加。益慎。額加少而益求其精。其爲鄉試者十矣。成事皆可以覆按。壬子江西之役。則天子極重茲選。而特簡中翰童公副勳。卿于公以往。一時大破格例。稍置詞林。或亦爲其有詞之名。無詞之實者也。而中

莊賢堂稿

卷之八

序

空

盛文之日得冠冕于天下而比者乃稍稍衰微公起其衰卽所以返其雅雅雖變而亦正所以謂之還淳卽如是韓歐豈得專美于前公湛漸經術出應昌期才堪王佐是將執政事之筆者而姑徐徐焉要其風流則誠今日之大名家也召雲者龍取水以燧多士與之固其所耳且夫行省之有兩浙與浙之有紹興會稽天下郡邑莫不宗尊之者由其儒林之大有入若忠孝節義之名臣頂背相望不惟是文章與區科名淵藪而已其教澤被于江西者則余師倪文正公達賢堂稿

卷之八 序

典丁卯試余同年友巢軒周公與丙子試皆以忠孝節義爲歸非專專以待人者卽曰得人亦復從前莫與媲美而惟公今日可爲之鼎足矣公其曰以人事君吾所以學爲宰相者始基于此乎抑教多士曰汝惟學問乎惟經濟乎汝惟立身行己有如儒林之大賢而可乎惟矢報國不二心有如忠孝節義之諸名臣而可乎則汝鄉若吾鄉之嘗教于汝鄉者不各有規矩在乎于是多士之化于公也有如時雨矣余請以爲公賀多士其縮取大名立大功業以報國之餘

報公固無窮已卽若和凝衣鉢之說能以此時從公而上于鳳凰之池不可謂非南運天池也余請以爲多士賀而并賀公余不文甚南郭之形有如槁木而公式間于余乃不無似人之喜者余豈無幸哉余幸遊文正公之門雖無所自立而得奉教以盡其年既四十六年矣又幸遇文正公之鄉里大賢再修文正公之業而如其得人之多又幸余以文正公之下驢與如文正公者之上驢而代致辭于如文正公者凡諸種種余皆私之而亦欲轉藉以賀公矣余既荒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第不敢失攝辭之職乃以無文而言至文其解在易束帛箋箋責于丘園亦冀公之有以發之

泰升黃文宗子科得士序

凡興賢而登書天府者三年爲期自周官至今未改然考其初制不過領于鄉師鄉老鄉大夫之屬後世乃一之以郡縣學校重之以督學憲臣一之重之誠是也豈得謂今人必不及古人乎清興且三十年有事于鄉舉者十莫不由學臣首其事而京差典考同其功乃其短長大略可見矣壬子江西比士則我泰翁黃老祖臺爲政而適受命于倉卒之間乃以六月驟車十旬閱牘遂盡得豫章之材可堪隆棟者如額達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以獻蓋風雷之勇莫或過焉江西之郡國十三其先是王公錄九郡陳公錄三郡公纔錄一郡併錄其遺數僅得半而公則固已得其全何也琴瑟笙簧聲器雖異而合之于樂之一成也鹿鳴既歌則所謂琴瑟笙簧者或鼓之而或吹之亦皆爲公效其鼓吹而已耳于是得雋如彭恪以下五十有七人謂之舉其副十有一人謂之貢貢舉不同科而同日皆公所大造乃謀爲之酬言報德若將以天保答鹿鳴然者羣而問序于余則余何能修一辭之贊且如械櫟之周王

壽考遐不作人既醉之從以孫子與夫甘棠之勿剪勿拜余前月既爲公頌之不敢以複陳余亦惟公之化雨何其捷馳也其劉炫之左手畫方而右手畫圓耶劉穆之之目覽而耳聽耶諸葛君之事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耶顧此足以似公之精敏不能似其百年樹人之計而優措之于俄頃矣進之則吾師夫子嘗用三月而大治魯國公其殆庶幾乎然夫子又曰三年有成所謂三年者猶是須待而未可必得之辭也而今天子特簡公視學時則既命之三年報進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五

政此日之事僅曰發端其蹟已不啻三年更三年則所謂漸摩者當何如淡而所爲範圍而曲成者當何如虔此其說在乎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非豫之亦非諛之公所試饒州一郡刻其牘題曰正始蓋樂音之所尚莫正始若矣而求之于詩其爲正者必其爲始者若風雅之始之皆正也是也今當三年而賓興之歌鹿鳴而下思所以答上更三年而賓興之亦歌鹿鳴而下亦思所以答上則樂又一成矣且是以關雎詩之首篇更爲樂之卒章也有不同歸于

正始者哉。正始惟公得而命之。而我江西之人士。多好古力行。必有以應之。余非其人也。余耄昏。或以其風。昔歸之。知言乃代公門。桃李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言。或可附于正始矣。尚冀公之有以教之。

吳毓菴祖道序

毓菴吳父母以終制歸其鄉。則其鄉之賢者如文黃楊公實屬余治文送之。余難焉爲寵行。非居憂所宜爾。而文黃固焉爲毓菴有可寵之道。其可寵之道。維何。亦曰毓菴能爲民父母。以能爲人子而已矣。毓菴治新建未滿一年。而仁聲翔洽。蓋不以催科易撫字。殆庶乎古之遺愛者哉。乃太翁上仙。毓菴憂去哀此。瘞人頓違兩情。余雖耄亦嘗爲之作兒子啼諸紳挽。章是拙筆也。旣而新建士民重釋慈父。因具保留候。主賢堂稿 卷之八 序 七

代臺使者幾欲奪其一情。以徇其羣情。毓菴則堅請如制。得如制。新建雖失慈父。毓菴尤不失孝子也。此亦慶弔之互辭矣。然尚有留滯今日。功令首責催科。斷以官所筦歲月爲額。及額乃已。毓菴之虧者。其凡可七百餘緡。羞澀空囊。豈能了此幸也。臺使者嘉惠地方。因災額請每邀浩蕩。先是有被災應蠲者。分別在民免徵。在官扣抵新徵之數。之法。今新建扣抵得如千百姓願以充毓菴筦時缺額有過之無不及也。臺喜而允行。毓菴纔得給咨反故里。莆中此則以其

仁召其義全其忠復全其孝純乎爲慶而不雜于節之辭矣毓菴處客邸兩年少營務僅與余一修文字往還而余傳太翁詳其家門若行誼之大者亦知太翁之有不死不亡太翁初從其兄復一公叅藩江省且久雖分司在湖西嶺北而餘波所及既有愛于此土今得毓菴以繼之則兩世四五十年之間春臺重襲昔狄梁公刺魏州有功德人爲像而祠之其子景暉復參軍于魏而政大反之人毀其像夫恩害亦何常之有毓菴事其伯父如晨首之僧虔蠟鳳嘗娛事

莊賢室稿

卷之八 序

突

其太翁如武陽之宙觀察更代異時國恩當有加而無已何必遠求遺笏于魏徵抑可正問治譜于傅琰耳而毓菴乃今致其孺慕不復亦復不得而奪此可謂天人之所助矣夫墨緣視事雖其甚亟如從戎作宰相古賢猶議之今之忍心而視瀕者亦何所即安也乎然事勢所窮其有爲守令緣事羈至于服喪且免喪前後無奪情之說而卒之不得脫去者比比矣文黃語余終制實爲毓菴厚幸既幸之則可以無難出慶弔而直寵其行蓋是役也兼遂公私之兩情而不詭于朝家之一法且深合乎聖賢所制千萬世共守之大禮有此三善余因而序之尚其無愧辭也

進賢堂稿卷之九目錄

序

香山朱氏世譜序

于氏族譜序

鍾氏族譜序

義興任氏譜序

屠氏家慶圖序

歷代君臣圖鑑序

太上感應經集註序

刻培善根序

畫譜序

祠規序

喬樂鄧氏族譜序

永定通書序

市桐任氏族譜序

劉氏重修族譜序

進賢堂稿

卷之九目錄

青原志畧序

逆流陶氏族譜序

字辯序

增正篆文辯訣序

金石格言述序

黃氏文獻乘序

江陵志餘序

白鹿書院志序

重刻本草綱目序

龔見華祠田規則序

定南縣志序

唐氏重輯族譜序

澤陽縣志序

正字通序

靈峰寺志畧序

寶峰山志序

同安張氏族譜序

進賢堂稿卷之九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子壻李學思述聖校

香山朱氏世譜序

漢祖都咸陽以太上念豐故為作新豐而遠公兄弟
住廬山東西林間亦嘗置屬門市即此可知朱氏命
里香山之意蓋甚厚而能不忘其初也朱之遠祖曰
葆光李唐舊臣實惡朱梁之篡徙而去于長沙是能
為不忘之尤大者且較之王字長禰而隸託鬼神武
攸緒遺榮而不免癩癰有間語曰山行千驛必似其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祖葆光之在朱于是宜為不祧而朱之所生亦復多
肖似之者矣其別而家于雷川者曰承逸為葆光孫
又別而家于雷山者曰宏齋為承逸六世孫雷川以
官也雷山以遷也抑屢遷也乃名從主人志在紹述
寧惟是遠想慨然宏齋遂為雷山始祖而其後達人
章與蓋藏叔之所謂古今三不朽者有席焉漆吏之
所謂人生兩大戒者有位焉事不止于科第之獲多
而已除美彥班班可考具在牒中者不為更僕悉數
即以余藐然之身涉世末流寡聞淺見而所承傳則

有若筠坡公之正色立朝平蠻樹蹟中興于其家而大穰于其里所得述事未得述事則有若調槐公之廉平著聲安百公之優游極品岱宗公之領稟文壇淵源家學所屬行避影顧列在友朋聯以嫺姪則有若蒼崖遂初兩公兄弟兩公今日之機雲軼轍也其文章皆足以轉移風會蒼崖歿事而治平畧一書既有千古遂初著述之富乃欲跨弁山大泌而上即譜其家亦復兼長歐蘇可法于後世考之朱自葆光以來其子昂協兄弟皆進士要官而有朱萬卷之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二

遷于荆門則有萬卷之閣今之作者其亦可云相爲後先也乎遂初之于仕宦故極雄駿所作公難過其祖而賢嗣公遜早已飛鳴鳳凰池不遠矣蓋左氏傳有曰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授之氏若雪山者余許之士焉生焉而或又曰同德者謂之同姓不同德者謂之不同姓若雪山朱氏之賢者余許之德焉且同德焉余至不文未有以爲盛大發揮而亦不敢爲阿好無其如瑣尾失國之侯更有慕于高陽去邑之子也

于氏族譜序

族姓者先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故賢則有賜氏而其典隆于車服不賢則有奪宗而其辱甚于鈇鉞若是是以人而重族也後世但以族重人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之屬遂不可進退而且自矜尚而相依附則亦狃于一定之論矣雖然猶念于其爲不定也此年來故家凋殘宵人得氣最下乃折而入于盜賊卽春秋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之義殆難言之及榮公于先生示余家乘祚北東海鼎盛幾遍天下而別爲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萊陽又別爲望石鄉者自東里翁始其有譜自太翁始太翁以未竟之緒付囑先生先生力任之無讓而其族之父老子弟各復彬彬無有冒濫誣諱且以文獻歸先生無不取正余受而讀之頻而再拜作而曰不期今日得見秉禮之遺意也在禮士大夫家毋敢輕言尊祖而惟宗法宜詳先生敘譜以望石爲斷是宗法矣大宗猶祖同乎不易而小宗自世嫡外得及賢貴萊之于事推先生與先生之自爲于重亦猶是宗法矣易同人言宗而其象曰類族蓋自乾坤後

至此入離謂夫君子小人亦有其目不可以不明之
明乎同必明乎異故類而繼以辯辯而繼以有之揚
善遏惡其事乃全堯舜之世舉十六族誅四族然後
至于比屋可封可封皆巨族也不然比屋可誅可誅
皆無族也昔者于公能高其門而昌其族固以嘗有
陰德然自孝婦之冤申卽前太守亦何不受彈正曷
倩初學法其父已官廷尉更學春秋此于治賤治不
賢之義甚講且人鮮能謂貴爲賤也而能謂賢不賢
貴賤易見賢不賢難明彼決獄之卦卽類族之卦者
無他明之如火也明之而治之故忠臣之志孝子之
行皆在于火也先生既嘗承其宗學見諸施行判分
寧分寧治攝鍾陵鍾陵治善良歸之盜賊去之兩地
祠焉不異東海以何而中讒及吏議前日郡決曹固
不能似于家矣然以先生之嫉惡雖創不良惟是余
愛而莫助慚負緇衣耳傳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余
反其言曰良祝更益盜詛終何損今先生誣且自功
名方起丞相御史之業豈有厘焉亦庶幾以正于宗
者正天下而使餘遺之民各得保其族姓也乎

鍾氏譜序

南昌之鍾氏二其所居鄉或曰郭埠或曰郭上而郭
無二也以是爲一宗誠哉其一宗矣鍾之前德聞人
不可勝數而譜牒中則題序書額已有東坡信國南
軒幼清諸大君子筆跡雖拙筆飾之真筆隱隱故在
余暇得細觀因思夫氏族之重亦重其人而已岳鵬
舉實無後嗣而異代不嫌強比秦會之多子孫諸秦
必別派以自明此豈無故夫祖宗願有賢後人而後
人亦願有賢祖宗也且後人不惟願得賢祖宗而又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願得他家之賢者以稱道其祖宗矣他家之賢有則
後人之賢者可得而誦祖宗之賢者則後人之賢者
不可得而爲或可得而借余觀鍾氏之請于他家而
爲于其家者皆極盛而莫之與京矣而借則無有也
此其所以益足重也遭世之變其家風不變蓋其郭
是其人亦無非余他時尚欲爲之論述今姑舉其畧
焉

義興任氏譜序

禮反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譜牒之作于是乎取之道非可以苟焉而已也風之下也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即不免形諸詩刺而事會流極公卿之子降于卑隸及夫自隱易其姓而求爲庶爲青門者復往往多有是其人非意有所忘則心有所矣忘與矣亦時勢爲之故曰果蓏有理人倫難離所以相齒言當變而不失其正也然則有能篤念本源而分別族類者此實忠臣孝子之大致矣余屏處河上履霜畏跡雅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六

不欲聞戶外梵然乃陽羨任子王谷爲之披帷自論敘平生而外則手其五修宗譜相視且委以序之余受而卒業遂不覺神遊于太古既掩卷歎曰此夫明先王祭川之義于東海揚埃之餘者也可謂奇特抑語有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凡事始之易而終之難姓氏之所從來者遠其懸日也博與其克家以開先不若幹蠱以勁後也即使爲生民而思初不切于爲兄弟而念亂也余視諸任賢豪輩出而未有已嘉言善行皆在其間其中蠱壞卽不聞顧亦何嘗不踐歷喪

亂今日者錄里之無恙乃得如魯殿之獨存實恃茲譜以爲之長城矣詳譜之義例大氏兼訪歐蘇兩家而前時不無因生賜姓之通辭中則不矜族大寵多之陋說旁必盡乎中外葭草之親後不廢乎教誨螟蛉之似此亦一物而四善備焉故宜曰其善志非夫仁者而不誣其祖者其孰能修之先師嘗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殷五宗代舉故不至如彼夏杞之淪于夷而任之修文者亦復五起而兼乎四善是可以傳其徵獻則荆川先生竹溪一記涓陽之作海內爭誦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七

之而諸學士大夫之篇章亦無不備于柳家先友之籍余與邢公名字偶同過而使之代置或不足爲後先掩映也王谷亢宗之傑會揆風雲其爲詩古文固不乏大海之前後左右際而于此舉獨惓惓焉爾亦獨肫肫焉爾千里求言襄糧從事古之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高曾規矩奉以周旋其爲輜重也多乎哉余因悲夫世道之相喪往而不反高明之門有職之者夫其咎徒或等于原屏而隙末乃過于疥疳誠陸沉之一時也而諸任乃得以成而日上此所謂故家遺俗衣冠俎豆必有可觀余將從之而學禮樂矣

屠氏家慶圖序

語有之曰樹落糞本又曰人窮則反本其意蓋相發也士大夫當傾覆亂離之後而遽如籍談之忘其先者亦大無情哉以余所聞屠氏尚矣宋南渡之日有自河南遷嘉興者元之季有隱居蘇州西洞庭者族始大流寓于燕齊楚豫皆可知而屠君仲杰自高祖至其子六代居贛州丙戌之役贛幾無噍類焉乃屠氏得完由仲杰一人智護之余交仲杰在是後訟其事獨悉仲杰有忠肝心行多善見于余他所論著不逮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八

誣今痛其家譜中廢爰斷自高祖以下六世繪貌爲圖次第布列始高祖考諱宗銓厥妣韓氏次曾祖考諱樑號小溪厥妣李氏陸氏宋氏又次祖考諱鰲號奉溪厥妣李氏孫氏鍾氏生子二人長考諱成經號震源厥妣李氏鄭氏次叔考諱成綱號震川厥妣孫氏李氏所生子一人名胤宣仲杰之從兄也號維翰厥室李氏劉氏震源公生子二人長名胤昌次名胤贊一名日昇即仲杰也胤昌室李氏劉氏陳氏吳氏姚氏現生子嘉祚已青其衿胤贊室顧氏又顧氏鄒

氏莊氏何氏朱氏丁氏劉氏現生子三人嘉祥嘉福嘉福三子俱秀發能好紙筆則趙國子嘗言之自宗銓以至嘉福男女計三十九人衣冠簪珥濟楚輝煌共坐一堂之間以貞四時之變海田無虧而蘭玉自茁其盛初宗銓之父諱壘登賢書遊嶺南攜宗銓道經贛與贛交遊善遂使家焉是爲屠氏在贛之鼻祖小溪補博士弟子員奉溪震源皆樂善喜施臺使者若邑大夫靡不式廬而造請仲杰既承貽其爲人恬淡有識地當丙戌時登龍泉郭公雲機薦剡奉命連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九

帥東粵審處未果行使其受職任即度事或無大變卽變豈復有今日之屠氏哉迨夫新例羅賢郵驛是寄五達之區有如一丘一壑仲杰初以嫌疑就卒亦以嫌疑辭爐香茗椀從事于長齋繡佛處士星甚明白有光耀而位身畫圖中則猶若不敢自爲長老然者昔漆園氏嘗病智不若葵謂葵猶能衛其足而後世則曰葵誠心向日也然庸知其向日以爲忠者非卽其術足以爲孝者耶樹落糞本之情亦必如此而爲然耳于是國子述仲杰繪圖顯末已爲之跋而讓余序之余雖爾爾而所聞又恐首之莫不如其詳矣

歷代君臣圖鑑序

此君臣圖鑑各一帙仲杰氏得之而寶之衣之以其錦之美者弁之以其書之法者而文之豪者每洒濯整齊正襟危坐焚名香而後繙繹不啻嚴師保之在其前則人曰是誠能好古者也而不知其心之有所甚傷仲杰若曰如以爲恨我不見古人與古人恨不見我者此雖曠懷高騁遠想慨然猶之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之說耳一日挾圖走語余曰有明一代之事非若存若亡者也亦可以頌言而無諱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矣天道以三而成人有恆言必曰三代前則曰夏商周後則曰漢唐宋又後則其二不可知而明必爲之稱首明之所以得天下者視禹功之定兩戒漢德之起六經蓋將兼有而其興亡之際規模夔絕以高皇帝大其始而以烈皇帝正其終更可謂之金聲而玉振也吾意欲並尊之而龜官不宜與文字子盍爲之識其大者臣品則寧遺開國務存方黃寧略林時無軼倪李子並奮筆吾將營繪焉以褒重此冊而因使吾與子之後嗣見此羹牆不亦善乎余時諾焉而悲

塞未遑從事既復思之三百年矣列聖相承幾幾乎皆其盛者法不在祧若臣不及君第可爲尊主之禮而有君無臣不免爲諛佞之辭夫未有借才異代者也苟非愛他人而不愛其親者則言孝者宜恕收之余懷此未吐欲俟仲杰面相揚榘而寒暑易矣猶是悲塞未遑挾冊再至無以復之乃舉仲杰初語與余所懷者雜書于端以俟大手筆採擇則斯褻也安知其不爲春秋之魯史記若史記之世本耶仲杰益知所以寶之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二

太上感應經集註序

聖人之教皆以知行分二門而知必合于行則二門實一門耳請言其行可乎行有踐之義焉有至之義焉有不正之義焉既得其報或輟其修將無願息耶此甚非太上意也夫太上之言感應者非爲其上而言之乃爲其下而言之也然使出格者有發起之心在法者有加厲之意則盡人而可上矣盡人而可上故曰太上叔朴涂子能守其說棄貴族著黃冠曩余嘗爲文送之入山幾三十年不改第間以齋屨入城市是朱桃椎之流也趙奇玉連玉兄弟將門之子不取陰符而尚陰德今從叔朴遊愛其書亟爲流布是武攸緒之風也吾師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若三君子之從事于太上感應篇者非耶此書世多有之而以許鶴沙先生所著爲最富郭瑞旭先生因焉然叔朴精而約矣叔朴之得奇玉連玉猶鶴沙之得瑞旭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只此兩句兩家初無異同而余竊欲于富者稍損其圖說于精者取世祖御製勸善要言書若序冠之豈敢以意爲損益乎蓋語必稽古事必從今此乃太上之道所賴以終無失墜也

刻培善根序

天地以生爲德而所生之人遂至殺所同生之物茹毛飲血蓋嗜矢焉亦不得已矣然其初但不得已于殺物而末流之禍則未有不底于殺人殺人而又嗜之斯可爲涼德者致慨而謬託曰殺運宜爾嗜其甚哉且事皆起人與以殺運厚誣天地則不如以挽回殺運厚望其人若夫太守楊際熙先生誠可謂其人也居其位而行其慈錫其類而立其教卽培善根之一刻有以知其大指矣顧先生守筠州餘十年其建賢堂稿

參之乙 序

所由爲祥愷惠和淪肌而浹髓者豈惟諸細小物命之足寄其惻惻其爲是書固將曰人皆可以學仁而于是乎擴之亦必曰吾不敢言所利而于是乎陰之耳且先王之道固嘗有不諱言殺者于物也用之以禮而不敢過于人也治之以刑而不敢濫威之以兵而不敵讎今先生爲政文武張弛各有宜適夫旣已組豆雍容獄訟衰少于戈偃息矣而久之乃舉毀巢破卵墮胎殺天之種種禁格以大裨盛化又不僅著之令而必著之書庶幾天下萬世之共法則焉倘人

手是繡其善心未或不油然而起矣魯論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而鄒孟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又曰君子遠庖廚是雖儒家之中制然好生惡殺在其事之前後左右際者可以類推必若西方聖人蔬食而不肉食斯大善矣第人未能斷殺而腸胃慕之以至放生而不得其所或使人因以爲利且害之者名實之間可議也又因果之說如循環然謂之殺報世法之治如解醒然謂之以殺止殺斯其言皆有病蓋報若在彼則畏之報若在我則或安之矣止之而止則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一四

釋之止之而不止則或盡之矣殺道也而可或安之或盡之乎是不如正言戒殺之爲深切著明也戒殺以全生全生以合德于天地則必先施其救世之大

力而後引其砥礪之微文故先生流通滕子之書亦第因而不設而凡人之從事于此者可以爲培養本

根之圖乃其在先生則猶是陶鑄之緒餘已矣

畫譜序 附詩

孫天叔蓋多材多藝東西南北之人而余第朽木灰一丘一壑之于此宜其不相能也何以相慕之特淡乎既相慕又再三往返未得相邂逅不渴飢然而天叔投余以兩復索余以言謂是筆墨進于精神略乎形貌兩至之亦易易耳天叔所作如蘭花諸態圖章諸家以至蟲魚草木諸物各譜而傳之余知好事者之必有求于斯也故欣然而序之以徵信焉或曰子無似以一班言豹者予于此道既不相能而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于全文亦不相違何言之鑒鑒也余應之曰一班固足以信豹矣抑余復有懷百川學海終至于海也魯論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余他日必遊無盡之藏不慮乎爲門外漢而不至寶所者姑藉此以券之孫之詩曰

我作菜園未成家厥君贈我養蘭花雲卿後漢書無用離騷蚤晚還一詠但見芳香未見人人嗜于草更空塵道是遊行天子都汝不能從好披圖金石文章追秦漢帝義臣韻長憂亂當時哭泣勞神鬼怕歷廢

與真瑰璋要記姓名卽取裁化工肖物又多材且饒
生意莫心哀千金再饒孫思邈水蛭盲蟲入画來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祠規序

管子曰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
也此全從廣狹之量言之乃正與其他篇所云近者
不附無務召遠相反霸道洵不免于雜哉明德睦族
關雖麟趾之意邈哉邈矣人間領袖自在士大夫顧
亦多不修宗法習高曾之規矩殆戛戛乎難之如辛
叔氏者極可師耳夫一兩之潤藥毒俱生一父之子
夙臬兩見當其乘亂作祟自相傷殺卽無論賢愚貴
賤之治而善者往往不勝其惡最盛德者受禍最慘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十七

威如之吉假手他族尚可忍言乎義田以爲養則不
能如范仲淹家訓以爲教則不能如顏之推其有不
率自筮自撻以冀其悔禍則不能如淳于恭繆彤也
亦惜乎其未嘗聞辛叔之風也

喬樂鄧氏族譜序

高密之保世滋大也宜哉蓋其享遐漢鼎謹持家門有能自出于成虧之外者以啓後人固多肖似喬樂之諸鄧一日過余自倬菴而下八輩秩秩焉皆儒文君子而先是余得交杞瞻有年實已在達尊之目退而居左顧爲余曰此來爲請譜序也然而使人禮讓之心油然而生矣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此其爲舊德也無疑而傳亦有之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重同德也假非同德卽何以至于爲舊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二

德而食之哉今夫諸君子之于其族也雖道盡矣而所以爲族而可睦者道亦盡考鄧之來自宋慶曆間俊瑛公衡刺洪州始是高密之苗裔也衡卒官而三子淪淙潰因家于此初同居魯田淪六傳徙喬樂淙當其身徙鄧州之庫溪潰徙鄧北蓋此三族者惟北蓋爲明農喬樂庫溪諸科代起積有閭閻顧余不難其生民毓材之盛昌難其徵文考獻之親切有名美而位高寵多而貴疊者不敢以水木遺不敢以昭穆敘睦道盡矣誣道亦不行也作譜之法莫過歐蘇歐

法如世家蘇法如列傳雖各有體要之不欲出于誣道今茲之役喬樂則刺史杞瞻爲政庫溪則太守六水爲政兩君可謂當仁不讓而獨其于聲利間僅取之不欲苟自張大則猶然讓道也且豈惟兩君玉筭先生起甲科令宜城有聞第陟寅清官非雄駿歷憲剛而遂止其記嗣堂也蓋詳而亦未遑及譜無非讓道讓道盡矣誣道又得行乎此蓋在昔先民之所以傳恭教儉而高密之所以不替者余得爲諸鄧一揚厲之而還鼎之夸詞且姑置之矣抑聞之俊瑛公初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七

至豫章慮南陽之日遠而子孫有如籍談之數典忘先故嘗一修牒以示後來而范文正公爲之序今牒益備有踵事之功無變本之意其書不異歐蘇其序亦當有待于如文正公者而未知余言之得爲囑矢而至之否也

永定通書序

善用天時。莫尚乎易。如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夫革之已日乃孚。其選也。顧其爲詞詳言先後日。而畧言本日。似乎非一定之法矣。且豈惟甲庚然哉。雖已日復有謬其讀者。蓋不過如詩所云會朝清明。實遄諸往。亡之後。以是可謂之無定法。惟無定法而乃始有定理定數。此說天之至精。非學問人不能進耳。鄒忠介公持世之大賢也。其所爲治于心性倫常之間者。蓋周亦在道不在藝。而凡可以前民用而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干

同忠乎吉凶之事。正未嘗不留意焉。間取通書而集成之名曰永定。則是且爲天定乎。抑人定乎。無亦曰天之所定者。正復不能勝人。而人之所定者。更有可以合天乎。余考其書六十甲子。爲經十二。建除爲緯。五德制義。專實爲綱。百事宜忌。爲目。如此已盡之無有乎。多指而亂視者。然而九行之道者焉。仙佛神鬼之跡。亦莫不紀焉。惟閔闕如王奇。怪迂如趙應。則姑置之弗道耳。昔者十日並出。羿射之而落其九。此寓言也。此言夫十干之日之必各自爲政也。上古之世。

人神雜揉。其後乃絕地。天通人神不雜。此亦寓言也。

此言夫人之或多逢凶。而或絕不逢凶也。夫日各自爲政。乃所以不相爲沴矣。人不逢其凶。乃所以能逢其吉矣。然則吾家之司天者。與鄒之談天者。其亦有相爲表裏者耶。陰陽立學。管鼎足乎儒醫。非有勝劣而時人子弟之賦不修。謀野未獲。卽何以上佐宰相。變理之窮。得是書而善用之。則禍庶幾乎歲月日時之不易。遠庶徵之咎而成五紀之功。蓋卿士師尹之能其官。卽王事莫不具舉矣。不然先時亦失。後時亦失。而倏忽之來。奚以備之。招搖之下。何求何得。曆數與日用相違。天者不許。此忠介公之所以勤于著書。而卽旅菴氏今日重爲版行之志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主

古桐任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所以明有親也而惟人之賢與貴者爲足述焉親喻乎水木之同賢與貴喻乎冠冕之異賢尤尚矣黃帝之下以同德而得姓者首任氏可謂曰賢其後之族大寵多不具論惟是傳數千年而至于保安州爰有靖安令鴻圖公以循良起代其人地俱得稱之靈傑余既耳熟乎輿誦而友人吳英夫雅遊公之門者更能詳其爲政風流之實則修譜其一也譜曰古桐繫諸聞喜雖舊國悵然抑亦在乎宗法而公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有兄曰凝圖公別氏爲周實太公樂菴公一父之子也亦既以在貴大臣之列著有闕閤矣聞其乃作錦遊因崇祠卹族無所不備賜金之多不以爲己而時復還書以謀我靖者又不止鳩宗于是宋文正始于以范爲朱而唐英國亦終無以徐易李太公之貽贈由鴻圖公自以姓故而雙桂昌昌三槐鼎鼎亦何不得而概見之乎夫家史猶史也春秋之義事止于所起桐譜起兩公余序之止兩公矣至于世系支派之詳則有諸君子之載筆在

劉氏重修族譜序

蓋氏族志之設也原與選舉法相爲表裏者也審如是劉姓宜在及第中而呂伯恭乃曰劉一耳吾不知爲陶唐之劉乎奉春之劉乎元海之劉乎似未能無逕庭于此矣彭城距豐沛不遠則其爲陶唐之劉必也而自李唐巨容公以下別而入于江西者有三溪焉曰清溪繫諸鄱陽曰梓溪曰玉溪皆繫諸南昌梓溪遂甲于天下而清溪亦多達者惟玉溪爲有待則將無殷玉溪哉非然也族之大者不盡在于寵多而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寵之多者亦足以張族亦足以墮族荀卿不云乎天下無貴族有貴人無賢族有賢人余廣其言曰天下有賢人而後得爲貴族有不自謂貴之人而後得爲賢人是故其居于鄉也或來養養構杙之稱或致社稷尸祝之報其命于朝也或修僮僕循牆之恭或作車上儻名諸父之傲此皆不可同年而語者也今觀玉溪之諸君子獨能明于先河後海之義家乘是勤卽所云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夫亦何代而不有魯論曰鄉人之善者好之雖使余非親串猶將喜談而

樂道之也而况屬有瓜葛可新一言耶乃因家八弟
宗之之請爲序其譜而歸之以余荒文得爲巨室之
所慕固不可知而氏族中及第玉溪之劉終必居一
于此矣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青原志略序

識山者不必山中之人惟其面目之真也樂山者亦
山中之人亦非山中之人惟其性情之近也蓋面目
可以對見如鏡之攝形性情可以合參如手之拊體
能審乎是則山不得而遽矣藥地老人行其青原志
略而屬余序之又使洪浪兄固之豈以興公之任賦
天台也而可無身至之乎不然則以爲自家屋裏有
進于在山中者乎蓋嘗試論之青原始終爲佛窟焉
已矣此山自李唐以前未顯及思祖居之乃始有名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于一時其間分合盛衰之故大可得而考也夫世所
謂兩甘露門者亦何其詞之盡然也哉夫飽廬陵之
米者去而之石頭之路磨南嶽之碑者轉而開選佛
之場此則江西湖南之禪有若交關而無殊于易地
耳惟是七祖名山衆謂之而然且原本塔銘奉重帝
錫百世無改寧不與五祖之破頭六祖之南華相爲
鼎足由李唐而盡于元越五六百歲禪師之起者四
族亦可云疏亦可云數自是厥後而祖所爲手插枯
荆以譏其再來者凡三榮矣萬曆間寂公有建立而

一得之比者笑老人主席弘法藥老人踵事增華則
一再得之每進益上靈地豈不以人哉雖然學山之
不至誠有如量海之難爲顧其前後左右之際抑復
未可遺也大青原以淨居主之是也而淨居之視朱
陵如腹與背朱陵爲刺史閭閻棄官學道處仙佛同
源蓋可想見至于聖域祖闢相距咫尺總在不落階
級之中祖闢顏魯公書也顏去祖未遙故宜有此畧
蹟而聖域則王文成與鄒文莊聶貞襄歐文莊羅文
恭講學之地五賢之祠啓焉其言語之妙雅與道親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而其書亦各滿家矣他若塔擁三泉周益公之序記
亭名五笑徐師川之經營殿壁涪翁之詩山門信國
之榜許峰篆字段柯古之風流噴雪題名胡邦衡之
賞鑑制器尚象永和之審斯傳溯河窮源石動之廟
乃在法不孤起此其義乎藥老人于是高座中五據
令當陽而別剗歸雲之閣以安禪觀構藥樹之堂以
放生歟于公慧男更作晚對之軒于翠屏之下以與
老人暢談諧而析疑義則夫釣臺青又及爾出王待
月迎風時勤履跡蓋不必侈言空諸所有也而其大

指尤歸重于儒佛之通校人翁嘗言世尊堯孔並有
託孤此意在人亦在山水青原于天下遂爲儒佛輻
輳之區然其初相依而興者其中亦不無相逼而敵
自鄒忠介移會館于寺門之外而後乃相安至今而
山志于是適就藥老人若曰酉陽祕籍實載禹經山
長職官亦稽朝典倘所謂是法住法位者吾何設焉
原夫天下之寺皆處乎山而靜居獨處乎水此實在
泮橋門之象故青螺有荆杏交叅之題而陽明復自
著曹溪宗派樂山居士之目此語皆不爲欺今志屬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草創于笑公而大揚摧于愚山使者卽此皆可明儒
佛之通而益知山中之非山中也

逆流陶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有歐蘇二體其實亦分祖宗二門其論祖而復推所自出之祖者此帝王之家所以明有始也其論宗而更別爲大小之宗者此士大夫之家所以明有止也有始如窮河源有止如辨江河之戒故宗法尤不可不識若爲譜而必求于多通則宗法亂矣逆流陶氏其尚知此意乎夫新建之陶之在昌邑者子姓甚繁相傳有陶蓋地之稱比且貴卽南昌之十八陶宜得而合敘之而逆流之諸君子乃曰吾與爲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別久矣吾第繼別可也自廷隆公居逆流至今凡幾世昭穆可知敦睦不失其他寵多而族大世俗所貴則未必諸君子之所取爾昔長沙桓公以八州之功名應八翼之符兆元亮親爲其曾孫恥臣異代雖處士乎亦足以抗衡宰輔命子一詩似著有起有止之義可以爲陶家法若夫郵亭風流袖詔服豫正未必其心逸而日休同德者謂之同姓不同德者謂之不同姓隴西辱李馬矢重王余有以知諸君子之取舍甚審也諸君子一字賓客一字君美一字及先皆有

隱德董諸事余樂而書之以爲逆流之人之賢如此其貴亦當取之如左券不患乎無達者矣環江城九州其八皆順下而楊子洲獨逆上是以其水逆流地名因之居此者子孫有反本思初之意而風俗無狂瀾既倒之憂其解在水固不必遠誇星宿之一槎而近畧南北之兩戒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字辯序

以文字無與于性命則是義皇之一畫先為不根而
其後來若存若亡俱可置諸意外雖敝且盡孰過而
問之哉蒼頡之鬼文成而哭為思其初至于文敝且
盡猶猶其初之可思耶隨流而不反者必忍之為
也。蘇青而不忍者必仁者之為也。若夫于岸熊先生
之用必翁有以知其仁而不忍之所在矣所著字辯
書導明古學自史籀斯邈以下其故皆歷歷可言而
不忍不從事趨于利便苟簡之路即先生亦曰吾誠不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忍翰林于墨之曲是而化為焉有焉而且為蒼頡之
鬼之所擲槍也然而先生之才量乃不止此作為文
章其書滿家矣而雕刻繪染之事各復窮極精微其
于斯世也抑有所不為非有所不能也先生蓋嘗歷
聘諸侯第一署山長而罷又近在公族聲利澹然此
豈燥涇能為輕重自十餘年來余未見先生之或請
于津塗也即雪堂先生以愛兄之故每歸而省之而
未見先生之或入于城市也其官于此土若四方之
榮乞先生之文字者亦奚不酒滿玄亭足穿鐵限而

皆曰其名可得而聞其人不可得而見由今之道則
諸種種豈能但已乎而先生亦猶行古之道是先生
必有所大不忍于此而為之立嚴辨者字辯之作毋
其姑寄焉而教旨深遠矣原夫六書所起形聲相益
形聲相從純乎因今則省而不益純乎摹古則戾而
不從是亦過與不及之目惟其今不至于俗而古不
至于怪者先生復兩存之而不一非也昔石徂徠金
石書多為險僻則歐公譏之而徂徠曰吾之所學乃
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歐公曰書亦有道矣今以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斜為直以方為圓如人納足于帽及衣而衣坐于案
上以飯寶酒厄而食而曰行堯舜周孔之道也可乎
不可以是而論則先生之所為好古不忘者其真在
于堯舜周孔而六書特其合而不違之跡乎可以大
正于世矣且而一門之內風雅之林先生之父子兄
弟于是語于是道古殆不異許氏之有慎與冲而徐
家之有鼎臣與楚金以文字為性命者亦必非孤行
絕類于天地之間者也

增正篆文辯訣序

昔者聖人所以治百官察萬民之具用大矣體不可不重也應博矣法不可不一也隸書之爲體輕而法亦易變世安簡畧遂沿襲而相恕謬舛而不相非其于同文或遠乎 銳意古文專精小篆庶幾有以正之而旃明先生曰篆之謬于隸者十七其自爲謬者亦十三辯訣者所以正其自謬也吾公之將裨乎仕學二道然夫書之爲物以形則盡乎篆以聲則盡乎等以事則盡乎史修此三者未之或全唯先生居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館閣之間兼鞅譯之任猶必奉治察之具是仕有學而學有術也故夫江以西先生孳之矣番以東先生乳之矣若此者乃可謂之識字義乎而曉識躋臨解讀雖覓其博亦幾何矣抑余欲請問人世制作之數細如飲食器用大如禮樂兵農皆以爲上古畧而後世詳此目論也實乃反是觀于篆隸之變可以推矣且安知結繩之不更繁于書契後世聖人非以有所不能之故而易之也先生是季與古爲徒帝蒙臣頤固所遊心其終有以語我

金石格言述序

三千年間金石文字集于歐公而錄于趙德甫先生蓋難乎爲鼎足者也徵遠以歐公鄉人親德甫之族姓固宜其癖是焉然歐公集古千卷跋尾者四百德甫錄目遂逮二千徵遠于此時所挾篇軸或讓其富而惟是古文奇字徵遠必手爲摹勒出乎金石入乎金石則精勤之極又有不讓前人者矣夾漈記六書僅二萬四千餘字耳而不必盡見于鐘鼎見鐘鼎者又多復出而異法如張仲之器銘四其文略同其轉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注偏旁皆不一狀歐公嘗有取爾馬伏波好論篆文乃不安于伏字之爲外向而又言成臯令丞尉三印臯字各從必求改正此何說也徵遠凡兩作余姓字圖章先者近今而嬪而不俗後者近古而雅而不怪置之印統中當遂傳而無廢國子從而彙題之曰金石格言言乎其有所至也已矣亦言乎其有所去也已矣文章之心常存利欲闢進之意顧以富闢則不如其古也以古闢則不如其真是也自逸少尚蒙不識字之譏而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如左氏所稱前輩

亦俱不以爲然徵遠其必審乎此徵遠鬻技坐塵肆
內受食甚少而名譽風馳若王次仲創造八分秦皇
帝喜而名之不至則怒而檻之乃化爲大鳥飛去者
徵遠其亦免夫蓋徵遠算甫千里先生昔者吾友所
從事不惟多能余將圖一闢發則謬謂國子既得其
巨禮而徵遠又欲以執御成名爲之火攻乎然則前
後左右其際甚多固不止于出下策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黃氏文獻乘序

族見有譜之者矣。求見有史之者也。古今爲族譜之
法莫善乎歐蘇兩家而爲族史之法則昉自余友黃
子威氏。子威退于黃故得其在昔先民之作。哲令有
聞而可傳于後者若而人。其言幾數十萬。哀而集之。
欲以授其閭大夫而訓定其孫子。且姑置帝王不援。
荒忽不道以爲有所限絕也。而固有所斷據也。上下
三千年間。網羅無失。是成一姓之史。亦既非一姓之
史。法莫善焉。氏族之學也。蓋詳以賜。則權全在于君。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以下則事稍疑于鬼。其最近乎祖者。惟以王父字爲
氏之一義耳。雖然。莫如有德之爲貴矣。從子威之說
亦貴德也。所不愧爲文獻者。非德而何哉。春秋傳曰
同德者同姓。異德者異姓。故黃與炎本一父之子。而
姓則異。黃帝之子二十有五。人十有二姓。而惟方雷
夷鼓兩子與黃之姓同。蓋甚哉同德之難也。子威考
于德。其不德則闕焉。有諱之道亦或可存。可亡之道
孔子固曰丘股人也。股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而
中庸又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余衷二說。殆若存若

以之謂耳要于聖人所學之而言之者豈若存若亡
 者哉今子威學于黃言于黃不可謂不審也篤行則
 舉江夏文章節義則舉分寧猶曰是桑梓兩在焉耳
 至其講學也而必由生欽生哀之體以實良知良能
 之用則勉齋楚望俱當不祧治姓之書于是乎即治
 性之書也即在他氏其不得而讀之且則而倣之也
 乎子威故嘗諡其先公其仲子而不爲僭濫諡猶
 氏也諡其德猶氏其德也子威雖甚孝慈豈能傳乎
 不可傳者傳其可傳矣而不援貴以明有止不忘親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以明有本不軼賢以明有幸不錄惡以明有隱此其
 法所以爲不可易若夫宋華氏之孫因讓宴享暴其
 祖惡而魯人以爲敏晉籍氏之子數典而忘其先而
 周景王復忘經而舉典其于文獻何有焉在易同人
 之乾曰同人于宗是得位得應成卦之主而譏以爲
 吝道其彖曰同人于野已致涉川之利而更勉以君
 子之貞譏之虞其太狹也勉之虞其大廣也今即于
 宗之親而得于野之大類族辯物惟德之尚道不廣
 而不狹宜爲子威氏之所法圖也抑余竟讀子威自

序而不禁涕泗于以友武功焉武功蓋嘗志其家之
 人文成秩屬余序而未果而其書亦竟未行武功者
 子威之族初名國鎬改名禾字有年舉甲子謹書之
 以志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江陵志餘序

夫或謂楚之櫟杙，專以記惡者，亦偏陋也。夫大惡不絕于世，而諱之已深，其可以不諱惟塗之人耳。可以作為隱語，而傳于異文他事，以見其情，惟優之人耳。若夫君子則無取焉。余是以知孔伯靡之厚，伯靡于學無所不窺，是楚之能讀典墳丘索者，既著述窮年，史家之三長具足，然且不欲言天下而約之于荆，又不欲言荆而約之于江陵一邑。夫雖曰約之固大國，大都也，宜多有攝會焉。乃伯靡又以爲餘也，何哉？夫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以爲餘，猶其以爲闕而已矣。余考伯靡書其結體大率如范石湖、桂海虞衡志，顧不及物產者，殆不肖爲侈富之言，以增導欲之具也。至其先山川，亦取于盛弘之後，時俗亦取于宗慤而中間第以道古思初名該物備，又使藝文屬之而行，則夫險塞之所以得失，勝槩之所以存亡，世代之所以流易，未有不在于撫景臨風，興懷寫痛之作，者而猶是以文傳事，不欲以事傳文也。以文傳事，有必欲徵其事者矣。以事傳文，有不欲觀其文者矣。人物者亦能爲事，亦能爲文，而

美惡殊異，其相去至不可爲道里。伯靡祕之，非終祕之也。聞其乃別傳先賢卷軸，與此書等意，必有其進退子奪，不然則姑以其進于而明其退，奪亦何端端焉？記惡之爲，且夫麟固不純于美也，而櫟杙豈純于惡。伯靡雖以楚言楚，猶能自守其家法焉。昔者廖太史立素嘗爲楚紀，門目猥多，無不歸諸人物，卽春秋事止于所起之法，推之彼乃以世廟之興爲麟出也。然而史蘊美惡，麟亦雜災祥。今十年之間，豈無足寄反袂霜袍之一涕，而伯靡適于此時成書，其所斷擇，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七

余願盡得而寓目焉。夫余不在柱下者，史非所宜言，而江陵之地，實吾師金元甫先生之鄉，伯靡其戚也。于是伯靡引余爲通家，而余亦歸伯靡以史通子矣。平府之籍，夫旣得而與知，而子厚之所期于退之者，其或不惟顧宗實錄與段太尉遺事而已乎。

白鹿書院志序

余竟讀白鹿書院志而慨然曰嗟乎豈不以人哉興替之際如轂轉耳始李賓客兄弟好奇開山未必爲這也而白鹿肇跡至于濂溪聞道矣顧所作僅書臺似不欲正名國學考亭爲之然後名實乃備此所謂三累而上抑豈惟大輅之與椎輪何其末猶不能無廢也屢廢屢起卽稍能逮乎其初必不能逮乎其盛無亦人之相越實遠焉當紫陽請復洞學固嘗引老釋之多少而相爲形容而金谿登講座發明義利又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巳

法以科舉之學爲砭意此皆蝕吾道而奪其人者故開之闢之誠是也然老釋竄外可以不治若夫被先王之服體聖賢之言科舉爲近矣自科舉而不得吾徒安所往而得吾徒曩者魁吾蔡公獨憂之固不爲夫鐘鼓之去于陳俎豆之亂于列絃誦之輟于肄而直爲夫大道之將湮也假于鐘鼓俎豆絃誦以存大道猶之假于制莩以存微言是故其咨訪勤其修復鏡如用于路之勇而赴神禹之功至今日生徒安焉河海是問遂儼然位公宗儒間亦余他年位公君子

亭之志矣蓋凡事不難始圖難後勁自公行而靈光與舟楫俱移汝陽隨轍環而走者亦或有之幸也山陰名士祖生范君實來司李南康續公之緒又嘗以漕務過淮承公口授歸而從衆推爲洞主肆力文章余竊服膺其課不專于洞則師友之道廣志專于洞則春秋之義精于徵文獻祖生其亦白鹿之長城終不可墮夫其嚴蔡公也一如紫陽之嚴濂溪而其官主洞也一如紫陽之自請備員而願以守祠樹易若此者皆庶幾于合道而率是以往明誠敬義之學尚復可考而求之泮而至之也乎乃蔡公益不忘矣當宋之盛時道學已明或不知洞主之爲官號矧曰其馬上未遠而遽置師儒明興已七八十年而胡祭酒于正統時纔記白鹿中興其先且艱一遊覽卽王忠文公丞南康亦嘗不得遊白鹿隨伐木人而入入而不極則其視祖生爲何如祖生作續志就余樂而序之余亦藉祖生爲奏記蔡公道終不在瓦礫也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巳

重刻本草綱目序

昔人有言曰宰相專理陰陽此何謂也此謂人之所
患乎陰陽者不少矣而宰相之所以上應體元之心
而下盡調元之術者亦不多矣九洛之事蓋無一非
王事也乃前而期之至于五行卻而期之至于福極
惟五行不能皆順而無違故斯人不能皆福而無極
而一遇疾病天札之數有難盡委諸自然則吉凶同
患之者又思所以救之醫是已醫之法昉于黃帝而
醫之具實詳于神農是總在三皇如春之世伏羲畫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望

卦以明陰陽之後聖人之制作即未有或加于本草
者可見其周物之智莫精而前民之用莫博焉也自
神農本草爲經則李當之陶弘景蘇恭孟詵唐慎微
諸家爲傳而最後乃有萬曆年間蘄州李時珍所著
本草綱目蓋庶幾乎集成焉于是江西刻之而海內
傳之且名之江西本草而特貴重之垂五十年矣不
意其爲烏有也豈醫藥亦在雜燒哉大中丞溫如張
公來撫茲土正當凋殘之餘獨盛起廢之業故以制
器尚象而稽之于日用飲食之外則有如大壯之宮

室也豫之重門也與之舟楫也隨之馬騶之弓矢之
書契而乾坤之衣裳也莫不取也夫何所取諸取諸
其無病我人而已矣酉之歲晚天災流行鬼祟越嶺
循章貢水而下民以大駭公爲之致精誠勤禱祀祈
免得免矣而又有所進求度公之意豈不曰祝由者
醫之一端而非其全乎從祝則以人而接天從醫則
以人而代天從本草則用人而正所以用天是故十
三卦之物無得而肖之而六十四卦三百六十日之
物舉得而品之此神農氏所以爲尚亦不可謂作綱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望

目者之非其功臣也公購得初本別本並付諸專家
精其繅校爰授梓人既告究矣而後乃屬小子寬爲
辭寬何辭哉第憶寬他日文戰不利時頗肄業于此
而未窺其奧也學治病而不能則謂身非調元之人
耳及歷禍亂膺疾痛索治病者而不得則又日望世
有調元之人而疑其時之未至耳今公誠其人也公
爲此書誠其時也似公之所以幸寬也而公獨幸寬
已哉蓋嘗試論之十年反覆之治其道無不出于公
人公今日和平之治其道無不出于生人道出于公

人則近。疾不收。亦有不仁者之無爲。遺出于生人則之。歟。致生。亦有仁者之學問。故醫者黃炎二帝共之。黃有醫法。而不專醫功。其言可以爲治。未可以爲仁。炎無醫名。而謹醫具。其言可以爲仁。復可以爲治。公之所爲。先本草而後靈素也。厥旨甚深。而今天子御極。十有五年矣。召祥止殺。無不用之。信乎其能修體元之職也。其褒公也。亦以爲無芻狗我萬民則茲書未有不上之輶軒。而入之睿覽者。而公之所以幸天下。又豈其微哉。且天下將不以爲李氏之書。而直以爲公之書矣。公好是書也。夫亦若已有之焉。以此而知變理陰陽。必非驕客之宰相所得與。而百官本草。雖不盡。獨念合歡亦宜有。以衷其熱寒。和其畏惡也。

廷賢室稿

卷之九

序

聖

龔見華祠田規則序

陸賈之豪也。擊鮮同諸子。而不及其族疏廣之達也。酒食及族。而不計其久長。是故宜以范文正公之義莊。爲古今親睦之極則矣。然士大夫之從事于此者。亦或身優室厚。餘氣力以相周息。衆男多盛枝葉。而自芘而余友龔見華。則非挾雄贊者第銖累而已。又年已六十。纔置側室。而弗無子。而顧能急謀其宗。此其高誼。何可以不爲頌論乎。夫臨川之龔家。渡蓋以姓表其鄉也。龔爲大姓。而見華之龔。曰竹房。今屬余題額。余署曰竹苞之堂者也。房如竹者六。而見華不徧知。是得古者大宗小宗之法矣。立之祠。以傍太祖設之祭。以篤本生置之田。積之粟。以利後嗣。是得中庸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旨矣。賸之讀。以待達人助之耕。以輸租稅。實之死。且以先善善司之清明。以後惡惡。是又得前賢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而父兄養中才。無棄不中才之意矣。一物也。而衆美備焉。故足述也。雖然。未竟蘇明允嘗自爲族譜。而復作族譜亭。以樹之榜。而畱之記。其所禁戒者。乃其鄉之望人多行。

廷賢室稿

卷之九

序

聖

不義者也。雖諱姓名猶失厚道。余竊謂戒不如法之明。法外不如法內之切。若見華乃心于君父。實嘗有愛天之仁。揮日之勇。成敗利鈍。蓋不足以知之。所與游名公巨卿。必其頗懷同心者。如傅揭兩先生尚已。可見其擇交之明。見華故嘗已官都尉。乃隱卜肆間。絕口不言爵祿。亦正不作甘瓜之歌。龍蛇之操。如此事事可師也。禮宗有德見華他日其不祧乎。而是時天亦將以玉麟子徐卿而昌厥後矣。後之讀余此篇者。視明允何如哉。抑或不以為華倖也。見華之尊甫廷賢室稿。

卷之九 序

三

曰樟盟先生蓋嘗二歲而孤。育于渭陽毛氏。而因繼之。其後產二子。長曰官壽。次曰復堅。即見華也。樟盟公以官壽承毛氏。而身挈見華歸龔。是父是子。可以觀嬰圖之射。而不去矣。然且與文正公役姓事適相脗合。豈唯祠田敬而書之以告來者。

定南縣志序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兩備之相為。大氏成乎其人事也。而成乎其人亦成乎其地。靈傑之感。不閱于大小之形。吾得定南焉。夫奉宸祝公之令。定南報政且久。而其坐堂而出治者。始終不能滿歲。往往振甲辦賊。至三十戰。幾而蕩平。未嘗乞一外援。僅帥其七保之賢子弟。而卒其義民。甚合前古井田內政之法。斯不可謂有武備者哉。乃未幾而縣志告完。筆削之間。斷斷如也。厥文亦茂焉。賈

廷賢室稿

卷之九 序

三

生曰。俗吏之所務。在于簿書期會。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以是為適。然王景略曰。刀鏐上人不可與言事。由今日觀之。紀載固非簿書之喻。而祝公亦豈刀鏐之流也。余考定南之為制。已。在明穆宗三年。已已。蓋割龍南。安遠。信豐三邑之幅。而主之以高沙。下歷岑岡之三鄉。此三鄉者。他日之所謂三寨也。儻其若朝歌之邶。鄘。衛乎。足以頑矣。抑其若紀之邶。鄘。鄘乎。足以遷矣。皇清制世。而日南象郡尤為後夫。則此地未嘗無依艸附木之盜。惟是公

爲長城見乎前事後之治定南者亦守文焉足以不
遷矣不顧矣夫定之艸莽魑魅負託千山誠可云險
而財賦之所出人物之所生乃不能當大縣之一中
戶亦可云陋王公固有體險之用而上世不無恃陋
而亡者亦三邑楚嬰齊伐而入之恃陋也然魯以是
之故而城中城胡康侯不與其能體險及諸國城虎
牢而又避之何也自救則守爲不足援人則力爲有
餘也余聞祝公嘗援信豐不待檄援和平與分功用
定南也豈顧有所不足乎夏少康之起綸邑也衆纔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哭

一旅耳而張橫渠慨然慕治亦嘗欲得一方而井之
則公曩之所以用七保如井田內政然者猶進乎一
旅一方也若夫學校定固行之矣風俗必其反古人
才必其從新公尚加意而爲之鼓舞陶鑄文翁之蜀
也何必非蠶叢鼉靈之蜀也邪余覽是志因莊誦公
之弁詞可以見勝殘去殺之仁焉可以見和民阜衆
之義焉可以見飲射讀法之禮焉可以見太和元氣
之無所不在而王道之平行焉余友仲先氏亦庶幾
讀聖典墳丘索之書而但書檮杌之故其庸有不該
洽者謀之于余夫猶在邑與野之際也

唐氏重輯族譜序

春秋傳曰唐叔之後必大其自得姓以來近三千年
處閭右者徧天下然劉范中行諸氏善惡之數亦皆
可知也而生米唐乃今爲新建望族余年友我求先
生起之亦既在三達尊之目冠冕乎郡中士大夫不
止于鳩其宗矣輯譜之役是能自作祖者而復能爲
不忘其祖也夫何可以不志余間考其世則自李唐
之中和間有寧雄公諱剛者今豐城遂卜居唐溪一
日唐坊後十餘世而至德心公是爲生米始祖義心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哭

公復爲豐城斗門始祖他別蓋不具論而義心下有
名大臣禮部尚書元樸先生是能修執秩之官者也
德心下有良觀察副使我求先生是能明被盧之法
者也其于唐叔之後之美事綦全焉而數典而忘其
先若籍談氏之爲則又所不欲出屬瀕洞之際盜賊
司日凡所謂披枝而傷心者何家蔑有而諸唐猶不
失其序若此文獻之足誠自足之非他人足之余益
以是而大我求先生矣我求同余舉而長余十年以
上余故謂之先生而是歲也在戊申前乎此而爲之

初諸者亦在戊申蓋六十年矣其爲之序論者家石
洲始之余終之石洲之于元樸先生亦不異余之于
我求先生也余雖不佞如管前代匪蘭氣繞之倘不
敢以遙遙華胄之故苟妄而敷其諛詞也乎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序

潯陽聽醴序

允言既世其家學攻制裁若詩古文辭取大撮七科
有三立矣而會逢特達者俾充貢獻國光不日上公
車去乃出其所輯潯陽聽醴示余屬以序余挾空疎
于書少所窺是宜不知言者顧獨能知允言之軍之
號爲張楚也孔子說夏殷禮而致愾以文獻不足允
言今日其將爲吳頭楚尾間特畱文獻乎古之撰述
者如荆楚歲時則與天桂海虞衡則與地南方草木
則與物襄陽耆舊則與人與人尚矣夫亦曰文獻存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序

焉然且浮屠老子之必收而惟迂之必不棄禹經湯
問虞初齊諧其無乃相于爲雜博蓋齊王之嗜聽也
必于而後足而傳稱凡作醴先膊乾其肉莖之雜以
梁翅漬以美酒百日乃成此允言名書之意讀者奈
何一染指而忘其干物百日之多且勤乎允言著靜
寄媿臨集詩固嘗寘顏謝而直入陶氏門庭此允是
率用潯陽之獻而文之爲文也則亦久矣其言古之
有也卽我之有也影吹開先醴醴起後以視揚鳥之
一與玄文而實無兩玄文者又不可同年而論余以
是取大乎允言而卽手額以賀燈翁且志余家蓬髮
歷齒之醴

正字通序

夫以河洛之精微依文而演禮度之明備考文而成
爾字固內聖外王之業之所繫屬也字以孝為義孳
以生為義其數起一而生至於盈萬準夾添所記雖
衆多不過倍萬而止然且往往失其正者何居或時
之為乎抑非時之為乎蓋嘗稽之蝌蚪以前者謂之
古文篆籀以後者謂之奇字由古文奇字而汎濫于
末流固未免陋庸由末流而必追蹤于古文奇字又
未免怪僻等之乎其未有正也莊生曰吾誰使正之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是已劉士安專謂朋字未正其意似有所切不知將
使同乎朋者正之歟異乎朋者正之歟同異果不足
以相正正之于其人可耳六書之法昉于周禮而掌
于保氏則保氏者即其人也保所謂保其身體非僅
如後世正字之一官也且其官即非正字其人先須
識字以天上神仙尤識字是亟矣而况人官乎昆湖
廖公當右文之世事文思之君乃行其正字通之書
將以進御而謂余序之余何足與文章之觀哉亦能
言識字之義而已昔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則或

以為後世學書者當廢耕而飢故粟之安知非為糞
識字者而粟之邪奸偽萌生故哭之安知非為悲不
識字者而哭之邪余竊觀公之出處可曰識忠孝字
其自為理官以至于為太守皆可曰識循良字而其
著書又可曰識學問字且其治文章則云得之張二
無侯廣成兩先生治經濟則云得之李懋明史道鄰
兩先生守以終身常變一致雖所識朋字亦未嘗不
正也正字通之述尚矣往者惟洪武正韻規矩甚設
百代不刊其後則如王氏之同文備考梅氏之字彙
差足頡頏而公是集又得其大全兼綜條貫一無縫
漏所以通之猶夫通典通志之目若史通子之稱無
所取諸取諸該括繁亦不至如玉海二篇之或收及
于庸陋怪僻也可謂曰正雖然正之以人是正字之
本矣正之以一人尤正人正字之本矣公于是集必
冠冕之以清書無寧惟是華梵雜施蓋所以尊功令
而明有一也馬伏波嘗奏成臯令丞尉三印文臯字
各別則異而不同漢宣帝令張敞受書惟學齊語則
同而不大此猶是前所謂同異不足以相正者何如

正以國書之爲大同乎天子方加意人文博求天下能爲法書者而進用之會富有王次仲就微終不欲化大鳥飛去者使其奉此如金石上以贊一遵同風之治下以息利欲圖進之心誠哉其非小補抑聞之上好而下甚于欲觀古人之象汝明天子之所好如此蓋心正而無邪矣于時卽有柳公權復起亦可無煩筆諫而保氏之書不聞詔惡且與師氏並詔熾焉夫楊于王庭父百官而察萬物庶幾以正字通爲之權輿也乎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張岳

靈峰寺志畧序

前乎此者六十年江西之禪莫高于大通和尚矣大通之諱曰無來其初蓋盱江能文秀才已因緣出世入佛知見遂感迦蘭羅尊者爲之付法而傳心此與儒家所稱引聞而知之若見堯于羹牆之說等未得名之如幻三昧且位在散聖不必拘拘論師承也而所出生兒孫正復不少一時名噪甚江國之王公大人以及四衆迎請而主龍光其教之所被亦殆于法周沙界者矣未幾何也乃管住靜西山得靈峰寺止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張岳

之不欲去以爲器從地名從主人則靈觀禪師求雨之壇與其石屋皆在焉爾而靈觀禪師似神通伎倆也非神通伎倆也考諸燈錄乃知靈觀承嗣黃蘗後開法于福州烏石山與雪峰存還往雪峰猶有未得入老觀門之歎大通之欲建立之誠是也而事專以屬大弟子法真真字曰不立有至行無崖岸其他日順世能預知期而示坐脫凡今之治禪者亟稱焉其造寺精勤而不無稍畧時則爲之蓋自丙辰至庚申五年而卽工而大通卽以是年示寂塔于峯巔明乎

其始終相依而不相離矣其旁近有杏城者靈峰之別峯也大通復管屬第二座法海起之海宇湛如所作稍備日職多財其實則地之金銀何分而人之長次與歲月之前後又何得而凌越乎比及鼎革之際不立所成復不免于壞而其徒孫本同隱菴者再起之以視不立既加厲增華又能標十景之目以來名題著志畧之書以傳不朽而並使余爲溫吹于是余署其傍曰靈峰寺而不敢仍曰靈峰院也蓋從其新而大之也其與香城寺相爲提衡則從其舊而先之

其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也且豈惟余于靈峰大之而先之前輩元老若相國張公司空徐公之于靈峰文句交至轍跡多有亦莫不大之而先之矣夫余故未得遊靈峰而見于大通也然未遊可補可續即不然如天台懸賦可不必遊而未見者豈誠未見乎蓋余嘗數見大通之子許久之雖猶是世間法而久之能爲余言其父聞道狀余之嚮往不起此日是故隱菴謂余序靈峰志而余必先序大通余視大通則稱附于儒家所云見而知之者而大通曾玄與隱菴爲輩起則有巨擘以絳曹洞之夢菴有此宗以嗣臨濟之弘覺國師尤可述而志也

寶峰山志序

初山子和尚有事寶峰余爲舉馬祖建立法界真如之語蓋欲其合內外而功之也亦欲其合人已而成之也尤欲其合三際而能于一時盡之也此事無內外無人已無過去現在未來而人故分之必分之得無疑余說之大且迂乎乃山子之住寶峰也事如其事理如其理土如其土身如其身不必相即亦不必相離遂使無縫塔裏車牛並行選佛堂中壘贊不少鉢孟山峙供養震旦之兒孫野鴨橋橫憑教百丈之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五

帝笑龐公一口還能吸盡乎西江湛堂雙睛不須加點于無盡將從來住山諸祖重宣五色之光令海內參訪名流莫泥十成之句遂增損舊志著爲一書上續心燈廣包輪藏人之所發爲大且迂者山子固得之于老舒間矣夫山子爲弘覺國師大弟子而國師道德高天下文章亦高天下則山子此書正得分瓊圃一玉不傳連城貴其衣褐寶峰也抑寶所乎方其自普賢而上寶峰兩志俱作在已精益求精之目未幾而再主西峰焉其地又未幾而仍主寶峰爲其祖

庭蓋荷擔如來惟祖意近是也此山子所以必圖其終始然余更有陳年別案請為一拈司馬頭陀記云節節貪狼到巨門人王何似法王尊此言寶峰山執之美也然開闢以來便有此山不經馬駒一踞名亦不聞人傑地靈蓋其驗矣古德曰未悟時惟見山青水綠未悟時不見山青水綠既悟時依舊山青水綠為問諸祖所塔之寶峰有異于馬祖所塔之寶峰否山子今所住之寶峰有異于諸祖所住之寶峰否若言不異則此無陰陽地一片總可活埋若言有異則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不妨馬祖拍肩于達磨後人依樣于馬祖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者即所謂依舊山是山水是水禪悟然也世界亦然也聞者大早山中九泉皆枯而峰下一泉獨為湧出山子名之曰淘珠泉泉出于早年如佛住于五濁惡世是即大機大用之一端山子獨任之亦不異他時清與則之所同勉者矣

同安張氏族譜序

天上張星光依日月地近權衡蓋凡氏張者之河源矣而其咏于詩則有孝友之張仲入于史則有佐漢之張文成公斯亦祖宗太少之位也孝友以德顯可不藉後嗣而傳佐漢以功著而始終報韓之德則匪直為孝友于一家故其子孫百世不替在牒歷歷可稽而族姓遂甲于天下若新昌之同安今日猶稱極盛所以盛之非其侈言富貴而多所攀援正以富貴不足增高而攀援不足取大然後乃見同安之盛耳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三

次赤氏以名進士起需次選人爰定族譜可謂知務乃儼然而命余題辭余何敢偽讓遂再拜受書讀之詳其世同安蓋祖唐江道觀察使玉而由觀察逆潮之前三世至新吳令仕魁則文成之三十一世也魁與元為兄弟元居上清其文成學仙之內紹乎而魁即報韓佐漢之內紹矣由觀察順數之則其傳既二十餘世其聚廬如同安之橫岡者十有餘處其籍按而指數之丈夫除遠徙外尚可三四千人斯豈滄桑以後之所能多見乃世系備矣有閱閱以表之為

尚賢也有絲絲以重之爲尚貴也而賢貴兩分要歸親親所以敬典于其一家而不必借材于其他族也可謂善志傳不云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同安之遠也由文獻故而余考其文獻可數十篇大赤手筆得半余尤擊節其二忠與徵士斷雲公兩傳斷雲傳瑋瑋特絕有昌黎風祖孫相距既八世乃能爲補作佳傳如此此又歐蘇兩家譜法所不逮然而大赤曰吾尊由實始之吾未可謂繼述之能善也蓋聞曙菴先生勤此有年所矣而後乃今成于大赤願大赤不欲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以賢貴加其親也誠孝友之極致哉雖然余更有問曙菴先生所謂事機相左由人意外與斷雲傳所謂疏戚之仇我累我殆無寧辱乃久亡于外者是何等事烏衣馬矢雖各由積累以臻隆昌正未嘗無三復臨賜之一日耳夫太史公作世家三十而漢功臣止得其五然且曲逆自謂陰謀陰禍絳條父子相易而俱傾文終再世輒至以夫人代侯其存在者惟平陽與留兩家此豈黃老蓋公恰與黃石赤松爲比類乎抑功德有所必不可亡卽失侯無害其永世也大赤

于是幸振其宗而余式微歸來視日遲晚亦幸大赤之錫以家乘寵以弁言俾得于滄桑之後坐而遊乎河源尊家博望可不必稱余以浮槎而徵余以支機之石矣

進賢堂稿

卷之九

序

空

進賢堂稿卷之十目錄

序

壽李閻翁師八十有五序

壽劉龍文六表序

壽太虛師七十有七序

四爲太虛師初度序

壽李先生八十初度序

壽陽樹先五十初度序

壽一品洪母李太夫人七十有五序

附詩

代胡都閻孔洪太師母太夫人榮壽序

附詩

賀徐耐老九十壽序

壽朱文修五十初度序

進賢堂稿

金

壽楊準觀六十序

周母楊太夫人七十壽序

朱赤山外中壽序

李老師母朱太夫人壽序

壽閻翁師八十有六序

爲饒季玉暨孺人李六十雙壽序

宋母涂太夫人七十壽序

溫敬如六十壽序

壽閻翁師八十有三序

壽朱連山六十序

壽閻翁師八十有二序

壽羅懷德序

黎母張太孺人壽序

徐元定母夫人張七十壽序

壽太虛師八十有一序

附詩

李聖果世兄壽序

壽周母金太夫人六表序

壽王母魏太夫人九表序

壽太虛師七十有五序

壽太虛師七十六序

壽閻師八十七序

壽呂和仲六表序

追壽傅愛松先生百歲序

壽撫軍蔡魁吾序

代

壽李太翁老師六表序

祝公愚劉方伯五表壽序

壽朱子莊五表序

楊陶雲初度榮壽序

臬司黃臥菴壽序

進賢堂稿

卷之十目錄

二

進賢堂稿卷之十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彌甥徐天德吉士校

壽李聞翁師八十有五序

在己酉之歲則吾師夫子春秋高八十有五矣而其爲壽之實通在戊申蓋先是師以同郡浮糧三百年之困詣金陵謁督公言上且謄書京輦諸貴人及門者不能從也事已報聞垂成復敗敗局在前雖百師難扶而師更圖善後日有皇皇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其是之謂乎華衰了凡立命篇中功格則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此固其大者抑事不論功而論志志惟責實而不惟責名設復有若人焉初不志之而且欲功之以名爲之而以實敗之此其心行與師相絕夫亦何可爲道乎憶師以初度日抵家即手所作奏草授寬讀之淋漓愷惻本末周詳殆不異流涕之太傅圖繪之監門也寬時以未與壽言將欲敷頌遲之有待而所期大與遺民重困又當不盡三百年負負無足道已是歲也寬謹修長齋僅能不茹葷飲酒非于大法有所窺見師則爲之啓迷津而示淨學若曰淨之與齋其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說當不河漢乃以泛濫之餘唱修蓮社五老一會使寬濫焉寬甚慚非其質也念佛以香爲度則每炷得萬聲者惟師能之寬努力可四千聲而止其率減十之六豈非所謂瞠乎其後者哉昔永明壽禪師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之句雲棲大師倣而不至乃去南無二字以就之是其率亦減六之二也若師事事兼人舌根復爾必也盡十香得一晝夜者師之爲壽禪師無疑矣然而識法者懼師時時詔寬曰吾于佛跡親而神疎跡親而神疎猶之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之旨豈諸公之皆能不若是耶抑皆若是而不欲爲發露耶無亦謙師之能自考也原夫師之所以自考者固將在于聞道而不在于增年卽如所云無量壽者正謂其無壽命之數量耳非必有所增加之謂也先佛有言曰若人生百歲不解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能決了之此蓋不以量而起義矣且同此四句偈也阿難已老尚不能爲愚癡比丘取信必取信于聖宿大士而伽耶舍多以童子時卽能爲其師具說此更不以量而證明矣然則師之所欲坐進者亦無量

而已矣。五老之會一者奄化師極恫焉。夫亦以聞道之未可知而與佛親疎之未可必也。如是者不免有量。若必曰惜也。利人乃免。則雖事功之屬稍可補苴于性命之精微。何有其惟吾師乎。師以壽身則真以壽人。則信合而論之。則師之所以爲壽者。道固無窮而寬之所以爲師壽者。文則有止。蓋雖歲例諸事之言亦應不失。賢者識大之意。若王元之作壽域碑。但及老氏之築宮華胥之闢國。而不能一徵淨土。此所謂世諦流布。難可託歸。又其大指若曰。壽命之理惟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制世之聖王能與之而非吾所自與也。師當不以爲然。寬亦何敢爲師而舉似乎。

壽劉龍文六表序

龍翁之閒衰以六也。適在嗣君幼。素得傳之明年于是而正名曰太翁矣。翁則觴之。義在養老。太翁則又觴之。義在尊親。而翁迺雅讓余。調翁曰。盪飯幸勿以蕪詞噴去。翁遂拈身隱焉。文之言余不能難。既而幼素之同舉。鄧雲子等以爲反始。樂生禮樂所大祝。猶近古子憐幼素。盍爲奮筆而幼素亦長跪以請曰。能言吾翁者必子也。一欲晦之一欲明之。儻所謂善繼其志。無取從同乎。若然。翁之志何可以不極論。余與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四

翁定交卅年。翁先出而後還。余後步而先。蹶宦轍蓋少相逮。獨自鼎革以來。出入若蛩。駟不離如形影。性情所合而時勢堅之。或者亦有水濟水之喻。以其不越乎清冷下。弱間每酌酒爲歡。彈棋寄想。索句嘲風。聯牀話雨。熟視翁面。未嘗不如有所嚙也。夫翁前無富貴之期。卻無子孫之慮。衣食麤疏。則云已足。而嚙者何居。畏乎爾。愧乎爾。悔乎爾。畏者此處。衰愧者彼乘氣。是余與翁之所同。而翁以爲獨悔者已。事未工修名不立。是余之所獨。而翁又以爲同。顧非余漢入

其中不知翁超出其外翁好惡和平言行謹慎無求
禍之梯有受祿之具此可以意而得之若至其作令
著與黃之輔主兵勝頤牧之任琴聲猶在櫺墨未乾
此則可以事而得之矣頗憶他日者半壁支撐翁無
遺力而一二姦人蜂蠱以螫燕雀以嬉坐使鼎遷社
屋翁無過而不得有功余嘗塞耳絕口于茲今日筆
及不自知其更爲翁嘆也原夫幼素之命余與余之
諾幼素者樂翁也而言詞反覆更爲翁嘆忘樂翁乎
抑別有取以樂之乎蓋樂翁以幼素之一雋則幼素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無加于翁樂翁以幼素之不止于一雋則幼素亦無
加于幼素而惟是幼素不加翁翁可樂矣幼素不加
幼素翁可樂幼素矣凡雋之初辭清冷而漸于暖熱
其究爲火城離下而漸于貴其究爲門鬼去弱而漸
于強其究爲樂爲吞併從乎究者俗也所賺之物皆
傳焉從乎漸者尚不失雅可以漸可以究而自如其
初者始不失道以俗養美疾也余不爲翁薦以雅養
觀頤也余爲翁料棟以道養美立沆瀣也余乃可祝
翁而三節之以酬矣向使不如幼素者而執爵祝將

失宿然幼素之致翁復有進周于身者于湛漸見乎
世者于光樞兩大戒以爲之綱三不朽以爲之目盛
滿雖無庸而全備必有事此謂神明于翁教也抑神
明而後教可傳教傳而後身可隱今日立命之安孰
逾翁者諱有之山行似祖江西自周秦無聞人至漢
繼得孺子而晉有淵明斯太少之位矣乃彭澤不耐
職司輕棄百里貽翁之于定遠枕席過師庚桑阜衆
者何似而男兒紫懷紙筆不好後來傑者自命水僊
又非幼素所屑半壁之事正孺子所云一繩維大廈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者而孺子第自高卽仲舉外往往不欲相見翁辯奸
維嚴好善不怠顛沛于是故懋明道隣兩公而爲之
師石谷茹余兩公而爲之友未嘗以生歿成敗有間
由斯以談幼素爲及父之賢而翁則有過祖之美存
乎清冷下弱間猶是以余輩翁而已也然長人說天
矜其稍近德操于德公徒襲半號卽欲徑入索黍不
復區分客主人翁于是時必無以謙無以儉

壽李太虛師七十有七初度序

辛丑之歲又一大變更矣而唯先生能不變夫其不變者自有所主而安之內心內力之正定匪藉外以爲援也苟藉外以爲援外卽得而爲之易奪新故相推古道殆盡天下事豈有身乎若夫先生確乎之操何其初終如一日也且今之日非昔之日也我則無改詩酒寄焉歌舞亦寄焉山水亦寄焉資此三物則見先生之昨遊于麻從鬱孤臺而今遊于芝城矣吾又見先生之昨居于滄浪亭而今居于世美堂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七

遊寄也居亦寄也其寄者可改其寄之者不可改故滄浪名襲蘇氏而世美役仍其先清惠公所得于宋寧宗之宸翰先生之託于此若以爲于我皆無與焉耳然蘇子美之記滄浪則曰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後遣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于旣廢而獲斯境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因是以爲勝焉此雖子美自言之不啻爲先生言之也蘇伯衡之記世美則曰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

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于堂之外者此雖爲先生之前世言之又不啻爲先生之今日言之也夫先生所謂內心內力之正定匪藉外以爲援而外卒不得而易奪者何殊沃然有得笑閔萬古之情而先生之資于詩酒歌舞山水三物亦豈非保其氣習續其風聲之比也乎乃先生淡遠矣何者因亭爲勝猶知有勝堂非所恃抑別有恃而先生則有勝具而無勝心也無恃于外物而有恃于內美也二蘇公之言又何足盡爲先生頌耶夫先生之志蓋獨存于兩大戒而或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八

有意而未可陽者亦必宛轉以明其教其書滿家可讀而知矣自昨者著爲鄉黨莫如齒之說詳哉言之夫豈欲自侈眉壽黃耆蓋先生以爲對鄉黨而見朝廷之尊可以教忠因齒讓而識天子有父諸侯有兄之義可以教孝孔子于鄉黨其篇中半非居鄉之文然必標此而爲目者亦以見其道之甚大後之鄉黨猶昔之鄉黨也于此而忍于無情何所而用其情也嗚呼先生之發此論匪直爲鄉里小兒之無狀者相誠而直爲吾輩共有人倫世道之責者相規余小子

既服膺先生之所著而因爲先生洛誦于人亦可轉
指以壽先生矣蓋謝生者用所生者也謝教者用所
教者也而亦非有藉于觴酌之間也先生今年重七
旦與小子言詩風起雲委一日百篇而不休絕塵之
奔使我瞠乎其後信哉乎其神超于物而其道出于
年神超于物是足以命物也道出于年是足以盡年
也

四爲太虛師初度壽序

于是壬寅改元吾師年七十有八矣而杖屨不入國
門者已數閱月世美堂爲之塵凝里中犬吠未嘗謀
亟去之則人曰師殆將隱也而隱而不見豈非易文
言之所以名潛龍者乎先旬日寬嘗具詞而壽師母
夫人援引古今語無倫次師則進之易乾坤以爲坤
文言僅于乾文言而乾不待贊助于坤也某將送難
焉某妄謂坤道之聖人未有不至于乾道而能但已
者而乾道必以潛爲端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所發
達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寸
揮于六爻者皆以潛爲本且行天氣于地中兩儀之
事又以潛爲合矣潛之于隱也其名實相近故自巢
由隨光夷齊之徒不絕于堯舜湯武之世不入于稷
契伊周之班是卽飛躍見揚之間各不欲廢其潛德
而最後商洛之皓纔爲羽翼一出庶幾救亢未免耀
潛則不知師于此諸人者何取也師有龍德適當卷
懷必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癖之比然猶龍氏曰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卽此可知不退非天之道而吾師
之以天自處其豈不在潛乎顧嘗試論之潛有其極

至者亦區中亦世外亦家常日用亦本地風光所謂
禪宗之學是已前輩名流暨元臣碩德或好經藏之
環奇或感儒門之澹泊或了前後之因緣鮮不棲心
于此乃者師一遇善知識即有所證入激揚離富彥
國之于華嚴願張紫岩之于大慧果未能過矣所著
發願文更與黃魯直之作等一痛切乃命某點定而
覆之因賤日爲文而申重之亦覆之以期于互相戒
勉故覆其身至長安非游宦過客之比官殿廟廊淡
與達密必自見之而必自享之之喻則有以知其潛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上

也覆其戒欺戒誑及勘破欺誑之根之言則有以知
其確也覆其鼠囓枯藤蜂遺滴蜜智人見此宜脩方
便解脫無爲所誤之言則有以知其不拔也夫確而
不拔是全于潛義者即全于乾義者若師近時開闢
遺妓一節猶極灑落無所沾滯可以謂滓穢日去去
者不過其外而清虛日來來者乃在其內矣又師鄉
居如鹿門之山非必其絕遠城市也然而問道下風
者壹以爲天際真人之不可及鄉里小兒則固得而
狎之于是三達尊之說爲聖門所最矜重者而猶視

之若忘李翱小子直可付諸不聞聞亦無志也黑風
吹船墮落鬼國其何有焉古之爲年譜者述而志不
在多歲一事一詩文焉足矣師發願開闢二端豈不
爲辛壬間之嘉言善行而今之隱几者又非昔之隱
几者也乃直與乾初同德某濫科言語可無以識其
大者乎然師昨歲實詔我以無生而又枯無量壽以
相發此其義亦在乎乾也蓋無量之與不息正等乃
金剛經以人我衆生壽者謂之四種相金剛猶乾而
壽者則非猶無量不息亦嫌其以相見耳問考金剛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上

疏人我如常語而衆生壽者則非對言短長乃對言
好醜壽者之相好矣而不可一見此某所以病商洛
之皓雖救亢而燿潛爲非乾道也况其下此者乎有
如吾師之以天自處以金剛自存不以壽者自見閱
人閱世無論義熙而後未足爲之詩紀即元年芽滋
亦可勿問其漢魏晉也

壽李先生八十初度序

甲辰雄歲則吾師閩翁先生八十春秋高矣一時公卿士大夫來觴者袞袞有辭及門之士可無一言以頌而及門之最先且久且暱如黎生某者又可不奮筆而爲之唱乎某以爲天下三達尊之目全歸于先生固確論也然而德之大小爵之崇卑猶有人事詭以恢張齒之多少則天者定之不可得改故夫人或敢于自賢自貴而必不敢于自老也抑夫人能與人以賢與人以貴而不能與人以老今先生之官六卿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行君子尚莫有正之者而先生之年大耋遂進期頤則豈有爭之者哉莫得而爭之乃羣起而奉之雖然亦復浚今昔之感矣某憶執經侍先生時先生方壯而某不及乎弱冠抑猶在重熙累洽之間人倫樂事先生有得英才而教育之之三某亦有父母俱存之二已卻去數年而某違嚴先生貴某不得侍先生愈願學先生也及先生校楚某亦舉鄉先生乃躋某于首座第子譚友夏若辛未會元吳駿公之列而爲之鼎足而某第以拾級當步趨終有腔乎其後者分寸

不上未幾何也先生與某各不耐其官職譏議相連亦幸而無萬事瓦解顧某以不才自休先生復爲救時一出而曩之熙洽者轉眼已爲夜半遁夫更閱廿年絃轍都易卽執經如將可廢先生之教育不移而某之所謂父母俱存者終亦同夫高岸之爲谷某于是時厥後殆將不免乎恆言稱老也夫某且老亦實老而先生豈不老乃先生則實不老松柏之姿經霜彌茂昔人雖有其說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之所保不在乎既耄而嬰色在乎居今而古心老彭無他嗜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七

欲惟存好古則仲尼嘗有取爾雖猶龍氏所操以歷殷周之際者奚不由此道哉夫飲食男女聲伎交遊園林花石之可以娛人者先生異時種種爲之涉獵亦必各登其峰今一旦而掃除俱盡曰有性命以勝之且夫心心口口大事因緣不僅住于壽者相也禪宗向上某亦醉心第依義語不得入門先生必責某以實實下手此其視從前提命無倦略同而精猶蓋有間矣先生因應不滯顧每晨夕必事靜坐盡香一炷率以爲常是上達之日而猶循下學之功也推其

心曷嘗放然曰吾老人吾老人哉不自老之意猶之乎其不自貴不自賢也而三尊者終必歸之卽先生亦終不得而讓之矣是時先生不茹葷凡累旬月非情福亦非慙生但食其精者耳其來觴者辭供帳而受詩文其指正等某雖或飲酒食肉而不至于彈琴聲非和雅宜不足以奏先生然而先生之于某也得一篇必見示隔一日必見懷其臆如是而某復欲修弟子之職以唱于及門則其詞何能但已乃綜前事以及晚節而次第陳之尤冀先生之一垂聽覽焉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主

其不忘別有投記若夫文章固陋而行之以苦意酸語雖不蒙吐棄哉亦未足比于飲露吸風也

壽陽樹先五十

凡壽之道非僅以年也以榮名焉亦以隱德焉然而榮名可知隱德則已不求人知而人亦不盡知之此其道孰爲最久長者乎余友陽公樹先雅能文章優治事在聖門已得兼科而知者特少蓋由樹先隱之不惇惟是跡其複姓歐陽而去一存一雖姓氏且隱之矣余初與歐陽憲萬同仇聲之程隆之遯萬壽宮登吳仙峰頂四人者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而憲萬尤淡古義遠想慨然凡五日夜罷去樹先蓋憲萬難弟計其時已越成童負奇氣而余不及識荆是亦淡隱之驗遭時鼎革所操益固至于丙戌始試童子不虞嫌疑初非爲憲萬火攻也余老友張公崧瞻最號知人持衡此地乃奇樹先文而首之一遊場屋遂雋麟經樹先師于盧子殿廳連袂而起主司者至比之張天如吳駿公兩先生焉于是樹先名藉甚吾鄉且不必通盟吳越有如諸葛兄弟分國而仕余知非樹先與憲萬相爲之心顧在易屯之節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何嘗不利用建侯經綸草昧詩亦有之曰干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主

祿豈第樹先爰令聚陽爲衆慈母矣聚陽在漢曰棘陽又曰春陵是光武起身處也南陽不可問則此日未必其然而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抑又樹先所不取樹先于是居循良之實不居其名可隨流平進亦可俯仰浮沉苟以爲從地而倒還從地而起者不又多一覲觀乎余蓋以陽之故求之處父行并植于晉國則樹先不爲也元宗不求聞于人而自署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差相似耳以歐陽之故求之則六一先生初令夷陵棗陽近是矣而六一先生典試而得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七
 兩蘇樹先分闢卽得兩車又何其神契也此者余獲交庶常與參公其私謂樹先正不啻子瞻之服六一此諺所云山行千驛必似其祖者矣夫有祖如六一先生而似之又不止于一節似之則其人之可以千秋也豈待言哉然樹先未嘗以千秋自命而千秋歸之故余謂隱德之更久長于榮名也非矣邇來樹先處里黨間不啻不儉中矩中規臣妾相治履屐得任以至公私之事領袖同人情文俱作而余亦奉以周旋苟幸無過同人與余之欲報樹先也一如畏壘之

欲報庚系也乃辛亥王正爲樹先五十初度前而期之則有千秋之道却而數之則無四十九年之非樹先可以稱壽矣而丘嫂某夫人正四十九歲顧其初叶伯鸞之五噫其後聞叔度之五袴未嘗不同年而同日也當并壽之余耄不嫺辭而直能爲質語或取徵焉其從是而知樹先與某夫人者必不少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七

壽一品洪母李太夫人七十有五序 附詩

庚戌小春朔渝州示以洪太夫人上壽之期且致良軒公徵言冊子余讀之蓋不禁踴躍而欲舞也余所思在相君亨翁老先生矣先生爲開國元功天下共著而當鼎革之始調護生民獨具子房之苦心未蒙封畱之上賞識者容有所用其未足荀文若薦士不進不休得材皆可楨幹渝州其首選也以是而思之余嘗溫孺應書顧過風雲無羽翮先生不強以不可其思之也尤至憶過金陵僑十日則先生期之十會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先

值軍務倥傯得七會焉皆移時暢論心腹腎腸兩無相匿或者許由亦可以協竟也矧稷契耶乃生而不謝余非人哉余今以蕪言上祝夫人而下應畏軒教則先生當亦知其終不自外耳先生于余名位相絕而余爲先生四科後進士衡浙之役後亦如之其受恩復爾爾顧不得視渝州備爲第子亦隨時之義也

詩曰

洪荒首闢巨靈然亦賴皇蠅石補天道是女人劉不信原來系海費周旋海水系田徒逆料蓬萊清淺時

年少回思度朔種桃初大有經營匪恆調經營底事

是如何斧藻鴻猷倏忽過十載玄黃龍轉戰風吹不動鳳凰窠惟鳳產雛生羽翼呱呱泣已難聞得破巢毀卵幸無憂紫詰歸回兼兩國兩國封同一品尊上頭尺五舊乾坤中台星可歸垣舍福德仍隨婺女存婺女當空望若燎神仙姑射尤稱藐前薪卽盡後火傳莫怪河山常失表河山帶礪有窮時相業草平史所奇王謝家多蘭玉樹蒼生長以繫安危天下安危非一姓先公引與爲同命渾忘內顧久此離獨任招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手

來而戡定戡定需才達古今高門奔走旅如林吐哺遂應八紘網收拾熊羆不二心不二熊羆多足用準繩規矩能羣奉還容散木終天年橋首風雲爲目送目送歸鴻復數鴻那無名紙到南東槐堂書自渝川驛便欲擔簦躡屨從登屬晚來何太倦尋常莫爲盧教撰飛猿嶺只讓猿飛借力報恩纔得半報恩一幅小文身窮谷伊誰一獻春張不疑爲畱後已鄴侯幸勿借夫人夫人本是神仙質月妙瓊宮尤近日式食庶幾飲庶幾美言有止慚枯筆筆謝金銀儘任枯旂

常鐘鼎別成圖萬世千秋思不渝借問武安門下客
至今能憶魏其無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代胡都閫祝洪太師母李太夫人七十有五榮
壽序 附詩

兩大國一品之封五百年名世之儷則洪太師母其
人也當相公征南之日置賤子禦侮之科從事戎行
實懼隸不力耳竭材自效乃使卿有功乎杏爾師門
知報恩以何地駢然家慶勉致祝而代庖既乞名詩
于前聊爲學語如左

自有榮名能壽世未應渥寵必封侯龍門高可強千
尺鳳覽輝過大九州客至干城心腹忝家傳鐘鼎德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音休開天且復超滄海煉石寧惟補不周曩者機聲
嘗軋軋後來哀職故優優蘋蘩早共菁莪詠象翟還
安偃僕儔何意烽煙驚枉席無端文物換兜鍪登夫人
辭去揚兵氣元老驅馳足壯猷德耀出關停舉案子
房入漢每持籌金陵致幸夷吾在銅柱重看馬援遊
草昧委身依日月椿庭藉力送春秋時逢劔合徐聞
喜德紹衣言果作求閣上絲綸仍舊掌堦前蘭玉又
新抽領班蹈舞宮闈裏國太懽呼輦路頭或說神人
南嶽似正隨元宰北庭開箕星騎得良難挽婺女光

生鎮莫愁要取綠圖添善慶更同赤縣遠度劉依然
變理存陰教詎止思勤爲子謀不已雞鳴今古思無
窮鶴算地天悠卜年八百徵臣妾結實三千餽膳羞
遂號高曾規矩設邊問疏附後先流昔以衆人承國
士終漸齊力舉毛輶浣花江阻無從酌園棟雲飛任
置郵爲語平泉諸石丈洪厓雅欲上邊樓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賀徐耐老九十壽序

歲庚戌而耐翁先生春秋高九十是開百齡之泰矣
上壽也宜賀頗憶當年余與先生同日食芹先生蓋
年長以倍至于今郡中士大夫以雁行則先生居首
頓五指乃及余余又拙辭未宜握祝者之管然諸長
者儼然命之正以同日食芹故先生堅讓賀而亟索
余文亦儼然命之亦以同日食芹故余于是衷老少
主賓而處遂爲之驛騎何能但已蓋諸長者之言曰
先生實備三達尊其子孫林立而皆能賢于華封之
達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三止于辭富在禮九十天子有問固宜就室以珍從
卽不然而來旌幣上安車伏生授書可無藉口女子
轅固入朝猶能彈正曲學文潞公再相且不必五日
一至中書也如是者宜賀而先生之言曰吾生日吾
翁諱日也吾昔以階計失訣至今憾之晚居里中得
以旬稱壽者三皆以養不及親罷兒婦有知其姑誕
不知其舅誕者以吾秘之如是者不宜賀余特命止
此先生更謂之曰吾酷好子文且久吾雖耄習子近
制尤擊節焉衛武抑詩求無舍我仲尼讀易老聃能

踞竈觚而聽之子豈無意乎余聞命而恭命起此余
稿謂年百有十歲壽至高而其于親也日五十而
慕孝至大顧以五十較百十僅及半矣今先生乃九
十而慕卽更百歲而上之慕猶未艾此所謂至性過
人其受命亦必過人以此而祝先生余之私言卽諸
長者之公言也然余復有進者余幸附先生非一道
食片同采薇又同當鼎革之際先生與余皆嘗被數
公牽挽而去得一公放舍而歸此時商山之皓尤加
多其一今加少其三僅留二人抑何能爲朝家羽翼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先生之聲名威德更能反本而上之是皆可無遺憾
徒以諱則諱日宜不如諱名之法也昔之人有父名
石子終身不履石者父名進子不舉進士科者前賢
且難之以爲是無可避矣至于祭之日卽諱之日肅
然如見其容愴然如聞其歎息之聲禮則取之以爲
是不必避矣今先生誕日老伯諱日差可附于同物
不待于思而足于見聞似亦不必避之說也特避賀
焉可耳余讀弁山四部藁有追而壽其父百歲者王
先生文之余于傅氏子傲而爲之皆未嘗不稱賀以
父子一體兼之同物歌哭之情相通存亡之跡可畧
今賀先生九十卽賀太翁老伯百有數十矣先生辭
賓其尚爲太翁而受賀哉于是余同志舒成之態于
布勝躍贊歎謂余能言取其辭以書屏風而奏康爵
士大夫無老少知言者卽得列名列之仍以齒不以
官

壽朱文修五十初度序

五十稱壽似乎溢辭乃諸君子之爲文修朱公壽有不覺其溢者亦就時世地分才德之數合言之見若中身既桑海矣處于底下猶冠冕矣苟幸無過實多通而不窮矣此三物者前一由其同命一中由其同姓後一則直可謂異人其同者文修行之而能獨盡其道其異者文修擅之而他人不能襲其跡此之不可不述也夫文修與諸君子若余不佞皆生極盛之朝亦皆謂可萬斯年耳未幾何也而涉世之末流文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修以龍種爲麟泣計其年僅踰弱冠無至性則節靡波流有狂心則炫奇弔詭所不免矣文修顧致哀于甲乙而不動乎戊己仁智之用可云得全若夫太翁雲濤先生文旌之役必以見委豈謂余實知言抑或陳思王之責序于韓仲卿也爲求其類焉且居太夫人之憂三年而不一飲酒聞樂文修于君親之戒爲何如哉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孝者配命求福之大者也余謂文修宜得壽考誠哉非諛文修娶于大司成鄧公家則余家多有與爲連者乃金匱

石室之祕惟文修能購而藏之太史公一家之書信非楊子幼不得與矣求友之誼在文修更爲篤切余其所取之下駟也而自楊公機部以上名流大老無不願託交是必有以服其心異時宗室中賢貴輩起而文修以無位少年獨負勝目卽天中先生尤推高以大輩不爲等夷是必有以消其意且而四方之事文修周知我可教人而人不能欺我國中之然疑半向背殊者取率路一言無不立定有主于中有正于外是何人者耶是爲合乎時宜而所居樹里一口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天

橋安實與漢太守仲舉高士孺子爲主客孜孜焉欲興廢而嚴祀之是爲不忘乎古道夫使人心服意消合時宜而不忌古道此皆人情之所欲祝者矣于是而祝之以富貴乎有妄亦非所期蓋富貴之本然者可以危失而富貴之未來者更不可以危得余故不欲爲文修薦而起視文修卽能使將相大臣依恃爲強若朱虛侯然非其處矣符讖若劉歆不于此日而學書畫若趙子昂不于此日而作惟壽命之理天人相通雖在季晚亦必非所辭也而種瓜象物詩詠縣縣東陵故侯亦尚從事乎爾不數年間芝蘭滿懷玉樹盈砌余願復從諸君子後載酒酌公于橋安之堂

楊華觀六十壽序

居今之時而不失古之意者其惟觴乎觴有長少之節敬讓之文焉鄉飲之所以行王道也有反始之禮樂生之樂焉崧高之所以存大雅也非是物也不在觴數何怪虞伯生之以祝壽爲非古哉蓋其年或彌高而其德亦稍稍下衰矣而華觀楊公乃今滿六十壽是當未老之日無稱老之言而實有難老長壽之理則以其德在焉楊之爲德蓋清德也自關西孔子楊伯起以後四世三公俱臻壽考惟清白之食報則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完

然華觀既奉持家法罔敢越渝而自壬辰成進士即浮沉郎署逮十九年安之若命不爲三公而捉鼻亦不爲遲作三公而搢挽僅僅曰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留何足以盡之前代相業嘗鼎足乎三楊而尤以西楊爲極盛是吾鄉先生之規矩準繩所出也東里美事余姑不多述但跡其與景陵密議懲貪斥劉觀而進顧佐此亦何殊伯起叔節父子後先彈文今華觀但能不易其心不同其濁而不必有所抨擊此于風裁似遜之于長厚則又過之矣東里遂帷幄四朝年

論大耋余知華觀之必有進乎是而無爲多讓也夫凡今之人智名勇功法惟受取要地崇銜陪成熙攘雖加一日祇賸無饜此華觀所不由余故以清白還之事有左驗而至于瑞若四環服應三鮪姑勿侈言第以壽命之理相期亦甚忘其辭之不腆耳于是爲華觀酌以雁行進余當在次三四間而管前代匱輒濫吹于文章則余實懼其僭妄厥或高唱曰公飲斯而華觀曰止止吾聞之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吾請以子之觴觴吾父而後畢飲焉余曰噫矣余蓋嘗得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辛

侍太翁應德先生而今年更與華觀同侍先生則先生指華觀謂余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蓋皆產秋七月而相後先以數日耳比明年則太翁春秋高八十矣洛誦之子尚得以一及河源乎華觀曰是吾志也吾甚嚴王程舞綵方竟而載馳又始矣明年子職當從北斗下一挹天漿郵致南斗其酌者之辭更勞大手茲盍以一言先之余作而歎曰大矣哉王陽王尊之用心華觀蓋將合而致之也寧惟是專修而家清德且由前所云而少長敬讓之節文已見矣由後所

云而反始樂生之禮樂亦見矣是觴之善政也爰奏
爵焉太翁爾已華觀繼之座客惟甚拙者操觚兼稼
吉事誠可以不爲辭費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周母楊太夫人七十壽序

清江楊太夫人蓋閭山名族爲余年友履素周公之
嫡配余丘嫂也遭世之變如海桑之所同經枯菀之
所異致者夫人蓋亦守之審矣而乃今開八袞其與
有戚誼者偕周之大輩秋巖先生來屬余以詞之余
爲壽母詞宜得甘言而切其理事卽不能無苦語苦
語非夫人所狀聽也于是邇履素公之別去在丙子
既踰一世而上其先是履素爲秀才成績學比成進
士爲官出入教職能安貧凡夫人所以勸學與仕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不具論獨其自京邸扶履素櫬而歸藐諸孤未及成
立而時無如范文正公贈詩句而過關津者則其所
以勞夫人何如也夫人實產男子魁娶于龔又娶于
蕭皆孝廉女凡教若婚若喪葬之事其費無一不自
嚮田宅與十指績紉中出魁已得遊泮爲高才生復
天中道天之于周亦酷矣豈厭周德哉龔婦蓋產孫
男子聲古夫人與蕭共育之聲古已成人能隨秋巖
先生而造于余且乞余言爲贈是不獨有似人之喜
也抑以余爲實嘗學海或近于河源而可問也聲古

之字曰萬子其持此意必能萬億于周不墜其先緒而所爲報劉之日亦不止于百年者矣夫夫人之爲婦道爲母道無一不出于艱難而其爲祖母乃可以幾福澤何遲也然與爲母而受有窮孰與爲祖母而傳不替矧其且爲高曾乎自古婦人之賢者敬姜以守富貴班姬以治文章固不如周之王姬之有造于子孫年曆也子孫年曆或始若濫漸而後必至曼衍夫人于此不可以一解顏乎由是則夫人之甘節卽成于苦節而余之苦語亦何詎不若甘言維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此涼秋菊水可釀請夫人御焉以盡諸君子孝敬之至意

朱赤山六十壽序

赤山先生起帝室之胃縮取科名天下蓋莫不禎之瑞之而以救時之事期之者乃未幾何也遽遭厄運痛在數天凡所謂馬上殘夢亦何足續然而君子之自考也以年人之論君子也以世世移而年長甲子之題且徧卽先是成敗之故正復不必諱之余備先生肺附間其爲余東坦景者先生長男也今以先生六十壽偕其弟淳長踞而請余攝祝余誼不得讓則姑爲識其大者可乎夫先生以爵未逮乎同姓之卿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也以齒以德則成乎一姓之人而已矣先生視寧獻王爲九世建安恭靖王爲六世孫寧惟龍種抑亦實有龍性余初嘗見先生成童時精思好學多藝多材蓋不無掃除天下之志已而雋丙子鄉闈余年友巢軒礪山兩周公培自蔡公各向余而擊節先生名在第四其爲之盧前者遠莫及也至于庚辰始成進士則時事日非西北大擾先生令休寧亦有鳳陽之震卒能保障之其說曰杆擻用主而不用客使江外令長皆取法焉豈有今日先生處危地而安亦在脂膏

中而潔壬午分校先生之門得大魁鄒忠倚雖楚材
晉用乎然盛事故足人志耳癸未集玉之日先生取
清華如寄顧大君子若懋明李公吾師鴻寶倪公通
爲先生推轂其外則斷斷不可光祿勳者亦多有之
矣先生遂浮沉仕途以閱桑海南方之帝爲條先生
無所與焉東帝隆武差若有爲卽紀年亦同不失朱
史而末弱不掉先生于時爲禮垣給事奏草連篇五
味不食而不能強飲之詩余固知先生之不忍讀也
魯王監國海上余門人錢希聲相之亦實與先生左
廷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右先生謂之成敗者與天抑人各有能不能寧負鞠
躬盡瘁之約而會以太夫人艱去則先生奉太翁暨
家累西還事在壬辰後一歲而太翁上仙先生始終
得爲人子之禮也先生多兄弟而與均財近復招余
同修多子之社蓋盡在子道中莊周云人生兩戒惟
君與親所以事君親者惟義與命先生于忠孝二道
皆性生之而皆僥得之其于義命亦有所止也夫近
十六年來先生貢丘園安素履則余得與爲周旋時
復相視而笑莫逆于心未嘗聞慷慨悲歌擊筑嗚嗚

之響鄉里小兒有似潯陵尉醉呵李將軍者先生亦
地忍之參盟衆類先生不辭或者故僅僅休寧先生
則余意有所未服因作序論畧表具官先生真三品
矣真爵之不可刊亦猶真齒之不可損寧僅如舊德
之隱微尚俟論定先生間語余曰吾生平無小得意
事稍有進取物必敗之至于大患難三端則往往幸
而得免三難謂京師之甲申江西之戊子海島之不
知何時也由後二免先生幸之他人必忌之由前一
免他人或幸之先生似有不慊也而乃今同年而語

廷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若平等然先生其自處以謙德而教余以儉德乎夫
合謙儉之二德其德愈真然則三達尊其全歸先生
已乎虞夏商周之人材不具論第論後三代唐初十
一李未別賢愚而究援引沙陀此其下者至漢之歆
向父子異意晚乃變爲自揚之精神宋之汝愚君臣
相失後更濫于子昂之書画若此皆讓先生爲一姓
之人而不求益生于他氏之族者矣夫惟不益生乃
所以無傷生持此而壽先生先生尚亦有其千古請
加餐焉無以四筵之或驚余語而吐棄之也

李老師母朱太夫人寄序

今以五十年三分之其一乃入于海桑之既變而不
啻矣。是陶家義熙以後之歲月也。詩題甲子。或非內
事之與內言。顧不曰魯漆室女。嘗竊歎宗國之將覆
乎。彼非同姓也。且但見其端。而猶憂之若是。而況進
焉者乎。若吾師母朱太夫人所謂平王之孫其肅雝
皆在其德。不止在儀。固同姓之女之賢者矣。已同姓
又能賢。而值此天傾地坼之一日。幾而不憂。然何以
效其然也。準孟子之教丈夫之求富貴利達。蓋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爲婦人女子之所羞者。而余則謂丈夫之富貴利達。
亦多起于婦人女子之所欲。苟爲欲富貴利達。而但
羞所以求之。充其類。必有勸進于富貴利達。而并不
羞所以求之者。如是。安得不隨世而化。當崇禎癸未
之歲。有詔起吾師田間。時則師母全爲內政矣。師可
以踐端揆之席。師母可以承大國之封。而終無汲汲
焉也。逆賊起秦隴。猖獗甚至欲射天師。于是排衆論而
矢嘉謀。召對稱旨。遷國焉。依黃麻。且下母不爲之色
喜。及阻黨人遂收成命。母不爲之失聲。何者。母誠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愛時之心。非小得失所能動。詩不云乎。惟鵲有巢。惟
鳩居之。母于斯時。亦不徒爲毀巢慮耳。大清入主中
國。則吾師志在春秋。其後以其文也。而脫身去之。達
行在所。之三章影靜。千官心蘇。七校母未嘗不共肄
業也。南方之帝。爲儵實。非所圖。而自是乃可以議偕
隱矣。卽林下風氣。與閨房之秀。誰得而岐視之。夫十
九年之踪跡。不雪窖。冰天。而冷。姑裏之今古。滌槎其
鹿門乎。西湖耶。上其浮家乎。蓼水杏邨。其吳門之市
乎。吾師優游焉。則師母無不隨侍也。而近日始婚文
孫學思。又似爲尚子平贊其嶽遊矣。學思者。余初卜
相攸。而中失之母。不第門牆余。仍葭莩余也。倘亦以
其人之不近富貴利達。而存之耶。然而母自生富貴
自行富貴。自老富貴。直無富貴之心。耳。信國嘗安聲
伎。而疊山之妻。亦幸不食草木。母曩者費十年之功。
爲師置女樂一部。頗極選鍊。而何居乎。一旦決去。學
思語余曰。前以助太傅東山之遊。後以遠衛尉金谷
之禍也。避矣。于是師不第爲王處仲。亦爲白香山。而
余則旣爲戴崇復。爲彭宣。各自得也。而母意乃淡遠。

不可測識矣。母善用富貴，又善不用富貴，而後可。不出于求富貴，其所以裨吾師者，蓋多乎哉！抑帝王之子孫，爲庶爲青門可也。有客白馬，猶善之微姑姊妹之間已矣。母將以此告同姓之有須眉者，論語曰：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而天保之詩則曰：如松柏之茂，後彫之義近嚴茂之義，近和嚴之間，乃成其固，乃成其久。此余所聞于師者，卽持而爲師母壽。率斯以往，雖更五十年，猶未有艾也。麻姑清淺之說，豈如阿閭之一見而已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壽閭翁師八十有六序

歲庚戌而吾師閭翁先生春秋高八十有六矣。自國之元老壽之郡中，搢紳無少長亦莫不壽之。豈惟是門下士爲然？然門下士之所以獨堪任爲壽者，曰親也。久也。親則不妄有推尊，久則能服其教而不悖。仲尼之門所以爲知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者，亦若是則已矣。且凡壽之爲道，必其有所加進而無所損失焉耳。有所加進則若衛武公之九十而好學無所損失，則若周文王之百齡而純亦不已之兩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早

師旣已得其年，又盡其道，寧僅僅以長生久視爲奇特事哉？疇昔之歲同郡浮糧請命不得師，必欲始終之，是爲人之公也。念佛一會他家容有作輟，師卽不然，是自爲之切也。以爲人而後自爲，因以自爲者爲人。此其心有如佛心，則其壽亦當如佛壽矣。佛壽云何？無量之謂也。使壽可以量求，則長壽天不宜爲佛所劣，而世間之恆祝有取三多識者，反三苦之亦獨何哉？或曰：師宰相中人有壽世之具，固宜自壽。則夫三代以上伊呂畢名，皆年踰百歲而皆無一日之去。

其官亦太勞苦師致政幾三十年雖飯不忘君無改
家今似高于伊呂畢召一等或又曰師神仙中人李
樹同根壽似其祖則此地仙才猥多左挹浮丘右拍
洪厓且不足道惟我南昌許仙百四十有餘歲而後
上昇其誥曰高明選仙太史師之官職嘗近之其爲
教曰淨明忠孝師之所持何以異此且淨明忠孝四
言微獨師不之異卽前此周文衛武亦不之異也異
則有所損失無所進加去壽道遠矣師于是時惟以
恬養智躁慾都捐安常而處順觀變以俟時無有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益生之爲也然而惟不益生乃所以不傷生坡公有
詩曰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師之樂天豈直山中人無事靜坐之比蓋其廣
博而精進與他人日劫相倍抑禪家所謂不坐無事
甲裏者也于是則許祖之百四十可攢簇而得之而
况其引之而彌長耶小子寬以歲例祝師往往多出
苦語今年乃有以知師之樂處蓋苦是小子之情而
語復上逮樂是吾師之實而意更下連是則孔顏未
有不同樂也樂在智分壽在仁分仁智則師兼之而
小子亦能言之可不效尋常爲壽之禱語矣

爲饒季玉暨孺人李六十雙壽序

處末法之年而得壽命之理者尋常僅見之至于世
家則似未數數然也界岡之饒氏朱紫相望豈不誠
世家已乎然詳其人物無慮皆貴而能謙富而能儉
寵多族大而能無炫耀矜張未聞有如晉樂郤氏之
爲者以故得全全昌蓋亦非盡由天之所厚而我季
玉年翁與夫人李乃今並以週甲來賀是在人生稱
壽之初亦分而家休徵之一可謂之常事矣及考其
所以然者致之有道而不謝生于自然享之有道而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不空勞乎大塊則未可謂之常事也直可謂之僅事
矣異時崑園先生與映垣先生業明先生同舉次第
成進士俱致高官天下稱之曰三饒而季玉爲崑園
先生幼子產乎鼎貴之後戒庵先生以弱冠掇巍科
久之乃捷南宮膺華選作叅知而夫人爲之長女生
于甫貴之時是皆未嘗見有人間約固之狀者也夫
約固亦何狀卽論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與其
不遜也寧固而司馬溫公曾並引之以立訓辭余有
以知其狀之不惡耳且其狀卽可以不見也而其意

獨安可以不知耶。屬損益卦義，回互難明，軒冕梁肉，有時不來，淵實丘夷，無端相代。倘于此際而不講乎安身立命之方，顧得少爲足，擬自詡以天下才，則天下才如管子亦足矣。然遂行奢僭之途，而取器小之目，猶著書立言，謾于人曰：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也。此其所操，視季玉與夫人所守，相去亦何可爲道里。昔人之恆言曰：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此不宜以名求之。第以實求之，實求之則不必有其事，而惟有其德，卽既有其德，而又不必有其色。當劉宋之興，故嘗藏微時農器于廟，以示子孫。及文帝見之，而不懌，至詆以爲田舍翁。若此者，季玉免矣。卽王謝耦耳，而謝道韞曰：一門諸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昆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此又夫人之所不出也。若乃春秋垂六十兩，戒義命俱得不慚，人道陰陽亦復無患，則伯鸞之與孟光，且不必攜手出關，五噫之歌，或可無作，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凡諸葛之所以誠其子者，抑何嘗不與黃母共之。蓋自崑圖先生早背季玉，而夫人之來歸，止于逮事太恭人鄒夫人，亦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望

謹乎其爲子道也。婦道也，所由與純綺膏梁相漸甚，淺而庭階蘭樹，長養成就，則又一往而淡。今嗣君某若諸孫數輩，森森繼起，殆將使後日之接跡，一如異時之蟬聯，而型萬公先壯興朝之風雲，蔚宗氏再修世霸之壇坫者，仰而睇乎季玉與夫人，則固儼然諸父母之位也。甚盛季玉滿泰，在庚戌之正月，夫人滿泰，在己酉之二月，其觴也，或豫之，或遲之，無不同食同食禮也。豫之遲之，亦皆禮也。于是筵上之賓，招手謂余曰：子之先大夫故嘗附三饒之驥尾矣。子于季玉當視同生于夫人，視丘嫂請試爲辭而授酌者，其尚善辭哉。余時不敢以不文讓也，乃質言之，如右，雖其指趣尤近寒儉，亦冀有以贊乎高明者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望

宋母涂太夫人七十壽序

在易坤象爲母而其彖曰德合无疆母名起有子也。凡其功能必從子而見无疆之義不盡乎命曆年齒之間顧多壽亦其首徵矣新矣占豫章之坤方而是歲戊申盛德正在坤土則宋太夫人七十應之適舉觴事于端六日蓋猶是用六之兆乃同里諸君子以暨卜初先生咸屬余言侑酌余手不操金銀管其又敢與知形然而人于七十也稀之稀之以其偶然也余于太夫人之七十也恆之亦僅之恆之以其固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而僅之以其無窮也太夫人氏余既得與焉如同物瑞見乎台系其當年作配于太翁繼峰先生實當補處之位此坤土讓良避東北而居西南之說也先是羅太夫人有子二曰琬洪則惟太夫人爲之致養而所生子曰越蒼琇養道一也其孝道有不同焉越蒼遂捷西戌兩闈成興朝之高第進士以大顯揚于太夫人賢貴兩分宜其尚多取之而亦復有少取之者則太夫人之教然也夙溪之先達林立卽不言宦蹟寧無家法哉而在今日獨有所不可由假令越蒼而

必爲三公捉鼻者因與時俛仰以僥得之則雖直躋莊靖濟川兩公之班太夫人尤以爲不似越蒼乃守令于泰順斗大之山城太夫人未嘗一日就養此其意可通識未幾何也越蒼以治賦失額竟歸政焉而還子舍是在時論容有所用其未足而太夫人顧于是乎開顏何也人臣之誼能爲國計者則其功高能爲民生者則其名美功名等而仁忍分猶之乎人子之誼孝等而大小異矣太夫人曰吾甚安吾兒琇也古人有母知廢知興是應無所取爾卽此鄉之理陰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教者若剗薦但以供賓晝夜止于勵學恐亦未足爲太夫人前輩也是日也賀客滿堂曾孫競奏仍操淵中九節蒲雜泰順之祝詞而鼓歌以儔之蓋坤道之所爲養人者博矣其自爲養亦全矣區區蕪文以引年而進雖其固陋尚不失鄰封人之職乎

溫敬如六十壽序

人材之至數悉本于河嶽之英靈非有紀極顧或時當草昧地在阻澁則處通達者鮮不以是爲龍蛇所居人神雜揉者也而豈知異材更產于其內如寧都之有敬如溫翁非耶夫余固未得見翁之面也而既以異材聞耳矣遂際會貞元題過甲子乃者適其初度間氣聲鍾余踊而願爲之壽矣或曰不見其人祝其壽亦可乎余曰可哉是有名實凡尋常之物耳目所玩如鳥獸之自去自來草木之自榮自落卽未有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以是而賢之而余與寧都之黎通族壽于黎余又以是而親之賢之親之壽之可矣乃中翰騰秋廖公與翁爲僚壻極口于翁事多可述而志而騰秋嘗以六書之精微動萬乘之簡枚帝義臣顏知遇非常又異材之有著聞者也以異表異以奇言奇余壹以是而信之信之壽之可矣余乃忘其固陋約畧爲文如酌西江之水以奉于章貢之源不足爲之裨補而起視今日大清制世廿有餘年放牛歸馬百度維新蓋無論元氣既還舊德可食而太真秉燭龍蛇實無遜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形北正能官人神已有定位也舉觴無算藉手騰秋則余不敢更僕焉而致噴飯

壽聞翁師八十有三初度序

莊周嘗引仲尼之言以爲人生有二大戒曰命曰義而其道總歸之于君親人不能了君親事者必未可謂之能了已事而于義命得全卽知其于年壽得久矣吾師閔翁先生以今年八十有三歲觴者遲遲蓋冬春之際先生居里門久之曰有事于建坊其建坊者何也初先是通議公起儒而終隱有孝德名不出于鄉閭已用先生貴累官至通議大夫而巡方使者嘗上通議事狀于朝則烈皇帝天誥褒之目以孝義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四

先生廉廉然而頌義也夫通議公孝矣而其事微而能顯則惟先生之上錫之先生孝且忠矣而其跡詭而能正則亦通議公之下教之忠孝之大節既始終回環于先生之一門而天之所以報之吉祥善事若翁壽無有害者宜篤于先生之一身矣先生其繼自今未艾有如老尉簪鏤踐歷商周之兩代其事固與其人俱存而朝典家門諸所關繫無不整理亦豈僅僅爲伏櫪之志秉燭之遊已哉小子寬脩祝先生實有歲例而以非言語之才其設詞不免瑣屑乃者知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辛

不專爲小子而彈琴以鼓蕩之什矣小子視後時而詞連于祖乃爲文發端矣援莊周者何居蓋以周爲老子家而猶能明忠孝也其作內七篇惟見之人間世將以爲人世事理盡此矣有如吾先生之所爲者誠人間世所以常存不壞卽物論可不必齊而養生之主德充之符必于是乎取精逍遙之遊亦必于是乎取大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壽朱連山六十序

人材至數與族姓相表裏則天潢一派安得不爲瓊之圖與鄧之林哉夫非獨矜其貴種已也而帝王之家之學亦必有與韋布不同者記舒魯直嘗爲余言朱伯源賢在無雙之目伯源卽連山先生初字余因魯直始得定交連山與之習三十年知其于書無不窺要歸有用河間之所謂精學好古實事求是庶幾近之乃旣幟文壇終阻一第或往往射目中脣司衡者樂以摸索連山不得爲愧連山自無遺憾也夫三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代之英勿論已其後如劉向未始對賢良李白不必奮揚屋此亦人所衆著惟趙與豈爲子昂父初資門廕累官至侍郎兼知臨安府然後乃賜進士出身子昂自表其家無謬而事則罕觀當由世制重之非其人卽以此爲重自啓禎之際宗科旣舉而諸科亦副焉宗室子孫莫慮不仕宦者願以天下之大得人特盛于吾鄉吾鄉之雋者非輩數之士也立連山于其間則無論抗衡伯仲而人必爲之屈第一指如介弟天中先生早登兩榜爲世名公猶師門內此可以知

連山之大賢連山乃僅取明經薦辟考中司李銜而去以六月息未幾何也時事非矣憂患展轉遂速稱耆問朋儔之得至于斯者何人其至于斯而更得以優游而盡年委隨而玩世者誰氏蓋亦甚寥寥也乎無文章之氣則薪火不傳有功名富貴之心則風雲爲幻此皆非連山之所處連山第食于毛穎之封邑而取其雞林之定售種瓜不勞茹芝自足榮木之念正在蒨時乃能使耆英一會儼然未散賢嗣柱更能爲之文而乞言斯不待于鄭煥資聖院之一繪矣抑

達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連山之所爲陰行善者尚復多有託于人事不必其自己出亦不可明言也漢之皓者雖有定儲之功顧以一見爲劣反使留侯得用其陰何哉下此如徐庶不畫一策則食人之食是慚蘇綽馬周皆以作奏得官則又因人成事之不免由此論之然後知連山所爲行霜而無跡其歷時之久則桑海等觀作務之勤則流水不腐而資身之物受少辭多則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之實也余分在金蘭而兼于姻婭微有所窺見敬書之以代華封人之三言

詩園翁師八十有二序

先生謂之歲製一文爲壽者蓋將以紀年而盡年也紀年存乎其數盡年存乎其道舉數而道可知是則八十二不足盡先生之年而先生之所以盡年者于此亦何待置而不論夫一歲之中天道人事常相與共爲遷流凡智不能見其交但能見其異耳乃今之先生無異于昔之先生也精神大而堅性命守而審今之先生誠無異于昔之先生而天下歸之千秋之業者已久日論月纂其富至可以敵他人之一生先

達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聖

生有何不得于世者乎先生所不得于世者作相黃金多子弟爲卿顧此三物抑皆其外末也而或受實辭名或可以不需或尚復有待先生何容心焉若夫咎譽之有不有則先生亦所不能笑罵之由人則先生亦所不取此奚俟智足以知聖人者而後言之矣古大臣如伊尹太公畢召以下至于張蒼范長生之屬皆往往得年百有餘歲其高下之等純駁之致可無悉數而獨考國朝典故則爲年八十二者胡忠安公以大宗伯請歸王靖遠驥以大司馬再召此兩公之

事于先生何似焉先生二十年前早已爲忠安所爲
不在此日而此日設復有如靖遠之遇則未知禁中
頗牧之足以煩先生乎必坐而論道若鬻熊之爲文
王師不然亦若衛武公之爲周卿士也維帝有心蒼
生有眼龍門下士甚不佞奚取而贊一詞是歲爲丙
午元七之日先生反里門某先是亦養病于鄉相距
遠不及謁賀履端其下浣先生來卽爲三詩以見招
令之侍側梅花下某和詩先生再和必倍其篇章而
晦日更與愚山伯衡伯璣諸公唱叶成帙出而示某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彙

卷之十

序

彙

學節不休是何閒適之若此也昔聖門兩與言詩無
不有薪故之理賜知其新商思其古今夫先生所爲
與某者安在乎謹書之以備年譜之一則

壽羅懷德序

懷德羅翁蓋可謂之有道仁人君子者矣余與之同
住閩閩跬步相距朝夕出入審其所守規矩不越爲
巷無居人之詩者十餘年而乃今知其以一楊生時
攬揆初度卽匪旬期何能已于頌論羅實右姓望我
豫章其自仲素而下代有聞人大率皆能依于孝友
金紫銀青雖頂背相望不足爲之引重懷德有割股
救母事余初未聞由其自祕及讀天英序始爲之正
襟而嚴之再爲之擊節以咏之作而曰是其人也當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彙

卷之十

序

彙

不止乎宗族之稱孝者其在孔門公西華之事親如
與良友處曾參之事親如對烈主兩者不出色養敬
養之外割股助于後世而奇情則過于古賢使聖人
復起知必不以爲非然其所以能自壽者何蓋由儒
者之教孝盡乎仁仁足以壽矣而佛氏持孝爲戒故
無量壽歸之道家則奉斗間天子謂之孝弟明王元
氣混沌之未清長生不足註也斯豈非三教之達理
乎劫灰以往萌隙不無誰知誦孝經而卻賊者第能
主懷德以大是正于斯人于天下之生亦必有裨補

無殘傷耳。方今之時，爲吉甫之燕喜者，豈不猥多。而張仲孝友，何以未在此會也。余願爲此邦之文武告之，而因以爲大朝之安車輿輪而相祝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黎母張太孺人壽序

朝典有世相襲者，母以子貴，而莫爲貳尊，乃得稱太。其太之非以年也，得年之道，與慶年之禮，皆存之。今日者，太夫人正其名號，非僅僅謂之，而然以有愧。曾宜嚴兩公所奉書，在顧不口，是累焉而益高者乎。又不曰是駢焉而益大者乎。駢焉而大，止從其貴，非從其年，累焉而高，則惟年乃得至之。卽先爲太稱者，亦非年不得受矣。雖然，此直以歲月較量，既其事未必既其理也。福德之致，司之自天，取之自人，助順增美，以頌效之，而稍近于文，不如以祝效之，而特近于情。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其祝多者，其報必不少矣。愧智理于信州一郡，旣已民自不冤，而督撫若外臺刑獄之政，上逮于朝廷者，莫不倚之。轉漕之關于軍國者，又倚之。轡帷所駐，珥筆以從其數視，羣公恆倍由其才大，庶幾乎邁種焉。宜嚴昔令南昌，則最于江西，今守壽春，則最于江南。北亦各能修近而行遠，治偏以舉全，清華之席，次第踐登，不相爲難，且相爲倚，則夫彭蠡淮海之所流通，五老八公之所拱揖，以至九天閭闔之所需待，孰不

爲兩公頌卽就。不爲太夫人祝者。而況其季公又將起科名。大家世以鼎足于槐。曾宜嚴之間者。又可拭目而俟耶。抑有進矣。食肉持梁。懷金躍馬。外沈酣于聲利之場。以冀內奉其所尊親者。甚非兩公意也。官中之物。無一可以爲太夫人供。而其所施設。則無一不可爲太夫人言。以令太夫人喜。豈惟若雋不疑之所平反而已乎。仕宦一途。苟由乎勢位富厚。自多登高臨深。行危履闇之處。愧曾宜嚴。皆不出此。此其所以游刃有餘地。若庖丁之解牛。然者卽其所以養親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而盡年者焉。乃太夫人自勤儉而外。更無異操。自忠孝而外。亦無他訓。何嘗于末貴之日。私自許與曰。吾兒應得鳴鼓角。如王敬則之母乎。又何嘗于已貴之後。致極矜慎。或梓其子。碎其魚。如陳堯佐之母乎。又何嘗于致貴之理。守貴之術。而屑屑然曰。兒必貴。直未知所與遊。何如人。試與王魏輩偕來。如王珪之母乎。所不必如敬則母者。太夫人無妄想也。所不必如堯佐若珪母者。愧曾兄弟俱能事而善交遊也。然愧曾兄弟自今以往。馳驟天衢。秉鉞執政。至于宰相。靡

非分內之得。爲太夫人封國。原其所起。當不出乎江以西。而計其時。亦當纔大耋耳。眉壽無有害。得年之道。又寧有窮。某以宗衮之欽。漢大母之愛。祝之以詞。似私也。非私也。乃令鄉國大共之人情。而通之千古。今相襲之朝典。以志其盛于滄桑。所不得變。視他年之撰述。據義未淪。而文身盛衰。誠不知其何若矣。太夫人應爲之發笑而加餐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徐元定母夫人張七十壽序

壽母之文見于闕宮之頌蓋詩人所以美魯僖也是時列國諸侯豈無各爲之公夫人者而惟僖公能以其美上逮其母則其道必不止一從伯故宜大夫士庶有足述焉且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傳嘗言之而貴可相爲也賢不可相爲乎賢可相爲也壽又不可相爲乎科名區區自非人間極則事矣而由吾友徐元定衷然舉首以來鄉里之人卽無與知乎朝楨國器亦莫不彼此稱賀而若其身有所遭逢與家有

建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所受賜然者何也誠宜之也太夫人者芝草之根醴泉之源也乃以今年開八泰而初度適接乎佛辰則凡有聲氣能言語者咸思爲之奮舌篇章猥多約其大指必佛之也先必母之也然而少小于元定者有人焉等輩于元定者有人焉長于元定若尊貴于元定者有人焉何以母之且無不母之也亦曰其宜之且無不宜之而已矣夫魯僖公之宜大夫士庶必也成風教之而太夫人初生厚溪名族父伯起先生固已湛漸于學問禮義之際及其歸太翁叔獻則同侍

文穆公于潛江官舍元定產焉造物者既報其人之天矣文穆擢爲臺官而不祿太翁屢驟名場又不及見元定之遠是中日月悠長事會無極莫匪太夫人持之然則其教于元定何如也劉薦之母教子交遊盡荻之母教子文字范滂之母若讀范滂傳之母教子名節太夫人蓋兼之而出其上元定既得第意念淡常有以自下所謂愛于親者不敢忍于人敬于親者不敢慢于人耳桓元則豈不曰智而旣難爲作下復難爲作上且無以自解于令妻荆棘之材溝澮之水又孰有過而問其根源者哉以此論之元定遠矣而其上逮于太夫人者無窮矣余至不善佞使濫竿其說于羣公之前亦惟曰旣多受祉古之言也非我之言也遂終舉以爲頌焉黃髮兒齒殆壽無有害皆非我之言也古之言也復連引以爲頌焉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壽太虛師八十有一序 附詩

夫治文而爲壽者厥有二義一可以知行年之所至故滿十爲袞袞必函文也一可以記合離聚散之時故齒尊于鄉去鄉則已也此吾師之教然也虞伯生乃謂古無相壽以文者而獨于尹某八十九十連壽之似乎以爲破體則詩書所稱壽考作人與夫天壽平格者何居師猶之親亦猶之君者也年不可以不知更不可以不祝故顏淵之于孔子亦步亦趨雖至其轉徙流離猶繫心于子在祝莫切焉而家語所載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弟子姓名之下必以少孔子若干歲爲言無一闕畧則師弟子之相壽者例起于此矣師昨歲八十春秋賀者合鄉國取次達于朝廷將必有安車蒲輪之徵養牛上尊之賜而某以居憂詩歌不能成聲禮固有所重也未幾何也師爲揚州行某雖復彈琴懼今年之不得奏于函丈之內矣乃履端月杪師卽遣還及于茲日某安得而無辭某惟在曲禮八十九十曰耄其解耄則以爲僂忘非美辭也然而曰倦于勤者似之矣若夫好學而切磋琢磨之具舉者亦可謂云爾

于夫倦者其時而不倦者其心卽好學者師之心而何知師非學之地師于道德文章間固日有孜孜也所謂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者非耶人倫之事則謹修之無私壘斷焉外至之物則隨順之無怨惡瓦怒虛舟焉然無私壘斷而子弟實有富貴之器無怨惡瓦怒虛舟而再三忌其橫逆之加此則平格之道宜爲天所壽者師有之矣長養人材無間終始如某固不足比數至于兩熊子之得第皆師所手植使其躋倍而愧虛然且口之津津喜見于大宅此則作人之道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宜爲人所壽者師有之矣若其集成四部月課一編好學不倦而足以自壽者豈耄忘所得論卽曰能忘不過是利祿之同欲者也恩害之異情者也性命之理學問之物詎有忌哉審是則師之自壽蓋高而某所爲合天人之意以壽師者亦必有加于伯生之爲尹某八十九十者矣師復教某曰晝夜之道不可知乎堯舜以來爲朝此宜爲夕平分陰陽吾與若俱爲嚮晦而能勿隨時然先儒有言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由乎其道則無昏不由乎其道則亦無旦故古

者以老而好學。謂之續晷之膏。而日月燈光。鼎足爲佛。王荆公嘗深避之。是知師之所以自壽。若教人爲壽者。實有繫于中央混沌之先。而貞乎千秋萬世之後。不僅以百年大期足當長算也。某作序已乃重宣此義而系之以歌。

先生教約相爲壽。後此哀文百十篇。文泰壽泰名本同。不必官秩與之連。曩作蓬梗聲利場。欲話白頭少。因緣歸來桑梓仍無恙。春風自共桃李言。兔葵燕麥亂動搖。春風去去過江曠。風之過江雖有損。又裝書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兩逮春旋。是時老子纔攀樹迦文。一手指蒼天吉事。大集惟蓬閣門內濟濟多新賢。舊種桃花乃更笑。後堂女樂何不然。雙脩性命諸有空。往往佳句合漢禪。衣裳製度自古今。畢竟忠孝爲神仙。此意不可俗人道對酒當歌。小子前八十九十豈老忘原來精進學。問年叔孫何云三不朽。終日無非一乾乾。堯舜曰旦今日昏開闢。以後陰陽平。先生愿之良已熟。敢保燈光無異日月懸。

李聖果世兄壽序

師園圖先生八十春秋高。則世兄聖果亦以是歲年四十矣。在禮四十曰強。而仕猶衷處乎蚤與遲也。兄獨于此優游。如有待而絕無所用。其皇皇顧養志則未頗闕焉者。何余及師門久。詩禮同聞。度師之所以爲志與兄之所以爲養。豈不卽在于有待而無皇皇之間也乎。鼎革以來。故家流風蓋有大不可問者矣。吾師嘗爲先皇帝山陵謚號諸鉅典。周旋俛仰一長春官畢事而罷。遂反初服。兄于是時則猶妙年新齒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六

學成可試也。女之未笄。未字者。固不禁其笄而字也。乃終于不笄而不字。是何如之堅。曰乎中間循名而爲兄推轂者亦多。有人兄第一視郡文學。取其無宦趣之濃。而不遠于尋常肄業者已耳。其後乃休舍就餽。庶得丙科丙科可居甲令。又改則是兄之養晦殆兼知幾起而求其旁近相爲鼎足之族。得雋者比比天下之網亦未嘗闊焉。夫其爲命與倖實不可知。聲名妖孽任人相謂。自兄下視之。譬猶自天雲而至于糞壤也。兄賦性特介于世多所不可顧。寡言笑屏交

遊而宗族鄉黨翕然歸孝弟廉潔之譽兄其可以無
燕乎兄先是艱子而比復宜男吉夢疊見兄其可以
無樂乎兄曰吾可以無燕而正可以燕也可以無樂
而正可以樂也吾其轉壽之吾親而已矣準明道先
生之訓生日而逮親者固宜飲酒作樂也而況其親
且期頤而子又以明德爲上奉者耶夫養志亦恆言
耳詞雖近乎進加事或存乎減退兄惟處姜肱袁閔
之門地而能厲孺子幼安之操持所以謂之極難卽
所以謂之極盛當斯時也兄之兄子述聖文彩風馳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士大夫莫不願得而友而又能爲叔父請壽言以從
事敦本三公內紹不在于兄必在于兄之兄子紫羅
囊嘗懸安石可以勿賭而去之也而兄之所致于吾
師者別有精微而不假外物潞公固高會于耆英及
夫不少憾于元祐矣

壽周母金太夫人六袞序

人間得意之事遂莫有大于登科者乎非也抑爲人
子者藉是以顯親焉而已夫顯親不一家有道德之
粹有功名之高有文章之盛是古之所謂三立其大
要不繁登科而以登科爲地者僅得半焉非若致養
其親者之全繫乎此也然以養其親而得全以顯其
親而亦得半宜君子之不廢登科矣午榜放而稱僑
於千百二十人之中者爲清江周子新臣于時典考
卓公示余聞牘竊望光芒熊羆欲上此其後耳而先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是余亟言星命劍華龔子時來就質則令書決科姓
字嘗首新臣比其驗乃謂前知而余以爲亦其後耳
夫推闡牘而至星命如海之于河也顧豈得謂河源
哉已聞新臣有賢母金然後知其發祥之本矣已又
聞母壽六十誕彌伊邇而新臣甫聽呦鳴卽歌來詠
然後知其反生之樂矣龔子乃更謂黎子曰爾詞之
詞之有溢美耶是其可賀者多矣而賀其子者不如
賀其母也其尊有統焉也其開有先焉也母族洋湖
爲少保文靖公之後裔而不以貴種驕其歸于待封

君武伯爲繼室而不以補處歎若此者尚未及乎母事也而有母德矣及其視先夫人之子一如己子而均在桑之仁教其子而求式穀之似若此者始可謂之母事也而兼于父事矣有母之德故宜以令子相報有母之事而兼父事故能以令子自予還以自壽于是新臣今日之遇合與母他日之無窮皆在母意中而不爲幸也奚屑屑焉以地靈人指閭皂而徵符援玉筭爲叶瑞且借母同姓女子瑤池之觴而相奉乎若夫彤史之在吾鄉者則亦得而舉似歐公之母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完

乙未則母生之辰矣禮部之與大廷新臣猶能取一此卽無論星命實由母造而聞牘已信于卓公者余不過爲信之于海內蓋顯親之始基亦登科之究事余其何敢辭鵲佞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辛

壽王母魏太夫人九泰序

夫爲人子而欲其親之壽者性也亦有命焉爲他人子而欲他人之親之壽者類也亦有數焉適當乎亂世之相尋而高門之必墮則曷不比長壽于河清哉而乃得應地以爲無疆登堂而見上瑞斯可謂人倫之極隆要亦天道之所獨厚于是魏太夫人開九泰矣是余友聘君王士龍之母氏而明初先生之元配也先生起三科遂于通顯而躬備盛德功在海外名在俎豆之間始終惟太夫人相之其族則尚書敬吾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主

勤卿澹明兩先生之所自出太夫人雖在女姪行乃其賢貴堪爲之鼎足所產士龍暨 各長養而成就之使得世其家學至于白頭蓋三從之事莫尚焉又其若約能豐處腴不泰教家以嚴待下必恕種種美善彤史未可勝收而奉其先太恭人亦嘗至于九十食報以齡固宜爾矣然而十數年來爲田爲海有麻姑上元所不能知于是時也得無金革嘗聞于太夫人之耳烽火嘗經于太夫人之目盜賊嘗震于太夫人之鄰而內外之屬穉壯之儔亦得無蒙不測而

足以傷太夫人之意者夫是固余家若他家所共被其酷乎乃太夫人王家母也王陵之業士龍雅不欲修太夫人亦口不言興廢以自重其所保是故士龍爲老萊子而侍于太夫人太夫人猶然孺色未幾士龍且爲榮啓期則太夫人年益進矣夫士龍以人子之職而自致于太夫人凡我同人皆爲人子者亦可推其意而共致于太夫人自致者性也而卽得之于命命又得永共致者類也而卽得之于數數又得多因是而舉酌者之辭道其固然亦可一歎而成無增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主

累而已足也而里黨諸君子屬余攝祝將以余知言而能佞乎抑以余母八十士龍且賀余余宜有報章乎抑亦以余淡士龍而詳母德乎必也以余深士龍而詳母德也夫余從硯北與士龍遊肩隨之三十餘年而乃今亦相目以顛髮此誠不可謂不深然余與士龍矣蓋余不能逃名而士龍則能逃名余不能混俗而士龍則又能混俗猿鶴之無驚則太夫人適也崖岸之不立而嬰兒之是爲則太夫人權也庖丁之解牛也得其道可以養生而亦可以事親是士龍所

致于太夫人之謂乎。而余之畏者復轉而爲羨矣。然余先大夫嘗令桐城有聞。而明初先生爲之媲美。及明初先生嘗視權南閣。余亦步趨而不免。嗟後是則余豈與士龍無處不有。孔李之誼也。而余之所畏而羨者。特在士龍養生事親之合。士龍持此而奏于太夫人之前。太夫人能無色喜而爲之引滿乎。夫士龍不仕而多所歷聘。道德高于官宦。又有令子繼述大國之封。方當輻輳。余故于其母氏而太之。亦有名實非苟爲諛而已也。而太夫人家有南嶽之舊牒。士龍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至

矣

家有瑤池之典。文座上客多能引之。余不爲之瑣綴

壽太虛師七十有五初度序

處末世之道。與夫處晚年之道。蓋無有二。其所以然非貴乎任運而恬心者也。勵思初之志。則可以處于未矣。持早服之常。則可以處于晚矣。此其說何自聞之。聞之于吾師夫子也。夫子由少壯時負奇策而載盛名。遂踐更卿相。閱世古今。今春秋七十加五。故我無變他日好吟詩。今亦吟詩。他日好飲酒。今亦飲酒。他日好葺園。今亦葺園。他日好悲歌慷慨而談無端。今亦悲歌慷慨而談無端。凡若此者。未嘗不進小子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至

元寬共之。卽管絃絲竹。無拒戴崇。他客則罕有升堂而入于其室者耳。顧嘗自惟小子之于學也。如不肯竟之于仕也。過涉焉而已。曾不濡足。以是于夫子之教。猶在得皮之分。終鮮求精之功。乃今日而後見其無窮爲終身誦也。豈不曰遲之而又久耶。自滄桑既改。及門之徒。雲委星散。夫子蓋復收我如保抱而重之以婚姻。其進人何無已已。此見夫子之所以立教。將不欲引之而趨新。將欲掖之而反舊也。雖然。夫子步步步夫子。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則固睽乎其後。

也憶夫子開六藝其時在朝扶龍卒體痛以敷天于
是小子無緣申其一辭之贊踰二年始得爲文而序
論之及夫子七泰雅遊西子湖寓詩而止未復奉觴
弟子職抑何闕畧乃夫子不以爲過也又下施焉當
戊戌之八月小子亦年六十加二則夫子遠從通德
里門爲遽而貽之華篇寵之莊誨大之以陶鑄而若
與之爲切磋至引三教中所互相爲師者而進之進
之益高矣顧豈小子所可爲當仁者小子竊諦夫子
之微旨以爲教必無不教之一日學必無不學之一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奎

日相長必無不相長之一日所謂君子守此終身焉
者乎人倫之事莫不以初爲真而以後爲至後之所
以爲至者用其初耳故舜之大孝五十而慕親文王
之止慈百歲而與子夫子之文小子與齡之意也而
無名在惡子之嫌小子之記夫子孺慕之態也而無
更求他師之矣此其爲道何間初終又何分盛衰若
夫韓退之喜聚徒衆抗顏爲師乃夷然曰世無仲尼
僕不當在弟子之列則相長之義或乖又鰥鰥然曰
未知籍湜輩之能不畔去否則初終盛衰之故曷不

計之于鮮也以此思之夫子于是乎瀟灑矣而小子
之結髮從師白首北面者亦庶幾于禮矣夫子昨引
退之師說以相況故復爲之求詳冀有所發而至于
顏回曾參之喻則小子終非其質然夫子自有文孫
述聖更能爲詩而誦夫子其文章成一家言而作字
殊饒龍躍虎臥之致則小子所嘗見其坦腹者也比
于仲尼之有子思名實俱稱而使小子得退而班于
子思之門人焉又豈不甚厚幸夫中庸之禮不息之
誠必也子思氏所能爲紹聞作祝及此意在明道兼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六

以論世匪直爲華封最後語而已

壽太虛師七十有六初度序

先生自吳越歸來益進元寬無已約之歲相爲文而相爲壽乃先生之謂寬者既至于再寬纔一頌焉則寬私心正復竊有喜懼喜蓋喜夫更得間而爲文以言先生也懼蓋懼夫爲文之不工而終不足以言先生也雖然亦喜如約而亦懼失約于是先生春秋七十有六矣其年彌高其德彌邵其心彌冲其氣彌下其屬望後賢而稱道人之善者日有孜孜汲汲近見長汀黎子槐曾詩也好之既而見故人子熊子漢若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試讀也又好之遂在舟車中手二表不捨寓語寬曰無幾何也而得此兩佳士殊甚大快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樂勝于王天下此蓋與先生同指而先生則匪直于大根利機者是收或于小根鈍機者是拒也才之如槐曾漢若者必難以枚舉矣寬至無似猶內柴焉少所可多所怪先生乃亟許爲知音唱出而必令酬文成而即使定何其亦有書歐之嗜乎他日者先生嘗刻四門人稿而寬已濫吹竽年來先生做洛社法爲五君之會而寬復叅末座文章名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位寬皆不能出人右顧得在于雁行之間就其夔進鵠立之次是先生假借之也譚友夏者四門人之一也雅故本有盛名先生序槐曾詩而舉似焉卽似焉矣乃昨秋之爲文以謂寬者亦引友夏豈曰寬亦終逮友夏乎蓋歲製一文以發榮先生其說起友夏友夏既不能踐之而屬寬以代之寬實以不如友夏文代之而先生反以勝友夏文易之且先之倍之故曰先生進寬無已也初先生之謂寬用教學相長師友互爲之義而昨文則取于雲草玄仲淹設教兩事以相勉又微示之劣楊而優王夫其優劣之分可以跡推則寧直先生不肖爲子雲也寬亦不願爲侯芭惟是門牆王佐教思雖曰無窮而其人誰應房魏假有房魏安所施諸庚子亦奇歲也學識者或以爲百六之期或以爲四七之際二說要歸一理杜少陵司隸南陽之句非不奇特歌聲小緩未識尚可以三復乎蓋杜鵑再拜重是帝魂有徒奉其名者矣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乃實修其事者矣南遷一識史家謹書之謀適不用勿謂秦無人今遂已高臥十七

年其爲諸葛之草廬爲希夷之華岳俱不可知于斯時也否則既極當歌對酒道古思初則先生與寬所同成就人才接引後學有加以寬爲之隄始者則先生所獨詩亦有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故寬由先生之作人以斷然于先生之壽考也山不讓土壤海不擇細流其何壽溷之有若夫服食長生之方神仙御女之術先生亦姑寄焉複陳之何足以啓花前一喙

壽閭師八十有七序

今天子御宇之十年而吾師閭翁先生春秋高八十有七其歲在辛亥蓋德歲也先是一再奉恩詔博求天下之林賢都人士共推先生爲人倫冠冕可以應書遂轉謁諸臺取次入告矣而或曰是指側陋非謂宦成則不知此典固與憲老相表裏養牛上尊猶不輕爲庶人設也而謂駒必專繫谷鶴必端赴隴耶先生蓋嘗立乎本朝踞大宗伯之座議行典禮一如陶中立之于洪武時茲雖在野亦豈肯學中立之薄參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全

知不爲顧自署號曰耐久道人而已乎先生姓名覆碧紗注金甌殆非一日其不卽拜者有沮焉耳亦有需焉耳今閣學官制悉視先朝豈少先生一頭廳地先生卽非再相由其夙望與再相等年則文潞公之年也然且身輕神王不必經月奉朝請五日至中書王茂弘所謂公望公材先生蓋皆裕如矣又天子新蒞經筵大資啓沃亦必求如先生者而師之賓之伏生之尚書不必藉口于女子若晁錯而轅固入朝尤能爲彼曲學阿世者引繩披根卽如是事豈後于作

相夫君臣之相遇也雖曰人合其中蓋亦有天焉余侍先生習見其念切救時而智優擇主每語及朝政之善君德之美則以爲千載一時喜極欲舞雖我心匪石猶將感動而由是以呼吸通帝座又何間焉在易之乾二與五皆爲大人其九五之大人萬物利見不惟九二而九二之大人獨爲九五所利見今天子不欲求林賢則已天子而必欲求林賢也顧安能不首徵先生先生卽健不取杖朝而天子有間就其室以珍從者此禮亦將見諸施行矣雖然此世事之言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全

未及乎性命之際也先生所爲以世事而修性命者及門之士尤不能少分言之言之則有先生之聞孫在仲尼之聖惟子思是述先生之字孫以述聖蓋名實相符矣余讀述聖壽先生文詩禮而外別著精微其中拈易則以地天交泰是上律下襲之旨也拈書則以洪範九疇且言皇極以君法天三德以臣法君是祖述憲章之旨也及從泰義轉而遡之于乾則二五大人說見於上乃余所謂言其少分者耳夫述聖言其全而益精余言其少而益麤才之不逮雖先一

飯寧毋慚馬齒哉余因壽先生而卽舉述聖所以壽先生者以文其拙先生之無窮終在門內又有進于天下三達尊之目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全

壽呂和仲六襄序

世道有倚伏之時人事在芒昧之會則隱君子者爲政然而隱無定論古爲大小兩目既詘山林于朝市矣後之賢者乃專言吏隱而使譙周馮道之倫與東方朔同傳不亦誣乎夫隱以山林其正經也朝其對反也必求變通惟市爲可而商賈近之自十年來余堅林臥志在終焉亦難爲倚伏芒昧者釣詭而事乃不幸有如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者遂轉徙入市置足商賈間則諸君子某某咸在翔規游渠文雅不乏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金

向者居山所未見也無何而以其石交和仲呂翁六襄來徵祝詞其行誼與諸君子正等其年長于余者四而余特愧夫轉徙十年之間乃今纔得爲翁後進也未嘗望洋而測海乎雖然能言海者必學海者也

能壽翁者必余諸君子命之矣夫壽之道在生生之道在益又在易益而後生增高也繼長也翁之他日揮泉持籌坐累鉅萬是其意乎易而後長生決難也潰簣也翁之于今輒墮畚奪不動聲色是其意乎范少伯三致千金三散千金僅財利之事而不必合性

命之理或者亦負翁前進耳翁三丈夫子數視朱公而其賢者相什伯中子行將以科第顯矣長子世其業而能成就其第使得肆力于學問又能言翁之美善然則天所以厚翁者寧惟及身而止翁爲人有孺慕之孝焉有同居之義焉有好施之慈焉有然諾之信焉余悉數不能終其物卽終其物而其敷詞慮如古今之一槩也卽不一槩而陰德如耳鳴慮其自聞之不欲人之聞之也夫美不勝書將一書之而已翁鄉嘗大旱不應禱翁請而甘雨隨來傳說之爲霖在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金

手旣而恒雨則禱亦如之應亦如之女媯氏之煉石入夢儒者言開閉陰陽翁所不講而其精神格天直比于君相造命區區達生又何足道乃或者曰賈人子不可與言事益我貨損我神此爲尋常進規則得矣造化生心與時消息如翁者卽焉用效此一映蓋翁之于賈也隱也適世之變以爲隨順焉而所以爲不變亦在是翁之先世有大賈三一用鼓刀販周一用居貨販秦一用相人販漢此皆處世變乘其倚伏芒昧而顧確然斷然以行乎不可知之數爲益過多

爲損亦必不少。秦漢之際，是乾坤何等時，而甘以子女蒙犯不祥，恐非大智勇所出。唯非熊一獵，庶幾因人易成。又惜其以八十春秋爲此役，役翁自今却去廿年。余知其所就當不僅如營丘賜履也。若夫灌壇風雨釣竿，玉璫盛德之符，鬼神之事，翁直爲似祖焉。翁昔客浮梁，艤舟登山，以虎爲枯梧，而據之人疾呼翁起，購虎乃奮去，不爲患。此與李廣視石爲虎者絕相反。而養內食外，余至以爲惴惴其于翁奚翅逕庭之相距。夫貨殖列傳，余嘗熟之，至今日而視其兩袖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全

殊未即當王彥方爲難及矣。入市以來，更惴惴有高門懸簿之走也。愈于虎食者幾何？余一聞翁之風，喜談而樂道，儻亦養生于不足乎。抑人有言：海不讓涓翁，卽如海余言，詎不如涓且翁買信貨是篇也。猶信之屬哉，敢以佐觴，幸無噴飯。

追壽傳愛松先生百歲序

在昔有生而自銘若相誅者矣。未有死而爲祝者也。死而爲祝者，嘗于弇州集中得其追壽顧孝廉道通父母七十序。其辭指有抑揚，大氏謂孝廉歸厚而亦謂之過禮。然而推人子之心，第可言企及之已耳。卽惡能爲過哉？愛松傳先生身備盛德而陰之以隱不仕，一時名流轉相稱道，亦容有稱道所未至者。或知或不知于愛松無加損也。迨愛松年八十而其子少山乞言以壽之，所得高文大冊皆成已往，乃其孫俊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全

數復因而勿替，踵事增華，曷不百歲于是海內之知愛松者多矣。亦遠矣。孫之于祖也，視子之于父有差。故易曰：過其祖，非踰越之由。父至祖懸隔一位，卽有過差。救過之法，在于過妣。明子爲父事，必益其過，則弇州過禮之說將不可繩。俊數乎而余請爲解之。亦解之以禮也。夫武周達孝所云善繼而善述者，莫非因父而上之祖者也。今俊數心乎少山之心，所以爲此庶幾中庸，夫亦何過之與？有且夫少山初假南面百城而爲牆東避世，其于愛松不仕益無閒然若俊

數才堪登廟風雲有梯亦復攜其新軸擁其故衣優游于白門紅山之間此何爲者蓋公慚卿卿慚長傳氏免矣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言能孝也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言能不變也孝而不變傳氏有矣然卒藉辭以著卽非辭必不著漢之初與魯生重守禮樂輕得黃金姓名俱軼將子孫微乎鄭君去大夫若脫屣寧不冒奉漢詔以名項籍亦但存其姓而遺其名假設今日而有史公且爲愛松立傳或互見于他傳者則豈其復有此闕漏意者傳之俊數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全

亦賢于鄭之莊耳傳之先故多奇人而度山雅爲余言之卽口不絕琴山先生琴山者紫陽入室弟子幾與子靜分路揚鑣又其鄉有曾傳二舍元兵且至慮無可食若干担非有宿春則曾舍爲手出米樵不給則傳舍握生竹而靡之至今其鄉數里閒獨長靡竹他鄉卽無有兵驚以爲神不掠遂去由二舍之力也余以爲琴山傳舍之事大足挾愛松而傳而傳琴山傳舍者亦可以壽而不以銘誅矣

壽撫軍蔡魁吾序 代張雪舄

上入主中國之九年有事于陟明矣而魁吾蔡公遂以左執法之崇階兼領樞貳出撫江西徵諸前獻則此三官者將繇三累今爲公重席上寵公乎然移公獨座上勞公乎寵貴分也勞賢分也合此兩分可以觀非常之原焉余不佞初從公御史臺屬在下風無所自發旣而共一方稟成事可謂常人乃仲冬朔日適公覽揆初度余先諸大夫執爵亦可謂常禮常則何以及非常無已請暢言公貴賢之分與公不自貴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全

賢之心而因舉公所推致于人者還持而爲公壽珥筆雖無花猶當一奮也夫天下所以適于治者名分明也故事用貴大臣彈壓方州蓋取諸陞遠簾高之義加貴則加高遠耳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自漢以來卽其屬微秩而得以代天子行事况已坐堂上乎上用公江西誠云異數然而他日者江西已服僅一二叛人挾持爲亂其先非無命卿加臨反長桀傲此毋亦其人實不足嚴傳有之大武三曾而至勇與力大文三曾而至義與德勇力德義者世之所夸猶是

三曾而下之物則誰爲至其上者且夫求人乎今日而全于文武上于三曾難矣儀而圖之維公有之矣公起高才生湛學問足風雲乾九二實分龍德焉顧其爲豐沛之涓天下所不可望也其爲漢庭之右天下所共欲親也不可望者是貴分攝共欲親者是賢分攝頗憶公受命之日余同此土渴仰翹勤而余戚素菴陳先生寓書賀余以爲有所受教其嚴公亦至矣然則假設有貴官如漢丞相者敢以公爲下一等而不嚴乎又設有他貴官如漢大將軍大司馬者敢以公爲非其等而不嚴乎由是而推公服物之數全在于賢也旗鼓爲雄矣聲名之雄雄于旗鼓壁壘爲新矣意氣之新新于壁壘鎖鑰爲固矣操持之固固于鎖鑰凡公之于江西也若舉而惜之于余也若引而進之引進卽舉措之實也而余所服膺公者有二民命不堪吏道多難余蓋惻焉弗之能救公至則謂鈞距之巧一施諸子遺擊斷之餘再進夫饑隼非法也民以無訟期之以靜治之吏以改過許之以恕與之斯休息之意而元氣太和之端倪乎至于軍務倥

惚當機立決人才高下明鏡不疲餘緒相及名言在茲然後乃日飲以何所謂後天下而樂而行乎可久抑奚必專以壽詞夫古開國之大臣而享年過百者曰召公與張蒼耳公撫江西召之南國也左執法蒼之御史大夫也然而召聽訟尚煩蒼襲秦似刻公所治吏民之道其更優乎道更優年亦當更進而况以強仕之時懸記期頤之後明德令聞安可爲算蔡澤曰富貴吾自有所不知者壽也乃至以持梁躍馬刺肥食肉四十餘年爲足此非公家之至言矣若夫公雖極賢貴兩分而今日之事直爲不辭賤不避難耳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其蔡仲之命所云惟忠惟孝者乎而不以聰明亂舊章卽公之大指也說詳于前矣夫以忠孝可壽爲其有本不以聰明可壽爲其無傷壽之前獻實在公家而余家蒼仰食婦人抑又奚取其更取召公乎召公之業不在甘棠在于合夏商之歷年而致諸周耳壽國以兩代自壽乃以兩人公能合三代之歷年而致諸國則三壽之朋也余請爲公而進三曾

壽李太翁老師六袞序

吾師太翁李先生以甲申周甲子而觴以丁亥此爲不及于禮者之禮也抑爲過于禮者之禮也觴而後時故曰不及美義累加頌辭增上故曰過比諸觀海水旣大矣又多一前後左右際乎而同盟諸公以小子寬在先生言語之科忘其汗下屬爲文章測海以蠡其不及也彌甚顧職難爲讓則請舉先生挾持之大絕異于人而無變于己者一再揚厲而次第其所遇之時以就正于知先生者卽以答戲于不知先生

道學先生

卷之一

序

三

者夫先生真揀時宰相才也自早歲實膺公輔之望而後乃危得之危失之者何蓋先生與天爲徒不與人爲徒其雲氣其雪肝其星辰河漢文字總之獨而不共獨是來疑不共是來媚疑且媚則有一二推轂者而不前矣然先生于主知則承于宰相之薦則不受無他主知與天宰相之薦與人也蘇子瞻謂韓文公能天而不能人今寬于先生復云爾寬自學仕皆逮遊先生之門過而許以神契所聞于先生多愛國忠君語每入室升堂深杯永夜何嘗不爲漆歎杞憂

撫膺流涕然若是者固知不知之所兩起也且先生甚好賢而甚惡惡有古人不進不休不退不止之意知者少不知而罪之者又多矣昔在嘉廟時閹餒熾然措紳道喪先生于揆席遠特處咎譽之外則人爲銳揣無何而抗章以削疣銜屢諍以燬誣史人復心折而唇譏之崇禎初年可語毋默先生爲講官進而啓心退而補牘鑑古籌時鰓鰓猥猥先皇帝各爲霽顏有同日貴臣所難望至于答對皇華而圖上方畧並微俞允而先生去上相之階亦近矣夫基才者人之私各懷其私乃相傳成公于是中先生使去其位其庸患無辭然此非先帝意也卽先生亦日皇皇歛然簞席不無同甫開拓心胸推倒智勇之槩何期天蹶莫扶澤中之荏炎光是蝕迺詔起先生于田間沃焦沮漏倉卒難爲甲申春甘泉燧微先生于時爲六袞初度休暇不遑顧橋諸鄙謀倡議遷幸先帝以爲忠遂俾軍國卽日宣麻而不與者復多方齟齬之事故中寢以寬推彼人言如循環攻若刺蜚但沮先生作相而已聽虎狼之入門委君國以同殉罔恩地上

金梳人間三月十九日之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昨承先生語寬曰古今之變初非一揆宋失遷我失不遷宋亡于和我又亡于不和嗟乎倘行先生言我以至今存可也此爲有壽國之能而直未臻其效若乃先生之相與不相其言之行與不行所係如斯傳諸不朽此于壽身事理俱足寬考先生家乘在乎後三代者漢莫如元禮唐莫如太白宋莫如伯紀元禮有璫禍與先生爭史事同太白有酒過與中先生以微醺進講事同而伯紀持不遷作相未嘗煖席又與先生持遷且相而寢者不異合此三事以似先生直轄毛舉也雖不分長源之半芋而塞太初之口匏先生亦自有千古雖然未既左丘明逮事孔子耳微言獲麟後經止而傳不休今甲申以下其無麟後傳耶某嘗讀盲史而卒業乃知智伯祚終豫讓名起此無非春秋大復仇之義耳夫自嘉謀不用以及淪胥人曰先生可爲百里奚也而先生曰否否吾其爲張子房皇清入主中國報韓是倚則先生無非焉所云亡于不和說在成事然而先生復有所不可者以爲子房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北三

策漢尚期赤松文若干魏景畧于秦如相終始自謬其心負慚元直夫文山在元未嘗實備顧問第既有約言當不爲謾今朝廷制作假手先生事大類此何先生拒之深也已干重誅縛而過市先生之致命豈待麥述丁贊其決乎夫以先生一日爲相似文山就戮亦似文山而終釋不殺此大清所繇賢于大元而先生甲申以後之年真文山故鄉之日已儒者多稱仁壽而又曰無求生以害仁仁無害壽亦無害雖不生生也何況其事理俱足昔諸葛未相務爲苟全性命而後以鞠躬盡瘁自期此兩言者異文同實諸彥回既陟司徒其家彥宜以爲明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杜子美亦尚有詩曰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如此則壯老皆譏今先生處鼎革之際一志不渝還以自壽且宰相山中天不爲媚黃冠赤松古但虛願今實壽朋何憂乎性命何媿乎期頤之與黑頭小子寬持一映之文而談過量之美雖懷學海終失望洋踵事增華俟諸良史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北四

祝公愚劉方伯五表壽序

今以九二爻大人之德而應五百年名世之期者必推公愚劉公爲冠冕我江人于承敝之後得徵天幸沐公化日而坐之春臺于焉再易草木其大猷蓋不可勝書矣然而公所爲取大者正不在于智名勇功矜張塗飾乃在于聲色不動吏民按堵之間是何也一以爲太和元氣之所由還一以爲潤澤豐美之所由出一以爲井養衢尊日用飲食之所由設施而無盡而且無不歸之自然也或曰公所司者錢穀也而目將營之而手將籌之心且計之得無已勞耶顧公于此奚勞之有公雖領度支特如冢宰制國用本末具舉無取曲逆之專言陰陽而直視文終之兼綰轉餉耳第一深考之則公官固宰相未得以藩屏故爲內外岐觀且援中書省之稱而始有各行省之設此其所從來者遠卽三代以下勿論而在唐虞則爲四岳在商周則爲二伯後世之分左右使者如二伯然今天子官制去其兩稱而歸併于一使者如四岳之實爲一人然故曰公官宰相也然而公之爲人則亦

真宰相矣古今言相貴在知人而用人公實有一介休休之度其先是主試閩省得士爲多亦奚啻能集衆思者至于共和之周召公遭時更隆清談之王謝公存心不屑而余嘗聆公緒論博雅淹貫于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者亦在舉首矣夫周公朝見七十二士暮讀書百篇公既有之而公起省垣歷試至于今日太翁夢生先生初亦起省垣積累至中丞節鉞則猶世相也韋氏之經術贊皇之事功公亦既似之皆無所用余爲倂而或曰卽如是何所取諸懷而與諸人哉余以爲此不知元氣之所還豐美之所出者矣或又曰是無加于變理陰陽之說也如湯旱何余以爲此不知傳說之作霖正從大旱而著者矣春秋之法于桓文二公書有年者翻謂之記災于僖公三時書不雨者翻謂之閔雨而勤民今茲儉歲公爲民請命或蠲或賑鄙屋之下浹被朝恩皆公所大造也得

不謂之能勤民者耶而我民于此際亦莫不思有以奉公矣夫奉公以物則不具奉公以文則又鄙俚而不足觀而要之維其志耳一陽來復之月值公五十

覽揆初度九如答上皆有志焉其部內薦紳無少長
例得矢辭以祝而余友朱白谷爲之握管余不敢越
序旣而司幕俞君瑛等十輩屬余言之余乃言矣公
如宰相幕廳諸君正如丞相長史丞相司直之屬耳
在昔漢時長史司直之于丞相有同德者平津東閣
延賢是已亦有異論者李蔡以後客館丘墟至壞爲
馬廄車庫是已今余聞諸君言則知其于公皆爲同
皆不爲異矣公清而不刻和不流有功而使奮之
有度而使守之如是者亦終無所與也亦終無所奉
也諸君第觀此瘠土之民曩陷危者今在懷抱其近
耄者無菀枯又皆能爲臚傳歌詠而倡于倡禹乎壽
域公必敬舉諸君之觴雖其言澹泊僅僅如日用飲
食乎要亦公所樂聞而不爲唾棄者矣

壽朱子莊五泰序

世界之大也人持之運會之延也人引之其能爲持
之而引之者非力命之謂也力可與命爭命可與力
爭不恃力而強不恃命而長者莫得與之爭矣今使
一諸生與一貴官校力諸生宜不勝貴官然而古之
聖賢嘗用匹夫與帝王分承道統未見匹夫之不勝
帝王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以後其齡齒正等舜
三十登庸三十在位比其陟方又五十載以命校之
安見舜之劣文且安見受命以後者之劣中身也由
進賢室稿 卷之十 序 天
匹夫同乎帝王之說以信諸生之可敵乎貴官故知
子莊朱子之能自張矣由中身不劣于受命以後之
說故知子莊朱子之能自久矣子莊起天潢爲高才
生名籍甚論者皆前輩之或不知其爲同時人且年
纔五十也在禮五十不稱壽秀才而五十非登庸受
命之比亦可以不稱壽然余正以子莊之五十不愧
登庸受命寧不登庸受命也而奇之奇之斯壽之矣
日者斯厚張子語余曰子莊吾妹壻吾知之深不能
傳顧其大率無亦爲前秀才不少讓前進士焉而已

余謂之曰進士不足重耶曰趙與嘗既官三品知臨安府事然後乃賜進士出身豈得不重曰與嘗以進士重其子子昂不更以進士而翰林學士重耶曰子昂以進士而翰林學士重不由其後而以前進士翰林學士重曰審矣子昂不以前進士翰林重子莊亦不以前秀才重矣余他年嘗爲怡超先生圖讚則子莊太翁也惟太翁不必似趙與嘗故子莊亦不必似趙子昂矣我太祖高皇帝之制同姓諸王其子孫不得用科第起以有本等爵祿在非爲禁之然雖高才亦終無以自見朝廷亦不得其用至萬曆末年禁稍弛而後有宗秀才天啓之元二年有宗孝廉宗進士先帝崇禎之元江西始有宗進士且竟入翰館總江西三藩而得進士六人其中翰館一人孝廉十有四五人明經至秀才可及二三百人過計者遂有濫觴之懼以爲花樓而木枯是實蹙國不知蹙國自緣他途多端是不任咎且是舉無過過在稍遲耳曹孟德有云若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余于宗才云爾而于論子莊亦曷不然夫周之初興倚周

召中間共和又倚周召殷之末後倚微箕如子莊者可爲周召而不試可爲微箕而亦不露其聲跡且而多材多藝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但以書法寧直欲比子昂已哉上之在帝義臣頤之間次之具柳骨顏筋之致有坐臥十日于碑版之勤無就微而化爲大鳥飛去之幻凡此者可謂之一秀才而已乎蓋前此若鬱儀先生之著述近時若禹卿先生之詩歌子莊不難爲之鼎足而矧有出科第諸公下自甲申天墜以來子莊生年幾三分之二余詩之所謂桑海平分或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一百

過焉者是已乃其壽命之數又當一再倍于桑海異時識緯之書曰過唐不及宋豈專專爲年祚而設余妄謂過唐者風雅亦過之不及宋者學道不及之名節未必不及之則皆子莊之有也夫子莊此日已可六百歲而不啻矣豈余之故欲張子莊而久于莊哉抑子莊之能自張而自久也

楊陶雲壽序

詞翰一官。無世而不爲重。故自昔與茲選者。通謂之登瀛洲。蓋仙之也。然仙與凡。平出之義耳。凡不能超躋于仙。而仙更能隨流于凡。語有之曰。君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正未嘗凝滯于物。而不與時推移。以自擬爲挈瓶之智。若陶雲先生之于新建。其遇極奇。其事乃大。可法則矣。先生早負當世之文譽。自其成進士入館。選人莫不以宰相歸之。匪獨爲資格云爾。且是前狀元靜山公子也。比于談有遷而彪有固實世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其官雖緩作相。寧當一日不畱史局哉。矧先生謁告歸里。在法亦無不畱者。不必試畱而竟坐他議。以遜于外。羣情有所未厭。獨幸我新建而已。先生職司在令丞之際。則人呼之父母。雖稱其名。實合乎尊親。余尤以爲非先生之大全也。而先生安之若故。未嘗薄此而不爲。莊生引仲尼之言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爲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蓋處乎人間世者。其道有然矣。而先生之治新建也。復未嘗不盡其道。細而簿書期會。大而易俗移風。于

奏刀。騞然之時。亦有善刀而藏之意。斯又可爲得養生主者焉。夫成就人才。先生雅所畱意。其同先生入館而典試于鄉會場。多有人矣。乃先生此時或造小子。或采兔。且若衡尺之設。僅于分寸銖兩乎用之。先生尤不存乎見少也。何哉。以翰館出入。遽判仙凡。此誠俗論。而考前代之獻如王弼。洲李于鱗。諸公多言文章不在翰林者。其辭未免于憤。亦若曰。羣兒自相貴。然已而周文襄公初未得與館選。自請然後得之。乃其終身復未嘗一日居館。職劉忠宣王端毅兩公則既已入館。而更求作親民之官。豈事業亦不在翰林耶。張永嘉初未入館。而後得入。則館中官羣譟之。至于下槌不納。豈其初服者。則是而改絃者。則非耶。若先生文章事業。既有兼長。初服改絃。亦無異視。蓋雖不復其位。而不必請復其位。而亦不致譟矣。然其優游于此者。一奉朝典也。一稟家法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使。豈敢曰品流第一。成于高大。不能反于卑小。而輒冒羣兒自相貴之譏乎。憶在丙戌。余濫應書。自揣無具。則過金陵。謁招撫洪相國。代題求退。而相國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三

避之亦正告余曰子才不逮靜山公遠甚靜山公前科狀元也我爲剡起纔得一郡文學而止耳今先生徘徊令丞之際豈不若尊甫靜山公之倪仰于郡文學乎余以是通人生兩大戒之說而謂之朝典家法誠無所用其不足于先生也而先生亦既無入而不自得焉乃王正某日爲先生覽揆初度園中父老子第忘余固陋屬爲酌者之辭余因序論之如此而略言乎祝夫固曰養生主則得矣人間世亦長矣而所謂仙才者可不在于瀛洲而求之矣

臬司黃臥菴壽序

在天官書執法處太微端門實近帝座應廷尉御史大夫之象其出爲外臺則按察司事寄極重然而網密令煩聖人不取故曰三辟之興皆叔世至盛世則必期于無刑或幾至刑措或法三章而定律止九章此咎繇所以得才子之目蘇司寇所以爲公族之賢蕭文終所以首豐沛之傑也今日惟臥菴黃公足以當此矣公早負經世之才而能勤從王之事既就非常之原而尤不失自守之正乃乘本朝之風雲隨具勒王俱起世祖章皇帝大嘉與之賜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級誠云異數及部考滿漢諸文字公在高第遂復除理事官踐更兵刑兩部夫兵與刑表裏出入故師訟之卦相受古所稱小獄陳于市朝大獄陳于原野者公不惟能諳其典必有以銷其萌焉夫理事官班列卿貳間其先是縮取巡撫去者嘗比比矣而公于聲利澹如尤不擇乎尊卑疎戚一出守廣西之梧州府再分司貴竹之永寧道所志在隨分效忠不爲祿爵也然而積有閭閻出守則安插遷民通

鹽裕課分司則招集開墾威德並行其高山淡水之碑碣至今不替上以刑法爲民命所關執法者務極精選而江西當承弊之後或誤讀亂國用重典之書而不識圖土爲環民而教之之義民其無如矣乃特簡公長臬于茲將以云救而公果能稱是任使至則案牘風清貨來絕遠凡所爲意論慎測一以慘怛之仁行之其諸有口無官吏不得持奇請它比而雜進也此誠祥刑之一日乎抑本朝三十年來升圖李公先得此意鑄九安公芳規未遠而公其爲之鼎足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夫唐虞有咎繇則好生之德以洽益稷不能專美蘇公敬慎由獄則周公亟稱之蕭規則曹隨矣僑肸兩良無相譏也此所謂盛世事抑莫非公族才子若豐沛之傑之能事而惟公之生平足以兼是諸美善而無愧耳在易乾二五皆曰利見大人以明君臣之相求而坤六三則曰或從王事明臣之奉君以至師訟相受而能爲之大人爲之長子者其意皆不過此公之前分有焉余故曰以經世之才而能勤從王之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此仲山甫之德所以能爲將明公之今分有焉余故曰就非常之原而不失自守之正也然魯僖公但能從霸而春秋美之詩人至頌以眉壽無害萬有千歲矣何況從王前代以司寇御史大夫廷尉通謂之三法司外臺既視御史大夫廷尉即視司寇矣而周官三歲登下萬民之數詔之司寇以獻于王蓋曰秋成物秋官亦成民故民數從秋官而獻能以民數爲壽數者其壽必無量公之後分有焉蓋以三公而執法其人卽三壽之朋此不待祝史而爲佞者也乃仲春

進賢堂稿

卷之十

序

五

某日適公覽揆初度江國父老子弟謀爲公舉觴而屬余以致辭余不文于是特著其岸畧敘所已經而不預所應受亦以存公不爲祿爵之微旨公是時更帶職驛鹽則蒼梧永寧之餘緒尚堪一理而公子別駕蜀中方膺首剡今年上元之夕公更舉玉麟漢代革平遂當世世作相有過于蕭曹者華封人之終辭不足以旣之矣

進賢堂稿卷之十一目錄

序

賀憲長李升圖壽序、王海澗六泰壽序

提督嚴玉瓊壽序、賀陸繼臺初度壽序

寄豐城縣侯何蜚序、賀漆蔚生六泰壽序

賀張太翁發前壽序、壽趙訪菴宗顒初度序

壽蕭涵三公祖序、壽王樞道太夫人鄒序

壽玉山邑侯唐魏軒、壽別樹守父母序

壽奉新縣何子受父母序、壽甘殷貞別駕序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目錄

壽靖安邑侯任鴻圖五十序

壽新建縣侯魏維序、壽奉新何父母序

壽葉星樞公祖五十序

壽王白虹父母序、壽主考鍾青巖序

壽奉新縣侯王挺序、壽高郡丞太夫人序

送張恆菴北上并祝五泰壽序

壽奉新縣侯萬燮水序

壽胡太翁八十二序、壽袁州司理鍾青巖序

賀撫臺張溫如壽序、撫臺張溫如壽序

壽黎母張太夫人六泰序

壽韋太翁六泰序、壽佟震宇八十序

壽徐太夫人初度序、佟勵公初度榮壽序

甘殿貞別駕四十壽序

祝董撫臺壽序、周淳之七十一初度序

壽臨江太守王端侯初度序

壽驛鹽道陳豐之序、壽太尊黃天馭序

甘殿楨壽序、佟勵公初度榮壽序

進賢堂稿卷之十一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劉 浚開生校

壽憲長李升固初度序

藐然中處之身也而上應帝王下利羣生重則繫乎廢興精以參于問學若是者必進其名稱而謂之大
人子輿氏曰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誠本論哉
乃其言名世第求端于天而合符于數將修其內者
即舉其外者乎操其可知者即攝其不可知者乎身
壽者內外之間可知不可知之際也然能自爲政矣
送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一

余嘗循此法以測命福或疑疎濶而乃今信之于升
園李公夫公蓋天所命以造命者而匪直受一身形
而已也公官總外臺其在天星爲執法是他人之有
生者之所寄抑他人之不必生者之所保臯陶作士
刑與教相輔教之不已而至刑刑之不已而至兵猶
每下也公實感流代處原野厭肉之後顧化大獄而
爲小獄又化小獄而爲獄空刑措則其所全活詎可
以指稽數算然而致此于江西則有難易所難者謂
殷畔初弭洛頑或有民昧陶冶之祥更忌簠簋之諱

法令與盜賊相生而盜賊又與官兵相亂矯國革俗
殆戛戛焉所易者則斯人同苦焚溺苟求一出想望
太平庶幾一遇而已矣公乘其易德而不避其難爲
乘易智之事也不避難仁之事也仁智之道性命所
攝久長所期豈僅僅爲功平亭而與寇賊奸宄爭旦
夕之治于是乎公在江西有如狄公之兆兩東者矣
公初守南康多美政今第一書康四屬民詣府投訟
牒者公必使其縣案鈎金之入即有不樂即無必喜
即不報不督也已而令上謂其承顏色者乃少緩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二

已而高第之多緩者反是浙閩之政余不及知獨諗
其持憲節來也馬可十餘乘自貿而用之今不能具
驂矣賞賜之費酒餽之需或不免于假貸矣雖然余
服膺公因少知公事而公猶良夫有知之者聖天子
求入惟舊作法無貪監司之廉卓者爲九卿比比乃
者竊聞庭議食以公雷後大鎮督撫則生民亦大嘉
賴從此而宜廉又從此而胙土余有以知公之功名
終不減于治郡耳公所至推長者顧年才微庸以事
麗甲子而求之是本朝奄有遼京之歲也厥初之祥

卽不異河清鳳見而矧其德日益其福亦日臻乎一時同席之彥則有若涵三蕭公訥菴趙公鑄九安公繩孫許公行之許公皆謂余曰公宜賀公嘗以子爲知言者子盍文之余謂文以壽則公未艾文以富則公不爲文以多男則公固受之亦明德所自有也不已其更發揮大人之名號而以相歸乎在易之乾利見大人通乎上下則公宜爲九二而千古以來應其占者唯一汾陽可見名之難副今循名而察實公真其人也公有言曰所居赫赫奚取哉吾第能由吾心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之所安不能由吾心之所不安耳夫人無嫌惡官無德違亦各爲其安也有所不安是近格致有所不安而不由是近誠正公于學蓋駸駸焉然則寧惟蟬蛻污濁潯然泥而不滓者之足盡正已乎將其亟圖亦以責人之心責已矣既其開拓亦以愛已之心愛人矣憑河爲之勇包荒爲之量朋亡而不遐遺爲之情九二在泰猶其在乾矣名與壽者同物而一致是天數之所加而非天數之所固名自命壽自爵公亦何往而不取大而曰藐然之身也乃至若子房氏遠從

赤松而復與公家鄰侯幻微鏤骨乎于是涵三先生曰儼人以倫公今日猶龍也老與易合實有佳言未盡揚厲唯子所云大人者庸德也龍德也有之似之請歌而奉觴以爲公壽

王海澗六袞壽序

爲壽之文少見于唐宋大家之作則或謂其事非古也而不知其說皆著于詩下以此答上天保定爾是已子弟以此脩父兄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有椒其馨則考之寧是已師弟子者嚴視君臣而親視父子則是豈不得行其服勤致養之禮者乎近時功令獨格格于舉主稱師然而三四年間網亦稍濶則置之謂則不廢門生故吏自漢以來未之或改不必盡執經受業也况場屋所離正爲經義雖不曰師弟子而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使余攝祝豈復欲效南榮于老子轉求衛生之經哉不過其篤信之甚深問難之可省又謙年焉而因取余以備爲先生壽朋已矣先生崑高維嶽之辰在黃花節前二日當庚子撤闈時余嘗爲歐懋禎代賀得士而兼之舉觴此可大所知也其明年辛丑則先生既過甲矣而用壬寅祝以爲庶幾天保之答鹿鳴不已遠乎可大因是負疚而更欲使余解嘲蓋懋禎嘗與予言人祝句以十天下祝句多以十而或先之則以九或後之則以一顛故以一也今先生在顛而余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六

爲可大以旬有一而祝豈不亦禮從宜事從俗之比先生聽之知必爲拈黃花而發微笑耳若夫余樸鈍日以甚修稱說頌論之詞而終無潤澤粉飾之意此雖不得與于唐宋大家顧亦古之質家非今之文家也其先生與可大之合但萬分一及之而韓昌黎師說則固再三反覆之至于終篇而不置矣

提督殿玉瓊壽序

皇清入主中國未息兵者十八年于此亦惟是安民除暴而無所利之一時將相林立文武互爲所謂熊羆不二心之臣非乏而要其人各有發舉非中消舍人之間卽楚材晉用之類未有崛起無承藉而立不世之功效在其前官在其後官僅足終其功而功不止能其官如我玉瓊嚴公老元戎之爲者公鍾五百年間氣以生起沔陽世家湛于詩書禮樂不隸雄邊子弟之籍顧獨負壯心膽決敢擔荷大事在少年結廷賢堂稿

卷之十一 片

七

客場中亦欲俟河之清有所用其未足耳會闕逆肆虐於天崩興元一帶塗毒尤甚公先爲倡豪傑部蒼頭健兒軍陽平關上諸逆不敢睨視及肅王蹴關而西則公謂是誠能扶義者以春秋大報讎之志陰左右之王下令曰治道道卽第一日而開曰徇城城卽堅一日而墮王知公才也乃挾公以收蜀蜀張逆盤踞轉戰千里皆倚公爲前驅保寧之役賊矢洞馬墜而不退且斬言退者奪其騎以進凡血戰三日勝之王爲嘉歎而公于此時第假節鉞便宜行事未領

真官公固無田子泰讓侯之意亦無介子推言祿之文然人人皆以爲公宜得大將王順于衆遂版授公都督僉事以總戎兵總戎非不極乎右職矣在常人累致之者猶謂之奢而在公縮取之者反似乎僅何也其助滅二賊之功蓋足以塞天地空古今而莫之與京也其後增公一秩鎮于永寧則全蜀底定平西王是以得整旅按行而入滇池已亥之歲海波再揚東南靡不震動世祖皇帝軫焉用在廷推擇特簡公提督江以西而命之曰欽哉汝往無廢前勳而公善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片

八

後以踰年至至則壁壘一新治兵之道精而不擾又日進父老而問之以人所疾苦以爲金木傷剝之餘不可以重受剝吾其緩之而已矣于是歲三過師此土舟車芻糧釜釗之具人徒之供以億計無一不取之郡邑而出之閭閻而猶有姦人以貨竄軍中入市或抑買甚至剽敝者民何以堪公爲禁飭而調護之兵用大戢民用大康段太尉之于郭晞蓋不足專美也屬更增設制帥如戴兩重冠其制于此者卽其嘗撫于此者體貌頓異而公不少拂惟心惟將相和

士豫附之義而安之若故周絳侯之于陳曲逆亦庶幾再見乎然而公之名蹟不少滅益高方叔召虎行且入相矣先是驚者其流爲叛其初不過身爲盜復教人爲盜以致大殲殘我民皆公所爲動色而誠適有踵汙俗乘間隙近國門肝人而取其財者有司不能得公爲之巷置戍則犬吠之警無聞夫非大將事也而屑及之優及之是則所謂功不止能其官者其要歸亦惟是安民除暴而無所利之已耳余自蔽泥水濶于鱗介尚未及一覲公之光顏而既已食其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九

德乃嘉平之杪是近王春逢申甫之生可以賀矣新舊武寧令兩李君受公恩厚爲公舉觴過而使余攝祝必將以余爲知言者舊令者公之鄉人言公前事甚悉有余所未聞者余因欣然合所已見而誦論之蓋欲以紀公之本末令悖史得而取裁且以不文之言附于甚盛之事而相爲不朽而兩君上交之雅情寧在所畧第與之稱詩則是日也天保采薇旣竝爲公詠而公太翁在堂方班瀾乎袞衣卽宜易北山以南山矣乃至昆玉之常華子孫之麟趾皆可爲次第而詳業也

賀陸緯臺初度壽序

凡祝以繼長增高爲義益多爲詞而皆非虛加之也重其實有之也余得奮筆稱壽于緯臺陸公者再莫不有甚盛之事可進而志焉蓋昨年庚子在公經房得士之後而今茲辛丑在公選集告成之初其執斤盡豫章之材其作書復畱江西之派是則所謂聲氣之總持瑰璋特絕無不來會公之精神壹著于人文之際矣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而著于人文則極其微妙以其貴大而微妙者禪于不窮非夫塵垢秕糠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十

無質而易壞者之比故械櫟之後二章所以爲頌壽考而必上薄于雲漢之光下榮乎金玉之氣公之文心亦復若此而不但已也公之政成而教行久矣起而視其境內閭閻之顛爲摩崖之所記瀟水之底爲大碣之所沈臨江之軍爲口碑之所載者不又多乎哉昔人之言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余反其說以謂公得祝無損也而得不詛更益矣雖然天人之報福德之休未有純進而不止純成而無虧者也三立之道固從乎日增百年之運亦從乎日減是以蒙莊氏

管貴達生之情而不貴益生之理余甚嘉公于名位之間能有遜讓夫豈無田而以祭者乎年不順成而通蜡者乎然而傷哉貧也由邇日甲令所建催租之使或妨咏歌而公曰吾第稍損吾所謂塵垢秕糠無質而易壞之物耳而後乃今得以微罪行而伊蔚之堂猶長吟不輟也設公而工爲仕宦進取者詎及此早麓之詩所以云求福不回余亦乃今于公僅見之夫余文有幅也且陋不足以贊盛德顧前則爲益多之詞而公實用之以取大後則爲不益多之詞而公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上

更用之以自久大且久者是年乎非年乎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庚子之祝先之以劉君某某辛丑之祝申之以胡君某某兩君皆在公獨知之契既領袖人文而各于余乎徵言余于公雖臭味之親復嚆矢遜讓公固欲兼存之以作三壽之朋也

壽豐城縣侯何畫生序

人生所與共治天下者惟令由其足以生人也故縣寓之官一邑之長各得而稱父母父母豈易言大學之同民好惡不專民財尚已而孟子亦嘗推明其道至于進賢去不賢皆從民起謂民之利賢以生耳不用賢而用不賢固知非大父母事若不爲賢而且爲不賢又何以仰承于大父母而竊蒙父母之號也哉皇清制世甚軫民生蠲復之書無歲不有是則天子萬年而大父母之稱果非虛加也獨所以行仁者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上

亦必自令長始而法蓋其意曰不論資資誠可不論顧必以淺薄之材而居煩劇之地又何其似有定論邪主爵者或難之蓋于豐城乎一變夫豐爲巖邑而序南新之後僅以不附郡故其實戶口田賦文物之數頗南劣新主爵者乃以我何侯畫翁來蒞茲土誠重之也然亦可謂得今上愛民之意而不拘拘守今日選官之法者也侯起名進士爲東南之大家魁人初治陝右縣既有成效是宜能爲仁者于是上官或曰豐城江西第一縣也好爲之侯不敢曰我第

一縣也好爲之豐之爲豐也久矣嘗爲富州矣而有
遷也有替也今民其曰我豐我富乎民不敢曰我豐
富侯亦不敢曰我第一此其爲從民之大者異時故
多有赫赫而不思也幾使人謂桐鄉無厚乃侯之口
碑則既高矣漢矣侯未嘗家至而喚咻之親出財而
與之也侯亦以爲天子之所愛我必愛之天子之所
求我故急之而天子之所舍我亦勿操之而已矣然
是常事也卓絕之軌在焉不畏人之所畏畏人之所
不畏不存人之所存存人之所不存臺使者蓋已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而賢之而究竟安上宜官亦豈侯志侯于大夫士庶
皆宜于朋友皆信其于余也有勿失其爲故之禮然
而亦無以沾沾也頗憶余曩者見侯于地文而今直
反走老矣無聞顧不無互相師友之念非其日也王
仲宣之于劉也管幼安之于公孫也皆嘗相依以閱
亂世苦羣盜久之又鷹鶚相驅思歸山海而盡情竭
惟所不欲出今之頌侯者有占籍者有占廬者莫不
招招謂余褰裳濡足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嘉平之八日侯以生則頌者

曰是能仁氏成道之日也侯之仁同故其瑞同斯言
也爲不可易矣前輩嘗云古人無文壽者有之自元
以後然凡人臣于君則必爲萬年之祝人子于父母
亦必爲百年之祈苟能爲其君而于其民者百年猶
不足以云報也父母之名歸之壽之實焉往方今甲
令禁不得稱師生而未聞禁不得稱父母師生有貳
尊之嫌故禁之而侯猶盡其實而避其名父母有生
人之義故不禁之且勸爲之而侯亦以無媿其名而
大致其實矣藉手扶長而致余文似乎逃聽風聲未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十四
既其美式微之不歸亦幸孝友之在宴也

賀漆蔚生六袞壽序

歲乙未日月會于壽星中浣而蔚生漆公甲子一周則羅君君實李君青蓮吳君起之毛君天翼張君篤生寓書余使修麥丘之故余于公服膺既久宜有言而更嘖嘖焉恐不足以言之何者祝之道起于老今公之太夫人春秋踰八十公自言恆不稱老得公之意者亦不宜以是稱之也交窮矣且公寧惟不稱老直欲爲嬰兒寧惟爲嬰兒又欲使人間極貴美之名無忝于大人先生之目者以娛于親而不獨享于已

進賢室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比年來有用恩修廢之典臺章首推公宜在衡鼎謂是蒼生之所屬望而紫宸之所矜延顧安車及門而不御將以安車實近于老而嚟然不敢當乎抑以衡鼎實未極于貴美而澹然不爲動乎余則謂此大人先生之極致矣蓋在易之拔茅亦各自爲彙耳而否亨不失大人傳又有之先生者如先醒也若此二目余爲公歸無忝焉公少而有壇坫之聲長而優廊廟之用作令則循良司刑則明察爲樞曹則禁中自有顯牧爲兵使則東南不無范韓其于孔門四科猶能

進賢室稿

卷之十一 序

六

專能攝也唯應書之舉乃稍違不俟駕之義而余何特津津豈其徵君必曰隨流處士卽云高節若此者余知公之有所不忍耳公林下一人生事不乏讀尚平之損益而復操子皮之奇贏賦與公之遂初而復論仲長統之樂志卽區區小廉何足道若此者余又知公之有所甚安耳夫公猶是爲人臣子也其所不忍既有意而未可陽而其所甚安則不過于致養備物之事若此者足當祝乎祝不以老又不以官其文必益窮然而天保之詩日升月恆山壽川至尚涉夸

四皓之不可留兩生之不能致亦既以習而服之矣
仕宦一途人之所最難去也卽或非其質而驕語嚴
穴者有之德與薦俱就協唐許是故逸少以貪冒不
子自誓而其後之悔亦曰蒼生繫之明逸以母子偕
隱爲高而晚節之失亦曰紫宸奪之則如公之遠引
自遂而終免于偃蹇桀驁之嫌者雖適有遭逢乎亦
見其保全名節之有道耳公成進士故不出倪文正
公之門而師于文正遂視余若一父之子由今事而
論之公可謂不得罪于師門矣吳忠節公與余同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與公爲兒女姻家余比之如天雲壤糞也而公可謂
不得罪于朋友矣公有丈夫子七人數踰靖節顧能
好紙筆頌歸去來辭蓋不啻七業俱作而公可謂不
得罪于古人矣雖然之言也甚似麥丘最後之辭而
亦不過記余之所愧公則何知知所以奉太夫人而
已余語諸君宜先觴太夫人象翟則如初也而裾猶
無恙太夫人宜加餐不爲算而後以太夫人之餐錫
公曰老萊子不稱老也公必爲爵一斗而後以諸君
之禮辭公曰公不忘先友同人語默皆如蘭也公必

爲爵一斗而後以余之愧致公曰小人有母不能餐
也而數驚之卽餐以小人食而何似公之羹公必
爲爵一斗公起視余文得無曰丈夫也將兄我而漠
泯然弟之乎何以進四皓兩生退二逸也窮于文而
未窮于義儻無噴飯遂終篇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六

薛張太翁發前初度序

盛德有不可一言盡者則必重言盡之而亦未知其果足以盡否也詩不一章見塗巷之意志而已歌不一聲舉伶官之司存而已余奉陸公教既爲張太翁發前先生觴詞未幾而徐侯復之卽安得更謝不敏輟其鋪揚夫以言百里之天有異于言千里之天者此義不立顧或逖稱而畧或近考而詳匪天則然窺天則然也余前詞太翁由其空無今詞太翁由其實有館員者惠蝶公所起家也文史星曆卜祝之間公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元

爲遷太翁爲談矣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公爲向太翁爲德矣然且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于是乎去熱省臺集枯客部而再領漕使以習苦勞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其所使固也適事有難爲者則莫如江右特甚余僂指悉數大清之日月幾有不歸焉在于甲乙名分未明丙丁旣成內附而堯水湯旱各一被之遂閱戊己識記亂麻殊歎相枕嗚呼何其酷也逮庚則改矣公來矣辛則新矣公爲政矣雖然未嘗無悚然戒者余請長跪而陳于太翁之前余形骸土木

何所識知顧比諸緇黃以齋誦代祝釐或亦無過余伏聞朝廷之所以用公者爲併運已庚兩年本色而此地不耕強半流亡未還還亦鳩形不任應壑令雖每歲而五分征之猶有缺也而能二十分邪夫整舟遜矣第可以力負去者亦可以力負歸惟斧懸竈墮而必責以供租求其倍速此所爲大難耳當事貴臣如部刺方州諸公每軫念民艱期于蠲減田蕪從丈戶耗從審盛心也哉然估量之役奉行不當足未履畝而旣稍蠶食之亡費一惟正不啻矣矧其再三易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辛

人乎猷丁雖聽于長吏鮮有耽耽顧裁此必益彼或算糧而入之抑何朝四暮三也又南方之山勢不能連阡陌荒熱間雜直如黑白子之在一枰求其起止段落何可得汗萊雖尺寸賦籍有稽與無主者不合而人自卿大夫及素封以下奴僕百指爲多無投靠者今復息獸散矣驅石田而當餘子豈情也乎夫凡若此者事實文法往往相格寧天施不下究而一方宜偏瘠邪非也蓋古有之曰明主可與忠言而陋者謂監司不得自上封事天監司故無不得上封事之

文也藉第令爲沿襲則借力以回天不言而利物近時名賢亦有足人志者丙戌之詩曰雲漢漕餉于是半輸矣迨丁亥而田御宿公至至則又大浸也田公乃奏記內院代題免舊徵抵新額此雖有抵名不過通兩年而一運耳今公亦併運兩年大司農趨督倚辦勢不能丐免目下第以艱難補贖或移其歲月俾得通三年而兩運田公成事亦可視乎夫田公爲之以使前人公爲之又似逸後人要之于前後無與也盛德在其身而已矣若乃糧戶諸目亦可無推勘而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直切承恩也歷選列辟開創之初必多復而少取洪武間賦籍較元末減三之二及成弘而漸增至萬曆乃極盛今無緣以國初比前代之極盛者也推勘而既不效矣朝廷不欲加惠斯民則可且仍舊無重擾之朝廷欲加惠斯民也盍科爲之條若某郡邑田幾何頃糧幾何石人戶幾何算准某年號例應納銀幾何米幾何雇役錢幾何者各十分而收其五六不則止于收其七以爲請得請然後從事斷自某甲子至某甲子地可改闢民可改聚也然後乃用其全如此

是家給也而奚以家至邪漢詔云減今年田租之半或復之無有所與者蓋無歲而不然今直爲一切以便行仁其因事不在此數雖漢德何以尚諸余度公之來爲是汲汲孜孜者久矣故不諱其狂愚庶幾採擇然而涓塵多少規頌短長又何必校用翹首曰公大爲江人請命乎是十三郡國所天也獨爲徐侯言則百里之天矣更自爲言則管之天矣余雖負下何至祈天于管李白荊州之書韓愈宰相之牘專謀其身而不及物者余竊恥之亦翹首曰公其霖乎天下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其無復枯魚乎所謂必來取法正是四國之詩可歌也太翁爲周平公爲魯平太翁爲望平公爲侯乎同食而相謀報政而不於其後以燕翼子之詩可歌也乃復爲之廢陟岵公能養也廢小宛太翁善教也廢北山太翁與公俱剛並賢也夫太翁雅健而勤飯五升騎數十里不爲頓每揮絃送鴈之餘百函俱作書佐脫腕焉於此而進養生亦太早計然不曰鞅掌以觀無妄乎無逸乃壽古大臣有然豈謂今日而遂流薄文獻絕續之間盛德與嚴凝互相易奪乃至士全

歸吳隸全歸越爲高明所病而豈知河山無恙靈杰
能留既有淡醇庵固其人如太翁者太翁精力不以
自爲而天生太翁亦不僅以鰥榮相奉玉其子於忠
孝之成會斯世于仁壽之極庚桑社稷毋亦靳乎余
風非碩好載肆雋高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壽趙詒菴宗師初度序

絳樸之四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明乎其德盛而
能變化鼓舞于人材之間者卽其自行于可久之道
也或以爲禮樂必待百年難亂晦冥日不暇給則奈
何而姑安舊染自棄遠謀乎 皇清制世事法先

王其于學校猶重寧直云有舉無廢蓋曰是賢能之
所起也治化之所成也苟藉于招貳之名而不可爲
名卽徂于藏垢之實而不可爲實也天道十年一變
壬癸間應所有事于是上特簡詒菴趙公視江以西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學政至則鐘鼓俎豆易聽改觀簞席文章斂然斯其
先是文泰盛而敝因之卽江西未嘗不爲四方稱首
公一切取尊經辭達而止說僻者必不得進此亦非
禹下功何以言之後三代之故其盛衰皆始于文然
而坑焚易復浮薄難還韓歐二公宜優于漢之兩司
馬也抑有其精微者文可詮道而不得卽謂文爲道
必也存學問之緒于搶攘之時保聖賢之言于殘缺
之後則許文正吳艸廬之徒又非韓歐所及而公于
此有所取大開其復古而禁其隨流彼小夫之智不

離乎苞苴竿牘者何敢嘗試于公之前哉公起肥子名家登進士高第而心不忘貧賤行官庭言坊表允矣人師其初官小司徒蓋教養之兼職余嘗從諸長老後聆公謦欬且頓指而數租庸之目以及度支之全慮不失一二善爲養人者矣養而後教故非斤斤于教也教而首以性情中以風俗終以氣運而文章爲其見榮故非汲汲于文也夫非斤斤非汲汲云者亦就變化鼓舞之中而不失和緩悠長之意若曰厲世之具也而悖施拂求進退甚勤馬乃旁逸說在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造父之策延陵也行于可久豈其然乎比年以來儒生頗有爲兵伍所蹂躪徒隸所擲榆者公風議幕府暨下教郡縣令長得無相侵然同浴而笑裸程君子以爲非禮惟法服不令去身庸自別異又嚴其簡畱諸以狗尾續貂者漸次汰去蓋諸衣既可無譏而繁纓亦復其愛庶幾哉周土之自貴焉會公歲試豫章多士雲集而靖南之師止舍于此介與矜讓道而馳雖軍令之肅亦公有以和劑其間較藝故不輟學爲受成獻馘地從事于學師行也宜有功然而公身負

將帥之猷與其教人爲軍旅之治者亦可以見一斑六師之及不令而從髦士之宜意在趨向余將進而歌械櫜之二三矣而皇覽初揆人才蒸動壽胥與試更可歌也語亦有之羨生不足余不足之甚者鑑疲而仰明月豈能爲言月也哉抑或告曰脩月八萬戶余雖不敏猶取一焉而直未知其攸當至若百年樹人進賢受上賞國有恆典本事之言何足以爲公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壽蕭涵三公祖四奏序

國朝定鼎以來官制無大改于其舊而獨舉鰥政歸諸驛傳者將爲均人臣之勞逸也于是涵三蕭公實膺新命任職踰朞成效可見先是鰥隸屯巡爲三官今出鰥入備兵猶三官驛故隸清軍而今入鰥亦猶三官此所謂均勞逸也乎惟通日軍固非兵而軍有亂于兵尺籍伍符幾不可問又戎馬津送具仰郵傳六月之師舳艫千里以至巡鰥御史且撤而經畧五省之金錢復取給于食少販多之淮課則是公所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之三官其勢俱不得少逸而且不無大勞然公固已能勞也豈惟能勞抑其事咄嗟而辦豈惟事咄嗟而辦抑更有其兼攝者豫章屬多盜白晝大都殺越踵告節填有憂之則藉公行縣鄉雜治公不曰是下侵也而旁及也卽日與兵巡使者分路揚鑣家至戶說教之以友助之道設之以譏防之方而喻之以安善去惡之意遂乃探九屏跡鳴鼓不聞幾于過化會公以是時開四表而同列諸公爲之舉觴則洪厓之里飲食滕歌喬樂之鄉恬愉興頌亦無不足于侑者矣

諸公乃復徵余言余言有加邪夫沾沾感恩爲私而已津津備福爲佞而已余何敢出于此余惟禮有人臣之義不避難而不辭賤其不避難公之本事是也其不辭賤公之兼事是也此于情炎勃然利欲闢進之日當可以風然而爲祝詞者不聞其夸大而故若取于貶損豈有說乎蓋在周書曰無逸所以爲人君壽也有三宗之歷年則必有六臣之保又故君夷繼之曰天壽平格所以爲人臣壽也今觀公之能爲勞而不能爲辭避者于無逸平格之理合卽于壽之理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合而或者曰禮四十曰強而仕未老也壽之何若則亦不知夫強有過量之才而仕特隨分之事公以過量而爲隨分無窮出焉孺色乎抑耆造已今年春天下當大計吏則江西首舉公廉卓而亦惟公當天子心用故事宜有卿寺之擢雖公謙退終不得讓公殆將進而無逸其君乎周召之業必不專高于分陝也夫周公之年至可以上錫武王而召公歷相三世此蓋人臣之崇軌卽其所記商六臣者兩家爲世相今公以陰德故連舉丈夫子二則又庶幾有之焉雖然

祝若是不漸于夸大也哉而卉圃李公謂之曰可高
凌之儀非淺薄所喻隆盛之則非後末所期信如吾
子文稽古昔事美商周且暮過此卽國家厚幸而吾
鄙亦大有榮施惟子危坐而言之公引滿而聽之而
吾鄙相與鼓舞而懋勉之無使後之人以今日讓三
代也不亦休乎爰筆之槩用埃史家時爲癸巳孟冬
之十有九日

壽王糧道太夫人鄒序

吾子輿氏推本治亂而先之以天下之生蓋濊明夫
性命之理與人類之相切也脫于危亡則入于延壽
遠可厚民斯近能益我此夫不子母而哺匪毛裏而
報者矣而反始上生榮根食舊又未嘗不實有其義
江省戊己之變百萬爲魚仁者恫焉而不能抹然俱
焚盡殺語見詰謨何足爲惟惟是城南三大掠余所
身經竄魄逋魂至今未召自三掠以往鋒餓稍戢大
將軍亦下招殘之令小人有母初負而行復負而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辛
竊念非有慈心大力其人挽回調護不易至此而久
之乃知爲公祖王公之賜實太夫人鄒母之教也公
自銜朝命而來五馬一麾吉州是指中道聞亂曾不
倖驂所謂知與稟于陵母比至而寄以領漕漕非一
郡事蓋三軍之命繫焉公檄粟徵芻手口俱作使其
有飽騰無飢怒蓋三軍之命全而十三郡七十餘州
邑之命亦保矣逮墮危城隨收腐骨行仁次第太平
以幾昔雋不疑錄因有所平反母爲飲食笑言卽不
然母怒而不食今大獄陳原野公所爲德寧甯平反

而後太夫人喜可知也。迺孟夏廿日爲太夫人三百有六十甲子之初揆。諸其際命吉。命年長養假大坤位于乾。誠哉母而爲父亦復能天者矣。于是郡將陸公暨其寮屬詔余。屬言余豈得引瑤池之荒文。矢南山之常詠。無已。卽從公所爲奉儀而錫福以大造我西江者。比諸前事不敢以佞不敢以俳。蓋余俯仰千餘歲。竊見江西之大治。亂有三。故旌陽以斬蛟上仙。公明以潛湖最治。文成以擒逆開國。此皆元功也。今日者歷陽將化。瓦屋爲蜚。而事有不幸。類于逆濠。微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公以抹之。卽遺民無如矣。然則衡量功德。公其仙乎。太夫人其慈母乎。是反始之義也。觀察依外父顏魯公。不及其母。視公蓋却。而能下生厥子。是亦對見乎上生之義也。至于文成則公高曾也。公所率與太夫人所教。皆規矩焉。故遇其妣。榮根之義也。不過其祖食舊之義也。兼彼三功。全此四義。愁歎不作。歌舞式歸。卽公所以壽母者。寧惟在觴酌之間。然或謂漢以下事不足儀圖。則余請更端三代。禹驅蛇龍首開一治。雖以腹鉞故幹。蠱自勤。要亦有石紐之懷。膺剝之

感。周之太姒。卽不專爲周公發祥。第兼驅偉蹟。既已成德。文武而寧。無裨補嗣徽。若孔子作春秋。亂賊之誅。正與徵在之諱。同志而孟子鄒人也。母教更彰。彼所云人將相食。有不得已者。想亦習聞于庭闈。何圖今日相食尋常。以太夫人鄒產當于此際。寧肯使公爲禹下功。而公亦果能自致。以致于太夫人。天子曰江西之役。擒反者而已矣。其自大將軍以下功。第全民爲上。轉餉次之。卽公無在第三者。會承國土。以當班禰壽命之理。可得而究在書有之曰。天壽乎格。平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彼爲優。又曰。先其算命。算衆爲長。以百萬之口。祝祝過嵩高。以百萬之幣。售售重環。艸無艾。無疆信非溢論。雖然。又有本論矣。公故莪雲先生小阮。而逮事鴻寶。吾師是其取大者。蓋不必再遡姚江。亦寧止淵源堂北顧。所以挾持將毋益多多焉。夫事無貴多。惟多其道。物無貴多。惟多其民。日無貴多。惟多其治。道以適治。治以有民。此鄒孟所由善言天下之生。非一身家爲塵塵也。余言耳。剡請質鄒母。

壽玉山也侯唐魏子序

當劫波已定元氣將還之時天下所欲亟得以幸民生者蓋無過于賢令長然而令長之難能賢也亦時則爲之非其才德之不足卽其事勢之有所窮耳乃才德之不足者半由于趨時之巧而事勢之有所窮者抑自其救時之疎于是則以之安身立命猶不得也又何操以幸民生哉若夫有救時之道而無趨時之心者則我玉山父母魏子唐公誠其人矣玉山接乎江浙既越之界兼濬與衡是曰緊縣公來纔及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重

而遂使數十年重困之民已莫不欣欣然有起色其守已則飲冰其應物則游刃寓撫字于催科飭吏治以經術美政益未可更僕而悉數至于詩文時時間作校藝諸生多方不倦一科之內得雋以雙尤邇來所僅見余阻疎遜未及拜公下風而聞廣文曾先生言心切嚮往廣文曰今懷王之民欲報德于公者不啻畏壘之于庚桑社稷之而尸祝之也華封人一句其發端乎然上下異情凡爲令長聲名之所起者得民尤難于獲上獲上者可以氣力因緣致之倘有詔

道得民者必以精神心術通之非可要求若其不諂不求而得之且速得之則非夫能救時而不趨時者何足以幾于此四月八日是爲佛辰卽爲公辰佛之所以稱大慈父者一主于利他生而不主于自利其生今公之利他而不自利也有同爲大慈父也有同故其生也亦同昔風人嘗寄咏于西方美人矣或謂其意在豐鎬或謂其已譙佛處然安知世所云成周太和者非卽西極化人之國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者哉公起湘潭名家楚材而晉用乃以懷玉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重

小試不以懷玉爲小息小休則遂躋懷玉于佛國或嫌其說之誕荒而有公之保釐在懷玉雖鄙遠實處東偏未嘗不可目之以成周宇宙矣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然百年必世實序于先師所謂三年有成之後則亦安知三年之不百年必世也荀卿子曰人無千歲之壽也而倏然有千歲之慮則是有千歲之慮者卽不失爲千歲之壽矣公之得民甚速而甚可久其義豈不然乎若第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今之令長有不

能爲之而敗者矣。有能爲之而亦未嘗不敗者矣。舊令懷玉者既蹶，二家由陰陽人道之二患，其能不能之數則未可知。然竊聞公且厚卹之而發遣之，是信乎朋友之義，亦不必爲獲上而設。特可見仁者之用心，俾人而愛人之一節也。而其幸民生之大，凡不可以例推而得也哉。余雅不善祝頌詞，姑原本其救時以爲仁，不趨時以爲智者而反覆焉。謂壽命之理盡是詩，不云乎：嵩高維嶽，嵩嶽益高。余不能以土壤而益其高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孟

壽別樹宇父母序

循良自兩漢而昉，後世亦莫有尚焉。乃其所以謂之則不過曰：治行終長者而已。長者果足以盡循良乎？前乎此者有豈弟君子之稱，有保障繭絲之辯，豈弟以其性情保障，以其功用至于長者則兩義俱全，且復有進。蓋泰和元氣之不漓而壽命之理亦得矣。求之今日，則我南昌父母樹宇別公誠其人也。公治南昌凡八載，其善政多有一一本盛德以出之，無智名勇功而相炫燿。然民生之瘠者以甦，風俗之澆者以美。于是上下相安，所謂桐鄉愛我，我愛桐鄉，固未之有間也。而公雅澹泊，不以聲利爲孜孜，雖綰綬握符時居，然儒素。今年秋中幾欲賦遂初去矣。幸臺使者憐才且明之，以朝廷眷顧東南之意強之，而復起公起則善政如初，不必悉數。而前月以來，士大夫之皇皇焉，惟恐失其怙恃者，乃得再歸懷抱。今而後喜可知也。以十月某日爲公覽揆之辰，卽士大夫志喜之藉，因使寬文之則寬，將以官文之乎？抑將以壽文之乎？夫三公第人所肝衡，公不爲之捉鼻，萬年亦人所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孟

禮記公不爲之羨心然而公惟不戀職故能久有其職惟不益生故能久有其生凡此皆以澹泊一念致之而亦必清冷槁枯如余者差足以領之矣夫百年必世王者之所爲久道莫不與斯民共之公雅意豈不然乎荀卿子曰人無千歲之壽也而儻然有千歲之慮公爲政八年如一日更推而遠之庸詎不可以千歲子產古之遺愛也而先威後慈崔鄙張詠亦各一代之良吏也而或柔或猛雖曰變易以從時乎顧其始終如一之守亦似有讓于公焉公誠儒者也仁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文而不流于墨義斷而不至于俠去畱行止而不濫于媚悅取容故反政以後升功馳譽所不必言第言其無改絃易轍者而可也昔者孔孟皆嘗一去其官矣而未之復也假設于遲遲吾行之際與三宿出晝之時有挽畱者則余不知齊魯之治又當何如今南昌之人福過齊魯其能不轉取而壽公而公曰聖賢事也吾何敢與幾必不棄于有道而得見于清時吾其勉爲長者而已耳于是乎序之而授諸酌者使讀焉以侑無算之觴

壽奉新縣何子受父母序

今天子求治之殷特修曠典升進循良俾乃在臺省位而大江以西之及格而應書者得四人惟我新吳父母子受何公爲稱首其治行長者之狀旣上聞矣居無幾而逢公覽揆初度嶽降之日登庸之事起焉夫是亦公私之交慶也顧新吳人情不免于喜懼併者無慮皆欲私公而有之而不能舍去之已矣劉子天孫與二三戚友合謀所以觴公屬余攝詞余視其用情有大不異于新吳人者蓋他日石潭先生履跡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在是無亦如桐鄉之愛朱公與畏壘之不忘庚桑而止耳于是余請爲廣之廣之以桐鄉之愛朱公則不如廣之以朱公之更愛桐鄉也其爲德有終始也廣之以庚桑之畏壘大穰歲計有餘則又不如廣之以姑射之乘雲御風神凝穀熟也其施及有多少也夫公今日自此升矣豈遂忍傳舍乎新吳一抗手去之而勿卻顧者哉夫舉賢自代誠數百年未經見之事抑亦時制不存然能取我良法告之後賢卽一邑中何嘗無蕭曹房杜曩者黃公善爲政公謹守之但有

增華實無變本倘後之繼于公一如公之繼于黃亦相報之數然也循中之尊其尚得至于三酌也邪余憶前年祝公嘗矣引漢何並與嚴詡爲代事意謂並列在循傳第稍稍倚法雖公同姓不足學而公則既首肯矣余又以傳聞之誤謂山陰兩何尚書皆司寇而皆公之祖則公且面教余曰兩尚書一司寇一司空司空能賢果吾祖司寇非吾祖也子設有他撰若幸而正之稱是以談公于人倫之涇渭何如公雅意惟賢而不惟貴卽合賢貴論之所謂天下士非百里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竟

賀廿殿貞別駕壽序 代聞師 郡國之治與官府相爲表裏而丞相太守分據內外之極官亦復相爲出入者此漢制然也乃自史記不立循良之日而班固書僅附見于臣傳中又往往在漢興百年之後豈必世後仁聖人之說信乎其不可易而豐沛之傑者亦終無遑暇以及于此耶則又有度越前代者矣我祖臺殿貞甘公是其人也公奮風雲而依日月其年甚富似與清興之運會俱新已乃起家國學爲都統下六品筆帖式處乎儒與吏之間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甲

而出乎中消舍人之上遂對品授官則我南昌因得以邀福如天假守茲土是其爲豐沛之人同爲刀筆之吏有更進而亦同爲太守之官雖稍卻而亦無不同也是故當于漢代求之也別駕在漢官名爲郡尉職佐郡而秩比二千石所以比二千石者謂其于二千石亦可以需次而至之也而公于此且則有不必需次而已至之者矣公才無不可但脩倅職猶之共以函牛之鼎而烹雞也倅職在權漕公五年之內三致役焉或爲一郡已分之半功而亦或爲通省轉輸

之全局所謂游刃餘地豈不恢恢郡符之綰也。邨使者遠擇而以歸之輿情大洽。于是乎興革之事靡一不舉賦足而訟清風移而俗易猶復加意于文事童子一試盡收其才不遺寒畯有足爲小夫苞苴竿牘之智而下砭者輿情又大洽且詩有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者固以壽考爲期也乎而未幾何也卽逢公之覽揆初度郡中士大夫合謀所以觴之而勸余以介者之詞余未嘗不作我有子弟之頌與夫邦國不空之謠矣然子產乃一國之大夫而王休徵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里

僅後世之賢者卽如是何以擬于應運而興若豐沛之傑者邪豐沛之稱傑者三亦惟鄴國實產豐沛耳而公出處同之動猷復多同之者蓋不必盡繫官職余一以公之辦漕視蕭之給軍轉饒以公之治郡視蕭之請苑益民以公之較藝視蕭之能知人而得國士俱未爲錙銖相負也而由此以往由假守而至于卽真由真守而至于入爲宰相雖皆其所自有乎余且不欲豫之而爲佞矣公今去疆仕尚可二年顧壽且無量卽三十八齡而有千秋之理猶之其第六品官而有三公之望也彼飲乳者未足言老而辟穀者未足語仙余雖耄昏憊不之事而矧以爲公祖薦乎

壽靖安邑侯任鴻圖五十序

鴻圖任公之治于靖也精體密用強教而悅安之莫不憫然有千歲之慮靖之人自士大夫以至閭里小民咸載其德亦如生于善人百年王者必世之後由是則歌聲所溢自西徂東不佞元寬雖身處側遠亦既嘗聞耳矣乃今年春伏承軒車之儼臨挹其芝宇使人之意也消然後知泰和元氣不必在宇宙間惟在乎公之一身也而純乾用事之卦文佛誕生之辰適當公五十覽揆初度是禮所謂艾服官政時也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里

則政成矣蓋先是公起家明經科卽以招民書功天府是能實爲興朝根本計者故人人願得而父母之及其治靖催科撫字之同行興利遠害之具舉百堵作而民不爲勞四境清而吏若無事以至聽訟則甘棠取一焉飾廟則泮水取一焉繕城則烝民取一焉校童子藝則棫樸又取一焉自大江以西七十餘城之令長殆難以數數見且夫文王壽考事盡中身所謂中身者卽五十是而精神既足以千歲規模亦自成其必世百年公所爲豈不然乎公之太翁曰樂菴

先生其盛德實聲無窮余嘗瞻遺像而肅頌之而伯氏疑國公久官禁近職掌絲綸乃與公若周召之分中外究竟同族姓亦同功名也余竊聞其家書還往勗以清風大抵非旦夕苟且之謀而皆長久可守之道卽三事大夫之夙夜而爲一行作吏之歲規公率是也雖兩荏弱百年千歲矣如是何必言壽亦何必不言壽乃靖之士大夫若閭里小民壹舉蒿高而公曰吾不敢當祝子產之爲慈母爲遺愛未可知要宜準諸與人之誦無已閭里爲可負糧之役在閭里最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聖

賤最疲而最與官習某某等皆靖之負糧者遂脩封人之故因于余友舒子長文使余擬詞誠知公之所欲聽而不拒者有在乎是耳夫中庸以獲上爲治民之要務而後世英君亦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至于今日或不爾爾良有司聲稱不難起上偏難起下以公道在下也使最賤者言之謂之公道亦以直道在下也使最疲而最與官習者言之謂之直道二道得而公之賢績大彰公之受取亦正不薄卽其不進諸家錦綺之文而特安余側遠儼固之說猶之其聽于閭里然矣

壽新建侯魏謙伯序

凡事美成在久而亦惟其人之才性足以持之才性之有勝劣卽如命曆之有多少然且相副而俱至故莊生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非判然而二之也知大則年亦大矣我新建父母雖伯魏公循卓之治八年于此詎不謂之久道而化成者哉顧其齡齒猶未艾纔踰強仕之三諸君子爲辭言報德之詩事寄于祝以爲其善祝猶之乎其善志也乃過而徵詞于不佞寬則寬將御期之于公後分之所得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聖

抑將友求之于公初分之所受乎後分之所得者命曆也有數量者也初分之所受者才性也無數量者也寬亦言其無數量者而已矣公起家名進士國門懸書家傳戶頌是有文章令新建績冠于百城是有政事此在安定之門卽未有能不分齋而肄業者也而公爲兼優至于前後左右際尚多有之蓋余見其才供二筆而筆各具五花矣余見其言語妙天下有韻之文隨地立就無煩爲擊鉢矣見其精黃老之言載清淨之理不借辭于蓋公矣然則見士讀書故嘗

與爲朝夕而揮絃送鴻亦孰分其難易也古之人惟
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
相參涉皆悉瞻舉裁有閒暇自手寫書校定墳籍差
足以舉似公耳若末世氣流德薄人患才少一職之
營日不暇給此實穆之所嗤而亦無以望公之下風
矣新建故繁縣也而未嘗非瘠縣余聞之塗諸侯之
國一而當五山諸侯澤諸侯之國皆一而當五矧其
處于半山半澤而復治于塗如我新建者將不一而
當十五乎而不足以窘公也適足以顯公惟公有尊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望

親之致焉則張乖崖之先張而後弛也有文武之畧
焉則尹翁歸之可東而可西也此亦如其凡事之博
通而諸長之不可選余壹以是大之且不必爲毛舉
之獨其所以合于壽者何道蓋精神大于身故宜盡
身形之期矣千人一見焉曰英萬人一見焉曰傑故
宜令千萬之算矣此卽所謂大知大年之同理者矣
傳有之曰魏大名也名與姓通姓又與性通余謂公
之才性適如其族姓焉而因大之而復久之詞固非
決若所引劉穆之者南昌縣侯也新建置于趙宋當

劉宋時正隸南昌耳公與道和旣爲前身後身而公
視余且爲已之子非爲鄰之子矣余怙公也以久而
臚公也更以大爲徵魏典在漢莫如高平在唐莫如
文貞而公應本朝之風雲以起蓋不啻文貞之于貞
觀其陟明之日適當新聖圖治之初亦不啻高平之
于元康也公自此而升其亦可有平恩之因與夫嫗
媚之見否則余知公當復進是而是義也余嘗序柏
鄉奏議而一及之公于柏鄉有屬籍文穆之于許國
亦有定評公遂晉鼎司此方棠陰尚亦如公家之舊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吳

笏在

壽奉新何父母序

君子之自爲壽者非益生之謂也德有存于身者也而其相爲壽者非昵情之謂也愛有加于人者也德存于身愛加于是足盡乎大君與父母之事而宰邑者南面臨民道同君上又愷以彊教而爲之尊悌以悅安而爲之親脩此三者故全其有不全脩則亦或時地之所使矣夫騏驥一日千里固不能不困頓鹽車而周鮮寒年秦無煥歲此在天道適當其會場化爲鷹變而之于不善自非有過量之人卽何以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救于此日乎余伏處草茅肝衡蓋久而乃今竊聞子受何公治新吳能賢夫非斷斷焉取綱舉目張能其事而無廢其職而已也抑實有心地當于古之遺愛求之公產山陰大家其高曾規矩在明朝嘗連兩世官大司寇則夫庭堅弼教不惟侯捷蘇公制典超軼呂用要之皆能使泰和在人宇宙間若是者公于家法中亦既有所受之矣而公雅故雄文爲諸生祭酒第資甲午選起遂任劇而不辭難猶是牛鼎烹雞之喻新吳何地乎瘠之甚勞之甚宜無可以展逸足者

乃自公來而邑之人莫不欣欣然喜色相告則公所以拊循而噢咻之無亦惟是高不見之功而大不取之與卽如按稽丁畝課吏惟先在本朝實著爲甲令公業得以全完承紀錄而百姓尤恬然若無事是其功名豈治繭絲束淫薪者之所能及且者余同人朱天中寓書余曰公雅人也有誠有明能仁能勇其境內之治幾于桃李之垂莫取錐刀之遺莫拾而其于我草草廬主人則更似有臭味之合余感斯言也而心醉焉幾欲褰糧于建德之國矣顧第恐寓諸侯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八

易與爲恩且傳致儒術而所以延譽余者亦不無兩喜溢美之詞也既而得彼都人士青青子衿若王君廷標以下凡二十輩異口同呼屬爲揚厲然後信其言之不妄蓋諸君子共託聲氣之林以膺神明之契能爲公而頌之必不能爲公而私之者也棧樸之詩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諸君子安得無意于此而是時也公纔加彊仕之年四卽未幾而刻要津秉鈞軸猶然烏頭不至于恆言稱老徵事者宜何取焉夫自遷史不傳循良傳之聲于兩漢此亦各有徵旨然余

載考之頴川渤海所以得爲稱首不過曰其治行終
長者耳長者之爲文通于壽考固未嘗專論齡齒而
公于殘殺未平之日早有百年必世之心雖其小試
本領甚大誠能爲國家而計久安長治者也豈止壽
身且余合諸君子與天中之言知其推服有素則公
所謂隱然負公輔之望者亦不自今日始矣其道獨
足以盡年哉余今者獲傍公雲霄而異時亦嘗遊于
王謝之臨風玉樹顧衡殆鑑窮未及一見神龍之首
已耄矣乃更得遭逢盛事制作小文以歲月之餘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記

壽星儀公祖五十序 代李梅公
周公作無逸以詔成王之新政而必于享國長久是
徵則致之人主者厚矣致之人主者厚錫之人臣者
亦復不薄故君黃繼焉所由天壽平格一與廸哲之
后相當而耆造鳳鳴同乎其爲瑞世也上以冲齡踐
祚閱六年銳意親政昆占惟在秋七月而我南昌郡
將星槎葉公適以是時稱五十壽祝者大有人無慮
皆于基命之始卽爲固命之說第不知公持此將以
奉之身乎抑將奉之君與國乎意者其必奉之君與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辛

數春秋之富是爰爰者庸詎足爲南山北海之一涓
埃雖然余不佞逮言新吳侯者至再至三而未有已
夫非皆用其瘠且勞之甚者而爲之起聲名階通顯
者邪公其後勁矣有美乎成之有類乎掩之倘亦長
者之用心則然若夫漢之何並與其代者同列循傳
而一作據地之哭僵踣之期此未可曰公家前修蓋
公爲似祖亦惟是還宇宙于泰和壽世而因以自壽
固不待夫相壽者之畢其說也

之與區其冠裳者不至于化爲介鱗其章注者必且欲進登心腹而余不佞嘗與聞乎司馬之法者又得以一免劫質之患而大庇受塵之安于是乃以其得之公者獻之公則猶之無獻也頌之公猶之無頌也夫公纔中身在禮尚不至稱老而其儻然千歲之慮實欲與本朝爲多歷年所之期若是者庸詎非周家保奭之一流人然而當成周時多士多方或不足以知保奭也知之者惟周公承之者惟秦散閩南四氏今夫爲公之僚友與爲其屬如某號公以下幾公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亦甚類周召之同功而秦散閩南之分職者矣乃以羣公爲公合祝過而使余攝言則余豈能言者哉無已卽就諸大夫所爲矜式公而不能去于其懷者以視草蟲之歸心又卽公所爲行縣如分寧以下而有恩澤于其地者以視甘棠之聽訟亦庶幾乎得公之髣髴而要之未盡也未盡其精治身緒餘治天下之理也若夫今天子思爲聖賢之君勵精圖治而其以聖輔聖以賢輔賢者皆慨然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之遠想則是無逸作所既漸而及乎立政周官者矣

周官雖周公所獨爲而余竊推名康公之三雅篤公劉亦與無逸相表裏至洞酌卷阿二篇則莫不皇皇于豈弟君子若天下之賢才此卽周公所讓爲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者也然則以公而策今日官方吏治其損益當在何等而後足以存成周宇宙之太和躋一世于仁壽之域乎余知公必有以謂之也公自此升矣前乎此者由直指而太守而無內外之嫌後乎此者由太守而三公而亦必無功名之滅矣且夫丞相太守皆爲極官此三代而後漢制所以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古而淳龐之氣亦稍稍未漓余故爲舉似公以著夫名壽之所底而又不欲以百年飲乳之張蒼加于文武成康四世三公之保奭之上也乃忘其迂濶稱引詩書再三反復豈非封人之僮事公覽焉當大發一笑而爲之舉無算之觴

壽王白虹父母五十序

虞伯生嘗謂古無爲壽之文者蓋據諸家結集之多寡而言而不知其義已莫盛于詩詩三百篇如下之所以答上與夫宴享禘祀之詞鮮有不及于壽則正是四國胡不萬年曹風旣爲之權輿矣國無小也世無下也要之能爲民父母而自盡其尊親之道者可以壽于不窮也而乃今于守興安令白虹王公見之公產大方起大家而特全于名人之致在史傳中儒林文學苑苑俱當推之僑胥豈惟循良乃不置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之館閣而屈之百里又不能百里以下而僅僅如興安者而位置之焉不可謂非用人者之過公顧弗違其筮惟思其職是所謂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語亦有之曰函牛之鼎可以烹犢則豈不可以烹雞乎邑最爾矣其盤錯有倍于繁且鉅者此名實之間時勢之使也自非十倍其才往往束手公至則邑之利弊頓爲舉除流亡盡歸荏苒若掃兵民按堵客主人不相爲癘而異時逋賦且次第委輸上官于是交口公曰能而興安之人所爲出于憔悴稿枯而欣欣然

有樂生之意者未或不仰公于華嵩之上者矣而是

時公纔五十報最之年乃古者服官政之始也服官政不爲小邑言然以執政而兆行于小邑與以大期而受命于中身其數正等皆非過量不足爲進加之極詞惟是公其從此而兩府乎三公乎抑從此而百年乎肩壽無有害乎是應得之理也必至之符也夫曷不可以頌論之者乎余讀公所著政書旣悉其爲慈惠之師明察之長之實而獨于併縣一議尤甚服膺何也公爲朝家計久安長治不爲一邑宰計存去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七

也又其所持存去以事宜非以財賄前世之人臣罔有用闢土地充府庫爲能而至于鑿空開道以博通侯之賞其視請罷朱崖朔方者亦已霄壤相絕若夫鞅掌焉于此地嘔心焉于此爲顧不矜伐其功名而更謂之冗贅而可裁則長算出于身外矣假設公言之而部使者許之從而裁之公其有不脫屣者乎公意念深非薄視其邑而然也公家之先獻尊嘗重視金隄輕視太守而輒欲以身寒谷興安雖偏庸詎遂不若一隄而公不傳舍其官旣見于前事乃更爲太

翁之色養縈懷以尊之忠臣而兼修乎陽之孝子幸也。部使者皆以才故挽留不然公其又有不脫屣者乎。公惟能爲脫屣而後可以兩府可以三公亦惟有脫屣之心不益其生而不易其所生而後可以百年可以眉壽無有害苟卿子曰人無千歲之壽也而常儻然有千歲之慮凡公所爲謀國千歲所爲謀身亦千歲有識者固爲洞然而通于其志矣余喻興安如曹而匪風思王之勤亦可移而致天保定爾之祝矣自喻如四國而陰雨郇伯之勞亦可進而徵張仲孝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友之在矣矧日者公所進士多足爲王國楨而大增此空谷之氣色余嘗得而定其闡牘則械櫟之詩所云文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不又可取而載歌乎余老至不文是役也陳子伯璣實謂之伯璣亦同是四國之人而公嘗與之登壇共治風雅余因而稱詩焉爲詩者有固詩無固也公其懽然而舉余之觴若以結集則余豈敢

壽主考鍾奇巖序代

愚聞之古曰百年之計樹人以其一樹而百獲爲能謀久長焉云爾而械櫟之詩先有之其詞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人材之至數與壽命之極量因若是其相切乎抑前言不我欺也今天子以冲齡有神聖姿起而繼無疆之曆服能自謀其久長所以爲之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甚設亦皆能共謀其久長而獨于開科取士之一道難且慎之其法管張而不弛以爲國家所用躋一世于仁壽之域者惟人而此其人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非輕華淺藻之所可承亦必非眇見寡聞之所能識是以八股之去策論之爲以求有用又存經義于兩論之間以明有體此實朝廷所以挽回世風而謀久長之至大者其試于鄉自今年丙午始而江西固人物與區不易爲之衡尺禮官推擇才望以進首公次祝公天子曰可公再辭讓天子曰往哉汝諧其可之諧之蓋有所試之矣公三科高選視曲江張子壽正等國門懸書天下通頌而袁陽舊地未足引嫌召公所以流江漢之化者寧惟是聽公之一棠且唐宋以

下五品正則。縱待典。南宮之試。末俗乃競貴詞林。卽
詞林自相貴耳。而公嘗薄吏部。卽不爲者。亦敬其事
而已矣。豈顧以要官華秩爲斤斤哉。公至則余不佞
用例與公相爲表裏。懸簾以隔之水鏡冰壺。可望而
不可卽。顧余有大服于公也。公校讐如神。獨知之契
衆論之衷。于是乎取之嚴。誌凡二十日而告竣。所獲
皆知名舉。余前日所爲。採風相及者。正復得次第而
操左券是役也。余藉是以幸。無過共事諸大夫。皆藉
公以幸。無過鍾子期之堂。高山流水。固能以志聽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七

乎而。損篋迭奏。竽瑟交陳。亦誰爲鼓之不成聲者。于
時有識者。額手而稱慶曰。榜五十七人。皆可以壽世
矣。其皆不以學究自爲。而身通古今之故。卽古今之
士矣。其先絕衣而後傳火。雖累數世。未艾亦數世之
士矣。而未幾何也。白露懷人。黃華求友。卽逢公生申
之初度。五十七人者。乃思所以修公壽。乞文于余。則
將文之曰。高山宗嶽。流水先河。其音旣爾。其報亦然。
是爲壽之恆詞。恐不足盡壽之理也。夫壽公以五十
七人。則當有天保之義。鹿鳴旣歌。而答其上者。非效

之。下。門。必。效。之。于。天。子。也。壽。公。以。余。則。當。有。君。貢
之。義。無。逸。旣。陳。而。天。壽。平。格。者。篤。樂。乎。二。人。卽。其。迪
哲。乎。三。宗。與。文。王。也。若。是。豈。惟。壽。世。哉。壽。國。可。矣。荀
卿。子。曰。百。歲。之。人。也。而。常。儻。然。有。千。世。之。慮。其。所。謂
千。世。慮。者。必。不。止。身。事。也。通。其。意。于。我。人。而。致。其。力
于。君。國。是。道。也。公。蓋。優。爲。之。余。從。事。乎。此。亦。謹。守。詩
書。之。文。不。移。然。而。正。恐。無。以。相。奉。顧。勦。此。五。十。七。人
者。舉。塵。益。山。操。涓。誦。海。雖。不。爲。佞。其。無。乃。爲。固。乎。抑
公。莛。材。也。余。聞。之。前。代。楚。有。詩。人。鍾。伯。敬。先。生。者。實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爲公之大阮乃典試。但得一當貴竹。則視公所得士
何如。公于其家可謂之踵事增華者也。然而伯敬先
生程式之作。至于改世。尚戶習之。公以遵制。不胥錄
書。此爲小却。假有欲附青雲而不朽者。其姓名何稽
余之此文。雖非公典。亦未敢爲私言。載姓名以往。尚
庶幾于不朽之附焉。

此文蓋用董撫臺銜而董與鍾弗善也。請圖章乃
峻却之。遂改而用余方伯銜。董之弗善鍾者。或云
以榜首潘故。附記。

壽奉新縣侯王挺生序

天下雖定元氣欲還所以爲生民計全安者實賴良牧而難儻數及余聞新吳王侯賢未嘗不西向呼天也眉居氏譜其善政致招于余余遂欲受塵爲新吳一氓其視侯寧直荊州海外乃仲春中浣當侯攬揆初度新吳士大夫徵辭獻壽余何敢以固陋讓是歲也皇清主中國十年有事三考矣臺使者交章臚侯治狀宜最明客則賀侯而余賀特異余惟先代之故進士爲極選進士之有文名而又能以經術飾治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堯

者爲首稱侯真其人也顧今日得此未容易言吏道多端鮮由常貢而各有所負且比比作督監出條教不然是生媚藉第令共居一流而翻用彼法鳩化爲鷹橋遷于枳又欲從同不然是生猜猜且媚是害成而矧或事會所窮資以口實然則今日之新吳枹鼓無聞探丸屏跡雖有震隣曾不得及其四履若此者余以觀侯之天而仕學相爲操行未變面目可知真誠相遇余更以觀侯之人天人之間固福德之合矣于是乃可爲侯賀夫益侯以齡侯方壯也奚太早計

進侯以道侯日新也而亦既自行可久侯治大凡百堵俱作美不勝書眉居則先之以禮士愛民釐奸三語而此三語者可壽余爲歌詩其在棧樸有髦士之宜而後至于壽考其在七月有衣食之樂而後至于稱觥其又在甘棠以下無行露雀鼠之訟而後至于羔裘退食也而區區清通賦杜中飽以庶上計無過者曾何足爲侯奇雖然與盜賊共治余知侯之有所不能也嚴振而精訓之既足以備不測而比者置廢臺修保甲又皇皇焉彼以爲可幸無事而已者豈侯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李

之心必也厝新吳而衽席之盤石之于是又可爲新吳賀起而視其旁近邑家跡戶躋殺人如刈猶咋舌不敢相告而古言守望今言都綱幾同封建井田肉刑之不可復者此爲何等蓋昔者漢興五六十年之間猶有白晝大都剽吏奪金之事以煩賈生太息而其時有司亦恬不知怪第以簿書期會爲大故循良之史在後貨酷之傳在前宜其爾也今鼎革幾何時知人安民謨猶未矢而錚錚有侯于是又可爲朝廷賀夫爲侯賀則觴侯奉也自養之道也爲新吳賀則

又賜侯報也。友生之理也。爲朝廷賀則又賜侯承也。受祿之說也。侯可以三爵矣。然而侯復有軫以爲彼不新吳者。非生民也哉。蝗食何州之田。烏攫他亭之肉。亦非所應忍視而失所。如余越在百里。侯嘗爲手書以存之。不必識面。誼至高可傳也。若徒以荊州名士則猜者。亦僂甲科。海外令行。則媚者更爲一切。長者乎侯。余所歸依。大進乎此。于是脩君謂余曰。止止。子之頌異穆如矣。似有缺也。有羨也。獨可爲侯言之。且余實天侯戴天而不知天。未若窮極而呼天者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空

能說天也。請投管焉。以發侯一粲。

壽高郡丞太夫人序

禮樂之道。友始樂生。蓋所以貴母也。而後世惑于朱艸。無根醴泉。無源之說。則亦甚誣地德焉。地以其凝蹇之質。賦中下之材。而以其清淑爲之上品。故女媧氏取緼泥而肖之。緼泥之言。恆泥之言。宜遂絕凡聖矣。今日之持世者。非大無道亦多不失庸恆。而其能宜人而宜民者。其莫如我尚乎高公乎。夫以公之才賢。可謂不負丞者爲政。且三年和風翔洽。凡在宇下。君子小人孰不欲得而稱頌之。而麥丘之職未修。既聞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空

公日夕待母太夫人瑤池之觴。亦未舉則豈惟公雅讓。卽太夫人無亦實有焉。文之心逮某日月爲公。攬揆初度。其鄉人黃生子威。李生雲田共謀酌公而公讓如前。兩生私于余曰。親在不稱老公讓。當是獨揚親之美。則爲人子者將有所不得辭。吾子其爲太夫人交之。太夫人之事何如。子威曰。是純節也。而今有成矣。始太翁在天。先生爲國子上第。文章意氣甲于全楚。屈景昭之流。誠不愧高陽苗裔。而太夫人自石來歸。萬石家風尤所嫻習。無何太翁修文天上。齒纔

二十有二則太夫人之齒亦如之遂已母爲父事冰霜之守四紀于茲而著之以忠孝之訓約之以勤儉之規未嘗不如一日鼎革之前後楚數被兵太夫人與公相爲撫持保抱天幸得全會日下有黃龍氣公起家南昌其再命矣余聞而歎曰善哉太夫人事在里中微子威言不知而事在官中則余可得而論蓋當是時清興之歲十有三猶未離乎草昧隣民者或視諸馬上乃壹以猛毅壯戾之意加于朽敗柔弱之家卽無所不靡耳而公不爲也異時長官贊府說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室

暗道而苟務從同公則特立屹然可以同德不可以同欲斯豈非太夫人之教然乎官中之物無以奉娛衣絲寧不備而不受一縑又豈非太夫人之教然乎昔王休徵作倅有邦國不空之謠今之誦公者亦達于邦國矣然而公專官軍也尺籍伍符隸焉捕也盜賊所由屬焉兼官理也獄之大小囚徒之命繫焉數者所治以慮皆非朽敗柔弱卽稍稍以猛毅壯戾加之其誰曰不可而公又不爲本之以仁而無苛設之以誠而無假作之以慎而無肆焉則已矣古之爲官

稱職者亦非無人顧治軍有若吳起殺賊有若趙括而于母心則大拂聽訟有若雋不疑而于母時合時不合公其進是乎太夫人可以開顏受賀而引滿也日者公覲于天子所得引見言事賜之桐酒人以爲榮臺司復交章薦公堪太守九卿之任人以爲達而公曰復上信友要之事親太夫人可再引滿也無幾何也鸞書飛下懿行褒嘉別有盛典卽就司封法言之太夫人暫爲太宜人矣閨宮之詩以詠壽母輒繼之宜大夫士庶此其說又適與嫗氏黃泥聖人之旨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室

相符太夫人可三引滿而公于是起而餞出而受邦國之賀則亦何以謙爲也程夫子有言凡人生日而不逮親者不得置酒張樂今其事正反而其慶乃大異尋常余旣感公恬志又健羨公善事焉故樂得而道之以標爲人上而爲人子者之的而因記子威雲田所以私于余者無非禮樂之精微也艸野足跡卽不取每至公堂乃其文亦有跪坐以進之鼓歌以饌之者其操觚之厚幸而錫類之明徵也夫

送張恆菴北上并祝五泰壽序

今日誠急濟世之材而民生未遂元氣且殫所云材者猶是能利天下而亦能害天下者也利之而勿害莫若以仁而余嘗爲窮鳥相木得于諸長官坐中一望恆菴張公顏色以爲仁者而公卽復謬引余俾得盡其登臺此所謂見似人而喜則其于人必無不愛者矣愛其鄰之子亦無不愛其已之子者矣而公是時令靖安善政多有大氏皆利之而勿害卽靖人之德公者至今不衰在肌髓之間不在聲色之際會壘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今方新朝廷乃借公分督屯田所治則南昌暨湖北三郡事有十倍于靖意其官如古之治粟都尉置制營田使者亦劇職未易稱任使乎天子不委諸纖碎錄急見事風生之人而獨用公正以欲利之不欲害之苟未能有所增加卽以寧姑仍舊貫至于今而罷壘其得利乎必可積利之數或少得害乎必可積害之數或多天子曰田卒污萊猶有復也今其得無爲萑苻之藪且曩所領大農母錢奈何輕擲之如脫柱之壁輒不全歸而公則有以報矣其初能爲不授其

後能爲不失方今之世固未有以貨殖待士大夫之心而亦嘗以平準急天下國家之務要之自分義利仁鄙則如公者安得不爲濟世材哉于是天子將大用公俾還香案而公年纔服官政余老友魏康侯相屬作語乃中篇而謂之曰甚矣子之言似公而仁壽二言則可持以修麥丘之職者也余應之曰德止此乎夫公愛人之仁吾所已及而公知人之智亦余與若共詳午聞之役嘗借公領經略而公所得皆名下士其時余友卓朗葬出關而爲公擊節津津語余余益服膺公不置假設有有用公而衡量一世之人材者余知其不爽矣大學平天下之事理財雖非所畧而猶必本原于用人其所用者固在于仁之而利之利之而更勿害之者也蓋仁以愛人而我足以生人智以知人而人皆足以生人是所爲壽世而自壽之上道耳當漢之日而咸陽孔僅桑弘羊未嘗不以用人爲事然要之不出纖碎錄急見事風生之徒且止于幹財任職他無所兼至若劉晏之爲度支而管銓選其選皆名流事有進于度支陳恕之爲鹽鐵而知貢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舉其舉乃宰相才事有進于鹽鐵公職農田而得人
事君如此其于劉陳何多讓是故余與康侯同以愛
人之仁壽公者以公之性情壽之而余再以知人之
智壽公者以公之于孫壽之也于其行也與之飲酒
而因書以侑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主

壽奉新縣侯萬燧水序

凡爲期望增加之言于其所尊親者必曰壽而壽非
作而致之也不過究其自足以爲量而大其及物以
爲功也夫有功于物者其于身亦何不足乎是故臣
之于君則無語而不壽之子之于父母則無念而不
欲壽之而未若爲民父母者之能兼乎此焉燧翁萬
侯之莅新吳近二年所而孚翼之無所不周散者以
歸療者以起阼危者以祖席蓋更生而幾矣家而曰
父母生我也我何以將父母哉乃孟秋十有六日嵩
嶽降神蒼龍來下邑人于是而修其村醕野菜之恭
以鳴其巷舞塗歌之豫其事亦既舉也而必使能言
其意者爲之頌論翟玄錫先生過而屬諸黎子黎子
固未必能言然而亦不能已矣黎子嘗創甚樂得賢
父母而依之大不異臣之擇君而侯復嘗推其師孔
文在之誼以禮黎子黎子曰父母私我也余何敢言
私顧推新吳之人情則孰不曰父母私我也佛有千
子而均愛之而千子仰視佛顏各以爲其愛專已今
新吳之于侯喁喁然而昵昵然其情豈不由是乎余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主

以是多侯之及物也亦壽考之必徵于作人之義也
王元之嘗爲壽域碑曰古之城築道樹德今之域基
奸址賊此于壽命之數蓋難言之如我侯者豈非道
德之所日成而奸賊之所日遠余以是知侯之自足
也亦天壽之必存于平格之義也夫如是侯其可以
燕喜乎然而侯有恫矣今日之爲令長者苟無愛民
之心苟不無愛民之心而蒿目于時艱束手于功令
則亦與忍人同實且聖天子以承敝故間用綜覈而
上爲其一。下爲其二。輒至救過之未遑。侯每爲余攢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七

詹道之猶舉手加額望幸如天不敢胸置而腹謗彼
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而以善巧奉行爲得意者其視
侯何啻百年之與一晷雖然子產衆人之母也而或
欲殺于其初龔遂之政已成三異而或更廉于其末
此其所不足者亦非內分矣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
蛇何處不有侯當此之時而後從官聲民譽之外別
有以行其肫肫也而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者又豈必
其畫然而智潔然而仁者哉上古之言壽者固貴乎
得朋而猶必取年大長于己者以爲之獻而因爲之

期今以行年九十安車待聘之翟先生執爵故儼然
對岡陵揖五老也而區區山人魏野之姓名上相中
元之詩句亦得幸附以薦于萊公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序

七

壽胡太翁八十有二序

貞嚴胡公之奉簡書假節鉞以蒞南昌也取我阨危而衽席之登我凋札而壽域之又孜孜焉日進士大夫而諷之以人情之所便拂告之以時事之所難爲于是南昌之民皆喜謂得所天矣雖然知其天而未知其天之天仲聲氏乃曰吾語若天之天蓋翁有太翁先生吾同梓也春秋方八十有二以是月之某日爲覽揆初度公迎饗且至于盍文之而贊于酌者因使人聞其德福之備而樂事之全亦庸有勸乎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主

余謝不敏以爲余戴天而不能言天之高也無已則請言其所爲管窺者夫太翁生于越有山陰千巖萬壑之奇居神京有燕趙悲歌慷慨之氣其于長安碁弈審觀之已不啻如柯爛損益雖明其故而海桑未驚其心亦惟是仁義以田之詩書以澤之古道自爲後人是勛蓋自太翁年五十時始得舉公而公乃今起而在此位也以公繫于太翁則太翁傳以公繫于天下則太翁重以公繫于南昌而救此一方之民與爲一體之視則太翁尊而親若然者華封之所引申

已爲太翁之所具足而奚待于佞詞且太翁新膺恩官如公官太母李並封恭人矣椿萱之不老而同榮亦非世所恆見也未幾而天子毗公以爲卿相則太翁官如卿相又未幾而天子重毗公以爲師保則太翁官如師保余私計其時方將觴九十耳爵祿極之事功亦集之朝典被之家法亦足致之聞太翁在里門與父老雅遊足跡不入城市請謁俱絕而公居官更一塵不染考安定之故事何其似質威父子間也夫質清畏人知而威言臣不如父第由其子不亦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主

知其父乎太翁復有幼子昇俊昇資一以公任補國學一爲順天弟子員皆高等有遠大之期與公爲鼎足此又似文定之有致堂五峰而兼有原仲也然則香山九老之冠冕一胡杲也句題紅紙吟對白雲此徒引年而已矣何足以爲太翁舉似古之壽考過曆如彭祖老聃之徒皆未嘗不閱世代經遷流而孔子至取以爲師友如太翁者羽儀一世而無煙霞痼癖之心光遠自他而得窮變通久之道斯真彭老之流亞也使聖人復起亦詎有文獻不足之歎陳希夷臥

終南能知天下之太平又能策陳文惠兄弟之爲宰相而不聞其有功于國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但以其龐眉皓首之狀羽翼太子有功于國而又不聞其有後于家太公望能有功于其國矣亦有後于其家矣而以八十二之年纔爲際會馳驅之事殊甚失彭老尊生之教故夫祝太翁者不宜濫之于神仙不宜儕之于隱逸又不宜推之于王者名世之間使子爲之而我靜之使子靜之而我有之夫祝太翁者其實盡在于貞嚴公矣公于民人既無不宜于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韋韞注之士亦無不洽今之賀者固大胄也將相之和可以槩見爲武者文之爲文者亦必文之矣使不能文者文之能文者亦必文之矣公名滿天下太翁名滿天下太翁等如天公仁如天仲聲氏所以語余天之天也

壽袁州司理鍾青巖序

青巖鍾公理袁數年政平教成上下和洽山高而水淺則德意與之俱至也于是田井塗巷飲食熙攘之人莫不歌鐵劍之士赭衣之徒亦莫不誦其流及于市南之槁枯者既灌耳焉而部內陳退菴潘亦式梁楠友三先生寓書黎子以爲其說不可不整齊之而視于公整齊之而視于公則莫若及維嶽生申之時爲天保答上之事抑猶未失詩人之職者也子盍敘次而言之乃黎子至無文章而義則不得辭意亦將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有間矣黎子竊謂今日之天下人情尚欲竝生哉而戕之者不少惟是瑣細刻急莫與爲優優吏或思見其穎則非處微也而侈功勳猶在版也而勤駕馭夫一令善曰非我莫能爲古以之譏今以之詡至于令不善又敢曰非我莫能爲使狼牧羊殆謂此等而其事上也第如鼷之食牛甘其口而已若此者余將以公正之司理一官綜郡縣之全局而爲手目兩臺使者其權極重袁則瘠土也鄰于湖南協鎮斯在其地易動而難安朝廷特以是畀公厥有漢晉公高第三

科才大如海又親詩人伯敬先生之仲容聲稱藉甚
藝苑苟而負其才望因其特異用其極重以行于易
動難安之處雖有所張施抑豈能無微創乃公則知
名勇功之不居而泰和元氣之是保無傷于國體無
害于民生斯已焉小大之獄必以情亦安取上所欲
罪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逮問而微見其冤
狀公可謂治行真長者也古之論王者色相如理相
如大小短長相如而價有什伯者厚倍也公抑可謂
厚倍者乎或曰公不逐隊諸才吏間則可也公猶逐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隊諸才吏間此日之道德其將不在申韓邪是不然
漢武之世張湯趙禹更進用法而倪內史得以孤行
垂拱之朝同來倖滅而徐有功杜景儉猶竝顯不衰
公轉世者安在與世高下日者公督漕江省下粟凡
卅萬石一月而畢不大聲色固由其才之有餘乎至
于行跡我南倉見榜人日數十百者里也非胥也公
曰曷不胥也而里也此法若行可無有乎欺矣亦可
無有乎酷矣南昌之氓蓋嘗頌公言而泣也而況其
所爲德者又有過于十三郡者邪夫公治于袁在袁

不過數月自入覲往還半年而外數數畱省中識他
所平反則倚公而決公所平反則他無以易之然迎
刃而解者有焉每至于族見其難爲者亦有焉終不
出乎倚法而削文事大裂幾及焚坑公謙而校武聞
得佳士冠其偶魏舒爲尊家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
公之智抑有進于尊家毓矣其事在袁者安上一繪
前席一陳莫大乎減浮糧諸捐不與也而直以爲從
同麻蓬之役益戶三千亦何異開國百里大府有以
之陟崇階而上者而公雅不尸然人則必爲公祝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夫祿位名壽者亦世間祝者之恆詞而公不言祿卽
旦暮位公給舍御史天官卽以至于執政宰相皆其
分內公不爲寵名則更遠嚇嚇也嗟夫壽者仁之屬
也或有當于公所以愛我民而正彼殘賊之道乎旣
以與人已愈有余祝何加焉公生在重九之後一日
而陳子于止恩公以公卽日有臺招惟恐不及祝而
豫之豫占事禮也余愧未能言禮獨私計公數過滕
閣其遇有勝于韓退之而余得從蒞籬間納履而拜
王弘佳話亦當不讓陶靖節矣敢以是言藉手于止
而復于三先生授之酌昔以發公一嘔焉

賀撫臺張溫如壽序 代李梅公

春氣滿七十二日棟花之風將來水心之劍既奉而我老公祖大中丞溫如張公適以此時屆生申令節則凡在宇下之有性情而披潤澤者莫不欣欣向榮同于艸木蕤乎鼓舞逮其菁萃于是公牙門將黃君金君等輩共謀所以壽公而徵詞于李子某某雖至樸陋顧念時昔比肩之誼何所多讓某妄謂夫節鎮之足以福德乎人也有可爲之權也而亦必有誠爲之心優爲之才也苟有其權而無其心則或從事乎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不終朝之計有其心而無其才則日亦不服給而人之被其福者少矣入國朝以往秉鉞重臣悉倚于豐沛之傑能賢者殆不乏人而要之無出公右頗憶在樞密堂中步公後塵接公聲歎所以奉令而承教蓋非一二惟是斗杓之斟酌某未敢與知雲臺之高議某未敢與聞而某生長江西獨嘗爲桑梓間策料宜社而尋者何條可經而綸者何則主不勝客奚以位之玉之與糟奚以物之意者其姑徐俟焉有如禮樂百年後興之說公爲之一哂無幾何也而公庸簡書

以撫我積疲之江西則江西實有來蘇之望某乃以先是流落淮南悵然故國公既至止境外肅清冒去于署姦遠于叢藪澤靜其荏苒山林失其魑魅豈非所謂祿而尋之者乎而其成績爛焉可觀者則莫如營室千間兵民案堵連檣十里枕席過師士有絃誦之序庠農無棄去之畎畝城高益高溝下益下門觀益壯斥埃益修豈非所謂經而綸之者乎政成矣人和矣蟪蛄其不諱而鴻雁其亦思反矣公檄招某則某于是來歸然且無孺子之亭而時下仲舉之榻無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杜子美之州堂而數過嚴季鷹之元戎小隊度公若鴻鈞必非有私于一物者毋其終以主主客客玉玉槽槽之意在宥之而懷抱之斯已焉夫凡公所設施如此類皆不存乎旦夕不存乎旦夕而又能捷速以至之者無他心誠而才大也乃其所以合于壽者何也心誠故有歷遠之期才大故多勝任之快而日者公以章水流災祈天請命輒復出其緒餘版行本草以教衛生立之藥局以軫痾疾則是上爲國而致其長治久安下爲民而除其夭札疵癘成其身者不期

于富貴神仙而錫之世者自足乎太和元氣公在江
西于是閱兩初度矣聞昨有年事鄱湖而今日再至
自湓浦馳驅鞅掌未老方將固其淺事乃供御龍缸
藉公奏免估勘江壩大人視成格天格君納約施傳
卽其間所全活生民亦何啻數十萬然孰非公之所
以自壽也某習公而智不足知公卽知公而文不足
言公言之者有宸藻之煌煌在而亦將裂竹帛以爲
書指河山而相久矣顧某此篇猶嚆矢也公或不吐
焉而爲之醕一大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先

樓臺張溫如壽序

古大臣之所謂格天而能承天壽者將欲上以致之
其君而下以致之其國不獨爲身而已也顧後其身
而身先自阿衡而下者以聖輔聖以賢輔賢皆未嘗
不食多歷年所之報至于周公尚欲以年而獻之君
召公則百五十歲爲宰相四世壽命之數豈有不全
盡者乎今天子御極十有四年矣在開創時卽徵悠
久而方富于春秋視成周之冲增數齒耳乃初則不
資負展之功而繼則復有耆造之德規撫弘遠識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公

于是卜萬年焉而是時左司馬溫如張公適膺特簡
而來撫我江西天子必以爲江西之急欲逸欲富而
公之獨能逸之富之也又必以爲江西之急欲壽而
公之獨能壽之也公則銳然而逸之富之壽之卽其
綢繆于遠近之間經營于興革之際蓋不過纔浹十
旬而亦旣爾然有百世之量矣季春日值公寬揆初
度兩標之中權黃子國忠金子抱一城門校尉岑子
應元暨諸將吏隸鈴下者共謀舉觴而屬元寬以侑
元寬安能持涓埃益高深也言高深而已凡元寬之

承顏接辭于公者有幾其始見公念江西之亂也曰
吾社席之其次見公憂江西之瘠也曰吾與咻之社
席之說一曰分處軍民則有造營房還屋產以爲孜
孜與咻之說二曰請蠲逋賦則雖其權在內而必以
聞曰丈量田畝則雖其權在外而不以騷以方面領
之不以雜冗由其一說是逸道也由其二說是富道
也而合之無非壽道夫民乃今而各得其性命之情
矣天子于是亦可以無復西顧而稍稍事娛樂也乎
江西作業鮮少獨產菟乃貢供御受數十石大盆以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全

廬以東廡從以西其爲祝也亦多矣精神者用而愈
有公不愛力是得流水不腐之義生者不益而厚公
不愛財是得慈儉爲寶之道元寬請文此意以壽公
知必爲公之所許也若夫烏頭作相袞衣歸朝卽非
諛詞而江西之人尚欲私公而有之元寬亦不欲以
後之無窮之期加于日用飲食之上耳夫自公之來
百度惟修于瘡俱復非獨農安畝畝士習高曾卽他
日及側之子靡不革心介鱗而冠履之蓋比比也召
康公日闢國百里此其似之而周元公身統六官亦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全

其有之矣軍國一實也公作營房其如卜洛乎司空
無定職也公視陶其如梓材乎而前所引與咻之二
說亦猶有無逸之心焉是則公必不以聖賢之能格
天者而讓周召元寬終以周召之承天壽者而壽公
也

壽黎母張太夫人六袞序

凡今之稱壽者莫不以久爲詞而其道亦莫不出于仁矣久而能仁宜巖黎侯之治南昌是也而有本焉太夫人乃用是時開六袞象服龍章徽帔受賀侯赤紱以拜慶而諸君子之有事于此土與侯爲莫逆交者相率而舉千秋之觴甚盛諸君子僉曰寬宜文之寬則宜文之矣諸君子亦知侯之所奉于太夫人者爲儉乎爲奢乎抑兩行之者乎蓋太夫人之教侯也首曰清而家號素封要可無取官中一物南昌之嫌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金

不以爲太夫人御也南昌之魚不以爲太夫人甘也然而南昌之聲名將不得以爲太夫人獻誦南昌之歌塗舞巷碑山礪淵亦不得以爲太夫人增長益多而俾爾耆艾昌熾邪此乃所謂儉而實奢者也杜少陵之詩曰委曲承顏體鸞飛報主身侯又兩行之矣侯治南昌兼劇與瘠所謂涂諸侯之國一而當五且臺司交蒞之區盜賊充斥之日畏其畏存其存殆難言之侯初則如迎刃之有餘久則如承蜩之一撥夫皆他人之棘手者也而不必謀及卿士庶人詢于老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金

成黃髮顧往往行之而得意成功宴如無復相格奪者謂非稟教太夫人而然乎太夫人曩旣再抱孫矣非侯產也侯用今年舉丈夫子則是天將大仁者之後而亦以佐太夫人之惟人倫之理能爲人父而後可曰能爲人子官與家一實也四年以來南昌產子者固嘗召杜其名而侯豈無河陽之懷桐鄉之愛而因以爲摩錫于是太夫人對此應發一粲然矣而南昌之民更有喜懼以爲侯閭閻高其姓名或在山公或在幕府各欲得而借鼎旦暮去此太夫人能爲我從容稍畱之乎乃以侯之賢可諫議御史天官郎而不汲汲可藩臬分司要郡太守而不皇皇無厭其久而欲去之之心故有爲其久而能仁之事若此者又非太夫人之教然乎蓋太夫人之成就于侯而安我南昌若此南昌之有口者詎能無祝且諸君子之交游于南昌者猶祝之豈南昌之身被其澤者而不祝春秋傳曰祝有益詎有損寬蓋以信其不誣矣于斯時也日在鵲首坤德所加萬物致養太夫人之辰值焉適東南方數千里之間魍魎是苦衆難羣疑轉

相傳煽起而視其旁近也既有以賊入腹中刺刃長
吏之腹大搜藏鏹見告者而南昌四履獨先得雨霑
足歲則大穰民用洽和虎渡河蝗出境差足比儼傳
亦曰有憂民之志早不爲災矧其更能爲不早侯持
此術也亦可以養于太夫人而無慚耳寬猶記前年
作祝詞引壽母而泛濫于魯僖公從伯之故至于駟
泮之篇今又援其閔雨以爲說也太夫人視之得無
曰此子也迂而據經爲再發一榮然邪壽觴舉矣慈
顏和矣而長公愧曾行破天荒捷音嗣至亦可張樂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全

肆筵以待之矣

壽草太翁六奏序

雲雨之不至于竭盡者以原本于山川也廣菴公爲
政如乾之九二亦有龍德則所謂雲行雨施而天下
平者恃此具矣乃其爲名山大川淵淳嶽峙備極高
深之威儀者非脩翁太翁而何哉太翁初治于一經
而夷然有不欲用世之志以爲爲之非其時也不然
卽少畧爲之非其好也王彥方豈不誠名士邪蕪之
陰幸而當天下子午之衝梯杭輻輳可以閱水亦可
以閱人大隱隱于市何必遠求之遼海焉然而太翁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全

民各得其所文武張弛道亦並行焉陳曲逆作宰相
乃至不欲與知斷獄錢穀之數雖持大體其勳猷亦
何如文終乎以今天子維新之治不讓漢之初興固
將汲汲乎法律轉饗之事者也而廣菴乃于此時得
爲人傑是則太翁之精神有所獨禪而德業有所獨
畱矣且夫各郡邑之欲尸祝社稷于廣菴者固不間
于昭武而禮反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亦人有同
好矣嘉平月之 日太翁開六袞焉廣菴是時猶
馳驅鞅掌不遑顧其私也而人情則何能但已乎市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今

井艸莽之間而有黎子固廣菴負糧之一氓南昌令
若黎侯則廣菴同舟共濟之一友也于是而徵詞可
見其悅服之素乃黎子至不文者亦欲頌論明德以
共華封麥丘之職而但取于山川出雲布雨之功其
言亦未甚暢于是爲太翁說詩則歌南山又歌北山
也南山以著太翁之壽北山以著廣菴之賢于是爲
廣菴舉似則既曰公西華之養親如處良友又曰曾
參之養親如事烈君也良友以通黎侯之情于左右
烈君以明作忠之道于庭闈若是則鞶韞鞶曾何

足爲廣菴勤而山至祈羊淵極沈玉亦何足爲太翁
獻杜工部之于韋左丞也蓋嘗呼之爲丈而又曰甚
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若夫昭武與各郡邑之人情
雖不必同居尺五未有不丈太翁者也雖不盡爲少
陵詩人又未有不厚太翁而真太翁者也廣菴公其
亦取此而奉之矣韋文明嘗觀察江西大有功德而
其子宙繼爲之非不甚盛然前後相距至四十年固
不若太翁廣菴之處于一堂也而今天子方褒進賢
能廣菴遂當爲侍從太翁亦猶處帷幄而備憲乞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今

何至如他時修元和之功于大中之日余徵韋故而
及之因持以爲太翁壽顧詩與筆甚遜大小二杜儻
得爲太翁開顏而奏康爵乎猶不負黎侯之任使也

壽終震宇八十序

司馬遷史記有紀傳表書世家之五體而後之爲史者四體存而世家廢非省文也或以爲無足稱其名實者也且卽司馬之所謂世家三十前沿封建上崇帝胄旁逮戚里而漢興以來功臣則不過蕭曹平勃若留侯五家而止此蓋取人之足以斥國又足以持國足以正國又足以壽國者而後當之豈惟其家大後來而不作世家也後來而作世家固可以此爲斷耳若本朝之佟氏豈不誠世家也乎余間考六書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允

所載唯以佟爲遼東大姓非若他姓之更有中分羣望而自龍飛以來其家之佐命立功出將入相者蓋已鵲起蟬聯指不勝屈顧族大寵多匪是之爲貴令德載焉間氣鍾焉壽考集焉于是乎震宇先生春秋高八十矣其福澤庸未有艾也先生之在朝廷如商皓來往身不繫乎華腴而厥子總戎公習之勳茂太常厥孫方伯公高岡蹟著分陝皆能以其榮名上奉綵袞相宜周魯前後中元校長生之籍斯其時乎尚父爲疑年之人猶有進矣廼者方伯公實自江西振

衰起瘠天子嘉焉亟畀以中丞巡撫之任而循選要而處之而適當先生覽揆之初度則安知憲乞之典與授鉞之故不可以同日而修乎而又安知嵩高韓奕不可以同口而歌乎蓋江西之二三藩臬大夫諗于余曰吾服膺方伯公者也而幸得以姓名遊其大父間也子文之余報于江西之二三藩臬大夫曰余尤服膺方伯公者也而幸得以文章遊其大父間也子志之且夫頌論先生者亦何以增加先生日期願爲常詞矣俾昌熾爲已事矣而第就先生之初生以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罕

推之于今日則其義可曰先天就先生之身以推之于子孫又推之于曾玄則其義可曰後天是豈惟取足自壽而已者蓋當是時天子春秋鼎盛其道在悠久無疆而先生爲之老成考造賓日于扶桑之前而逮其方升宗海于星宿之始而導其方至則先生之身遂當如五老之于堯而先生之子孫亦復如伊氏巫氏之于殷宗也商皓來往更何足以盡之藉第令止據漢事爲喻則總戎公昔在野戰之間今治北軍之日方伯公今適膺轉饒之司後當專陰陽之理而

先生蚤已讀黃石之書亦不俟結赤松之侶也五世家無專美于古矣遂次第之以備史料因誦焉而侑先生觴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生

壽徐太夫人序

太夫人以宰相徐文定公之孫作配于贈中允許繩東公是其詩在何彼穠矣之二也既生我公祖鶴沙公和進士校中祕書官翰學遂分司江西觀察迎養太夫人臬署是其詩在闕宮之八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余寬之于鶴沙公幸得而奉令承教矣顧登堂拜母禮有闕焉而今乃一聞原原本本之義使衆著于鳳皇麒麟之所出生果爲貴種則其所以稱頌而咏歌者又何能但已乎蓋太夫人亦唯是無非無儀言不出梱者而有教行乎天下之勢以鶴沙公爲之子也鶴沙公其學也夙成其宦也特達其經濟文章也不朽而無窮入承著作出偃外臺夫皆在無雙之目而不復有出右之人斯以見太夫人慈訓之豫矣然太夫人雖產世家不尚華靡其教乃成于忠孝勤儉而止今日者懸魚却鮓惡用斤斤而韓起無從子產謁玉之心子將能生本初乘車之愧則太夫人之所爲愜意而開顏者乃在于此而鶴沙公之致其養也但備物以爲膳乎舞絲以爲娛乎恭謹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空

鞠歷以爲恭乎。微言擇詞以爲贊乎。無亦有更進焉者。也。昔吳之嚴陵。爲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昭則更誦君子之事上。齊之陸澄。爲太祖誦孝經。仲尼居。王儉亦更誦君子之事上。余度鶴沙公之善承太夫人者。其終在事上也。哉。夫鶴沙公實治三官曰軍也。傳也。辭也。而起而視其政程其功。則尺籍伍符不失于火矣。車馬廂廬各足于用矣。姦駟不售。海策無困。而佐饗以咄嗟指揮間矣。又生民利病之大持世法教之全。莫不出其緒餘而相包舉行。作坐論中外互爲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此誠新制之最善。天子嘉乃丕績。庸勳酬勞。豈惟是更倚供奉必也。宰相用之。乃阿衡非產空桑者也。而王珪之母。豈不知其子之在房杜間邪。先是尊家諫議霞城公。嘗總持風氣。賦材豫章。得人甚盛。而鶴沙公猶推此志。開桃李之門。而不爲荆棘之地。卽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尚庶幾焉。何況通錢穀刑獄之數。而爲陰陽之理。視曲逆論相。猶爲過之人。亦有言行山千驛不離其祖唐之溫造曰。臣外五世祖李靖。如矜其似舅者然。今鶴沙公之視文定公。雖曰彌甥近。

在三世生而逮之。文定公學通天人精究律曆兼能乎胡筭戰伐之事。爲揀時名相而權輿于天津一出。夫鶴沙公其或以我江西爲之天津也。乎紗籠名姓會當注之金甌。追鋒車旦晚且至。是其詩又將在九畹之四也。而秦風固能言渭陽。晉文亦雅重舅氏。余乃爲秦晉人攝詞及此。但操北音不類南雅。然且冀太夫人之一微哂焉。而爲之倒上尊九醞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奎

修廟公初度榮壽序

清興三十年來而治大定泰和在其宇宙間可謂久
道化成者矣夫悠久之道天地同之則豈得以爲君
事也而不及其臣哉孟子夫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而司馬遷作史記自紀傳
外別立世家之目遂使鄴畱絳平陽曲逆五家直與
虞夏商周之胤並列是其爲世家者卽其爲世臣者
而已耳東方大姓由諸書所載莫不冠冕乎終在于
今日則我廟公老祖臺尤爲修宗之魁傑蓋終屬帝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聖

戚托于肺附其隆盛非四姓小侯之比疎遜者不敢
與知卽其詩曰門十朱輪家萬石固不啻也而公官
猶是貳守半刺且無以朱輪爲榮萬石爲膺然將相
之材全焉內外之治令焉前者公刺清源旣大著神
君慈母之譽矣乃幸也再借福德于我南昌雖帶職
未極其駿雄而據地詎不爲緊望公曰吾知所以與
之矣宜官安上勿以自容封高躋下勿以論交吐剛
茹柔勿以出政是故郡中之軍民財賦獄訟莫不理
也寇攘奸宄莫不問也而凡其爲難理而難問者無

遠近細大則亦莫不歸也蓋自公之來而斗間劍氣
可望而見識者以爲在公手握居頃之而視篆都閫
則能使壁壘一新金湯倍壯經文緯武其端倪于此
乎又未幾而下視篆豐城撫字催科匝月已可說在
乎牛刀之用以割雞也不寧惟是凡公所游刃者目
無全牛顧其中豈無爲郡太守之大軀者亦豈無爲
藩臬兩司之大卻大憲者爲督撫兩臺若內閣部之
技經百繁者而公于此莫不奏刀騞然合于桑林之
舞矣夫名位者人德之所攝受耳故古人言公慚卿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聖

卿慚長其優分或出于名位之外而又言公侯之子
必復其始其報數仍不出名位之中由名位之外可
以語公之今日也不出名位之中可以語公之後日
也是故公于藩臬督撫內閣部直當踐更而至之卽
帶礪河山亦曷不可操券而取之他日者匪伯公撫
于虔州功業盛大章貢之流波餘及下雖復袞衣東
土我人至今傳頌不衰而今日再見公以繼美又在
公管內得時時見公以承恩則遂似公以匪伯公亦
一家之事也豈猶有所用其未足當是時聖天子蓋

以久道化天下我國晏然若歲大旱則公霖雨之其
能作霖雨如公者亦復不少我人是以得安性命之
情老者盡形壽少者遂生成猶不知誰之所賜而公
適以此日爲攬揆初度則我人憬然悟曰公實生我
道宜長生且跡公游刃一事可以知其得養生主矣
夫壽者亦人德之所攝受同于名位耳而田文之高
大其戶與夫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說皆在此日也
亦皆公家所有也然則公福如天既奉朝廷以過曆
必奉其身以過期以世臣世家而躋上壽卽畱侯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宅

甘殿貞別駕四十壽序
一代之君與一代之臣其相須而必有也恆也然以
人材原本氣運則上世往往產于一家後世亦復產
于一地產于一家若元愷之系高陽高辛周召畢散
之同姬姓是已產于一地若兩漢之豐沛南陽前代
之鳳泗是已之兩也未或能起而合之獨本朝肇東
方奄有天下從龍者如雲三韓之賢豪不可勝計而
天下復統以大同畧其族姓視滿漢二軍不但一地
猶一家也可云極盛乃是時論才則必以甘公殿貞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宅

爲稱首所以首之非踰尊踰戚之謂正謂其名位未
極而隱然負公輔重望是紗籠中人寧直曰鳳閣舍
人儀而已公之家固已有內而執政外而督撫數輩
當公起家日卽不難接武夔龍而公于此正未嘗爲
三公捉鼻第隨流平進今官佐郡余是以云名位未
極幸藉鼎重得通守于我南昌則猶天下之盛府也
治盛府而得盛望以應盛時豈非奇特昔王休徵蓋
嘗居是職也而有邦國不空之謠今豫章之不空亦
旣見于輿頌矣唐李元賓作浙西觀察判官廳事記

其文極佳顧曰有其任無其事者十有八九無其任
有其事者百無一二有如公則余知其數在百之一
二而不在十之八九也乃元賓所謂事者不過能代
匱于連城推行于易地而止耳非必卽有公輔之量
若公之未爲公輔而隱然公輔則其事不更進一格
乎公之專司曰督糧是蕭文終轉餉之事也過淮至
再三不憚勞苦所設施利便甚多軍民咸嘉賴之異
時判與推分曹並列省官以來則推事盡歸于公其
平反諸獄如山不移直將追蘇公而薄呂甫又一縮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元

郡符如意薪樵小子之造遂能使徑上風雲校諸文
翁之爲真守而能興學顧事止于其鄉且必俟之百
年後者其遲速廣狹爲何如也而公富于春秋以今
年正屆強仕則歲月亦與之爲無窮矣自淮上歸來
息偃未幾一書夏五卽詠生申部內士大夫共謀所
以觴公而屬余言之則余非能言者請得間亦揚厲
其無窮而可夫無窮惟其人不惟其官就使以官校
之而公官所係亦大矣蓋前賢有求郡而願得無監
郡處者可以見監郡之風威麗士元非百里才而必

處之治中別駕方當展其驥足可以見治中別駕之
華重白樂天自作廳記乃曰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
壞非司馬罪又可以見司馬之清高今跡公所行風
威而不至于陵人華重而不至于足已清高而不至
于無所事事率此道也可以三公亦復可以千古而
陳畱阮瑀京兆田郎公自優爲之又不能無意漁樵
之向也至若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杯余與諸大夫
未嘗不歌黃鳥之教誨飲食矣于是日也第取中衢
置尊爲之借獻公或不以侑辭之陋而噴飯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一百

祝部院董公壽序 辛亥

中庸推舜德於壽而必先兼乎位祿名者何居蓋人有讓位與祿而辭名者也無有讓德而辭壽者也以其所不可辭讓舉其所可辭讓則五物者同時而俱至矣莊周曰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衆生以正其生正衆生卽德之爲正其生卽壽之爲此皆不可辭讓之道而二十有八載之事所自昉也今大司空怙翁董老祖臺撫我江西至于十載其庶幾近是乎乃庚戌冬月進賢室稿

卷之十一 序 百一

專疏請急有如將脫屣然者其辭讓之誠度非欲去德而不爲之終始也特欲去崇隆腴膺炫耀赫奕之資以無重累其生已耳此在公可云高懷卓見而直非聖天子所爲毘依與我江人所爲怙恃于公之心及乎正月元日有詔強起公則雲物開明歡聲雷動天子若曰子簡畀久矣不可以中更而江人曰公實生我抑重有以德我耶夫公固非至今日而始爲德也但究成其德也以仁心則無所待以機會則有所乘凡事之宜于遲之而又久者何限苟爲遲之而又

久焉壽道出其內矣仲春之朔爲公攬揆之辰我江人士所以起而壽公者禮如昔年情乃更進蓋以德大爲壽長公纔逾強仕未至中身已稱元老豈獨由其名位哉抑閱閱之多旣在積功累仁之上第而春秋之富亦參千秋萬世以成純古大臣之壽過百歲者數家若伊尹爲阿衡召公爲太保畢公爲保釐其在事或三四十十年或五六十十年而其中畢則晚任也伊嘗歸政召嘗告老視公之請急正等至于咸有一德則臣壽亦可奉君祈天永命則家壽亦可及國此進賢室稿

卷之十一 序 百二

伊召甚盛之業終不繫於脫屣動名而公亦無爲多讓夫公之受任此方乃在今天子踐祚之初元其始基有同矣而其後來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與爲無疆之休不與爲無疆之恤者皆斷斷可知也于是而盛滿固非所憂服餌又何足道辟穀飲乳公無取焉而裴晉公之綠野堂文潞公之超然臺優游出處規模可觀余亦何必爲公贅述頗憶巡撫官起于前代事寄甚重蓋當宣德五年以東南財賦煩敝用周文襄公江南其後再兼嘉湖二府以河南山西災用于肅

愍公二省皆久任成功肅愍至十八年文襄至二十二年肅愍議事入京不持一物文襄積其羨耗一切取給以至施僧問報往往不吝則公殆兼二公之長總之可以百世無敵夫法百世人亦百世此德壽之相券然也諸君子復何以為公祝而祝之何以爲末後語邪夫華封之三言曰多男子則公蘭玉森森十數而未有止矣麥丘之三言曰無得罪于羣臣百姓則公德施不倦人各有以厭其懷來矣其他不過在富貴利達間者又何足當涓埃而致一獻無已則請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三

持山高水長之意以壽我公而公得轉以壽天子當不爲小用也公亦可以受之而不爲辭讓公家仲舒有言壽者酬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酬于可久惟公之爲可久多矣第內無功利之心而外亦不作災異之語則過其祖者也于是乎朝廷大計無借口于廷尉湯以當驛騎而我江人被儒術之施終不止乎春秋決獄二百三十餘事其與伊尹爭烈寧獨以齡齒而已哉

壽周淳之七十一初度序

聖人蓋嘗同舉名壽以爲此二物者必相隨而至者矣人不妄有名也亦不妄有壽也淳之周翁知名閱四五十年而乃今稱七十壽則庶幾兩得之者乎范史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是識其無實也而人有恆言乃曰名者造物所忌則憂其太盛也太盛而無實難以久長此天下之通患而余自治文章耳淳之大名兼托臭味知其非無實者既不用于世甘老諸生從容田里又知其非太盛者皆所謂可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高

久之道且淳之不獨名士亦復名家太翁章南先生之業甚大似不難蔽及十世而淳之于此無紛華靡麗之俗情無寵多族大之驕志朱艸青蓮華別有以自表見至于凝神藐姑大穰畏壘其事亦寧唯是干人所祝古之名士如管華之于遼東究分出處種放之于終南更稱捷徑斯其前後可議矣古之名家如諸葛均之草廬尤卑相紫王逸少之蘭亭惟務達生袁闕之土室一于避世至廢省親其廣狹亦可見矣余視淳之鄉于甘溪如遼東之必不三公終南之絕

無徑路居于溪妙別于藹藹遷于賢善如草蘆蘭亭之通達不如土室之枯槁亦尚可以樂仲氏之志樹謝家之籬也于焉而養其元氣永其天年七十却杖曷足以盡無涯者哉余先淳之飯者五歲亦不須杖獨負蓬髮歷齒之懶耳而淳之子右試二嘉皆高才生余與之遊誼當在羣紀間稔其能縮取大物以益高千門庭然則淳之遂當受命而稱太翁雖世之餘事亦世家之美談矣夫名壽之理以我爲期作述之際更以父子爲備今其爲淳之之父子者皆何如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青原和上以淳之于兄弟行第四謂之其卦在震而今其卦不乃在乾乎乾自退位于西北而使長子代父此大易所以無窮天人皆取乎是右試兄弟必勉之則余言可爲左券吾鄉之賀旬壽者或于十或于一自吉州以上尤多于一淳之七十在辛亥而余賀之壬子遠也或賀一之禮然也其明年癸丑賀爲太翁亦賀二矣

壽臨江太守王端侯初度序

清興且三十年虞周之太和皆在是吾師夫子所謂必世而後仁者也仁與壽同物多歷年所與久安長治同期故賀生之禮惟此時爲宜修矣而我臨江太守端侯王老祖臺卽以陽月某日爲皇覽揆初之辰新喻令符君簡侯營爲之祝屬余致辭余亦宜修獻壽之禮矣夫公身受天地之間氣以生而心欲爲國家增長運祚蓋非一郡所得私在昔漢官儀內則極于丞相外則極于太守能其職者則往往出入相爲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真

今但曰太守入爲公卿者猶是重內之常談非漢制也然而豐沛之傑中涓舍人之材亦有不循途轍驟躡通顯者此則公所不由公起貢舉高科而膺公輔重望顧安爲隨流平進意在習吏而親民初試別駕揚州河廳再遷刺史開州皆懋政績三至今官亦積有闕閔矣而公所自信與天下之共信公者則惟是一清操耳清者居官之上德也公未嘗取物而受詞蓋十年如一日而猶不藉以爲名所謂非強清也非詐清也而真清也他日有以清職爲濁行者公力猶

能一禁之則是真清而且拔人于不清也以是謂之難能然而公所能者不惟清矣抑惠矣和矣喻淦兩邑久困荒缺虛報而包賠公爲之請蠲補贖至于十有七次然後得請兩邑得甦他郡縣皆有望幸而亦得取法推此道也雖澤被天下乎何有若夫士大夫之能賢者下榻以禮之卽其朴鄙且疎迭無一跡至公之門如余者臭味以收之庠序之有文章者多方以成就之且興起之然則諸葛君所謂開誠心布公道與范文正公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公實兼施焉莊生曰汝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義與軍容不入國等公爲譙樓大復古初而增華加麗爲觀民也亦周官冢宰象魏之懸也余故曰公有宰相材非敢爲佞轉瞬而立朝秉鈞所不若黃次公之功名損于治郡時而亦不若陳曲逆之專言燮理陰陽而不對獄訟錢穀者皆于此日而卜之耳曾壬子北士大江以西則于重兩公實操衡尺其袞然舉首爲清江彭子恪其第五人爲峽江邊于勳其第十三人爲余同姓黎子其愚三子皆遊公穀中邊又公所試童科冠

軍者作人壽考事本相連棧模之詩宜爲公舉頌矣而符公分校閣牘得士七人又公所推轂而出者歌天保以答鹿鳴此非其時乎其與符君爲賓恭或同事場屋者不皆有答上之義乎而符君曰酌必有辭亦古禮也吾輩雖同乎樂生適如南陔崇丘由儀由庚之無辭矣抑歌者在上貴其人聲公平昔嘗善子之爲文也子宜處上余固讓不得竟攝祝焉然而草野之人不嫻盛朝之典第節言公之大異于流俗與天下之大繫屬于公者皆足千秋而終不私之一郡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矣

壽驛鹽道陳豐之初度序

人臣之爲人國而計久安長治者道莫大于以人事
君是故臯陶曰在知人周公則暮讀書而朝見士所
以釀虞周之泰和由此其選矣今天下當鼎革之後
趨向文明其需人材也尤急而或無一樹百穫之期
與夫拔十得五之法網羅濶焉可諉之曰元氣流薄
天實不生才耶抑其人自不足以取之也若我豐之
陳公老祖臺文章學問夙絕一時于是而應運有爲
蓋不惟張軍于楚而已起乙未科高第進士數歷中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外馳循聲而積閱閱者亦既多歷年所顧其爲秋官
勤朝審則虞廷作士之命寄之其典考試役陝西則
周禮與賢之書成之凡公之所爲矢謨不讓才子而
惜國必同元公者莫不于此焉見其端矣已而陟外
臺皆秉憲初于貴竹繼于江西又皆視驛與鹽驛鹽
大政也顧猶然隸之庶務雖復爲公所優不爲公所
薄而公別有其精微之治不離乎文章學問間會司
衡且闕則督撫兩臺共推轂公以董其事公緒餘陶
鑄勇若風雷凡三月畢試三郡首善之南昌在焉後

來賢者謹受其成而是科得人稱最夫督學一官序
在驛鹽之左乃總明刑弼教之全至其校士實與京
差典考爲後先更與南宮大廷之兩試爲表裏夏屋
權輿雖上相之進賢亦不過承乎此也而化馳之速
得諸俄頃則非公不爲功韓昌黎曰作文者不祈人
之知皇甫湜曰爲一不知爲一相移變白而黑倒上
而下吾末如之何此以難乎世俗之用選舉者耳豈
足語知人之至數哉夫知人者固非常人矣曲逆侯
陳丞相平嘗言宰相之職專務變理陰陽似與鄴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之薦賢稍戾然而又曰卽問決獄責廷尉卽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者此必審知其善決獄錢穀之爲何人
而頓指數之將不失一二者也此蓋三代而下宰相
能以人事君之首顧其事存乎經濟或未通乎經術
而陳仲言爲計相宋太宗嘗題之以真鹽鐵陳恕矣
乃其知貢舉則得王沂公求交代則得寇萊公又何
知人之審也仲言爲公族姓其所司與其所兼長者
皆同公而公治于南昌仲言又南昌人余是以並曲
逆而取似之余矣謂公實能知人得士非以爲市恩

而求報也第爲國家計久長也久長之道得則壽命
出其中矣通三代以前而至乎後三代皆未之或改
乃陽月初吉值公生申之辰部內士大夫將爲公獻
壽而屬余文之以爲公于余有似人之喜于余文亦
有聊之嗜余因不敢自藏其拙而質言之如此以呈
于公則公或不至匿笑焉而爲之舉無算之觴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重

壽太尊黃天馭序

太史公著史記于紀傳表志外別立世家備以德業
非一日之勤與夫一日之積也而必有爲之先後者
乎然其目專主列國詳諸侯而畧大夫卽韋氏父子
丞相已逮所聞見者尤不得在世家則名實與矣夫
自阿衡之有陟巫咸之有賢而太保之有虎也豈得
謂商周間族姓猶有尚之者耶晉江諸黃名流鼎貴
不可勝算而前乎此者五十餘年則有謫兩公令我
進賢爲之祖今日則有天馭公守我南昌爲之孫自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重

今日以上不至五十年又有元翁公先守我南昌爲
之從祖斯其于閩也可謂世家矣而其于豫章也不
亦可謂世官乎公用東南之英才戮力西北著有闕
閩乃銜天子命一麾五馬以至于斯其下車適兩旬
而既有培風九萬激水三千之氣勢蠶胥不肅而威
疲民不煦而起有智者以爲此百年必世所未易幾
也何以得之俄頃之間先師不云乎有用我者蒼月
已可而循此以三年無不成功矣以九載以二十四
考無不上最矣以千秋亦無不建立矣則或踊曰公

爲似祖矣而余詳公之齡齒纔過其祖公勳名更過其祖所以過其祖者謂夫守令之受職有偏有全也所以過其從祖者謂夫前守後守之逢時有晚有盛也而非謂夫治行長者之容有不同也蓋調兩公嘗分考辛酉鄉闈大得士而公至卽承比士之檄校童科豫章叅天識以七日進賢上賞亦被于一門矣元翁公嘗飾漢司徒陳仲舉像而嚴祀之郡人因奉以配食公于此日境中之孺子旣可聲氣相求而門內之司徒寧至規桀改錯矣宋儒曰韓億不悅播人小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百五

過君子知其後之必大而柳州亦曰賈誼以經術起嘉最好學盧植以儒行用諶爲祭酒則惟公之祖孫間之有乎而萬石君僅僅以馴行相承傳不足事也而公是時正值生申初度行年三十有幾是余所謂纔過其祖者然耳乃郡中之父老子弟羣而使余頌之則余文未足以頌之余齒差足以頌之而已蓋易有曰食舊德而班史本之曰士食舊德之名氏此其爲舊豈一人之勤莊叟曰庖丁解牛振振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此其

爲新亦豈一日之積余敬取新舊之際壽公有久大而無變異卽世壽之與世家不甚相遠也于是乎授簡焉而以侑飲酒庶幾爲發一案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丁巳

甘殿楨壽序

蓋諺有之曰美成在久此不必端爲仕宦言而于仕宦之道則尤近矣夫美與久對見久而不美卽所謂惡成不及改者也賢者寧出于此若夫美而不久則無以及見其成功其間甲令之所牽拘議論之所易奪白雲蒼狗變態須臾一操于長史從事之手而賢士大夫遂無得自免者世事亦何可勝慨乎以今觀于殿翁老公祖賦材特優名位未極顧身試于盤根錯節而游行自如無所罣礙舉易爻之分功與凶譽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與咎者俱若不爲公而設也是庖丁之可以保身而可以養生者非耶于是乎聖人之治天下久道化成而公在南州七八年矣其職司曰監郡曰督漕其爲左宜右有則鼎重無不借也自再三過淮而外全漕之務嘗寄之全郡之務亦嘗寄之公無傳舍焉而閱閱焉無嘯諾焉而規矩焉底績皆可書于高山深水之碣乃起而視其後先則債車交塗敗碁接案也而公之璧終以得全而無所于點此豈佩刀之相之必貴乎抑亦腹松之夢之能靈乎雖然其說更幾于忽

荒矣坡老嘗作三槐堂銘而有感于天人之際故曰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或得或否王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是以知天之可必也今日者天之所以與公其必有大異于衆人者而先爲受之地若此其不拔矣公家盤在三代以上爲舊學師傳之儔而有蜚遯荒野之致此則純乎我之所爲非天人之所爲者也至于秦左相茂功名非不高而旣設投杼之喻又立借光之期所求乎人者不少漢之延壽鑒空絕險而晚侯必藉口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于陳湯吳之興霸臨版轉丸而去就壹決于蘇飛則又借力因人之勤且切者矣夫事在人者亦安可必得而保無同異也哉蓋坡老之銘堂又言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是則常情之難以持久亦旣明白安能使夏屋之不承一至于緇衣之無敝也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公爲政亦有爲其可久者而已耳是以坐冗劇中聲色不大人則安于其靜萬事旣理終不矜伐人則服于其謙又其用心不存乎爲已而存乎爲人旣能爲人而又無所責報人則

遊于其大公天下之歸公者甚多而間公者不起卽
所若何必赫赫哉橐筆之家主選之更要之不能寵
辱乎公不能寵辱乎公者公不可寵辱也余耄猶有
所不忘以爲此甚得壽命之理乃因公誕日一修鄙
語不爲倫次輒從父老子弟間踴而奏之以侑千春
之觴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佟勵公初度榮壽序

人才數量定于天之所爲就中欲增減之一分不得
此先師所以區別其大受小知也然小者不能勝大
而大者或能兼小劉邵人物志有曰含牛之鼎可以
烹犢則豈不可以烹雞蓋明乎數量之有通攝焉勵
公佟老祖臺本豐沛之傑備肺枹之親而繫宰執之
望其作丞于我豫章也似不得曰駿雄矣顧駿雄非
徒以官職而實以才情公才情煥發左宜右有且畫
方而且畫圓其所設施大率如登高順風之呼無不
捷應下令于流水之源無不捷至莫或私之而人恩
之莫或威之而人畏之詩詠仲山甫之德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則惟公之有焉于是
遂縮取袞職而補其闕也寧云汰哉乃者公受事及
三年其間署郡六月署豐城縣三月署都司可七八
月令其所本治軍捕凡四官俱著有闕閱極高大而
僅僅可謂之兆行時則諸佟之爲名公巨卿者比比
矣無不白眉于公朝廷之上所爲拊髀以求公卿之
選者又亟亟矣無不屈第一指于公春秋大夫之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五

臍舍公其孰歸哉而公顧不效陳仲舉作語丈夫當
掃除天下王融作語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
八嚼也卽大任亦稍稍需次焉余屏處草間竊念聖
天子用賢雅不以疏踰戚而至子薄氏仁善魏其武
安通賓客亦皆無所取爾則其注意公者必當別有
所寄而逢之歷試以老其才故斷斷可知也夫比及
三年矣可謂之老已乎非然也鄧艾年已七十顧動
心于下蜀之功亦不能改其輕犯雅俗之習是可見
齡齒非老而杜少陵詩所云老氣橫九州者不過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序

東元

而然者耳今公之才老生而然非關積累猶公之才
大亦生而然非關擴充世豈有霹靂之手可推煉而
成霖雨之爲可溉灌而得者哉于是三年來徐綏卿
公之爲大器難以數量矣乃逢生申之叩正涂無得
治文章侑飲酒則公牙以海量余辭若涕潸然其不
能相到也而庖丁解牛恢恢游刃有餘于養生注之
理余昨年既妄引之其逍遙遊在南華第一篇如所
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蒙莊之旨亦是與
生而小知大受之說相發今爲公洛誦焉

以當華封
人之三祝

進賢堂稿卷之十二目錄

序

壽王去非文宗序

壽許仲容八表序

劉憲仲七十壽序

壽王尹公序

壽俞赤符初度序

壽吳叔韓六表序

壽陳君甫序

壽李煥之五十序

壽李又翁四十序

蕭母方太夫人六表序

壽雷澤寰七十序

胡母黃太孺人六表序

壽劉普履五十序

汪明遠六十壽詩序附

壽汪母葉七十序

壽陳興宇六十序

壽汪明哲五十序

壽方吉卿六十序

程母吳孺人七表序

汪郁倩七表雙壽序

王母陳太君五表序

歐母周太君六表序

壽許中甫六表序

鄭母程孺人八表序

吳母胡孺人六表序

寄壽映碧李年翁七表序

吳缶菴七十壽序

鄒繼來七十壽序

壽慎菴房公序

壽丁吉甫太翁七十序

蔡母張太夫人壽序

賀江漢石壽序

吳震寰六表壽序

羅朋來七表壽序

陸太初壽序

石城陽谷黃先生七表序

壽夏久山先生八十序

壽張太翁序

公愚劉方伯初度榮壽序

黃鐸鳴六表壽序

泰升黃文宗榮壽序

申母雷孺人壽序

進賢堂稿卷之十二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陶開中堯生校

壽王去非宗師文代

今藩臬之分司或置或省輕重隨時惟學使者爲必不可易何也蓋學使者列署于明刑而專任乎兩教此自虞廷命官以來亘數千年未有不從是而期治者耳然教之之法或下而至于刑教之意則上而通于養故司徒本以養人而謂之掌邦教學校之官本以教人而實主乎養士所謂養者養其德使之有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一

成養其氣使之不敗養其中材又養其不中不材使之一致由是而刑可不用也矧惟贖金哉贖金之于刑也尤在末議而束脩之于教也可爲首務乎且漢儒訓束脩有如潔已以進之云殊不作脰脯之解今壹以脰脯爲濫觴猥至不可勝算既失其教更奪其養識者傷之七日宜復矣去非王公以中州名士特奉簡書視學茲土其正已率物直如三代以上人文章起衰第餘緒耳頃校瑞臨二郡苞苴竿牘小夫之智盡然不得而過之二郡頌聲作矣十三郡之引領

亦惻矣思及曩年則既如饑之得食渴之得飲余以爲其善教也卽其善養也易之頤主于養而養正則古故莫正乎養賢焉若夫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養之拂者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養之顛者也使賢之爲養者不出于拂而上之養賢者不出于顛則我公之教行矣區區校文何足以盡教旨哉雖然公治文章極其精核余無以明之亦曰持衡不爽錙銖忝尺不欺分寸而已憶公與余初相見時余妄有陳言以爲聖門先德行而後文章此萬世教人之大法也教首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二

人倫倫首父子故孝爲百行之原漢制重舉孝察廉蓋猶有三代遺意孝第力田其科名也非孝第而厠子弟之林以力田而遭奪食之禍年來通獎何以云救余狂言不藏公曰唯唯葑菲見採遂選德行亦猶是持衡而捧尺焉夫合文與行皆不能無優劣則亦皆不能無進退進之而專主于脰脯退之而專主于贖金乃充類至利之盡公無取爾公曰吾知守衡尺諸生儒共守吾衡尺則已矣然而移風易俗莫捷于斯會二郡試竣兩臺使者亟請公署藩篆筭計典雖

緣省官而後借材乎亦實仰衡尺也三年比士六計
獎吏原相爲用非二法且非二時以非二法非二時
之事而歸之一手且歸之守正無愆之君子人則知
人安民與夫養賢及民之效可得而立奏矣上爲國
家培植人材以致萬年無疆之休下爲余鄉砥柱狂
瀾以還理學節義之舊在此日也而是時適逢公覽
揆初度都人士之修祝者屬辭于余余不嫻辭爲歌
早麓之三枝樸之四以並付之酌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許仲容八泰序
在禮人生十年至七十各以其事目之而異其名備
獨今世不正言耄乃遂連九十而回曰耄似爲其齒
之皆可及于期頤而無所區別焉者惟此爾矣又比
也不及十年而幼而更舉此年以爲其志之能不失
手赤而有所保在焉者惟此爾矣齒之漸爲也
心入之所爲也夫之所爲不盡厚而無涼入之所爲
不盡純而無賴則受命之微得福之量亦復安能齊
一而況其遭時廢興間事或與仁壽相戾王黃州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四
言灑法令爲風雨以驅之與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
域之隍也若民命何以余所聞仲容許翁則誠可謂
眉壽無有害者物莫害之惟我亦能自不爲害是歲
固非雌甲辰也鞠有黃華之月翁登八表而開九泰
則余友人吳非止以其在嫺家大輩實委余代祝且
豈惟非止爲然自大夫士庶莫不偁之以爲是宜壽
考是宜無疆翁太岳之胤在欽鉅族而獨有古隱君
子之風潁水箕山固不必希恩澤于尚冠里也其生
平美行大氏無慮皆謹于兩戒而猶不失儷昔名士

鄭超宗爲之內第其重豈直一不名項藉之鄭君而已哉乃昭氏之不鼓琴卽未聞更藉膏于鸞鳳是德不必過曾子而獨難人之呼爲老劉卽此一事足以傳矣而況其室之與其心正復各有天游而無爲之勃·襍·攘·鑿·其于斯世前後左右之際蓋匪闕如鄭夫人產丈夫子三長念修鹽鐵祭酒實有以佐縣官之急次力臣又次師六皆高第生席珍待聘而無所微幸然大朝且論功書秀以竝徵庸之遂問河源卽微引年而憲老翁亦詎能遺榮夫睢陽洛社之遊固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五

錯出舊貴席世承平然而二老適會殷周四皓亦際秦漢若此者夫何慮乎海桑何憂乎草昧方聞所記南陽菊水飲者多壽青城山人無不三二百歲而大率皆勿御鹽醢今揚州亦善植菊翁則歲釀之而翁日用都不撤虎形頗甚無妨吐納導引也翁于是乎春秋高始曰耄矣考耄之詰曰偕忘偕固非譏也而人生新故相續念念不停是誰爲能忘者抑竟年擊壤之民不知帝力庶幾似之漆園令以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善惡兩忘謂之曰養生主而又曰忘年

忘誼寓諸無竟則翁已皆得其大意之所在矣余于翁乎何贈翁與余千里同風而余與非止望衡對宇乃爲役焉初序禮文而最後取無竟二字以相獻此其意亦猶是宦然于夢水之上者乎翁視之必爲破顏而傾百大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六

劉憲仲七十壽序

與王之盛典未有不重舉遺而遺民未有不首舊家
世族屈景昭之存楚也雖不必求之以事然人望實
繫焉至于東園綺里角里夏黃之類名字且隱而不
聞自天子所不能客致而一出而收羽翼之功卽何
啻什伯乎勃等輩今日者南昌之有劉氏其冠冕庶
姓殆將高過于楚三閭而劉之有憲仲先生于是遂
儼然而爲漢四皓矣何以言之先生起儒術而補文
學博士弟子員湛漸于詩書禮樂之旨以內修其君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子長者之行亦既多歷年所也遭時事之會命力相
勝無可奈何顧獨能不求聞達如諸葛名士所爲雖
更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亦惟是貨惡棄地力必出
身居然三代之英之選且其于相國文端公爲猶子
于給諫著泉公更爲親分孰不曰是族大而寵多哉
習俗之移雖賢不免然而先生于此服其教澤則不
忘處其貴勢則如無有絕紛華靡麗之悅而操寒賸
澹素之心斯可謂之加人一等以余所聞文端公成
進士時其門內之同成進士者四而著泉公處一焉

抑莫非人倫巨擘也海內至今傳道之以爲文獻中
之美談是歲也蓋在乙未宇宙太和誠若有所獨鍾
而私厚矣而先生卽以其年季春降神嵩高垂弧梓
澤則何玉樹之多附枝而鳳皇之賸奇羽夫是非一
日之積也乃復幾踐更焉而坐閱歲寒動成冷古卽
舉目有河山之感人壽亦大可知詩不云乎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型僅得之之說也又曰彼其之子碩大
且篤甚特之之說也僅得之而甚特之則非先生之
名德曷足當此先生家袁林立其行事都不若後來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八
之賢矜張夸詡自刻畫小器而輒加大聲疾色于其
交遊親戚僚友是以里之人莫或詛之而亦莫不祝
之也祝之又必于其有之似之者先生是矣異時相
國定策之勳猷爛焉青史此其家法視修表某家爲
何等哉然則假設是日而或有如羽翼之大事以勞
先生者先生雖無意又假設其入而復有如張子房
之傳以強起先生者先生能一來乎無其直爲昭氏
之不鼓琴也先生曰吾有以待之矣蓋先生二子元
鎰鑒皆高材生而大馳髦士之譽余與之游稔其特

達其簪青雲將不遠于尺五也嘗讀唐宰相世系表
崔盧裴韋輒居其半此亦孰非前代右姓在中正九
品之上上者乎而宋之諸錢實由吳越抑豈晉用楚
材之謂希夷先生既見藝祖以爲天下自此太平卽
不能不從白關道人一物色陳文惠兄弟今日之劉
有興起者固其恆志然舍二子而誰與歸陶靖節吾
鄉之有千古者也嘗自負八州苗裔不苟一官而從
事于田園詩酒顧未免以男兒繫懷抱至來不聞道
之議則先生之所遇似尤爲過之耳而靖節妻翟能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九

壽王尹公序
開天之時聖作而物睹所謂氣足平風雲身依于日
月者家而有之而山陰尹公王公未嘗不爲之巨擘
通其官在叅戎秩視中上而封侯之賞猶若有待豈
以非豐沛之所產而然乎抑未及別將得以獨當一
面乎不然則或推轂而進之者之無人也夫公德不
孤其他日與馬公相左右者事闕姑勿論卽入江西
以來都督張公之國士乎公者亦豈有加于其上者
哉羊石等砦之捷依艸附木遂無一跡之畱其初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十

安勤苦與之同志者先生之夫人某又有多讓乎哉
且今年亦同開八袞矣是幼安之將家浮海而不能
守之于終伯鸞之舉案齊眉而嘗相失之于始者皆
不及先生矣其爲可賀豈尋常之云乎夫士大夫身
處艸昧之間心傷岸谷之化卽謀內轡後非所與知
惟兢兢于前緒之失墜用自老于遺民以堅其所守
而爲之頌論者終以固陋但一通肺拊之情而講桑
梓之禮最上乃及金蘭之誼備然已足固無所辱于
朝典而必一借詞爲也先生許之哉

成公文臣也。而大儒也。以捕反者功。封新建伯。實有
洪造于我江西。僅百數十年。而子孫過之。夫豈惟當
愛其樹。又靖遠威寧。亦同姓也。而開新建之先。此三
君子者。皆以左班之人。居永平之日。而有茅土之膺。
而公既能似祖。又起從龍。則安得謂公侯之無復。遂
廿載于此矣。猶若有待此張公之。所以每爲公眷眷
也。荀文若之薦士。不進不休。卽淮陰而不登壇者。蕭
相國其能。但已乎在易之乾。固有兩利。見大人。公于
九五之大人。似遠也。于九二之大人。則曉。吹噓上天。
建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始終張公之事。余亦日夜以幾之。余曩得交公。承顏
接辭。心儀爲偉人。亦以其于世物無奢取急求之意。
而更相慕服。蔡澤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馳。懷黃
金之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若
是者。有公所已爲。有公所未足。而將至而要之。從此
卻去四十三。年必尚未艾也。其報緩者。其受多其享
久。此乃天道會公。歟。降之辰。公之將其鄉人鄭君。謁
祝余。未能爲佞也。乃更爲嘽也。懼不足充鄭君尊親
之獻。然而雅歌方作。洪厓有言。亦馳煙而至于五矣。
老

俞赤符初度壽序

有役于余者曰。吏道雜而多端。莫今日若矣。顧其權
盡攝入于督撫。督撫之多端也。尤甚。其間官方之所
頗存。民生之所不絕。惟一二幕賓從事之流。是谷是
毗。其在于此位者。既得以行其志。而不居其功。不任
其過。而其人亦往往長者自爲。其已事皆可見也。董
公之撫江西也。當更制之初。宜有郭軍李代壁壘一
新之意。屬承休之後。亦宜有蕭規曹隨。載其清靜之
風。而董公于此。獨能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起其
建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齊民。去其害馬。諸爲武斷于鄉校。猶于市。若取諸人
以自封殖者。莫不法廢一家。而全百千之命。孰能主
之。而孰能贊之。是赤符俞公力也。俞公可以無頌乎。
鞠有黃華之月。適俞公歟。降之辰。儻藉爲壽。而文之
蓋亦屬詞家所必亟圖矣。子其無讓余對曰。爲俞公
也。應文爲子之用情于俞公也。又應文第于知俞公
未若余知俞公之先且悉也。俞公雖處京師。而實淵
產。余嘗官于湖。兩相聞也。兩相慕也。俞在望。有如崔
虛名臣輩起。而公又以絳灌之武。兼隨陸之文。卽縱

橫起長之言修身心性命之理自前代爲執金吾入
于皇清爲都關是秦故侯也漢亦故侯也而不難敵
展棄之今其或者以江西爲之東門而種瓜乎以幕
賓從事之流爲之赤松而辟穀乎是皆不可知然而
其道足以自壽矣杜少陵嘗入嚴武之幕武性褊
李太白爲歌蜀道難以危之至于韋臯作鎮優禮陸
暢暢乃反其語而歌蜀道易此以見事人者合離之
不可必也若夫董公之于公無言不從如水乳合設
有歌豫章道者其爲易而不爲難亦已明甚而韓退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之又嘗客佐董晉則隴西相公之稱未絕于口其汴
州水門一記與爲其子溪一銘使晉名益彰至今以
讀韓文故想見其人若夫公之于董公也又豈不如
昌黎之于董晉乎蓋其道實足以壽董公矣夫由俞
公之自壽者甚精而不以官爲養由俞公之壽董公
者甚厚而不以物爲禮此非淡識不能及也至其所
以佐董公而壽我江西之人者亦正如昌黎所云鋤
削荒蕪納之太和而子之復余者既發其凡余無以
加之矣大第而書之用壽俞公公必爲猶然笑焉以
惟菊隱一大斗

壽吳叔韓六奏序

有踵門而乞余文者曰吳炳如氏蓋爲尊甫叔韓翁
六表壽欲市美言以承歡顏也余相其人都聆其語
慎審其操約徵其族無所板援且休與歛分豈必如
延陵與州來令余陋少交遊未及識面叔韓顧于提
已窺義方之一斑矣上古鄰國相望雞狗相聞而民
至不相往來此亦未可再見自子長孟堅各傳貨殖
不著新安數百年來乃莫與比隆盛大抵有賈業而
無賈心雖謀利而亦正誼者以爲高第其福澤未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古

不被加焉何期今日乃稍稍陵遲也積著居奇終不
出羨財以佐縣官之急而輒欲妄有名或扞文字之
網十殺一人父子兄弟猶不相戒至于謂他人父謂
他人兄以求之者比比而是而遂使每利者亦惡角
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如周之衰王抑退衣冠子弟
而伯仲販緡李穉子之間如公孫伯珪太史公曰輒
近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其在此等乎以視叔韓父
子爲何如也余推叔韓之志峻潔如王彥方且不欲
蒙市隱之號雖會風雲若灌嬰起猶羞爲之況其下

者管敬仲作輕重之書亦復兼義利之際乃其法曰
士之子恆爲士商之子恆爲商習而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豈嘗謂教學之道獨專于士而士之高曾亦有
可相借者漁獵之事如豺獾止矣獾自祭其先獾不
祭龍豺自祭其先豺亦不祭麒麟白虎余由炳如之
論而得叔韓之教蓋甚合于恆而不遷更無異物以
相化起而觀其旁近家不有紛紜若元規之塵直舉
障面以過之者乎金暉治曰我且爲干將莫邪造物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二序 三

寄陳君甫序

自郎公以翰學出撫江西于今滿歲清靜寧一之歌
蓋洋洋盈耳也而其諸將軍以爲敵少于前其郡邑
諸大夫以爲事少于前耳恆得持杯酒相苦勞已而
相壽推厥所自惟是君甫陳君之力居多君職司視
中權而親驅過之又賞而不罰凡所以佐公之爲德
于江西而使江西之食德于公者譬之如九衢置尊
斟酌應量亦滿歲矣乃仲春之月適當降嶽之辰循
蜚趙君因舉觴而屬余以脩余卽不文不習爲諛然
獨不可就施報之故而言之乎余卽無報然又不可
就諸君之所欲報于君者而言之乎夫兵猶是也治
兵之官亦猶是而以爲敵少于前者有善用兵者也
民猶是也治民之官亦猶是而以爲事少于前者有
不擾民者也善用兵在與之雖一醪君與之不擾民
在無取之雖一芻一鐵君無取之君是可無報乎蓋
報君之能爲與者兵之心卽諸將軍之心報君之能
爲無取者民之心卽諸大夫之心而承恬棠休以得
相勞告爲壽遂欲轉而壽君者又諸將軍諸大夫之

同心頌斯言也可以伯已在于漢興之初君之同姓
嘗有用四萬斤黃金如用里社肉者是能為宰而今
君之事固半先是春秋之世亦有以豆區釜鍾登加
其家量而厚施于國者而今君之道又在施然間楚
分齊則皆非君所肩矣故陰符曰絕利一源用師十
倍君直不絕利已耳功至高易曰潤之以風雨而董
子曰風雨起地必上其事于天君一使下天上施仁
至大功至高仁至大卽封侯得國如曲逆諸田有不
足為君祝者余將期君于道德之不朽與性命之無
窮焉君翩翩儒生被服都雅望之有風雲氣而俯身
油幢守其筦鑰夫亦如邸公之以翰學出而撫軍也

卷之二十二

七

壽李煥之五十序

自余行歌邗水獲遇煥之李君過而相收有似江上
丈人之餉吹簫子也既而曰歲聿云暮轉徙胡為者
若卽居吾居若干間之芘實惟望衡余于是朝夕煥
之習其持身及家以至接物諸種種德大都行跡中
規口言成咏而更能有餘于情文其所與游皆海內
名公卿賢豪長者皮上贈投之章恆滿余年友陳子
爾新私余曰煥之非凡人我交久于子子第與之相
淡卽異時操觚誤述幸無遜無懶余心識之而未遑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文

六行居卹而卹居末耳煥之獨有其首行曰孝請得
詳之煥之父奉菴公故家于貴職徒手起家習勞苦
不卒享煥之是以有廬墓之役今其好施者爲薦福
也其高才而不仕者爲養老母也其視諸弟若弟之
子不異已與已子分財讓美以悅親心此猶小者余
曰信矣今年見煥之鰥母既罷依二氏法爲祝暑中
揮汗戰慄不休動至踰月鬼神之際尚爾矧仁愛由
親而推豈有倦怠又其餽客極周備非有蔬無肉者
然細察之必不使加于親膳之上尋常出入朝卽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十九

郊松楸是盼慕卽于室萱背是依近一年來未見其
爽余以此三端知爲誠孝夫孝必兼仁仁必連壽故
語曰樹落葉本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蓋反
所生而後能生能生而後能久煥之之長年端可卜
也煥之舉丈夫于四皆雋才而其長公今補第子員
卽當煥之五十懸弧之日以藍袍爲綵衣定非究事
通煥之亦藉以娛母目前而已矣程叔子有言凡人
誕不及親者雖老不宴今煥之之及親也多乎哉在
易家人之四曰富家大吉大吉之文辭詞所僅而以

歸富此于倫分之間必能用其所有餘漸之上曰嗚
漸于達其羽可用爲儀吉此德不出幽潛而至于儀
一世勢分之間又必能用其所不足也夫能用有餘
故廣而之慈能用不足故返而之儉與不取爲天下
先凡若此者寧惟猶龍氏之寶乎余不敏請舉爲煥
之誦言而浮以大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手

賀李又翁四十壽序

蓋聞之春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莫非天下之達理也。至今日貴賤或失其正幾于相貿而賢不肖之實終未可誣論者亦不欲爲誣之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詩人之旨猶有存者。所謂三代之直道而行非邪一鄉之士也。而其不肖則千人所指其賢則千人所祝。人情之好惡遂可以損益乎天命焉。如諸君子之爲李又翁四十壽者遂欲奉以大年奏以仙品。過而屬余文之余年雖老文筆則未必近仙惟懿德之好正復不淺且安能已於言乎。翁貴溪世家太翁嘗在仕籍諸君子尚不以門第相高獨津津于翁之善事有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者。幼失怙恃竟廢蓼莪是王裒之志也。敦睦族有無相周是范文正公之義也。排難解紛而無所取是魯仲連之風也。執墨引繩罷訟屏跡是王彥方之規也。聲氣所及名公鉅卿締交恐後是鄭當時之豪也。廣廈庇寒高門納客而士歸之如流水是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君之流亞也。美善之德凡爲古人所有者翁莫不有宜諸君子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之口之不置而余顧雅聞翁名未見翁而聞名者道德之光不見面者聞修之實總之皆在賢分且翁強而可仕矣亦得兼乎貴分余乃爲諸君子發笑曰貴溪山水宜有此人既有此人龍虎不得專其上清鬼谷不能私其奇秘矣或者藐姑之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者差足以當之乎而諸君子曰子無乃稱是役也當事某公實主觴某公某公佐之吾輩從而後不敢以虛辭薦也子其篤論之篤論之則貴治之說已與賢治相通而余以望八之人爲操觚爵德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齒三物具在可以祝矣余晚多男子至十數而未有止也或亦可與公之夢熊種玉相發于是諸君子懽然曰善辭哉請書之以授酌者

善善母方太夫人六表序

天下不能無壞極也。一旦則必有人焉以挽而維持之。而其人或不以官職顯。轉于功名。厚乎福德。所以爲善功者。乃止其事而忠。而所以爲厚福德者。極反其生。而奉養余友黃岡蕭廷達客。可督公劉。是臺者。七年既多。魯仲連。個。儻之謀。亦存。麗。壯。元。養之意。于是人安督公。且歸。存。朝廷。謂終不芻狗萬民也。幾忌廷止之左右之逮。而申春仲。值方太夫人六表設。晚之辰。廷止來。諗。將。母。然後。汪。國。羣。衆。無。論。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知與不知。皆皇皇焉。恐廷止之去。而緣。剛。卽。竟。遠。樾。蔭。又。殷。殷。焉。冀。太。君。之。至。而。就。養。且。共。觀。河。源。握。管之士。可無一詞。而獻于尊親也。乎。夫。頌。太。君。之。壽。則不如頌其賢。而修廷止之能。養則亦不如其服教也。廷止語余曰。來儀失怙。久母子相依。中更世變。母于鞠育之餘。嘗策其成立。以爲六子中。惟最幼者可稍待。時將用文章起耳。自餘卽書記。不。乏。循。是。碌。碌。之節。亦未許依日光。而守筦鑰也。余聞是言。慨然曰。文終之業。固不足紹邪。蓋廷止有所受之矣。天下多故。

未嘗不從仕宦而生。而其流之激。使仕宦爲駟會。爲盜。夸。治。之。以。文。不。儒。而。文。不。文。而。亂。法。亦。曰。治。之。戡之以武。不武而犯禁。亦曰戡之。朝廷雖因典例相存。而人倫視爲淺事。取棄是故。今之君子。多不宜官也。然復不能忍置之。而思有以正之。是故。今之君子。多宜客也。以太君一婦人。而知天下大勢之所出。如此豈不謂在賢豪間者哉。顧自戊己而前。非無幕客。而不盡如廷止所爲。乃導驕引僂。求禍增梯。彼其人。當亦無所奉教。而至以百萬生靈。博頃刻之子。雄自大。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吉

中間所謂離異人子母者。又復不可紀極。且狼云殺運。人事謂何。先師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似易言之。而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似難言之。今使督公以兵戎主。而得稱善人。而江閩戮餘之民。漸有起色者。唯廷止之贊襄則亦唯太君之提命。俛仰七年之間。而有憫然百年之理。安在乎百年必相繼也。卽以詩所詠。胡不萬年者。取于鴈鳩。母儀而足。其子承之。其國人歌之。而莫非其自爲醇之而已矣。余考古之賢母。亦嘗有料天下之勢。如太君。

者而不盡善也。陵母知興卽興而陵有傷心之事。嬰母知廢卽不廢而嬰無長者之從。若太君之所以位。置廷止者何。超然興廢外邪。夫出興廢之外而能轉旋興廢之機。此惟客爲然。豈仕宦之所得望然而廷止處此似隱也。非隱也。似無所爲。非無所爲。介子推之怨言不聞而徐庶之畫策自若。儻亦廷止之神明于服教也乎。且在甲申古今之一大戒也。先乎甲者莫痛如楚。後乎甲者莫憚如江。此所謂天下壞極之日。而廷止乃能居楚而得全。寓江而視福。義高乎王進賢堂稿

卷之一二序

三

侯美歸于父母。太君當此宜強飲強食無俟侑者之畢詞。余復不佞不嫻爲海外瑤池天上婺緯之說。獨私念曰。小人有母。嘗逃亂負而入山。事已負而入市。而無以承惟也。但仰錫類則廷止固心憐之。而太君必誠然其言。不軒渠而至于噴飯矣。

奇雷澤策七十初度序

牛來獲與佩之遊乎夢水之上。則時時言其叔父澤寰先生。誼至高庶幾古隱君子之風也。乃以庚戌王正爲先生七十覽揆初度而佩之固屬余文之。豈謂余沈淪久猶能與知朝市間事哉。朝市之事余實不盡知。顧誦先生不敢爲讓。且于佩之語有相表裏出入者矣。佩之失怙特早。惟先生長養而成就之。則先生所自樹立何如。先生起涇陽名家治舉子業精通固非不肖竟學者第潛于求名亦似切逐隊之恥。既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序

美

投牒禮部爲儒士有出身路而終不一就官職以爲時事非矣。吾未必能救時者也。已之爲可家故豪于貲而先生之鄉豪貲者非少。雖甚持壽不出。遭聞立盡。先生獨好行其德存貨不爲己之心。如庚辰饑歲嘗捐千金賑全活萬人。誦義者形諸詠歌流傳遠邇。劇賊聞之猶爲感激。家卒用全。至于其從事鹽策則不必專專營什一也。取山海之財而佐縣官之急。無亦猶是教忠之義耳。借先人之守府而作後代之箕裘。無亦猶是教孝之義耳。且淮南文物與區舟車輻

韓居乎是者固得以多識南方艸木而盡交天下之
賢士大夫焉無亦猶是教學問之義耳卽此三義豈
古之析利于秋毫如貨殖傳諸公所能遊意而謂其
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第相與爲商之父兄
子弟而已耶以余所聞先生于其曹居然長者凡淮
南北兩綱有大舉動奉先生一言罔不若神明著蔡
而所見蓼上兩河兩匣其紛總不啻兩綱奉佩之一
言亦若神明著蔡先生于天長縣治梁而濟人工費
鉅萬今遂名之雷公橋以紀其實而佩之于城南地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之子珪旣充貢天子之庭取次陟要官邀寵命爲顯
揚錫類以祝之佩之則旣爲猶子能服教知恩而因
乞言以祝之矣余不佞復操何道而加壤土于岡陵
益枝葉乎松柏也哉無已則請畢其大隱朝市之說
乃朝若東方朔之金馬名至而未嘗身至市若熊宜
僚之弄丸同其用心而不同其挾技此又先生之超
超欲上者也夫文王百年以三與子亦所謂陰行善
生岐雍者雅宜其知此意矣而衛武九十耄時乃始
向學則先生之早服聞道殆將過之余敬持此語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授佩之令洛誦于先生以侑康爵則先生幸勿謂其
詞已儉也而或至于噴飯乎

胡母黃太孺人六袞節壽序

夫敘得意之事者必有綺麗之詞述依正之軌者不無淒冷之語一似乎相召而至者然客或謂余曰子爲文何多淒冷也是其大致于言依正宜夫言依正而宜則莫如爲胡母黃太君而稱壽矣夫胡與黃兩氏皆南昌士族而環處于瑤湖有似朱陳之里惟適無赫赫炎炎者出于其家以故詩書之澤甚長風雲之態則少母爲貢元太行公之女而作配于太學生君啓公是兩公者俱挾用世之器而不一見諸施行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而爲母所承事母之前境豈有一之近于綺麗者乎君啓公蚤世母卹然稱未亡人其所保者惟撫成其二子而教之以勤儉紡績讀書孤燈相共母之後境又豈有一之不絕遠于綺麗而致極其淒冷者乎然則其文之亦必由是也二子者長孟明在孝弟力田之科當時適不以之舉士次霖似儒雅彬彬頗與津路暨薦紳先生通聲氣此若可以爲得意之期者而不知其依正乃更甚蓋自余與之定交未見其文章之用或化爲娟體媚芝而榮臙之物得以尚含菽飲

水也由是卽極言其母子之間亦安往而不得淒冷且顧得綺麗耶黃子威者余生平莫逆之友也母視之在諸父行而子威嘗爲余言外甥霖似賢因上及其母節乃至子今母壽六十年母節三十有餘年節成而壽殊未艾矣嘉平之十有七日是其初度之辰可因之以賀矣在易之節卦序當六十蓋計其時甘苦備嘗亦必至其時而後可以甘苦兩忘歸于至正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是其指也然何必此日卽自乾坤始交之後已生其屯咸恆夫婦之初旋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幸

繼以遯未嘗不如兩柏舟之續二南也論母德者實盡乎是至于飲酒終晨壽母殿詩余亦必爲母進之而無慮皆非母意所及先是良有司之守茲土者聞母之義旣嘗爲母表閭且上其事臺使者取次達于楓宸則異時或加大國之封或爲懷清之築亦其必致人曰母德之報也而母曰後彫二字豈松柏所敢與知哉是則母惟依正而無得意余文亦何妨淒冷而無綺麗而客曰子甚能言母之心請遂書之簡使夫孝友筵上猶有引經據義者在焉而無襲觴祝之題說其亦可矣

壽劉普覆五十初度序

江河之下也。惟人祇之日月之逝也。惟人止之。蓋人能不失性情之正者。斯能得壽命之理者矣。自如麻應。識以後人才難言。余既被重創。相鳥求聲。始復與普覆劉君定交于蓼水之上。所相爲期許。或不在乎出奇無窮。第在乎守正無改也。而是時普覆年纔三十。同志者有疑年有加年。卽莫不奉爲冠冕。以德服之。非蒙其貲。普覆嘗修七子社。而屬余序。余儼諸竹林之賢。則夫山王貴要。稽阮放誕。恐有不足爲舉。似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壬

者無亦似之。尊家伯倫乎。夫普覆意故不在酒而要其有大人先生之風。而足以致處士公子之化者。道正等故普覆之于諸君。竝託蘭心。而于余亦不廢。痴將其篤友誼。人抵然也。然而人倫之事。更有進乎是者。蒲坂之君子。猶與聞有虞氏之事。親焉。普覆之太翁曰。敬字公實爲芝州醴泉之根源。家學相承。是父是子。而普覆彬彬有其質文。遂遊庠序。間聲名藉甚。已升上舍。需次登庸。然後乃去。而業離同平養晦。遭世之多故。太翁與其兩伯父先後背違。皆普覆爲之。

負而歸里。而三父所產昆季。又皆普覆之所植立。則

孝道于是備矣。且愛親者。不敢忍于人。輕財好施。固其天性。而水邊林下。時復徜徉。事有不止于擔風握月者。拈草布金。往往而有余。亦未嘗不效其鼓吹也。淮南北之役。謹操海筴。以上佐縣官。是忠之屬。而非直逐末之比。蓋君親兩大戒。普覆庶幾乎全。傳亦有之。曰仁義未嘗不利。若夫普覆之所謂仁義者。衆著之矣。而所謂利者。又可得逕謝乎。心計不失一二。猶是正誼明道之緒餘。無他權巧。乃山鬼終不得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壬

揮榆公榮也。世道雖變。普覆自常人之視。普覆甚奇。普覆自正。昔先師孔子之云。知天命者。知其正且常者而已矣。文王之受命。惟中身者。亦受其正且常之命而已矣。故在禮五十。不稱壽。而若普覆可以稱壽。安常履正。千秋寄之。不止百年。余承諸君之指。而致祝辭。乃合壽命于性情。不敢爲佞。亦不敢曰馬齒之長。遂足以與知祥麟也。

汪明遠六十壽詩序 又跋 詩別錄

明遠汪公蓋微歛之賢豪長者而嘗久旅于南唐時
適復栖遲其里壽介六十嗣君際良走書乞言又此
之以余所厚善王子公調可云情至不惟文也然且
黜長行而徵有韻豈不曰于堂上之人聲宜乎余
此道雖時時爲役焉無當風雅顧詠歌張長公栗里
先生不廢之矣友一國之善士不如友天下之善士
而孔子曰使汝多財吾爲汝宰由此二說可知余慕
服明遠之心傳有之愛其樹況其人乎莊生曰見似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壹

人者而喜矣由此二說可知嗣君與公調節取余之
志也遂奏八律在黃帝所治之山正不知其可張斯
樂而一令之滿阮滿谷否
作詩已闕筆而思之昨年蓋嘗爲明哲壽言付之備
者不以手書今茲之役其無乃又添一爛葉耶明哲
弟也由公而就其業公必更優矣余友熊伯甘雅善
公兄弟既爲公五十之文致極揄揚並殷感慨假令
伯甘而及見公六十則所爲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
咏歌之者必有大可觀者也惜乎其以余爲尾不稱
全龍然而說盡之乎似人而喜矣附書之以博一哂

壽汪母葉七十序

世界以人類而存人類以綱常而存此大節之不可
不謹守也乃至失諸士大夫而求諸婦人女子則其
事微矣雖然非微也一室之風天下之自豈其有大
小之量惟人之責于士大夫者甚重而望于婦人女
子者或輕責之重而僅見焉則以爲未足望之輕而
亦僅見焉則以爲難能提衡而論之其說未嘗不足
以相正耳新安汪漢升爲其母夫人葉乞七十壽言
而程子士哲謂之曰若宜擇言若母非猶夫人之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壹

也節而壽亦不得以猶夫人者言之無已則黎子爲
可夫程子何以知黎子之能言節壽哉必有所試矣
黎子手不操金銀之管其敢與知文乃其區區則竊
欲進母于大丈夫而廣母于天下且欲使天下多如
母者而澆風可以反淳民生不至日蹙也始母之得
僦于仲德先生也既似以爽葉歸諸汪世而考其里
名亦大合乎朱艸醴泉之義而仲德乃爲禮部儒士
列在士大夫間惟賴內助之力肄業優游坐舉鹽筴
竟以貲豪至于仲德中道棄捐漢升筑筑母爲父事

玉之于成以再世不失其職是皆非閭閻所辦余故曰進母于大丈夫鼎革之際靡所不與靡所不廢母曰吾智何足以知之吾卹吾緯而已矣然起視彼妹顧多轉徙或桃柳隨其波流或冰霜委于糞壤或驟起爲公夫人或下配于馬圉蓋失則不貲得亦非應有也新安揚州南昌三地皆遭劇劫而母所拮据者皆得無恙寧惟天幸然哉亦實有道以持傾而保不敗余故曰廣母于天下莊生不云乎果蓏有理人倫之難所以相齒難是生節齒是生壽天于人錫之以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奎

倫理之全而校之以事勢之變窮之以仇離窘迫若不可一朝之時而報之以難老康強能自爲千秋之日正氣不摧元氣永固能如是卽何憂乎海桑而亦何分乎士大夫之與婦人女子故曰使天下多如母者澆風可以反淳民生不至日蹙乃七月朔二日爲母誕辰雖秋風始至猶然坤土致養之位海籌既投海波不動漢升更以英海全功上佐縣官之急而後徐操其贏餘以將母母于是時亦不止用財而自衛也懷清之臺百尺天子行將爲母建之而非母之所意及矣程子曰是言也不惜不誣贊而可誦遂同諸君子奏之以充庭實之百一

陳興宇六十壽序

居今之世而能存古之道者其惟壽乎蓋壽之于生也近古而爲壽之于禮也亦不戾古是以老老長長先王常用之而平天下而天下亦皆無生心凌越以得返俗淳龐則雖其人之壽而他無所自覩者猶將起敬况其人之有所自見而壽而可不爲之頌論耶若夫興公陳先生則有所自見而壽者也其族起江州義門至南昌益盛世德而先生早以孝友聞鄉閭本原甚茂公財樂施棄責折勞猶是小節且處市而無市習業賈而無賈心席豐食腴而不以封君自豪懷瑾握瑜而不以徵辟爲意其隨流也歟其拔俗也歟任人之謂之也而乃今得稱六十壽亦任天之爲之也任人之謂之任天之爲之而終能不失我者斯人也可與之言性命之情矣禮六十曰耆卻而數之以彌甲子進而期之以歷百年皆常事也先生此日尤貞處乎大常安車輶輪非其時授經術陳政事非其位然假設非其時位而卽有以致之猶將無變于已也色不必若孺子而心若孺子其執謙乎無其守

卷之十三 序

美

故吾乎而起視其庭階之樹五桂且加一矣又匪直
爲柴桑不好紙筆之男兒茂才異等行將應書其子
姓爲孝廉者又天下士也率其聚廬之屬奉先生觴
鄉人榮之屬不佞寬以侑顧不佞之視先生年稍進
矣德未有以相加意亦有以相長遂不敢飾夸詞務
存其實先生非好諛者其必有當于中而爲之引滿
乎昔孟夫子言達尊三以爲非三物者不在尊列然
而齒爵可據德不可知能讓乎齒爵者亦可謂無失
德矣余獨怪今之人但知有爵不知有齒難不能以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圭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圭

非齒爲齒而傲于齒且欲以非爵爲爵而傲于爵併
傲于齒彼于人倫之際自爲夜郎而見父之執目以
暮氣之人也曾何足語古道哉而聞先生之風若余
之所以頌先生者或亦有以折其角矣

汪明哲五十壽序

昔管夷吾制治惟貴乎士之子恆爲士以至買之子
恆爲買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此何以說安
且不遷未足謂之高行奇節也而能使人心有一卽
遭世流極所不能移率其道可以上裨榮晏之化而
下不滑性命之情遂躋仁壽之域矣以余所聞明哲
汪翁出處蓋足當之翁產大儒里中篤漢儒術珪璋
其行束修其心是純乎爲士者也顧自翁之高曾以
及其身若其子際熙等輩之能爲文以述翁而使翁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圭

之有聞于天下者亦無慮閱數世矣倘所謂安而不
遷者非耶凡遷之物不一端而惟仕宦爲最大一近
于富貴利達可以得己意而驕語他人卽盡喪其本
來面目以從事者世固多有之也而翁嘗膺先朝闢
門之選得大藩幕職薄而不爲其比牒併名往往致
位通顯翁一切卻謝去而隱于吳嚶之槎溪娛情山
水屬時事紛紜澹靜自若此有本體亦不得以煙霞
痼癖求之蓋郢憚之謂鄭敬曰子從我爲伊呂乎將
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余謬以爲爲巢許而父老

堯舜與莊生所云執協唐許者意正相發翁之所守
豈不其然翁雅吟而兼精繪染素頭無雜書惟置陶
靖節詩與倪雲林画法二種此可見其論古之嚴而
取則之善矣竹林之賢者七人或止咏五君而黜其
兩吏部元次山作退谷銘則曰干進之客不得與游
作杯湖銘則曰爲人厭者不得與泛翁昔已去官今
勿干進而又能不爲人厭其終可以把臂林間而濯
足萬里者乎新安之俗四民之業惟農工爲鮮少自
儒珍而外卽專精于買矣而翁家未嘗不錯出焉錯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出得無爲邊耶非也王彥方直以辭長史之故自穢
賈人翁于長史旣棄若土苴而于賈人更不妨時爲
涉獵要之有買之跡無買之心韓伯休之于藥也朱
桃椎之于屨也蘇雲卿之于菜也三者之賈幾乎皆
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翁亦若是則已矣若夫嗜利
無厭而爲買與求名不已而爲士此正所謂見異物
而遷者翁能免是宜大君子之多有之不然余鄉先
達若壇石熊公與其子余友鶴臺氏必非僅取財賄
者何以與公定交三世如一日也雖然士而買心斯

誠微俗賈而士服又累興朝往不可諫來猶可知翁
必有惘然于中者故以身而明之豈直過而不涉涉
而不至于滅頂枝經冑縈之未嘗若庖丁解牛之法
之通于養生而已哉且夫娶妻者求其習已而用人
者必求其利已此仕路之所以大荒而新聖之治之
所宜首先矯革也今誠使翁而論政則力行之說當
必有進于申公而東帛加璧安車蒲輪與尺一之書
且下可無以年格拘矣余請操是券也而爲翁舉五
十之觴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平

方吉卿六十壽序

語曰無用之用大矣是豈數數于世者之所與幾也昔在周宣王之時蓋不乏命世而起之將相若尹吉仲山方叔南仲程伯休父等輩而及其開運則必以張仲爲貴客漢武帝之時汲鄭處庭衛霍襄外嚴主畫謀張杜執法亦非不具員也而史傳猶津津于萬石君此可見人心之所繫屬者固在于老成典型而不必盡動猷爛焉之類矣以余所聞吉卿誼至高然大抵能以孝友持已而以謹厚長者之道爲其家法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聖

是誠張仲萬石君一流人物于若孫各五人皆能賢富有達者矣藉第令薄風雲不卽上而朝家不急逢時之流且需坐鎮雅化則舍先生誰歸夫必待天下有寵妻棄子之人而後乃表彰孝友天下有曲學阿世若依隱翫世之士而後乃崇尚謹慎已遲必也定計于鮮卽未有能舍先生者先生年纔六十猶未仰安車輓輪也張蒼已爲秦官入漢至無齒飲乳先生當猶然笑之而老彭老聃皆嘗踐歷殷周之際內事尊生外寄文史又吾師所竊比而稟學焉者也先生

或無非乎且其年實優至之矣先生之子孟長學于陳君炳文而炳文他時屬余記鄙學謂余能言因使文之余寒甚處鄉金君子威爲之走百里以請皆因友及友之義抑先生之所鼓動遠焉余援筆序之更附韻語如重宣說偈之例要之足以博噴飯

詩曰舊說人生不朽三德居太上重難擔先生本領能修飾詎侈新文復舊簪世代殷周相勝似傳人惟曰老鏗聃也知倫物尋常理肄業年年及樂耽無變異如金與玉何妨風至自昆嵐星移宿異龍蛇起天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聖

子都邊昔戰酣豈可英雄成敗論所期能免中心慙是時惟讓先生適每出櫺筇或捫籃走馬不聞驚德里好從黃海看雲曇烏衣國裏休徵備王謝人家燕語喃道是形容如月面子光孫水更多堪香山九老還居次未見頭顱白髮斃我處窮鄉章甫絕正持衰相學愚憨客來謂以隆儀爾筆上花庸未去淹奮起因成長句頌我與先生同住大江南

壽程母吳孺人七泰序

壽而觴觴而脩之以言者禮數禮也禮則容有不舉者何非其人耳不然非其時耳非其地耳人自爲人而生德與福人與人相治而生力與命順逆無正名余未敢極論也請先時地在于國家易姓改玉之初宇宙太和有待而復物之保其壽命之元者或少矣卽我江介國讖記無憂不免以萬骨奉一將戊子而後益算投籌當歌對酒者何可易幾然則人無救乎時地而時地必連乎人歷陽之都一夕爲湖小人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聖

沙君子魚鰈侯王將相其無遺種耶於是余不能不爲太孺人賀夫太孺人在禮事內而教陰猶易之坤所謂妻道進是焉亦爲母道于人無相治者卽其啓祚流祥能如姬姑初不過衣楊閨中賜履牖下余何至褒大其詞乃與侯王將相提衡而抑揚進退蓋余之言于禮似賒于易又似切易自乾坤成位以往卦而數之凡天事四地事二猶是陽全陰半之義也而後乃至于泰至于泰則地得加天成而上比此其福乎抑其德也乾曰不息而先自強是用力之說尚同

乎未可知坤之牝馬則不稱力稱德行地無疆前已然矣以此推之太孺人之久長未艾身康強子孫逢吉天也顧何省不合乎大道且夫太孺人產維揚嬪新安此兩地者俱非無事大氏爲力命之爭莫正其順逆而亦旣福先江右而太孺人乃今以得全特聞旄頭止舍婺女長明榮爛七襄斟酌北斗則其所以致此者天之道耶人之道耶抑人道之有以合天道也夫合天先地太孺人氏吳讓王家也不爭而讓江海居左以是全乎爲坤顧經義渙湛有喻焉有不喻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聖

焉而莊生云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始終其所得何道亦復有喻不喻第王母名號則恆言而衆著焉已夫世俗亦多稱木公金母語類對待而公事軒母事詳若此者何也將徒以其踐歷海桑間如翻如翰爲獨也乎哉然近諧矣近荒矣不諧不荒余得更僕新安諸程巨擘槐塘達人輩起自動卿工部以上或棠根芘乎此土或蘭氣繞于余家文獻之大全姑勿以贅形管唯太孺人作配涵虛公而涵虛公厲行動卿工部之右獨不以官爵稱此亦讓道其太孺人

之勸贊乎乃雌守不失諫流攸歸即華封三言無辭
皆受太孺人產六丈夫子最後得龍生龍生又最賢
直達其先哀白眉蓋擅譽焉彩衣直爲戲也余不識
龍生識其兒女嫺家黃鏘鳴旣識鏘鳴又申以所善
鄭名區因友及友厠余紀羣登堂之詞何擇文質乃
援禮數而錫以三始之曰紫霞杯不可推自何所黃
堂來續之曰天漿酒旨且有孰奉焉麻姑手重之曰
醕露盤歌未闌能韻語吳彩鸞其下此如雙成飛瓊
輩雖亦嘗侍金母而未嘗有轍跡于西山南浦間則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序

望

余不爲太孺人泛引夫亦從所習見聞而立說矣夫
余覽之儒經旣已若彼求諸仙典又亦如茲集茲人
倫首徵桃核然則今天子錫極方新何詎讓周滿漢
徹而不一賓太孺人兩國與三山同封五花共九光
相炫鏘鳴名區共信余語不似徐市入海之無稽旌
陽作記之或爽而遼東丁令威亦勿得向我江城簞
詰寓公前輕言是非也

賀汪郁倩七泰雙壽序

福德之盛隆人倫之僅見者也而在于草昧不寧之
日劫且相仍和猶未名其僅見也益甚是故余近年
以來拈弄筆墨多不讓爲祝家言者無他一志其所
貴焉一志其所畏焉一志其所趨焉天都之諸君子
是已汪浩如濟南兄弟天都之尤有聞者也一日因
于吳非止氏而語余曰澤浩等無似惟是我嚴君實
生而成之父郁倩翁母孺人李芳規懿行各非一端
里中傳誦不脛而聲馳四海以今年之季冬月竝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序

吳

七泰則父初度日十有六而母初度日十有八也澤
浩等薄遊于此謀歸舉觴凡諸所親暱若同聲氣者
爲之製錦而虛其中冀得進承大名公之一言以侑
康爵載光敬廬先生豈無意乎余忻然應之曰可矣
余未得當大名公也余詞樸亦就以樸詞之古不云
乎士之子恆爲士商之子恆爲商習而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此其遷也今夫郁倩翁其先乃三世受離
筴挾高貲而獨崛超爲儒行精治舉子業若詩古文
辭價之不善蘊積藏諸猶教授生徒以老及浩如濟

南兄弟皆能奉其庭訓學且成有文采則又命之去而隱于賈人父子之間何再遷也我知其指矣青紫者揖寇之衣也鼎鑪者所禱之具也若詩書之焚坑則古今後一遇耳事不恆有也是故翁以之自處也何子平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擇一焉侯王將相不可幾也貨殖傳猶可讀也是故翁以之處其子也夫翁操行一志生平不渝者大槩如斯而其跡疑于遷乃孺人之所以贊于翁者則復有不易之道矣蓋浩如兄弟皆前孺人吳所舉孺人鞠之教之不異已子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至于今日如初是孺人能爲李穆姜因使翁得爲陳文矩矣卽其治家孺人爲董少君翁爲鮑宣矣卽其偕隱孺人爲孟光翁爲梁鴻矣夫以麗德公之妻也而史失其姓字張志和之製大布裘也而嫂爲之躬緇今翁有孺人同壽而俱傳是當賢于此兩公黃山白岳之間歟蒲武溪之上豈無爲之鹿門與玄真坊者而余以茆茆之文獨得登其堂中而入嘉賓之耳目則余又豈遜司馬德操魏少游等輩蓋余于翁既論其德也亦論其時也時非不紛紜矣設有如風雲

之氣少感于前則陰陽之患豈能無生于後翁爲不然足余之所謂甚避而免于與者也而因祝翁曰宜爾壽考也祝孺人曰宜爾齊眉也又進而合祝之曰宜爾老宜爾耄宜爾期頤也蓋其所可貴者常全而不失焉耳且夫翁所甚貴猶莫如文章也而常謹用之蘇明允林和靖皆賢而不仕自附隱淪而明允喜論兵至爲荆公所薄和靖一作駢語則王濟猶然笑之若此者余不以爲翁舉似矣余其似之陶淵明乎淵明爲晉處士與翁志行畧同推而求之卽翁三世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不劣八州浩如兄弟還優五子而後有盛明之日亦豈無水仙其人者爲之踵武而嗣徽也乎聞翁諸孫林立嘗親督課之余是以因奏祝之餘而立之左券

賀王母陳太君五泰壽序

蓋余得交于王公調者七年心儀其爲篤行君子猶未識其嫺辭也一日出所撰思劬述言相示清機切理用筆斬然有平昔緩文之士所未能逮則余驚其嫺辭矣諸大夫在會者讀之亦莫不曰果嫺辭矣詳其所以然乃由母氏陳太君之教而太君以歲已亥仲春日當五十初度其文之意在壽母乞言也于是諸大夫與余咸樂爲之歌詩而余最習王子者顧安可無數語以綜其意而申其賀乎夫在禮五十不稱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四

壽惟太君則得以稱壽何者太君有自壽之道也而自壽之道抑不必以壽世爲之前後左右際焉始太君之生也不見其父余考諸古史希有傳遺腹女者子則間有之卽若李少卿隨其門祚又幾不予焉太君學于其母書記淹通溫清無闕乃旁及女紅此則女而爲子之事者矣已歸于太公意明先生則先生雅遊太君爲之肅內政而匡生業家日以殖亾何太公自楚返遯危疾太君剖股而救之異其氣謬以意仁此又妻而爲子之事者矣及太公竟不起太君誓

柏舟鞠公調而成之以有今日中間致養其姑若大姑以至于喪其大事者皆豐而中則此又妻而代其夫爲子若孫之事者矣抑禮曰父能生之未必能養之母能養之未必能教之也若太君之教公調而成其文章如此此又母而兼師之事者矣夫太君之于人倫實能爲其前後左右際焉坤之德無不載也而坤之貞亦無不永也此所謂太君有自壽之道乃公調則亦有壽母之道矣公調試起而視夫今之執釣乘機高牙大纛者或不知毛生楮公之爲何物其稍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手

自異者握槩懷鈴取聲名而收貨財腴食而腐嚇或不知忠孝之爲何語而公調乃能文文能依于彖經論語之理則公調所以承母之懽心者爲何如也然公調才可以仕仕可以達達可以顯親而終于不仕者蓋亦有所崇學漢書之傳王烈曰用商賈自穢若太君之所以教公調商賈何穢哉直可謂之歸潔焉而已矣古稱母之蚤見而能策其後嗣者曰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然皆非太君所取夫行于倫常之會而盡其性命之情興廢何敢知抑亦何必知也是則太

君家若公調家之前人。有不足爲太君取似者。而陳堯佐嘗躋執政。其母教之猶嚴。至于梓之。碎其魚。此不過爲其子之官也。王珪少與房杜遊。其母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何如人。試與偕來。此視其子之友。而亦不過爲其子之官也。太君于此二母。不知其相肯否。而要之公調則旣已不官矣。王荆公之選韓詩。也不取符讀書城南一篇。則或曰是篇大概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錄也。若太君者固不教子以取富貴者矣。公調旣不帶魚而余及諸大夫之交公調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呈

正不知何似房杜其爲公調而頌言者。又不知得爲荆公之所錄乎。抑無取也。惟太君進而次第之。必有足以發其一笑而爲之引滿者焉。

賀歐母周太君六袞壽序

會昌歐子懋。讀贊其文章。而介涂子啓明北面見于余。進退言語名刺之間。務如法。余固遜焉。以爲從今歐子固請焉。以爲學。古然卒無以相奪。則歐子可謂不拘世俗之論者也。公幾何也。歐子謁歸應歲。校而涂子私余。謂其壽母余起而問。母氏則曰。周太君問其年。則曰六十有一。蓋他處之爲旬壽者。用十而此處之爲旬壽者。用一。有履端于始。貞下起元之意。以歐子之足跡遍四方。而猶若是。歐子可謂能謹從俗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呈

之禮者也。旣而歐子之門人劉芳節。爲君可欲祝其師而先祝其師之母。欲祝其師之母而乞言。師之師亦介涂子以爲請。則其意雖非出歐子而實有合于歐子。因師及師因友及友之教者也。此一物而三善備焉。而余之所得亦旣侈矣。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余受益歐子者三。而于其母奈何。無一詞以爲壽。第壽之而止。以柔靜之詞。斯大畧矣。更以麻姑上元金母之說。斯荒唐矣。母之精神全繫于子。必也有子而母傳有令子。而母壽故今世之誦六一先

生者未有不上及其畫荻之母者也此實歐子之先
德然矣然則使歐子而但如世俗之常人母雖百齡
不顯使歐子而僅取一科第以爲榮萬鼎鍾以爲祿
母雖顯不異而歐子實能富其學問高其文章有如
六一先生崇雅黜浮之作則母亦必擅其千秋矣夫
恒千秋者又豈止于百齡然而錫之常由其子此所
謂反始而樂生之道歐子自西戰不利卽爲沈舟破
釜之策設教于豫章者一年所而好學不倦求進無
窮雖以極鈍如余尚勤採集余視其文蓋養成而欲
浮矣去以六月息者其惟此時而余卽未有識知先
是若更生李公大允王公以逮于今衡青巖公皆
負人倫之鑒者莫不期許歐子以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焉此豈復有或爽者哉歐子諸行能皆奉母
訓卽皆可以爲母奇立朝澤物之事雖有待不過三
年而就其不拘俗論與守禮之謹立教起厚者抑豈
不可以見一斑蓋其先君子見南公之名亦從此顯
于世矣而別駕長發公之業衍將都而大地且余聞
之芳節固受業歐子而君可猶待感思至欲社稷組

豆歐子蓋君可官于總職禮會昌食運之苦歐子實
條免之是百世之利也歐子雅不爲余言而干人所
祝亦豈惟歐子之益而不以上之其母乎余祝歐子
母言多歐子是祝母之正也亦有當于歐子諸門人
之心焉

壽許中甫六泰序

人間德業之致無窮而行年紀曆與化俱流尤往往
念厥初不置者此淺事矣然生甫及申見于小雅庚
寅以降著于離騷既雅騷所不廢也而淺之何居余
今年齡耳順一歲乃獲因釋士哲而交于吳仲來則
仲友固詩人也操弧矢以走四方且爲余年友能天
公之小阮其高致大心宜多有所不可而獨以中甫
許翁六泰祝詞爲委豈謂余能言之人也哉抑余齒
與許翁實在左挹右拍之際將有所不得謝也夫許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姜

大岳之胤也自堯時嘗居三公之上而長九州之官
而卽有棄其官若敝屣以甘心于隱者曰許由由蓋
善全其生莊周所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者盡昉于此翁之不仕將無類之乎然余詳南華書
則有曰孰協唐許者矣使許如唐去世事太近間覽
古文亦無不竝稱巢由者矣躋由于巢去人情太遠
中甫于是擇而處乎不近不遠之間蓋欲以爲隱也
而不專乎泉石煙霞欲以爲壽也而不宜乎膏肓痼
癖日中之市如牆東然握算之工與吐納等且而于

養生取一焉于籌邊足國亦取一焉忠之屬也余將
比今天子如堯則必幸翁之爲託而翁視乃祖其讓
有同其忠乃更進下此而夷齊又下此而黃綺皆不
足爲翁道何者采薇雖勞而不免乎餓餓無益于其
生采芝雖逸而僅得乎仙仙無益于其主翁所采者
大比于海王之國而細被于諸君吾子之家而乃今
得以下壽而奉高人要其德業在焉其無窮亦出焉
已夫翁歛產也其所居里曰高陽而天都雲門文峯
武嶺諸名勝各環繞而拱揖之是故性情之所鍾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姜

厚而英靈之所用也多既厚且多必長久之數也原
夫中甫之所由來固曰嵩高維嶽而翁鄉諸山亦得
嶽號屈平自敘固曰高陽苗裔而翁里又同高陽則
是人地之際無一不與雅騷相入者而特余文朴陋
或援引失倫恐管絃歌頌中無以處此乃先之以士
詰申之以仲友猶或依乎風人之致也言而依乎風
人之致者亦必爲翁所樂聞者耶雖然于弧矢之義
未備翁雅遊足跡半天下而率江西爲常西山南浦
蓋相與朝夕也豈惟天都蓼水之上谷鹿之洲所婉

螟焉沙河之隈琵琶之洞所響答焉余與翁旣疑年
也又對宇也高陽酒徒夫何多讓而是時玄霜初降
黃菊且開余與翁殆將移柴桑之籃仲友于予必共
爲南陽之飲也往而酌翁亦相酌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壽鄭母程孺人八表序

貴德之與尚齒皆王道也而德猶先焉此雖所以論
丈夫未嘗不可以律閨閭余覽雅頌之文唯閨宮壽
母專言齒而由思齊思媚以至嗣徽則無一而不在
德此其徵乎新安鄭止修隱君子也母程太孺人以
是年閏八表則其偕隱之日亦久矣吳非止過而使
余文之則是文乎焉用文者也而不亦難乎其爲立
說哉蓋人或言今非敬老之日也賤老之日也余不
謂然夫處于短劫長爲奇矣出乎殺運生亦爲奇太
孺人身安華屋目極爛絲口厭甘脆乃踐歷鼎革之
間入大水火而不濡熱是殆如西母麻姑度弱水閱
桑田之一時也余奇之然而更恆之奇之以其福也
恆之則以其德于是鄭有母儀三世矣以太夫人相
夫子允隆公年不齊而從止修謂之則王母某苦節
有間曾王母某旌閭受勅以太孺人而承其後規矩
具足似易爲賢而盛美難再實不易爲賢太孺人于
此能賢是誠賢也猶之乎大任周姜之後而有太姒
之嗣徽也其發祥不亦遠邪且未知夫前二母者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五

得至于八十春秋與或過其曆否也而太孺人殊未
艾遂臻耄耄以逮期頤用補前二母之所未備雖事
增華同符孝道太孺人宜觴當太孺人七十時余友
姚永言方慕菴各脩酌詞爲親者言之蓋其詳也今
使余言之復不避畧然而太孺人之名則滿乎天下
矣其年彌高其德彌劬而其聞彌廣此非直壺內之
政也太孺人宜觴昔者已之婦僅擅丹穴役財自衛
不以年德聞而秦皇帝猶客之至爲築女懷清臺鄭
固家貲不讓已卽微以貲而太孺人所產若止修者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二序

誥

五孫曾多有將必能顯太孺人于朝而實之曰太卽
微顯于朝而實之曰太而今皇帝固非賤老者也敬
老者也安知其不客太孺人太孺人宜觴夫觴之節
數則以三而止耳而太孺人飲和食休又安止此余
考鄭故當時行千里不齎糧而其友多大父等輩蓋
其先世鄭君嘗事楚入漢不冒名項藉而寧失大夫
官也此意止修有焉程之爲人母者卽莫過于眉山
然且教其子爲范仲博而自安爲范母此意太孺人
有焉此其所以不充誦于富貴貧賤而能備隱而相
久以盛其德而豐其壽也飲和食休莫有粹于此者
矣而祝亦莫有尚于此者矣

吳母胡孺人六袞壽序

歛溪南之吳所以嘗冠冕于天下者固由其家風之
高長人材之衆盛聲名文物之發皇器用貨寶之充
斥諸爲丈夫男子之事有特絕于人也而其女德亦
懋焉讀余友王于一之文章然後知吳母胡孺人之
賢矣于一爲文有法則不苟矜夸其言近而指遠亦
舉少而喻多孺人之得此也可以必傳而其子延支
過而使余言其未備余又將爲識小者乎夫家風人
才聲名文物器用貨寶之間余旣不欲屑屑論之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二序

卒

而孺人之美德則于一能明大義之一語盡之顧余
于此更有爲孺人羨者良以孺人之節由苦而得甘
孺人之教自內而著外矣始天明公卽世日家運中
落若敖氏之餒也與其血食也止繫于孺人之一身
腹子不可期定卽爲男母之卽爲女母之而猶不爲
母而孺人于此終得爲母豈非天哉爲母矣或遭世
之變骨肉半道及于兵饑水火盜賊負之而趨者復
不可勝數而孺人終得爲母且至于爲大母爲六十
壽母更進未艾又豈非天哉蓋天于孺人故將欲成

之以著敘也。卽其閱歷數十年之際，海塵相移，今古
頓易，甚有丈夫男子所不能支者。而孺人之爲母，抑
無不盡其道焉。司馬子長作史記，敘下宮本末，極推
高公孫杵臼程嬰兩入第，以其存趙孤耳。然當是時，
趙朔夫人自在親闕，而不能獲其一兒，而必借力于
有心之客。朔夫人殆猶一常女子也，而孺人遠矣。時
平則不嫌在險，則不陷興廢之故，且無所與知，而禍
福之幾，必能爲審擇。夫然後得與延支相守，以至今
日，而其所以至于延支者，又何如乎？考古之爲遺腹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子者數家。李陵有李廣風烈，鄭小同與鄭玄同生，皆
以爲似祖也。而未知其母之終始何若。至于杜祁公
衍，則蒙二兄之難，幾失母焉。杜祁公之不能有其母，
猶諸朔夫人之不能有其兒，皆天也。孺人得天既厚，
于兩氏矣。而延支適今修天明公之緒，高曾規矩，更
免墜淪，則視小同之同祖而僅以日月與李少卿之
有祖風而反敗祖德者，其相去亦何可爲道里也。尋
常世務所以能爲成敗于人者，復有之故，不獨兵饑
水火盜賊足苦我人倫而風雲爲之造迷，富貴深其

屑毒，亦往往出于非矣。若夫秦之初帝，而有一巴寡
婦清，晉之始伯，而有一介子推之母，無亦孺人流亞
也哉。乃巴婦雖用財自衛，而實來懷清之策，推母雖
與子偕隱，而終歸綿上之田，則猶未免近于非矣。今
夫築輿田之不乏，而其素也匪其外也。孺人于是益
遠矣。然則余祝孺人，藉口封國，此世事之恆言，恐未
足發孺人一粲，而第取孺人之教旨，以合于我友之
文章，稍求其斷據而爲之潤色焉。庶幾亦倖史所必
錄耳。

寄壽映碧李年翁七泰序

合天道之貞元盡人生之壽命此老聃所以歷殷周
張蒼所以涉秦漢皆兩際也然不知其在兩際而卽
以歲月爲久長乎抑其處兩際者實有可久長之事
理乎是必主乎其處之者矣映碧老年翁乃今而稱
七十壽則非獨其姓氏之同老聃明書律之若張蒼
而已無亦其處世有足尚焉夫所謂處世之足尚者
曰可以用世而不用世也一日能爲持世而不明之
且陰之初翁起大家取止第官職雖有進退然一自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空

爲理而再陟掌垣至于廷尉莫非駿雄亦莫不有重
名于天下至今日寧無以三獨坐虛左而需之者而
鴻羽可儀鳳輝不覽則何哉等身之書旣著就矣視
之無文而言將隱無具而不自試者實霄壤也顧不
立危節終保令名豈無善道而能至此其在他日文
定公用狀頭踐首相事英主勳猷爛焉然重如華亭
以居其前悍如新鄭以居其後文定公乃幾而得全
中間豈遂能無利鈍宗伯公一生宦轍內外平分皆
猶之映碧官職進退之意映碧旣似其祖而又以能

處乎兩際過其祖此家風所由引而愈長可以千世
庸詎不可以百年耶夫七十非卽壽之最上者也然
在禮七十曰老而傳老以懸車爲徵翁之不出而用
世是已傳以有子爲義公之第三子琳玉以茂年俊
才捷于已酉北闕是已琳玉今作豫章行則方伯劉
公以通家招之將致奉觴之實而琳玉一再過余因
徵壽言余言能加于方伯公之上耶因思翁理明州
時余監視浙學故嘗得奉令承教可幸無過徒失意
于貴大臣一蹶不振其後辱翁手援之亦終不振此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空

所謂才之不逮至遠也馬齒少加曷敢先飯若夫嗣
續之間又不能無蓬髮歷齒之愧雖善匿其醜不妄
呈身亦第以無具而不敢試執誼若此何足言翁之可
用世而不用世與夫能持世而陰之者哉所取乎拙
辭者必以爲寂寞之濱或少窺超曠之致而寂寞未
足與知超曠殆亦所謂無文而言將隱者耳然翁之
高深固可得一二論述也翁于兩大戒謹守不渝而
于三達尊積累以至故占其海桑則神仙之事可知
矣仰其家門則公侯之初已復矣式其賢嗣則傳新

有火矣數其故交則舉德無倫矣此豈尋常之辭之
所可祝誦者乎余欲備爲香山洛社之朋而山川道
里未免阻修第幸也對玉樹寓蘭言南榮趨固不必
羸糧以見老子而桃源人豈不識張蒼之是秦官請
持此語壽翁翁必不見鄙棄也而爲之酬無算之觴

吳缶菴七十壽序

比人壽于河清蓋難言之也夫其所以難言之者二
道一在才能而才能有幅一在氏族而氏族有概是
故瓊璋天生數常不給高明鬼瞰事未可知文豹來
田山木自寇今古同患而况處于新舊變易之間者
乎里中大姓若蠶石之吳可以謂世家矣吳之有缶
菴先生可以謂奇士矣而乃今稱七十壽則族黨羨
之都邑羨之其齡齒得以比肩相先後者莫不羨之
夫七十雖曰古稀亦不過短劫中之上壽而何以通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序 七
羨豈非謂其新故變易之間有不變易之道乎初缶
菴少而補弟子員才堪試用且有志于當時乃懷寶
未售遭世多故名山自藏賈生無流涕之地劉蕢非
獻策之時卽用一木而支大廈里之前修蓋嘗無取
乎爾然余見有抱詩書而哭于文廟者矣有挂儒巾
藍袍于門或納于官庫而憤然長往者矣未幾何也
輒復攫取一第意得揚揚彼自矢不變易者而變易
若是能無慚負缶菴哉在易比之初曰有孚盈缶終
來有他吉今缶菴之孚亦盈矣而直慎所用之此如

幼清之不受薦于鉅夫而子華之不求依乎成例其更足以張吳無疑也雖然吳之貴者復蟬聯而起矣假設缶菴見而有動于中即安能固其所守又假設缶菴而爲弔詭之行觀非望之福人事之與天年亦豈得無相盤乃缶菴于世未數數然負高才而不見其才遊族姓而不矜其族此所以處變易而終不變不易有子于變于椿皆能紹家學者顧令變去而學賢導人子之事又進而學佛兼出世間之法令椿修本業不以昧出身缶菴之爲教何如乎且變能取余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室

冷潛之言爲若翁壽而不取其近于腴態之言此亦可爲達識矣而變更傳缶菴生平好讀文山集與歐蘇諸家之書足令人慨然遠想且勤于編纂常彙集邊防策畧欲嗣版行豈賈誼劉蕡之習氣猶有未忘乎抑以志其秀才任天下之初心也一斑之見而無窮之畱敢因酌辭及之以正告于後來之學者

壽鄒繼來七十序

記有之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果何道而足以近之哉蓋孝爲之先壽爲之後舜之所以五十而慕而其年百有十歲者此物此志也後之史家必立孝傳而壽傳無聞至有以神仙當之者亦未知反生樂成之說矣今繼來鄒公春秋七十頽然而長矯然而健望之若神仙中人仲春之十有一日是其開八表時也諸君子觴之辭盡于大年過期及眉壽無害而止乃余獨推其善行之大而可久者則曰孝公之太夫人陳嘗甚疾而公剖股以救之其時公纔十八齡耳出幼未幾有此篤行可謂曰難初洪武定制割股不在旌獎之列誠懼出于好名或貽親以感耳而太夫人竟延一紀彼蒼者天殆欲爲公顯其純孝至旌獎終亦弗及即公不出于好名之驗公雖不出于好名然而言公者必當以此爲稱首其他如誠信勿悔與夫高廩獨營之事余姑置焉公起家食舊德則明經贈給諫龍溪公進士給諫東崖公爲之高曾贈司城南湖公明經司城懷南公爲之祖父此反

生樂成之大全未可遺公有乎三人季為自渭能述
公生平美善一如公之為壽哥兄弟間也有孫吳以
皆英特此不生樂成之所下及亦未可遺而相門劉
石公進立知縣事楊如升御神壽孝廉陳融為之
親家余備員為之友太守傅君為之婿焉此果豈
非泰山之二埃若太海之前後左右際乎當鼎革時
龍蛇赤子淆亂無分屠割與介之徒與公之旁近隣
多有以盜夸假借忠義者公元配龔若家子家婦皆
委命焉而公卒能殲之以報其家怨正其鄉風余居
鄉亦有中國男子之痛卒不能報第從而之會城更
國生聚與公畧等太史公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
哉公初能文有聲于國學北居會城雖在邊當路之
賢者尤往往趨向而主之于是舉門內外之人入視
一歲公可以百年而不啻矣夫豈獨杖屨朝若送
子有問就其室以珍從而曰體執鵲觀烟酌頃伏斗
以所黃者而曰樂也乎莊生曰維斗得之終身不貳
而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常在其中惟孝源是所
以為久長之道遊于物之所不得道而著存諸壽不

足言也旌陽氏受斗間孝弟明王之傳亦逮百有四
十歲而後飛升公之今年視旌陽飛升日僅中身耳
東坡詩所云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以行樂為攢
簇未見其可然則善為公祝者誠不必遠引神仙第
立一孝壽之合傳而首傳公不亦善乎白眉者既能
言公又能知言公之言必且取余此篇奏之公遂開
僊佐之顏而笑引紫霞之觴而酬焉可以無算矣

壽慎庵房公序

械樸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人材之數固有與性命之理相切者直非後世所聞也而慎庵房公以辛亥王月爲五十初度壽門下士十餘輩相率而徵文特祝之是得其意者矣夫自制復八股南宮得人莫盛如庚戌而必以已酉鄉薦爲之權輿公于是時用文望領分校則探策受春秋春秋之牘少雋者四人猶兩師所共而他經房之與公相斯夕者每從公取裁鍼芥所投往往而有諸君子固以是深知已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主

感公亦不引分門爲嫌皆大公之道也顧其所以合于壽者何管子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知樹人之計之可以百年則人壽稱是矣且爲國家策久安長治使之得以過其卜曆者道無踰此寧惟自永年而已哉間考漢詔其所求於郡縣者專務舉孝察廉今日科舉雖不同途而孝廉之號猶沿襲未改可見其法制聲名不僅于一代也而詔或言進賢受上賞進不賢蒙顯戮則其事實與六計相出入以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亦何得無

百年之計在乃者當計吏時臺司交章薦公以卓異卓異者人物志之所謂出尤卽循良之極分也公所以得此稱定非由一美一善然而美善雖多必以得人爲大余見公之於諸政也拙之卽德若馴雉威若驅鯪而無不拙之其拙之也正如陽亢宗自署考以催科政拙之說無亦猶是謙讓未遑云爾哉而至于得人一節則公無僞讓見之闡牘序言公庶幾哉能受大而辭小者矣且在功令卓異之超還不啻進賢之上賞公卽日陟翰館給舍御史吏部郎之間其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主

人必有更大者其轉以萬年上之天子而更以無疆之休錫之黔黎百姓壽亦更高雖公于此雅視爲固然無庸汲汲而余請爲諸君子豫吉一借以觴公可乎公家梁公爲李唐元勳其初在幕府不過能收採人物而作相時惟聞人善若已有之與引杜如晦協判大事而止耳今公知人能得士如是是亦似其祖者哉而公之先公以名進士負奇節未竟厥施余嘗得讀其傳爲之贊辭公于繼述又何如也公初稍艱嗣而今其蘭玉已兆華封三言固後壽以多男余亦

請因械櫟之四轉而歌綿之一矣于是徐子吉士起
曰善辭哉何不一及吾與師相遇之際也徐子余彌
錫試童科公拔之與萬子謙等及在鄉闈公摸索而
進之又等南宮之役則萬子成進士歸徐子以一字
廢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無亦有如坡
老之于李方叔者而魯直曰博懸于投不在德也信
也徐子念蘇黃之詩則終以自信其後自幸其先爲
公而誦之公于是醕一大斗而更酌其如坡老者曰
爾飲斯雖同食間大有進退矣

進賢堂

卷之十二序

七

壽丁吉甫太翁七十序

班孟堅有言士食舊德之名氏蓋甚無取乎崛起而
在位者也然食舊德自是易語太史公作史記乃于
紀傳外別立世家之目意實本此班史則既廢世家
矣何亦爲是慨然遠想豈世流德薄族姓且難言之
乎夫世流者與天德薄者與人若其人之有德而足
以自世其家則三戶以下寧無巨室短劫而還不少
長壽矣吾郡四戰地人家未有聚廬至于突若數十
世可知者獨豐城尤多大族縣中四姓丁爲冠冕余
他日師資每取于是習知其科名輩起驕奢無議如
是者可不謂之世家也耶而太翁吉甫先生挺出而
爲之宗子前紹後開使詩書禮樂之風引而彌遠然
且不必身見行事第貽諸子孫有虛一以象太極無
爲之意而其教曰德惟舊乃可以從新亦惟新乃可
以不失其舊也是隨時之義也令嗣次蘭公遂聯第
丙午丁未入讀中祕書出視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
版蓋一時稱顯榮焉先生猶以爲循其本分而已先
生一再膺綸誥曰庶常曰主政而庶常之封前代未

進賢堂

卷之十二序

七

有今爲新制特典主政則品高矣先生承其特者遂
空古今而進其高者則不知其止矣間者縉紳言大
蘭卽日有銓曹之轉清通簡要固宜屬之裴王而其
威儀貴重復如初制在郎位中實加一等先生聞此
報也而以七旬滿泰之時脩三命循牆之事不亦快
乎余不佞豫借以觴先生尚不失乎豫吉之禮耳先
是次公爲先生乞言而同館諸公二十餘輩亦並爲
先生乞言矣徐子天德乃更委余以散文豈欲次瓦
礫于琬琰間哉徐子余遠甥昨歲南宮之牘投胎次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三

蘭房旣入設大主考雖以一字落之其感恩知己皆
在先生之門余誼當道謝若余年未讓先生一飯而
于大輩不敢爲雁行猶讓齒也爵之特且益高者說
見于前矣由齒爵而本之德由德而推之舊令之世
家此皆常辭非諂道也曹子建贈尊家敬禮詩曰君
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王茂弘曰世康有公望而無
公才余于先生言其本分誠不以少分儒之而必以
全分公之已矣

黎母張太夫人初度壽序

壽母亦後世之恒事而其文則先見于闕宮其義則
以歌詠其子而逮其母也何也母之精神盡傳子矣
母之年曆亦盡繫子矣魯僖公惟有從霸之美始得
壽母之報故上言保魯之功而下言宜大夫士庶之
德是衆人之所奉也豈有虛加之者哉自宣嚴公之
令南昌纔可二百日卽不難舉水火凋瘵之遺而復
其詩書禮樂之舊此如魯爲望國非地大物多又非
僅謂其同姓而已大江以西七十餘城之諸侯山者
澤者涂者固冠冕乎南昌亦規矩于宣嚴思有以頌
之則夫過師枕上舟車之具辦于咄嗟其如駟乎而
歲校借裁衡尺不爽多收穎茂其如泮水乎乃季夏
廿九日適太夫人五十有八設帨之初度于此而不
致其詞于何而致其詞廣文曾子旋屬余攝祝或欲
以魯人頌魯邪而余且固無能爲役則第舉余所聞
與疇人子弟所口者一爲太夫人揚厲太夫人姓系
天上起勳衛世家而無富貴之色自年十五歸太翁
誠一先生逮事尊姑備極孝養遭世太平無所表異

至于癸未而後自稱為姑甲申而復代人為父則太夫人外以儉勤治生內以忠孝著教遵養而俟時焉會新朝之鼎亦已大定長公魏曾遂掄魁北闕海內名士無不願得而託交而自藝花詩壇各倚為玄晏說者謂李晉江許同安以來所未有宣巖仲也業共魏曾舉乃或乙之使縮取劇縣卽是時其季又復為高第生矣夫以一堂之內繞膝之間而既有政事文學之二科魏曾兄弟可謂曰難而太夫人之自壽于其家者既如此也然太夫人全于坤儀代終惟子使進賢堂稿

卷之一二序

其法地道以為臣道抑庶幾合章而從王事者焉夫從霸猶春秋之所許也而况從王又從于一王邪母也知與太夫人之推壽于其世者又如此也凡祝必三故華封之末語取諸多男太夫人多男而能賢又抱孫二麥丘之末語取諸無得罪于羣臣百姓而宜巖善奉闡訓治邑之事既見于前則太夫人之錫壽于其民者又如此也夫既能自壽而推之而錫之而年猶未耆何榮乎斑斕而何儼乎瑤水繼自今象翟緯榆上珍桐酒卽魏曾大魁宜巖報政之日而畢致

之也此奚待俟者詞之邪昔蘇氏母子讀范滂傳而亟稱之顧第存乎風節之目且兼衰世之感未足以宣盛隆唯孟博實知仲博而東坡嘗至筠州視子由壻可為魏曾宜巖喻然誦火急作詩兩翁一醉之句殆未若今日之事聚萬姓之懼致九鼎之養于通都大邑之中版輿萱樹之下而雁行而奏之者尚言不稱老也雖然文章之族如兩蘇之有程母也道德之族如兩程之有侯母也實大其宗則今日之張太夫人亦張吾黎而已矣余于太夫人宜同諸母而由于產衆人之母等之則同大母至親而尊至愛而敬儻亦不敢以後世壽母之恒說辱吾家之操形著諸乎

賀江漢石壽序

語曰士不妄有名校之以其事則知之矣漢翁老公祖名滿天下有耳者皆得聞之復幾兩社初欲以八股之業繫二雅之將亡卽莫不藉公而立其幟而斐上雲間兩浙之傑者亦拱手以許耳屬公此非未所謂文章伯者耶壬午一捷僅曰兆行然獲麟絕筆後經終義公蓋難之當其徘徊山長博士之間實無叔孫因時之意而南宮之役射目中肩竟以咎繇作士蘇公敬獄建寧之理績爛焉卓異無雙譽命上逮爰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九

權秋官風清輦路余時跼伏草野得于頌論蓋公之師曰朱赤山先生者在余肺附間往往爲余言之如此余不禁神馳則曰聖門文學政事之二科公兼之矣未幾何也而晉陟臺端分司南瑞余乃得望見威儀歸身衽席烏依懷抱魚忘江湖余不敢以上言德政爲諂公亦不欲人之諂已然而摩崖西山沉碑蠶澤無不詳之自是厥後宦轍東西馳馬行止而乃今乎海潮則昌黎玉涓之跡皆嘗在是公復以名士臨之遂當鼎足而三矣澄清之事可見之功也而要有

其不可見者所謂行善于陰余願得一爲揚厲初先是東方應運封疆之臣故多棘手而風議者輒齟齬遼士謂有交關遼之賢者如某公亦不得免蓋璫篋方熾幾于無正矣其時劉文端公當國欲有以正之而同聲合拍者則公之祖侍御瞻成公也瞻成公與文端公次第坐斥遼賢亦終于無救余嘗得受讀其憂憤錄無以發明祇令人增感慨耳遼賢之于若族遂大皇路逢公乃力爲推轂送上雲霄是莊生所謂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者矣遼賢之後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八

大者亦嘗苛擊中州名士某公則屬公以成其獄公無所矯拂焉天下之好譏議人過者未免刻薄乎公亦知公之所以生某公正在于操不在于縱乎異時中都伐陵之獄撫按雖不同罪皆在法而按親臆烏程烏程故操不縱于其初擬卽調旨辟之按因歸怨然竟用以活夫烏程爲私而誦公爲法而正其心不同其術正等余暇從赤山先生論及之相與抵掌以爲公家前後皆有陰德遼賢雖不得生而至冷猶生某名士以之歟而致生皆公家所造而公爲名士

且能善爲名士地此非夫所謂士不妄有名者耶名
壽者相因而至之物也不妄有名亦豈妄有壽余東
坦藐先與其弟朴士銜赤山先生之命同來壽公爰
書此篇假手以獻亦曰爲名士文之終不欲賈辭而
飾說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

賀吳震寰六表壽序

皇朝之興也凡五六年而天下大定久道成于神功
矣乃猶有所長慮却顧者南方之須海而處者耳須
海莫要如八閩其散定乎此者其權莫重如大將非
藩王所得擬也顧將數易而惟震寰吳公久于其任
先乎藩而來後乎藩既代而不改蓋自乙未至今辛
亥有度垂鉞十有七年天子嘉公入關舊勳與其三
山殄賊能使吏民案堵之偉烈爰畀永鎮于福寧夫
豈惟永鎮也封侯之賞會當及之吳得姓自公子札
是殆于莊生之稱讓王者矣以讓王之後人遲之又
久乃及封侯亦有讓道則或者曰此爲本論而或復
曰已濶不可知一日余蘭友倩玉非止昆仲過而謂
余曰我家也非夫所謂不可知之人也我自唐咸通
間始祖光公卜居歙之豐南十八傳而至馬公成遼
海是爲伯氏震寰大將軍八世祖家之客維揚者每
歲王正有遙祭祖先聚族團拜之禮當乙未時大將
軍南征適蒞會焉享必以敬有持宗譜獻者再拜始
受觀者嘖嘖頌其仁而誠其後榜祠額曰水木本源

捐金置田以供祭祀又卹族有加焉余聞此語未竟
作而歎曰盛德事哉宜其能建立大業以相副也昔
之大將如狄武襄之不祖梁公尚矣然直不欲學郭
崇韜之自誣耳非謂夫真其祖者而遂至于塗人相
視如蘇允明之序譜然也歎之吳在前代多有達人
既不下唐八蕭宋諸錢今得公而更迥出是最其德
亦最其孝德而已耳以周宣王之日方召南仲之績
炳炳而至于開筵則必先孝友之張仲夫豈無說而
處此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今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全三

之所以定太平者猷畧也標也而能爲親親長長者
則德行也本也在于兵法亦曰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余請以欽祠睦族一事當公之祖祖然後以從龍盪
寇佐國家輯人民之諸伐當公之下下不亦可乎而
公自是論功第一右列侯矣漢白馬之盟曰使黃河
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河山者明其前
有所宗苗裔者明其後有所及而中間永存之言則
必不私食邑而止蓋與國同休可以知爲親爲君之
非二道也已矣于是倩玉非止同擊節曰子之言合

乎壽理伯氏公今年正遇甲子而仰懷周過其曆之
心視其身亦如營平伏波方將而未老耳然而我輩
實得分享賜金一觴無報何以自安方二千里之遙
郵文爲便則請以子之言奏余慚謝曰小文鄙僊慮
不足承高躅惟無誇詡之詞而加諸人倫之上有芹
曝之意而依乎國體之間則亦余素所奉教于君子
可以取公之節裁者也乃忘其不敏授而書之

賀羅朋來七袞壽序

居今之世其尤侈言人壽哉然而雖侈言之亦未嘗不難言之所以然者氣流德薄人或自失其長久之道故莊叟曰匪德也而能長久者天下無有以余所聞朋來羅公誼至高里中莫不歸長者斯可謂之有德人矣而乃今稱七十壽七十直爲壽之始基猶須增上若天必報德以年則其日月當未有量數也夫朋來爲德之精微不可見其行事無慮皆如孝友睦嫺任卹之類亦不可屈指惟是遊文章之林而遺富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貴之籍負一時可以有爲之才而處太極空虛不用之地此意殆出于庸恒百倍轅舍洲之達者六七作矣公子某又以茂秀高等縮取登庸而自公視之則不啻如塵垢秕糠之所陶鑄公伯氏曰參才先生余他日畏友也壇坫之上先生嘗爲祭酒余得以執爵而奉周旋焉第後來宦轍東西遂不復相聞問亦畧其所可畧以爲此非交道第一義在昔先民虎賁之士有貌似蔡邕者孔融必引與同座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公固參才天親寧惟貌似而神似之余

以是願樂而爲之頌論矣鼎革以來公家得雋者數輩又皆公之小阮余以是賀公正未知公受賀否而公雖無意世榮要非石隱假設有朝家羽翼之事公未始不可彊起一行公配某孺人與公同德轅舍固當爲之鹿門而假設更以章門爲之漢上烹雞作黍元直德公不知誰主誰客余此際卽不在上賓亦宜厠未坐耳且夫杜少陵之詩固嘗及羅君章之宅而羅君章之宅則未必有杜少陵之詩余今得以荒文若姓名從諸君子後而附公屏展間余亦幸矣抑余聞之千里而一士則猶比肩也公家門內自相比肩爲朱衣巷而不借王謝之兩家爲士鄉而非止康成之一氏故余因序公德壽而大概及之亦猶是侈言難言之意公必毋曰余實工諛詞而姑妄聽之以至于噴飯也

壽陸太初序

生年之期百而文家必致多其詞以逮千萬者非虛加之有道存焉已所謂道不在益生也于命爲其同者于力爲其獨者爲其獨故力通于命爲其同故命積于身古之大臣所由以平格承天壽禮防耆降如阿衡太保然者此物此志也而乃今于我太初陸公一觀之公生不偶應期半千起進士上第于是守南昌四年矣其盛道德優文章性情得畀予之淳問學有採集之富余未能舉凡每抑美不勝書將一書之進賢堂集

卷之十二序

三

而已讀戊子之讖今猶悸焉亂國就之則公所有事也夫苦歎者嘉孺子哀婦人豈必黃帝堯舜人哭亦哭爲其類耳若乃未見幣而掩之斯可謂至仁極慈者也戮餘之民也若柴焉若塊焉而鏹以之瘞以之薦又以之釜豆之器雞豚之物以之繕作糞掃之役以之郵驛以之輓輸于海山之閒以之凡此者余未見部刺諸公之不責望于公而公之不爲微詞諷而疾聲諍也其不得答則有長太息而已嗟乎當此之日若諷且諍且太息之三言者何可易聞然而其所

減損亦往往過半矣累二損之半而當一赦之全卽一宥之免以爲一生之得此公之與物同命者乎乃其獨力正在于此蓋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今天子豈有意易民而公卿大夫道出于仇民哉第國家適未及銷兵之時武取文與古法具陳而廟謨有待事乃近于芻狗民物然則如公之用心者極少耳兵公患也兵得避移而盜不得避矣盜可求移而隸又移而官不可求矣公于官表之手隸繩之而然後于盜案誅之此以安民豈以怒兵乃幾及于郭多之刃則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序

六

時事可知也公不爲動色使悍卒還帖然強力忍詢伊尹之道非乎而保釐南國召伯棠根枹鼓亦稍稍衰止聞之曰禮上往來以德報德祝其一也余當驚覓乍招卽歸公樾芘公又時扶而進之榻五下里中五賀余矣乃猶然疑年也豈以九洛之事壽實居殿乎抑將比于至敬無文乎一日趙侯徵觴詞而余始言其未嘗言也則更請以嘗言者言之曰正是四國胡不萬年如鴈鳩見公之用心矣曰萬壽無疆如七月見人之爲報于公者矣如天保楚茨甫田見鬼神

之爲報于公者矣如南山有臺見公于余爲客主人之禮矣曰君子萬年如瞻洛鵲焉王事也不敢舉如既醉見公之能錫類矣曰三壽作朋曰萬有千歲如閼宮見公之試才于軍旅之間而得人于樽俎之上矣合而論之三少詞也非靳萬與千皆多詞也非溢余考信古文先其算命第取每造命一條爲公投一算海桑之籌將無已疏卽以八邑各奉公一大春秋大椿大年不足讓也昔呂吉甫讀南華經至叅萬歲而一成純遂證玄悟陸賈奏新語漢祖每讀一篇人呼萬歲凡此可知古人頌論達乎尊卑吉甫自了無所及人且厲人仙而奸不足學中大夫美言可市功德缺然雖公同姓非其至者無已更求于商周之大臣而余終以阿衡太保進矣蓋公視二公適當開創時世無異也下引匹夫而上祈天命存心無異也以其內心持乎外世則若二公歷相四朝壽逾百歲可以致也施之量受之量也子陟孫虎可以期也身之符後之符也顧其不爲仲虺者有劣也釋慙近諛也不爲周公者有遜也分陝專外也一言而備德福之

分則公宜醕一觴再言而悉數世之積醕亦如之終言而及人物之次第任讓之當然醕亦如之然則公當不爲謝而余實無獻也夫天高不知其幾稍短者則問于稍修趙侯其以余爲稍修乎生而美者與之鑑不言則又不知其美也余于公其且爲官而且爲鑑乎夫八邑之令長與其人士合喙鳴喙鳴合矣一映之吹庸未可選也遂敷衍而投諸牘

石城陽谷黃先生七十壽序

語有之曰人壽比河清此非言其同爲僅事也乃言其同爲盛世之瑞也故自唐虞則有五老秦漢則有四皓昌期長算往往相副而來而清興于是三十年矣泰和宇宙幸一遇之則石城名士陽谷黃先生以此時稱七十壽其殆應運而起者乎顧其精以治身者在文章不在聲利其緒餘以及世者惟家教不惟朝恩舉辛丑明經閣十二載竟罷廷獻卽廣文山長無所就此其人所以超超欲上然而當戶之蘭因不欲自試也庭階玉樹則旣滿前矣有子六人俱列庠序食飪者二弓治箕裘誠哉似之而勿替而孫男子二十人孫女子十餘人所謂傳火抑何多多元配某孺人齊眉偕老則是索于六子爲乾爲坤衍于諸孫爲大父大母其積慶也有餘其食報也亦無不足余竊聞其橋梁道路之治事法古人鄉飲酒之禮躬行王道先生殆以是爲養生而盡年也乎然其天性雅好交遊東南人士知名者無不有臭味之合而子孫旣善讀家書猶必令之遊學大方不惟一先生之言

而止余卽非大方也知名也亦安得無執鞭之欣慕焉憶余四十年前嘗獲與九芝黃公同官而比舍最稱莫逆宦轍旣分雲泥迴絕每對其坦腹兒羅珂雪言之不無慨然遠想而廣昌乃與石城通譜汝岳兄弟尤雁行避影乎陽谷者汝岳新得雋率其族人無長少同爲陽谷壽又屬可恆謁余攝祝余喜其再通宋孔李而一拍肩洪厓也遂爲之辭以付酌者起而徵諸黃典陽谷其亦山谷流亞乎于儒文具見之于倫常孝弟亦具見之第不欲沾沾焉以風節激于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序

七

耳若夫春申雖好客而輕移族姓公衡雖快士而不免隨流則陽谷甚無取乎爾余祝陽谷固將以意老乞言是期安車輶輪是美而更以五老之未游河四陪之未入漢是大蓋人壽非天所爲也亦惟其人若陽谷者端能自有其千秋而已矣

壽夏久山先生八十初慶序

文章之至數必與科名相準顧其爲之者人也其得之者天也人不能違天而早進遂判壽命亦懸其間矣我同學久翁夏老先生乃今而八十春秋高於初以九月其前月猶用恩選明經文戰下第先生無下第之實更不作下第之觀以爲上第吾所自取耳但遲三年此無他由其才量足以至之心量取足則至之而壽量則不啻過之也先生父宣子公舉萬曆丙午官知蜀之太平縣勤事而盡瘁嘗有功禦寇全城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序

五

得食報于殊喪典祀惟先生佐之子以鋒智劔舉順治庚子成康熙甲辰進士有文名官中翰而其季子以缺行以韜鈴顯惟先生教之先生之前後際何如哉則豈不能身致青雲之上于是先生正名當曰太翁而余未敢太之者蓋頌其事不如頌其志矣余交先生如麟經之起于己未歲未得逮事宜子公而智劔于時尚未生出也可謂早服余肩隨先生若先生之兄欽止而皆良之尤畏先生視其一儀聽其高論莫不奉爲規矩準繩雖踪跡稍闊遠未能忘之先生

所製舉子業不下萬篇一一皆瑰瑋特絕中間嘗屬余序余賦而不能執筆近日乃序先生鶴園詩爲補過耳終無以窺其涯涘也然余讀先生戒殺詩以凡百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爲韻則知其大有本領與萬物一體之說相發明抑詳于慧業文人之所略矣先生之才如江如海皆在文章舉世所羨稱若進身之爲三元選官之爲翰苑者一皆于文章乎取之而其才或僅如蹄涔不如江海則名與實亦甚不相副先生饒有其實而暫未得其名顧得其壽亦竟得其名也此天之所以厚先生而先生之所以信天而更自信者耳梁太素八十二歲而中狀元史傳稍隱之其軼乃時時見于傳奇小說而先生必欲施諸行事以壯積學晚遇者之心則其志初不爲一己之功名而直爲天下後世之法則余服膺焉余間考太素本傳其下第時即已詆取士于詩賦之非良法加惠于孤寒之非確論豈有悔其少作之意耶而太素初不爲王公元之所賞及發憤讀書再質疑義而後王公賞之先生內無所悔而從前名公無不見而心折者非

有待于改拙。視太素爲優。于是余祝先生復爲諸同人而祝先生皆不取。九如三多之說詞而正言本事。更三年。先生尚縮取大物。與智劍之臆封。同日登受。先生同智劍爲周前魯後拜闕下。亦健在。不須杖于朝也。蓋言政事則力行同于申公。說經書則口授親于伏勝。而鞅固之氣力且不止于格威熊。而更有以彈正于曲學阿世者矣。先生其尚謂余知言乎。

壽張太翁序

道德而可資應求身形而足繫羣衆此于世未數數然已顧更進焉曰空虛不用者何也蓋自易教尊上太極取諸無爲至于策數五十亦置一以相肖而後乃得蒙莊無所可用四言知其解者大瓠大椿直同物而已矣雖然有間人天地之副故嘗鼎足稱才苟非其才斯亦不足貴也有其才無其時或亦可以止也若乃氣多于風雲而光依乎日月兩者不識千古宜在大清制世豪傑景從南宮之役以丙戌爲前茅則有若蕙蝶張公妙年登第直躋蓬萊治事兼優再領轉漕余嘗拜下風不勝望洋自失居久之而陸公爲示河源焉而太翁發前先生之美余又得而樂道之矣太翁自負高深人推絕類其遊于穀中而爲公所已爲也能之其出于治外而爲公所不爲也亦能之然而曰何必是是未嘗乏人矣故置空虛以自存而用不足留有餘舉非其意也小山大朝非其處也人貌榮名非其期也若然疑其見于世者少乎語有之膏不在用光而果在用光父子之間寧直傳火文

王百歲與于三焉是莫為其致者也而爾爾矧伊人事當夫蕙嶠公之處中祕文身弘多句身巨麗太翁錫之矣及其再命而偃三命而走惟寅惟清惟功惟敘惟珪璋在躬惟錢流地上太翁皆錫之矣大江以西未治之國也而道德仰公其人未甦之人也而身形毗公而太翁則壹謝而不居然有知其父者亦必有知其父之父者有知其天者亦必有知其天之天者父之父天之天不似太極之生儀象乎生而後傳傳而後無窮無窮而後不老是太翁之大年端不俟華之祝三浴之演九在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太翁既不以服官為榮而年亦殊未艾用絳人法推之則二百九十有四甲子視諸大衍之數虛一無為以準太極者猶復巧合吾師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而遵伯玉亦曰知四十九年之非惟過與非一聖賢兢兢不免蓋世故雖紛紜抑無如官諍特甚今太翁而不服官凶咎之門杜矣服官而若太翁之子蕙嶠公吉祥之事多矣有祥可賀無咎又可賀然則壽朋僅恆誦而胥試為苦勞余終不欲舉似也余既言易請

復言京氏太翁是歲卦當革而又當小畜之初革時為大時因為太能因時而事畢矣至于畜有止義止而曰復自道其復命之說不敢為天下先之寶且夫存其身者有如虛一而儉錫其子者有如與三而慈老氏之教庶幾乎全自殷閱周藏史無改固其道足以持之也而太翁家亦嘗有律曆之書經乎秦漢帷幄之良從乎赤松皆能著功名而永壽命者而直未若太翁之事外超然真入無位矣嗟乎河漢變遷僊才乃見江總黑頭還家杜工部致以為德而無道避世榮懷男兒則又曰未必知道由是以論太翁黑頭而無宰相之嫌人所共喻也有子而無賢恐之別人所不共喻也空虛不用固末流之規矩準繩安知太翁不為庭訓而蕙嶠公之賢愈足以見家訓矣于是陸公語余曰子無乃稱詩史之意未可易也唯老易近雅馴矣而下引漆園同徵椿軀于曷為太翁謙且制詞之五花方新牀席之子笏可相夫何易而不及也余應曰無用之用以包含為尚快

公愚劉方伯初度榮齋序

昔在宋之盛時。許簡肅公奎爲江淮轉運使。而王文正公旦贈其行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簡肅退而謂人曰。此真宰相之言也。轉運使卽今布政使。官無時不爲重。而由二公之言行考之。則知其所重在民焉。已耳。今天子銳意圖治。尤軫民生。于方伯特爲精選。乃全盛之日。亦有承歛之江西。天子不寘也。遂專畀劉公旬宣。茲土旣輟。要清以從諸艱之試。又緩畿輔而急一方之援。此何如任使乎。公至則果有以

勝任而愉快矣。公持廉貞自處。豈惟苞苴不入其門。卽扛解之餘。可受者一無所受。夫亦曰是莫非民力也。吾何敢竊脂膏爲潤哉。然正己率物。大振官方。所謂下載清風。亦無不被拂矣。原其所以能然者。本于至誠行以惻怛。故未嘗瑣科條之。而事旣理。不按一吏而吏莫或爲姦。此非聲音笑貌之是修。勉強仁義之得效已也。南昌浮額。蓋承敝之久而且大甚者。他日朝恩蠲減行之一年。更爲反汗如少水魚。重令處陸。豈有不枯。公嘗對我人士爲之攢眉。思得一善巧。

方便。然後請于制府。代爲籲呼之言也。豈謹守筭者所能出諸口。給軍轉饌。而又請苑益民庶幾哉。與漢之第一傑人爭烈矣。劉士安專以轉運爲己任。其心計能使錢流地上。而其與元載書則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與言利之徒。言利何悉也。士安雖公家前輩。公或不以爲極。則辛亥之歲。旱不爲災。賴公請命。得賑復賴公案行。而親賑之南九之役。有鄧綢阻風之篇。國中屬而和者。終讓首唱。豈直一壓元載哉。抑能學其言。不能至其用心之所在也。五嶽視三公。廬阜亦視五嶽。此間呼吸可通帝座。余知巨君之且能攜公詩。而問青天耳。若張天覺提舉常平召還。乃獻元豐聖德詩百二十韻。元豐帝嘉其能不廢學。復與館職則是可謂君臣相悅也。而或非微角之二韶。而公優矣。蓋嘗試論之。使臺有體。不以財先于人。亦不以理財先于人。故自鄧國功高尚。推舉國士而士安雖爲度支。亦管銓選。大得名流。薛簡肅能薦達范文正公。其事正等。公立之表。而郡縣景從。澄敘

流品鑑衡不欺所與同升者蓋莫非公卿材也至于
薪樵之施則江西壬子可視八閩公之八閩又可視
太翁先生之辛未謂之天下桃李盡在公門豈不甚
信夫鹿鳴歌而天保未答則下道失也黃鍾之月適
公覽揆初度凡我同人尚借此以修答上之禮耶然
祿位名壽相扶而至間者廷推公督撫至再三矣今
卽取督撫而祝之當亦不爲諛矣而或者曰三事大
夫同功異位子昨年祝公以行省故歸之丞相今年
祝公以推轂故歸之御史中丞得無爲矣余曰不妄
也御史中丞歷階然耳至宰相則幾乎全夫宰相之
言在于重民宰相之道要于得士則公既兼有之余
何所獻余惟古今方伯之業莫大于公而其壽亦
百有數十歲則君爽之一書爲公劉涓酌卷阿之三
雅自足以存之而山人魏野祝壽萊公有所未備則
余竊欲補作淳化早對一句矣敬因酌者奏之語無
倫次公或爲匿笑而不至于噴飯乎

黃鏞鳴六奏壽序

他日余處乎夢水之上頗得與鏞鳴黃君爲閒遊發
高論而鄭名區以會長時蒞之且校弈三人者相視
而笑莫逆于心亦自謂千載一時矣別去久之余已
老而將鳴亦遂周甲子雖隔兩地庸非壽朋哉吳非
止以戚誼賜之而使余文之則余不能已于此也然
假設非止不言之而余知之余亦不能已于此也新
安之黃故多賢矣其在維揚有余所逮事皇式先生
在浙有余所與友仲霖嚮先二子皆能總持風節激
挽頽波文章聲氣之事各取一焉此三君子不知其
于鏞鳴通譜否然而潭渡自爲望族亦越千年不藉
三君子而始大乃鏞鳴更能以不爲三君子而益高
也非止爲余詳其世而鏞鳴今嗣吉士乞言之引更
詳之余讀之則知鏞鳴兄弟四而鏞鳴爲之伯其幹
父事而振家聲者亦實能爲之伯貨殖蓋聖門所不
廢也故太史公管取此兩言而立傳若以傳鏞鳴則
雖躋之于仲尼弟子可矣鹽筴取足國用匪以爲私
而修堤以護窳場盆牢之屬正以爲國是其忠也得

沃財而經常用之獨力以成祠堂是其幸也置義田如范文正公法以贍族黨或援所知之孝于園城中或免人于賣妻鬻子是其仁義也忠孝全仁義備而更無所矜張炫燿以自異而號于人則是其隱德也夫隱于市猶跡也隱名為精矣非止讓王之裔固能知隱義者而其來蓼水稍後于鏞鳴即與鏞鳴為膠漆晚締婚姻各以其子之子此所謂世相好也志同道合豈利交之謂哉夫今日者鏞鳴遠矣亦知蓼水之上嘗有及岸而反者乎鏞鳴讀書好古材可用世而特韜之意不盡于保其天年也然審乎庖丁之說事親養生以至盡年亦無所不舉耳今天子聖神固遠出漢章帝上而使一求天下無雙之士則徵書未有不首鏞鳴即宰相而有如陳仲舉其人亦必曰叔度未為三公我不敢先踞此座矣顧自余而祝鏞鳴則然未識鏞鳴之以余為知言不夫前日之黃石即後日之赤松也惟子房能從之而四皓中有夏黃公者或正讀曰黃公以夏字連綺里李姓名黃忽亦非子房不能致之非止其尚為鏞鳴之子房則余願從而後更三二十年而皆使余為鏞鳴致其旬祝蓼水之人真不讓武陵與南陽也

卷之十二序

卷之十二序

卷之十二序

泰升黃文宗榮壽序代

今天子以聖承聖有必世後仁之機積百年興禮樂之意而一時材彥奮起應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之頌必作于此日矣乃其重寄尤在學臣以是為得賢之權輿耳大江以西之操化鐸者其人地實可領褒斯文上加意焉而特簡我泰升黃公以當斯任可謂之極選矣會壬子比士公驅車而至風雲從之大成集樂纔舉金聲顧豈尋常所能效其鼓吹夫場屋為取人設也然而取之後教之先養之尤先而尤急公善于養人則前事可覆按矣公昔起新吳大興文治尚復徐之而自隆萬至于皇朝民多風通自累兼累長官官豈盡無賢者乎蓋或廉矣而讓能能矣而讓敏即廉矣能矣敏矣而守之未堅行之不力亦無從見其成功也公治以釐弊為大嘗于里役中擇四人筦經收滿歲交換無可推諉那移者課輒最兼以一再編審身親丈量既清賦役之弊又清其源以能上裕國而下便民畱弦歌之百里才不盡于百里矣及乎修舉廢墜則金湯為之改觀堂署足以出治更鼓

卷之十二序

卷之十二序

卷之十二序

分明郵傳甚設學宮一新文昌重開避魚石上講堂
翼如令人士肄業其中飲食教誨若預爲廣厲之地
然者遂連科拔茹新吳人才竟可與南新埭余亦大
江以西人也由恭桑之義而生愛棠之心復由棠樹
之勿翦而見桃李之成蹊則公自此升矣余未敢謂
能推轂公而公則固能協恭余也白雲之司寅清之
署余皆得與公周旋而公復手衡尺以幸余鄉余能
不喜談樂道其最勝之事自漢以來惟文翁一家得
用循良而兼儒術耳其他則雖公家之潁川余家之
渤海皆未能與于斯回視余一行作吏時以至濫竽
公卿無能有所加進而潁川晚受春秋相業猶損于
治却則公今日更過其祖後來無窮余敢援前日之
誼而沾沾曰是將對秉鈞軸而已哉壬子之役僅足
以兆公行乃前年庚戌余得總覽天下文章亦皆無
罪其明年癸丑余或未去南官將復縱觀公所進士
之盛矣于是時也棘嚴未撤中值生申新吳同輩若
小崇鄧君价子王君六符宋君等輩屬余文之余固
不文也而壽考作人詩言相切夫亦謂如公者可無
負此百年必世也已

賀申母雷孺人六十壽序

以三百篇之義風始關雎而頌及閟宮之令妻壽母
則明乎理陰教者之全繫王道而總持世變矣然亦
惟德與壽相爲功耳非是物也治一家而不足行之
天下而豈能有餘處乎世而尤虧歷乎陵谷而豈能
無闕余推此意論婦人不無離合乃今得之申母雷
孺人焉孺人家世本炎帝子方雷之後爲涇陽大姓
其父母名德余在遠未之或聞顧從蓼水上得交于
佩之氏竊服其有仲公膠漆之守仲倫多學皈依之
才而余亦既嘗文之矣而孺人產其族中卽不知其
姑姊妹何屬其賢則斷斷可知也孺人作配于德乎
公在補處之位而能如坤之承乾致養爲道上以養
其大父母下以養其子孫旁緣以養其賓客僚友逮
于僕妾蓋人倫之事備焉德乎業養海非有買心實
勤王事則惟孺人之內力是借而所產子應諱應詒
孫鼎基皆世德孚之業卽皆率孺人之教儉勤而不
失墜一門之內融融怡怡孺人視之遂周甲子猶未
有艾也則所謂德合無疆者非耶孺人偕德乎僑揚

州是古稱繁華地不易可居而自近今來麻姑所見
海水桑田之變莫甚此時亦莫甚此處卽閨閣之安
隱始難言之而何況其眉壽無有害于是乎王母知
與陳母知廢孺人以爲濶矣范母知李杜之名孺人
以爲危矣卽不然而僅僅若陶母之截髮供賓卻鰥
示讓孺人以爲末矣孺人第自由其家庭日用之常
而坐釀乎宇宙泰和之盛盡六十年更治亂而富貴
福澤不奇取之未嘗不平得之詰與詒也循是道豈
復有申不害之初學黃老而竟以刑名相韓遂致韓
非與老聃傳者乎東秦逐義投韓乃委躬行孝
欲之主而柄蓋不相爲者乎無有邪必無有焉徐開
是也然僕矣余若乎儒不解作國語策義猶或志德
實前露諸君書庫麻姑未德學則爲本義麟趾有世
奉慈鑑義題必在年矣莫非關離正始慈慈用義
爲也稱辭恩語人以爲聞矣故母吟李妹之爲人

進賢堂稿卷之十三目錄

記

見我亭記

鼎新萬載縣正堂記

大河橋碑記

宜嚴黎公講堂碑記

重新高橋碑記

小阜堂記

德星堂記

江西督糧道新署碑記

知南安府寶甫范公德政碑記

總漕蔡公法恩碑記

萬壽縣知縣蔡公法恩碑記

千歲提督軍門見臺劉公法恩碑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目錄

懷德亭碑記

大中丞蔡公去思碑記

重建廣潤門樓記

部院蔡公講堂記

公建總督江南江西大司馬郎公去思碑記

澤關三使君德政碑記

知贛縣拙公組老父母去思碑記

周虞赤去思碑記

進賢堂稿卷之十三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章兆瑞天來校

見我亭記

亭由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泉
似泉在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單字曰珠第取
形容未及水清見我之義體用乃完外內亦合是泉
宜以是謂之而公號則既然矣公伯夷其心不移孔
子之吻難渴藥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句在
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真清不可得濁何必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在山而輕出山于是守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
起四境多可樂者公雅意尤不繫遊觀而索樹鬚鬢
衰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曰當無拂之以成斯構閒
委余書見我亭三眉字余且竊意泉不妄有名今陳
子來言始知其因公號堂如醉翁已事但從人命之
非公自命而公能為人來許公復能為公來又何必
沾沾于來為一身不來為萬民乎蓋佳境恣取環狀
迭呈風冷雲流常在襟袖至于酌酒賦詩豪管哀絃
時時間作公事未嘗不了余聞而欣然有襟裳濡足

之想先日客或謂余此泉當洪武時嘗一日紛單于萬不竭以功得封其賜名則忘之矣又一客曰所封遠使者迷因置于此泉亦移而來嗚呼此即豐樂亭永清流山戰處不得之說也歐公于滁實作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則思古不如醒心之爲親切夫醒心猶之見我矣夫澤被于人無加于我而惟存我者自可給人其恃源而往放乎四海不過我與我周旋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即大人之自見其我也余請以是義記見我亭而公名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二

希聖號如前臨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壯猷號行之總戎命書陳于名滌字于止受公知索記佐郡則教公一朴司李則鄭公燭宜令則張公浩鎮幕則董公某皆有事于此者得而並志

鼎新萬載縣正堂記

正堂者有正乎堂者也凡縣之堂蓋令所以代天子長其民而南面出治之所爲是而正之雖至丞簿尉分署若令退食地亦皆從而正之固不以賦斂之完虧土田之沃瘠爲有無矣萬載自昔曰康樂慧業文人謝靈運嘗邑于此其風流猶有在焉者其地固錦江之所出也舊說以爲實與蜀之濯錦相首尾南戒故道有時變遷使禹貢彭蠡既滯之文儒者疑之或其土瘠因是矣前代之故江西凡三下縣曰萬載曰上高曰新喻鼎足而處于此其考成各率以十分之三則瘠狀大可概見至于治所之不立則由時變非關瘠也然爲令者即何得視之如迂闊事哉范令君蓋能急先務者亦能爲人而不爲己自其來凡若而年所以治瘠者甚周食于瘠者甚少而奉瘠而爲之竭蹶者尤甚苦勞然且曰長民有體因陋無爲莊生之道瓦礫終寓言也而傳所云筆路藍縷以啓茲土吾亦嘗學之矣是故與艸可除山水可伐農隙可乘量體約腹可得備直范令君自作之必不敢以勤其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民也至于今而堂巍然而宇邃然而周垣翼翼然而功曹舍井井然此在春秋非如丘賦新宮可已不已之役其成功宜不愧特書然而今之治所猶昔之治所矣今之治者豈亦猶昔之治者乎大清賦法盡一普天率土以十分為程自是不偏肥瘠之意先是別有大綱復若偽漢所貽浮糧袁瑞得免南昌獨以失事機之會自致向隅萬載隸袁則其承恩渥矣其更不足者有減荒以貸之墾荒以徐之獨苦前令冒功損開得敘致令後來棘手耳范君曰吾即去萬載已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四

矣一日之庸猶欲子記之而無窮之害能無隱恤于心嗟乎傳不曰是宜為君有恤之心乎此正余所願為之載筆者也君更語余過此以往萬載不望得赦惟望題災赦與災等之有信不信而赦或速前災第及後范君獨後是憐抑猶之作堂一舉為已遠廬地而為後人鳳凰窠可謂三代之英貨力不為已之極致也昔之賢令長舊政必以告新而漢嚴詔去郡嘗作踞地之哭以為代到必有僵仆者此皆所為過情今范君之于後賢為之借箸而不止于告引之同心

而不至于哭視彼兩端尤謂之不及情矣范君宜置座悲業文人間而貌顧木強又期期不能出口然是神明之胃循良之子孫也治譜在焉今其功失紀錄其去也乃以微罪更議雖得漸平而有識者亦知其初議之非定議矣堂成凡幾樞門幾重舍幾所作始干某年月日即工于某年月日而范君名廷鳳字別號抑菴乙未科進士浙鄞人新令某人某處學官某人某處丞簿尉某人某處例得並記記之者南昌舊學黎元寬左殿也時康熙九年歲在庚戌之季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夏上浣

大河橋碑記

太史公作河渠書實與禹貢導川相表裏而蔽以一言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害與利同舉可見能去害者乃所以能盡利防不可知則田功不可即河堤使者失其官而搜粟都尉亦無所措其手雖有神人不得凝神乎五穀之熟矣大河橋者與梁之治也而非直與梁之治也功在于堤又事起此而勢成彼功不止于一堤蓋其地隸新建縣之四十八都當寧武奉靖安建諸流之所潴先是故嘗爲小潭圩備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不

與洩時而滄至河水激其外山水衝其內往往及地歲用不登一黃冠之士也乃能憂人周視地形以爲險不在是更沿大河而築之則橋其員官處矣昔者平江伯治河之法多爲縷堤以護遙堤縷堤卽壞遙堤不傾修補之力減其泰半今豈使高下兩堤相持相掄大得平江遺意而功成不敗歲亦用登其鄉人德是也爲之覺報確石而徵文記之復築官河橋之側以居黃冠及其類一曰鐘鼓聲靈魚龍所爲卻走此尤足當旌陽鐵柱焉藉不然亦具體而微之宜房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此

官也而黃冠以庚桑之究事復爲姑射之凝神亦何必俟之禱祀而求者蓋人患私耳能忘其私則貨力不爲己天下爲公誠先師之所有志焉而未逮是黃冠者豈其嘗與聞于此乎若河渠亦大矣秉鈞而或肆田蚡之沮進技而先挾鄭國之欺此實黃冠之所羞道于是抑公氏曰必黎子也父之黎子之鄉亦嘗有事于此者必且知言而黎子至不文其言也則非爲一鄉言之矣夫當太史公時固曰諸溉田之渠以萬億計何至今日而反加少歟滑距川其制雖失而東南圩田絕勝西北有如黃冠所爲一鄉可爲地推而之于一州一州可爲地又推而之于天下天下皆可爲也竊謂有同心而憂人者宜來取法無爲多讓張橫渠先生嘗欲買田一方而井之以明王道之可行而卒不得夫雖不得其用他何如截阡陌與井田不復由其有以利之而爲私溝洫亡而圩田不廢由其有以害之而爲公公心生乎遠害乃至乎共利此所謂吉凶同患與水爲利害之說相發矣是役地起某時止某時費人徒幾何工堤廣長幾何尺所蔭

田若廬幾何畝橋及作官延袤幾何算黃冠有別籍而黃冠姓某名某某處人抑公氏姓夏名以鋒甲辰進士新建人黎子名某字左嚴戊辰進士南昌人側得竝書時康熙五年季冬朔日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八

宣嚴黎公講堂碑記

令甲禁生祠而不廢講學故凡有功德于民宜俎豆賢人間者往往爲之堂而著其教永其思此所以近厚而遠誼也亦所以表異而不爲從同也自宣嚴父母愛我南昌南昌之人尤愛宣嚴父母余他日嘗雜著頌論且願輿情倡建書院而寓畫像焉詩在作人兼之勿翦實非同具諂之比矣顧序而未記豈其闕如抑欲俟之朝論太協暢茲懿好無何而宣嚴晉刺壽春功名曾不損于治南昌也彼乃有欲教子產者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九

是獨何心白衣蒼狗變幻靡常久之乃定終有不磷不緇者在此所謂真是難可易奪與余所侯之朝論猶未甚爽宣嚴從此遂提鼻三公卽彼亦豈無欲嗣子產者而會賢昆槐曾公祖改令永新名德頤頤太夫人就養于此宣嚴省焉道章門曩之生徒翹首于堂中曰是必有以幸我矣又別父母講堂適成望衡對宇亦余倡之而余師李閔翁諾以記之今之生徒猶曩之生徒覺旋于兩堂中曰是皆有以幸我矣乃更請日記不可偏無也子始之子終之其亦有以幸

我乎余應之曰講所以爲學學所以爲道豈人情世事之區區云爾哉然而楊子曰爲政之道在敦與思思而不敦情事出其內矣子游氏之儒且能言弦歌之爲學道盡于宰邑其曰君子愛人卽父母之道也小人易使卽子弟事父母之道也道在而安得無講乎草昧之際壇坫闕稀臣擇君弟子擇師皆非容易而南昌乃連得兩賢父母其仁並淑其教亦並著今講于樹宇之堂是緝熙之義也講于宜巖之堂是溫故之義也南昌人士夫亦愈知學矣感恩而不爲諂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一

比類而不爲同因使余淺小之文終得以發揮盛事余又豈不厚幸蓋是堂也匪直社稷尸祝之爲而在宜巖則亦有淳樸惇大天明地德之物以自相位置余與宜巖初雖如伯霜仲雪之分顧今耄且困猶孜孜焉口學不置恐未免爲流離瑣尾之說也宜巖名士穀字某同余氏黎籍長汀其先自宜黃徙起經明行修科室在南昌治所之南成于某年月日駿奔走者某字某某而屬舊學博菴元寬記之記不能萬一前以識不忘後以視久遠而已

重新高橋碑記

昔王華居恆惟好誦登樓賦中二語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此其賦之者蓋非寓言而誦之者亦非虛願也世界之成壞政治之得失皆往往見于津塗軌迹之間而其事非天之所爲實人之所設有舉而或廢君子以爲不可江省之高橋舊矣跨湖南北而通其會利莫大焉抑南州高士之足音猶在顧名思義誰則能忘乃歲在戊己慎郎爲崇及其後也烏鵲無功遂久之不復而南新兩學同抱一湖橋門財或遠或近先是亦有拘形忌之偏詞遺泮壁之大似者正慮難爲家至而戶說提臺嚴公于輯兵寧民之餘暇慨然思初以爲高橋所關綦重而人視之太輕者何居屬元寬題疏公學節稱善言于撫臺董公合力圖之示居高之必有唱也文武將吏左右以之又示大道之能爲公也有唱而爲公事不落矣橋直湖身之稍束處長僅千尺崇可一丈廣二丈悉視前規而今其如砥其石材舊得二三新得七八新之修鉅堅緻數倍于舊同以礧琢欄杆之若柱若礎若檣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士

若盤千計之者再同以丹油其中爲流水之渠甃而不窪其前爲躍龍之坊屏而不蔽亦視前規其匠役厥分南北監以專官而嚴公復不時自來省課加以勸勉其鳩工起四月之下旬卽工當六月之上旬相距不能以六十日千世爲賴嗚呼一何其整齊而神速也識者曰此踵事增華之作名爲復古而實太過之避矣抑自劫盡以還何人不有建立雖直如取彼與此東沒西踴猶將爲之不置然較其所營非遊觀之區卽編黃之地勝蹟旣畱而至者有吟若夫千萬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人出入往來之便冠蓋車馬之馳大邑名庠文章氣脈之注而能眷眷焉從事于此者豈得不謂之濠心大力者耶乃嚴公曰不但已也需之可人樹一桃一柳遍滿湖堤期以必植比于諸葛武侯之所至而種蔓菁又需之可流其惡水起其底淤下其盆下高其盆高比于陶桓公之無事而運甃藉不然亦甚恐西子笑人而終讓蘇白以千古也且夫平泉木石或可姑置矣而孺子之亭安在公曰必徵梅子真蘇雲卿之亭皆安在公曰必問是昔之隱君子也甯鼎足而

處于東湖坐席俎豆不宜委諸艸莽吾得高橋焉由一郡而言則似乎天漢相屬而砥柱不移由兩學而言則人地俱靈由三亭而言則唐許自協而總之歸于王道之一平矣書固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友無側王道正直曩者高橋墮敗之故將因反側而爲高橋者疑貳之談亦職偏黨今其渾融而底于化矣福利未有艾也韋武陽治江西之功莫大于治湖水故嘗取九洛之目而名其九津以元寬寡聞正不能悉數觀桓以下而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跡罕到亦未知其孰爲五皇極者惟此一役也大得會極歸極之意卽其功亦寧下于韋武陽乎方元寬題疏時自視人輕奔走託之僧尤懼無當于開物成務而嚴公顧以爲言言痛快讀之令人懽欣踴躍不能已已及其成更命之記使賜言而中又使賜多言嚴公之進人不休矣然是附驥千里之志也夫何可以爲遜董公名衛國號佑君遼陽人官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公名自明號玉瓊鳳翔人官都督同知提督江西全省軍務兩公善政

多有茲特因事而著之亦準春秋美不勝書爲一書
之義至于事之本末如前文其財用之數工役之
算與夫效力之人之姓名詳載別籍而司募者行僧
純識文之者南昌舊學黎元寬左嚴也歲丙午重六
日記

小草堂記

承古有言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似微刺也征遜
父之處而不出明矣亦久矣而其最後成就之者必
歸諸不知何人之小草乃欲以望八老翁策杖羸糧
褰裳濡足不遠千里而上下求索其無乃荒唐之尤
至者哉非也先是遜父嘗三娶而未宜男又賦性特
豪曠輕用其少年內外財皆不無損廢僊矣其尊公
南溪本軍官舍人是洪武開國時以功得世南昌衛
指揮同知者久之未襲雖籍談不識其先而鄒君能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不名項所催若念吾徐公明川張公蠡湖伍公餘山
歐公皆一世鴻鉅可知其賢其世業有屯田在九江
廬山天花井南溪使遜父往徵租比年一至卽爲數
十日淹留僧定廬者與之遊相厚善遜父數數爲言
求男事定虛許之而定虛住天花井近市其師弟塵
空住青牛洞靜室中相去以一舍頗挾術必求男者
可詣彼遂接踵而入山至則塵空爲之唄誦唄誦已
卽詫曰辛酉年宜得男及庚申遜父再以歲例往報
之曰若言將驗矣塵空因頓指數之明年閏二月朔

日子時可得大貴客看爾福分何如耳又頓指從兆
時再數之是日恰滿十月乃相笑別去及閏之朔震
而不產遷延至十四日午時果舉一丈夫子遷父不
待徵租先詣定虛言仍同至青牛洞修謝塵空塵空
謂是子易育顧不免貧賤去朔日者相千萬然艱得
之當爲助喜須臾有僧雲遊到門求假寓與之進都
不請人名號請于彼亦故不言每共食閒話而已遷
父則未嘗不喋喋其前情也僧住至九日乃曰明當
行欲與遷父有語因屏人跣坐白果樹下謂遷父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十六

道氣卽所產必不足如意有大如意者其在乙巳再
三囑累無忘遷父不無甲子謂乙巳者何歲僧曰從
此卻去四十五年是其時也遷父曰我生己丑既已
三十有三加四十有五則七十有七矣我羸恐不至
是敢問師年有幾則五十有五也遷父心疑之是不
且百歲哉我卽俸而七十七師安能必百歲僧他心
通叱之曰子無乃稱請言小草小草者一男子名也
計至乙巳其生當七八歲家近廬山是再來人官處
胎而度世子不知彼彼則知子彼有利于子子亦有

進賢堂稿

卷之一三 記

十七

利于彼吾復有利于彼與子記取乙巳或三月或五
九月當來物色之攜而歸作室以居之卽題曰小草
堂彼與彼父母必見諾吾亦來會也向後不宜矣余
交遷父在辛酉次年每醉或嚙或有少困乏時時聞
遷父呼小草不得其解中年聞遷父呼佛晚聞遷父
呼天主亦皆竝呼小草天主替惟聞呼佛若小草也
于是今歲適在乙巳治裝且行屯田化爲鳥有矣小
草其必不爲亡是公乎遷父謂余曰吾前年過豐城
得陳元水書堂額昨午彼一金購堂碑八尺其厚五
寸必子也能爲之記遂通述如前余調曰小草安在
堂亦安在哉然不敢謂遷父之究竟荒唐而余與遷
父之相知但可以情而不以文也乃援筆記之小草
非將出而仕者惠然肯來且暮相遇

德星堂記

德星堂者雷八公所構以爲其五郎君肄業之處而
黎于從而命之名者也名德星有說乎同此至正不
易之大道可以數計在人曰五德謂之爲常在天曰
五星謂之爲經經常者所以爲正而不變之實家有
之不必其家守之則人材之勝劣門祚之盛衰亦往
往于是乎判矣八公起其鄉在于尤異之目內能爲
儼蕩外能爲隨順要之足以持世而不轉于世亂生
之始亦愛天焉亦避地焉亦揮日焉亦蹈海焉力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六

爭命道在乘時遂油幕十年珥筆三寸余推其心乃
僅僅爲遺種之謀恭梓之計濁文清質不必揮幼安
之鉏大智如愚未嘗畫元直之策于是人之所恃于
八公者良多而天之所報于八公者亦良厚五郎君
皆英器茂年足以述事乃不教之以梯榮調世行險
僥倖如世俗人之所爲而必準之于學建一堂爲楹
者幾爲棟者幾爲室者幾爲牖戶者幾而中間取其
容五席與五業而上臨之以嚴師之一座或八公爲
左右焉計其絃誦之聲拱揖之度禮樂在是通邑之

人從而化之盛乎哉雖有錦堂不與易也古之人生
五子而皆致高官厚祿以大楊其親者動推燕山賓
氏彼實由五季而晉文明之代而五桂之稱一出長
樂老子之口不免令人慨然八公所取豈在茲乎進
而求之則有靖節之五男兒不好紙筆雖處晉宋之
際既隱焉文然非實不才也教之而然似亦賢者之
過也又上則陸賈五男數過擊鮮大爲豪舉顧中大
夫奔走南北榮累千金可視吾八公而五男別宅不
處一堂終日僕僕車馬賓從之間行樂而已言不及
道又與八公相去遠甚夫八公所處未嘗不在改姓
易代之時而所由自得其束身傳家之理有五子與
三氏同教五子與三氏異漸之于詩書而不驅之于
貴勢安之于故常而不委之于駸駸成之于富穀而
不導之于饕餮假有貴勢駸駸饕餮之一端則毋論
藏修息游之何似也而爲聲爲名爲妖爲孽皆從此
出又可望之于德星之云乎夫德星非直在聚井聚
奎之朝而然也太丘處末季其行彌卻嘗占之矣至
以名堂則唐之崔鄭又嘗見之矣余間考崔亦五子

其得是名由于宣宗御賜而余題榜偶合焉則終以爲八公父子之能守正不變爲足以稱其名實而已矣八公諱起鰲靖安人已孫貴仕雅不欲言之故亦不書而其名子更有濶旨以頓指而次第之曰一德字純生曰二西字天山曰三省字完人曰四知字威生曰五倫字淳風堂在某處成于某時

江西督糧道新署碑記 代薛班公
草昧經綸必也寧居當其一矣而所謂不寧之慮亦往往具見之余以網羅未材起身偏隅功多不立然後乃依光日月蒙被天恩遂得對品官給俸轉饌適在賦重財殫之江省事竊極重而舍茲轉饌不辦關體余言督撫兩大府憂之則兩大府亦或四五年或僅十年或遷其地或卽其處而頽拓之之新造也且以爲此無經費纔取諸飲食衣服交際獨資節縮之餘幾而集事于大夫自圖之當如此矣余奉令承教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主
惟謹而春秋甚重勤民與夫力必出身貨不藏已之禮余又嘗及肄業茲役也惟有所以功之無所以利之而可爰卜于藩屏左右惟近得三道舊址惟因故事分司官同治于內而復各治于外以是曰道道之于省或相距或相卽糧道卽省嘗東處乎省四道間官以日至焉而今其署廢王道皆距省官以歲月至焉而今其署亦廢凡廢欲其興與先其急急宜其近而且能兼乎內外之治者此夫爲其一得其二也豈可已而不已之屬哉于是乎人謀旣從物力具舉鳩

工而必以飾凡材而不必以選爲之門再重堂五楹
有前後退食燕寢之處幾楹賓客之館幾楹受籍起
草若書算之曹局幾區堦除井窻廡庫大備繚以周
垣若干丈列戟嚴之爲體成矣作于某年月日而竣
于某年月日爲時亦不費矣蓋軍民來受事焉非其
不憚征繕之謂也一瓦石一木頭竹屑不以干預地
方爲緒事則可稽爲騷動則無有矣昔孟獻子室美
而宋向戌尤之以爲其兄之爲也因而不問趙文子
之樣斷與礪各半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礪者不仁
達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者之爲也俱欲令後世見之今余此役誠未爲不仁
假有之亦何以欺後世而至于兩大府規矩在前余
率由焉苟幸無過豈直因循凡事而已余不敢以爵
傳而視之又不敢以囑諾而處之不敢以借力制曠
而需待之又不敢以姑成吾所而卽安之朝斯夕斯
戴天履地而弁冕端委以臨民于禹服之中者其心
何如其詩蓋終在殷其雷若四牡之二也甲令曰葺
廡多者有賞余又何敢與知余爲此文先行後言明
其所受要其所成則已矣元次山作道州壁記稱優
劣前人而後來者或去其碑或復爭留之余苟爲德
此無前人其文字去留待之異日何必懸期也

知南安府實甫范公德政碑記

古史之傳循良者不少槩見于開創之日以爲時所
未遑暇焉云爾然民生久矣有天下者寧盡以文與
後武取而猥曰盛治之事宜稍稍姑待則召南不亦
起自厥初也哉實甫范公之出守南安旣如召伯之
循行南國章貢之源與江漢同流化矣乃范在皇清
亦奚啻蕭相國世家之在漢無人而不推第一也漢
治用雜霸故于鄒侯嘗有媚民之疑此大不足法今
首相現斗先生佐助定鼎續紀太常老謀秘計琬琰
達賢堂稿

卷之一三 記

三

所書雖非艸間人獲寓耳目而要其君與臣同德無
亦惟是慮周閭閻實甫公此行且爲子弟之使之妙
選乎亦猶然筦鑰之守之全寄乎比及三年其效蓋
可觀矣夫南安是周元公之所嘗臨治也程純公正
公之所嘗遊學也斯文在焉豈如他州阻淡閭閻之
比顧不腴嶺下彈丸賦纔當上郡十一而自歷代莫
不以爲重地者曰廣東西咽喉焉朝廷而不欲膜外
置廣東西也卽安能無繫南安頻年以來征繕多有
靖南以數十萬衆移而入閩出其子道大將軍又以

十萬衆清海。出其午道。而繼自今尚復源源而不已。軍行輜重。凡馬之數倍兵。從役之數倍兵馬。舟車芻糧。孟釜剝阜之物。惟稱于是。所過如支節尾末。間猶莫不靡然發動。而矧其在咽吭。公能使民不知兵。恬于衽席。鳴雞吠犬之不驚。非其習之之謂也。抑厝之有道也。先是王馬。喂養之役。南安得以永綢。而米派之沃產。運責之協同。所爲均人地之肥瘠。蠲逸者。凡費公幾番呼籲。幸而報可。然後得以專事。平傳送郵駟。而不至隔遠。張皇此非公行其文與之意乎。武取

進賢堂稿

卷之一三 記

三

之時之大較乎。若夫棠陰且成。憇而聽訟。健者不得爲斂。蚩者不得爲囂。黠者不得爲蠹。用能免于小獄之陳。而幾乎刑措之理。公直以爲緒餘也。起而視其郊。則蜚鴻歸來矣。猛虎大去矣。狐鳴未聞。而魃至輒遁矣。行春之轍。常遍于履畝。而秋茶之法。不設于催科矣。矧先疇旣服。漸規著乎九年。善政亟行。得食鹽以三月。小溪橫浦。舊貫是仍。金城湯池。新猷益壯。而舳艫千里。以策皇華。長橋如虹。以利徒涉者。又直取之捐貲。而足種種美善。公無不以爲緒餘也。爾乃與

禮樂而飾宮牆。問濂洛之風月。其尚有可吟弄者乎。姚江致良知之鐸。不亦嘗洋洋盈南野乎。何湮滅久之不復也。取我子弟而教誨之。且等之以文章。淡之以學問。迺之以忠孝之可立身。人才蒸蒸然欲上矣。今之能作好歌者。無非髦士也。抑孰爲長餐而成就之以得有今日。蓋召伯循南。絕無與乎施餼。故武夫不入于詠。而吉士每著于篇。而尚未及經營乎庠塾之際。豈如公處荆棘所生。優游文治。使堯之德進于日。宗膾胥敖存乎蓬艾。何足爲南面之不釋然。故余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重

謂公之能緒餘乎。甘棠行露也。無過而亦旣報政。現斗先生之視公何如者。毋其若周之視魯。魯其易俗而必不以爲進也乎。族姓在開創之日尤難言之矣。蕭文終舉宗從漢。是高帝所以必位之功臣第一者。而當時史官。卽不能枚記其于姓之名字。至于再世。且續侯以婦人。何荒忽也。今現斗先生諸子。出入將相。豈止爲絳灌之武。隨陸之文。觀公方起家上第。階翰學。匪久踐其父席。如韋平已事。而實甫又以治行終長者。入爲公卿。取次如呂文靖之繼文穆。是誠可

謂之雲霄門閥矣。有功於國而無罪于民，加于一隅而繫于天下者，乃能若此。范文正公亦趙宋一代正人君子之宗也。嘗謂其諸子曰：純仁得吾忠，純禮得吾靜，純粹得吾略。今實甫公之得于現斗先生也，乃至不讓其子。夫行文與之意于武取之時者，豈無所受而能然者哉？公舉戊子鄉貢進士，諱時秀，實甫其字也。潘陽人。現斗先生之兄之孫，先生事與實甫連，而非關碑之意所主，且有國史世家在此，姑畧之。其屬爲文者曰：兩劉廣文蓋南安諸紳而作。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歌髦士之領褒申之以蕭子 公門桃李亦余瓜葛法得並書

總漕蔡公去思碑記

致爲政而有思于人者，地之遠或不如其近矣。時之後或不如其前矣。遠不如其近，是惠心之窮也。後不如其前，是功名之損也。能若是，尚未可以厚譏而況德之進乎？是者乎？漕督蔡公徽猷，敝天壤上裨國計，下賴民生，其爲世所傳誦，與余所私志者，蓋非一端亦非一日。而今其再起在此位也，規矩之錯不改，其再謁告去也，止足之守不移。卽中間所以爲德乎人者，豈惟是合一鄉比一國之屬而已哉？而南昌衛將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卒若而人，乃無不雪涕曰：公恩我也，公恩我也。思我之說盡于并州，以爲地遠而固在懷抱之際，以爲時後而更有權輿之承。此南昌之不忘公非公之私南昌也。公亦曰：流粟數千里，甚勤吾民，吾容有漠然置之者。夫下惟恐蔽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惟恐賦之不逮，而貢之不多。爲上之與爲下，恆相戾也。昔人稱劉晏以轉運爲己任，凡所按行必究利病而晏自言：至欲負米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公今亦辦此心以能集此事矣。然正惟是事之集也，卽不問其或病

于身安知其無或不利于物維功令之故使公卹然
若有失焉第僅僅設漕而勿害漕信其斂發之期省
其餉校之術正其挾貨杆網之科絕其折俎交餽之
例謹其筦鑰而不言范晏之貪論其官方而時有魏
庠之核此已足繫人百世思者公猶以爲任職而已
而未遑鞭其後也夫漕莫善于短搬莫不善于長運
故劉晏之法江淮河渭之舟各不相入而前代京通
臨濟淮德之倉各有所給受亦不專主直達余曩者
于祖道之文畧及之承公采菲暨乎嘉謨入告大復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古初抑亦萬世之長便天下且延頸俟其推行議雖
中寢而此法終不可廢此意亦安可勝思乎蓋薛奎
爲轉運王旦惟語之曰東南民力竭矣奎佩服之謂
是真宰相之言而陳平江久于督漕亦上書條七事
其一曰江南轉粟軍民竝困困與竭誠公之所爲過
計深憂回環終始不直私一南昌也而南昌幸先入
撫綏如頂生之子及已有第而兄不啼則其幸也滋
甚于子佛固兼愛于子者而于子各以爲佛專愛之
然則思而弗敦豈惟南昌余知四衛十所之共也余

抑又知七省之大共也萬山之上下可以置碑碣者
亦多矣獨淮陰漂母祠畔有知恩尺寸之地哉漢祖
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饌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由
此推之則朝廷之上必更有以思公者亦必更有以
用公者短運說其庶幾不廢不然而第畱爲經世之
書其人與其言俱在人心目口耳間夫何遠近前後
之殊意也公姓字家而習之如中國司馬更職去來
歲月別有注不贅而碑立淮城藥師菴公所繪佛之
前求文將宋昌祐以下辛毛廣興以下竝得而系諸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碑陰

壬

萬年縣趙侯去思碑記

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蓋莫要于令長其欲得循良而久用之古今如一也然且用之而不盡久之而無功何哉上之殿最與下之奸惡殊情官之課程與民之望幸異道非神爵五鳳之世卽有龔黃能無吏議之隨其後顧思數相去則遠甚矣觀民者宜謹案之我萬年父母趙侯八年于此可謂久也無脂膏之虞無繭絲之爲亦閭初終未嘗有改而今以一琴一鶴去其去也謂是天子之所鋒車而載也宰相御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大夫之所推轂而前也而非也且而隨流平進之未逮其勢宜有忽然抗手而相違者而邑之人若褒衣博帶之儒荷笠負簞之子廢箸鬻財之流鰥寡蕩析之輩諸君吾子之儔則無不謀所以寵其行畱其愛皇皇焉走陳先生之門而委詞于余以爲陳先生在恭桑之分者也余亦與食河之潤者也俱應不忌良父母然而余至無文使無文者文之固爲其至親尊焉耳尊父母者不以其位以其位也侯之遷亦左矣親父母者不以其財以其財也侯之橐則垂矣不以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其位不以其財而猶與于以位以財也侯之恩則高矣厚矣侯嘗修學宮捐千金立敬莊二社親爲講貫又請于臺御史題萬年視中學此夫褒衣博帶者之所欲書也蠲修衙銀革風波米此夫荷笠負簞者之所欲書也省供億絕抑買此夫廢箸鬻財者之所欲書也襁褓使召霖雨撤兵戍壯金湯此夫鰥寡蕩析諸君吾子之所盡欲書也書盡此乎九尺之珉常不及載道之口侯仁聲無脛而馳直指已騰之剡章主爵復收之夾袋而惟是持籌仰屋者誦之此其心豈欲與侯爭民哉與侯爭民則侯勝矣侯所謂與天子治其民而獨能緩保之而不朘削之者卽天子豈終無以修其功是去也適如諸艱之歷試而大任之將歸萬年之人無憂侯之不顯庸于世也桐鄉愛我我愛桐鄉侯于萬年尚復眷眷雖無據地之哭實有著簪之求其視余直如似人之喜況萬年人哉嗟乎由侯之不忘萬年又有以知萬年之不忘侯也晏子前爲東阿治而君罪之後友其治而君賞之西門豹爲其君治鄴而奪之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之此仕宦

之恆態在聖明御宇之日當不若爾而假設侯再治
萬年其清惠之風亦必與八年之不變其守等然則
其所以繫人深思者雖復高岍爲谷深谷爲陵而此
意若揭杜征南之碑且無俟于高溪兩置矣侯諱原
字長公號眉魯壬辰進士山東萊陽人其家若侯者
頂背相望貢士隆進士崙其弟也皆賢令長進士鎬
其叔父也今爲南昌理丁丑進士諱士驥別號黃澤
官中書者侯翁也以殉難贈光祿少卿蓋其鄉之社
稷于黃澤翁亦如萬年之歌且舞于侯名家之產以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名官爲緒餘而匪資乎赫赫余涉記之謄諸來者

子告提督軍門見臺劉公去思碑記

蓋自戊子至今日歲星一周而我劉公之爲惠利于
江西者亦既旁皇浹洽無所不被其載而定之幾何
處也其綏而集之幾何家沫而翼之幾何人也其父
之而母之召之而杜之又幾何姓也真反側之宇築
太平之基救焚溺之民恬性命之理于是十二年間
之事竹帛不詳而塗巷不畧太史故能書而兒童走
卒婦人女子皆能道無以我公歸無使我心悲誠四
國之所爲興歌者已及茲得告卽偃旗息鼓箴矢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寸蕭然而就道則公固以還朝爲樂乃人情亦何能
無眷眷乎頗憶公嘗一再移疾而天子一再強起之
錫之名馬錫之衣裳錫之藥物無非所以安公而嘉
惠于江西也豈至今日而遂無南顧耶抑將歸公而
以覺報宴耶不然則功成名遂身退之道公優爲之
而天子亦欲資以風焉已矣李衛公足疾懇乞骸骨
太宗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蓋少朕欲
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今
天子之意豈不然乎且夫兵戎非宜人之器也而藏

險亦非安身之方。公今者久處師中而荆棘不生，暫解兵柄而敵屣無繫，此其所以足人漢思者矣。提督崇秩加于諸總戎，一等在艸昧之際，猶極駿雄，最之健者固未必知人間有忠義事而欲爲之，僅以自大故不受駕馭，輒至債載，又取百萬生靈一擲之以明得意，此亦何可勝議。大將軍爲留後之計，寧冒易將之嫌而必于公乎？推轂其知人誠審也。公既蒞止壁壘一新，夏革不長，外攘內除之役，卽無歲不有，而各于枕席上過師安福，崇樂九仙山，其最著者也。馬力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未竭西四縣猶能取一焉。然公終有而不居矣。公于捨攘中處之以靜于猛銳時出之以和，是誠得陰符內經之理，其治兵惟不擾民，尤切愛民，蓋公嘗進余使得承清閒之燕聆餘緒之言，談疾苦痼痼之致，未始不爲撫心而論。繭絲束濕，豕食蠶食之徒，未始不爲切齒也。至于苛禮則固無誅矣，至于機政則亦無與矣。然而前後之公卿大夫知所趨向者，莫不雁行。獲進謁教下風，又或倚爲五味八音之和調焉。余竊窺公微旨，總其大凡，無非以造福我江西，不欲使爲

滅烈而已耳。其在古人則如南仲，獨負赫赫之名而終不失悄悄之志。如仲山甫，但守翼翼之心而自致彭彭鏘鏘之盛。惟公之有也，今其遄歸矣，而後來之賢者亦可勿言班君乎？平無奇策也。乎夫公雖請老，顧其年猶未及懸車，何待據鞍顧盼而後見其可用？皇清定制，將相互爲則，公當來兩注意，遂躋孤鄉間以莞端揆宰衡之職。昔朱邑曰：「桐鄉愛我而廉頗亦曰：「我思用趙人，以是推之，有以知公之必不忘江西也。矧絳之後復有條而曹侍中李西平之後兼有臻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璋恩愬又豈無嗣公而至此者哉？余蓋日夜以幾之矣。公善取其下而成就其材能，幕府諸將多堪節帥之選。趙成子之于郤穀也，言其所逮事馮唐之于李牧也，言其所傳聞。此金仲聲氏所以不能已已。顧屬余綴詞，恐非其質，無亦謂余正在逮事之列而不若傳聞之遠乎？余既食公德，未知所報，第使之操觚而從事，亦何愛焉？扶風之于竇大將軍也，言其一功，柳州之于段太尉也，言其一德。今余無扶風柳州之盛文，而所明匪直大將軍太尉之一功德，以此謂之恐

非其質然中心之好雅不自迷而伸聲與諸君慕公
不舍之誠既已耳之歷歷而口之津津後之觀風于
茲者亦庶幾有以徵信矣公諱光弼姓劉氏見臺其
別號遼東之 人以戊子從大將軍來遂提督江
西以己亥得請去諸君姓名系左方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懷德亭記

懷德亭者新吳人士所以爲不諉于父母胡侯而壽
之貞貶而遺愛者也夫非詩人棠樹袞衣之志乎
然事迺歷歷焉已黎子曰余讀諸史循良列傳未或
樂見于鼎革之初蓋時勢使然有盛德所不能勝凋
名行化誠難爲後三代貢之而矧曰餘聞太清苑定
四海適我魚爛縮取神器于一巨盜乎此宜其無轉
戰之勤待痛之服費蒼生以學書使赤縣爲掣肘者
且而前制是遵自官府至于郡邑達或善爲隱曰斯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日中之市也列肆猶列肆焉居貨猶居貨焉驅循驅
簿猶簿焉今第易坐賈耳若是卽太和宇宙可沿襲
而存而百里之才奚不數數蓋其隱亦在賈矣漢祖
曰吾知所以與之者謂此等矣夫治天下有治天下
匠蒙古之臣能言之刀環上人不可與議事苻泰之
臣能言之豈至今日而獨不然無亦病材少乎而禮
部三舉士何少或者江以西多一舉動朝廷遂膜外
置之乎而未聞明君賢宰相膜外斯民者吹堯之犬
已爲異物又怒移其門巷何居黎子請解之解之以

新吳之有胡侯也。侯起進士。擅文章。詩。暨古篆。籀。在千佛名經中。猶應得頂生號。而何至下伍。噲等。此成乎。其爲人。侯謂選天官署。以推擇。可劇令。筮得撫之。樂。攝綬懷繻。而至于此中。更變故就。調新吳成乎。其爲官。侯治凡縣之事。亦惟是。豈以強教。第以說安。大意。既得非肩。肩孰何也。而士習。高。曾。農。服。先。畝。澤。鴻。無。哀。廢。馬。不。害。百。年。之。仁。覃。于。旦。晚。成。乎。其。爲。政。夫。此。三。成。者。由。其。前。二。亦。常。事。也。而。今。日。特。爲。非。常。由。其。後。一。非。常。事。也。而。侯。又。以。爲。常。常。與。非。常。此。乃。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三

侯之所以爲不可忘。雖然。又有其大者矣。新吳故嚴邑。而居豫章。西戒易動。且股靖瑀瑯在焉。背建昌安。宜似非仁里。自昔萃桃諸寨。賊新吳未嘗不受剗也。比元二以來。絕泰詛楚。翻其反。而狡將軍坐分寧。袒左。則誅其右。袒右。則誅其左。名爲填壓。實齟齬之。當此之時。新吳未嘗不重受剗也。乃已丑夏月。刀鎧縱離紅巾。遽起安邑。持名號。竟指新吳殆哉。岌岌侯震號未聞。鳴琴不輟。第一上祕計。幕府捲甲疾趨。罪人立得間。里晏然有如萬分一賊。遂以薄城下。無錮

堞堅。槽因。論張大義。愚者聽。焚已乃。譏其交關。嚮導。蔓引株連。微論獄治兵。且移之。此跡被賊之毒。又不啻相千萬。然後乃思。指揮蕭曹。折衝尋組。如侯者。何可易幾也。于是趙子慨然曰。知言哉。知言哉。此作亭北門之本指也。夫。燦于原先者。酷矣。北門近賊。似之火發于薪。積者烈矣。趙族大于北門。似之今壹免酷烈。而獲安全。侯之錫我。又多乎哉。黎子曰。不然。佛有千子者。而無不慈也。而千子者。各以爲其母之慈之也。頌詞猶是也。趙子終言于之情。黎子終言父母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三 記

三

之德。兩已異時。爲民上者。不無貨殖。酷吏。合傳中人。而祀生之堂。九衢奕奕。誠不費民間一錢。顧或已追琢。不得入門。或登座未幾。頸蓋梓柳而去之。所驅作諛。但取軒渠。尋亦轟踏。嗚乎。誠無德也。反是而思愈知侯之不可忘耳。且夫黎子無宿昔于侯。獨伏艸間。久稔行道語。若誣。識知美人所在。而其記諸簡。則因趙子之請。趙子不習。黎子又因趙子之第。習黎子之第。而以請。若此者。非云。臆也。黎子且病。必勉而記。以文且不文。必不諱。而不記。以文存民生之直道。偕神

聽以和平。若此者非云諛也。倘亦竊附于大公平然而黎子又私之矣。人各有情。火宅之于觸熱思涼。思而不遂。其將于趙乎。如夢無益也。其將于侯乎。想夫以侯之賢。繫于天下。必非新吳所得獨毗。于是即無修籌賊功。但治行第一。自此升矣。願牧禁中。時其無曰。惟思用趙而褒衣。既歸棠樹。弗剪此日。周召非侯而誰式。微旌丘之詩序。二南後應無充耳。庶幾哉。侯將擇賢而用之。以枚寧新吳之隣。而大造黎子之邑也。侯諱某。字德容。別號東甌。上谷人。丙戌科進士。趙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子某字某。大官署丞。其弟某字某。府通判。黎子之弟某字某。壬午科舉人。而黎子者。他日當衡事。忤權廢。今遺民南昌黎某也。法得並書。書已爲系之。短歌于時庚寅六月辛卯歌曰

蘇湖大儒之子孫。經義治事不分門。千秋晦雜此乾坤。一施眼目通其款。保茲彈黑寧足論。且善義念柴桑。邨牛鬪不已。馬猶奔誰將懷我飽餐。貧民愚少知親與尊。西山之西曰海昏。畏壘社稷于焉存。百丈高星可捫我欲問天搔首。髡曷不天爲滿衢尊。今諸

貴者悉體元長官。如吳民如蝻。笑啼不敢欺。思冤昔郊黎北未招。意尚謂他人父母。昆梟枯今勿。總朝版傳說作商會。繼益批。據所籍風俗。敦願老老。正爲烹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公建左司馬大中丞魁吾蔡公去思碑記

爲政之道在思不在數而思非可以虛加之虛加之有不能終日者矣非可以市得之市得之有過而禁之者矣必其溥及物之惠而切反身之誠絕利己之念修此故全俯仰五六十一年間盡春秋所見數世重臣之填于江西而能賢者前則太蒙王公後則魁吾蔡公相爲匹休媲美然而王公處熙洽之際蔡公涉禍亂之餘王公有自太守至督學藩臬長之漸蔡公無嘆咻之素此所不同也乃其爲人而不爲己而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能本之以誠者則同蓋所遭之不齊而所至之能一余重爲蔡公服膺焉公極茲凋瘵嘉與生成其善政詳撫江集中不能悉數約其大指曰爲天子以綏萬民而已夫媚于天子天子得而報之總漕之寄視錫圭矣毗于萬民萬民乃不得而私之獨可以身心奉之余見夫坐而論者之曰蔡公作而行者之曰蔡公塗而歌尸而祝者之曰蔡公亦有深信乎古經所言沒世不忘者也人之情等而事勢相激稍稍背違宜于民者未必宜于兵便于儒者未必便于雜當公之

時何各得也官司既謹其事守士夫亦洽其情文子

矜之風夜常恬估客之日中亦無擾農人之先疇可知介者之庚癸亦不作余嘗奉教于公以爲吾安能人悅之哉能使之無失其平而已嗚呼此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紫陽訓絮矩之精微可與之共治天下寧惟一國且公專用仁而亦復兼用義曰寇攘蠹胥害治之大者矯國革俗之所先顧亦非有作惡寇或自歸卽無論鱗介而衣裳被之必得其效力常置詞事湖南情形周知而書記不乏用革面也胥爲詩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張取受得而立斃之千金給主無所利焉其化而爲善者亦無所重足一跡蓋公之推我置人使人信我由此二法殆將使兵刑俱厝然而公復長慮去之日謂吾無以貽民貽之以忍忿息訟四言忍忿學問之首事也息訟王道之要歸也召太和而養元氣豈止于規目前已乎公蓋嘗語余從龍飛而來一蹴闖至九江道敷淺登廬山頗采其風俗卽其嘉惠江西有日矣上必爲不忘下也而後下亦爲不忘止公守江西車轍馬跡逮及十年始之以廓清之長策申之以

墳撫之良猷終之以靡爭之至教其視王公久官累
仁殆不多讓又何言無與咻之素也公去未浹旬民
有言旌陽先生實幻一三羽流爲公前導姓名時地
可以俚指余且疑且然亦誦頌之所必有而甚得
旌陽福江西以福我公之意矣後三代者如桐鄉立
嗣峴山置碣益州畫像亦皆相爲不忘非虛加市得
乃其交接于神明者則未前聞唯成周之隆召公能
以江漢流化而樹木可欽周公能使風雷明忠而袞
衣可觀故夫諸廢興舉如學宮書院牙門麗譙城樓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滕閣可爲公樹諸美畢修如蠲荒減浮取師造士以
及文章滿家可爲公袞而神之聽之既和且平庸詎
不能爲公之風雷江漢雖然人事者不可知人情則
大可見韓嬰之爲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御衆
得其道也公之于御衆何如乎孔子曰顏無父爲御
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于顏淪少衰馬知敬矣至于
顏夷又衰馬知畏矣夫盛德之至則公于王公不難
爲異世比肩及其流薄一姓之業猶有替也如之何
不思後山岑子公所御將最得公心既已伐石屬余

言之聊爲錯舉無復文彩次第不知其可發公一笑
否矣公諱士英魁吾其別號三韓之錦州人今在淮
南戢師一事又如江西頌聲大作爲附記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重建廣潤門樓記

江城之端門曰廣潤撫軍治所直焉謂由是以宣上德而下膏澤于民也乃東西兩川之水股折而匯其前毋論流波有餘卽澹災亦當無不足然且每及于壞者何哉蓋戊子之事人之所爲非天之所爲矣天雖數敗而人可以數補人唯一債而天亦一窮是故天欲復之必且需之其所需者卽人也而其人又未嘗不需廣潤之名甚設顧如髡不著帽者七年所天子之書過而不蕪而天子之大臣出入荆杞下因恬

達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而不知怪至于蔡公乃克興舉則是豈可不謂天所需乎然而未易言矣公之來也以壬辰仲秋其遷秩總漕以甲午仲冬中間懸日之博未嘗不目擊心傷咨謀營畫而髡不著帽者猶故也第安之速乙未王正之九日則哀繡且歸而樓亦旣翼然以起欄楯櫓戟紛總陸離于時公回首而拜人遮道而畱臥轍板轅牽衣捧觴進飲焚香肩摩趾錯于其處者不知幾千百輩長老言自有此門以來所僅見而罕儔也而公之初爲需者不務勤民且將損己其無自潤而潤

達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于人亦已久矣形家之說雖近荒唐其能爲便民者頗採勿拒茲地也食于味法不得高以招融風公曰固也抑更徵人道乎夫江西一大都會而直未爲帝京異時悍王處此門觀儻遂踰越失禮之咎詎得祓祿于是定制層三之無改三分其崇則去一焉間七之無改七分其延則去二焉若此者蓋非苟今日之易成而求後日之可久且夫門藏甲令故通謂之象魏卽奈何以藏令者干令乎必也由禮而不卽刑戊子之事尚不能難也而何良乎天苗昔者管夷吾負天下才聖人論之則以奢僭爲惜公之此舉洵不吝而不惜焉公附親士民召和天地休三年而後動所修廢匪一端而特以天子之書所嘗出入者爲重因屬余小子記之稱情而立文謂宜有褒大之詞也乃不惟其神速惟其姑待不惟其增華惟其節約亦有說乎綿之詩曰乃立皋門乃立應門明古公謹侯度優爲立而不遽爲立也春秋定二年書新作雉門明魯沿襲侈太非新作而嫌于新作也夫不遽立者卽姑待之義而公實有其如不得已之心嫌于新作而

試乎爾者卿節約之義而公又取爲國奢示儉之教
存公之心行公之教而後能就公之功蓋一物而三
善備焉若夫他日彫喪之江西也顧得如周初生民
而至于縣衍魯終秉禮而不至于削弱則公爲膏澤
如江如河下天上施如雲如雨寧僅僅以潤表門焉
而已乎公名士英別號魁吾三韓貴族而岑將軍應
元者號後山錦州人公所署爲城門長水兩校之兼
官也公去實攝功焉今報竣矣作者幾何衆用物幾
何算待庫何日具載諸碑陰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哭

邵院蔡公講堂記

講堂何諸大夫國人所相與爲會而明義理咨世務
咏王化之處也蔡公何氏德也邵院其兼官也公用
左司馬領憲出撫江西有功仍其銜晉總漕事此于
學官亦不啻絕也講堂而繫之邵院蔡公何成公志
也公講乎未也求講而以講堂繫之故曰成志先是
省公數有事于鹿洞鵲湖白鵲洲澹臺祠諸書院矣
肄之業而歸之田備之員而立之長衆著焉迨公奉
簡書去而之淮而不能留也復不能舍也有知其去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哭

之久而復不能忘也以爲將像之祠之碑之而已未
也已後也有如及是時而能合其羣幸承公之蒞止
瞻其哀馬聽其緒言一日也可以千古急起而謀之
役地于流水夕陽之際而尚遺翰墨之香在荆榛瓦
礫之中而猶存臺閣之氣是曩者張相國開雲樓別
業故址也因之而構講堂一重五間中爲楹而空之
門之間如之廊三之而再之周垣數十百尺度可容
元戎小隊未卽工而公行又後數月乃就乃以其事
上之公則公固曰吾循名責實謙讓未遑也然而過

斯門者有起敬起畏之心登斯堂者有載色載笑之慕前臨城堞見公之所經營後覽江山識公之所莫定滕閣之上琳瑯藻繪之輝煌而以爲枕龍沙之隈旌旆樓船之曾試而以爲藉此其迹也其精者則在千公之教矣夫公以身教凡所行爲皆天理人情之至而亦惟規矩準繩之由孟夫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同抑亦公之有焉今躋堂必思公思公必束身而爲善仁義之意自可油然而生而有勝于木鐸之徇欲害人

達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辛

之心穿窬之類亦或沮然以奪而無待于鳴鼓之攻則假設嚴公而拱揖之樂公而歌舞之刻石紀公而因涕洟之曾不如被服公教之爲深切著明也橫渠先生曰召伯之甘棠始而勿伐及其教益明于南國則至于不敢拜謂拜近灼黷也苟爲明教而無煩黷是于講堂也宜乃者天子以大道爲公尊親之奉必專于一固其所也然而懸立祠之法正未嘗混置賢愚厲師生之條亦豈遂苛論私淑以是知講不至于害治而實有益于治吾徒乃肖公興復書院之指而

爲之堂焉其亦可謂不妄矣齊桓公以稷下之多議者憂之管敬仲下令沐其塗樹此雖霸國之禁過嚴要之亦游談無稽不足以佐治可廢也今則不然予言依牽臣言依忠士習高曾農安獻叔凡以不忘公教而止自朝廷未闢沐樹之令而我人終鮮拜藻之勞是則所以成公之志者耶所以明公之德夫亦直追召伯而無慚而賡于爽吾遠也是役也余與其奇士業三人實經營之心口手足交作財物則未具也兩之各可二十余綜其始終差有少進百之得七繼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壬

客六之縉布之客一之夫排皇皇言利之賈人子也而慕義若茲較諸齒舌爲義而心身于利者何若余特詳焉亦朱陸氏所欲辯也至其踵事增華尚有餘地瞻人子弟不無同心敬以俟之來者公諱士英字伯彥別號魁吾姓蔡氏三韓人而其奇姓劉諱斯靖南昌人士業姓陳諱弘緒新建人熊人霖字伯甘進賢人史垂譽字望之豐城人余南昌黎元寬左嚴也得而並記諸客記之下方

公建總督江南江西大司馬郎公去思碑記

江南與江西共一制府是極重之地足以繫天下安危之全勢者也。今庭推總督天子特簡我撫軍郎公由少司馬晉大司馬以往蓋為其舉之者多而讓之者又多。舉多以江南之人有後後之志讓多以江西之事有已成之功。然而為江西者既怙公久矣在于此日豈不有第而兄孤者耶。則江南解之以為吾與若同乎一父之子而已矣。而此何足以解之。夫承千里之風不如受一櫛之蔭其近遠則有間也。昔者周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公在東不過自就其封國而伐柯以識相見之難及其去東而歸王室即本國亦何嘗非所綢繆而九戩以望信宿之幸。若夫江西固公之封國也而公自臺閣而來則我為之伐柯。若夫江南猶未云公之王室也而公自江西而去則我能不為之九戩哉。夫若是者亦已見其前後之情矣而中間所謂足人深思者何也。黎元寬曰江西嘗陷危也當公之時而衽席之常癢也當公之時而太和之元氣之是其利害興革之所設張仁義尊親之所調洽有不可得而名言

者請言其大則莫如為民請命而蠲逋至于四十萬矣則莫如化頑為良而麻蓬入版增戶至于三千延福鄉戶五千矣則莫如運籌制勝而洪國柱繆我章朱益吾周立之徙以次就禽而達境矣則莫如條罷湖口商稅而勒石永遵矣夫古之賢者亦莫如監門之為國也鄭公之為賑也公于請蠲兼之諸葛亮之用南人也李德裕之籍雄邊子弟也公于麻蓬似之張詠之誅龍猛軍也房琯之惡第五琦也公于平賊罷稅皆有之而公雅故不言復謙讓不伐其意念漢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聖

矣有以自下元寬每從諸父老後望見顏色大氏以和平之心感人以清靜之道自守江西之安我公譬諸飲食之甘而居處之利習焉而不知置焉而必念潤焉而必思也故今日之戀慕進于前日之咏歌而後日之不忘又必甚于今日之不捨矣且以江南之全勢論之則所謂繫天下之安危者豈惟是沿京而為省亦變腹而為邊夫其財賦之所出反側之所叢海氣之所橫加貨物之所充勿將必大倍于江西如上數者之為而公必舉此而措諸彼矣然而江南固

有撫也。公尚得以餘暇而私我江西耶。則江西復有撫也。公尚得爲囑累而舊我江西耶。夫私與公對。舊與新代。公私相較。而事理必牽新舊相傳。而美盡可慮。公其且爲宰相。而霖雨蒼生乎。夫雖如地如天。顧益高益遠也。此衆人之所爲皇皇也。黎子乃曰無憂有說。凡督必運。曩之過化者。今猶未三年也。公旌所損而海波爲恬。公今年去而明年來矣。踵事乎可知。損益乎可見。病瘡乎可言。家人父子乎可卽也。于是衆人聞之欣欣色喜。而金岑等諸子素稟教于公而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共父我人者作而曰善哉。若之詞雖不足盡公之德。而實足寫人思公之情。宜書而樹碣焉。以當野史。亦聊以備公之取裁矣。公諱廷佐。別號一柱。遼東廣寧人。從龍二十年起家中。祕所教庶常。吉士多宰相材。博學而嫺文。又今日之良史也。並記。

澤關三使若德政碑記

藝讀書至有若之對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先儒解之以爲深言君民一體之意。未嘗不擊節而慕誦也。抑又聞諸古語。披其枝者傷其心。商于四民卽爲末矣。寧遂不如枝乎。而上世帝王何以必抑之。而因譏之也。抑之而因譏之者。不過以明其重民而亡何乃濫于病商有智取而無仁與。使人主亦蒙罔利之號。而士大夫常爲過市之行。噫其甚矣。九江故稱巨填。控制荆吳。取任鎖鑰耳。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五

若設務算緡。扼吭奪食。豈所爲用險之道。顧自景泰置關以後。日有紛紜。而鼎革之際。無慮皆沿舊規。或轉轉益甚。徼不正簿。祝以代庖。壹于商乎。是徵是問。則容有褻足不前者。及三使君來而後。知出于其途之爲可願也。夫三使君之賢如一人。而其所以約已而卹商者。則非一事。余比傍江作茅屋書牕外。卽泊萬里船。竊伏聽船中人言。甚善。溢蒲遊君卽走利宜。于此其使君能幸若絕不似他時使君。余謹志之。一日客款扉。謁余。屬余攝頌。則業販茶徽人也。徽多賈。

而茶之用又多其爲利害必不少矣乃其說曰茶故有上中下估稅亦如之以上稅中僅亡其半以上稅下幾沒其全近十年來一槩從上禍起于猾胥去籍三使君廉而法之具條視初則其所以還商者豈其微哉又茶與馬相爲表裏者事在邊竟非必能化權場爲渥洼也而先是縣道委頓輒索駿于關關爲貨給之失其司守賴三使君執事乃罷卽此二端可以

送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五

重·大·誠·可·書·也·然·索·文·于·交·交·儻·如·正·獲·之·問·監·市·校·稀·每·下·愈·况·矣·客·曰·不·然·于·毋·甚·高·論·亦·平·稱·焉·夫·無·酒·酤·我·音·人·據·以·爲·官·釀·左·驗·誰·謂·茶·苦·不·可·取·而·詠·今·日·事·邪·余·鼓·掌·大·笑·則·因·諾·曰·事·誠·可·書·也·且·客·連·舉·詩·余·何·敢·一·無·詮·次·余·乃·爲·三·使·君·紀·其·實·而·竊·願·令·長·之·能·如·三·使·君·則·間·閭·免·敲·骨·吸·髓·之·痛·矣·已·又·願·計·相·之·能·如·三·使·君·則·海·內·有·更·生·起·色·之·告·矣·已·又·願·朝·廷·之·知·三·使·君·而·大·顯·用·之·則·不·貪·之·寶·售·而·聚·斂·之·人·退·矣·此·雖·非·高·論·亦

庶幾不至每下然尚未稔于使之有三者何也妄以爲財賦所出將必若漢三官宋三司乎而客曰今制也凡關秩一滿一漢一從中而騎驛焉蓋其于利也審而于義也和審利故不偏指和義故有同心漢之卜式至欲烹桑弘羊而宋之曾布乃更糾呂嘉問則其距三使君亦何可爲道里夫三使君之同心蓋同德而非同欲也遊諸孔門固度越于由求所爲而在有若似聖之列者矣使其爲政于天下則君民之間亦必無有獨貧而獨富者矣余遂涉筆而爲記朱使

送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五

君諱某字某某處人張使君諱某字某某處人趙使君諱某字某某處人而商余洪泰等並得而敘諸碑陰

知縣縣公祖老父母去思碑記

聖人之道所以能善其仕止久速者惟隨時而已矣
隨時之說與天顧時乎仕與久而人不厭也時乎去
與速而人不忌也其不能厭不能忌者與人其不可
厭不可忌者與我率是道以用世亦卽所以轉世末
世得此卽于三代而上何讓焉拙公祖老父母之治
我霸縣也仁義互爲有慈母之譽亦有神君之稱置
公于聖門雖復多所兼科而政事由求此時然矣第
武城之弦聲可聞單父之掣肘不可不慮故昔月或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美

過之或再過之而三年有成則吾夫子嘗難之亦若
預爲公而難之公遂以致政去當路者爲人才而惜
公賴之人各自爲其性命而愈惜公君子曰我失公
衣冠可褚也小人曰我失公田疇可伍也先是養馬
之累無歲不有自公爲政而徒御不驚卽何必更曰
却走馬以糞皇姑額駢之過供億甚修舟車無缺而
民間若不聞其事者大不異乎枕席之上過師由今
思之則亦非常之原也若夫寓撫字于催科公心有
勞政亦無拙而公乃自署拙號豈將安于拙乎抑惟

拙足人思矣編審以遵功令而行其仁講約保甲以
復古規而正其俗興起學校則爲國家而求損幹革
理城池乃見聖人之有金湯此其爲善利足人思矣
火耗不取行戶不設奸民蠶役屏迹遠去此其除弊
害足人思矣楊子雲曰爲政之道在敦典思而班固
亦有言居官無赫赫名去則令人思之公之爲政固
令人思而不數又今日思而初未嘗不赫赫也而何
竟以之去耶循良傳前史未有而起于班固亦曰漢
之人林稍遜于三代以上顧未聞龔黃之賢得加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手九

兩疏之右而楚國兩龔或小遜于京兆三王也疏與
龔皆致政去者公之勇決高尚亦然而其實能爲循
良則疏龔不及耳公蓋以聖賢自期待而余未得遊
公之門第一過公子可嘗奉先暨余友雷子劍光一
詢公出處則知公有遂初之賦樂志之論而終無悖
悖見面去則第日之力之爲余乃作而歎曰是合于
吾師夫子仕止久速之道者矣雖然魯國而一儒亦
何可易言也莊生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爲之仁義
以矯之則并與其仁義而竊之今仕止久速機非在

我豈無有義而操之而因聖人以爲利器者公之去也其職此之故乎而人之思公也亦職此而彌切矣夫思有寄也生祠畫像不如文章之精微而摩崖峕峒沉碑章貢又嫌其自爲之若親腫者之爲之也余是以忘其疎遠并忘其固陋作爲此篇令賴之人洛誦于公而傳于後嗣則余亦有所忘有所大不忘也已矣公名如蕙字餐馨別號拙公姓祖氏山東武定州人由選貢登戊子順天鄉榜辛丑進士令賴凡二載在武定爲世家公昆第六人而公次三伯如芝四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李

次副榜准貢仲如蘭庚辰進士令東明永年嘉興三縣第如茶如薰如芳俱高第秀才公子凡五人可嘗居三余所遇而雷劍光名迪如大庾人郡文學法得竝書賴人士姓名別錄于左

守南昌周公虞赤去思碑記

漢臣董仲舒有言郡守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任職綦隆矣至漢帝則云與我共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需之不益亟用之不益重乎唐定州郡制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爲四輔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土中下有差豫章居雄望之間守此者初惟陳仲舉最著厥後如范甯顧劭褚裒以及張曲江趙元鎮唐質肅皆卓然可紀非晚近所能庶幾大清定鼎以來選官至者十餘輩率皆緣事故而去絕未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 記

至

有魚書之降及于滿載而陟明蓋以課程多持法太過而其實無定法此誠人才鬱塞之時近乃得我周公一方之表千古之師其體用純全卽古人無以遠過考績伊邇人皆曰是必有壘勅勉勞增秩賜金以爲海內邦伯勸且使萬物吐氣如元次山春陵行云爾詎意因前令慶都時小件註誤遽解職赴訊訊且白公舊玉不失然而南昌郡人既失怙矣于時紳士相對顏面黯黯老穉驚呼或至泣下羣而曰乃知今日爲守令之難也且以令累守大猷不終萬物之不

得吐氣莫甚于此。豈無邪伯抑任官之道。容有未盡者焉。原其所以致此者。法令也。而令起于隸操于隸。旁緣出入視賄有無。賢者偏多不免。西門豹曰。吾前爲吾君守鄴。而君讓之。後爲左右守鄴。而君拜之。此日之事。其西門豹前守鄴之謂乎。然而閭閻之情。眷戀無已。殊不若左右之爲辭說也。朱邑所云。荆鄉愛我公。其信之邪。顧公亦始終甚愛荆鄉。則相報之數然矣。公爲政。美不勝書。乃其大指。特憐我南昌之瘠。且疲連年水旱。請蠲請賑。上下宜達。一倚公而浮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奎

糧之不得終減。更有卹焉。躊躇顧慮。其緒論嘗得聞之。芻言亦復見采。今公去而靈手就施。天喉誰轉。則不知後來之賢者何如。移風易俗。治化所先。在簿書期會之上。公復同仁祠。以教忠孝。而折戾萌。比諸設序開庠。其功更進。使後來之賢政事之餘。而更勤攬古視此。又當何如。公禮我人士。詩在縑衣。至于厦屋之不承。非公志也。我人士之不幸也。或曰。叩關無及矣。攀轅亦無爲矣。而其有智者。則曰。今天子神聖。明目達聰。賞罰不僭。訊既白。必且以前之循良高第而

再用公。再用公。則我南昌必得再徵其幸。而公亦必若黃霸之重守潁川。必不若西門豹之後爲左右而守鄴耳。柳子厚之祝崔中丞者曰。漢之三公秩爲萬石。惟公之德宜受茲錫。自此日以往。公入爲三公。而秩萬石。則天下之善爲祝者。所同其再守南昌而仍秩二千石。則我人士之漢爲思者。所獨焉已矣。公諱士璿。字虞。赤別號。河南固始人。前代之行一條編法。而祠于仁政者。某公爲堤以扞城者。某公皆公之先世。公由恩選高等初官。令慶都。再官某三官某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三記

奎

遷南昌太守。以某年月來。以壬子年某月去。去以慶都某項錢糧赴質事。至微易理。並書以記之。

進賢堂稿卷之十四目錄

夢悟記

念佛徵夢記

遠餓記

上德源靈神記

余礮石遇仙記

西邁記

曉得先府君奏議原揭述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記目錄

進賢堂稿卷之十四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門人齊之千仲英校

夢悟記

歲在癸卯六月初八是為洗母太夫人週年祥日
先三祖羅猶象于家前經修職余隨之作禮淫風日
夜滿散漏三时就暗寢寐矣夢曉纏綿猶是昏昏沉
沉非決定惺惺了了者也乃身從一大宗師參學不
得入處師為之拈一帝頭都認洪紋向之是公案非
公案顧常若在心口中鑽無半解重有千鈞皆提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記
余生平未歷之處未用之功縮延為促殆將十許年
矣忽然于河畔遇師徵求各話余全似啞暗雖苦難
說師叱懶而哀愚再三拶逼速道速道則覺余舌本
間機括發動因告師請一樣于師遠說得曰心王無
官殿帝網重重現見不見不見見汝莫閉眼障觀音
開眼莫看觀音面余大有領會遽答偈曰牛頭折作
片象尾模成線變不變不變變腳跟莫帶泥水來彌
勒許爾入內院答偈已師遂擊節稱善余亦狂喜師
曰子且勿狂即子語何似我語又能作得一轉句乎

余答曰是不難師語如橫余語如豎師語離合余語合離師語攝現今余語攝過未各各不相違背也重說偈曰薦得不費工夫依樣回箇葫蘆一句子未曾說相隨也道吾師又稱善令撰次前後爲一篇呈之亦欲使閃電之光得以流通而不斷絕于時傍有大馬好鞍勒余急起乘之如將歸家索文房四物馬疾馳已過家數百武纔覺回馬入門則四物了不可得第反復念偈惟恐或失之驚而醒矣次日述之于黃子威以爲夜來大奇特旬日內外兄作致知解貫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二

通禪機儻有以起我抑或我母太夫人生天成佛之餘祚及之于威曰雖然此實兄大悟處莫作夢詳卽由夢中得悟者古有焉不可以不記遂記之又子威前者嘗拈相隨來也句是大慧之承圓悟述其所聞于五祖之答樹倒藤枯時如何者因爲作偈太虛師從而和之又使余和之余考相隨來也不自此昉乃是道吾智所以答藥山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者此一語而藥山首肯至于道吾五祖圓悟大慧四大老俱不異詞可謂依樣葫蘆也故稱偈云爾附記

念佛徵夢記

聞師約爲諸老念佛之會而使寬濫焉寬時持齋及五閱月矣每晨起惟焚香默稱迴文十號作禮三拜以至七拜而止不立程限亦欲修淨土之因未得伴侶師此舉誠寬接引導師也于是六字經與三章法同授其中有驗夢寐一條蓋以無煩惱爲真菩提自非徒矜至人之名而浪遊華胥之國者耳寬乃于夜中得夢遇一天人操古銅器相投其高可七八寸如鳥思佛體裁顧無面目獨左肩下得圓窠正見吾首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三

攬之則全我固在置之則窠亦並無從旁或有謂吾不食肉當瘦者試舉視焉則固不瘦又有謂吾已老當皺者再舉視焉則固不皺至于三視而皓白且黑此何若爲報哉夢中解之曰是圓光也圓光奚不着我身乃至對見其在相宗近乎帶質獨影之間非性境矣雖然月落于川或標于指以爲是性卽不得以爲是妄亦豈可乎覺而記之並作韻語如偈得四章

其一

早從蓮社來夜得吉祥夢世資非所需清淨自受用

奇器孰錫之道似物不中其內真我存相見亦洞洞
少老非一形要有共不共歟相况本無末路堪呈貢
佛說西方人幢幡善迎送圓光如影然釋子勿相弄

其二

晶晶太古銅凡經幾爐冶爲甕不爲鏡面目自能寫
豈依七尺軀如道在于兀再三相勘對幸哉無苟且
念佛聲未休手中珠一把陶謝兩高賢惟爭不入社
嫩桂莫遭斤祖師憐象馬淨土有高壇誰知皆風雅

其三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四

淨教起東林龍舒爲之繼更盛于雲棲至今不足四
五老峰自高香山何屬意枯坐不可爲尚復能遊戲
前輩亦有言西廂通禪諦曲終于草橋深情見寤寐
先生謂之然是誠忠孝事宵分敲枕間各各有所試
其四

我夢不相到惟是智與恬談禪忘儻侗講義誦廉纖
所期老中書一謝江家淹如何當夜半荒文常舉拈
祝此微者瓶貯水莫貯鹽相見若須眉可暫不可黔
爲薪火不已入麪油無添誰其洗我心小言失詹詹

送餓記

三叛人爲三王將兵入粵以粵北斗岩撤江西轉饒
至嶺下漕者去矣已而再徵夫負米橫浦章貢一時
無民則復從南昌等縣勾攝縣大者百夫中下遞殺
南昌宜在大矣里計之可六倍而贏知縣事某行鄉
至梓溪永木盤溪三處不盡數十里得夫二百餘人
庸錢人三十千其他無俟轍亦不聞胥呼或曰折乾
二百餘人者至縣亡半或曰甯逃比如數齎發復有
走斃不還道亡追逮之苦乃鄱陽米賤担直五十銖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五

耳過嶺之餓三倍而贏矧其自齎發先後諸費于是
三王軍祭酒下一籌願得諸費不願得米不可又下
一籌願得過嶺之餓則諾曰反一令取而輸不來矣
南米委地南兵亦不飢而保昌始與中南北而處紛
紜坐困趙某者用事三王初過南昌時謂謂能富貴
人孝廉辜某第子員熊某入重貨屬求南粵要官腴
地趙先發潰水兩生後遭梗暫稅餓死山中黎子家
派夫兩人其一得免其一還以語黎子黎子曰此採
薇之役也勞周卒死商仁焉

上德源靈神記

儒者亦言鬼神矣江西好巫鄉有壇廟其或赫或頑不一臨川之南鄙曰上德源劉所族聚廬不啻千祀神曰洞府太王軼其姓字年代出處或曰卽劉之先唐進士自襄陽來攜一奴一犬至是犬斃而哭之哀因中暑死奴埋之田中已爲雷所發尸臭聞十里衆異之詢奴得狀祝曰若收臭者當嚴肉身祀之果然經黃巢兵亂焚其鄉不葬怒神爲護乃并力致柴其廟神亦燼焉畱一指祀至今鄉卒賴以全移廟雷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六

山蓋非雷所發處其奇勝有通天井井水子午二時清可飲他時則否有試劍石相傳神與黃花姑戲爲之而花姑在崇仁別見顏魯公傳神好爲乩以筆墨書不以批硃言事奇中或摘伏人畏之時附體劉某使代言周行十八保歲一易保所附在其保姓然不如劉氏多甲午之春案田裡亦劉也置之西宅附體忽報幸移東宅此有怪謹避之移東宅神益不自安曰且治怪俄雷震西宅柱去曰怪未得也命童子仗劍會來如蝦蟆狀納鑊煎之若涕若唾西宅之先世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七

嘗三代婦杜邊置一地火爐初婦哭抱孤當柱輒揮泪其上再婦亦爾三婦則或泣斷倚柱若瞑是泪精也今絕矣已又報外怪至欲竄其香火姊姊合力不可當因部署健子弟四五十人教戰每相迫敵則大鏢金鼓聞數十里觀者堵牆是諸子弟奮前足不至地尺過大水不濡及布陣有方或不利則所附設供具請天將對飲且醺命梨園爲斬妖之劇已而天將子弟相犄角鼓行里許陳中嘗聞犬吠聲外怪稍却變爲鳥棲樹枝附曰此其姊也姊先亡矣因索鎗不得鳥亦飛去附曰是不來無追窮寇振旅而返怪去之宜黃毋亦花姑之流亞歟神好作韻語草書快鸞者往往白丁一書生袖所業文試之必爲點向分明敗竄就理者乃相服神也注品題不寒而明且神急召某生來謂問政不盡張洽至爲會神命注題生命神題各成篇神作第陸實枯澀亦不太佳每歲街案一保扮雜劇爲帝提歲神自作其劇要需頭公讀題曰孔門七十二賢某生謂兩廡且澀誰復記憶神卽索楮書賢名不失一悉徵佳子弟裝得一籌者作宜

尼辭似一人應裝孟母以爲女人不可神破戶而致之已集事署一聯曰當時不負三千餘教此日猶存七十二賢字大逕尺觀者萬人嗚呼奇矣哉亦何其歸儒之切篤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八

余磻石過仙記

夫得道者不在于高山遠海之間卽在于通都大邑之內蓋將爲接物而應機以庶幾一遇其人也乃其人之處富貴無咎罪者則神仙必至之一取其從來一取其未喪再不然幾不化爲高明之鬼歟矣古之富貴而遇仙者如顏魯公李鄴侯斯可謂終始相應至于馬周則沈酒失諸其前李林甫則好殺失諸其後仙家檢錄亦無遺焉牙門將軍余磻石固富貴人也而持誦聖經有年可以知其前後無咎罪之大概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九

雷雨之夕上仙臨之視壁間光人隨以入躡而不衣羣衆相譟叩其言詞乃徵于過去未來兩際奉紙筆索書碎之而出不知所往及閉戶求之楮先生無恙其上有丹壑移紅節五字五字甚類仙家詩而無第二句亦有隱乎然紅節必磻石此日而丹壑必磻石從來此無難解且以磻石此日之所爲無變則後日之歸宿更可知也韓退之過其侄湘卽牡丹花葉中俱爲刻畫山橫秦嶺二句二句雖全要非得意此當以退之有詆佛之過而白樂天現有院在蓬萊賈客

爲報願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此其言又得無近誕今夫詆與誕二微細過礪石尚不有何況沈酒好殺二僦重過若然卽清臣長源終始不改節者礪石當可企及操行若茲故宜以丹壑歸宿地相許矣楊用然交礪石久爲余言其遇仙之情余是以著其操行之美總不越乎處富貴而無咎罪之一道而更合有唐遇仙之六家者以較之以見礪石之應得仙而不但遇仙者如此其軼乃時時見于諸名公所詠歌余文不足爲之喟矢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十

西邁記

昔不記行而今記之欲卽真乎行也欲卽真乎行則以爲不記行猶之未行焉然矣顧昔行可以不記志不在行行不爲已今之行者非昔之行者也乃三月聚糧尤加一倍畏譏而屏跡詭辭而出門內有所謀外有所諱終不得已而後行是勤行者也抑曲行者也余老至且七十不能成乎適四方乘安車行役以婦人之禮僅有事于乞食匍匐而從之是艱行者也以艱而出于曲以曲而不免于勤乃復不敢視之若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十一

浮游汗漫而欲卽真焉則是安可以無記少室之山達磨祖師嘗于此乎面壁而其後復爲翩翩西邁余行洛陽二室不遠自豫章來詣之舟車皆首入日處爰取西邁以名篇亦卽真之一義耳豈曰花王湯沐之邑卽與破頭白氣等無差別也乎哉七月初十日有畱寄竺公和尚二詩從遠公借得路程本于及黃昏乃登舟作夜行詩四首十一日至吳城十二日早謁令公盟面于郵佛菴慧文所寫家報因遇雨避欽刻雨止卽發順風出湖至駝子港歇夜有戒心爲

丫尾船歇江中而不入港故十三日至九江住老鵝塘十四日過關大賈遇蕭廷止話舊仍同行詣大王廟關帝殿皆人稠而去之最後至壽聖觀久坐過河間人姓齊者祖而納涼起問余年對以七十則曰子甚似祝翁而貴氣過之壽亦必及彼矣祝翁者大同人無位有道其謂疑年者止曰七十徵甲子止以壬辰其實則歷壬辰者三矣蓋生嘉靖之十一年二月本命八字爲壬辰癸卯壬午甲辰壽聖觀道士三代皆得事之每遊必過此少憩因誦皇經作青詞乃真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五

書其生年月日令子平家推而存之祝翁尋常話言則必不及也祝翁不持齋飲酒可一盞以爲好之而量不勝其家子孫甚多亦皆蚤產其子初以十六歲得子萬曆之四十八年翁嘗一歸家曾玄已備後更不歸以爲出門輒有三數年相憶必久而後忘之恐亂懷抱是以不歸且今日而歸恐無復有相認者矣翁猶常人之性情住靜南岳授徒亦多散去以爲生平缺陷不招伴侶今乃稍稍從容過日豈時運遲來有如此乎今其行也蓋大賈某具禮致之以今日早

發曉乎此地行仙何余之艱遇差一轉瞬也齊君又言俗稱壽徵有眼好不如耳好耳好不如項下雙螯項下雙螯不如老來騷老來騷不如後門半等語祝翁謂騷字誤也當作騷耳騷青觸蓋羊之穉而初肥白皮紅肉相映如此老者之面宜似之此字若義不見他書姑存以備考余同廷止聽齊君語忘其疲廷止或又逢舊知二人一姓王號柱石開封人一姓嚴號虎山汝寧人皆劉提督門下居貨者也道汝寧或當過而問之是日作絕句六首亦雜及焉十五日順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五

風行江北至武穴住鎮市頗好微行遇官轎市人曰江西臨江太守高培也作中元二絕句十六日自武穴至田家鎮入吳王廟中歇盡一路山甚奇特骨肉停勻舟子以爲下山磯廟僧曰魯肅府也其中猶存城跡吳王者吳甘寧也死在孫權時廟僧以爲孫堅憐其死脫王服賻之故有此號是當不然我朝永樂時以神能助戰萬曆時再有功漕運皆封如前或是矣廟貌及富池口塋處皆爲左兵所殘今新造不及其故時僧號慈雲別有靜室近魯肅府屬余寫鐵船

古剎顏之鐵船別有說近但不書薄暮再發至腰兒
港歇在江南廟中逢處士涂錦山煥文父子也下灣
頭人皆爲之書扇涂與僧各饋糖以啜茗時余一拈
糖耳作烏鴉行詩十七日過蘄州不上抵漳源口在
江南亦蘄州管蓋衛所地也如得澡浴作索書二首
十八日行三十里過道士沱江南大冶之地已去至
三花營房歇晝風不便復轉道士沱住山石甚奇各
狀上爲報恩觀下爲龍窟寺俱一覽過之浴于龍窟
僧號丕淑貽之幅紙十九日發龍窟過蘭溪至巴河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記

四

歇江北蘄水管過市頗有數街道至睢陽忠靖祠而
返二十日五鼓發巴河過黃州不入武昌縣直其南
抵三江口遇風泊時有覆舟者矣作哀溺四絕二十
一日發三江口去團風團風路迂二十里舟人以風
初平改行此道日將午矣晚乃泊作團風詩二十二
日發團風至陽邏泊是夜有囂者衆爲驚起團風陽
邏皆黃岡地二十三日發陽邏至漢口二十四日投
歇李明宇作詩與饒型萬型萬隨來頗話移晷有贈
二十五日型萬送三書來卽口占一詩謝之餽騾共

費如于二十六日而不成行作不進二首入平安報
二十七日發漢口又作四絕句補入平安是日宿潯
口有潯口行二十八日發潯口至雙廟車中困頓余
爲足痛作尊足一章二十九日發雙廟至陽店孝感
管也與黃陂分界處有澗流焉度之不遠卽至店店
乃四方貿布之地漢口無蚊重潯口無蚊重雙廟無
蚊重陽店有蚊重八月初一日發陽店過劉家店至
小河司歇蓋巡檢在焉俗誤以爲蕭何寺亦孝感管
傅尚書淑訓之府第在是初二日發小河至鄧家店

進賢堂稿

卷之一四記

五

早飯至光水鎮住皆應山管是日車仆二次過鄧店
多山行問其名土人以爲牢城云是紅巾所不能過
初三日發光水鎮至王伯早飯不遠卽過武勝關關
外屬信陽矣至李家砦住信陽管也初四日發李家
砦至彭家灣早飯至信陽州南門外歇初五日發信
陽至長泰關早飯共行九十里至明港驛住初六日
發明港驛過東關鎮甚關至五賽河中火甚陋至確
山縣住作初度詩四章并家報付胡寄廣帶歸初七
日發確山至孫常店早飯以麤賤而不佳再食火燒

而甘之至朱士集住官示作諸市店遂平管也看燈
初八日發諸市至紅山中火土人曰此玉山也初有
玉氣白後變而紅故名之云爾至合水住西平管也
遇天英使者作家報第六并致型萬千九初九日發
合水至五城冲次歇馬庄馮庄南陽府之舞陽管也
初十日發馬庄至羅江冲大開封府之葉縣管至襄
城縣住開封之許州屬縣也作旌况十一日發襄城
徑至郟縣汝州之管已入河南府界矣汝州雖直隸
實與河南府共守運道十二日發郟縣至長福店中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六

火後微雨至汝州住翁道算住汝州蓋守邇已併也
十三日雨未止不得行住汝州不入城作懷翁山愚
詩十四日發汝州至臨汝鎮早飯至白沙鎮住洛陽
管矣作渚行臨汝殘碑詩十五日發白沙至龍門中
火本日及洛陽即進衙內住是夜微雨設席同朱平
萬名曰且陳畫先名之文皆殿職同年朱亦親家李
賓于令郎名長發字哲士叔寧孫季明皆與坐袁
外公廬又統其令弟兼先生也演射鹿記十六日仍
住衙內演教子記十七日朱太算下請帖隨往拜之

得晤趙刑尊未晤來拜晤之兩公送下程各領二件
毛典史之騏送禮受四件赴朱請午飲至夜散演雜
劇十八日鄉紳何栢如號耐菴杜斷號友房皆先施
及報謝皆得晤送殿職禮止受扇二把十九日同鄉
旗下周繼祖號嗣達來會郭朋友名與號 仙岩
兄弟行也同坐隨往拜之郭未遇常兄名昌祚字
來拜未迎即往拜晤之與平萬同寓常郭送程皆
璧寄葉濟水一札並扇附嗣達去仍送嗣達一扇二
十日送朱太算禮受洋羅一端詩扇二把孝廉翟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七

來面禮不敢領又鄉紳三位同帖來面楊鑑現任雷
州推官楊鏡之第史弼號雲湘辛卯北關舉人范崑
莊浪道范芝之第同禮帖亦璧同鄉章圖龍來拜章
從飛之第來作秋者字義瑞二十一日毛典史來會
號建侯甚能事董篤行號天因大死也帖送禮再三
受二件辛卯春元杜弘字坤含來會程禮仍璧張其
珍來會字未請亦辛卯科禮璧回拜皆未晤遇張其
珍之弟另投一帖先之知其珍字石卿二十二日朋
友張其璉五洲徐世英千一各古東拜共送禮璧二

十三日何耐菴送酒一席朋友詹士俊勝千李淑清
蓮生杜景和春旭同送禮壁朋友張其瑜石友即前
會者張于寬子容其侄也同手本送禮壁賈天俾來
劉漸生鴻公同會鴻公殿廡同年九江人賈國璜半
環天俾三公黃桂華文輝天俾同行者至法藏寺道
階澹生未遇右手新作準提寺僧號騰霖畱茶二十
四日春元孟長安字詞宗會禮壁爲殿廡書屏八幅
仍作一詩附于末是日赴杜友房請常齡號再祝舊
廬陵父母常衍祚字再錫同會各紅東並各禮俱壁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七

二十五日書請華嚴經疏又作偈益之是日爲戊日
三官廟道士彭方壺云人不知忌六戊者其罪至不
赦一切耘鋤灌溉之事俱宜停止燕子于是日罷啣
泥此言出道藏記之蛇行避已爲人驅而過者必傷
二十六日無客至南門同平萬一步遊二十七日鄉
紳郭真儒號魯齋原嘉善縣知縣拜禮壁作翁山愚
書並致扇二十八日鄉紳劉芳契號晉丘做過知州
來會禮壁二十九日張養蒙來會禮壁即拜會洛陽
教諭原同鄉也壬午來乘翰號于華能醫來宜號錫

公父子也會宣爲好秀才殿廡取三名禮壁三十日
郭玄菴來會程壁隨送酒席作詩別何耐菴杜友房
各一扇爲太尊書綾手卷長十六尺本日辭客要初
一日行太尊來拜堅畱一日九月初一日飲太尊酒
無戲雅坐并請法然作詩送郭玄菴禮止受扇云已
去李建白之孫李鳳翔來見字梧若爲作一書送殿
廡青目即會之黎士英字儁公世英字懷吉獻英字
敏公同帖來見懷吉未來病目也宗中朱五河引到
以爲同姓云初二日南旋殿廡黃文輝賈半環同送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十九

至洛水隔河拱而別是日宿白沙鎮五鼓得翁山愚
回札又收殿廡答型萬書禮即復字初三日至汝州
本晚翁山愚來拜會程禮壁有請洛初四日州尊金
先聲來拜遇之塗至州內會之程壁送山愚禮受蘭
選香啖叭香二種金五鐘受扇一柄即作詩寫去並
求花石二衙徐在河南府未歸三衙四衙俱接朱太
尊出投一帖四衙殷同縣人也有禮帖後俱會三衙
陳浙人也殷勢挹菴爲書扇送程俱壁殷來送禮四
金脫飲山愚酒次日發于是乎二行一止四之日止

汝州山愚雷也禮卑而情薄七之日止襄城易病馬也十之日止合水通西平書也頑鈍甚矣十一日發不及十五里避雨止宜豐街局促甚矣十二日早書此記之因絕筆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三

晚得先府君奏議原揭述記作此以來名華公傳

府君姓黎諱道昭字明中別號麗陽南昌縣之永木里人蓋當萬曆時官禮科右給事中建言國本豫教激切逢聖怒革職爲民節經吏部撫按奏薦起用不得請久之卒而後以光廟遺詔議卹錄淑憲廟開幽得贈光祿寺少卿尋給誥命以先帝登極覃恩用子元寬晉一階爲中憲大夫而子崇禎乙亥年蒙提學王公維夔准批崇祀鄉賢者也府君忠直敢言自其天性當時以爲汲黯一流人顧澹于利祿更不好名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三

而且避名自萬曆丙申歸田閱明年男元寬始生至于戊午男踰弱冠府君始無祿卽世中間所奉庭訓甚摯甚詳然無一言半句及在朝事乃徵諫草而亦不得妄意已焚及男違嚴十年纔成進士入宦途用心討求則傳聞又或異詞矣相國劉文端公與府君同舉鄉又在京邸相日夕者于時爲提耳曰若翁奏疏大佳當年傳頌而獨不肯授梓若必物色得之無負家學他客或教以從來本章惟開抄全備第漸身不得至秘府亦不敢開口借閱直至癸未年用重價

購得實錄一部起洪武盡天啓取而閱之則府君爭
豫教若策東封條王府管理暨押彈何人四疏在奉
爲至寶而未幾獻賊入袁吉江城大震謀挈家遠避
遂扁藏去之逮甲申則鳥巢與蠹籍俱燬手抄四疏
亦隨肢篋而走豈神物者固謂男之不足于內紹耶
抑府君之終不欲自顯也由府君立朝日距今癸丑
凡八十年矣男以事歸鄉間姪之與男疑年者手一
帙謂是府君諸奏本揭帖從祖堂敝篋中搜得特以
相付男祖旬拜而受數之得八篇讀之則一言豫教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記

三

如實錄所載顧錄稍略而此特詳又悉諸所奉嚴旨
以爲黨救互有牽連者前此未見一請裁估修獻陵
冒破銀五萬兩回以賑山東邳徐等處饑民憶男初
第日常過鄒滕止傳舍輒有父老數輩相扶來觀噴
噴謂是嘗請賑活我黎公之兒宜其爾爾以此推之
則此疏當承俞允施行顧實錄未及詳考其一押顧
餐謙東封不效乃更罷總督而歸樞密堂之非視實
錄所載押何人者有異其一因西華門災上安內攘
外諸策且歷詆閣部大臣之持祿耐彈與邊吏處分

之不如法者此疏與前押樞臣疏皆爲封貢而視實
錄所載策封貢疏亦異封貢者倭王平秀吉挾其酋
長關白爲亂而關白尤梟雄遂橫行海內殘我屬國
朝鮮我援之覆軍殺將數矣邊猾沈惟敬陰陽其間
持我封彼貢議迄無成功幸關白年逾九十老死禍
乃歇府君蓋嘗長慮而熟籌之附記于此其一言宗
室請名封之叢弊與其重困而爲釐正視實錄所載
條王府管理者亦異其一言錢法凡地方有從來不
行錢者可勿強以便民其一糾死囚逸去而當以獄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記

三

卒囚既獲有申報不省而竟決獄卒之爲失刑其一
請加進士額五十名以遵丙戌科著令蓋當乙未科
府君力辭經房之役避族叔道燦族姪民表二人令
得入試尋有此疏場內外翹首望幸待至三月初旬
不獲命而後放榜所溢取五十卷族之二卷皆在焉
惜也實錄所未載男元寬謹按此八疏中與實錄同
者僅一豫教耳然豫教疏特可傳矣蓋當甲午年先
有旨令皇子出閣講學尋有旨買辦金寶珠玉以充
玩好費部帑三十六萬金又取馬價十萬金以充賞

賜及部臣疏請儀仗侍衛若拜賀儀注則留中不報
科臣張貞觀申請則罰俸一年府君是以爲儲教必
先身範之說而並舉端聖好廣聖度以進規非直爲
教貞觀也乃府君奉嚴旨切責姑罰俸一年貞觀則
降雜職調用矣及吏科等科都給事中許弘綱等公
疏申救則弘綱亦罰俸一年貞觀至革職爲民矣十
三道公故奉旨亦然夫聖人賤貨貴德從諫如流而
卽修此以教元昆其道誠萬古不易然講投珠抵璧
于多欲之朝則宸衷有所不可皇儲儀禮迴絕諸王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三

力請張設則官闕有所不然推而至于裁冒被以施
仁恩一與一奪則中官有所不利諷刺大臣引繩邊
吏則門戶有所不宜其餘但據本事一無干犯者僅
僅矣府君于是能一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去國之
故則毋舅萬仁字嘗日侍府君京邸者以爲府君在
欽勾中降雜職張貞觀救之乃革職爲民永不敘用
此則承前說而誤且倒裝之者也貞觀去在甲午府
君去在丙申府君非欽勾而特疏救欽勾之耿隨龍
以有此處分事載闕幽錄不誣闕幽錄是鄒忠介公

所輯其事亦公所始終當天啓癸亥年章魯齋先生
爲府君請得詰命來並攜錄見示而錄內有一等二
等語府君在二等心所未足久之則無書失據矣今
年從太史李醒齋公借讀正在得奏稿之後日乃恍
然悟一二非次第之云直以廷杖下獄刑死議贈磨
而爲一降黜造成終其身議贈官而爲二耳他日秀
才酸陋之見固不足存也前者陳石莊先生主修郡
乘欲爲府君立傳而徵事不得則期以敢諫清修二
義爲之敷衍太儻侗生旣而曰神廟怒太監馮保內
進賢堂稿

卷之十四 記

五

廷已具獄籍其財而外無言者科道官以是多致摧
折然事在數年前兼無文字可考矣至于國本亦有
二說曰冊立曰豫教豫教雖猶之冊立而義同名不
同也蓋神廟初爲待嫡繼爲並封兩端以難言者及
癸巳以後則待嫡與並封俱寢第飭諸臣以靜聽選
吉冊立不許復有激聒激聒則必更遲之故向後言
豫教者爲多嘗見諸別集若傳府君以爭冊立恐非
其實蓋已諸已諸得矣獨是儲教疏與闕幽錄都不
記憶此誠男元寬之疎而亦由府君秘密所致也竇

光劍氣有時而宜金滕已發于風雷竹書不盡于燒
策史家第據此傳信愈于鋪文雖或出入乎張耿兩
公亦應無不與黨人之耻耳雖然非府君意也初府
君庭訓男元寬時惟誠男以無刻文章自露其醜逮
訣則謂兒當達後日除本等封贈外慎勿請卹請諡
如世俗所爲以重吾不德且犯造物之忌而府君初
令桐城桐城人有惟飲一口水之頌其後爲生祠肖
像以祀府君在垣中聞之必令撤去乃已惟門人左
公光斗嘗再三過謁府君因爲男摩頂而自相國何

進賢臺稿

卷之十四 記

三

文端公至倪公廳春萊公燦皆府君門人仕路相逢
稍能言府君美政府君亦不畱治譜也府君未遇時
嘗館于楚湘潭十年蓋方伯周公之屏招之而公爲
江西方伯日府君絕無一跡一札入其署中此府君
生平潛于利祿之見端男亦爲之識其小者癸丑重
九後日謹記

進賢堂稿卷之十五目錄

記

祁門縣學記

安定書院記

澹臺祠君子亭配位記

南康縣重建儒學記 餘干縣重修儒學記

過蓮谷先生祠堂記

前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今驛鹽道副使國符薛

公去思碑記

澹臺祠清還公業碑記

四公合祠碑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目錄

一

進賢堂稿卷之十五 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舒春陽管生校

祁門縣學記

原夫聖賢儒先之學不過以其命于天而性于人者從事焉而不失說盡于明善而復其初也復其初則其後之所攝亦多有矣而要豈藉外而益之取彼而勸之者斯民自愛中以往氣稟物欲紛而封之不學于人即不能得于已不教即不學不有以鼓動而振作之即未必服教此庠序之所由設而三物賓興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一

所由起也然而其弊壞之端亦既伏于此矣夫先王興賢之旨有二一欲以收學之實用一欲使其人皆可施教而佐司徒之所窮耳後世盡變而為科舉之學使其非是途也不得進即有以他途進者而人不貴之即有以此途進而陰持他途之具者而亦沾沾意自得也士束髮受書苟修章句誦數講貫樂為干祿之梯前日之子弟今日之父兄轉相口耳不出富貴兩言其始終以文章成家而功名著世幾百有一二人而其識道德之指歸立忠孝之大節者遂如群

麟鳳鳳之不可數見嗚呼何其每下也蓋由先王建學初制尚不能久而無渝而末世光岳之氣稍稍澆流又第沿其已敗之規一取資借路于學過則舍之奚怪乎人材鮮少有識者至激而欲變取士之法變法雖未易言然不曰九經之外冠裳之表更自有人平而猶然同是域中也夫或不由學而暗合乎學或侯于學而實蘊學豈不謂之度量相越衛也皆學官之人也不幸而遭世多故廿年以來茲誦之場鞠爲茂草則見有掩面行不顧者矣又見有寡非其人僭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二

于二氏者矣又見有薄助錙銖未告成事而先圖錄敘者矣如此何必更問以學術之精微耶門爲考亭先生鄉里學固甚盛而亦中廢焉今其起之則署教諭事舉人吳縣幼玉張君全力也自戊戌之冬十一月至己亥之秋七月不滿歲而卽工行釋奠禮甫三日又有叛將之難隨定隨葬乃易櫛星以石卒復其初此所謂復其初者學之處也非學之道也然而其事可以相喻亦可以相至故明善而復其初考亭先生之所以詮學者余謂爲張君一揚榷之于是張君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來徵余辭先之以陳子秉文而秉文獨能道者也爲之紀畧則君捐奉鳩工庀財學先不避勞之費著矣然且曰是時若徽郡及旁近邑咸言脩學功功未及邪十之一而皆得蒙紀錄于當事張先生于此悵如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獨不惑乎卽廿年所見衰衰爲何也秉文又曰邪學害小圯當天啓丙寅間而小葺之得陳翁公先生紀其事文法與書法雙妙至今侈爲美談今茲之役先生幸而賜之言則敝邑雖僻不得比于宜黃慈谿而學記固與臨川南豐並美千古余謝不敏者再已而思之翁公文未得讀顧隱君子之風也于學無損余欲竊比焉若夫臨川南豐二書夙所肄業而要之能發揮政教風俗之闢與夫典制沿革之故而未及乎性命之理則余請少進當宋盛世理學肇明天下縣邑尚有學廢而僅存其廟廟存而法終不得立學者由兩篇所載可知廟與學爲二物也橫渠先生嘗得孔子像而藏之以附于甘棠勿敗之義益知廟無與于學矣廟且無與于學而況其餘事必若晦翁擇之精而語

之詳嘗曰樸學有首無尾委學有尾無首樸學首尾俱無又曰江西之學只是解潮學卻專是功利以此推之學又有無當于學者矣學且無當于學而況其餘理明善復初之說其尚矣乎祇得以立學而久之不至于廢而又得張君以爲之師實行蘇湖之教于紫陽之鄉且以能言如秉文者爲之弟子相授益廣余信其學之必直追隆古而不安近今遂樂而爲之記其前後官師若有事于此者姓名之籍職斂之數器用之簿則鼎新錄詳之時壬寅夏五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四

安定書院記

先王治天下之道寄于理財而理財盡于用人亦以爲此正心誠意之緒餘非其人不得與也是其人矣而又雜出乎事功議論之偏不純之以學問如宋荆國敗矣溫國亦未見其成夫豈不儒者也顧或于財而畸重之或于財而畸輕之或專主更覲或一意襲故其義足相奪而其勢不足相揅總之去先王中正之道有間下此者又安取徵方今之世天下乃尤苦貧哉兩淮嵯政未嘗不爲甚棘未嘗不爲甚窮兵饑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五

于商而其流復可及于民卽此知公經術經世之全有體有用人在大儒間矣乃兩淮之德公者相率而爲公建書院蓋將以服其教久其傳也而余友程子寓書余屬記其述公盛美不休復憾公所著事行諸葉視余余愛而卒業則以爲是有聖賢之心者不宜與管子書及漢賢良鹽鐵論同讀夫其輕所掣之罰寬比較之刑少倒追之數非重言財其銷積引而堅持減斤急軍興而猶停會兌非輕言財其補懸匱而速食報非不更新其掣江都之食歸江寧之綱而復進賢堂稿

酤不見于周禮虞衡宜在冬官名而不設則古今何必相循又鹽人止供王祭祀賓客饔羞之用無所利之而未嘗不修其政令則輕重之意互見乃至以其人而屬之天官斯又得理財用人之合矣夫用人者冢宰之職而能用人不用于人者必聖賢學問之徒如公者其亦庶幾矣乎于是書院成聲名之曰安定胡志也公必蒞講焉簞席之上欽然先王之文章經義治事分曹並進其目也何舉蓋橫渠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以習井地紫陽欲用漳汀二郡裁其兼併以行均田皆猶是肄業及之而况權鹽國制山海之利不下于土田蝕課之端不細于兼併明章楓山官祭酒且代都御史條鹽五弊而公自有芳規若已試之成效又不似代他人上言然則雖爲安定治事之一焉必也雖然諸治之事真大于學公雅故好是非自今日起也而今特爲不輟耳乖崖僅多才畧未必聖賢尚知以學易萊公但所謂學止于讀書非其至者而南軒之送張荊州惟以講學一語韓學蓋之矣兩淮固當不後于荊州而天下孰爲公之南軒者

余荒學且老。倦遊或後成。尚思一涉足其藩而身備
跪坐鼓歌之一子。先之以抽詞。倘不爲安定生客也。
公名文學字 別號道南姓胡氏東浙鄞人壬辰
進士書院在 之 負 抱 爲重者 樞者
諸什物具簿正程子名濟冲字士哲好古能詩歌
而凡有事于安定者舉得書如碑陰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八

濬臺祠君子亭配位記

孔門之賢聚于闕里。亦猶代興之佐之多產于帝鄉。
也。七十子皆在北。而其轉入南方者。則于游氏蘇州。
濬臺氏豫章。其教極盛。幾欲與夫子三分魯。夫以兩
賢之素相善。有君子相取之義。設教之地。亦似乎相
謀焉。然而爲之前莫爲之後。則其事必至于壞。其事
雖不能不至于壞。而又安望其有治。豈振民反本復
初之一日矣。濬臺祠之建于今處者。自王公太蒙。賡
也。鼎革以來。中更變亂。簞席文章。夷于榛莽。則蔡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九
魁吾起而聿新之。厥功並茂。余嚮者記蔡公輒取王
公提衡而論意。蓋在此既而諸生起。余曰。德不可以
不報也。翼然友教之堂。未有配食。則嘗于其後爲君
子亭。蓋當日士大夫所以嚴王公者。生而位之。至今
以爲合禮。今夫蔡公其志亦如王公。可位蔡公于王
公之左。余應之曰。建矣。善哉。千秋萬世之業也。且夫
物無足以當千秋萬世者。禹下之功。必歸于道。故周
孔爲最。而孟氏自附聖人之徒。間者去聖既遠。表章
儒術。亦其首稱然。奪之者二。太平有宦達偷息之心。

亂後無禮樂從容之意。奪之之人亦二。或優孟衣冠。視利祿爲離合。而中有所遜。或假官借師。苟具文書。而以爲不急。卽內懷叔孫之金。外務羣盜壯士之進。此固兩公之所自命。不爲且車驅而去之者也。然後人習于潛臺氏之儒矣。頗憶他時嘗爲講學之會。月誦舉自臺司而下。莫不畢臨析義之餘。復得以盡言。公事使夫興革相聞。民隱畢達。若此者。起王公之日。至于今。皆在余所見。數世內而遂至廢墜。宜蔡公銳欲復之。然蔡公雅積有閤閼。適其復則已領總漕新進賢堂稿。卷之十五 記 十

諄爾嗟乎蔡公所謂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者不必榮名然而亦正不避名矣。庚桑子曰。畏壘之細民竊竊然俎豆于賢人之間。此直宜諭其賢不賢耳。奚至以之爲竊而南面而不釋然。文丞相見歐胡諸賢之像。則曰。所不得俎豆其間非夫也。且設有賢人于此。而與之割席而處者。卽其父爲何等。今日以事而配蔡公于王公。實以道而配兩公于潛臺先生。懿德之同。非思幸之獨已。抑語有之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此雖偏詞而明乎殊代接踵之理。羊進賢堂稿。卷之十五 記 十一

命未遑爲期蒞講。僅一禮致陳君士業。因使余竿蒿屬之生徒。西向綬。東向紳。跪坐以進。鼓歌以饗。余不能不懷非人之愧也。蔡公乃益深似人之喜。則何哉。蓋蔡公之視王公有其踵事增華者。而亦有其未備者。其未備則時日之迫。人才之遜于曩耳。其增華殆可得而屈指。夫蔡公嘗攝巡方所至。與學不盡。若月而鹿洞。鵝湖。白鷺。潛祠具舉。是四履中儼然有四大學院矣。及已去而又不忘爲之歸田。爲之益田。輯軒使者。囑其一觀。鄉先生來付以一詣。何倦倦爾。何諄諄

予之憂與夫獨爲君子之恥也與朝佐命頂背相望數不少于闕里而縉衣好賢下風間道嗣蔡公者尚復有人蓋終不以馬上治之矣蔡公諱士英字伯彥魁吾其別號也三韓人于順治九年來爲之後王公諱佐別號太蒙鄞縣人于萬曆四十二年爲之前得並書而復田益田某官暨諸生姓名外記之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三

南康縣重建儒學記

南康在漢爲贛入三國始曰南康章水于是乎山范史所志贛有豫章水是也瞰水而爲學官則學處縣城外余他日嘗度嶺過之與廣文鍾模初汝茂遇模初者余同學廩餼相禪之好友延余至舍竟日周旋見此地山川佳麗人物整齊私以爲有文章之氣而未滿正始之風卽科名不必猥多其亦可耳近四十年來踐更鼎革樓船所下曩學遂化昆明之灰已乃改置縣中幾閱歲月未成復壞今再移而建于舊址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主

則惟是良宰陳公之功陳公治南康九年以實心行實政善養人友教士大夫竟積力營學功至高余得聞耳顧疎闊未能一致頌言用諸生蔡子鯨陽于榮琳王子弘璧郭子建勳等請乃畧言之因而有進也學既舉矣可勿問其所學何事乎夫亦曰學者學爲聖人而已崇聖有處僅占一端而無當指歸之大故學記曰離經辨志余矣謂離經不訓絕句第如掩卷之云而辨志者必取其志之正而不邪于義而不于利也且自初學一年已然矧其期之久遠久遠矣

顧不無末流之獎爲辭章則竊聖而飾愚爲科舉則
緣聖以媒進爲聲名爲妖孽爲貨爲攘爲市則倚聖
而長奸凡若此者使其生淳熙之時與鹿洞之會有
不爲陸子靜先生之所大愴者幾希南康人士猶畱
古心少所雕琢而乃今乘開闢之運以羣學于獨秀
峰之下而優游涵濡乎豫章水之上是章水者必不
止一相遭而成文矣其所生出將無若詩大雅之歌
周損者乎易大過之象陸稼者乎卽不然亦勿至如
諂諂如媚芝乎夫惟諂媚之不作其才乃足以濟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十四

而迺雅此皆于科名無與要之無害也南康之人士
易哉原夫易學者以聖賢爲要歸不以科名爲極則
宮牆僅只尺其就焉而絃誦諱習因起身其中者亦
僅只尺此所謂居業之地然耳居之以安宜無有乎
不安而南康之學獨弄三轉徙則是居其所而能遷
者也若夫今日之役則雖遷乎其地而實復乎其初
者也惟遷與復可表爲學之全義學亦莫隆焉江西
之學之直城外者饒州之鄱陽余得于所見不遷矣
南昌之新建余得于所聞既遷而依乎南昌不復矣

而南康之未遷余見之既遷而復余聞之又得持荒
文以登麗牲之石而錯之于堂廡之末然則余其躋
南康于鄱陽耶抑躋南康于新建耶而鯨等曰不必
爾也吾南康于南宋時嘗極盛矣于明初時又嘗盛
矣然則余亦躋今日之南康于南宋明初之南康而
可矣夫躋康陳公志也而用遷復之義爲學進成其
大過大雅之才退免于辭章科舉若聲名妖孽之陋
者陳公教也抑所以尊聖王之創制而達諸臺司之
用心皆不欲置南康而阻濱之暗省之道路之皆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十五

取南康而光明之蕩平之也余壹以是爲康人士洛
誦焉語卽不諧而意故可傳于後耳學從新地從舊
廣表一視前規而自聖殿以至東西兩廡大成門泮
水橋星啓聖祠明倫堂講舍學門等畢備且加麗增
華起手于某年月日卽工于某年月日費可七八百
緡公力二之衆力五之各在簿正公名某字升而姓
陳氏籍福建閩縣由順治辛卯科舉人任凡加級三
紀錄五考之邑志城內學起宋宰相陳公升之亦建
陽人又宋陳公廷陳令南康能賢致甘露之降此三
陳而二升蓋可謂金聲而玉振之者矣而紳士自某
某以下同功異位法得並書

餘干縣重修儒學碑記

餘汗自漢爲縣自唐以下皆得稱繁而其學亦得稱大矣夫是宋趙忠定公之所嘗起也是明祀兩廡大儒之所與爲隣近也然而盛衰興廢之故抑豈不由人哉考之籍則唐初建學宮于江濱及開元而徙治左宋嘉祐元年知縣事江公徙之南隅崇寧二年吳公徙之琵琶洲紹興十年徙東洲董氏故址卽今學處迨元改餘汗縣爲州則學亦視州學洪武四年復改爲縣嘉靖丙戌督學使徐公遷之東山丁巳御史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七

徐公仍復東湖廟雖屢遷總之當事者與賢育才見存乎地利耳而聖賢之聲靈固萬世不遷者也及順治乙酉兵燹災之歷廿餘年官泮茂艸鼓鐘響絕聖賢旣無所憑依卽先生館堂何處子弟息游何地留心此道者徒有低徊歎息云爾幸也信安江公來撫茲邑顧聖域之頽墮感激流連毅然以興復爲己任乃捐俸從事閱莽告成廟貌巋然山川無遁非今日持世之人身斯文之任者孰能當此者乎其推此意而爲政催科撫字之不離繭絲保障之有別皆無愧

于聖賢而已劉子文若雅遊公門歸而向余言之余爲神往會本庠諸子某某等輩復來徵記余應之甚率言之無文亦終有不得匿其醜者已而再思之此一役也可謂非常之原亦可謂反本之作前宋之江公諱璞蓋公遠祖開庠設序之事祖先之而孫後之其將以學爲仕者乎抑將以聖學爲家學者乎此非不腆之詞所能載也李泰伯嘗作袁州學記而首言守令之或哲或愚若公者洵哲而不愚也至泰伯所論學術之化與夫教導之結人心則又未嘗不貞乎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七

治亂之時而全乎忠孝之道其自今餘汗人士亦必有翩然而起以無負公立學之意而能體泰伯作記之語者余拭目焉公諱南齡別號度遠浙衢之開化人順治戊戌科進士學之工起某年月日究某年月日諸同力者名姓載碑陰

過蓮谷先生祠堂記

記蓮谷先生祠堂者明立後也記祠堂則曷爲而明立後危乎其有後也亦正乎其爲之後者也蓮谷負文名而行長者其以客歎天下憐之寧惟同里然而里人食其盛德沐其風流猶謂有合于古之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矣爲之斂所當後既在其位而公何自歸豈有變相之慚耶抑潔然仁者不免于輕去南榮也雲生叔氏子也自繼祿至于成童皆在先生所其性情學問之際亦復多似先生顧以獨子法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六

得後而終不忍先生之爲若敖之鬼也藉第令鬼不求食卽先生之初有所屬意而思勤焉者何居雲生之身不可許矣幸而有二息則爲出其次者以孫于先生于是何子建之寓書來告黎子曰道雲生之志曰繼宗非繼後也而黎子曰是可以正乎爲後頗有一事足相發明嘉禾陳如岡先生嘗無子矣而有孫語黎子曰女不爲子外孫爲孫昭穆之間厘虛一耳而精氣相禪也我則猶行宋人之禮令侄視女親不同而以所嘗思勤有肖似則其愛正等侄孫外孫

親同而以不爲兩姓則其誼有加然則曷爲而不正名之曰後也凡繼統不繼後之文特爲帝王而設亦已不無疑義大夫之有宗雖猶天子諸侯之有統然不若言後之爲親切耳昔孔北海見鈴下之似伯喈者以爲尚有典刑引同居處何況我人之不忌先生見其後嗣而不欣慰黎子者初以鳴屋文章得與先生相頤頤共受知于倪文正師已復共看花之役仕學首尾道義相劇蓋不忘先生之至者也先生囊空四海歛之日斂無餘財而其危乎爲後者廢箸使夫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七

軒弼之田盡隨人走因以爲利雲生免矣今獨遺屋數椽以嘗不利他人居者故得歸然然先生精神所憑也由他人則如幾丘之封由先生則爲平泉之石故雲生曰于祠堂宜祠成而不壞矣祖豆春秋承裳霜露先生其亦妥是矣黎子曰雲生之舉地於坪道順乎人情公而不私也得乎己心仁而不利也存乎先志敬其子孫祀而不福也異日鄭公不亦置諸昭穆間亦庶幾哉配食于先生而不愧也先生籍新城姓過氏諱周諱字君斯別號蓮谷戊辰進士冷境

山僊居俱有異蹟雲生字雲將工詩文先生之季某
子爲後于先生稱嗣孫者某字某何子名三省別號
觀我廣昌人先以其事聞邑父母暨前輩大紳得報
而寓書黎子者也黎子名元寬南昌人皆與先生同
奉祠堂凡義重幾極幾廡某向在某所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二十

前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一屏壁道則使國符薛
公去思碑記

夫先大親上之心今猶古也然而以爲相報者視以
爲相忘者深故莊叟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
術豈必子子焉修其身以不俾拊之民而後得爲
賢者哉他日者國符薛公之觀察于我江西池其治
甚辦其綜最特多而歲月稍久顧終不立赫赫之名
第有閭閻之政張蠹寇既無取于怖小兒啼即兒童
走卒亦尚有不知司馬君實姓字者何相忘之極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已晉方岳長東諸侯而復不無左次則我江西再得
以驛鹽借重兩束之說始衆著之矣而驛鹽與觀察
實相表裏公治之亦無不辦乃其事差少而日月又
無幾何蓋公之來甫及煖席遂丁外艱我人皆皇皇
以爲不幸也督撫兩臺疆公以墨綬候代衆暑一易
終不能爲從者淹我人更皇皇于幸之不可屢邀也
不幸之中有幸幸之中又有不幸然後懷然于公之
來去其關係我人爲最鉅重如之何不思古之人于
召康公之所憩棠勿翦勿拜爲是愚其人愛其樹也

而公于此土載其清靜雀鼠無歌亦初不聞取棠樹而手植之杜征南以好名之故至于自撰碑碣一置山巔一沉水底以備陵谷之變者公未嘗效尤焉然而其可思正在乎是考江西舊典韋武陽大有功德于民民亦未遑專祠之也及宣宗念之而後使杜牧之文之俾其子宙再爲江西觀察觀石亭之蹟至今不忘誰知其當日之亦起于相忘耶我江人以不忘之義而思公以相忘之義而愈思公于其去也羣父老子弟欲有以寄其情文而謀爲公書不可謀爲公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龍行不可何者書與龍行之辭不以入于素梓也貞砥之立不隨公走是在我耳且其事不若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之爲煩也爰屬寬以恠管寬無樊川之才慮不足闡揚乎公而公既身再爲觀察不待其子今但以武陽一碑還之質言已足無取高文亦如爲召公補其甘棠而不必爲征南憂其陵谷也語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今日之事豈施報之謂乎卽德未足以喻之也是有道焉且夫毗陵之有道者自高顧而上下天下咸奉爲規矩而公之家風更深遠矣方山

先生理學河源玄台先生節義領袖而其他蟬聯而貴者皆不特以名位顯也君子之用心自有其所不忘者故能與人相忘而得其不忘歸諸道術不亦宜乎公諱信辰國符其別號姓薛氏武進人由己丑進士起家特授方面守潮州二年蒙難久之得出守保定二年歷井陘道江西按察使可一年陞浙江右布政使緣事左遷補寧紹道丁內艱再補今官丁外艱去蓋其仕止久速之間罔不依于忠孝者余樂得而記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泮臺祠清還公業碑記

傳曰君子大復古其所以大之者蓋難之也天下事成虧之故盡起人而人心不能無公私公者未必充至于聖賢私者則或下比于盜賊其勝數未知誰屬必有大人在上全修聖賢而驅遠盜賊者然後足以正之謂之難誠難矣先師孔子之道得泮臺先生奉而之于豫章以友教士大夫故豫章之爲理學者獨著其風流至今不衰歷代祠先生墓所于禮未甚合顧墓存而祠毀前明王公太蒙巡撫江西時乃爲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專祠于此蓋事之自我作古而能近聖者也于是招前輩諸紳之講學者入之且親蒞講席月再舉使其講餘得爲公事公言籍甚而王公則捐鹽牙稅及龍霧洲地稅瑞河口船稅三種歲可一百五十金以祀春秋供月會諸紳則挈所公置豐安庄田租可七百石者俱來復公置祠前此樂園屋地店房以圖改作頭門正南出入亦皆事之尊古而不逮于聖者也及鼎革之際不無紛紜荆棘生乎俎豆矣而田歸于官屋爲人割據歸官猶有說特非舊規則據則盜賊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屬耳幸遇撫臺蔡公魁吾輩還其故物又立之山長而附益以蕭坊庄租貳百餘石因刻泮祠紀畧書序之以垂久遠蓋取我濟西反我汝陽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豆固春秋之所謹書而千金之璧不終委于長蛟亦泮臺先生之志矣然蔡公先以擢總漕去有所未遑而僅從淮上馳檄再三乃畢此局又事寄專壹則妒忌之口叢生攘竊之人乘便主會者三辭而退夜半之舟大力負走田仍歸官而非官也胥也屋仍割據而不謂據也謂應有也諸生或訟言于學憲者止及二田則學憲王公去非反其二田既有鐵案以爲店屋等可徐理耳當是時也撫部院正一品尚書佑君董公阜民之餘尤加意儒術所部無有得負固爲奸者諸生周甲等因上章公前事公赫然怒下之南昌正靜聽間而割據之局愈橫愈巧外店十三間轉相授受者承諸君高明既覺其妄皆不取價而捐助于祠矣而內屋初名此樂園者今所存不能十三何物朱復生占之以射利賃住非人見諸家捐助獨不校改反自行呈告以爲已物又以爲官給已物

之說則潛祠買屋于熊瑞吾手在崇禎庚辰年熊瑞
吾買屋于復生之祖又前十餘年而復生生于鼎革
之後纔可三十歲耳以三十少年而認厥祖五十年
前賣出而歷數姓之素是蜃氣樓臺也官給之說又
屬于虛烏有而且以故宗室爲誇誕爲糾合不曰將
軍中尉庶人乃曰三學廩增附是齊州書生也長蛟
爲幻豈終欲奪千金之璧而有之哉雷電之下其形
既露南昌縣父母別公于是下斷如山無復展轉上
其事董公而公批如詳清還勒石不許傍人侵占此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記

三

繼各上臺亦皆奉之以爲畫一焉識者曰是復古而
近聖之終事也抑語曰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
後雖盛不傳潛臺祠始于王公歲在甲寅中于蔡公
在丙申終于董公在癸丑蓋周六十甲子而三公爲
之鼎足美而彰矣盛而傳矣亭之位曩者旣配
蔡公今日當爲董公置一座矣勒石以恭命而紀成
事故先其全修聖賢驅遠盜賊之大人亟譚東卷錄
于左方其三稅存名俟之再請其田租詳別牒其祠
屋等皆故誦之場無他人舛睡處可以四履而言蓋

前止大街後止本祠之牆東止大成坊街西止會府
牆可得矩絜惟東南隅數尺地亦屬之祠而以樓抱
闕擊柝者第不許復通內小樓並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記

三

四公合祠碑記

竊者何所以寄民之心之懷思而志上官之徽懿于永
遠也其說在好德好嗣者何其道在從同其事則從
賢亦所以明一時之特盛而崇大賢之且接踵而比
肩也四公者何謂前南昌太守旗赤周公後太守天
取黃公與司馬屬公佟公別駕殿積曾公而四也四
公皆坐黃堂之上而能承流乎九運循德乎比屋以
是爲不可忘大學傳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豈必俟諸其後日哉庚
地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桑楚居乎畏壘歲則大穰而畏壘之民乃相與社而稷
之尸而祝之蓋其舉社稷尸祝即舉于大穰之歲也
然又曰俎豆于賢人之間則所俎豆者定非一公矣
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而左氏傳曰同官爲僚敢
不盡心乎今之四公可謂僚矣抑可謂能盡心于爲
僚者矣雖復有前後之不一時左右之不一位而其
必政之美善則一也于是乎合而尸祝之社稷之正
如周召之合于南益稷之合于典而絕不如老莊申
韓之合于傳也昔元次山結在道州作聽記有曰天

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盡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
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懷患難者亦惟
刺史審如是即所刺何論全半哉今之四公皆深得
此意者故營乎其本職則本職修及乎其兼官則兼
官舉大率爲聖天子開飾治平而先爲下人蠲除疾
苦斯民也但操此一辦香曾不足以報之亦何爲而
不用之日者余濫竽江西通志之役拈得祠祀而詳
加考究于前輩名德中固現有專祀者矣耦祀者矣
參伍祀者矣自五以往有多至數十輩如麒麟凌煙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三

之所祀者矣而河南志乃大部所頒以爲法則者又
未嘗不正言生祠也凡史氏之作豈有不順于民情
者乎四公合祠順民情也而其爲碑記者何堂廡之
下麗牲之石法宜有文章以實之立功立德立言古
謂之三不朽四公盛功德宜不朽矣而言功德者言
非不朽附不朽耳自元次山作道州聽記後或者移
之逮呂和叔溫來而又復之溫之言曰居其官而自
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
義蓋委地焉若夫四公非媚已余亦不敢媚四公而

從而文之後之人儻以爲不戾于春秋也因從而信之且不至于移之而有待于復之也乎祠建同仁祠之右同仁者是周公所手治也而亦三公所相爲提挈也其仁同故其歸仁同同之與合名實正等矣而虞赤周公諱士瑋河南固始人天馭黃公諱元驥福建晉江人諱公休公諱國勳殷積甘公諱國棟皆遼陽人記之者有學業元寬由好友傳自生修命之皆南昌縣人是祠之江又南昌之人之所獨舉也不以煩其餘七邑蓋南昌首善而甘公時下稱南昌又與建賢堂稿

卷之十五 記

辛

之爲首善惟首善故知善善亦惟首善故能言其善善四公視余無亦若庚桑之親擁腫執掌者而不必其盡然而智顯然而仁者哉是爲記其諸有事于此者並得以姓名系之左方

進賢堂稿卷之十六目錄

記

重興五乳峰法雲寺碑記

金光洞十方道場碑記 鼎建蘆田耕香菴碑記

中興建昌縣鳳樓山同安禪寺碑記

豐城縣鼎建大正法寺碑記

重建寧州雲巖禪寺碑記

重修繩金塔盤井大殿即工記

金繩寺碑記 萬壽宮無開明堂碑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目錄

特建關聖帝君廟記 龍門取僧寺十方碑記

資聖寺天永和尚舍利塔記

重興南源廣利禪寺佛殿記

鹿野關山功緒碑記 中興廬山萬杉寺碑記

龍泉寺碑記

進賢堂稿卷之十六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饒 植林之校

重興五乳峰法雲寺碑記

五乳法雲寺者慈山大師之所嘗定居且終始回環不欲遽去而于今為之更新有增上無變遷焉者也大師聲名滿天下言語亦滿天下智福之嚴亦莫不滿天下及其末後乃得為肉身菩薩上符六祖分座曹溪蓋禪德中所僅見矣其先是師以弘揚佛法遍歷名山如兩京五臺東海南嶽以至吳越兩目雙徑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記 一 問凡所為藏脩若過化之處道場各因緣而建獨于曹溪有中興之功于五乳為授老之計此兩地者師精神寄之不但曰一彈指而已耳師入滅曹溪事在癸亥而回龕五乳在乙丑迨于癸未則瑞州司理劉起相迎龕而歸曹溪其明年甲申有總戎宋昭明及僧遠蒼等特為啓龕見肉身目繞垂簾爪髮俱長視之六祖腴而不臞于是不加金漆奉登寶林之牀配食不遷之祖夫誰得彈之曰此法身邊事也而非其向上者哉雖然師于常寂光中正不能忘五乳人亦

何能不崇五乳而終事師也五乳自唐赤眼禪師肇基以來得師爲起廢其功不下曹溪名之法雲義取十地無有退轉顧當日選材未良師蚤慮其必敗因畱募疏以待來者至今四十餘年與爲呼應則幸官蔡公魁吾居士吳君非止是其選矣權輿起昆盧殿非止膏屬余疏之既大卽工非止又與師之孫潤弘同來請記余雖不文無有乎廣長舌相然亦欲向清淨身前一吐其咯咯夫以師之身而合于土則五乳必居一焉至其身之爲不壞若地之爲金剛五乳曹

進賢堂稿

卷之一六記

二

溪等無同異而或者以師生平涉教乃有所用其未足則豈宗說之二通必如分河飲水而可竟廢其一耶藉第令廢教矣專禪矣而祖師之與如來亦更當割席以去無復相見耶余有以知其不然也或者乃求師以承傳無承傳則處師以散聖應化之位余慨然曰嗟乎散聖應化何可易言余聞諸師之孫法璽法璽聞諸師之子顓愚乃云師實得笑巖禪師授記頗有機緣世第以行輩太高而落其籍然余攬師夢遊集終篇不爲一二語及惟年譜中載其投契數言

而亦終不稱曰本師焉者何也禪門秋晚凡一切工爲禪販者師實少許可其所著擔板之歌與夫冬瓜印子之喻蓋重傷之故余妄意謂承傳之必不足以論師矣初與師爲鼎足而立者曰紫柏蓮池二大老而師于紫柏周旋更久其銘紫柏曰前無師派不敢妄推遂比諸周程之接孔孟卽紫柏嘗親近徧融禪師亦有嗣德不嗣法之語載在集中余于是而信無師之智之尤不可訶也自東土初祖單提心傳別有表信以至六祖且曰衣者爭器可止不傳乃衣鉢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記

三

推復爲拄拂則又安知拄拂之無止日惟身之于器也較真而其于心也猶相連屬師故以法身之常住者示人謂是不負已靈卽可超躋祖位而作曹溪的骨真兒且覲面相呈豈止若長沙王子孫僅僅與塚中之枯爲形似夫師身之在曹溪與其在五乳者一湧一沒無去無來要之皆正報而匪直爲依報也師于五乳專主養老示爲今時必圖究事而此日也法雲常住了不異其法身常住瞻彼五老亦將後天地而不爲老矣其大般若而極法堂祖堂禪堂若而楹

像設若而座山門若而重鐘鼓庫寮庖廡之屬若而所以及通日請藏經建藏閣漸有次第皆師威神之力治之其作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其用法財若而算其人有功德者由非止而下若而輩別有籍而非止獨曰奇哉師來五乳自丁巳我生亦丁巳潤弘生亦丁巳此其應殆若函蓋之相承則余考師入曹溪自丁酉余生亦丁酉皆不可謂非知其解者萬世旦暮之遇師于他日名公鉅卿若士大夫之稍能騎俗者都攝受之余早不知歸依晚乃得以文句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記

四

身而相至即僅僅學語乎要亦海印三昧之前後左右際而不徒爲望崖也已間者余友舒成之來言師嘗有贈先祖少渠翁卷子蓋自肖像而贊之少渠者余師碣石先生之太翁也先生初禪詆佛及讀卷子而遂致服膺不啻韓公之于大顛然矣其詞曰東土之因西天之果北方之雪雨天之火四邊求之都不在我不如丈八一條鎗大隊伍中同合夥羣煙信飽儘無憂只怕賊來沒處躲玩此當是師戍雷陽時語夢遊所收自贊至于四十餘篇而獨佚此余附記而

存之亦猶之乎存法身也蔡公名士英魁吾其別號初官兵侍江西巡撫後官兵書總督漕運吳君名汝漸字非止方待徵而潤弘法名慈嚴于大師爲第世例得並書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記

五

金光洞十方道場碑記

地藏菩薩之泊于九華山也東南香火真盛焉視諸
五臺峨嵋普陀三大古不足四矣蓋聞之金地藏者
地藏菩薩之再來也少而辭新羅王子之榮出家航
海卓錫茲嶺表期且及而後乃示靈澤繁而出于那
伽對梵十太峰正典餘幽之數勝合惟金光洞乃其
最擅脫離幽處宵海遠密後之入罕得而至至則并
見神光亮靈洞中或復見金人像此嘉名之所自錫
華嚴時菩薩別有安坐之東藏去此不遠而精思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六
苦行饑徒來飯土泥實此焉在即所謂送童子下山
有願手金意聚金沙之句亦此焉作故不可以不爲
表事夫何脾風未拂夫力負趨反我汶陽更成私器
人境遂有不相應者鼎革以後龍蛇豺虎雜然居之
既使房僧擁財坐困而是路咽吭徽歎富商大賈一
辦不來師袈裟地在高頭歲事都廢菩薩得無爲之
不食嗚呼昔芳之劫固非一劫之災所能收也哉三
空和尚本南昌族姓而行常不輕菩薩行者垂三十
餘年物莫不服以至耆耨嘯聚之衆章注趙桓之士

亦莫不聞而仰通山僧若住持妙道者宿隆修等無
慮四五十輩竟合詞禮致之以金光洞委之普歸十
方也事在順治之十有四年于是乎五里霧銷猿狖
徙避人與非人類與非類各名三空以常不輕而因
帖焉惟恐逢其一唾而叢林次第以興首洞爲證數
十級昇之洞高及其廣廣各可二丈許環以五百尊
阿羅漢相負屬至顛頂其軀若地俱用磁使土不得
蝕亦示江西之物產洞之上通于香林猶有三漏雷
以銅計重千斤者再大佛剎居洞前得草屋無慮百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七
間作之不止花財以需而所莊嚴諸大像已四十餘
尊列坐其內次方丈居洞又前制中隆殺余爲三空
書惟求作佛四字著本行也而後來者尚庶幾其有
所做蓋三空矢化萬人緣雖復多交散王宰官將軍
身有欲爲茲而獨力仔肩若與之支半壁者堅辭之
寧耽遲久由是之故規模未備未備則可以志乎曰
可未備之可志何也爲十方言之也前乎此者三空
嘗兩有事于金光其一責借借有還也而遂去之其
一責租租非己物也而又去之凡三空再去金光再

以至于三矣。窮則必變。先庚後甲。底定崇成。所藉于十方之德力。豈其微哉。且夫諸山自房頭而化為十友。是近向上。余所爲勸。且慶若其自十方而復爲房頭。跡類輪迴。則余所不忍見也。地藏之願。地獄不空。終不成佛。與常不輟之言。我不敢慢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者。云何夫。亦必非每况益下之謂矣。李太白嘗曰。獨出廣劫。導開橫流。則地藏爲當仁。余今假之曰。生佛一致。身土互融。則三空爲勇義。豈惟三空通山之住持。耆宿共之。遂比肩杯渡。接踵大辯。畢天地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八

其未有改也。甚善。始三空師于伏心老和尚。蓋萬曆間入內法師也。伏心謂三空曰。爾江西人。多耳剽禪說。其自今勿省文字。三空于是求愚得愚。既而行行拜于通衢。日呵于數。不問人畜。見者多冒之。三空于是求聲得聲。今其開山而求。余記則文字之屬也。抑得無求。江西人言。江西法徒爲耳剽也。乎。顧余不斐終無當乎。竊歎之。觀鐘鼓之響。則猶是愚與聲而已矣。寸方義未甚淺。而作佛事特盛大。難禪說之離合。余何知焉。是爲記。

鼎建蘆田耕香菴碑記

耕香菴者。新吳之軒上宰官若鄭先生四部衆之所。以爲耕菴大師一坐具地也。而亦旣功德莊嚴矣。師有意于此乎。無意于此乎。以爲無意。則師嘗著耕菴錄其人。與其書。而俱從其處名之。以爲有意。則博山祖席師且不居。奚沾沾于新拈之莖艸。雖然。孤峰頂上。訶佛罵祖。師實不爲也。師以曹洞之尊宿。受心印于雪關老和尚。誠所謂不獨宗眼分明。抑且師承有據者。于是博山與再世矣。天界杖人儼然而命師主進賢堂稿

卷之一 六 記

九

之主之。自其本事乃杖人。同以命。則衆人固以請衆人。固以請。則師固以辭。師豈無說而處于此。饒公型萬爲師著。不主博山之論。甚辨文至高。而庸詎知新吳之已得而私之也。夫新吳之以道德歸師者。其徒不減于博山。卽爐鑪之用。又豈能省于博山。師不主博山。而安新吳。或因緣然耳。閔晉公嘗喻是事。以爲如罔明。皇下方來能出。予定者似爲新吳謙之也。則余于師更有薦焉。古德懶殘對朝使。寒涕垂膺。乃曰。無工夫爲俗人拭涕。而故冒撥火分芋于李鄴侯。

芙蓉楷哲不受利名寧坐刑獄以拒大觀天子之詔
書而未嘗不結菴湖中而自便懶殘尚矣芙蓉正曹
洞家風師其無亦預辭國師之號若紫衣之榮實有
如泰伯之所謂三讓者而直泯其名稱已乎出世間
法原與世間法相準故凡得法者謂之選佛及第世
豈無不及第而至貴者凡弘法者謂之據令當陽世
豈無不當陽而能化者自今日而有師則知寶王國
中不乏巢許而盧田遂若爲之穎水箕山亦愈知博
山老祖不將佛法作人情之言復隻千秋真堪內紹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十

此地負陰而抱陽泉香而林靜春來之草自青洞上
之風不墜桂已成叢蘆無煩折雅稱其爲隱居至若
不作不食種田博飯梗米維馨是有事業耕香所助
凡斷地幾頃殿佛幾座前殿一重幾楹高廣幾丈尺
後殿一重幾楹高廣幾丈尺山門一重幾楹某屋幾
楹作始于某年某月成功于某年某月其施者主名
若財賄器用之數各有籍在昔智者禪師居于銀地
已得身土互融猶且曰吾以領衆故損已利他僅在
中品師不領衆其品應在上上無疑而玉線金針與

夫寶鏡之三昧終亦無所多讓後之人能踵事而光
大焉安知其不更以耕香爲祖庭也師名某字穎學
別號耕菴卽所謂名同其處而及門某某題緣某人
記之者南昌舊學黎元寬字左嚴例得備書丁未朔
日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十一

中興建昌縣鳳樓山同安禪寺碑記

出世間之法未嘗不與世間相準故往往重結祖而大中興所重垂紹祖者以爲有本也所大乎世興者以爲無窮也此亦世之恆事也而妄庸託之則不得繼銳成之則又不能凡建立之量數無亦備乎其以而世焉種和尚道德崇廣名譽疾馳終以冲和無內我不爲評論斯誠荷擔如來之人乃時節因緣相隨俱至龍門取僧之業既盛乎前矣而未幾卽爲鳳樓同安之所翹勤因許起廢余臚頌焉有出龍入鳳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 本記

王

口號則象王遊行獅子頻呻之處蓋可以不言而明方伯余公來自果位金紫都忘淡習禪觀一見璽和尚而大悅之下風北面以承其傳參父母未生面目暨諸無味話語以當其機然後乃致力委財以安其席而復其座此同安所由復也又同安爲層算山門一之天主殿二之佛殿三之法堂四之方丈五之齋堂雲水廚庫寮廨之屬環擁之而東西禪若鐘鼓之樓次第舉藏經閣峙于法堂之左旣以楞嚴寺書本藏歸像自佛至應真伽藍無慮百數皆新殿八案幢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王

繪繡綵惟備當和尚卜度時殿基猶隱禾黍中凡磔之道繼出其底斷之至每下而得斃跡視所定負辛抱乙微差半字蓋地脈自雲居來至此而始開拓也佛殿高五丈廣九丈有奇較諸昔之上藍今之佑清加一倍選材而程功惟公之以其說在壯士展臂不借他力過是而學徒響赴鑪鞴設張則皆和尚之爲矣夫古德或言法堂前草深三尺而先同安已有誦于其道絕人荒者豈盡謂無所建立哉抑不由于正法之故不由正法則功德之與黑暗僅成兩頭而淨智之與有爲無相攝入余知和尚之所謂擔荷如來者必不出此于是和尚語余曰于其文之同安十八代之宗風何可以不續也余未見山志不能悉數其爲十八代第考燈錄則自常察禪師而同安之名始見察由藥山道吾以來不在宗其並時有丕禪師威禪師丕之子智禪師智之並時有慧敏禪師皆系曹洞後一代乃有紹顥禪師則法眼嗣矣其濟宗大老曰黃龍南禪師初于此開法洪覺範禪師終于此入寂焉甚盛今和尚翁慈父願爲臨濟嫡派同安得之

以勁其後而和尚又得公以爲上監之類演兜率之
無盡不獨了其乘願之遊斯則自有同安以來所僅
見也至于燈錄之謂洪州同安者蓋用唐地里志建
昌自爲洪州管五代若宋初猶是也太平興國以後
乃當易而屬南康軍矣余豈以其非境內名山而足
跡不一至于無亦如井龍之拘于墟乎且今茲之役
總督張公爲言緣起少宰熊公從而唱和之余皆好
其文而不能學也顧得以椎樸之句身竄入門內又
庶幾乎他日之不爲生客焉豈非厚幸和尚號法璽

進賢堂稿

卷之一 記

十四

名正印西川人承系見于上文其主暇僧時余嘗爲
之著十方碑記而余公號斗所名應魁遼陽人官江
西左布政加一級需次督撫其爲擅事不一而足而
先是興律堂于會省命曰法雲供律師雪眉俾歲授
戒柳州云晉宋尚敎梁尚禪唐尚律公蓋兼之矣其
諸有功于同安者別見之緣起冊而僧雲墨撥莽尋
踪顧天請復遂喪身命和尚以爲血戰祖庭爲法忘
軀者古今僅見此一人曇之徒曰寓庸能堅請和尚
而當和尚未來和尚之首座眉劍能安荒陋而守以

待之皆可書又憶先平有官此地者嘗因感夢而裁
詩曰雲居山下鳳樓山鐘鼓聲沉慧月寒夜半驚回
香界夢今朝還我古同安僧何誰嘗持此以謁題緣
余爲之文乃僧事未就余文亦以而詩存識田不去
和尚曰是公姓廖名士元號崑湖初爲南康府推官
現任楚中二府不可以不述夫今日者同安事新固
非如影事之畱前塵殘夢之續馬上矣蓋其事始于
甲辰之秋成于乙巳之冬而記于丙午之夏記之者
南昌舊學黎某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十五

豐城鼎建大正法寺碑記

大正法寺創自東晉孝武泰元二年蓋勅建而非捨宅也然相傳爲舊吳臯令傅公仕華之所布金傳公以是得長者稱其子孫至今昌隆不替寺志曰寺四殿東至于東禪西至于縣跨其堂之宇南至市街北至于港是從郭景純未城今豐城之日而言之顧亦可謂敞闊且兼有鷲嶺猴江之二勝矣寺分十院數其名東禪必居一于此耳而東禪今爲壽昌幅員丁不相屬第別峰相見未嘗不極親切也寺莫盛如東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七

晉而祖師禪時尚未來亦不無稍稍凌遲至光涌禪師開法于此實始中興考之燈錄涌禪師爲豐城人蓋仰山傳衣之子而仰山稱涌則曰肉身菩薩涌稱仰山則曰和尚亦不似佛此其踞地何若自涌禪師後寥寥數百年始得用利禪師爲之再興事在至元之世未見燈錄用利以下不知其續有禪師與否于時固無爲僧之良史者也而未嘗無爲寺之天魔者矣其壞極而有事者自萬曆丁巳前令徐公揚先建山門崇禎己巳沈公斯棟再建佛殿規模巍完又

復與海桑俱變住持僧如初苦行募化既致五百金

之工于山門佛殿之處主功德者前令宗公葬是歲也爲丙申余所逮聞而亡何泥丸塞戶多牧處堂如初發願亟請于今令何公得給脚力如于爲之撤法煤渣修繕牆壁濬沼一泓津梁維石前設不二之門後峙圓通之閣皆公獨力爲之崇成是歲也爲辛丑余所逮見余承如初委以作記蓋在此日而屬有未遑遂閱六稔則地藏一殿更復聿新其地高于圓通三尺麗壯倍之地藏金身尤特嚴以公之官奉公爲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七

署堂曰師表似用唐宜宗徵時所爲題百丈山語亦庶幾與深禪者同一鼻孔出氣乎而直未知如初造詣何若也如初本重真能不失之近又日誦華嚴經數卷余欲保其補處于肉身菩薩之室矣提蔑地爲丙午余再遊焉而見所未見綜其大凡則爲佛殿者四楹而一重高三丈廣五丈爲圓通閣者四楹而一重再層高三丈三尺廣視前其上嚴千手眼觀音下祀伏魔大帝爲地藏殿者六楹而一重高廣視圓通其中爲堂其旁亦爲重閣爲玄帝宮者四楹而一

重爲香積者如之在玄宮後爲門者二重此皆寺中分也而處右其左則爲白衣閣長者祠抱焉又左爲準提閣皆不直池之中而後圓廡舍相達二閣同時俱有化主余亦嘗爲之題詞故紀寺之全境而及之終未得云一山門作兩山門也夫能起寺者惟禪宗耳其傳亦謂之正法眼法大而不正則有莽莽蕩蕩之殃正而不大則有內守幽閒冷冷湫湫去之固曰大正法斯其至者也後人處此尚亦循名而求其實負居卓觀且未得云第一義矣而余欲以禪進有爲此進賢堂稿

卷之一六記

一八

猶是一家事亦或不若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狔也每況愈下者乎附著之以告于諸方大善知識如初號祇園豐城甘氏之子其諸檀姓字則如初有別籍在而何公名士錦號畫生已丑進士浙富春人異時社稷尸祝固當不後于傳長者乃名位則遠過之其文之者南昌舊學黎某也丙午季春穀雨後三日記

重建寧州雲巖禪寺記

蓋雲巖于是乎稱中興矣惟人弘道則元潔大師以之元潔得法于弁山瑞白老和尚而瑞白嗣雲門湛然湛然嗣某山慈舟皆洞宗魁傑也由洞上人以視無住曇晟祖師正如有真氏之神黃帝祖顓頊夫豈得無意雲巖哉乃元潔自受法後卽守靜分寧之古洞山歷十有餘歲絕跡城闕當爲時節未至故其後應請于蒲圻玉岸上方三年而退院匡廬補處于弁山方丈三年而展墓廣陵因住平山雖各盛有徒衆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記

九

所至輒成寶坊然不必皆新新舊古之作會分寧士大夫憫雲巖久廢又風知元潔道德高而精神大謂必可以起之爰謀于武守林君某號率諸信護合詞敦請元潔元潔來百廢具舉此固在道法間非闕有爲第寶王座也亦安能餘緒置之周公伯衡葉公天水皆再來人而伯衡以治兵至天水以行郡再三至銳然于祖庭爲之左提而右挈之更謂木石之材分寧具足其工費必廣募于會省元潔題詞使其徒生先之亦使不了道人申之斯可云借臂于無手者

矣。不了道人方居憂生生則以山谷爲必心禪師作
雲巖經藏記相發若曰是時山谷亦居憂也不了道
人遂續以言而代之鐸曾日月之幾何元潔書來告
成因徵兩公記之而再屬不了道人參之不了道人
寧堪備鼎一足哉毋其曰雲巖亦一家之事而元潔
非一期之建立而已矣其凡則爲大雄寶殿者八楹
而七間高以丈計者七之廣十之爲法堂者八楹而
七間高以丈計者五之廣八之爲西禪堂者楹間高
廣視其東爲僧房爲寮舍爲廚庫并竈靡不備其時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主

經藏記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爲所依
然後崇成而雲巖其前已有戶籍單丁住持上官租
之擾又邇日功令尤特矜憫于僧雖不爲祖庭及本
色道舍而設亦萬不至若神武太武之苛宣和之繆
然畢下土租勢且禁其同寺至臣分屬從其道而墜
何必不從其道而墜歟聞曰如泰宮殿皆無邊自然
覺者處其內自然而無容心蓋元潔能爲昭氏之鼓
琴亦能爲昭氏之不擊琴也已元潔名淨瑩別號睦
堂大振宗風系曹洞之三十幾世生名智詰元潔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主

之神足也凡其徒之有事于雲巖者若用物出財之
數元潔得則志之不與錄而周公伯衡名體觀前官
翰苑給諫今官通議建副使葉公天沐名舟前官侍
御今守南昌皆名進士林君某號名某前官監司今
官貳守不了道人著南昌舊學黎某也乙巳十月下
浣日記

重修繩金塔盤并大殿即工記

使世有兩阿育王必無八萬四千塔矣一時無兩阿育王乃一日有八萬四千塔蓋或以爲此神功也而不知其惟一故神因人借力苟若而可安所得非常之原然則繩金塔之不至于墮者亦幾希耳此塔踞江城之上流直龍光之射處筏喻也而代之杖去則筏亡筆喻也而鋒之鋒頓則筆禿曩嘗由是而厘都人士之憂而遂假手鄉三老之鐸以宜布達官長者之文章至紛紛也嗟乎其無功亦職是紛紛也君寵

達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賀于一人之身也年方少又無聚祿以厭人之腹然而生信非齒弘願非財居塔西偏目擊其壞非災非劫若像在無縫之裏顧風雨飄搖戴笠數載以是心傷亟起而圖之先罷募文責實際也次確碑石示必成也自簪珥服御之物無不捐早晚之時無不盡正其柱而定其傾易其楔而塗其罅梵砌堅緻丹堊分明使浮屠之腹地藏而踵羅漢者皆得無恙然後乃有事大雄易以銅瓦殿廊如一佛頂之無屋漏痕猶之塔盤諸像之却笠矣後之賢者合尖之功可以次

第而進由賀子爲之基也蓋奠其地然後得措其杖以畱其筏正其橐然後得善其鋒以存其筆用莫大焉功莫高焉語有之曰丁氏穿井得一人非謂井有人謂得一人之力也而邇日聞報恩塔壞修之亦得三人三人猶一人矣賀子之同志者固不止三而所起則一當阿育王之時豈無消散蓮華兩比丘爲之諮謀然八萬四千之功德必歸阿育王猶之此一功德必歸君寵耳事經始于辛丑之歲月告成于壬寅之十月聖凡齊量君寵之驗年卽阿育王之一日也

達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是爲記而姓字籍之如左君寵不先其兄又如阿育王之不先阿闍世矣

金欄寺碑記

凡住于相者必不足以明大法金欄相之屬也明宗漢禪理何取而名其所創寺爲是踐夢爲是續夢則固出于不定法矣矧自達磨西來傳衣表信至于六祖卽有衣止勿傳之約所謂金欄者蓋已杳乎如劍去免亡不可復卽明宗豈猶將守株刻舟而于以求之不置也哉余初未識明宗亦未至金欄乃三數年前月如爲余舉是金欄名字余因欲以衣止易之其執義似乎稍優今讀明宗記然後知其緣起明宗不

蓮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話

妄也且顛倒而言之安知余所謂衣止者之非住相而明宗所謂金欄者之非不住相耶遂金欄之可也原夫明宗之所爲無非欲以明法耳明其法亦明其無一法亦明其無一非法江西當戊子己丑之際以悲爲法故未及乎莊嚴法安養法矣城外發丘新棺川爲阜樞塞壑填江驅人而墊馬蹠陳屍狗攫垂死披髮在野號聲震天城內雀鼠俱空乃相食而炊其骨百萬之衆立盡于九月之糧此誠魔事然孰知其皆佛事乎又梵宇灰飛琳宮夜遁清淨丈六身動遭

蓮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割截口面月面洞于腐齒此敗佛事然孰知其皆成佛事乎先是紫衣大師左覺義之徒與諸八座三台橫玉開緹之輩交馳于道中肘股相錯而其後也禿登樞密之堂僧行軍師之令摩訶般若代龍韜豹畧之責此幻佛事然孰知其皆真佛事乎明宗于是起而圖之大作懺會使鬼有得度之歸像無泥塗之辱而諸師亦免造迷之過甚盛心也是時金欄自遍覆曹溪而後纔一再拈頰耳推其體用固謂天衣無縫之爲金欄華藏重重梵網密密之爲金欄抑何得謂高冠若箕長劍拄頤之非金欄而雪甲霜戈膏鋒血鎬之或有一而非金欄者夫金欄之境大矣而金欄之善亦多矣此地有孤峰峙其左堯嶺聳其右岐岡踞前兩溪匯後茂竹修梧與鐘磬相戛香塵數里馬跡不無殆能中乎喧寂之際明宗乃親隴上之勞理纓頭之務爲十方之主人復百丈之規矩又甚盛心也余家在邑在野半道上誰來往窮日力無所息肩嘗下一叢林觀有如極樂世界明宗旣已成就如是方便未必却掃乎勞人卽工十年矣而昔且不聞今

猶未至將無苟健羨焉而已乎蘇子瞻之于廬山既
識其真面目矣猶必留蹟棲賢欲使後來不爲生客
余記金欄同此意也只尺鄉里間何遠如廬山故人
不復再至藉第令不至而余固有至之道矣夫知余
之于金欄可以未至而言至則必知朗宗之于金欄
可以作而言無作總之且不住于法而易住于相矣
余廣朗宗明法之指以爲此文朗宗故當首拜而余
鄉之人早負高明之資中經亂離之虞終入解脫之
門者又豈不同音異口也其歲月之曆規模工度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程人物姓字之籍朗宗自記詳之余不論論其大端
如右

萬壽宮再闢明堂碑記

古仙以拔宅起千數百家惟吾鄉許祖爲盛是其教
有至精者矣何愛于宅所愛其宅者愛其居真者也
而後之人復相與愛其祠所愛其祠者亦愛其棲神
者也若然卽祠之餘地僅尺寸或非僅尺寸足繫祠
之有無何得聽其有無而不是徵是問萬壽宮之名
自祥符助以祝釐也其後直曰鐵柱則書功也及于
世廟好道而崇觀復曰萬壽以爲君上之祚事不淺
于神仙之蹟矣其事不淺其地尤不輕乃萬曆時官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廢于火至丐內金錢若官府十三郡之助而重新之
規模視前特壯爰購地鑿池于其南潄水如法以備
味食此亦有如作鐵柱然夫禳夢攸與鎖無支祈故
同意耳戊己之際罔不憐焦土者靈光獨存其效可
見福多禍倚由香火生日中聚貨恆于斯阻撿求利
視等金穴遂共寶淵如社而屋惡水不流融風再發
災之劣涓幾烈琳碧然屬有天幸燎不入門赤烏銜
盧更出池面神意亦可知也先是三道士自南海致
檀香丈六大像登座而嚴之因謀葺舊有日矣未卽

工間薄達于此。亟諭諸薦紳先生。孝廉文學鄉三老之屬。而講求他年禮部之禁格。謂官前不得列肆。但得垂箔。明堂忌塞而宜疏。其或于禁爲不利。則視懸識之典。謀者人非鬼責。與天子令固無不可畏可守也。原天子之道所爲新無疆之休者。予其身亦于天下禦大畜捍大患著在祀典。垂之禮經。故真君得號曰江西福主。是歷代之天子謂之而然。居上受益得臣無家。今天子亦豈嘗以江西爲福小也。而外之其人能造福者。雖第一言一行無殺物之器。有生人之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宋

仁不難立。躋之仙班。其包藏禍心而敗我福地者。卽何得不事龍蛇虎豹之孽。遠也乎。且夫爲福者爲仙矣。今此近仙居之人。縱不爲仙。亦直爲仙家雞犬而勿至于爲龍蛇虎豹焉可矣。在于前代官觀提舉之職。必屬諸投閒之宰相。故能有修無廢。其所以然下常欲福上。而禱祀以上奉。上常欲福下。而禱祀以下施此兩情者。如地天通。亦如地天絕。宰相雖頗放。猶能與知平宜達之間。以故司之。非苟而已。陵遲而屬諸道士。則彈壓爲難。及已有漚麻之爭。而終爲汶陽

之友。又屬諸道士。則收復不易。若汪真岳之功于萬壽亦庶幾不在禹下者哉。蓋三道士去其二而真岳獨畱以觀成也。謂余曰。吾于官也。欲有加。有加焉而後圖。覓記于宮之明堂也。欲無改。無改焉而卽可爲碑。乃委余以辭。趨之立就。何其摯也。余無宰相之貴。重又無道士之清高。而不過爲懼禍害求福利之常人。故教之至精如淨明兩言。余不能道。第附會于福上。以爲忠福鄉。以爲孝而因思所以成之。勿敗之之理。宮萬壽沼萬壽碑亦萬壽或勿渝焉。雖然余有進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元

余竊欲移屏于池外。入池于屏中。環池而逕之。欄之一鑑。當前夜半。何負又蟹眼一滴之喻。實本景純。惟勿使如水母之目。得以去來則沼之壽焉必也。附著其說。或非可以存而不論者乎。其明堂延袤之數廣深之量。及三道士若本宮道士與諸有事于此者名姓具碑陰。

特建關聖帝君廟記

江西撫軍治所號稱地靈鼎革間以不傑人而曠者數載高牙大纛託寓閭閻諸為祿祥言與厭當法雜進無驗及少司馬蔡公來則其人傑然者也却去苟且銳復古觀神謀既從而遲之又久必俟烽息時和粟多材選然後舉于是兩春矣歲甲午乃即舊取新成以不日既為堂翼然為門洞然為森戟凝香之處秋然遽然則于其右首而建關聖帝君廟繚以垣牆敷以筵几潔俎鳴頌朝夕虔事儻亦古君子作室先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廟之禮乎推公所以虔事帝君者曰帝君為千秋之人之傑然者也幸陰陽于此焉而必不為一身求思澤居無何恩澤有不求而至者矣總漕重寄廷議其難天子特以昇公誠知人而善任而公星風脂車更卹然若失謂帝君之神勿代我走幸終陰陽此也奈何無以文之而永之則屬小子某記廟某竊惟世間興廢之故久矣何多端也其所以壞而能成成而能晏然若無事者特其人而已矣自戊子至今七日來復則唯公為之復焉墜廢具修族祀孔設使風雨荆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榛人神揀雜之境一變而為莊嚴智若鵲鵲宜知所賀然而某之為賀者又不以公之能集務而以公之能存心夫公有聖賢之心三奉而不私一何廉也養而後役一何慈也勞而自予逸而遺後人一何忠且恕也而此其心即帝君所許以為在人之內者矣天下事非內義則無以成外功世界缺陷至斯乃曰待煉石然後補天求積灰于以奠圻豈不謬悠適其窮通之會用有作之器不若用無物之心如公之浩浩落落公誠為懷而開濟為度者蓋不可勝用也始帝進賢堂稿

工章貢朝之西山來拱其左爲東湖以流惡水其右爲龍沙而兆勝人廣袤之制極廡之量木石梵聖之算則別籍之

龍門服僧寺十方碑記

龍門爲馬祖·休·服之地故名寺曰服僧記實也于時在李唐貞元間山川效靈天龍呈異洞或產鱗嚴乃出肪鯉仙若琴高之輩詩人有脊盧之流前後而左右之甚盛祖弟子百三十人太基禪師機緣未悉然而實來嗣徽盧尚書佈地居之請于朝勅其額服僧坊焉趙宋盛時圓昭補處明之初興戒杲起宗皆能復其本始施于來茲而後稍稍陵替也寺故有田如千供養雲水至于割據之鹵莽之先自爲惡子復共進賢堂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苦縣官法門撐立殆戛戛乎難其人哉璽公和尚者希愚大師之嗣慈山大師之孫而濟宗三十一世之嫡也住越山有年草座自安碩德遠播靖之薦紳若管生八公最脗孝秀若鄰虞子信公俊長文夏珍趙玉右于言如子赤暨鄉三老萬人龍伯臺李豫春張曉東本寺耆舊覺真化宇等彊起和尚以主龍門固然後諾和尚至則爲舉三章之約而修百丈之規柱拂時拈爐轉得便學無學飯如流水益募田以續之食龍門于是稱中興焉已而和尚復長慮也物盛而

衰事勢之有走謂黎子曰吾昔嘗主雲居矣雲居初不大壞而易爲整齊是故可幸無過以貽來賢揆厥所自則有洪陽張相國十方碑文足爲明徵而定保今日子實能言其圖吾龍門子必無愛余方謝不敏而八公致石和尚索書卽復何能但已余乃言曰世界之有成虧不可得而問也人心之有公私可得而問也儒家全爲已次第及人而始畢其爲已私亦不行焉佛家全爲人大第爲已而以求其能爲人公亦不設矣和尚不慮夫壞公而爲私者又不慮夫借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書

而爲私者而直慮夫知有私而後爲公者是故以龍門喻四大以龍門之田財喻頭目髓腦非示其有而示非其有氣同鼻行同務臥同堂飯同鍋水同飲和尚反覆謂之知和尚之旨卽知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見于世之旨夫共爲一大事也不獨爲一大事也和尚蓋卽馬祖休歇之地而再開選佛之場焉是宜有及第者矣卽不然宜無有踪宗師而晉選主者矣比者靖多虎龍門之鄉曰忠夏鄉亦多虎去暇僧數十步祠祀五通和尚詣而頭責之虎稍戢間食寺宇

不利大眾和尚知五通鉤致推擯五通碎之以用從火則環龍門三十里間迄無虎跡余考事及此和尚嫌于神通故不道道其常以爲天下終不少悍如虎者豈惟人化虎哉梵宇化而房頭龍象化而男女伊蒲化而屠酤吾子之文何能盡其屬而殄之但能名其狀而誠之無亦若禹鑄九鼎之說也余于是且唯且否余誠卑卑無高論抑其人不必要傑于洪陽也顧安敢謂龍門不靈于雲居矣龍門之東下曰石門院曰寶峰是馬祖所藏舍利處唐相權公德輿嘗爲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書

塔銘而自書之文字雙妙摹擬者無虛日院僧不耐應接遂代雷轟今余言旣遠道而書又乖法然則將無來嚴如張之于雲居也亦將無來毀如權之于寶峰天下後世尚有見余碑而起信者卽十方其終不墮而余亦附和尙俱傳也乎和尚號法璽諱上正下印蜀之蓬山李氏子視馬祖起什邡差近其本師倫公初從圓通證入非以名家而自慈山得法後花葉繁多不啻五六則人因取圓通而宗之如氏號焉云

通圓通非神通之類也和尙亦取其實而辭其名得

兔亡蹄大善知識當有解者此不可以不詳而八公
諱起鰲姓雷氏管生諱春陽公俊諱彥趙玉諱良璧
右于諱統長文諱燁言如諱綸子赤諱燁皆姓舒氏
最翁諱良鄰虞諱明弼皆姓熊氏子信諱士价夏珍
諱士瑚皆姓錢氏實主功德舊田若新募田山場物
產守具有先簿郡將長人羅公下縣教復其業而別
記之和尚以下諸有事于龍門者書如左時維丁酉
重九之後一日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六

資聖寺天和尚舍利塔記

前者應教墨菴即他日沈仲方爲天公和尚銘塔蓋將奉
其全身歸于松溪如公末後不離資聖之囑而未遂
事也亡何江浙兩地之門人合請分塔爰舉閭維則
得舍利甚多于分塔便塔雖分必首資聖矣蘊山時
繼席資聖誼應爲功于此者乃走榻里屬黎子作記
而申之以耕菴投詩相趨至再至三卽余奈何終匿
余拙不一爲公發揮其盛大也哉余惟舍利是歷僧
祇而不壞之法身于自分則攝淨于他分則攝信如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來重之而祖師或未以爲極則雲君之言直饒有八
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是也夫一轉語至無
幾也而貴過于舍利多多耶以公爲臨濟嫡骨兒能
坐斷天下老和尚舌頭而全其大機大用喝下無生
余固知不淪于身後朽骨矣百丈曰三十二相好喚
作如來垢膩之衣舍利卽猶是相好之屬也而公住
常寂光中豈顧竊竊焉視垢膩以爲珍御者公昔內
紹于福嚴費公費公法道甚隆機用之太者亦特著
而天下或以其書不揀評論稍有所用未足逮及聞

維舍利獨多求之卽得則天下于是共服其先是門內之跳去而爲謗者亦莫不謝且懺焉若夫公之服物與師正等而無或跳去而爲謗者過之得舍利又似之此其奇特安可以不記隆慶閑閣維之日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各得舍利色如金是幾于八斛四斗者蘇穎濱欲記而疑其事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穎濱乃于夢中作銘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所云示小卽與余祖師不以爲極則之說差復相近而至達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于疑而不信余何敢然蓋余既見公之通身于蘊山手矣舍利凡千百粒蘊山有事化龕因而取少爲繼席也嗣後懷祝獲大如菽豆者二十粒以應其求亦爲繼席也若此者余皆可以無疑顧余送難曰公命塔全身而弟子爲分塔是違背耶非違背耶鶴勒那尊者嘗不欲分塔至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公今不聞于空中雷誡語則余將會通鶴祖之意而代公曰一切法一法一法一切攝吾身非有無何妨一切塔不

亦可乎余于道無所窺見而畧涉獵燈錄乃用以推公之前際不著垢膩有轉語而無評論者以言乎其淨已公之後際隨順狹劣無足來疑而有可分應者以言乎其信人淨已而信人法身之能事畢矣公五坐道場在浙曰東禪曰靈山曰資福在江西曰資聖曰太平舍利無不遍之而藏之亦何有彼此之與先後公初爲泰和某氏子生庚戌寂甲辰得世壽五十有五戒臘三十有六說法利生二十有幾年前應教仲方記所詳也慮其且選而不用而復及之系之以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三

銘銘曰

百千設利好威儀其于智福居何等道是格外是器中莫復我公兩不肖公有盛名無違行人天眼目故不肖五大道場十龍象與有足者至丘上頭頭物物此身心法法都非去來今日光遠近輪正側誰知亦從煅煉得

重興南源廣利禪寺佛殿記

南源之復歸佛土數年準公于茲既嘗聚江西湖南之選材以爲五百人善知識則十方莫不高其勳而次推擅獲又次錄余筆舌之小勳乃準公獨孜孜焉有所用其未足誠未足矣會佛殿卽工亟營爲記豈安小就哉抑佛殿固非小就也當此之時記南源尚未及半記佛殿卽可云滿佛殿者廣利禪寺之大殿所以居大雄氏者也其道場盛于慈明禪師蓋臨濟宗之所以綦大其寺起宋勅建而賜額其曰廣利者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罕

何初洞山參方至南源既見道明禪師而辭去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是則廣利之名所昉而由一物莫違語亦可以知準公今日之用心夫其所爲重開生面力振家聲踞虎頭收虎尾直欲上符慈明矣然且曰如來祖師之各宜安其位久其傳也固也而要之聖亦不得畱凡亦不得簡也龍象宜養成之異類宜馴定之此事所以爲大公機緣宜乘委曲尤宜不出此事所以爲至正大公至正世出世間法皆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罕

用之豈惟得以成就道場顧道場則爲之規矩佛殿則爲之權輿于是乎七佛之鄉阿闍焉見萍實之里泗鼎湧來既有若鬼輪者矣若天造者矣若靈光之歸然獨存而亦若靈山之儼然未散者矣其殿六楹而五間銅瓦如制飛閣重檐高可五丈舊二尺縱廣正等各可七丈有奇中嚴大雄座左右置鐘鼓前爲三門鐘與門雖有舊實在宜易而新之而其餘物畢備有未備者需之起手于戊申年八月日落成于辛亥年某月日費可百金者八九撫部院尚書董公實爲之倡而董公顧默然不言所利提督嚴公題之則曰古廣利禪寺方伯余公題之則曰派衍曹溪協鎮許公題之則曰風高濟北其名實則皆廣利耳廣利無生滅兩明祖之宗風無古今凡準公之所爲紹隆無亦惟是因而不設也乎且夫巍巍堂堂當作何事惟求作佛不求餘事此可以言其身而亦可以言其土也河源之義準公歸廣利焉兩明禪師而不孤行也兩明禪師而要假兒孫脚下行自楊岐會而直至準公皆嫡骨矣夫非同其法界實同其真如矣雖然

長沙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裏須草深一丈
今日南源幸而不至于草深準公所圖無寧惟是說
法以爲利生而已準公比商于余曰吾將使大衆受
正命食如種田博飯勿如三篋縛腹而後乃習之干
四威儀間以庶幾不鑿其渾沌而邪其眼目也此甚
非舉揚宗乘之類第饑劫未遑汶陽難問公于此無
亦需之而余乃故豫之需之豫之要非二意皆本分
之誠言也是爲南源廣利禪寺佛殿記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聖

鹿野開山功緒碑記

鹿野者老僧逸如安所創建之叢林上以嚴佛而下
以爲藏真地者也其薙草時有雙鹿蹕出之瑞因而
名之已巧合于世尊之鹿苑矣逸如不沾沾焉侈言
無爲而天姿雅興禪宗近方其未順世之前卽自著
舍利藏記序述生平無一飾說閱三年而信之諸方
傳道之古德若雪峰存嘗生而自銘宰堵不待離散
不假他文烏巨冥則生而身出舍利凡禮其像者無
不獲焉何況乃親言親口逸如曰舍利藏者實兼雪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聖

峰烏巨之意諸方歸以高禪蓋不誣耳初先是博山
道法本原壽昌東南學禪者翕然宗尊之雖門風高
峻多把住而少放行乃其大弟子有雪關間以主禪
宗宗妙微以主律宗今蘆田穎學敏皆師之而逸如
則皆溟泮然第之矣雪關自有正傳不替此非所詳
宗妙出而圖功有頭陀成覺之大建立大恢復其中
艱難委悉未嘗不借力于逸如也逸如初起頭陀務
寮及既了頭陀成覺兩事復曳柳果走張坊于平壤
中插一莖草休歇之場仍不辭其勞苦蓋買田而耕

之得租百有四十石又造榨房以供食油且以枯爲
腴也間于是而銘塔匪學雪峰未茶毗言舍利匪學
烏巨本色全彰天真不掩寧得以爲功勳邊事也而
畧諸其從前歲月記載無遺至于丙申逸如始入涅
槃而滅度矣甘露未滅也其徒智海深續監院事加
麗增華買田倍于其初別置茶子松樹雜柴山十嶂
東嶺大林菴靜室一所新屋裡房屋一所周家邊房
屋一所涂家邊屋基一片曬場一片而取師塔而新
之題之曰永振徽猷旣以明其報恩亦所謂浮屠合
道之堂也
卷之六 記
尖之舉矣及戊申而智海示寂則智海之徒三牧某
三隱某共監院事一載自己酉至辛亥則三密某三
知某共監院事三載此三載中再鑄洪鐘一口重千
斤雲板報鐘各一口碾房一所日有增上而今年壬
子則任可某知覺某同主之任可與智覺爲兄弟則
是更躋一班總之修其門內非營其分外故鹿野者
逸如本分事而由鹿野未建以前第爲兄事由鹿野
旣建以後兒孫爲祖父事要之莫非本分事夫爲本
分則猶之無爲也佛法禪理皆在焉于是穎公謂余

曰逸公吾兩師行也吾欲有以傳之于必文之一如
蘆林之故無讓余作而言曰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之
旨盡于此矣乃首舉逸公之藏記與其前後功德而
合之于儒家之三不朽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逸
公新安人俗姓胡氏而鹿野在奉新縣之某都距頭
陀若干里竝記

中興廬山萬杉寺卽工碑記

考廬山舊志萬杉寺初爲慶雲菴宋景德時戒僧大起嘗卽山手植杉萬本以受知于仁廟天聖中始賜今名并御書金僊寶殿額其後兵燬而洪武四年僧德昭重建列爲講席叢林幾乎皆其盛者矣又不能不至于寢廢也萬曆丁巳僧恆再新之則吾師夫子施平湖題其緣起平湖後爲宰相而時爲學士蓋事類草創亦世更滄桑焉邇者剖玉和尚來規模乃始略備正殿巍然兩序翼然方丈客堂庖廬之屬秩秩連賢室

然鐘鼓之閣鼎鼎然其所未遑獨殿中像設與夫正殿後之經樓暨于山門尚不免因陋耳及丙午之秋提臺嚴公以閱汛至止則廣武一登不必爲異時英雄而致其遠慨矣乃覽匡俗之遺蹟悅訓師之高風法身是圖將伯維助歸而謀諸撫臺董公居高唱叶任法金湯而前方伯余公復與之同心合力于是乎黃金其相有主有伴次第以成凡爲本尊佛一軀高踰丈六爲釋迦阿難各一軀稱是爲當來之婁至佛而現在之童真菩薩一軀又稱是是在殿中者旣得

而致極莊嚴而其他千百億之化故可類名卽君子亦不欲獨爲也戊申冬月嚴公以慶像再至之生心無已七級一尖維是殿後經樓爲主中之主山門爲主中之賓皆不可以苟略從事爰撤其舊而更新之且壯之蓋方伯李公憲長塗公極臺彭公學臺吳公之同爲之也亦不讓于前日者諸公之于佛像之同爲之矣遂使萬杉功成無復遺憾于斯之時豈可無記記爲寺也乃必先言像而詳言像者何若是其義盡于像法住世之一語耳抑準華嚴教旨自然覺者與宮殿無邊數量正等而先是嚴公于此旣有殊勝功德余不佞亦每以文句申重之本末相及顧安所得存而不論者乎或曰茲事盛隆是大丈夫之作非將相所能也其說不然余觀勤萬杉者蓋莫非將相才而由丁巳至戊申近六十年將相之有事于此亦可謂金聲而玉振之者矣昔何無忌鎮江州實能品題東西林主人以清散特推慧永而諸公湛淡禪理卽以之勘驗諸方當不下裴公美張無盡也寧惟是有爲之業今日與古先生相對倘所謂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而與馬大師之呼日月面面者亦等無差別也。乎雖然有進萬杉起景德而傳燈書亦起景德。景德傳燈之有慶雲無萬杉者徒以其戒耳。續燈之始有萬杉者乃以其禪耳。夫由戒而禪而至于禪此乃所謂三慧而上而況到玉又禪宗最上中之最上者。遂躋壽堅紹慈間以庶幾乎自然之覺無忝余所爲記寺而必詳像詳像而並詳諸古德亦曰其傳人在焉是役也起某年月日畢某年月日計前後兩大費各可千緡而到玉和尚名濟璞蓋天童三峰之孫靈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四八

隱之子董公名衛國號佑君官巡撫江西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級至正一品遼陽人嚴公名自明號玉璫官提督江西全省軍務都督同知漢中入余公名應魁號斗所官左布政使錦州人李公名神霄號息六官左布政使絳州人塗公名應泰號天交官按察使鐵嶺人彭公名士聖號青琳官督糧道參政遼陽人吳公名煒號榮叟官提學道僉事順天人法得並書書之者南昌舊學黎某也歲己酉小暑後一日記

重興古龍泉禪寺記

入西山深而有龍泉寺在新建縣之桃花鄉龍泉蓋從其地名之寺左有潭因森不測初爲龍所起故其正名則曰資福取祝釐也開創不知何代而鄉人相傳謂自西晉視其鐘銘亦云然然則龍泉古矣古不可以不復抑嘗聞之世間法惟人能靈地出世間法則身土互融道場之所貴貴乎有道者之居之耳龍泉名德數輩而誘禪師始見傳燈夢禪師繼之益大誘雲居元嗣夢東林總嗣在北宋時茶盛矣又其先進賢堂稿 卷之十六 記 四九

李唐時有聖水禪師未入燈錄其後明弘治時有騎龍禪師騎龍人去遺一石像以神通聞其中間有住持師法儼實再造龍泉者以事功著要之則無非古德古不可不復古德尤不可不彰教所以言身心奉塵刹也當戊子亂如麻以殆盡龍泉有所遜矣上人慧生過而不忍與其徒隱化營重興之則善信之助與衣鉢之資具舉爲之佛殿一重幾楹而幾間觀音殿一重如之至于山門若廊廡廚庫之處稍備又置田六十畝以贍粥飯田不必先嚙而其舊物則來

龍山一座大小鉢孟山二座青龍山一座白虎山一段樹園山二園皆禁蓄而成林焉合之爲龍泉之前後左右際謀始于某年月日就緒于某年月隱化爰礪石一片偕其傍家光教院長老生生者走榻里而屬黎子文之黎子乃躍然曰是可以禪矣凡法界中古今成虧之故瓦礫無過土木非功是必絕于空有之相亦復離乎生滅之緣故曰可以禪矣禪之爲物與大海相似所謂消得龍王多少風者余已知龍泉之不乏此顧以爲妙諦而一進之則亦惟誘夢兩祖

進賢堂

卷之六

記

之家法具在按謗上堂曰龍泉今日與諸人說些葛藤良久又曰枝蔓上更生枝蔓夢上堂曰祇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然雖如此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虛又曰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座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兩祖之語如此豈不欲說禪哉禪無可說說禪卽爲牽枝引蔓非爲出屑拂塵今之龍泉猶古之龍泉夫豈能無事乎禪必也有事乎禪則如兩祖之時期而勿由其所禁焉斯亦可矣若夫聖水騎龍之神通出入于禪而不爲幻法儼之事功始終于禪而亦

不爲羶此可以壽龍泉而余之爲隱化最者止此聞儼公有常寂塔不識去龍泉前後左右際何若邇者僧依而建院亦曰龍泉則是新龍泉也燈如可分豈無次第鏡或相攝亦有主賓是宜推此龍泉爲古龍泉矣歐公曰人知今之古而不知古之古道場有禪德則所謂古之古也龍泉能存其古之古而後能不失其古雖經倏忽渾沌不忘余因本此以作重興古龍泉禪寺記

進賢堂稿卷之十七目錄

傳

葉奕武先生傳

王鉉傳

蔡忠襄公小傳

王永祚傳

項聲圖傳

周一松傳

楊鸞傳

歙孝齊貢士傳

胡一麟傳

胡之竑傳

朱公小傳

慈節傳

陳媛傳

真貞曹母汪氏傳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一

彭正時傳

影事傳

陳畫傳

祝茹穹先生傳

養靜子傳

李先生傳

羅行二傳

吳心一先生傳

進賢堂稿卷之十七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沈一澹伊人校

葉奕武先生傳

葉先生名景先字仲光別號奕武饒餘汗人幼而負奇資長而好爲經濟有用之學禮樂兵農皆所通習父少岡公以爲吾子不獨可傳吾經蓋國器也乃萬曆己酉舉鄉卽五上書春官不報先生曰吾甚慚吾翁隨領教弋陽長養人材惟是爲務而豪子弟受繩陋文歸正邑令嚴之不得以私意進退諸學士迫其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一

稍遷則邑人爲建德教碑于廟門之外其誠感也甚深而是時先生子應震業舉丁卯猶同先生兩計偕然後乃成丁丑進士去先生嘗具狀請就試戊閏不得于是以壬申擢守亳州以癸酉正月蒞亳亳古之王畿中都重地實門戶皇祖二陵其年賊起秦隴間將東向人故爲先生難之而先生曰是不難我爲政我所謂州將治民之事與治兵之事豈能相無蓋先生生在亳之初年尚得以專治其民而若清詭寄若抑豪右若蘇驛困若招鄉勇若增城堞無一不與治兵

相出入古稱管仲節制之師匡天下其令皆寄政惟先生之有矣然先生始具條上官上官不盡錄行之得而後安之逮于甲戌客兵自淮來不戢且亂則趨歸先生觀所倚之長城此何說也先生歸卽定兵亂于指顧坐堂而折筮健者不敢搖手然其先止鄉兵勿入城使不與客兵相見其後以次第遣去客兵使不得附著煽動實有操權客兵去乃致獄其帥而一意以募土著立爲毫管儼然勁旅乙亥春賊陷霍潁破中都遂圍毫先生是以有東門之役而賊難先生

上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也亦專攻東門先生下令毋焚近城民舍民負薪穀至者入之圍城數月而米不踊登陴一呼士大夫奮發天爲反風是以有偽關王之父之獲拔幟豎幟非云摹古亦用辨賊而觀其膽餘威所加密授方畧義門守將又有偽王子之俘賊兩剝先生也誓必復且執詞者爲言舍和以丙子正月佯走歸德路實圖犯毫則先生已策發義兵會祖帥大樂敗之穀熟邨而其乘夜捲甲趨毫者鄉兵復敗之盧家集斬首生擒以千百數先生功亦偉矣哉查應才之激變營兵又

及矣矣然衆雖洶洶莫敢過州治一步先生第臨貫之因縱使遜而別遣兵名捕其發難者遂得帖然其事在丁丑四月其定亂一如甲戌時綜先生之治郡直與戎伍相終始民事亦無不舉而增陴之工則積數年之力且戰且守而圖之其隙以卒就萬世之金城彼特陋無論三代以下若城受降城禦侮城青澗者其勤何以加此于是苞桑久矣采薇頻矣推轂亦多矣先皇帝屢旨優異之則曷不與陳方恆宋鶴峰諸公同膺大任而秉銓者但擬加銜運丞又抹去現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三

任再加一級之明詔久之令竟貳兩浙焉此又何說也乃先生則曰君之于臣惟其所使遂以庚辰受職更能其官諸如牢盆之物種掣之方綱解窩塘竈餘之策亦靡所不究心而君子以爲不盡先生之用置不道然是時大璫方筦浙鹽先生分司雲間請于臺使者守官罷謁璽璫撤而後乃入武林署運長終免屈辱又金谿相先生年友亦未嘗過而投名紙也先生之操履可以概見先生于壬午纔得平調臨汀太守疾作不赴癸未卒家則先生似已前知不忍見後

此之日月先生有致命盡忠而無辭難辭賤猶沒齒不自言功伐當中都破時內大臣省視陵寢便宜犒軍郡縣得以間言事先生第報老災傷而干殺賊全師之實則隱之他日毫以禦寇定亂兩賜應禱蝗不入境諸德併祠先生先生不受改爲靈雨亭者而亦隱之易曰鳴謙利用行師此蓋共貫跡先生所由乃庶幾哉與王生長者李沆聖人媲美而爭烈矣

黎子曰余讀劉晉卿所爲葉公城記而悲之甲申之禍所在開門食肉拱手設得如奕武先生者數十輩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傳

四

錯置州郡不抗朝歌以建威亦殉睢陽以待救事已如此豈不傷哉且先生所築毫城具在抑爲誰家萬里也噫昔之夜先生夢日輪起井扶而上天則或謂先生東井星今宜在帝左右其與降昴蕭何躋箕趙鼎孰優劣余未得逮事先生而以齒敘先生子後所見異詞匪直與賈嘉通書而已

王鉉傳

王鉉字上玉別號昆柱蜀營山人也父宗誥舉萬曆丙午官涿州知州未任而卒鉉心傷焉矢以忠孝爲報恩事已得中四川庚午解元其時有甘露芝草之祥豈爲區區一元而顯乃久之不第選授吉安府推官雖感激馳驅實奉命于敗軍之際者矣聞賊射天不聞蒞吉無可爲者然且多著異績他官激變之民若巨家之叛佃各來受裁不敢搖手而廬陵鰲城六達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五

慶堂二十餘砦盡平悍兵盡戢鎮官胡嘗惡其害已也抽白刃臨之鉉恬不爲動郭多劫頃公卿之謀亦寢是時閩中建國倚虔吉爲重地大師雲集則閩部楊廷麟大司馬劉同升總憲郭維經總督萬元吉虔撫李永茂諸君子皆與鉉爲同心用元吉薦陞吉安知府誠所謂封疆之臣吳城日首中飛石者五傷刃者二猶援枹不捨遂及于難鉉與分巡道張拱樞同被執而鉉懷府縣四印時時欲殉之舟泊豐城三仙廟下風霾大作夜中聞人言曷不去草湖可藏也鉉

手語拱機去之。拱機手語鉉不能。鉉因脫械自溺。若或負之而走。閱晝夜始投白衣菴。僧岷源者匿之。仍送上大華山。俾得以六月息。則清江周維翰。豐城范琦。各能爲臺卿之賓石焉。戊子之役。雖起。政厄猶有所承。鉉時被湖西之命。御史曾強起之。寧都賜霽村。吉父老具盍漿以迎。而鉉治兵民如前。倉卒間。亦著甘雨隨車之報。尋詣江城受事。身經掘鼠羅雀。析骸易子之慘。凡九月始出。乃變姓名。歷險阻。重還吉水。居赤嶺山中。至庚寅卒。作自敘文有云。結誓而讀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六

聖之書。決科而齒事君之業。應有如是。事特人未備。皆余備嘗焉云爾。余何尤。嗚呼。此數言實足以著其生平志行矣。子開禧才者也。相隨始終能爲之狀。而奉其蛻以歸故鄉。初厝未免卑濕。既歷十有七年。啓視如生。衣冠亦不腐。君子以是知鉉之爲正直明神也。鉉卒時。村民或遇其車衛疾馳。入蓮華寺點軍。軍面赤面白者各半。且云奉敕征蠻。向後不得復見。給令旗引出而聞訃。其人曰。張正教。至今能道之。又開禧移寓五河。有二卒校帽黃鍔。假寓誰氏。云自江西

來。送王公之任浦口去。臨淮馮教官能凡。開禧就問扶輿事。鉉登壇題曰。不見蛾眉已廿年。凄凄風雨傍山前。孤臣萬里西江泪。難託天邊一雁傳。又句曰。忠是人倫重。孝爲子道先。居官幾樹節。報父樂歸田。末批曰。吾已爲神吉安。顧覓鬼亦欲廁先人耳。比及過蓮華寺。先夜有二羽客。自太霄觀來迎。極去忽不見。此忠魂不歿。何必不言有鬼神。先是余友陸培昆庭避兵西冷。聞杭城破而歿之。其明日有蠅。將楮鏹過。言陸公爲某山神。索吾兒作記室。欲謁免焉。又一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

追之曰。公性急。有敕卽宜奉之。不可請踰時見歟。余作傳未竟。麗京偶枯謂之。因記于此。鉉所著有詩集江遊紀事。歷險錄。而臨終囑于多格言。通乎三教。遺像稍稍缺。其子憂之感夢云。原未喪吾真。何須從其假語。尤可竊。舊學氏曰。遭世之變。正所以淘煉人材。不必爲之諱也。楊萬諸公與張拱機後先歿。虔吉烈矣。王鉉獨百折不回。似有所用。其未足及旅歟。猶大書正寢于廷。豈矜奇節哉。赤嶺爲文信國同年陳應乙故里。當信

國起處有書與陳曰。近日義聲大振。所在聯合。汪先生至。能道所事。而鉉初避難。亦嘗託稱汪先生。攬信國遺蹟。以爲先生之言。似爲我設也。豈不然乎。豈不然乎。

蔡忠襄公小傳

忠襄者美謚之文。江左其猶存。朝典而公名懋德號雲怡。初繼陳復姓蔡氏。家世吳之崑山。在人物與區獨鍾純氣。夫惟能爲純也。卽剛大者出其內矣。關賊旣破。關隴乘勝壓山西。換契改官。所過皆靡。于是或謂公可以無蒞者。二說曰。易撫適未代也。曰。聽勘宜就道也。而公殊不謂然。乃求古忠義聖人。以爲友。友設盟于漢壽亭侯之前。作誓守封疆。不逃不迎。捨生殉國。預告神明之語。至今讀其書。稍有肝腸。猶爲殞

涕。太原且陷。公得歿所。于三立書院。整衣冠。首神京。再拜。繼其左。其中軍應時盛。班拜已而復拜公。繼其右。于是可以見公之節烈。兼能知人得士。原夫外國正道也。而常情難之。此不必論。慷慨從容。惟論肯不肯耳。一或于可以無歿。則將何所不至。文墨兩山在。事去後。公在。事來初。各可以爲轉語。而必不相借由。其志決宜鼎足而忠之。當公督學西江時。天下猶未大壞。公顧爲拔本塞源之論。及邊事孔棘。公條上方略。洞中機宜。尤必要歸于正心誠意。或者兩迂焉由。

今而思乃知公所拔寒卽貧生惡死之情其漸必有無所不至之勢而國君必歿社稷士大夫必殺鼓之爲皆未嘗不與誠正同物也已

不了道人曰蔡公之于學問可謂有大醇而無小疵然亦聞其頗究心佛乘歿于忠者豈得不謂之出生歿者耶余友黃海峴蓋其儷也憶余謫浙衛日公視兵嘉湖嘗正教之不能盡率以及饋輟負負無可言者進士三科劃爲前後余實後公今其懸隔寧惟是上下牀之間亦譬之日劫相倍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傳

十

王永祚傳

王永祚字開之別號屏山楊州秦郵人也家本儒素由父自學憶齋公而上三世讀書遂三世得官一品則弟永吉鐵山相君之以鐵山在他日負經濟才亦有志于云救故屢躋益進受任封疆會其無成而不必繼之以歿其後乃依光日月勳猷爛然屏山如有所未足矣夫鐵山之于屏山蓋嘗師事非僅溟洋然弟之而已者又再世受業焉一門之內大氏無慮德義福利之爲都有所稟教易不雍雍旣乃至于分河飲水無復相見孤竹二子穀粟不同諸葛三方冠蓋安出且維彼炎炎是來滅維彼高高是來墮此古今恆言亦非屏山之所深卹屏山以爲盛世三公事豈淺鮮第能因時者好爲之而吾意適不在也吾將隱而歿矣于是乎息交游屏妻子去其華軒處乎湫隘日臨澤鎮亦猶一閭之市耳顧其人自十餘年間幾不知子真伯鸞之定何姓氏而殊方異地苟具心膽者則莫不聞風而慕義焉屏山之節惟此爲最高其他行規游矩動符古人不足同論是時天下之大其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傳

士

于屏山非有物色以求之。置工以勝之。嫁母收孀。若
毒酒以劫之者也。而屏山之立心。則無日不期于成。
成有所矣。尚安問其得不得哉。于樹德故高等生。亦
號善讀父書者。丁酉一雋比于或從王事忠之屬也。
未必屏山之所謂忠。即顯親揚名未必屏山之所謂
孝。獨借此以通屏山友于兄弟之窮。則屏山毋亦舍
其新而圖其舊。先是屏山第三弟永譽。拔山厭子顯
德。容德亦皆受業于屏山者。以甲午一科聯翩起。南
北屏山不非樹德承之曰。事當無害藉第令或害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

而若影響嫌疑之非妄而至不測者。更未可居也。亦
擇禍莫如輕乎。屏山用是故及于吏議。盡室北轅。戊
濟陽。僑寄白塔寺。風雨無鄉。怨怒不及。三年惟是吟
咏。嘯歌尤勤。掌錄日課。抄古名人格言若干條。不啻
紳佩已。乃眠食未損。無病而坐脫。大有似乎聞道者。
在昔先民王彥方。豈不亦老成遠東哉。今日之濟。得
蒙京號。絕異塞垣。宜勿為屏山心傷一竄。自屏山歿。
濟鐵山亦前後成都門。此其道里可知也。然而屏山
不且以鐵山為大遠于已哉。夫鐵山雖遠于屏山。而

屏山終不欲遠鐵山。蓋屏山抑猶有讓道焉。據史傳
所稱引。粹無忌之讓韓起也。自以為難不能必君。丁
鴻之讓丁盛也。自以為生不供養。故不飯哈。是其于
忠孝之大端。尚有所辭。遜。況直為法受過。不至甚
戾于忠孝。而足以貶已。而無掩其同產之功名。夷丘
實淵。理則然矣。屏山何忍而不為此。余既嘉屏山之
志行。而又悲世之論屏山者。不深惟其本末。猥與壘
斷。丈夫同議也。故傳而著之。以備立言者採擇之人。
也。蓋身可捐。名可污。而心獨不可負者。也。其友天長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

老翁杜鶴年。嘗隨鐵山涉歷壘場。作奏草檄。可謂國
體之良。而性不阿。卒能與屏山偕隱。游酒人。開沙
社。遂避不出。或遷起之。抗觸致疾而殞。屏山為之周
其後。

外史氏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始憶齊公謂屏山為重
器。鐵山為利器。一一肖之。而又以治命使弟師兄明
有所正。豈主于殊途同歸。鐵山相業蔽天壤。其經畧
前遼時。適當處鋒。倘得如屏山言。盡悴國家。捐軀報
主。能事已畢。無可加尚之者。今日惜不見其全書。然

書且竟傳。卽鐵山亦因屏山得一不朽也。屏山歿門人私謚之曰貞惠先生。貞實全德而有平奇襲之以惠無乃爲諱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十四

項聲國傳

項聲國字仲展。澗秀水人也。當萬曆之季。文章中衰。仲展能大爲振起。海內所目名家。卽非一輩。必上首歸之。其大父篤壽與其父德楨。玄池公叔父夢原。玄海公暨兄鼎鉉。皆進士出身。而仲展娶于宰相朱公國祚女。則其爲之前後左右際者。蓋多其所閱祕籍。若遇良師友。亦正不少。余樸固初未能奔走壇坫間。而騎驛至之。名牘相達有日。批櫟一先。于役此地。式其威儀。事在庚午。此春秋所見之異辭也。比辛未。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十五

展捷南宮。余還京師。乃不得見。先是仲展出繼玄海。則玄海徐舉四子而鼎鉉一官庶常。蚤卒。無後。玄海乃以仲展歸于玄池矣。玄海訃到。仲展堅謁治喪。致其哀感。可云知恩。金湯重爲都城侯。受封卽不復歸家。一觀其本生父。而仲展不重爲進士。已歸所生。猶奔喪。其所嘗爲後者。其厚薄何啻相倍。蓋仲展內行醇備。惟此爲之大端。甲戌廷試。仲展得在二甲。以名第例授雅州知州。非其宜。處顧用清操。忤撫軍。告改官。以去。時事日非。皇路梗塞。仲展行次德州。上全城

方畧所謂馬力既竭車猶能取一焉已而補太平府
推官監軍未任歿京邸長城萬里天者壞之何可勝
俾仲展非篤婦人者而與吳姬相得有禮仲展歿二
年姬亦物故未夫人葬之同穴此事足可稱道夫人
姬皆無出以玄海他孫嗣之而其後蒙難瀕死久之
得釋纔充貢爲國子生孫光宗者休寧潛德君子也
讀虞山錢公所爲墓志可知其賢而嘗與玄海深交
能識仲展謂仲展必以文章命世光宗且歿屬其子
丕燦于玄海玄海卽令之師仲展仲展所以教之甚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六

勤左提右挈不遺餘力當甲戌時余尚操衡事仲展
投余長篇道古因極口丕燦之才而余別以不善事
貴人報罷自今言之季札長負徐君一心許矣丕燦
曰不然必子也能傳吾先生者自非掠美駕虛以市
其文之類余因不讓而大畧述之旣用賈嘉以徵買
誼亦藉侯芭以著楊雄也
揭博氏曰文章政事仲展幾欲並擅之哉而宦不達
者因謂無政流俗之論曷足相拘若夫文有作家亦
有選家此兩家者患不能兼卽兼矣患彼已不相至

也莊生以仰天者謂之蒼蒼視下者亦謂之蒼蒼等
非正色必如仲展乃可得知文章之正色而不蒼蒼
乎他人之作余致爲之服膺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

周一松傳

周一松字儀袁別號履素新淦縣下安里人銅仁府推官安叔公之冢孫也生平優文學而不以聲利爲心舉天啓丁卯科鄉試則余附青雲同出倪文正公門下無亦惟是道義名節相摩相砥而儀袁三年不蜚至辛未科始成高第進士可取次膺華選顧謁改學官得嘉興府教授則余復濫吹來視浙學余習儀袁且借力制曠豈僅僅若春秋所見異詞而已乎儀袁之教嘉興也爲立課文講學二法與安定之教蘇進賢堂稿

卷之一 傳

七

湖等屬癸酉大比余用故事許告考而羣校之以儀袁所取卽置第一遂中解元寧波府學俞穎陽也是時藻鏡之譽獨歸于儀袁其明年擢國子監博士造士一如嘉興卽無論六館之彥多所成就而順天學生員之執經請益者于稠衆中得一李耿便浚投契延爲子師李耿竟以聯捷去昔呂文懿公徵時學官致家塾教諸子大守黃懋因閱學官文而擊節焉學官正對曰呂生文也大守懋乃急召見呂公試之益大奇呂公當其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

學而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選翰林其後爲內閣名臣蓋亦嘉興前獻也而惜乎學官之軼其姓字今受知儀袁者卽解元卽聯捷正未審視文懿公何若而儀袁能知人得士海內至今傳道之顯于前學官多矣然儀袁終學官大用不著亦未厭人望也儀袁歿京邸不能殮同鄉諸公贈之歸而同儀袁成辛未進士者何三省觀我起順天教授升國子博士至禮部郎中提學東學三山建國爲正卿楊以任惟節起應天教授升南國子博士卒惟節最有文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七

名同余成戊辰進士者金鉉伯玉起揚州教授升國子博士至兵工兩部主事歿甲申國變皆可述而志也論曰史公之言廣厲學官尚已如儀袁者誠不負廣厲哉儀袁初有令子魁卽其嘗學于李耿者而亦天中道今獨有孫聲古能揚厥祖之美善此又史所以徵賈嘉耳夫俞穎陽入數儀袁能與余同功余實未敢貪天也記場屋前時監司諸公謂余曰卽論文章今年解元當在何府余對曰必在寧波諸公曰可贈

予余曰可賭如俗罰東道既榜放果在寧波諸公報
受罰余堅辭之而自罰以爲非意所期望會南中言
路有以潁陽名疑者將具疏抨余久之知其無與乃
已此一事而余內受罰外幾不免于抨儀袁之譽無
損則開劇之分短長之數較然明白有以也夫余之
始終服膺于儀袁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予

楊鸞傳

楊鸞字文黃別號地六閭福清海口里人也父賓實
公有善行鸞狀之載海外篇母陳盛內儀石齋黃公
嘗爲立傳鸞早惠七歲日頌數千言屬對諧聲律十
歲試童科則赤石黃公嘉與之已而入鄉學又補國
學試莫不冠其軍而文藻以腹古折自如陳五聚王
友僊爲之師亦復相爲師也三山建國事如德祐正
統系焉鸞于是既取甲第授庶常而制辭機務時一
與聞可曰華俊乃倏忽遷移厥功未究蓋成敗利鈍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主
之非所逆睹然矣波臣出入不忘朝宗蕩扶侯阮進
者實羅而置之幕下台郡弟子員林逢春以酒過觸
侯怒羈經年不能自拔鸞捐精百石而贖之得不死
此非造次顛沛之必于仁者乎及過日本見其人物
殊不笨癡王頗秉禮卽與之上下古今高言不倦此
非忠信篤敬之行于蠻貊者乎未幾鸞以父召歸榕
省菽水承歡有終焉之志而二親相繼棄捐喪葬無
憾辛壬癸甲鸞猶克于也哉鸞爲人在儒林文學獨
行三合傳間得其本固不難舉其末也義旗所起亂

更如麻鷺演危得脫屬有天幸遂開閩浙若普陀連江浦之能以財以令而免人于死者不可勝算其後歸誠則果誠矣督師趙公安輯王公爲請旨而徵之騰章而薦之尤滯乎選以五閔星曆第以周流當守候點到亦不失期鷺何操而若此逮于戊申清興且廿有五年鷺始授江西按察司知事以來知事微矣其隸于臬卽如漢制御史大夫之長史官顧職司少無以自見上臺之知鷺才而推轂鷺者使假守建昌令不遂事則又假守浮梁令鷺在浮梁踰一年美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

不勝書大率所與輩俱有當于人心合乎天道而還巡檢沈之旅櫬封前令劉之見骸尤稱高說作養人才請廣生童應試之額尤稱大公王跳鬼爲孽騷動三省比其成禽鷺猶能取一焉鷺故不言功人亦無功鷺者若夫已酉秋早鷺修步禱遂能使甘雨隨車不爲絕德以後年辛亥之事校之知其異矣浮梁新作巨艘受千石初不能入水鷺拜而入水既阨石門礁礧撒水鬼運而過以河工納粟之事校之又知其異矣凡鷺之所爲異者卽鷺之所爲誠也而鷺生乎

異蹟不止此兒時幾歟痘則扁鵲起之瀟湖中針索幾淪則河神解之閩管大歉天爲鷺雨金一兩錢二得不饑而閩關時鷺島之礮石神告以蒙絮免周流時神木之陶穴將壓榆林之猛虎將噬井陘之水漲將飄鷺一一得脫身不犯莊生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者也畸人則是非毀譽可不必言侔天則天之所佑順與夫鬼神之所護呵端有在矣自是厥後卽與鷺爲無窮可也鷺有子正祚未及弱冠而能文其求余筆甚勤雖恕于選言實精于述志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三

舊學氏曰昔人讀題名錄而拜之以爲此千佛名經也同翰一官尤有聲價或僥得輒侈言登瀛洲揚鸞于此二者兼之矣何不見諸動色豈西方是佛而東方非佛耶海中實有三神山徒以望見而不至遂疑氣彼之亦豈定論余蹟鷺行事拈其尤異者槩括于篇而鷺往往履險得正然且摩錫不以去病晚節不號天全倘亦陰騭如耳鷺取自聞之之意乎

夙孝齊貢士傳

齊文嘉字爾猷進賢縣之漸嶺里人其家優文獻有兩進士而皆官都科者兵都科定溪公譽在嘉靖時嘗以與曾銑復河套議忤旨得廷杖五十梃謫驛丞去已浮沉累官至監司尤辦賊發杖瘡處吏都科豫沙公世臣在萬曆時主京朝官察典無所阿匿例陟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而罷此兩公一爲分宜故舊一爲江陵門生而不耐其要官若此可謂曰賢爾猷于定溪不相見猶兄弟行于豫沙相見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其伯父爾猷父敬玄公母氏章生三子爾猷居仲而敬玄積學不仕顧才爾猷嚴督課爾猷亦極承當發憤欲大有所爲乃晚成早世中間尤有遜讓俗所未喻何得不述而志之蓋爾猷年三十始遊庠序文章聲名鼓動天下而無如其時事日非致身無路當闔爲大逆先帝以至尊殉社稷爾猷分不得爲小臣攀龍髯其志亦恒求死耳至于丁亥新朝之鼎大定然後爾猷乃爲父母樂其生于是而覃敷特恩從事里選操衡進賢以爾猷應則爾猷辭而讓之他氏亦曰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爲父母樂其生更備其老蓋是時敬玄年八十章七十矣謝浮名盡實孝此君親兩大戒先後之別抑或以受命未受命爲別乎科名之于人僅事也義不得爭亦不得讓乃宋之薛奎嘗讓進士第一不居而居第二選貢則學舉一人無第二者矣雖然以歲貢有不欲與而得給旗扁之甲令推之爾猷豈終不得爲選貢哉且爾猷雖不選貢而得遂其孝養實以爲有餘榮戊子之事則凡有識者所不能料也豈惟爾猷而爾猷竟以是歿于大兵方其宛轉鋒鏑斧鑕之下未嘗不有大痛亦必謂失父母大事焉耳而明年正月江城未破之先爾猷父母竟以一日一時同歿正寢是令終也爾猷念作孝子者于斯之時其亦快然而無所恨于心乎夫歸選貢于爾猷世事之言也爾猷可以不屑歸孝子于爾猷本心之期也爾猷宜受書有之火饑崑岡玉石俱焚而別籍亦曰歷陽之都一夕爲湖君子魚鰕小人蟲沙今爾猷之有玉德而爲君子人也故斷斷可知王師畧地適然相遭亦終無所坐也若公孫述實爲僭竊李業不就飲以毒酒

橋玄亦自名士。招姜岐不來。趣嫁其母。是遵何道哉。而爾猷免矣。又李密爲其祖母劉陳情。乞養後世。通以孝歸之。而獨譏其少事僞朝。一語以爲寡恩。夫僞之非矣。事之亦非爾猷所辭。僅微名而無爲官之嫌。于前朝亦不仕而無僞之之。妄脫然一身。顧能外生。以成其孝。則其進于李密者遠甚。是故其夙纔年四十五。而人必千秋之不朽之也。有以也。夫爾猷亦娶于章。產子傑。七歲。俘入營。後贖而歸。爲高才生。將可紹兩都諫之緒。今雖暫蹟。既能營爾猷墓而作文以表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三

哲學氏曰。余歷患難。亦大率視爾猷矣。而得不死。至老。回憶年十一二時。嘗受業章中子先生。甚有長進。已別去久之。甯然不知爾猷之爲中子先生婿也。傑卽中子先生外孫。近從余遊。乃講世誼。而傑才名困蹟。皆似其父。獨能握管顯親以文。余讀其所作墓表。卽思讀爾猷著述之全。不可得。第拈其晚日堂聯。與蚤年爲文。一日。七首。至七日。一首。而復至一日。七首。處爲之加丹黃焉。辭在表中。不復錄。

胡一麟傳

胡一麟。字天錫。別號泉白。常州武進人。文林郎。其今所得官也。而官有時益上。且不欲據以爲定。稱惟榮名。則甚無旣矣。泉白爲人。崇尚澹寧。絕遠夸毗。在古隱君子之列。顧遇事慷慨。不能忍見不平。由其天性。祖太保忠安公。濬與二楊。蹇夏輩俱爲名大臣。而保護建文舊君。暨察視仁宗之爲太子。監國。密疏報誠。敬孝謹七事。可謂高不見之功。逮于英廟復辟。又以常主奉迎。率百官朝延安門之議。遂得世錦衣衛鎮。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撫忠安公。生猷猷。生泰。泰生恪。恪生邦。向皆世邦。向生佳。寶應世而罷。而佳寶生。推擢生二子。泉白其次也。當是時。寵多族大矣。事勢流極。保無有敗類。一二人之生于其間。泉白少孤。卽族豪不無齟齬之者。因出就外傳黃君黃君材。泉白也。而妻之。蓋微事矣。泉白以爲古之人子。藏李札二公子之賢。在于能讓。而信陵平原孟嘗春申四公子之賢。不在豪遊。在于能稍稍裁抑。兼并耳。家賜第一區。誠不敢委君命于草莽。雖徒四壁。猶墨守之。其他腴產。可以姑置不問。而

其諸爲泰本乎同室者獨安能已乎公正發憤也乎
宦達之事則既知之而雅非其好舉子業不肯竟學
乃汎濫稗野漁獵聲伎又去而之于佳山大水之間
酒座詩壇之上放意極娛以爲此猶可寓崇讓而裁
兼之一道不然則毘陵文家林立取上第者車載斗
量泉白豈才智不能廁一跡其中者而爲爾寂寂泉
自至晚年乃益專精教子爲之別築書屋風雨晦明
必與相共夫固謂子弟之事而以金玉爲脯醢以契
券爲文章所不得也詩書氣幸不絕如帶而他何敢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與知乃令嗣宗虞鹿遊終能成進士爲名卿大夫首
貤封以及泉白則泉白亦曰是誠吾家之故物也而
幸不失之焉已矣泉白雖輕犯雅俗然好施予當厄
鄉之人無不德之族爲泰吞者顧以醜正故乘間遮
擊令厭老奉泉白卽義不受疾病而法乃在要害竟
以暴歿豈非天哉雖然泉白亦數數逢罹也其先是
里中有殺兒者輒援公論爲訟枉殺兒者恚之搆以
奇禍瀕歿危免又嘗郊居住問人疾夜行遇盜以懷
藥爲金出藥乃已夫佳句李涉雅量張齊賢固無所

用之矣而排難魯連非有受取者必每驅而蹈海可
謂之非數奇耶易有之曰近而不相得斯已然矣抑
安在乎仁之勝不仁哉而鹿遊方且修其宗牒以繫
之求其師說以重之得失之林竝生之志也繼述之
道盡是于是乎歲在己亥矣泉白歿去此二十有四
年去其子之成進士二十年去其葬七年其鄉先生
張瑋爲之銘而南昌後學黎元寬爲之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論曰于定國初學法其父于公斷欲能平稱其門戶
晚乃執經他氏所北面非盡門內也以鹿遊之家學
厥惟經義而今起理官職司與廷尉平同則曩者泉
白之所遭際與其執持種種皆可以爲律令何必他
師若夫胡之高門亦已久矣泉白不能爲高能不墮
高耳由忠安而上有宋文恭公宿蓋史所謂脫萬人
于水歿以大胡氏之世而我宣宗皇帝嘗範爲文恭
世家圖書以錫之忠安者也

胡之竑傳

胡之竑字士任別號翼在常州武進人安定先生二
十一世孫也成崇禎元年進士授官主政民部視草
場暨九門鹽法著有閩閩已奉敕筦九江鈔關釐奸
卹旅遠至邇安膏廉數千金不自取而代江人輸通
租是時手利權者率上羨金公帑以博廉稱顧難爲
之前後翼在可師矣尋出守河間左馬甥之望屹然
內艱歸次補闕之興化則海曙籍籍多事無慮皆吞
舟之魚實賴翼在爲砥定權分巡兗東道憲副其治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本曹濮也而會有玉則藉以捍藩王移駐于兗蓋其
所至能重人國如此廣賴見李三曉而聚衆爲亂翼
在議職之建矣當事以選端持撫大類養癰及乎費
邑見告直指竄草間水衡使者爲賊所劫而操論家
苟以深文坐失縣奪翼在官而止卽鞭長不爲意蓋
却去十餘年之後山澤非矣龍蛇故在閭山東有黃
驪李三屢成禽就戮而卒得之獄及主讞暨諸與因
緣者是其人也假令異時如翼在言不爲姑息曷至
于此翼在去官日先皇帝嘗念其枉于之還秩而道

梗不時聞命宜與再相以香火之誼頗欲引手翼在
乃翼在又不一上名紙其門豈其有外物之志哉翼
在歷官俱未得爲雄駿而能恬之其所就顧多于高
材捷足記辛未之秋嘗有大瑞奉特敕總理戶工兩
部錢糧者其先是邊書卿至則工部有九門修理城
垣軍器之役四員余濫一焉而余旋得調兵曹以去
幸無過然宣讀之禮爲彼設也雖以至尊臨之余
亦嘗不赧然于顏面其後三員者或糾彼而立名或
爲所糾而落職或論勞而得紀錄焉代余者亦得無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過至于工部別差與戶部諸司事余所不存而翼在
先有以文移竣務勿拘宜敕例之請是名言也余乃
今以讀行狀而得知之亦不容已于擊節矣翼在雅
不欲以風裁若智名勇功見而其言行乃特幾于有
道不愧前輩名臣翼在祖原昭公嘗登科嘉靖戊午
兩爲縣令而不免于貧獨能知有翼在之美翼在蚤
惠聲名籍甚于文壇猶依外祖奚公而養而吳公用
試藝以子妻之蓋其家之清風遠矣吳恭人之于翼
在能共貧賤富貴能共壯老能共治亂又人倫所難

者焉翼在著書有式穀齋勸學解行于世子四人琛
璚璵璘而琛能爲合狀兩尊人至反覆數千言不休
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惟琛之有也

論曰先皇帝遭世多故綜核名實以求治戡亂人材
亦有幸不幸焉夫或無功而驟貴或可論而蒙誅近
名近刑未必極善惡之分也首科之得士較然矣若
翼在庶幾中庸而亦有苛責何哉余嘗讀穀城集得
所論著充東二郡五道之故蓋一守而四巡翼在駐
曹半治巡也而仰以護魯則全治守也爲其全法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傳 三
不得佚其半而他氏之半亦可以代受過乎且神足
而東西馳難乎其至矣先皇帝以是原之而翼在終
不失賢也

朱公小傳

朱公名文德別號定宇松山夙難之副總兵官也有
識者以人繫地正稱之曰松山公殆不殊睢陽常山
之目矣在于今日褒忠盛典或不無需次顧其大節
寧惟若段大尉佚事狀而已乎是不可以不書公之
家蓋與有明一代相爲終始其先籍山左當洪武開
國時用功襲指揮使者兄弟二人班朝俱調遼東之
義州衛班派自世其官而朝派至公父得功承亂不
補所受牒猶河山未渝卒之起宗者公也公生而忠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義性成善射精韜鈴固其本事乃其狀貌亦近于髯
之絕倫遂奮身行伍歷叅遊累闕閤以克復灤永敘
遷至松山前鋒中營副總兵威名有聞指顧間宜得
大將矣而高起潛視軍關寧則是魚程之屬也于李
郭何有因起潛索公良馬公固不與大迂起潛文致
他罪幾在法賴撫按直之始免官去投閒以後教
子讀書不欲復著短衣射猛虎第每覽瘡痕撫膺流
涕公豈無意于封狼居胥者哉戊寅之年三輔大擾
公更請纓冷口前屯兩地皆能取一焉乃由假守而

即真再補前鋒左營副戎副戎故物也左營視中營
猶少遜然其戰氣百倍疇曩清師爲松山長圍自庚
辰至于辛巳經畧洪公蓋與公同嬰城守而公時時
有歎之心平日嘗粟千餘石盡出享士公之一軍視
他鎮獨張及已援絕食盡析骨易子勢不可支公本
協參將夏成德說公歸附公正色叱之尤示以國恩
之當報而二三之爲非因請經畧加誅以厲衆志經
畧持從容或自有說豈欲爲危城畱一孤鼠哉未幾
何也而城德密遣子縋城投順兵從其汛地入矣公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聞變歸家免胄望神京長號跪而言謝旋謀闔室自
焚火纔舉部卒羣起救之槍猝被獲公不爲屈節尤
肆詬厲以求歿也而成德誓不與公俱生從吏速殺
公乃與遼撫丘公民仰同日就誅亦壯矣哉夫在人
則欲其與己在己則欲其晉人名王蓋有識此義者
而必生致公不得乃爲委曲保其後嗣若曰畱此好
男兒種子俾爲我家用也甚善醜正者雖復次骨不
敢搖手公長子明登于錦州受撫入清朝官章京盡
庫旗南兩節異時一門掩映次子明科早世無後季

子明魁則公所爲開時課讀急欲從火而今日能爲
公狀事畧以大表著公者也川經明行修起臨武長
沙兩令至河南太守贈公文階郎至大夫天下不乏
載筆者循良亦必與忠義俱作于是余年友大宗伯
薛公爲公傳敘詳哉言之余擊節焉不能自已更立
小傳非爲文約抑識其小者云而同時又有孫三之
烈孫三者本公麾下百夫長也松山未潰時公嘗欲
先致其歿他人哂之三難之舉火時三不救此何心
耶比知公歿夏成德有力憤其不義乃同內丁徐七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謀入成德門擊之成德跳僅殺其家人數輩審配自
欲手刃郭圖射目中脅以爲無勇歸而自縊此可見
公之能得士心與他日間執貳者之爲正論也
舊學氏曰松山之事亟矣朱公嘗策之以爲此又一
大凌河也豈不然乎公有料敵之明焉有聲罪之勇
焉有舍生之義焉所不能爲者命在天權在人而已
大凌之役直崇禎四五年間余視牘職方頗與聞中
樞援遼議主于用遼用遼初如聚訟廟論蓋不敢正
之至是乃復舉前說亦然疑半耳以今觀乎朱公卽
恨不得什伯其儒參錯方鎮用遼何負哉勿謂秦無
人自古以變之矣

慈節傳

慈節姓袁氏大可一索之女嬪于熊秀才曰驥則仲舒再索之男也產一子冕墮地而孤玉之成至年三十七而後釋抱去所以謂慈節者似私諡之亦紀其實矣始大可仲舒各好爲古學博物多能不苟矣是非名譽達天下里之構机側目斂手亦自簡肅帶川兩公以來風流不墜故慈節者天性所優而漸其家學慈節爲人婦第踰年善事尊章內言不出于柵後之教其婦也亦爾其教子自小學至于舉子業皆專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美

師不附庸他塾成材而罷冕爲高第生田場屋屬時代遷移可走逕路上風雲不之許寧以仕學一設鐸文水隨令趨歸就舍拜迂生黎子而問字此視王陵母爲隆準兒所攝遂委其子而棄其生者見地相什伯矣三豕度河亦奇歲也塵起江淮斯民掉臂莫適爲主卽以是時厭世又豈欲知興廢間哉于是悅生拱而右爲余言其姊事至流涕且屬文之謂姊他日治生訓人種種可法殆不勝書顧頗知佞佛來去之際無不自在明白將革取所嘗衣子諸婢凡二十輩

人一事而或以精疏新故致辱譏則領使爲國圖如所予不失悅生壹以是異之嗟夫慈節所守亦大矣尚安取此區區小異卽以其小者而論比于分香之雄復相什伯也

論曰柏舟之風何以得變而嗣正也乎世無節義則王者之馭天下無權以不能繫之也至于其特操乃往往見諸婦人女子亦有由來關雎是已然豈爲是而畧鬚眉哉余謂世有節義則王者之馭世亦無權以不能奪之也獨怪夫不欲繫之而必欲奪之者豈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美

爲王事余傳袁氏亦流涕焉

陳媛傳

陳媛字璋玉袁宜春人以德早世故美之曰媛父中丞去亢公母某氏生璋玉關西則去亢分司于是也未幾而去亢得節鎮行謂之宜父愛之許適少司馬李梅公先生子維饒維饒數齒穎惠中選而梅公嘗令維饒父事溧陽相國相國以溟津去亢遂代牽絲可云一時盛事已十餘年而後璋玉歸維饒爲梅公先生新婦兩族相望大氏無慮皆名流前繼後開隆業實倚璋玉而梅公夫人遠山氏雅有文在道蘊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易安間尤不易承稟璋玉能得其堂上兩人之懽心則其才可概見蓋自維饒僂于璋玉交勉如友朋讀書益進紛華不悅戲弄之物不設于前璋玉自致奉兩人滄澁必躬必親其有暇則時時作小楷法書言不出柵以是故中外稱道翕然無間宜遠山夫人之安之璋玉歸逾年而產子雖雌也遠山抱孫焉安之甚何若乎天爲無厚折玉而絕無所愛病生于月遂以不延有美云亡斯不惟李氏之流涕矣夫璋玉可與猶得一爲人母其不瞑乃不得終爲人婦革之際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無絮語獨悲懇乞尊人爲書手掌四字曰李門陳氏者至再三如請乃已以爲附身之文同于入廟覓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何之乎頗憶梅公先生娶婦時余與作客既其喪余又與作客先生于賀弔俱辭哀樂之致得失在心殆不可語而維饒悼亡誄璋玉幾數千百言又著悲斷弦詩十九首極其悽惋情生文文生情誠以璋玉之可思乎亦誠以璋玉之知言乎然其事足以傳矣遠山爲詞而哭璋玉并慟殤女長玉以雙玉署篇此其悽惻有相牽逼而來者夫復何能已已及于感懷寒食十年逢罹七字語感讀之何嘗不爲泣下沾襟璋玉比更工韻語曰得諸維饒口授第不識其視夫人作何如與之詩不能讀此昔者蘇蕙嘗以爲難今滿一門之內而成風雅之林雖有摧傷正變斯備僕本恨人一詞何贊抑聞之孟光名字命于伯鸞不由其父母而璋玉聲錫實用尊章是可提衡而比類者顧或并曰相守或藁砧獨遺芳徽如疑壽命不同天之所使未足爲深嗟也式微生曰人倫相齒其猶難于男女哉喪亂之世是

不一姓陳媛天天年終閨閣視彼被驅者豈皆無
德言工貌李生維饒既察其始復例其餘柔日當不
為不利耳韋臯作壻于張延賞代延賞位延賞不見
獨延賞夫人苗見之然其妻固在也維饒異時擁旌
旄過春臺卽能兩見張苗而令妻乃不可復作悲夫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四

貞曹母汪氏傳

汪氏名 字

歙華族也年十七適同縣書生

曹士順入門未及合卺順物故順之父曰堯儒產五
子長順次顯願願頤而順羸父爲課讀順攻苦廢寢
食得疾遂不起汪與順同年月日時生故相而耦及
是昏不成爲婦則猶處女也而竟矢靡他焉古之立
奇節者史傳多有之皆妻若妾非女女而能烈有聞
或以父母若祖父母兄弟之難不盡以夫卽有所許
適曰夫非女宜言卽因有所許適遭變故不欲背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聖

一猛決殞命已是究事無復後來之美善矣今汪氏
內寶奉其童女身而外名未亡人者春秋已六十有
初孝事舅及姑吳至今吳望九在堂不成爲婦而
成爲婦若而年中慈碩子某顯子某續順後祭胙不
絕終抱孫不成爲母而成爲母亦若而年女訓曰婦
無再適之文此汪所謹然又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汪與順誠得意而非失意永畢
而非永訖者哉而不過一見面之間遂定終身百世
之守故頤爲嫂乞文字約頤二言惟曰奇節而曹宗

宋史公士鶴當汪年五十時已年八十矣亦嘗操
形管爲作真貞贊真言其女也貞言其婦也合此二
物可以旌閭可以易名可以作傳吾取真貞焉然必
署之曹母者汪志也亦曹志也僅曰女婦其不爲微
事已乎

逸史氏曰烈女忠臣恆言相及改事君有人矣或苛
誅崇腴恕孝秀若始策名以爲不當職可無苦節然
者聞汪氏之風能不少生其愧乎世莫任爲氏表而
表非氏意立言之君子故有所取爾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聖

彭正時傳

準提密門功驗舊著然于境不能多歷者于門亦未
可謂深入也洪浪大師述一事頗詳再引其人見設
爲授筆而作傳彭正時字端吾徐州人悃悃無華獨
能知有本分事茹齋止于兩器朝暮拜佛率盡一香
其持準提久之至壬寅歲夢非夢間有客謂之彭城
屬且淪沒君子小人無隻遺者可不可也端吾曰不
可哉無已則願以身塞之客誠之顧曰何至是但不
免二百日災記取宅門前柳樹第三株有老姥可爲

進賢堂稿

卷之十二 傳

聖

言端吾質明而往同巷人多從之者乃老姥坐柳下
語如客端吾爭不可至再三大相詬厲端吾攘臂譟
而前老姥尋跳去同巷人見端吾狀不見老姥也以
爲端吾病心風而端吾實病心風矣與鬼神遊口喃
喃如嚙生力至不難敵十夫趨距而登屋以邀或騎
屋脊上嬉禳之則曰必盡出汝婦人女子既盡出約
之對已皈依乃下此其所素習不忘也然城中戶而
畏之語其父母收之每收每軼用覲言鞭以桃灼以
艾體無完膚又故鬻也燎之連髮眉俱燼狂如初則

爲大鐵索貫硃石鋼空庭中。圖以人數匝與之飯。或不食或食而不遺矢。父母見其啓口以爲念咒也。批之見其舉手以爲結印也。捶之。端吾曰批之捶之甚善。然不得力。更自批之捶之。又多言而中重門不開。輒呼來者何人。人之果然持者何物。且幾何枚。枚之亦果然。夫雖果然。尤近妖矣。父母未嘗不加批捶。妻子若羣從。未嘗不加誅。其最酷則奇鬼戈椿其喉。且斷斷已復屬。閻羅老子治之。令歷諸獄。拔舌抽腸。體無不糜。糜已復完。斷且糜。時尤能言。言叫屈也。故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四

知鳴不以喙。一日前客至曰子厭是耶。端吾曰厭是。顧安得脫。客曰子忌持準提耶。不忘卽令七作之。鐵索斷矣。圍者如盲。第周垣葛針難可得。出正躊躇間。客救之曰。此不過一持準提而足。一持之則耳邊風生。超然竟度。自是以後客與端吾未嘗不相隨而相敬也。游于呂梁幾溺。一持免。墮萬人坑中。羣鬼索負。一持又免。遂過其祖父母墓。若外祖父母墓。皆一持之以贊生天。俄而曰可脫。雙屨祖墓下。便家人蹤跡。端吾因徒跣行市。父母跡得之。欲續其索。端吾曰未

晚也。苟爲患而後續之。父母許之。以裹領遮斷索。跣如故。遍走彭城。遇其爲君子者。客教之以受責。遇其爲小人者。客教以責之。受責曰。彼嘗爲何名言。責之曰。彼嘗有何隱過。凡日閱數十百人。無失一二者。乃去之一大山。相傳必千年纔可環走。和合神治之。當其子午有人跪誦觀世音名號。此示和合無相兼不求錢也。又去之一大宅。羽流丹竈填其內。黃白之物恣所取之。端吾掉臂而過。此示不貪金銀氣。兼不求仙也。舊地曰南黃忽得浩壤如峙。東西二華人徒繁盛。車交馬馳有帔而騎鹿。自西之東。驛而騎龍。自東之西。端吾曰。彼彼皆何爲者。客曰。此無非汝師。汝異日當自得之。乃與同上三仙閣。令之恭。顧有恭局而無恭子。然則紛紛者安在。客曰。子休矣。有佳果可取而食。起視之。柿也。高不可摘。亦一持準提樹爲低首。得二枚吞之。涎逾恆等。或者自苦自知之喻乎。而端吾霍然病已矣。病凡二百日。以斷索分前後際。前百日甚苦。後百日苦而不甚。漸近于樂。皆記憶之。端吾語余諸境具在志之。可略可詳。惟父母與痛時知爲

父母而安之者得其九不知爲父母而罾之者亦有其一負疚在心今爲發露嗚呼此豈非所謂能知思有慚愧者乎客則始終聞聲而未見形端吾亦不知其孰爲之矣

不了道人曰世固有狂如此者哉抑宗門云入佛入魔是其旨也徐州爲河所湮豈堪再告蓋其災在天啓丁卯年而彭產丁卯前塵影事故宜及之乃其君子小人猶得以度人自度終不至于爲魚爲鰕爲蟲爲沙如歷陽之都然者準提力乎持之者之力乎彭老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三

正時雖推以爲在果位中其亦可也

影事傳

征有功字遜父余四十年好友也戊子亂後主余館之以文昌閣者亦十餘年乃戊戌之夏來夢洲相視至六月之中旬歸七月之上旬忽報遜父自牀墮地歿而復甦獨病目以創余意揣之當本目而標創非一跌之過及冬遜父能來言其故蓋中元前五日暑避蚊索客共語漏二下兒子趨歸稍坐猶作八段錦工夫實未假寐忽窗外連呼遜父遜父連應之其妻誰之遜父曰念南也妻叱之則遜父已委地而僵氣達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

息且盡妻命兒約鄰婦來共救之逾時若五飲遜父出門見念南衣月白袍頂方山謂之曰端甫招汝遜父曰子何以來曰騎馬吾何以去曰有人負之念南上馬一卒則持遜父兩足使騎其頸行常過馬前至一處若官衙稍庫小念南謂卒且下獨騎去遜父曰孰紹我端甫安在卒引之入則見端甫科頭立門間問遜父何爲來遜父曰念南致子之請端甫曰無之既來且小憩初門甚不大內則益曠行數十武見崇臺遜甫謂是可演劇念南端甫嘗共肄業當欲續之

而端甫曰子不宜留但可飯而去引遜父淡入過一堂見男子數百人皆坐相爲拱手過一室見女子數百人避席而已再至與處端甫索食得三白玉盤諦視之無物引遜父仍歷堂室間出男子女人如前所見謂且會食臺前至臺則一吏公服侍問端甫朱先生若爲致此人念南不時至吏私于遜父宜去不得飯端甫建之令吏取萬曆年間簿翻得己丑生者視之遜父名字具在下註壽八十三歲餘文多不省遜父遂脫身歸作聲然後流血滿地命兒取松香搗碎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七傳

哭

傳其腦門眼角傷處猶移而病目近百日乃痊遜父爲其妻詳哉言之妻故曰宜爾宜爾者何初遜父少年時娶于宗侯敬吾之女爲首妻敬吾有子曰念南蕩不治生遜父席其父貲而又因其姊爲念南之祖母行也故嘗周急之念南負博進嘗匿人謂妹婿且代吾理家事遜父遂贈之三數年多不償念南妻阮故不避遜父如家人至則加禮敬親厚遜父之諸姨謗遜父以爲無行遜父之岳父母信之至以語遜父之妻而亦信之遜父之妻憤歎他宗侯號易所者復

妻之寡女易所與敬吾同行輩敬吾妻仍女視遜父妻每會輒語以前情易所女請去遜父解之久而後歸而亦憤歎宗侯思曉乃謂遜父曰子兩婿于朱吾爲子三之是朱大也其姪女未字相宜男媒而歸遜父是爲遜父今妻敬吾妻亦女之亦言前事今妻雖不如前二妻之憤其信謗亦如之前二妻且歎謗益騰入念南耳念南伺遜父至母妻俱出陪念南佯去母隨之念南多爲隙窺妻若遜父不得聞念南有養子愛之自爲製餅餌他客不賞妻以餉遜父疑之甚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七傳

哭

出妻還于阮不見者數年念南一日遇遜父直言所疑遜父設誓而罷終不釋然至懷刀欲刺殺遜父宗侯多嚴傳將軍者端甫率其族先隱遜父七日夜令手爲狀每至漏三下時披髮跪將軍前而朗誦之期以報不報遜父直端甫乃言念南逋責而厚誣人池閱數月亦令念南爲狀傳將軍所亦不報愈知其謬宗人某等啓于王稍治念南而令歸阮氏阮以壽終于是遜父終德端甫而與念南如路人端甫念南先後死各不下廿餘年嗚呼此佛之所謂前塵影事矣

黎子曰善乎哉遜父之謗而不愧也病而不畏也不然崇臺之下其無傳將軍也哉然其冤既白矣得益壽十三而偕老者猶譏其少作刑于之謂何以視妒害死者猶爲得婦人之貞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辛

陳晝傳

金谿陳晝字惟易高才生也侯公廣成嘗以爲多士冠冕亂後尚志入山惟深讀世外書聊學道家運氣法對籍爲之了無所得一日有客叩門字之惟易猶鍵戶不納客詰曰何不識我開扇見客著方巾褒衣履舄如前朝制度但不見面有方尺雲護之勞惟易曰子有仙骨而無仙氣必欲得仙者當師于我惟易難之問其姓名則曰仙家何所事此稱以老兄不可必責稱師惟易曰試之客以爲子學運氣且通關未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辛

惟易曰第苦此耳客曰夜當勘作之及試果能令轉轆轤自踵至頂自頂至踵如意甚遂拜爲師亦見衣冠不見面也數日授惟易物械之誠不得發發卽且譏卽我去無勘置此崑崙顛復得如意惟易運氣至頂輒如山壓且踣憶師語置物顛輒解比夜皆爾欲發械客卽有聲見督隱之遂至三閱月面黃土色身材減半矣忽步屋檐下未晚童子進曰相公大羸惟易自負且仙何羸童子奉盆水令鑒之大驚夜閉戶因取周易試觀則客從窗外督此儒言大反吾教若

必置之。無自琢仙骨。惟易聞之。知所治。屬童子購。易數十部。戶牖牀几。悉糊之。客夜敲窗。不敢入。謝惟易我。且去。子何機也。疇昔之夜。諸大聖人。責備我。食腦非仁。設又三月者。爾無氣矣。索所械物。而去。惟易再肥。所械物。揣之石也。未見其狀。如客面。

祝茹穹先生傳

先生姓祝氏名登元別號茹穹龍丘人也多知博覽以道爲歸少起諸生在無雙之目卽經義詩古文而外貫三才淹百氏矣猶最精堪輿醫藥以之專家兵法學焉而不議弈品時第一時第二進退眎諸疏數皆開戰失利挾策錢塘遊配贈葛公之門亦旣升堂入室葛公行相地天目與先生俱抵山趾投寺栖葛公屬先生爲先登冀遇佳勝及來日良憩上方纔未昏黑耳先生遂去巖前齒銳至周翔已度不得下卽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傳

七

下逢物怪凜乎而欲爾望中一峰抱坪坪厝小茅屋當可詣比至但一老道人踞松毛上兀然嗒然請其名號爲無生子師于純陽求寄則諾求食則否然初未見食具無生子曰子何飢之慮哉吾辟穀于此垂數十年頗持小法可以相饒代振乃敘先生自拾取松毛又敘編坐坐定與以一手訣一心訣不過內視審出入息綿綿而止也中夜覺大奇特有錫背去疾之便又有御風乘龍之快劃然作聲震于林木無生子曰子開闢矣勤而行之雖至于神仙不難矣且起

錄爲弟子許度人卽十日後弟子復領十弟子來者當此坐處無或迷忘先生反會葛公具言之葛公欲褰裳焉而葛公雅苦羸事修養如世之所謂八段錦者具入妙境意其道可相發不謂過之看山逐泉卽景紛造盡十日與先生別去先生忽憶師說轉問桃源則三書生二髡一導一廚一擔從之得十顧徘徊松毛坐相對宛如茅屋何有後數歲先生秋試畢放淨慈一少年道人坐寺門前可觀先生亦坐卽之謂其手訣類已伺撤簾而啓問公非無生子之徒歟曰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一

三

是也子是祝某歟無生子爰授子開關今使余授子轉關期子以大度人天下行大亂出家者止于自度不若爲官可拯諸橫死子謹識之母擇所事其明日偕遊湖心亭別有囑累立法派曰穹蒼質嬰兒真四戒五進六不傳先天存乎其人凡十九字故先生始標茹穹而亡何失少年處或以爲無生子化身一日無生子初未知名名之自少年口可不論論其學方靜功時收召先天神人身中心出身外則內景陰符之說未之或加至其謂神能生心心能成人人能外

心乃能不忤語猶近禪是歲也在丙子有東江應記先生由是廣揚至道稍利根信心者卽受之庶幾一遇其人也闕獻之禍亟矣迨于癸未天不墜者如髮先生憂焉宜興蟠初蔣公暨某公邀先生相地太湖扁舟遇賊先生曰彼可覆也長年如約覆之則又曰後賊併命吾無噍類可且救之因以爲市賊得救卽距而譟縛人先生曰是皆我謀幸舍二老于是卒縛先生先生見賊魁自稱生員出所袖羅經明無長物且言彼彼不知思魁改容而謝之畱先生視諸第水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三

法第纔成其制僂于王者而先生盡易其故出水道立新出水道有客三數輩致難且絮長先生曰諸公長長于八宅玄空等書我長長于水流下一句客則大服魁爲之具酒食中宴客嗚噤作吳儂聲相調主人公猶多破耗昨遇兩異人亡財廿四今祝君恩厚而功高可無爲壽乃先生啓曰吾不願得金願聞兩異人狀兩異人者李茂卿華卿兄弟也自江陵來泛舟太湖琴書刀劍樽罍服玩甚設前日爲邏者所獲竝縛而見主人喝之跪不跪顧叱曰爾跪主人怒命

斬首門外及門縛段段解聳身飛逝主人聞亟下
子追之蒲伏招呼乞一回棹異人曰固知來也吾亦
往耳卽各聳身入艇子相攜還寨始言其姓名鄉州
凡所以來爲國家運數將移至尊有難兄弟營赴之
于此望氣然適無及矣主人曰前者犯于何不見殺
異人曰殺汝無難顧汝亦不可殺將來主中國者或
非中國卽汝尚得主兵極歡而罷遣前還者二送出
湖先生請送異人之二選以送已而躡異人及諸無
錫夜已分聞呼僅有賊氣可禽二選懼取襖被擲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五

亂全不及則敗玉矣比者日縮于規僅餘一綫明年
當絕其在三月乎而是語稍聞蘇浙間茂卿志華卿
多言連揮劍劈其頰華卿逃躍入水中久之起不濡
頰有兩白痕悟其戲所挾書若劍陣壬乙演禽隱形
浩如煙海倉卒不可竟學可學其已精者先生占醫
華卿卽伸臂令診都非是乃與講三部九道之候而
付之禁方先生醫若神矣甲乙之際先生有事閩越
大氏無慮如一木支傾丙戌清師東下大將軍物色
得先生假漳州守已而卽真先生思爲官救人當于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五

此日而望氣漳州法在必墮似不得久居此夫何以
爲善利而速去之會其本道官某無狀卽與抵牾互
訐漳之薦紳可九十餘家或爲告變撫軍將下道章
先生力爭殺人填谿無爲也請得以尺一致之五日
而會果以尺一致之五日而會撫軍雖心慰先生顧
毀言不已爲並糾道府使去官先生得去官良幸而
秉國者謂道墨有聞府纔受事能廉不宜平論乃黜
某而鐫級撫軍獨還先生故物先生得故物愈益行
仁然難爲上矣前府嘗解餉嶺南萬爲盜所劫無回

收撫軍文以先生自解而自令家人遮截之當先生
泉疏持未下撫軍忽得奇疾無救某公曰必祝太守
也能起死者撫軍拒之已濱危某公備先生逕入臥
內名太守前撫軍猶側身而內先生進曰疾可爲然
有請請釋所欲案誅不良醫十數輩也領之然後投
劑一日而甦三日而御粥七日而起視事撫軍念欲
報先生計無所出某公謂疏持有故中堂可與言宜
急足丐勅地方獻已勅諭則又曰詞不得轉換若爲
醵金萬獲嶺南收者以報當無害果然君子謂是役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庚

也公私盡情法中而先生益復優游閩海傳道度生
士大夫諸有緩急難疑之疾輒應手愈軍中呼爲神
仙心耕田公嘗寓閩某所從先生學開闢有奇驗書
生陳者兄弟三同學五皆高等試爲此才鬼來附能
孤懸一筆自入硯飽墨而輕書之條事若刺蜚韻語
立就一日召忽不至再檄得當境土地書才鬼者某
也蓋陳所知祝先生授田公道某所純陽降莅之才
鬼去從學仙神亦行了迎送于是陳生率諸子同詣
某所果見先生述其故田公大悅相與推挽蹈踏抵

陳生舍則才鬼已先反趣其家作供具矣田公拜不
休才鬼書云純陽業收吾弟子籍班無生得拜固非
妄然純陽在雲端未遠得祝君枯香拜十六尚可以
回仙蹕從之卽此作純陽判相勞苦勵其後與先生
七言詩四句田公二而田公自是號勿蒼首其班別
有記建安楊生嘗及先生坐神遊帝庭先生每教人
身法必先自爲之已覺楊生有端隨籥雲而起歷天
門已旗旆虬龍虎豹之屬數巨人掖而進第未敢逼
觀再入門益多巨人不知身量覘其足皆徑丈許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庚

靴而回朝闕已下視世界盡屬蒼茫止一大高而白
者定爲崑崙別一小白者不知何山須臾循牆數百
尺日射其上鯉魚鱗鬣灼然然後乃下楊生踰時下
述所見皆同第初仰視幾遭鎚幸憶他時教速頻首
歸路或邪外屢持而之正所以遲此其爲尤異希有
者也漳州之墮在後七年而先生望氣時以尾爲首
謂之不越七月然先生終不及墮先生歸錢塘益料
理藥務醫門多疾不如多醫故嘗懸講書看病大會
覆病拾藥著述之期月各數日其意豈欲獨爲君子

哉式微生自戊子以還甚病不能具藥而甚仰醫聞人言陸麗京如此則浮慕之乃陸故精醫欲會未赴不知其皆出先生夫是亦先生之緒餘矣田公官江西先生過訪次章門起一灰者名遂噪而蕭水之陽春臺之陰多奇跡既有能言者姑舍近焉先生所著靜功秘旨心醫集冰暑集日用必需醫書精義鏡古錄諸各公序而行之樞督郎公爲之都序

不了道人曰釋氏言無生尚已而道家以爲號豈取其無生乃無不生哉亂後之殘也而必欲久之因之

廷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李

則鍾呂爲師緩和爲友其庶幾矣李華卿授視先生時先生許以靜功相質乃華卿不學反謂我方欲動也何說今其動與未動何如夫華卿不學先生而動則豈無學先生而不動者然余懼夫學先生而亦動也

養靜子傳

養靜子姓鄭氏名克成原名勲以字行又字汝玉而別號養靜敬歛之嚴鎮里人蓋好學篤行君子也初治尚書有家法士論翕然歸之能文又生長嘉隆間重熙累洽可以有爲之日而不得博一第但積飽諸生糜米餐錢亦未及充貢天庠纔中壽而遂歿此豈不云奇數然考其時之享科名若都榮席膺者不乏人至于今而有頌論之不忘者矣則亦有不能憶記其姓字者矣則亦或有雖憶記之且復唾之者矣而

養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李

養靜乃今特傳何哉養靜歿六十餘年其父彬且耄旅于和陽養靜以省親觀疾而反乃盡命是亦孝者也狀之者爲其同學之族第以明是有宗族之稱者也其他謹受取樂賑卹守義而施仁無慮皆可收諸史獨行傳若太上感應事實之中余爲其從同也不悉錄然養靜之概可知矣養靜豈必有文章而後著多齡齒而後求乎養靜之次子知憲與余同生丁酉顧常敖遊匡廬厭原之間過蓼水之上逢余手養靜狀而相詠未嘗不爲流涕沾襟莊生曰造物者之報

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則養靜之有令子非耶余傳養靜再徵鄭故如當時豪俠康成儒文養靜蓋兼有其致而竝辭其名然當時之祖能不奉詔名項籍者史失其字而通呼曰君孔北海之于康成必欲表其鄉里而崇號曰公前修顯晦亦豈無幸不幸哉余于養靜既不敢夷然而君之也亦不欲警然而公之也則惟是記其大節存其美稱同然而子之焉已矣

式微生曰養靜之風尚矣推其志豈惟不忍見滄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空

哉亦不能盡歷中晚也余交憲因陳子伯璣而伯璣跋養生狀獨慨然于大書深刻豐碑累牘者之不足傳厥有深旨養靜狀由吳仲昭版行憲女壻也憲七歲違親孺慕至老今其年已過養靜一紀而其伯氏知玄亦有潛德望九矣殊未艾嗚呼此孰非所以壽養靜者乎

李先生傳

先生名大成字集菴別號如林真州甲族也爲人多奇節而無俗情儻之策灑落之功蓋其兼致初起身于儒文不肯竟學以爲天下將亂了此必非讀書抗衡良相醫術最優遂取尊甫紹林公所傳經脈本艸禁方一一精究又神而明之則或謂淳于有兒或謂之才過父聲稱甚赫左將金虎符者嘗得奇疾瀕危諸醫束手矣乃禮致先生先生立爲起死故虎符兄先生而溟泮然第之以自結子視先生之長子長郁復令門下客黃虎臣壻先生之二子長茂以相酬也歲乙酉虎符簪纓而入江西奉先生若不能去保抱已用便宜張官客皆得填撫方面浸假卽真先生不謂然遂無所受彊之僅領饒郡一丞杖藜看山擇福如羽黎小正時爲郡文學比于先生每郵寄高風令人有執鞭之慕及戊子作難自雒毛虎符意在兩可而操之者爲已感客卽距踴橫玉滿塗八座相肘獨先生垂涕而道祖至之無日也自求貶黜得吉郡監以去而眷屬畱滯南昌劉一鵬者亦遼人而祖南

昌藍縷之役。虎符使行。前焉虎符既號。豫公則侯一鵬以漢城與毛之建武。擬然建武實操。豫肯伍漢城哉。漢城欲免先生家。建武不遺其當日抵牾盡如斯。僧有言圍城中事者曰。大府一白面郎騎從訪所親復同所親。教二府閒便過文學寓。各無恙。別歸則或從高樓引長戟鉤之。殺聲聞下。旋就烹矣。從奔大府。大府不哀白面。請具甲士出索。欲甘心其烹子者。大府警曰。我與若亦不知誰食而命盡。何時奚爲爾。爾白面母乃號白面妻。暨其妻母闔戶自經。大府撤進賢堂稿。卷之十七 傳 辛

屋材作棺殮之。僧修佛事一晝夜。後旬日而城破。僧存。又後數月而先生至。諮于僧。得其狀。大府者漢城白面者其子。而妻先生女。妻母先生配晏也。所親者先生之長子長郁。而二府卽二虎。寓文學則詩人丁爰太。與先生長子日爲唱酬。皆不知其處所矣。先生初獨攜第三子長新在吉。而二子長茂前得跳出。來會于是時也。更謀依劉相。將客撫撫多盜。爲詹庚吳介餘孽。要。是兩國長養而成。先生亦不與爭。旦夕之命。遷蓼洲。蓼洲市也。人民乍集。差可懸壺。而黎子

已剝盜先一歲來。小正失青蘊。又來往還歌泣。輒同先生先生日閱數十人所治疾。應手愈。聲再赫。第入市者能字先生若韓伯休。不識其嘗有祿位。具兩銜。黎子言之稍稍聞。而先生非以官自活。直以官活人。丞饒時從新。從新則不誅其舊。監吉時從舊。從舊則不誅其新。蓋所保全多多矣。先生生平無他技巧。總之能爲不殺人。官不故醫。不悞庶幾于仁者焉。黎子曰。古人不爲相。則爲醫。其道同也。考諸載籍。樓護前誦經。方後事宦。學張機已罷太守。乃論療寒如進賢堂稿。卷之十七 傳 辛

李先生則皆有之矣。夫骨肉親戚之變。先生宜嘗脣得之。然而歷陽夕化。其君子小人豈盡見魚遊蝦戲哉。詩不云乎。載胥及溺。跡兩國舉事不當相守。以死如疾不可爲和。緩終未失其良也。

羅行二傳

羅行二者遺其名字以第稱之南昌東壇之北庄人也少讀書未就棄去爲販顧頗嗜酒喜鬪性不異尋常而面黃土色似有道者之容父母俱存未艾同產三人行二居仲此自從其族派而兄弟序次亦偶符之行二于兄弟中最得父愛猶能致其孝養服勤自年十七受家政取不失一二袁州故產苧麻則同火數于往市之道逢一胖僧手禪尺指其腹曰汝省未省卽當持齋持齋卽余明年來度汝不然幾不殉余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六

尺也數子者皆賊行二恍然爲不飲酒食肉歸而其父不忍欲劫以弛戒則夜夢所由攝至高宅曲室中一大腹僧踞蒲團上數之君子何人乃張道陵第三子有事于帝庭被謫至是余爲度之若何以見奪幸不遂耳可付曹治須臾引過旁小衙有長人持鐵鞭瞋目曰若遂事者糜矣鞭一下而醒勸行二言不來聽其自如而是時負麻之息什五今年夏從信州轉油息什三用羨贖舊式綺一端製衣奉父母則屬衷悅生代營悅生者行二之女兒壻也先是悅生嘗聞

行二敝衣數領債直未周一日行二往索直甚急佔應受不足一銖爲之動色及足乃已悅生曰弟何纖至此吾歸語丈人行必以弟爲何等行二不顧事在前五月內而行二則時數數語人曰又五月之十八日當有遠行諸與人首尾若鏹至銖以上皆務決了自持齋後給客多以茗果其族人宜一實主磁碗無慮可數金不銳得行二詣還之宜一畱行二飯則行二曰承謝公是可當餞而宣一稍聞行二前語因不信佯詢曰汝欲白日冲舉邪吾持齋廿餘年汝纔數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三六

月吾庸詎不得先汝行二曰若從無爲教得道者譬如博沙作飯希有成理吾今去公卽未必還卽還吾能見公公不能見吾矣乃歸治素饌并進所製舊式綺衣爲其母五十壽而母五十以明年則報曰何豫也行二曰兒常在外卽明年及時或在外不可料母幸彊食耳壽母之次日悉索其橐得百三十金衣服作具可數十金持還于父正告曰兒欲從師遊師今度兒十八日當偕往兒實不能離大人因泣下父爲持踵母爲牽衣亦各泣下而明日再言之再相泣行

二收泪曰尚有觀期兒終行也父母乃率家人數輩環守已復掖至樓上而鋪之周牆無戶僅一雀眼守者俱聞長歎之聲恐誤良時之撰俄而朱光燭天人面相視采色充揚音響如風浮空入眇皆驚曰得無飛去登樓開扇間然矣父母初收其履屐藏之冀不成行而乘龍騎鶴尚安用此良久景滅斗見望遙作禮族人之知聞者有焉明日悅生歸言行二索直狀于翁翁曰恕之矣兒今昇天悅生曰翁調我則曰兒果昇天拉視其臥內有遺書數行令妻氏裁進退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六八

已于是其說騰鄉暨省入于余耳余未之信又明日悅生來具言之余卽握管而書之以爲信矣無可疑者獨不解于行二之終始于仙家而度之以禿者何也。
不了道人曰古之得仙者慮無不積累而成然動遭魔折何其難哉及以有宿因近元氣師之求其人乃勤于人之求其師行二蔬食未匝歲輒得冲舉齒纔二十有二斯豈無百生之功于前哉藉第令全倚師提卽其所據以斥無爲者何義比蛟出西山至百餘

頭多壞田舍撫之王田武氏盡族爲魚而寧州新淦各塌城三門識者謂旌陽懸識既驗獨少仙才若行二者倘亦八百人中之第一人邪夫行二所以事父母者亦何不可以質孝道明王若其第乃獨反此余聞不悉莫如諱之夫之所厚將在行二乎且謹取舉嚴一介雖遺世猶不輟業此實儒風而日頗傳其妻語益不遊房者數年此于財色之際爲何如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九

吳心一先生傳

吳兆亨字公嘉別號心一用子胤蕃貴既得承單恩封文林郎而以道德高且者老久次通稱為心一先生七閩之莆田人也父春宇公中興則前代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蓋由伯子復一公兆元推三品恩例及三世祖南塘公宴贈官亦如之而復一之與心一雖兄弟也顧氣同志又同其事宜在合傳請言復一復一起萬曆壬子儒科是不由庠序直以儒士中鄉試者也閩尚多有之已而成癸丑進士作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二十

令確山縣累官都郎太守監司方伯至雲南巡撫積有闕閔而其為監司時嘗參藩政于我江西棠樹未剪心一初受書復一甚貫習年十四乃侍春宇公客金陵未幾而春宇公即世復一奔之心一與兄相對欷歔其伶仃殆不可道復一既貴而後心一始得授室是為今封孺人姚前進士御史澤山公虞孫女也心一偕姚孺人隨確山任以侍詒封太淑人林而胤蕃即生于確山發祥蓋遠其後復一官處莫不有心一之轍迹亦莫不有心一之贊襄事兼忠孝視他家

進賢堂稿

卷之十七 傳

七

之同居共產僅能自標為義門者更優復一撫滇在崇禎庚辰中更世變而盡瘁于今已亥心一尤能歸其骨不至為萬里想覓則友于之終局也然更有大節焉初春宇公與南塘公兩世俱未得歸土其于朝典當有所待至陵谷既改不能以窀穸更埃河清則心一急起而圖之相地經營舉責從事迄成兩馬鬣封支子之祭無足為讓又復一與心一共財生平俸入纖悉歸之心一心一為三姪若諸姪女婚嫁俱畢絕無所嫌逮乎手足各天風雨異聽則悉招財產還授諸姪姪固以辭心一固以授撫孤之義無足為援心一于是乎可法可誦莆中能言者如余年友陔菴黃公廣之余公某號徐公各有論述正稱之曰先生其文章與先生相為不朽而胤蕃于是起胤蕃字楚碩別號毓菴成辛丑科進士令我新建則先生就養而來夫亦猶是太極空虛不用之位也然先生昔為人弟而不難上逮其兄且錫其兄以終為人子今為人父而豈不能下逮其子且教其子以為人父母乎抑參藩江西之治譜猶在年登大耋正可胥試夫

何奇歲興嗟德星遠頌則新建人曰曷不百身而先
生曾大父樂砂公大猷嘗百有餘歲矣莆中人曰先
生曷不百年爲併著之

舊學氏曰吳之二一豈不猶陳之二方哉夫火攻豈
泣末後澆風誠無取爾卽萬石家兄弟皆能以恭謹
持祿非其至者袁奉高處盛族戒驕奢遠其禍然土
室自閉輒廢溫清所由殆與心一先生有逕庭矣毓
菴服家教爲衆人父而失其衆父之父豈造物者不
報其人之天而顧奪吾天之天乎改菴言心一先生
建賢堂稿

卷之十七傳

十一

在官邸忽念鄉人徭役之煩卽欲破風雪束裝而歸
請于當道然則其庭訓毓菴何如也少陵曰安得結
等數十輩叅錯天下爲邦伯使萬物吐氣余乃今欲
學其語而正告于天下之凡爲太翁者

進賢堂稿卷之十八目錄

題跋

宣宗皇帝御書偶成詩跋

跋黃石齋先生真蹟 書文昌勸世文後

禪慶帖跋

書浮樞疏集後

讀史館實錄小引

為太虛師

題董思白真蹟

跋董字

跋白沙先生真蹟

跋史大成書卷子後

跋章魯齋先生行畧

題無可和尚西冊

黃庭經帖跋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目錄

一

讀處士徐廷詔傳

跋志

跋大非子傳

跋天緣紀異卷子後

種林堂石刻跋

又書建德裝行冊子

徵詩文小啓

書石溪和尚禪林事宜後

土音集跋

又跋四部稿文鈔

書陳伯璣落卷

方元亮壽屏跋

書羅珂雪臨書冊子

跋吳謙子煙雨圖

跋舒千里乞言後

名說跋語

戴母蔡壽冊弁言

狂屈忘言題詞

硯都記跋語

題自我作古卷子

題桂樹叢生卷子

書日作必想文後

讀熊雪堂別業諸詩

水中鴈字詩跋

驪歌畱韻跋

題致知箋後

題致知解後

相玉堂詩跋

閩旋詩跋

美人百韻跋

傾囊集題詞

法印藏元水所作圖

書引

徵言小引

秦鳳章先生家訓跋

書蔡遐宣卷子

蔡中丞記重建滕王

跋閣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目錄

二

跋聞喜縣志

題郭睿子所寫金剛經

題方伯劉公講堂

跋憲長天交塗公去思碑

進賢堂稿卷之十八 題跋

南昌黎元寬左服著 社姪趙 嶽國子校

宣宗皇帝御書偶成詩跋

章皇帝甫御極卽能削平漢趙事倚親征至巡邊行幸無歲不有似非專意筆墨間者乃詩句書法若斯洵由天縱或曰其所成就于爲太孫日者多矣紀稱御製荷蘭操蓋志在乎得賢是篇對境而成要歸潤澤潤澤及物非得賢可與幾乎三楊之業俱盛此時宜之爲宜也固不啻如元康地節之明察好法而其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一

人亦過于丙魏遠甚熊子季重乃有雅尚寶此御書余與之同爲神往

跋黃石齋先生真蹟

石齋先生身繫人倫而意存吾道其生平述作家而習之猶無能測其岸略卽書法道壯鬱怒光怪百道要之無一媚氣此所貴也柴市以後天上人遂不可問回思庚午執鞭之年杳然已踰四紀邇從牧仲行篋得此帖玩之遂爲神往蓋不止十日坐臥其下耳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二

書文昌勸世文後

文昌勸善之文世人共寶刻其書似公讀其書似獨然刻不如讀之爲得也讀文不如行之爲得也一十七世士大夫綴文乃在末後不能久行善者豈能一日教人爲善乎魏公所以勤之若曰茲刻也猶之爲山而覆一簣焉

禘慶帖跋

天章宸翰世所寶貴而爲之樓閣以貯之者蓋其常也然樓閣有時而壞又止于一家其行不遠金石則行遠矣而不速壞宜乎天叔之有事于碑版焉而所表章者乃宗古巨源兩公大有名聞于當世其在趙宋諸孫之聞者亦多有人矣所以存兩公者爲敕書在焉耳以敕書存兩公而以天叔之能賢與碑版之不磨存兩救雖百世可也抑嘗考之宗古起真而終仁巨源起仁而終神所受敕必不止此而宗古再知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夜州時仁宗特宴之太清樓作飛白大書賜兩府小書賜諸臣惟黃與趙迥大小竝賜此史傳所羨稱者今亦烏有矣碑版其可不作乎

書浮樵疏集後

在昔大漢之初興也賜民田租之書無歲而不有豈嘗用秦人秦半之賦更苦天下之父老哉我南昌賦額浮于他郡較宋元以來大率再倍此由陳友諒竊據時所爲先明第以後服之故不爲刑正閱三百年是即也而失因至于興朝始有言者則天語亦嘗及之矣乃浩蕩纔施渙汗中反是革也而不就革夫因革之道雖非草野所宜與知然而人于此際窮極呼天疾痛呼父母自出常情何能但已吾師閔翁之所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四

或曰美事在乎實爲之三而必濟且三年一鳴不病其遲也。顧病夫名爲之而實不欲爲之同爲之而獨敗之者耳。嗟乎名爲之而實不欲爲之同爲之而獨敗之者世豈有若而人哉。余不敢信余無亦信有魚之相吻相忘而不信有蛇之自啖自斃。今觀閬師所著擬疏悱惻多而忌諱少其與蔚懷同心書五六往反具載篇中于此一事殆可謂之金聲而玉振者矣。而余初從張督公徵有揚摧亦復如裨諶野謀後以寢苦不與載筆近數年來奔奏未遑口耳相受尤竊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五

以漢事準今正當殷富無慮虛耗一去泰甚優于賑貸凡我同人乘時爲功要取自揀何至于以名爲之而以實敗之也。

讀史館實錄小引 爲李太虛師

遜國圖存本聖賢之正孟夫子小滕故至以效死爲對而請擇焉若其地稍大于滕者必有遷無死矣况一統之帝耶漢晉東西趙宋南北皆嘗平分運祚而從其兩際謂之中興明無中興遂至于已有心愴然自夫烏號未遺則燕嬉幕間蟻闢牀下亦豈無忠言至計排彼懷安爲大鵬之圖南者吾師乎吾師乎當時名對有錄副在史館海內外共傳無有以爲此法當失者而先皇帝亦深嘉其惻惻膝爲之前六飛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六

一駕四方景從進不難爲涇渭次不難爲靈武第六臨安猶卑卑耳夫何上有盤庚之君而下多從康起穢之輩異論沸騰宸斷中移一失事機流恨千古是向者嬉且鬪者之過也無弔者也夫時亦不可追也謀亦不可廢也余洛誦先生嘗再三及此顧身隱而言不文未有聞者而野史家頗采收言滿天下則誠服有同然焉且夫後起者師之而不諱之在天者則固避之矣此皆以爲聖賢之正耳斥正爲邪攻之若敵悠悠蒼天彼何人哉今先生孤留其書而命余小

子以序其詩曰南遷亦是尋常事可怪當年誅錯文
總爲私交誤國計杜鵑啼處不堪聞最痛君爲社稷
死如何甘作獨生人司馬千秋無國史煩君爲我作
崔駰和之曰神龍失馭無持護但以低頭奉杜鵑不
識當年同甫指因時決策是南遷便殿敷陳退上書
蓋他謀國老無如身爲弟子知師說敢以步舒愚仲
舒後之覽者以王梅邊劉堯舉對牀流涕而共賦墳
孤竹飯伯夷之句視此何若

題董思白真蹟

玄宰先生書法千古爲集成後來亦不祧矣然其流
美處多海內目論者或致微辭不識先生之書蓋分
三段初以我爲法中使法就我終並忘我法也世所
誦刺皆出其中而晚年超超特絕見者蓋少此當是
晚作不可不寶然先生與余先大夫同籍在京師時
頗有手書往復余少年曾得三劄敝篋裏奇古樸質
向後所無皆沫寫關廟碑前事蹟之數十年今亦烏
有于此乎漫寄一慨且爲不忘若書法則余無所覓

跋董字

以一手而集成諸家大有鎔鑄瓊瑋特絕非可用常
詞贊矣語不云乎珠玉在前覺我形穢然妍醜正不
妨相見也爲書此志之

跋白沙先生真蹟

曩讀白沙先生詩教集而好之以爲其逢原于道也。合道而後合經。合經而後合詩。則諸家莫尚矣。已而求先生書法。雖往往有之。真蹟雜出。不必好胡信山。自嶺外來。示余一幅。得詩數章。似草。葉若試筆之作。非贗無疑。猶記詩教中日月一篇。敘其弄孫怡親之樂。而末有曰。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煙。疾書澄心背。散滿天地間。以此推之。先生之作書亦多矣。散滿天地。猶之曰逢原于道耳。不謂藝也。如是則半文隻字。豈得聽其若存若亡。信山以是而寶之。斯可當好古之目者矣。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九

跋史大成書卷子後

以世間之法。盡智愚賢不肖之人。無慮皆致。莫詞于狀頭者。固也。至于高禪。可不作此解矣。而亦嘗爲選佛及第之喻。與夫第一之目。落二落三之議。豈其猶常人之情也哉。史立庵爲雲朗書卷子而晦山和上跋之。斯可謂參相慕服者也。立庵豈以雲朗爲及第乎。心空者而引與同行。乎然雲朗意中。則似以立庵實能言及第事。而晦山意中。又似以立庵爲兩邊及第人。總之有羨焉。亦必有不足焉。已晦山所援宋之進賢堂稿。卷之十八 題跋 十。儒禪五老。而狀元止一子韶。又何靳靳也。然不知禪門重子韶耶。子韶重禪門耶。晦山之不欲爲生客于其人者。如子韶耶。如子韶之禪者耶。俗亦有言。會元天下才。狀元天下福。余他日南宮之役。會元既得來之。而竟至落二。此必才之不逮。宰相以余失元有故。爲之憐才而息譴。確許狀元。竟亦不得。而且不止于落二。此則福之所慳矣。福之量原視其才。此造物者所不能增益。而晚節乃欲以逃禪勝之。逃禪非禪。卽禪亦非禪之高等。惟是大慧禪師曰。鈍榜狀元亦不

惡。則或者庶幾之乎。及第已矣。心空之。及第亦已矣。乃降心而從鈍榜狀元。猶在得不得未可知之數。無論仰愧應運之立庵。正恐子韶笑人于千載上耳。然而雲朗必不棄余。故使之著穢佛頭。則或曰。夫夫也。猶及于及第之少分者哉。是短人問天于長人之說也。顧以出世間法論之。則雲朗較余必爲長。而晦山必爲更長。晦山視余。固非生客。豈得無以接之導之。而直曰。舉頭天外看。無我這般人而已乎。

送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士

跋章魯齋先生行畧

魯齋先生正氣義聲。誠汲汲長孺。魏玄成一流人物。而藻譽有加。遇合顧遜。當夫啓禎之際。逆璫與奸輔更迭用事。先生兩爭之疾。惡如讎之。死靡悔。此所以爲保全善類。忠愛吾君之實。其他昌言蓋多書其大矣。然禍乘昏易見。惡用銳難明。先生之辯奸功。逾桴逆乃必至于身後。而思之信之。當其時則否。以嚴見憚。反覺嫵媚。又何人耶。寬雅遊先生之門。則先生以爲可教。或有小文。無諂骨耳。而及見先生之屢起屢蹶。進賢堂稿 卷之一八 跋 二一

也。益服膺焉。登籍之明年。先生棄我。遂不識周行而走卻曲。至見擯于先生所嘗擯者。皇甫不與之恥。庶幾免乎寬。亦欲爲先生立傳。因附蠅驥。而懼其不詳。且以懶罷。今讀凌九兄所爲行狀。如見先生于此日。而幸先生之不見此日也。輒書數語。左方未旣崖畧。若夫壇坫聲名。東南治行。故有良史之筆在。而凌九爲余畏友。富文辭。高行誼。初求不擯于先生者。奉以鼎元。爲賀。臚卜先生則終擯之。而凌九甘老明經。念不起于此日矣。此其繼述爲何如也。

題無可和尚画冊

洪浪師蓋爲余言藥地公尤神于画画豈與佛法有相應者乎曰何爲其不相應也其在爾雅画謂之形而六書首象形前輩多以爲繪事之權輿稱是而談亦可通乎象教者之意矣且微獨象形然也山河大地無心外法卽一丘一壑以至八九雲夢皆在自己胸中有聖神于是者卽不必斤斤焉而較量伎倆之有無耳然則藥地公其將以是爲說法乎抑傳心乎顧世少得之而余通家子兩吉多得之兩吉亦善是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黃庭經帖跋

黃庭經帖世傳以爲右軍換臚書而或曰非也換臚者蓋道德經也此可置之不辨然黃庭書法精緻有蘊藉後人脫胎于此者甚多未見其學之而窮矣夫臨池以爲豪懸帳以爲祕猶是小用之耳至于楷書對策而能合法而免俗則懷瓘謂之國寶不虛此帖乃余年友胤平劉公少時所習卒挾是具取鼎元斯其功豈一日之積再世矣位三守之尤審是國寶也抑家珍乎位三過我出此相示因憶戊辰之役余在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胤平榜中相去匪直次第一二之間然余是時亦有預報亦有預許余雖遜謝而未嘗不妄意得之乃竟失之且令舊狀元之爲余兆者不信則余不善法書故也漫及之以志余愧位三其無曰此老婦而何至舉一笑傾人城之句以爲津津焉也哉

讀處士余廷詔傳志跋

蓋人之著世者以德而世之著德者以言至于以言著德又視其立言之人何如此史公所爲致歎于青雲驥尾也余讀處士余廷詔傳若墓誌銘知其爲盛德矣而廷詔之字曰恆德亦名實相符能成爲處士者矣乃其傳之者曰陳公大士銘之者曰曾公黃山則豈非所謂善于立言之人乎處士之盛德盡于恆爲其平常爲其久遠皆此物此志耳。友者人道之極大者也。處士于其父苛督之而起敬于其母厚愛之而亦起敬于其兄溺而必援之同出久之兄死而後乃獨以貴豪于室則宜之于子則教之俾皆爲高第諸生于同鄉之賢士大夫在朝在野莫不交于逆旅無意相遭之友朋雖還遺金而不使知名姓此皆甚合乎人倫之理。獨未嘗委質爲臣者二說試吏嫌其已卑納貲嫌其已俗處士所以寧爲遠志不爲小草蓋超超而欲上矣處士之操術兼醫與賈然張仲景先官而後醫郭玉既精醫而後與王公大人相出入不無見其短長此兩人未免讓處士矣王彥方以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七

商賈自穢亦由其不欲作官此或處士之所取法然彥方之節見于四國無正之後處士之風見于重熙累洽之時亦未可曰今人定不及古人也余卒業兩公文欣然執筆而跋之不復詳其族里歲月意獨重乎德言之間而已若處士子世昌能特立祠堂以祀處士此又其自爲不朽。季友之報則然大士曰祠記當俟之後來燕許余不得詳其時地則亦曰俟之後來燕許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五

跋大非子傳

徐拙民情多而裁于道澹公傳之語不避綺是豈肯據閒情而取柴桑處士者哉。曩者余知拙民之文未知其情未知其情與于未知其文之甚矣。今日人倫之故請壹以情正之。世未有不情而能爲忠臣季子者亦未有不情而能爲佛菩薩者。度生之與報恩果何如事也。

跋天緣紀異卷子

凡父母之爲其子孫者必祝以福而福不由祝也亦有才德者自取之惟婚姻之故則必歸諸天緣世說種種一主于莫爲莫致矣而易首乾坤書首鴻汭魏伯陽著此于參同契夫亦皆徵其才德不專任天也何以言之乾坤者父母之事山澤者少男少女夫婦之事而父母未遯命爲夫婦乾坤之後次以屯難堯終于父母之事舜始于夫婦之事而堯女舜以二女鴻汭之降是父母既命爲夫婦時而其目亦在諸衆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其

歷試之中艱與難不同文而同義使人倫之道必出于此豈非欲以成其德見其才乎適者讀維紳所撰天緣紀異似謂旭先之得耦與其令孫女之得歸如初盟而啓後福者皆天也非人也而余則兩賢之適當其仇別流離之際旭先不聞曰娶必于高國女亦不聞曰鍾建常負我矣此卽所謂兩賢也然而旭先能爲人子人皆願得之以爲子跡其處而爲季而高綠野公之門營其塚出而爲後而世凌霄公之學周其患旭先可謂加于人一等至若旭先貴而鍾得爲

夫人有名號事全乎夫婦既其克昌厥後產于多事全乎父母而朝棟者余第輩城壻也乃今補弟子員時論皆推以國器騰驤有期蓋宗與鍾之才德成純而福亦大備矣是故維紳言天余言人似對反非對反也人能勝天亦能合天其所由來久矣余不敢臆說而援據聖經余與維紳治易旭先至朝棟治書故爲竝舉乾坤鴻汭如泰同之語而損益之以明正教且志盛軌焉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七

種秫堂石刻跋

有以羊叔子爲儒將之選者矣。亦有以陶淵明爲高隱之流者矣。而余則欲並歸之。循良何謂也。謂夫太傅之嘗開設庠序也。五柳先生之嘗于公田種秫也。夫開庠則其作人必多。種秫則其取民已儉。此誠良吏之事。而襄水李公爾有取焉。公起高第進士守冷于彭澤。其治狀殆不勝書。獨是彭澤爲淵明官處而其地在江西北。微亦不啻若叔子之守邊然者。于是乎號稱難治。而公曰。亦有當務焉。士大夫作室先廟。何況聖人之宮牆。至于自公退食。尤復與古爲徒。皆可云成。而上比者。此文廟與種秫堂之所爲繼作也。然公皆能自署之。以記文章古折而生動。有前賢未逮者。一何暇豫之極乎。小孤峙大江中。更爲彭澤盡境所著。八詩直追風雅。又不必闕微峴山之碑碣。而時勤廬阜之籃輿。遂卽此三作以當公之三不朽焉。其亦可矣。

又書建德裝行冊子

建德之國之不能往者。爲吾無糧。我無食也。糧食既病。其無而吾我亦病其有矣。前者生生欲去顯聖不異魯侯之欲去建德。余爲之文。而以募米題曰建德裝行期糧食。以必有是余之所抱區區乃生生不事募而化主曰隱化者代之使吾我之澤忘生生于此不更進一解乎。詆佛者動謂其不耕而食。誰知募之卽耕也。又責其必募而後食。誰知人募之卽我募也。况我募之原非獨以食我而人募之亦不過還以食我。建德室稿。卷之十八題跋。元。

人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惟學佛者有之。又豈直裝行于建德而已乎。

徵詩文小啓

世道江河必藉名賢而作砥人倫果蘇尤依碩德以
施榮故首不朽三天酬壽考而存大戒二時論尊宗
惟以端朱先生冰雪聰明雲霞意氣春秋吾志願學
焉而更務躬行今古家言洽聞焉而寧專口誦品衷
通介無傲王侯有不事王侯任重綱常是真君子非
獨爲君子微叅堯許之協解在濠梁高語黃農之前
道修靈素乃山中之宰相或號葫蘆何地上之神仙
偏淹桂樹襄陽者舊正與延陵季子同行繁谷幽人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小啓 三
且因滕閣長風一送姓名不變固舊識之朱公書卷
長檣豈新編之墨史遯三洲圃而無心賣菜隣萬壽
宮而有事濟人遂能選富貴浮雲高門初不足難郭
王卽使多膏肓癖遠志竟可以療謝安道德巍巍
庚申之守勿用談言疊疊甲子之題既周凡我同聲
宜緇衣之有誅卽諸異地可赫蹏以相投騎驛是司
縹緲有待

書石溪和尚禪林事宜後

禪家本事在平實不貴乎文彩之彰自百丈以後規
矩若存若亡因其人而宗門之盛衰判矣獨毘尼之
不得嚴淨也哉石溪和尚有恫焉乃作事宜二十條
以教以誠直可上接四十二章經而下包羅乎寶訓
石溪乃禪林中之隱君子而能澈困爲人若是童求
太師以他日親近之誼表而傳之余以爲可法也書
數語贊之以當香版一下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書後

三

土音集跋

崑山其顏嘗不敢哭。爲有嫌焉也。有親焉也。皇天賦以奇才。無過一具。而文章之獄歸之黨。銅之書傳之庶頑之籍收之網。無時而不密。老杜所云世人皆欲殺。豈有幸哉。讀土音集。思初悼末。悱惻之意。本原忠孝。而不及怨怒高者。呼天細乃。比物猶有和平。此豈自燒之桂。自煎之膏之屬乎。而不免也。然亦既與以千秋之名矣。北寺地乃卽舊內。覓鬼樂思。抑所謂在帝左右。且無俟徵老姥于驪山。尋銅駝乎矜棘。不幸之中有幸焉。于是雖剝麟烹鳳。終不謂其有似梟鳴而或唾之也。家傳戶誦金石之聲。如在朝廟鐵函井水。且姑放閒然。後知欲殺者之未始不憐才。而冤與親之實平等耳。

又跋四部稿文鈔

文以貫道。惟無所不入之謂。若先坐窠臼中。有所不出。卽焉能無所不入哉。吾師之文。迴絕窠臼。但言道而止。稽實待虛。不立規式。以爲似論。猶是偏端。吳駿公一代之名。會元也。而易事難說之目。當時場屋中。有以似大臣論爲微詆者。吾師力持之。乃不廢。蓋惟其有之。是以好之矣。豈謂後世之必變文體。故爲是而持左券乎。艾千子初見駿公墨義。而繼見吾師今文鈔。因爲之篇置丹鉛。復敘大班彪王命賈誼過秦。進賢堂稿。卷之十八。題跋。奎。

晁錯貴粟。偉長法象。以至韓柳歐蘇諸大家論法。而庶幾于得其解者。且暮遇之。值定待選成。未附此說。此說至今日固盛行于世也。當吾師辛未提衡時。豈有朕兆而能逆知三十年之變。以所取程文明之。又留此一種書。以存古今不可變之道。似文似論。任人謂之。我何知焉。前代之能合文與論。而不作古今二觀者。惟一歸震川耳。其餘公則未免分門而處矣。卽一人之身而兼爲之。亦未免分道而馳矣。馳于分道。而處于分門。雖非窠臼。恐窠臼生之矣。余既妄意其

然。而倪閣公評余序舉及震川可謂先得我心者併書之以誌服膺。

書陳伯璣落卷

制舉裁之有成弘卽詩家之開元大曆矣以余所見自錢希聲外惟最吾伯璣他有作者不免言近而意亦近幅小而文亦小兼之按貼我語實戾經書故不得耳。反此三端則知其優處矣。甲午閣牘徒上減字以少穢當多奇。未可不信。乃有大將。在壇偏。其觀壁如視下然者。遂末由一展也。惜哉。余旣爲二絕唱之試卷刻成再得讀雪堂先生評敘以爲山水之志有先得者無虞寡和因錄而附諸尾

方元亮壽屏跋

元亮方年翁蓋新安之大家者舊以明年辛亥開六表而其里中諸君子卽于庚戌爲製筵上之屏是猶之乎豫吉事之禮也然不以綺以素不以文以詩則諸君子無亦有心乎尚質者余極拙于書法顧儼然命之亦醴酒之設貴其無味焉爾凡爲壽句多不雅馴卽雅猶未免詔道余是以爲坊于濫觴僅一詩之而止續入他作雖存各體亦聊以塞白故第不知其中語尚有近諂者否惟大詞宗幸而教之若曰頌不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重

六日

書羅珂雪臨書冊子

珂雪于學無不窺文章滿家將徵實用所謂坐而能言之作而可見諸行事者也至其爲書猶合古法顧使轉有神不惟形似雖復存彼優劣豈欲學他笑啼而已哉衛夫人曰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嗟蔡邕入鴻都觀碣十旬忘反余于珂雪所示冊子既有七日十旬之流連矣不敢作評正如青蓮之輟題于黃鶴耳乃作數語志愧而歸之冀世之或以爲父面目益重漢官威儀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題跋

三

跋吳謙子煙雨圖

昔人覽北風圖而覺其淒良之也以名至謂古繪風三家莊生之數十言不如幽之膚發二言幽之二言不如左氏之風也一言盛之也以少謙子之圖煙雨圖其可愛不圖其可畏亦惜墨如金何哉人或真畏北風而或不真愛煙雨其或真愛煙雨則非愛之以名者也非愛之以名故宜盛之以少此謙子之微意有存于筆墨之外者焉

跋舒千里乞言後

曩管生年六十而避祝廬山則余嘗詩其避祝之意以祝之矣今茲七十年已稀德益邵遂受祝可以無讓而令嗣千里有文筆能述其父盛美好管生者或在金蘭之簿或居庚桑之鄉或同耆英之遊或交羣紀之際宜皆不能已于言矣且微千里爲之乞言余猶將代之也而况其能文而篤摯之若斯耶余六七兩旬皆僭于管生三歲管生六十持長齋余七十始能從事則管生爲之前輩及其破律通融管生亦爲前輩而管生賢于若陸瓊任昉一不爲少余多晚于至有七八顧蓬頭歷齒余亦安焉未嘗對千里而爲王霸高臥尋當奮筆作韻語以誌之此數行亦其嘯矢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題跋

三

名說跋語

人倫之事有與爲先有與爲後一如其相報然者鄧公祀贈之亟修族譜而未幾卽得舉孫是其效也乃其命名取諸幹蠱何居蠱言壞極或以遭時祀贈無過而祀贈間關仕途非大得意刺州纔畢至于速貧後嗣無亦守其家法以待昌明則三不朽兩大戒之間所有事也寧必解而更張之爲是哉夫位高黃金多此實人之所營而上以續祖宗下以開子孫有在干富貴福澤之外者此則天之所厚也夫人之所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者祀贈節取之而抑或薄而不爲天之所厚者祀贈進取之而亦可得而不謝矣蘇老泉嘗作族譜而亭之因榜他姓之不善者以爲戒其名二子不無世事禍福之慮焉今祀贈有進乎是作譜但鳩自家而名孫已閱二代豈可謂今人必不及古人乎余昨爲公序譜更跋其字說而歸之以始以終尚亦信余言之有復也

戴母蔡壽冊弁言

準內典所記持世者惟風大率取其和柔而不取其剛猛在于王事則謂之風化關雎詩人託始焉然而所以爲持世者正等或明持之抑或陰持之陰常劣明莊生之云孰協唐許是其義也陰又教陰介子推之身將隱焉用文之而其母曰能如是也與汝偕隱是其義也余遵此二義求之今時合者鮮矣乃庸臣戴子一日爲母蔡乞言余受簡而讀之得母之名言二蓋其謂庸臣兄弟也曰胸中有書不做秀才亦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可胸中無書卽以甲科與汝能無愧乎得庸臣之名言二蓋曰使我乞榮以壽母乎人能榮我人亦得而辱之使我乞利以壽母乎人能利我人亦得而害之無已取其榮之而不辱利之而不害者其惟乞言乎余于是大擊節竊以爲滿盛之家苟能由之亦庶幾可保不敗而况今何時也朝權其榮醜毒其利科甲與秀才之道俱荒卽安得不置是語座右母與余友初赤爲伉儷而初赤者大圓先生之季子余同舉初士之難第凡文章福澤之事莫有以加焉如是則豈

惟宋公族之宜先戴氏哉而蔡仲之命惟忠惟孝母家世守之宜其得耦而竝傳亦相壽而可久無俟庸臣之別爲張大乃庸臣則復有以勁其後矣屬湏洞之際事會所來曷其有極二初皆能爲忠孝者也而家連破焉語不云乎果敢有理人倫之難所以相齒然則不難亦何足齒也夫初士之爲忠孝也奇而初赤之爲忠孝也正母相初赤在關雎琴瑟之日者少而在明夷蒙難之日者多要之亦共爲其正也夫爲其正者爲其庸也此庸臣之名所由錫乎庸臣于是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辛

脩母觴而脩以諸君子之言燦然備矣乃必屬余先爲序意豈太羹之設明水之尚之說乎余風非能肆好顧據典而詳持世之風略其壞世有雖稱壽之禮則然亦不欲他引而更發麻姑之一歎矣

狂屈忘言題辭

九符先生之詩實濠禪旨匪直楞華閣名因襲時效也卽其題集瀑音蓋已非不向廬山尋落處者而在屈忘言復進乎是誠欲使人思議之路熟處能生續時得斷則雲月溪山是同是剝亦有不暇屑屑焉置語而費說者矣雖然余詳狂屈其前則未免欲言而其後則直以黃帝爲知言所謂似之者也似之非至先生亦何所取爾夫掩室于摩竭杜口于毘耶此固先生之究期而李文和參禪偈獨曰著手心頭便判一切是非真管則其所謂判者有字句乎無字句乎所謂是非者且聞之乎且不聞之乎請姑置禪宗弗論而世之餘事如文章之得意來怪操行之純全來譏此亦是是非之極詭者先生其無乃或有遭逢然而先生既可以忘言忘之亦曷不可以忘言言之矣閱先生詩有懺遲之日是禪之戒也實起余焉而余入今年纔不茹葷不飲酒戒則甚遲禪則甚遠獨無慚愧哉蓋江西之詩與江西之禪亦皆在矣不知先生之于此時將更以誰氏爲知言也

硯鄰記跋語

異時春浮園名噪海內自以伯玉先生而重及其遭世之變又能不隨伯玉先生而走者則恃孟昉爲之勛後焉乃孟昉之才寧惟挈瓶而不假器亦若踵事之有增華蓋嘗營遯園于郭外再構硯鄰于邑中其與春浮不啻相爲鼎足而孟昉若曰承亂未遑凡吾所作視之先業特具體而微耳顧此爲其微亦孰爲其大者平泉木石贊皇子孫終未能不以與人藏山夜遁何必盡出南塘卽朝川別業復隻千古而孟城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均一唱獨曰來者知爲誰空悲昔人有前後之際未嘗不恫乎其言之焉今孟昉硯鄰固已曰爲遯園釋憾矣轉徙間亦似經一微塵之劫余何能無慨然若其不盡爲妍明事有止此則余所取大余老于逆旅且不能爲摩詰之裴迪而適聞三神山之名豈無褰裳濡足之想因讀硯鄰記輒附數言不敢曰以當卧遊尚冀後來之無爲生客也

題自我作古卷子

歲在丙午當余年七十時則過劫已廿有三歲矣世事之變靡所不經雖進取無心交害宜少而退藏不密生患亦多感心發語歎老傷貧之外亦或有濫于憂天恤緯未可知也祕之囊中不敢授梓正慮以無病而呻爲人所厭而好我者顧欲存其緒書貴其蟲技余家居多暇筆墨間作姪孫友萬得全吳子宋瑞得半傳之後來恐終不能匪醜歐陽公有言我之古也非古之古也余友之曰我之古卽何必非古之古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乎蓋今人也而古心也後之人而謂之亦何以加于是更并四字書而歸之

題桂樹叢生卷子

無可和尚住七祖之庭。作人天師表。亦既有年。魯山先生欲招歸浮山。意良厚。然竊聞之。莊生曰。山林丘澤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和尚之神勝矣。于青與浮奚擇。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知和尚之未始出門。乃知和尚之可以還鄉矣。先生屬題冊端。爲書四字。記其相招之動起而視之。則叢桂故已爲嫩桂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語

書日作灰想文後

長日通緡。灰想書心。灰還動我生餘。聰明用盡成頑鈍。故態令余欲厭渠。禪家貴語轉。生機一路選。揆通乃得來。誰云死相遠。大死非關大小年。休去歇去殊未然。主人惺惺著。全提寂與樂。不說無生但圓樂。今日適越至自昨。無生卽說甚無奇。說灰寧。雷怕死。癡所期盡卽是今時。祇這讀書殼漏子。猶從文字奉吾師。

讀熊雪堂別業諸詩

人無萬里之遊者。則必不能安于一丘之置局。促固非所以得寧靜也。雪堂先生別業十二。與神仙之爲十二樓者。意思有同。數亦正等。仁智之山水。似不必分其廊廟江湖。然且以陶韻詩之。而更使妙手伯圓。區而圖之。則豈以靖節之五柳不足。讓少文之五岳有餘乎。蓋朝川亦不能專有千古矣。伯圓圖旣就。先生卽以所書詩藁歸之。則伯英臨池之妙。師宜懸帳之奇。盡在于是。鍾元常求蔡中郎筆法。不得。則爲之達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槌胸嘔血。伯圓幸不必其然。而余初未披圖。繼乃縱觀詩中之圖。合望衡之十年。與坐臥之三日。亦欲與伯圓圖富也。

水中鴈字詩跋

鴈字詩作者林立妍媸較見卣生語扶長曰此不足吟更宜吟水中鴈字此當以空有相傳光影互攝之際爲至難言也乃又扶長手又覺非難射聲且得焉不復能窮以常儀的矣曩者余見扶長古詩逼真選體及其咏物得情有肖似而無刻畫才大如海何前後左右之多多乎且麗則之目宜歸之探驪亦必無他讓也卣生又謂命題出余則余不惟全無唱叶今者亦正失吾問矣假欲更作有過于在前之珠玉乎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美

遂書此以跋方幅

驪歌畱韻跋

身未到魚石而耳盈絃歌者文章之及也口不唱驪駒而俾成沒字者精神之感也泰升老父母以作士登朝子疎闕奉祖谷賜公謂可涉筆附姓名蓋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焉滕王閣故歸然乃以秋風送于安而來來有餘愴以春風送泰升而去去有餘暢今人豈惟無讓古人哉直當更進于是乎珠玉之林不以一讎飲爲盛事矣書此作跋仍系之四句

補哀高才近見旒莫云天道但如髦新年傳說車輪動怪的西山雨欲流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八 題跋 三

題致知箋後

朱子以格致爲夢覺關誠意爲人禽關而又卽此二者統名之曰生死路頭則其不得畸輕重也亦審矣吾師太翁先生他年嘗登座講學大發誠意之與旨至于好惡之際自諸傳所錯舉者悉攝而歸意中而最後乃及爲善之小人以痛裁其假僞不啻孔孟之于鄉原楊墨夫如是格致傳何可以不補而學者抑何可以不求詳乎一日黃子威作致知解先生箋之遂反覆數千言無一言不爲自家喚醒衆人槌提性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命之文章莫大乎是某復何幸而與聞焉某竊惟子威立論通于禪宗而直不適爲主先生則合言之合言之是也三教同源寧得而分河飲水先是先生在滿江無可大宗師會之與爲叅論者逮十日夜其必有以起之矣而先生乃曰某宜有言某之年已長生死大事亦宜究竟則某于是乎回首茫然然私獨憶聖人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何以效其然哉蓋人惟可生斯可死可以入于生死斯可以出于生死而其要在聞道則明乎其非醉生夢歟也死生如晝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夜所貴通知卽其間人禽之顯戒尚得力持而夢覺之相疑特難分別莊生曰夢之時不知其夢也又占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于此領畧謂之真知而知之之本體其豈不在心乎夫知雖藏于心而未免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豈惟耳目爲然其存乎身內者不過一赤肉團竅數之多少未可定主人翁亦未必惺惺而家偷常負之而走是故其于爲知也殆聖人乃教之格物紫陽詰之曰窮至事物之理窮之盡之可以謂之衷詞也取詞也抑窮之盡之可以謂之汰詞也而捨詞也夫實諸所無之不如空諸所有也亦已久矣必其物空而後心空心空而後所以爲生死之具者皆空是則大光明之所由放而泥者反以落空爲憂亦甚無說大慧禪師曰汝未得空何怕之有良舟而姑自溺豈不愚哉今先生勵某以生死示某以病藥而因使某文之某乃就所嘗窺測者爲之臆對不識有一言之幾于道否然矣曰知實病人爲之生死知實藥人爲之出生死此其義當不可易而復憶陳了翁之詮金剛盡

于一覺且曰中庸誠字卽此覺字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于格致蓋兼舉之矣張南軒易贊時語其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其于生死亦灑然無所畱滯矣以此信儒佛之同道也

題致知解後

聖學之于求知也蓋詳而儒先立論或宗尚自然或借資功用遂判二門終以戛戛乎其不相入宜子威氏之銳欲同之同之惟何亦有聖人之言在故欲爲紫陽家則舉致知格物而得之矣欲爲金谿家則舉物格知至而得之矣欲兼爲兩家則兼舉之而無一廢之而得之矣或曰卽如是其不似先功用而後自然乎非也聖人之功用原依自然而非功用而得自然者又聖人所不貴夫豈惟不貴之且斬之子威固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聖

曰本來不明迷于己之所謂遊覓淪于釋之所謂八識維覓真識實嘗主我身心而身心必爲謹備與內外之物均等卽曰良知未必不由染薰而出西方聖人所以有轉識成知之學當其知也正知爲本根知不盡居先徧知爲差別知亦不盡居後而惟是轉成之間先後自見轉識者猶之乎致知格物成知者猶之乎物格知至知物相雜如砂與金在所揀擇是以帝舜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而楞嚴之辨見微心層層披剝乃僅比于國王發兵討賊其兵要當知賊所

在也讀子威致知解極其旁皇因有所廸爲書此而歸之

又評曰致知難爲解矣禪家有大圓鏡智之目鏡欲其光不欲其暗是致知義暗則刮之磨之光則磨之是格物義俱不恃乎自然子威設疑思辨三門以盡格物之功而後乃存其差別汰其淆訛以底于知至此真聖賢之言第氣質之性未可曰無性必無氣質則阿賴耶識田亦不須更轉耳

相玉堂詩跋

世有言玉堂者名其處而不及其人有言玉樹欲產于庭階者幸其人之生而不計其人之所以成管生作相玉堂則自然與功用兼舉之矣書來語我于此乎課孫實補滋德之闕又他時懷三朝先生所命也以垂昆念祖而嚴師一物三善黎子聞之內生慚愧天道人事皆不相如第寓去堂聯或附不朽于彼矣未遑和章亦難以語感亂言歉耳數行跋新刻尾管生其無謂斯人也曾不足以向相玉之一隅者乎

閩旋詩跋

于是崧維歸矣何如五柳先生之歸去來哉余比而論之五柳之歸也去印綬而來田園崧維之歸也去卑比而來子舍五柳之言歸有辭崧維之紀歸有詩五柳之辭以自喻初不用韻而韻之或以哨遍崧維之詩以唱酬初不一韻而一之第以五微五柳借曰于異代之坡公崧維徵跋于同時之黎子此皆其意之大同事之小異者也然起而視其錦囊則閩旋爲富卽不及橐裝亦足以傲睨餅粟耳

美人百韻跋

半山老人嘗次第李杜韓歐四家詩而獨後置李以爲其識見汗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也而崧維乃今咏美人至百又韻之以飲酒二十句豈欲援淵明張青蓮哉不然則以淵明別有閒情賦在其中所云十願厥旨微眇崧維亦既別廣之藉必曰此白璧微瑕昭明持論與半山同宜軼其選則靈均之于美人何以更寓忠愛且求之古昔儷之香草通之媒詞考之巫卜至紛總上下而未有已也今天崧維之志其無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題跋

署

亦大類靈均乎匪品詩者所能後置而或軼其選矣而邇日詩家又有爲美人喫煙題者事與文俱未甚雅馴余披百咏之目幸而不及則是刻也豈惟無負美人亦庶幾乎不亂飲酒

傾囊集題辭

夫囊有可傾者非空囊也石客取而署其集若以爲是物也甚慚陸賈亦聊無負李賀焉世不乏著集者顧曰以藉手代羔鴈斯一失之矣發策則往往以詩代名紙而以詩題代仕版除書斯再失之矣余視石客無此諸代亦免于兩失特失貨耳失失勝不失謂之失不失勝失謂之不失夫可以謂之不失者則亦可以謂之得也蓋東坡固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禁用之不竭而晦翁則曰祇今擁鼻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題跋

署

寒窗底爛却沙頭月一舷余土木其形骸坐廢且久明月應爲余爛却乃石客尚復雅遊載月滿船而去以余言石客猶是貧兒數富人之屋齒也而其內美與藏別材祕蓄若遠致有出于事外者余蓋不得妄意之而妄言之矣

法印藏元水所作圖書小引

自變隸以往古文全亡顏籀之書幾無識者馬伏波疏論文字之謬謬蓋匪一朝一夕也已逮于徐鉉校定許氏說文頗爲明備而其事乃專于摹印非不共由或其人學問未至筆法不佳不足以重古文是爲古而失古之意者罪乃甚于去古而變古之體者也若夫元水誠可謂之好古能古不變古體不失古意其手製圖章海內流傳奉爲至寶近三十年來惟何雪漁得稱抗衡而自施大千黃長裕以下卽欲僕命

法印室考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此殆非余阿好之言亦物謂之而然者矣法印迺雅愛元水作因集成小冊摩挲不捨將無其文同故其趣合乎以浮屠氏之教海印且欲按指發光猶不能不爲元水移情斯其爲道知必非形而下者耳元水于三立之事實兼德言而功稍有待不專以字學顯卽以字而其盡變極神毫髮無遺恨者猶在草篆假令立乎同文之朝而修七十二家之故必也元水登碑碣于泰山續祁陽之石鼓校書老楊雄不足爲也不知法印亦復好是否也乃法印更好余詞使序其

事又趨而成之則余不過以野鴛而言家鷄已耳夫法印持不殺換駭換羊知其免矣然而蘭亭之本恐終非辯才之藏山谷之書亦或慮元祐之鬼也余乃署冊而歸之庶幾以惡書厭當寶氣使不至于遞去焉。

法印室考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微言小引

夫知己一人原無需于異世而斯民三代復有取于
同聲此非身隱用文大違綿上之戒抑亦子言依孝
甚合蜀嚴之心唯我維衡英蜚丞相之里及其元配
秀發豫章之間固嘗勉于當年青燈相對乃得優
游于此日白首如新頗憶大人先生之成名文壇推
其祭酒隨聞痛哭流涕之上策絲石阻于登天有子
半荀氏之慈命名皆向平之旨採薇蕨而得侶曷不
西山擬春秋以爲期庶幾上古謂夫禮義廉耻之不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吳

可失榜四維而作堂豈止琴書茶酒之相與居標六
一以爲號屬滄海揚塵之後未盡薪傳卽楓林落木
之間難忘梓敬少年不賤空懷龍尾之慚耆舊無多
獨下鹿門之拜但言成歌歎高唱勿限以離騷雖禮
尚往來通家猶存乎孔李如杜詩如韓筆無惜珠玉
之雜投若北苑若南宮並流絹素之極美此不佞所
以騎驛勤七襄終日之徵而崧維挾之出門約三豕
度河乃反瓦釜爲黃鐘一映我寄駭籠班衣將錦帳
俱歸人夸禿驪

秦鳳章先生家訓跋

友道下衰廣隘兩言對治不得難設中分不可秦光
四既讀盡異書又識盡異人卽落落如余無損斯大
矣乃其尊公鳳章先生訓慎交幾嚴杜塞光四終身
守之逢人轉相教此豈名實異同抑光四可謂善讀
父書耳在易三人而損一人蓋三則疑疑則損損則
得得則益矣而益則亦以三矣夫孰知損之益三之
一也乎昔伏波萬里還書兄子以杜季良爲誡而前
後自失朱叔陽是但損無益其後叔陽引伏波兄子
趙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吳

明伏波卽伏波兄子之眎光四承教何如也。

書蔡遐宜卷子

古謂宦曰遊學亦遊也此二物者蓋不可以無侶故居則依于親遊則依于師若朋友矣蔡遐宜師高彙旃先生而友王子雲徐慧後諸子則其遊侶得矣而況其文章若湧泉意氣如揭日月以爲遊具不更勝乎有賢侶有勝具而後無所不達以爲學當造微以爲仕當致遠然則太史公之山川尚嫌藉外而李青蓮之婦人與酒何謝卑污余以爲遐宜尚矣乃其踪跡自渚宮而下往往不出匡山蠡水間夫非太史青蓮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五

兩家之志也夫遐宜之尊輔先生令我鍾陵勤事以死不可謂非仕宦之極則棠樹無恙桐鄉未移遐宜意者不異依親毋俟余爲下巫陽耳

蔡中丞記重建滕王閣跋

讀大記詳正而爲之體安雅以行其辭本末分明奇情間作上下千年如羽如翰雖使燕許奮筆何能或加公諸務躬親手擇口斷疑其倥偬乃緒餘文章從容盡致視子安乘風之篇減綺麗而益氣骨昔韓魏國長于經濟則著作無聞陸宜公優在奏疏即他體罕涉若公者始可謂之多才已乎自有滕閣至今日頗歷廢興惟江山與詩文光氣常留飲食不得與也又其間能言之士未必卽主領之人于是昌黎終當以一至讓公而公不以一宴羨閭都督矣

跋聞喜縣志

讀聞喜邑乘至于裴讓之之讌南史徐陵詩未嘗不廢卷而歎也文章氣通疆域劃判雖曰天限原其由來亦豈不以人事哉象陸先生之敘是書務存誠勉勿恃自然題矣題矣然陳伯玉何曰大運自古來也猶是大三代也晉公能振衰唐身歸故里豐公不能回弱宋家棄殊方晉公雖傷賊不死豐公雖謝客不生故憲宗曰度得全天也而忠簡署號得全有志而卒未之逮者亦天也唯人事無過則皆可謂之天全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平

題郭春子所寫金剛經

般若真慧衆生心之所不能緣而喻以金剛將無取相夫取相則或謂之火聚已若與金剛背反不取相者離心意識而參之亦非金剛因之爲繫著耳故經中說降伏其心以爲之發起而隨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明乎空有雙達始成乎後得之智矣然而如來之三心終于不可得也此古之大禪所以云學道訪無心也若郭春子亦庶幾于無心者乎其初所作法晚能棄捐牆東隱矣標社寄焉顧慕義若渴有緇衣

進賢堂稿

卷之十八 題跋

三

之風顯晦將不得而跡之又親屬籍于美命先生習開天之遺事固嘗爲我談敷光生公案慨當以慷而至于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則哀樂不易施乎其前此可謂疾與般若相應者寫金剛經三十二分而以三十二手豈猶拘昭明之科乎夫三十二手將三十二心也而一用之則漸于一心也漸于一心漸于無心矣須菩提解空第一故佛獨與說金剛般若乃當其宴坐巖中諸天雨花讚爲善說般若而須菩提實未嘗說一字是可知說般若者之不以言也亦可知解

般若者之不以心而寫般若者之不以手也夫三十
二人豈無一須菩提其人乎余願與磨子共遲之蓋
莊生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
之也

題方伯劉公講堂

在易九二之大人能普德施尤以學問爲先務其取
我子弟而教誨之與子弟之來學而自爲所者豈直
若樹棠于郊專以爲聽訟而已也後世方伯有相之
道其職司但除兵刑不隸而吏治國賦文教悉領之
然文教尤爲本論矣是以賓興大典人才之良者惟
方伯舉而登之賢者卽文衡不過藉手畢事膠庠主
壘聖人錫胙先之則凡其秉公餘集講肆以示爲秀
才卽任天下之志者可但已哉我江右方伯劉公正
氣端凝道風淵淑酣洙泗之興裕稷契之資來臨南
國輿七十餘城之民生于衽席而謳歌絃頌盡興矣
甫下車卽語諸士曰汝鄉鰲湖鹿洞之績學其紹之
乎廬陵分寧南豐之著作其述之乎文貞忠介襄敏
恭襄之盛業其後起而無多讓乎諸士對以主臣而
執經之意闔十三郡有同風焉于是闢堂以遂其事
卽庶民亦莫不翕顧子來者然而士大夫自爲甃墉
治階不敢累之以力役特仰體我公安民食我之政
取諸所憩所爰之共護棠陰而已足耳昔大江以西

橫經弓馬之隙。教人忠孝。而因靖搖峒。擒友者。爲王文成固也。四明太蒙王公。則鼎建澹臺祠于撫江之日。課文講學。舉髦趨焉。其後能擊瑤而撼崔者。皆王公所育士。繼以孟白李公。岫雲王公。亦皆開設庠序。雅意斯文。迄今人士中尚存名碩。而足以風徽矜式于多士多方者。不乏矣。今寓內底定。文治蔚興。鉛槧之功。僻壤猶奮。劉公家學淵源。師承共稟。何幸江右之邇化日也。乃尤冀永依化日。咕嚕于帳前春風如周朱兩夫子先後知南康軍。奉聖賢之規矩。開持世進賢堂稿。卷之十八題跋。雲。

跋憲長天交塗公去思碑

金石之文所以存信而久其傳也。有不信者則難言之矣。然惟難言之而可信者益著。天交塗公擅學與政之長。有體有用。其觀察于我江西如韋武陽一流。可信卽石亭之碑亦曷不可踵事顧武陽由宣宗念功命杜牧之作記。而公不能得之上。無所崇褒。且有微撫蓋彼此各一時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我江人于是人思奮筆而卒共屬諸蔚懷熊子。固曰蔚懷之才不下樊川。亦以內外臺實相倚重。必且知之深而言之親切。再刻成既踰年。公復徵徐手錄其文于絹。使可爲屏簾。坐卧其下。余書甚無法。墨豬野鶩。不知公何所取。爾也。抑聞之。桐鄉愛我。我愛桐鄉。燕昭王好士。先從隗始。余其爲桐鄉之人乎。而余書其亦如隗始之說乎。且公造西江不異。若公之南國周公之東主而周召去。南國東主公未去。西江則西江幸甚。余又得從事筆墨。似有位置于衮繡之側。棠陰之間。則余幸甚。崇亦惟是附公。而于古匪獨特。絹屏之終不爲砥材。而遂曰能超乎高岍深谷之變已也。

進賢堂稿卷之十九目錄

書啓

與王督學書

上張撫臺書

復張撫臺書

復楊文宗書

送冷王滕七書

請築舒家壩公書

與別父母言事

與別父母言事

公上督撫兩臺賈藩臬兩司書

復黃子威書

請法聖開法洞安啓

與何豐城言事

請獨立和尚啓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目錄

上麻制臺公書

與季南昌書

答李亦白書

代某姪回吳氏定親啓

上董撫臺留周虞赤太尊公書

上董撫臺留韓糧道公書

爲陳目俱墳山與游父母公書

請洪浪大師雙嶺開堂說戒啓

進賢堂稿卷之十九 書啓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社姪劉斯華爲維校

與王督學書

伏承老公祖台臺願時集社履道凝和下轍欣慰前者主計大典一倚獨賢遂坐紛紜稍雷調攝某所以不敢謁候恐涸清嚴且知勿藥耳惟是祖臺全才備德百爾具瞻而生儒猶切引領蓋雖凡銅未有不願速就大治者矣獻歲遂當按郡竊謂宜先南昌夫非以天無不覆如公爲人師乃專于物之待生曰我有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一

子弟但較諸道里之遠近人才之多少事局之全半需條其便一取台裁早春積雪在途餘寒猶厲未可馳驅而各郡蓋搭蓬廠取辦一時不免疎闊總非台體所宜若試南昌無煩跋涉且考場密邇法署夙夜起居不易常度或小須藥餌商權有人其便一南昌人士遊館爲生每以臘中而歸正盡而出若此時奉檄家戶得以就試後來可省補考文移之煩其便二每科榜放敝郡得雋者率可十之四五今沐化雨桃李敷榮更盛于曩故試他郡止于一郡試南昌可當

七八郡矣其便三童子科必由郡縣揀選匝月爲程
祖臺先校諸生則童案定可次第應手而太尊周公
祖加意作人仰贊文治卽無論關防提調得以同功
校裁論行亦皆合志其便四乘此四便而行之隙時
成其盛業有從容暇豫之美無鞅掌况瘁之勞此某
所以效忠如負曝而欲獻也至若行文已到處淡春
後發自不爲遲亦非借歲月于他郡耳芻蕘之言不
敢遽誇一得惟採擇而施行之公私兩利地方幸甚
人材幸甚別有數行蓋雖私亦公之語惟寔斷而祕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三

之
澹臺祠田租原係鄉紳公置事可二百年乘亂而落
奸役之手乃至十四年今經徐生告理太尊公祖審
明自宜還歸鄉紳管業求老祖臺立一鐵案卽押奸
役並諸佃送還于諸紳中之賢者依舊例收管此係
故物非冒領也若徐生亦中道曾與奔走之人不知
其初事所起耳事定尚欲聞之撫臺董公祖且作京
書報于蔡即兩公也惟留神立決之

上張撫臺書

老祖臺勤勞王事行郡歷時猶致飭先賢澹臺祠宇
甚盛心也而兩生亦料理外垣將次卽工矣然兩生
有不能終其事者敢爲控辭蓋壇站之上非厚德高
才重望貴勢必不足以收召文雄彈壓宵小而兩生
名地卑微資質狹故高明之士招而不來猥瑣之
夫麾而不去至于賤役亦不能加繩尺來其反噬此
所謂才能不及中庸黔驢之技旣已見矣老祖臺緇
衣好賢愛人而存其似雖未嘗加之顯斥顧循分自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三

省實無以當山長之稱兼懼爲尸祝之辱安敢不速
求退院以讓來賢獨是義利取予之間亦嘗講習佩
服于聖賢之教卽非人言自處必求明白無愧衾影
謹將十三四兩年分出入除在實數抄呈電覽乞爲
立一確案垂之久遠仍亮苦衷允其辭免此後或別
選人師或姑從停止總聽台裁兩生不敢與知也唯
舊田雖係鄉紳自置久失乍反終爲爭端歸官似便
新田係蔡部臺續置以助講學者此事旣寢田無著
落歸官亦便若三十四年之出入旣清則乙酉以

後丙申以前十餘年祭祀修理總廢不舉其租入作何支銷似未得聽奸役安享也敢因事而及之兩生確辭尊委不以呈而以書猶恃老祖臺尊儒重道之雅因不敢自菲薄耳辭免真切賜書俯准爲望何日拜下風得以口須臨啓可任戰慄瞻依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四

復張撫臺書

捧讀老祖臺賜答書誘掖宛轉屬望真切無非爲興適正俗在于書院之一舉而不可無人以效其鼓吹也而兩生則未免愈增慚負所謂涼薄謏劣之狀前稟具悉匪敢自誣獨稟承任使既已及春自薪木牆屋尸祝樽俎而外更未能有所發明以厭服羣衆雖非受祿素餐之比亦豈荷擔吾道之材兩生竊思人情事勢之所必至方且無風欲波無短欲葉假使久之而廢弛彌甚指摘交加小過亦成大過其時復何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五

以自白田租升斗但能較然不欺其志而已然未聞正心誠意之學每至于矢日以求信援天而釋謗者與其置喙于後不若息肩于前硜硜之資終無以語當仁之勇而嫌疑不處或亦與發揮喻義喻利之旨者未大相背馳也昔顏回食埃墨之飯仲由以爲改節聖人乃索祭而明之竊恐後日之事有不幸而類于食埃而煩我老祖臺之爲索祭者唯有決斷辭免出納不關羣疑可息細人異論誠未肩與措辨而况其奸狡百出如鼯鼠之必欲食牛禁之不已則將鳴

之于庭。鳴之于庭。則將不一而止。而至于數數。夫雖未嘗非公事也。顧數數然入令長之室。亦似有違于滑臺先生之教。而之人也。又何足以廁壇坫之末。而仰副乎有道者之期許哉。吳康齋先生嘗守無田不祭之文。至于一訟而論者猶譏之。而况中庸以下。趨向靡定。骨力未堅之人。非有失祭田之皇皇。乃攘臂于義利。未可知之公事。以喪其生平好修之區區。言念及此。淡恐有傷老祖臺知人之明。而亦重乖老祖臺與道正俗之雅意也。用是補牘再控。必求俞允所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六

辭以安愚分。且全微名。蓋兩生莊誦台劄。至于數四。非不知與人爲善根本至誠如地。如天難以自外。然而覽明示。卽起風節之思。讀堂記。卽生頑鄙之恥。其他臨民出治之際。動身發語之間。種種足人師法。雖講學何以尚之。今科場伊邇。又懼有託名祠生。妄希科舉者。許之則失守。拒之則拂情。可且暨停祠會。以俟諸賓興之後。若新舊兩田經奸役混首。各個畏之。如虎。兩生一二家人何敢觸威過問。入官之便。前亦而陳畱租三百餘石。求賜依籍。付之司存。至其十餘

年租目不知奸役送歸何處。兩生亦不敢多言。附此并塵清覽。願望德音。准其辭免貧賤或有乞食之行。庶得如願。恩造弘深。臨書可任瞻望。戰慄之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七

復楊文宗書

郡文學送到台劄兩生捧讀深感老祖臺爲道之勤
矣此事盛大而兩生則未足以濫吹壯不如人矧惟
其老雖復稍自修飾苟求無過而止終不能治人而
立教也况敢承撤席輟講之隆重乎前輩雖有芳規
近十餘年來都從墮棄嗣響殊難住堂及生徒舊者
雲散新者未嘗正籍駿奔執事當屬何人三學弟子
員則赴科後各歸就館恐未能一呼而集而聽講不
得寥寥爲禮亦不得草草也几案何設鼓鐘何縣典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八

籍何陳茶果餅餌錯竈之屬何出種種厝注皆不宜
以煩有司而重累文學儻因時制禮需之歲月定其
規模或未晚乎又是時雖無道學之禁而已嚴師生
之稱兩生何人方將持鉛執槩從事于左右之未能
而敢妄自尊大以慚負臯比也撫部院老祖臺荷擔
吾道加意起衰向嘗固命相委兩生未敢祇承今特
言其難爲之狀與不自安之情冀老祖臺之一轉達
以免不恭命之誅幸甚幸甚若江國人士俱歸老祖
臺敘思無窮兩生亦春風化雨中的一朽株也豈有

外焉祠田新舊兩種十三年支銷向嘗開單奉覽後
俱歸南昌府收管矣十四年租入尚求憲察恐奸者
藉口游移便爲乾沒耳附此以復臨書主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九

送治王滕七書

謹啓澹祠田租藉老祖臺明斷而友後來絃誦者亦必有偏德之歌矣然甚爲小人所側目耽耽逐逐實繁有徒而借口于無賴久不供役新經驅出之門子王滕七以發難端大可笑也滕七初指祠田爲學田其告于文宗公祖處業蒙呵責又赴老祖臺混告卽承嚴批貼示可以止矣而復爲撫臺之控何哉此必有主使之者意不翻局不休也然事之始末悉在台電某等宜靜聽無言而獨慮上臺亦有未詳前故者

進賢堂稿

卷之一 九書啓

十

或以滕七爲實是官役耳滕七非官役也無頂手也不過諸紳公會時自設一門卒啓閉而外走館傳單既踐更數役而最後乃爲滕七冒充滕七入未一兩年而遂遭乙酉之禍矣滕七乘諸紳之去祠會無主乃遍訟祠中諸生猖狂得意而諸生亦容有自私而不足以服物者輒至旁落滕七于是無復忌憚舉祠田而投報入官入官于彼何利利于官之不親收租而彼得爲靈又利于佃之不時見官而彼得爲嚇也然非但靈與嚇也美田則彼選而據之而重複派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土

十飽佃一牛過田罰以兩一豬過田罰以錢一雞過田罰以分彼鄉之人無不畏之如虎矣自昨年經老祖臺歸田後某等不敢虛恩又不敢負蔡公祖委託之重乃親爲經理于滕七稍加禁戢而未幾故態萌生仍自稱官役到處赴稟某等因送新建縣爲之驅逐亦大有不得已者先是承付過舊租二百二十石除收回數十石葺理祠宇補築頽垣及祭丁之用桌凳之需一百石分借各佃贍其耕仍不取利止換新穀而別以五十石付滕七糶銀二十兩以兌三甲條銀不意其狡飽不吐遂并送縣追又不意其竟爾抗拒巧思洒派百計而出于此也鄉之佃人且安能家置一口而與之辯又孰有此膽力而敢與之辯乎當老祖臺付田之日卽有僊生爲囑而蔡公祖聞之來函亦有訟棍穴處之語以今論之安知非其合謀打算然恃老祖臺之神明必不難立破其奸而重置于法也蓋天下未有爲門子而不事掃除但坐食于田中且送田出門者矣亦未有已驅逐之門子而更思坐食于送出已反之田中且必嚼盡未驅逐之佃戶

者矣某等雖稟承雅意付託亦不難因小言而求勇退然欲得規模大定付之後賢無令謂復之時卽壞之時也則必求痛懲此輩以折其萌刊示立禁以防其後以安俎豆以幸儒先某等始終歌徧德而已撫臺今修澹祠必爲捐貲不欲動祠租一粒此輩心腸乃正相反准其詞想欲悉知其弊也而滕七揚揚謂我非告諸佃實告兩紳某等今日盡言之其後亦不敢開口矣總祈台登臨書悚惶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請築舒家壩公書

本朝功令猶亟言興水利哉顧未有不備其害能蒙其利者也南昌縣之舒家壩蓋當東河橫入西河之衝綿長五六里而關係五六十里之田畝以千頃算者凡幾自萬曆壬子年間嘗一修築則當事者與鄉先生同功頗有次第而凌遲至今壩爲水齮齕殆盡幸多煥歲稍望登收一遇澇年禾苗俱入陽侯之腹錢糧徒累塹形之民又愚者難與慮始故雖咸口呼天茫然無策同乎道旁築舍矣今欲大興工作計其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久長必求老祖臺出一明示以約束之委一幹官以策督之使人踴躍趨赴而復不敢爲姦利其中則功可計口成也凡任事者不可以多人亦不可以少人不可以袖手之人亦不可以攘臂之人須鄉評確選上其籍于官而後使之公帑義不得私借矣卽舊日塘長之稱懼其一定如額里然人思倖脫勢亦難以更集今計惟有從田科費令受水之處畝釐分釐仍派定某里幾姓某姓幾夫俱責成冊里造一清單稟于委官而受事赴此冬晴刻期竣役一日之勞數世

之利矣。又舊端謂之舒家者，但從其居人之姓而名之。而其地勢已大坍塌，不可復起。公議及形家之言，俱欲捐舒姓于城外，而稍進而西，更擇堅牢之地，以建不拔通長若干里，則其下壓田可若干畝，其所委泥沙質不任築，則其內當更挖塘數處，以取土者，亦廢田若干畝。其同舒家而捐于城外之田，亦可若干畝。壓廢者當去其權，捐外者已不成田，當減其則，槩求老祖臺頒示，使公正丈量，得而銷算，大率亦纔能二百畝上下耳。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變。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一

此一役也，實除百害而即興百利，以遂民生，以副功令。如天之仁，莫過于是。某等皆身在利害中者，內謀性命而一視鄉里呼籲之意，卽有公私亦不敢不從。國計起見，是用畢其芻蕘之言，詞以備乎山淵之採擇。惟冀垂聽而速行焉。百姓幸甚，諸生幸甚。

與翁父母言事

寒家爲祖墳山被聶人伐掘，具控于老父母事理明白。恃有神斷，意謂可以不言。然而聶雖小姓，其人方甚險，甚健，佯示陋弱，又有他處訟棍以佐之，遂不得付之默然矣。初寒家在宋元間，分爲兩祖，曰保仲曰南仲。保仲仍居嶺木，而南仲析居三里外之雉山牒。記詳悉。南仲居雉山五世而微，乃徙去楚之茶陵州。今亦巨族，其五世內男女皆葬雉山之黎家山。此山蓋因姓而得名也。南仲墓居中旁，緣至十餘塚，通鄉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上

之人亦皆知其爲黎家墳，但子孫遠徙，祭掃俱係寒家代攝，或作或輟，誠所不免。惟山川終無所遁耳。又別有一墳近聶腋，下者亦五世中人，因其不吉，遷歸而耐于保仲，乃廢之爲田，又變之爲園，因而名黎家園。國當弘治年間，始賣于聶，則南仲子孫久徙而寒家之人主賣此一宗與黎家山不相蒙，亦足以證黎家山之無變易也。今黎家山之墳被聶侵占，至于挖作糞坑十餘，可謂無人理之極。寒家之掛紙者，向彼理論，則其狡詞百變，不可方物矣。初但據黎家園之

賣契則黎家園必不可爲黎家山也乃更批萬家所賣之太陽洲以爲說而洲可曰山否乎太陽洲可曰黎家山否乎此其詞窮矣南仲一墳居中者當年有碑不知何時爲彼所毀理論之際彼人乃謬曰此係馬驕安得塚改而曰此係家僕僕安得石塚又改而曰此係我家始祖二陽謂二陽宋人也而太陽洲則亦弘治年間萬家立賣以弘治年置地而埋宋時之死者何其闊也從弘治年間而葬宋時之死者猶之取黎家山而蒙以萬家之太陽洲也愈支吾愈不得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六

自匿其姦狀耳然其人良心未死自理論之後鳴官之前已暗填糞坑數箇今但存五訟棍到後乃不復填又換詞曰寒家將謀其陽宅以爲陰地現成陰地之不能保而顧謀其陽宅此不必置辯但以寒家人不能言事理恐爲彼人在詞所奪故治第不得不縷縷言之縷縷尤恐取罪然爲祖宗墳墓亦有所不得已也據事直書不遑脩飭恃老父母台亮臨啓主臣訟棍者進賢縣之聶咸二也當年爲諸生後以詰官及窩盜事而革且罪至死矣

又與別父母言事

昨以祖墳事奉瀆蒙老父母斧斷責聶人而貰其罪甚得事理之平祖骸獲安羣衆帖服敬此言謝惟公親原處拜祭審語中存此一段亦足杜後來姦謀轉變也畱神懽懽又有瀆者家運式微不盡由于外侮而內蠹爲甚寒家有漸六者營私敗公自戕自伐多端鼓衆且勿枚舉惟就此一節言之原以祖宗起見而彼乃爲飯錢小費主張伐家山之樹則家山獨無墳墓乎蔭樹培之不成禁之不得而反借事以伐之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七

乎爲旁祖而忘本祖防他侵而偏自害不知是何心腸漸六所行大率類此乞老父母差拘重責以警肱類一姓獲安闔邑瞻仰爲是補牘別容叩首鳴謝不

一

公上督撫兩臺畱藩臬兩司書

恭惟老公祖台臺砥柱南天澄清西水致若于二帝三王之上載返淳風福世于五行八政之間時流膏雨視民生無賜而厚端本蓋存乎一心使吏治不肅而成儀型自至于四國是誠有才思奮百職所藉以咸熙亦復大道與偕庶人可安于不議者矣今爲聯翩而啓事實有呼籲之情言方伯李師帥名賢憲長塗紀綱極選乃皆爲法受過由甲令之特森嚴所不與仁同功豈寅恭之有咎罪蓋其惡惡也短其善善建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七

也長垂訓自古而以恕己者恕人以責人者責己得謗自今惟消除非遠義命兩字高明者可以達觀顧懷抱少違苑枯一時庸衆人能無易慮于是父兄子弟同爲怙恃之求乃至襁褓衣裳總作道途之走所以然者天蓋居高尚其念哉民不假易夫天雖高而誰爲天之喉舌呼吸相通卽民不易而亦有民所尊親痼瘼是切以人事君之義尤首包荒宥過無大之文終歸肆赦此邵民某等爲其藩臬之長如手修頭亦恃老公祖台臺居乎鈞軸之司集思善聽也倘蒙

山海不棄涓埃得借鼎鐘以申枉屈扶公論而補牘壹出補袞之緒餘援疎網以轉圜非同轉石之畱滯頃遵近例微分固絕于叩關特冀憐才下人緣得以請命緇衣之改爲不敝夏屋之于我可承封事一朝歡聲萬里某等爲是冒昧以啓代呈臨啓可任懇惻祈恩之至

建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五

復黃子威書 子威以賤病書勸

齋雖吾儒之一節事也。而第所取于是者有進。以崇佛故然矣。又不止崇佛也。實薄其生也。人年至七十以上。日日可死。未應以近死之人。更作不死之享用。儒家死。卽奉死。生。卽奉生。道家止欲其生。不欲其死。而佛家死。亦非死。生。亦非生。此三端自分勝劣矣。故近死而作不死之享用者。此奉生之厚。亦欲生之濃。而不窺乎無生之意者。也是以損之又損之。使其漸近清虛。而離滓穢。未必卽至乎無生。亦曰未離乎無生之意耳。夫且無生。亦何必卽無病。病是死之因。而非卽有死之道。是成之因。不可避也。非死之道。益不必避也。卽食帶而得病。而至于死者。夫豈乏人第自審病源。乃不由齋。正是時至。坡公不云乎。生老病死。時至卽行。而莊生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弟于是乎安之矣。齋及九月。百爾不思嗜欲之道。難得其減。竊不欲益之矣。年翁所以愛弟者甚厚。弟不敢承當。亦不冒使。二豎爲無名之師。以齋爲名。愈于以葷爲名也。動火之物。酒肉爲盛。不惟清油枯朽。乾燥自由。行年亦不得移兵。而問罪于菜根也。極欲暢答。學問無多。又幅短而遂止。幸謝伯源親翁並同此意。

請法重開法同安啓

伏以佛法當中興之日。契聖主于轉輪宗風。得嗣續之人。歸將軍以行令。上好必下甚矣。况大事不止鑄以批糠。有舉則無廢之。寧祖庭而堪委諸草莽。生時接物。弘道待人。恭惟聖公大和尚。座下光合千燈。潤流一雨。慈大師爲其鼻祖。更遠遡柳巷機緣。顯大師之所頂生。遂親承竹林衣鉢。然骨髓既能兼得。而圓通猶曰半提。樹倒相隨。文句之身。常轉花開。未歇誰家之唱。彌高所由。曲爲今時。大見求人而度之意。雖進賢堂稿 卷之一 九書啓 三
復動容古路。終無尊己造哀之心。龍門住以多年。獅窟知非定在。惟同安不遠伊邇。實共地靈。自常察而志若丕蓋。皆人傑煙籠。松竹何劍甲之曾。施花檻。璣詎樵夫之短販。乃從劫火洞然而後。瓦礫之道斯存。不謂毗嵐吹墮。以還鯢鵬之飛。益上讀北遊錄而起興。大我南宗。吸西江水。以思源生。茲東土歎吾徒猶塵勞衰衰。似乎畏影而休陰。望和尚不道路悠悠。爲之息跡。以補劓。應也如響。惠然冒來把住放行。總宜衷要津而處。揚眉瞬目。亦欲寄頂額之間。一乘或。

破而爲三若何勒駕五宗纔得畱其二無取分門此
昔者塵談之緒餘要觀壺臺倘今年武庫之敞關不
避森森清聽是垂蕪言若渴謹啓

與何豐城言事

公事不敢盡言請先言一事各里派夫于係重大王
事既不可廢而民間苦樂亦宜均平故老父母以爲
不當徇情面不肖亦以爲不當徇情面也然不徇情
面易言而得法而無弊甚難言之以不肖僭論必須
較然畫一曉然與人共見只一紙告條足矣如本縣
三百八十四畝分爲九坊某坊某坊爲良共得若干
畝數則全派之當每畝若干名某坊爲頑共得若干
畝數則半派之當每畝若干名兩種通派共得若干
連賢堂稿

令數其外或多派數百名以俟不時添補亦無不足
且有餘矣其數可以屈指而盡視掌而得安所用其
出入高下亦安所用其請求若不作此明白一定之
法而盡以付之糧書則請求絕矣出入高下俱歸其
掌握絕請求之賤價以益彼出入高下之善價而彼
且不任作奸之名反得急公之賞使老父母既失卹
下之慈又失交朋接士之禮甚無謂也每里派十八
名以爲正數則三百八十四里除四里不算已是六
千八百四十名矣逃畝逃甲有真有虛然莫非糧書

所食次第而食之者不逃者也頓食全食而預先食之者逃者也。就使逃一箇丈夫十八名逃一甲丈夫二名計通縣卽缺卞五十不過缺九百名缺甲五百不過缺一千名尚存有四千九百四十名以二千名應差尚餘二千九百四十名之數上之可以供父母之行仁豁免中之可以處鄉紳過客之禮際下之可以爲能事胥役乞恩之地而有餘也。今使此三端俱化烏有而止飽一書此何爲者外間洵洵皆言此書之門不異吏部卽不肖有一二親友及同宗曾以此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五

事相委者不肖除請教老父母外尚兩進此書而揖讓茶話以加禮之僅博其一伴應一推故以爲榮則鄉小民之視彼何如也伴應之說彼自以爲未嘗無權此猶可言推故之說彼乃以爲未嘗有意此不可言矣。外間千萬口不可得藉有謂其每箇全免者得銀二十四兩免一名者二兩二名者四兩三名四名例是彼不過擔承上司所派夫數而止此外無有不入囊者又有謂老父母所批彼不肖卽竟不得彼所行卽不必聞之老父母者此雖不盡然其跡可疑

也夫除差去及缺里缺甲不差之外尚有餘夫二千九百四十名若以每名二兩算之便當有五千八百八十兩之銀數此等筵席安可獨食而令他人不染指又不一垂涎也不肖今日不言恐後日有言之者于老父母甚爲不便良頑皆是普天率土之人無有不當差者故不肖以全派半派立說今日四九坊爲頑骨總不出票然通計兩坊止于七十箇耳尚有三百一十四箇當出票者乃外傳止出票二百箇則彼不頑之一百一十四箇連頑爲二百一十四箇皆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啓

三

非王民乎此何以曉然示之人乎況四坊已是頑骨在不出票之列矣而不肖昨所商有四十四都二箇者乃四坊之管也亦稱全甲原撥十八名此于何票喚何冊撥安得置之不問乎不肖非爲請而不遂者言也直欲老父母覺之警之而息異日之謗議也凡衙門人止于乞恩則尚有乞恩而不得或不敢乞恩者止于作弊則尚有作弊而不成或不敢作弊者乃壹使事權全歸其手不必乞恩作弊而公然得之又以非乞恩非作弊者爲之藏身而藉口則其情不可

究詰矣。此一事非如不肖所條作一明示。何以剖心
于通。也不作明示。而又不使人得而請求。以分其過。
何以解免于衆喙乎。言之甚長。事貴明盡。忘其分外
主臣主臣

何父母爲衡浙時高等生。自是粹品。獨斷則乏。其
初蒞豐城。日嘗面約相過。而辭之。明年遣人并官
舫相迓。而亦辭之。其實寒家近豐城。不能四十里
耳。一日以上塚故。卽乘風到縣。假館蕭寺中。語不
合。有煬之者。多此之類。此不宜留。而可以傳爲後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事法則。故輒付梓。余于父母終不作盾攻。父母于
余。亦竝未嘗墨守也。附記

請獨立和尚啓

佛法中興。逮日月斬新之會。祖庭重開。適山水殊勝
之區。纔轉眼以閱今。賢想生難遇。孰動容而揚古路。
肩負翹勤。禮足同心。文身藉手。茲者敬爲獨立。大宗
師老和尚。神超三界。骨秀五峰。等慈氏之當來。次補
佛處。分富樓之上座。說法人中。頃攜拄杖而憩金繩。
曾覓利根。以施爐韞。紅塵衰衰。遂難可小。寄夏冬。碧
嶂深深。猶或能與同昕夕。唯靖安延慶。皆經劫後之
多年。而原本上藍。實及心空之一第。自密師之修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主

如有待于其人。儻仁者之惠臨。亦因緣于大事。入毘
耶之門不二。銀牆鐵壁。豎起推開。舉少室之指。單提。
露柱燈籠。掀翻打碎。此地卽身藏北斗。不拈嶺上之
無白雲。何時還口吸西江。又見波心之有明月。箭鋒
雖已落。仍爲后羿。穀中之遊。鞭影或未承。也願孫陽
良馬之顧。繡谷共石門。無恙象王與獅子。交馳式鐘
鼓。以上堂驅雨風。而先路謹啓

上麻制臺公祖書

恭惟老公祖台臺魁象文高甌枚望重應期開創雅
合乎名世之半千作柱東南更多於河山之百二乃
激西江之水爲活槁枯正如霖雨之施莫知點數此
某等所以相忘道術而無容謝生自然者矣然且有
深切之情未能已於呼籲因連萬口冀達四聰撫臺
董老公祖綏惠此方勤勞九載美不勝書非敢爲佞
跡其與老祖臺同志協恭風雷相益豈第上比共和
抑左提而右挈之幸我實甚忽以微恙告歸羣衆失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 三

我人而勞必不惜爲我人而起曩者旣帝之所簡今
日亦宜帝之所留此則下走臚傳之辭未嘗無飛蟲
弋獲之理矣蕭規曹隨郭軍李代卽曰從古有之而
與其易聽改觀終不如熟路一手是以營平自謂無
踰河內或願再借今日之事豈不然乎某等草野不
足與計議而上推朝廷任賢之專中明老祖臺求友
之篤下述閭閻望恩之公與某等諸家性命之繫特
申款款原不爲撫臺之出處下一籌也撫臺旣積有
閱閱功名無損而獨以此際去就關十三郡億萬人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 三

之休戚故不得不極言之所祈博採輿論特疏題留
或存野謀以答清問務邀俞旨強起明賢則爲德始
終地方嘉賴別有呈辭施行是望臨書可任惶悚待
命之至

與李南昌書

恭惟某人高才駿發偉譽鴻流名世以應帝王可謂
其生有爲而其出不偶識時乃稱俊傑奚妨治國法
之而亂國就之百里匪雷封手文霹靂臣軍猶律煖
脚跡陽春蓋子羽爲渡江行寧拔劍斬蛟之足異柳
太公作淮壇令必疾風暴雨之攸除此我老父母所
以來自三千君子之鄉猛氣兼乎敵愾至斯八百真
人之地仙籍在于高頭凡托帡幪能無踴躍惟我南
邑素畱石函記之識號曰無憂適讀古戰場之文今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

三

如有甚且五年桑海啼笑總千重詠卽萬井荒蕪兵
盜俱爲首問邇者城門未火池魚先殃以六月七月
八月之師村墟悉被至十家百家千家之聚雞犬無
聞某等時踉蹌以出奔乍提負而捐棄室廬之藏若
掃固所甘心骨肉之類傷殘誰能遣此鬼爲晝哭還
憐髮甲無人民似晨星那知種遺何處所深信者上
帝非一于虔劉猶大幸焉將軍不專于好武疾痛而
呼父母情始上通血氣之有尊親事非阻絕第柘林
尚屬雲擾之際故各鄉難以宿春而來負弩自失于

前驅執鞭未忘乎欣慕某等採之輿論無不切見龍
利見之懷酌之地形務求得飛鳧適中之便惟某地
東西相距各數舍以爲程衣帶自環又四方之易輾
旣得與大營呼吸而聲息不關亦可便遞里轉輸而
意外無慮卜云其吉竊效卿士之一從惠然肯來實
爲官民之兩利敢因投謁遂致恭迎朝覲謳歌訟獄
之歸式先牧伯饑饉水火刀兵之後益仰慈尊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

三

答李亦白書

亡兒每荷慈卹感深復繼以泣矣謝禮懺所以平怨親又何必更及盜狀然老年翁以前是有諛口則大不然耳往復則奉尊教而譚亦至再三誰爲從中傳語者乎夫人情遮其所暱此亦大凡何足爲怪尊家月三之事不敢論而老親翁未能無過者亦有數端真盜繫繫皆出貴鄉及貴佃貴店客種種供報在官而必曰南昌失盜不宜從撫州捕捉則何不曰撫州爲盜不宜過南昌乎此爲爾我疆界之說之非也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

三

快手拿賊從來亦有株連此弟所知不待尊教兼亦官府所極雷意故弟每每相商只求一無扳扯一速緝一速了耳此番捕緝以弟愚意論之快手只有不上緊之病尚無多端波及之病卽未必無一二然視他年故智尚可謂之彼善于此今必曰害及無辜則溫圳諸兄之公函上諸朱遂老者其中受害數條皆盜之親父子兄弟夫妻類也此可謂多端波及乎若有之則公函當無所不臆刻旣無之則所謂生事害人者何等也此爲借題立論之非也月三當日經貴

佃口供者曰在寒家門外後滿六口供者曰珠子交與月三官門外盜也交與窩也此兩言豈可充類至盡弟與刑廳公祖極言其礙手狀乃下從經紀之目老年翁則又曰擇禍于輕珠子爲朱遂一物矣月三則又曰黎管家得銀廿兩纔放我回矣小价今已送官問明廿兩爲烏有不知朱遂一可一赴訊無他情弊否此弟前者面折時語今仍不敢加損一字耳然此在遮其所暱一分可勿更枯大盜彭秀四糾合東西諸路之盜現逸未獲弟獲其兄秀一口詞不能無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書

三

連左右若此者豈亦諛口所爲弟本欲不言恐傷雅意然畧及之見弟之不敢藏飾矣黃面老子前打不得一誑語弟不敢以含蓄博盛德之名老親翁實以過聽得納汗之咎此爲在近不察與遠相拒之非也此三過者後一分似私尚在情中前兩分似公友出情外人生性命學問精者當近理下者亦當近情情而以情行之則太過是以有芑護門內之事情而以不情行之則愈謬是以有兩岸叫冤湖東請示之事此數端者似非性命學問所宜有也老年翁高明之

極上下古今又何得置此不學常以拜佛對佛而作斯言不敢以哀不敢以諄求賜裁察原其無他紙短話長遂復開筆

生平尺牘皆手書卽發而不畱藁今存此者存其事也壬辰之二月大盜入室殺吾才子心甚痛之及得盜數人既就戮卽于中元爲兒禮懺並罷求盜亦白是日來唁且助營齋不敢受便爲答書如此亦白余年侄又受業及門當庚寅之歲余志出家遣累擇一妻宜子者贈之余出家未成而亦白果得二子亦自有長女戊子年將嫁而掠入營大將軍主之以配西曜張公其後公撫楚督楚迎亦白于署而丈人嚴之亦白家用厚戊申年余勸之避盜入昭武城乃得正而斃辛亥反其鄉烏羊溪則聞烏羊溪通剽盜矣附此記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一九書

三

代某姪回吳氏定親啓

伏以歲紀丁方冠冕是通于南極占成泰卦律呂大應乎東風滿一旬十日之期定兩姓百年之好美如有儷親至無文恭惟某人藝苑天才文川宿海談時慷慨看手內揮陽之戈救世緒餘出幙中修月之斧遂儒行以待聘李且無言抑相業以傳家棠猶勿翦具足風雲之氣兼爲兒女之謀魯史記之首春王正亦同乎乾坤瀉汭吳公子之聽十五國不置于瑣尾流離如古者姬姑姓通使後來朱陳號起某自分崑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啓

三

嶼仰止高山令姪女粗讀蘋蘩學爲季女度江梅柳赴嘉羅松柏之時列戶芝蘭無燕子尋常之歎其祥

多謹啓

上董撫臺留周虞赤太尊公書

耆祖臺化成久道名重碩庸而于賢才尤深神契監臨場屋者四矣以人事君之盛業某等尚阻獻頌顧有公言切言不得已于瀆陳者謹因上謁副墨綴之南昌周太守蒞任三載清修惠政無非謹奉老祖臺之德意而宣達之成效可睹矣忽以前任畿縣錢糧挂于部議當去任而赴質凡我人士爲是皇皇如失保抱異口同詞曰周太守何可聽去也無論其一塵不染之操百堵俱作之瘁好善惡惡之誠興利除害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之勇爲時論所推高而南昌所欲始終受庇卽兩臺事寄動關軍國表裏閣部者惟首郡倚重爲多而藩臬股肱焉十三郡領衷焉能其官如周太守者可一日少乎若司李奉裁之後一切欽件至畱案皆仰平允以佐祥刑而風雷其手瞰日其心此則周太守之能也所轄八邑卽七邑苦累浮糧幾三百載而有以大起其疲瘠連年水旱動至災傷八九分節經朝廷賜蠲上臺設法厝賑而有以實下其恩膏此又周太守之能也前年藉署臬篆澄敘有功轉瞬復當計吏

倘用其輕車而無易其懸鑑此又周太守之能也夫積貯天下大命今日尤先之而急之太守所以蒙摘及者不過爲錢糧耳然縣不如郡之全也百凡出納一經兩手未免游移赴質之清出者有限而去任之貽弊者無窮老祖臺于此籌之熟矣或亦無容某等爲贅詞耶且太守事理明白不涉官評可以補過卽去就之間初無繫吝固不待朱勃以保馬援而老祖臺憐才甚摯知太守甚真亦豈必用肥親以明魯恭也惟某等安息恬愉難脫衽席輒以身家性命之繫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而爲天地父母之呼因取太守能賢與其所關于地方之大者節畧敘論已不免于費詞伏乞採擇野謀轉達天聽則江都令去而復還淮安守畱而不去亦各有舊例在其姓名年月未敢憑臆而談下執事必能詳之耳倘蒙賜允特爲題畱俾良牧得以有成地方幸甚人才幸甚臨啓可任激切望恩之至

上董撫臺兩韓祖道公書

理財與用人同條其說蓋萬古不易今日之官莫難于祖道而其極重而極敝莫過于江西此固老祖臺之所深加軫念且有以云救焉者也然期在得人耳自韓祖道來僅可二年積弊盡剔新舊之賦皆倚辦焉蓋上能裕國而下能使軍民兩利即有所蠲除倚闕以紓地方之急者猶多出其手畫老公祖皆嘗爲施行之而相與有成矣忽聞其且欲引去則郡縣衛所莫不皇皇慮失保抱晚等伏處里門未知其所起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止但知韓道負經世才勇于任事必不因尊鱸而起興設使其居官亦容有過不及者無非爲奉行功令之故事可補苴然而九重蓋高下人莫能上顧惟老祖臺善體朝廷愛惜人才之意而爲此方畱一大賢又念韓道熟手而苦心有如行水之智與徙山之愚必使得見成功膺顯擢而後已而某等從公籌其利便初不爲一身一家請命者更乞採及芻蕘達于天聽好善如緇衣可再作于此日矣若夫蘇綽復古不成徒感其子劉準除害未竟以去其官則是理財用

人之相戾者盛世必不出此今乞老祖臺允諸生詞卽與具題勉畱韓道俾得終其功名銓衡進退之權實與部屋之志相應蓋雖曰利我江西而天下皆可率由也謹上公言以備採擇惟恕其出位而幸教之臨啓主臣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三

爲陳目俱墳山與游父母公書

老父臺新政肅清輿情大服誼應無以私干者而地
方偶有非嘗駭聽之事不得不爲公言陳目俱舍親
與其侄時仲並起科第品如金玉同黨皆矜式之亦
老父臺所深悉也目俱近在衰經之中將卜吉以葬
母夫人而其十年前所造生墳忽爲姓袁者挖占詭
稱改阡祖骨復新造弘治年間墓石豎之乃祖骨不
知真假實以其母耐右諱而不碑若弘治間墓近二
伯年又何其刻畫分明也袁祖墳在山下其初亦購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四

自他氏而萬曆十六年間則已斷從墳後將全山通
賣與趙氏合族受價百二十金矣趙氏于萬曆二十
七年葬墳則其契券與當日所刻墓志俱在志雖分
明而墓上之石已仆且古于弘治年者多矣趙氏于
崇禎十七年卽本朝順治元年復斷從墳後將全山
通賣與陳氏受價八十兩陳氏始造生墳如此則于
袁何有焉今袁之爲此舉也甚橫而其合謀打算甚
久其所恃者三端耳有蠹役之袁翁一爲之倚靠有
地師之袁天九爲之施設陰陽有鄉紳謀風水之通

辭爲之假借而倒攷然豈知原主趙勝文可訊且有

彼家之老契召帳什糧單種種皆鐵證乎又豈知兩
鄉十通以及山隣各有口乎土工之姓吉者可鞠而
得其情狀乎夫趙家所立之原契陳自收之其人猶
幸活在而袁家所立之原契則係通族列名其間福
者卽袁天九之父也天九生已不知其父矣而知
其祖耶已不知其萬曆十六年之父矣而知其弘治
間二百年之祖耶且知其宋祥符六百年間之祖與
其祖墳山耶一派欺罔之辭瞞天昧地彼實貪謀橫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四

占而又以之反誣于人此風一長則生死俱不得安
體面人家更受其酷伏乞老父母將翁一天九等如
法痛懲更敕收其妄骨清地以還陳氏于風俗不爲
無補也事非累辭不盡乞詳電其至公而並恕其瑣
瀆焉臨啓主臣

請洪浪大師雙嶺開堂說戒啓

伏以西山佛窟當晚日而動地放光南浦慈舟乘長
風以度生接物兩宗猶時時角立資好手與弄丸雙
嶺况恰恰中興職大心爲負荷所冀于全親正令無
辜此渴仰翹勤恭惟洪公老和尚白業英雄青原冢
嫡似曾說法母胎内生不如葦一任畱衣兜率宮願
惟住世有何階級石幢之標致斯高脫盡語言雲響
之成篇更韻濟家大樹嘗謙遜以難居洞上逆流遂
迴避而不得若謂真如法界之建立尤重起衰乃徵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四三

似化牧潛之因緣寧忘崇勝使此間一木一石與青
天明月而俱歸卽從上諸像諸經同翠竹黃花以無
恙蓋取我濟西取我鄆闡所云千載一時而相其流
水相其夕陽遂見方丈只尺雖增華不過踵事何難
轉玉振而再作金聲然靈地自由傑人且欲離猴江
而重登鷲嶺場中選佛會多鴈行避影而來國裏求
師亦有牛頭獻供之者雨花應勤夫天女竊法無慮
千野狐益在陶鑄而鮮棄材佛魔可以俱入柳回葫
蘆而不依樣描眸且得暫閒矣有如自謂大機徒奏

爰居之雅樂以至單叅舊話僅遺螻蛄之冀九世有
替焉公無貴耳速如來成道之日說嚴淨毗尼之方
此實爲甘露開門非矣與虛空釘楔然無上菩提之
首路既有楊鑣而寶鏡三昧之真傳隨當發覆敬拭
獅子之座佇待象王之行謹啓

進賢堂稿

卷之十九 書啓

四三

進賢堂稿卷之一十目錄

青詞

啖藥師經青詞

啖藥師經青詞代

作醮謝雷青詞

下元會禮皇懺圓滿青詞

青詞

懺誦金剛三藏圓滿青詞

下元會兼禮梁皇懺

圓滿金剛經會禮懺青詞

二七日青詞

三七日青詞

五七日

百日青詞

週年青詞

禮懺青詞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目錄 一

公弟首七青詞代

拜千佛懺青詞代

五七青詞代

百日兼中元青詞代

九第上堂青詞代

誠意

金剛經二藏圓滿懺

青詞

祈雨青詞

為公兒禮懺青詞

為公兒禮懺青詞

代薦李梅老痛念

夢洲建羅天大醮青詞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 青詞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雷迪如劍光校

啖藥師經青詞

蓋聞西極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致不治
不亂之休風亦有無邊菩薩或現宰官身或現居士
身以明善護善屬之至意法門大矣宗旨寄焉然道
必屬諸王臣自利利他惟乘權乃有方便抑情猶
關于人子名孝為戒雖錫類豈無其本源茲承名世
五百之昌期則有部院董公衛國視福一方而勳階
建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一

一品在行地神仙之高籍則有誥封董太翁 開

祥一代而慶衍一門顧以天性之親皆能通呼吸于
帝座凡為克家之政豈冒隔榮瘁于斯民則存我以
厚蒼生固有先務而大人不失赤子豈無用心佛號
慈尊間依藥樹以開演僧修梵唄寧襲華封之祝詞
特可見東海之有聖人此理原無異致亦復知南星
之為壽者有相何必諱言轉十二願之輪使日出之
方既平等于極樂定四求應之目將琉璃之用亦役
使乎金剛是太翁福至災銷長生不老之日即我公
出將入相大業無窮之期羣衆有懷悲王是攝謹意

奉藥師經青詞代

佛法益著于開天原期壽世子清惟深于愛日所謂
樂生自應帝王而興人在泰和宇宙之內即養生主
何道事盡日用飲食之常乃得果必起修因而增高
宜先反本此則空王之不殊乎名教頌禱之或取于
祝延者也今念生我之劬出固不偶雖致官品之極
貴亦非虛古大椿八千寧比山木日闢國百里竊有
河源乃同患乎吉凶聖人有所不免欲轉移乎星宿
佛力宜其可憑奉藥師如來則東土與西方而齊量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三

在水月禪院即北關亦南海之別峰于此轉經從而
滿藏是父是子王臣國運俱在長年無我無人壽者
衆生要非一相謹意

作醮謝雷青詞

竊惟雷部正神所由宣天之怒氣今時末法未免重
人之愆尤輪王或窘于案誅上帝不聞其網漏此君
子之愼獨實根性命而來即小人之回心亦以報施
而勤也乃者十日不雨禱祀猶勤于有司及乎晦日
轟雷震驚遂連于比屋小居當蓼水之上憑怪物而
煩掃除薄命負錦囊之異遇威靈而致顛越臣時以
婦子勃谿之故聊移寓乎遠郊僕荷緣往來奔命而
疲即同膺乎嚴譴使誠亡矣而不救敢諉諸過去三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三

世之宿因何幸殺之乃以生宜服此霹靂一聲之至
教醮終而後葺宇承恩之次第宜然福至而更辭餘
日用之飲食爲質此生分段誓不作怨天尤人之言
盡室承當期于同遷善改過之益謹意

下元會拜禮皇懺三年圓滿青詞

冬寒初至。可以觀時節之爲。水大歸元。亦足知佛性之義。然時之道無間。人自失于呼吸啐啄之精微。而固別求之期會。佛之法無多人。既迷其自性。天真之本然。而惟勤修乎福報。此可謂之通蔽。非所語于上根。顧禪宗淨土之餘。不廢乎有爲功德。而般若菩提之內。每及于遊戲神通。此誠入俗以還真。亦復無事之礙理也。本保曾爲下元而修懺。比及三年。實如有事。于浮圖合尖七級。若金若粟。無或吝閤之財。亦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四

鼓亦鐘更多得鄉里之助。解冤釋結。消息在嶺上之有折梅。成佛生天。因緣戲場之爲。采菽憑人。作嬉笑怒罵。要之莫看。俊孟衣冠。汝是鬼臉。神頭誰識。能唱還鄉曲。子比者山崩川竭。地動無儀。當乎穀賤年豐。民去爲盜。世界在剝復之際。難見天心。人情屬驚疑之秋。急抱佛脚。卽此淺事。寧無大關。是以據愚賤之詞。不遺聞見。尚或動慈悲之聽。一與和平。

青詞

功成西土。繫尚書北斗之司卦。治東方添老人南極之算。帝閣通其呼吸。告用公圭神聽。與以和平。慮周節屋情。連七邑義效。三多某等竊惟萬壽名宮。祝至尊而必及。宰相千秋。作鑑位。執政而已。是神仙鐵樹視禹功。並隆誰分鼎足。石亭托梵刹。不朽獨得抗衡。鄒伯勞王。黍苗旣足。平膏雨。富民列爵盟誓。亦載之河山。曩感籲天。請命之誠。實下諫行言聽之澤。浮屠更七級手力。是營碑版。且千章口占。匪報爲窮簷而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三

去積困覺元氣泰和之旣。還引化國以至舒長。信成周宇宙之常在。蓋語曰。如地如天。如日如月。其事大進于長庚。而書云。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斯人合臻乎壽域。九遷一日。黃閣老仍是烏頭八座。三能紫微垣。載瞻絳節。長壘大穰社。而稷之金粟再來。後猶前耳。某等合詞謹意。

懺誦金剛三藏圓滿青詞

佛緣成就無生必歷盡多生自性本然現量原能爲過量乃修證之亦非染污轉誦特其一門而階級之不繫聖諦金剛居然上品此還家所由借路抑知有始可談空弟子黎門周氏病宿世之障魔負卑下而處孤獨開大乘之經典踞尊勝以攝圓通遂妄意其對治無他是誠方便因有事乎勤薰不已幾閱歲時當藏數之既周仍身形之未盡向後更旬繙日讀大答所天藉茲以遠害迎休終依悲父三心不得惟慧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六

業成佛宜先四相都融卽女人說法可與菩提之果將熟此事欲相爲保任般若之功甚高他端知無有是處滿分一如其轉藏斷際不出于循環謹意

下元會兼拜梁皇懺青詞

竊惟人世爲苦樂之因不能自拔而相與佛心盛慈悲之果亦在濟衆而博施自大運一歷乎滄桑卽高門盡罹于災劫吉凶同患如其有所不能者何天地無功聽諸窮則必變而已四諦遂如半悟撥逼得來三皈乃始全修究竟斯在金剛般若之一會惟昨歲疾與相應遊戲神通之無邊亦從來法不孤起阿閼可再見也靈山其未散乎頃聞江北之蝗頗借將軍之名號猶幸西山之蕨堪充隱士之資糧禍福甚分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明能不以爲攘而兼爲報命財雖繫屬敢復忘所重而惜所輕作七日之期場適三年之中道有爲功德進淨智于梁皇無位真人發歡喜乎乾闥鑒茲柔輓攝以哀憐謹意

圓金剛經會禮懺青詞

竊聞內經之言世界成而住住而壞壞而空罔非定數易象之取乾坤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有人能定數非空而歸于真空是常智所不能測人能非久而要于可久是幻相所不能為智出乎常可得般若之義相離乎幻爰有金剛之名斯諸生一佛之所同皈而千聖萬賢之所令契也某等身漸遠于厥初時適丁乎末法因傾陷而憾天地之大遂不識天地之生爲子孫而忘祖宗之原或妄憑祖宗之氣乃至橫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八

遭顛蹶水火兵饑之盡經然後漸醒冥迷士農工商之皆復不無起色始解造色之由心雖有微功孰能轉功而就位惟佛所說智慧爲六度總持據經以求如來正三心不得此非尋常之世諦拈空有以互爭亦曰究竟而無餘同人我于不住起自癸卯一陽之月逮茲丙午小春之天梵誦惟勤藏數已滿爲拜三千佛名之懺而告報其有成竝演目連遊戲之通以開發乎行道大衆皆有其生趣使拔苦與樂之維均此家亦同于弱門宜變盈流謙之有取智非狡獪是夫大光明剛不強梁惟無變異尚庶合乎慈悲父之肯

二七 青詞

痛念我母靜方爲德淑慎其儀相我父于危言獲罪之初似身依平一葉鞠諸子于失路爲悲之後每手護夫三蘭乃承祭羞賓既條條有其家法雖事君報國亦語語著于閨師稱曰未亡人則時歷四旬而又久反其所自始則禮無再命之加榮此皆子職之負虧當親心之愷悅緣性不狃乎富貴故儉慈與處終同持抑教惟切于綱常即規矩之改錯不可樹堂登紳實以無不足而能忘其憂塵海桑麻復堪守大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九

常而共貞其變服疏食糲以率兒婦之先割少分甘用佐鄉鄰之急炎敵則人賜一簋歲臘則廟奉二銕茶湯之饌躬調旨蓄之收恣乞遂成年例莫任嗣徽顧病不仰醫惟十年來之匕箸少損且耄猶却杖卽旬日外之經行自如猶兒猶愛其生覓小鮮以相飼豎子輒爲無狀令扁鵲之難鍼求言不言固知左右皆放下之實點首搖首稍明老死必示疾之因始則徹夜不住手呻吟終則好相惟見其歡喜懷思往事衆皆信女人身中之有丈夫報化今時我亦云忉忉天上之非後輩然而不倚仗于佛光誰證盟乎母則知恩與報思具舉度他及自度同詞

三七日青詞

痛念我母天上婺星人間壹範致養萬物合坤德以配無疆期頤百年讀禮經而富不讓何委和委順正在元年芽莩之間使初伏初庚頓爲擇日登假之會繼泣而以血或心憐此藐孤至哀乃無文聊口授夫僧衆思其所嗜既事遠于靡麗紛華胡不憖遺令悲淡乎孤生後死行道之人猶失恃響寂春相長官幾輩以來臨誼高匍匐封兼兩國太夫人終無自尊自貴之容敎在一門諸君子亦有可矩可規之實後嗣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利矣匪以自私內言出乎惟其行遠蓋扶衰祚禦外侮直追媯氏之翼傾抑哺老雛弄弱孫有似雞窠之無記芳徽種種宜金管與彤管俱收懿行巍巍必天眼及佛眼共見往生公據值三七以宣揚慈悲證盟知大千之廣錄

五七日青詞

痛念我母壽考而無百年之期可云缺陷發祥而有十世之德亦曰成純時值滄桑未罹共業共命之報身如竹柏寧變寒年煥年之操陳嬰廢而王陵興廢或劣興久不欲知人間之事張儉生而范滂歿生何如歾間嘗示以理道之安乃忠孝之兩經見誠負負惟儉勤之一法母極諄諄日用家常雖小康未見色喜存心濟物卽陰德詎聞耳鳴喪可速貧言必稱乎里鄰鄉黨煮猶不倦意恆在于緩急有無名言則謂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二

昔母之熊膽苦參非謀達官急務則取今時之蘋蘩蒹藻聊厚奉先薄養少鯉魚江水之求知婦過之易免修嚴惟浣補布衣之具見生事之無多餉客又以茅容爲非救喪則曰徐孺可學春王正月之朔務蚤起以喚人天子兩稅之供命先輸以率彼僧來托鉢滌釜營齋神奕過門持香肅拜此皆往事之結儀未盡傷心之僂語如何朝露同泡影以彌甯不覺秋聲遂次寥而可賦惟大中小諸隨惑生平之染旣不甚深若佛法僧三級依過去之神得而從事敬因五七中元之大會哀懇百千萬億之化身所冀慈親速承拔苦與樂之力敢言慧業亦與生天成佛之緣

百日青詞

痛念吾母生足令儀歿來永悼音容未隔正是喪門
百日之期魂魄大歸由乎諸侯五月而葬白露爲霜
之際感將母以如存夕陽流水之間擬從父爲得所
敢告慈氏生天若反土俱安亦在親心裕後與藏身
同固松楸此日鄉里萬年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週年青詞

痛念我母兩間清淑一世慈祥生長盛明覃恩雖膺
平國典遭逢喪亂樂事未極于人倫當先子無祿之
初年惟聞養泣暨藐孤策名而未幾旋見蘭鋤五鼎
之設欲烹養親何具三田之侵無反涉世良難自海
桑旣變而還卽庭萱不亾殆盡吾家閭閻但取公卿
士庶爲酌中母氏聲名獨得里鄰鄉黨之稱善芳徽
杳矣班衣之子亦衰盛德昭然形管之人不借乃謀
窀穸尚同白首之歸不識孫曾誰是青雲之器遺言
猶記于偕隱福蔭尚逮乎將文茲值週年蓋秋霜春
雨之全歷仍憑古佛爲忉忉摩耶而一行泣血陳詞
拈香表願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禮懺青詞 代九第

百年至五十而半由半德可知全功後世以今生爲
因必因後始得果滿此誠人倫之恆理更切流品之
中庸某誕生當萬曆丙辰卽河洛貞元已雜居乎命
曆之數今歲在康熙乙巳雖柴桑日月尤闊遠于義
熙之年乃以救世無才尋常空手然而爲善有地夙
夜盟心始徒樂父兄之賢經史未能酣醉中濫充山
長之役功名只似弈棋所見所聞聊堪助道何成何
壞一不由天惟千佛之可皈依其解不繫乎虛寂仗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三官而爲主宰此經猶通乎俗情燭冥實布施之大
端法尊燈火還庫卽資糧之豫事氣識金銀種種修
持將男子女人同作言言懺悔若鬼神天地俱知以
覽揆爲加行之一時父母未生前悟頭不及或積累
無唐捐之少福海田屢變後藍尾分明復念我少而
曰孤在天親中獨稱易感如憐其邊乃舉子似買菜
者可許求多總宜有動于慈悲必不稍忘其護囑從
茲皓首清淨之事業相循直至後身本來之面目無
變自他兩利我佛同然謹意

七第首七青詞 代筠姪

痛念我父出生華胄累積陰功舊有家邦之聞而身
未經乎腴膳今知性命之切卽意漸近于清虛何圖
四十九年之無非已承盟證不待行年五十之初度
頓作仙遊似坐脫立亡禪家以爲得力在朝聞夕死
孔聖亦有名言豈我父之闇修非人衆著至爾時之
速反棄此孤生記旬日之前嘗欲下三千佛名經之
拜當首七之際且可乘四十八願之舟曰往生而
爲期遵治命以行事雖人天之小果亦不庸捐使父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子之淡情庶幾少慰云爾

拜千佛懺青詞 爲姪筠代

平康正直。德同福以不同。杰特魁吾神。與身而俱大。乃當襲美承休之日。無墜家聲。復用循規蹈矩之心。踐更國故。有志當世。事寄在道人木鐸之間。垂裕後昆。權衡出遺子金籙之外。自筠州兆我處母胎。而示以苜蓿之滋。及蓼水生孤。將伯助亦夷于旄丘之葛。踰十年之撫摩。顧復如地如天。在此際之決絕。嗚呼。曷日曷月初。憐有弟蒙大母之加慈。竟作下殤。益終天之別恨。彈琴一廢。于昨歲徒感秋霜。開泰五見于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共

茲旬稍須夏午。謂宜懸弧射矢之有事。止可修齋誦經之是從。何歌哭頓分乎吉凶。曾無意者。然皈依靡間于生死。況有覓來。拜千佛名經。卽三千大千。非西土之二界。作七日大會。連二七三七。只南無之一稱。香氣馥梅檀。回元氣于混沌。倏忽之後。燈光彌夜。且出真光。于金剛眼睛之中。其在他。人流涕輟春。還以速化爲伶俜。不知我父。微手。尤有難忘之正因。願承是自在之威神。更得夫菩提之無上。佛言三世可喻。以人倫之祖孫。我被于祥實。超乎此身之饒益。生天容易。合九族以希恩。富戶獨難保。小同于遺腹。悲悲是歸沙。聽爲期志。諸如斯。誰言豈敢。

五七青詞 爲姪筠代

痛念我父。作貞元間氣之人。明生死同歸之理。行年當五十。若欲虛一以象其無爲。乘化入無窮。不覺歷時而至于五七。惟茲沿灘合朔之際。正值臯覽揆初之辰。學易已終。嗟六十四之卦氣。未備知非不事幸。四十九之聲名。有聞假使邪譏。應不勝乎正譽。常爲後勁。以無廢夫前修。然猶藉皈依懺悔之功。冀成全璧。何遂舉反始樂生之意。用逮蓋棺。是以昨日之千佛名經。雖由于拜實。由父拜至于今日之妙蓮華品。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七

爲在果中。抑在因中。覓無不之固。將上下而求索。佛真可作。蓋于寶所以歸休中。道示化城。更仰佳城之一錫。後人爲委順。還祈助順之多祥。子有弟而兄必不孤。父得孫而子乃爲姓。書香不墜。副夙昔之治言。惡命可傳。分畱餘之少福。

百日兼中元青詞 爲姪筠代

痛念我父傳家有緒。但化無心。知天命以爲春秋。卓然千古。歎逝者不捨晝夜。譬爾十旬。天孫當乞巧之時。要未能以修續短。佛法作孟蘭之會。倘所謂事亡如存。惟臨終實欲西歸。在小子嘗聞治命。閃電光而擊石。火定非絕學之難明。悽雨露而怵雪霜。自是常情之易感。藏身踪跡。寧索諸維斗之間。大事因緣。適在于蓮花之上。將轉功以就位。經懺可爲之資糧。卽滅定與出生。人天皆讓其尊貴。白雲靄靄。踏明月而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六

蓼水一遊華燈。熒熒聞梵音。而草廬非遠。舊時城郭不俟鶴言。後代箕裘猶存燕翼。

九弟上堂青詞 代筠姪

痛惟乾坤之賦畀有窮。而宗祀可久。人代之遷流甚速。而佛性能堅。今茲欲取其堅者以發真歸元。然後能從其久者以保世滋大。則幽明固相至。孔釋可互爲也。自父沒三年。凡日月之幾經轉眼。卽兒哀萬緒已縲麻之倏忽。去身禮在奉主上堂之辰。過情有所不敢。時維懸弧射矢之後。事死必其如生。乃師行之孔嚴。豈伯助之未舉。樓船旣成。列始克脩于奠觴。宗老亦儼臨爰有事乎入廟。先依大覺。冀慧業之不止。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九

生天遂繼別宗。悲傳人之但存。獨子昔荷全于亂世。祿實辭多。今陰陽于厥家門。寧取小牛眠吉地。惟夢寐而徵之。謁起後賢。亦孫曾勿替矣。善繼善述。我不敢知。浸熾浸昌。佛爲盟證。

誠意

黎門周氏奉誦金剛尊經圓滿一藏隨懷卽起者氏
竊念缺在人間平歸佛法自擇君而事四十載相夫
子于茲何轉語之非五百生作狐身不啻力既未能
敵命災猶重以奪天盜殺吾兒嘗負多材多藝家存
息女徒稱一子一孫遂極伶仃每下朝昏之泪雖無
罪性還加牀枕之權豈其自利而妒他恆情未免抑
或以微而致貴過福難消然上中下之品生嘗思超
越若貪嗔癡之大惑亦願羯摩經號金剛定知非迅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子
速無常之物歲維庚子始獲從受持讀誦之規十業
固期于全獨三心亦本自無得前後際斷必有事焉
勿忘始終玉成非其形之可愛乘茲春日更轉經以
當轉輪畢我此生有盡命而無盡藏所祈崇福上薦
亡姑更乞智光下錫諸子遷乎今似我幸不學昭明
之謬作分科功也早生天應能如靈運之長留慧業
主人難老必百其年門戶良高乃千斯笏此由世事
之跡並在大願之舟謹意

金剛經二藏圓滿懺詞

現身說法原不擇男子女人破執還空亦何分衆生
壽者願徹悟非淺根所與而常情但美報爲期可知
依佛之勝因實仰利他之能事氏長淪耽墜不起今
生稍接恩光旋成幻夢緣有共命之劫大運數奇更
逢獨罹之凶至親道苦躋星如哭泣十餘歲積漸無
聲閉戶以脩齋二六時職思其咎是則我躬不閱其
敢曰何辜于天然而祖師有言亦嘗聞懺罪已竟惟
過去未來現在之心非有似身三口四意地之業本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子
無遂欲借受持奉行之勤庶幾承拔苦與樂之力由
一藏而至二藏得福皆不唐捐卽半文以爲滿文生
心應無所住蓋經非般若若是名般若經者則金剛正
其稱而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焉雖污泥何足出我
懷願樂備詳曩昔之敷陳佛具慈悲一與冥迷而發
覆謹意

青詞

孟冬三日兒子軫當試週敬以寄于我佛如來座下
者蓋聞我佛之從無始未嘗殺生且念此見之在厥
初亦既徵夢文人慧業倘如康樂之一流玄艸靈根
是必童鳥之得與然而生階玉樹懼集于枯况復祇
續老牛樂觀其健添籌何煩南極無量正自西方乃
作皈依欲善用孩提之愛猶安襁褓遂嚴修衲子之
儀欣洪浪之爲作家僧真三寶取智德而錫名字我
有二天世業不離乎青瑣無慚繼述之孫子兒啼既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青詞 三
止于黃葉又識未生之爺孃是大丈夫非同將相由
小孺子卽荷如來

祈雨青詞

三時不雨宜有憫農之魯僖六事未脩豈無責躬之
湯后然而小民以艱難爲命幸莫屢徵雖復聖主以
蠲減行仁旱隨大甚土田龜坼舞且罷于商羊婦子
奔馳鞭未加乎魃鬼天地所以憾者神明尚或恫之
爰投筭而曰可求此實厘香火之愛惜抑叫聞知其
必應何能廢龍雷之司存擊鼓用牲未云物備崩角
稽首倘見心傷敢申一日二日之期甘霖務足勿負
千斯萬斯之祝大有立臻苗則勃然定非匹夫之力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三
河之廣矣寧靳九里之滋許謙無憂于白雲傳說不
曠乎列宿此爲志忝莫已旁皇

爲亡兒禮懺青詞

哀念我子生而負奇弱不好弄五年入學能哦五字
之詩九歲爲文通丁九經之義遂從余以避地覓桃
源而無端暨傷外以還家拊筍籃而未任乃言稚子
何讓遺民嗤博物之終軍猶有駟馬高車之世慙慕
少年之賈誼尚存痛哭流涕之朝廷故鼎湖之上
一墮髻如曾從事卽杜宇之前再低首未便許人爰肆
力于古今明大戒于忠孝諸家之業畢舉未聞其口
絕吟而手停披一日之工惟勤祇見其朝鬱怒而暮
迷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五

迺緊考徵故典則誦贊無忌對屬前言則答應如響
既浸淫于稗官野史抑辦哲于律呂宮商學書而柔
筋去其毫毛說劍而猛氣來乎案几所以蘇家立論
兼有嬉罵之文章乃至阮氏遭逢得無青白之眼目
良頑不竝立盜則生心財命與相連貧猶死法舊物
成殉新篇雜燒此造化之極不平而凡人之深相惻
也顧身爲大患于實周知而道在無生佛非誑語冤
親可爲平等恩害寧必循環矧涉世之末流陸沉何
處必求君于紛總下土曷歸帝有命以賦玉樓子奉

身而來香國宜哪咤之于父母骨肉可還信忉忉之
在人天夫妻特異若夫宿命牽纏之報特摩懺以全
錦迨于文人慧業之餘同神識而不滅嚴飯艸座幸
當諸善未作諸惡未作之時滿乞楊枝亦有敬其所
尊愛其所親之意離質變化則爺卽是兒念恩再來
而兄或爲弟此非教外第拈及而心酸雖在情中亦
念茲而泪下嗚呼定數十八齡憶元日東方歲星之
識嘉名千萬載畱他年中國男子之稱仰恃慈悲蘭
盆早會終違苦惱米汁先酌

迷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五

爲匹兒禮懺青詞

言念元寬失路懷悲無天灑淚養兒而慧私萌萬事
其足之心爲盜所傷并失一生愚魯之望曰凶曰短
不敢怨怒及于高天無罪無辜未免冤愆求諸夙世
思有因其必有果願爲解而不爲纏在寬以內教不
誣卽兒亦誠神通曉入三界而出三界惟大悲王捨
一身而受一身奚苦惱子能爲奪舍謝庭之寶樹依
然不忘還家羊舌之玉環無恙更期餘福以逮尊親
蒲質雖凋尚歷寒歲萱花彌茂亦閱孫枝哀望同勤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能仁攝受

代薦李梅老痛念

痛念我父積功累代遊宦一生德在陰而意未可陽
中心要于無愧身雖泰而道則猶否時論或所不知
蓋當治亂安危之際蒼生之屬望無窮亦有艱難險
阻之嘗亦紱之方來彌困廿年在野猶每飯不敢忘
若少分邀天卽式穀但云有子何火傳而薪已盡似
樹靜而風不休海水乾枯誰知津渡星辰錯落獨認
箕騎防弛庚申浪說回頭是岸門當子午寧同垂手
入塵此在帝左右之人魂兮安往惟如來慈悲之父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 青詞
毛
展也攸歸矧屆五七之期爲存亡之共痛適逢覽揆
之日悟生死之相因苟法事之不脩自凡情之難已
普賢行願是華藏之所以始終嚴淨毘尼如梵網之
無分罪福爰修供養用丐證明刮垢磨光恃懺摩以
爲刀錯生天成佛仗接引而指程途所期奕世高明
之家終無鬼瞰更念先人忠孝之囑亦有神知敢告
調御之丈夫能哀藐孤之諸子謹意

夢洲建羅天大醮青詞

卿士惟月固從星于箕畢之間諸侯勤民亦閔雨乎
春秋之日取六事自責上有成湯受三命爲霖臣宜
傳說何災變之數人不能勝天平豈禱祀之誠今未
必如古也僭若恒陽而旱旣太甚閱三秋九夏以如
焚地不改闢而民則加多處四水一洲以尤涸西山
卷雨實爽前聞雲漢昭回殆難覆讀思此地之近丹
井寧靳波餘視彼岍之爲黃牛徒相朝暮他時則高
其驅屨此日還望汝成龍老客似鵬騰徙處纔微雪
進賢堂稿 卷之二 青詞 三
虞舊家存谷鹿回頭不謂分頭乃同羣衆以皇皇用
寫憂心之耿耿王良策馬請勿憚勞神竈占星毋令
多中滴鬚李靖點數宜其精詳鞭魃賁魃塵埃可以
物色爰修羅天之大醮七日爲期是冀夢渚之小康
九圓被福朕同風曷不千里而湛澤詎私一方敢矢
大猷於中懷到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一目錄

祭文

祭朱遂老文

祭撫臺夏公文

代張鹿野

哭九弟小正文

公祭李梅老文

祭李閻師文

公祭吳太翁文

公祭盧殿颺文

公祭蕭復所公祖文

公祭樓太翁文

又祭樓太翁文

祭少司寇羅貞復先生文

公祭安母高太夫人文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目錄

一

公祭譚太夫人文

公祭劉夫人文

公祭葉夫人文

公祭譚幼穀太翁文

祭文

代

公祭佟太公文

公祭卓朗彝文

代張駿公

公祭侍御宋眉居文

公祭劉文若先生文

祭劉文若文

公祭熊瑤光文

公祭熊太翁文

祭熊太翁文

公祭熊士彥文

郡公祖夫人李祭文

祭劉康侯文

祭遲太公文

祭母某恭人哀辭

祭季泉菴太守文

公祭李母朱太淑人文

祭羅母傅夫人文

祭浙右方伯王公宋

公祭驛鹽道陳豐之文

代

祭文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一 祭文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楊春華大文校

祭朱遂老文

嗚呼世有古今人有生死人世相閱令名不已公早賦異才其學也該因果之說當以再來自其登科未遠卅角文章燦然如先民作眉山欲枯火攻不無十年道長大起吾徒皇華四牡曰有奔走爰陟掖垣獻替可否教謫之實領省澄銓持屈軼草指磨兜堅橫流大海倏忽而改天廢天興冬寒春藹循環運數終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一

恃我公仁而已矣行何必同公泣則麟公鳴仍鳳九成來田六鷁退宋惟周與召分陝東西君子處外友謂攸躋夜行不休曷惟衣錦公曰兩疏吾所斂衽乃賦歸來不殆不辱老至不知從心所欲蓮花修社并會耆英何今君子卽古先生去來明白樂邦化國大有資糧其行得得及岍而反嗟我友朋出虛者樂成茵者蒸彼應帝王亦人間世此逍遙遊養生不啻公曷舍我今絕攀援清霄唳鶴懸崖叫猿茫茫宇宙悠悠人壽公著先鞭在帝左右蕭何入鼎傳說騎箕公

猶不死九鼎一絲亂曰公無斃今強飲食兮公與天地長存兮多子孫兮見面四世勿傷逝兮荷擔千秋有風流兮雖不百年亦天全兮而已返真我爲人兮寄哀芻束倘無瀆兮尚饗

祭撫臺夏公文 代張鹿野

嗚呼公其遂爲騎箕之行耶公則佚矣而其誰玉余于成耶惟公與余之共事一方也蓋非填靜澄清之宇宙而埃揚不已波搖未定之西江也此其勢有極重時有難爲雖規隨不失畫一猶未可期而若之何全公軌則半廢墳荒憶公之來先余三月旣已化馳若神而置郵欲絕余來逮暮不敏未遑然且無辭執掌視彼周行曾幾何時而遵道乃不可得矣公力過余且足以錫于余而余有步趨瞻後之恐余力不及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公且未足以稟學于公而奈何離公以自支復兼公而有其責矣喻西江之事殆不異拯溺救焚而拯溺救焚之道以能爲上以助爲屬上能則不宜失公而哀公者是十三郡再生望恩之人之所同屬助則余猶不宜失公而哀公者是余攬轡登車之心之所攬故以公之守似風清斷擬電掃亦歸于天馬行雨點龍決河流亦歸于地聰明正直溫厚和平亦歸于神此三歸者于公終非有所酷而特不知哀公者之同也而竄獨也而鞠異時有此處無愛之仙讖而今其

不然乎亦有江西無福之喧詞而今其信然乎蓋無福者爲無其福人者也不能無憂者爲無其憂人者也是以識乖而喧合此全繫乎公之生死而詎得云不可知之天乎比年以來撫茲土者變故多有乃若存若亡或思或否五穀罷相子產求嗣于公僅見然後知禁忌果不足以公而直道斯民適足以爲公壽雖然江漢之棠樹長矣畏壘之社稷高矣公卽食報而無所祚耶浮屠氏不三宿桑下非忍去之爲不忍之故耳今公之靈在于帝鄉其爲民請命以終芘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四

此一方者固士大夫與余之所禱祀而求而亦公之所念釋名言永出而不忘矣夫涉江歸來失意之覓也屋梁顏色以文之交也夢寐言詞猶將無隔而矧其同受命于天子之所亦同思爲造命之人如公與余之相知相信而不相淆也是以姑舍余哀而進言公志行善于陰臣心不貳神之聽之儻無遐棄尚饗

哭九弟小正文

吾老矣明年七十而今年哭其久相聚首而一日不
斃捨之幼弟耶是不能已也吾長于弟者十九歲以
實數算之則吾父見背吾兄弟時吾年二十一而不
足六月第年二而不足三月耳于是父寢疾不言諸
兄四與吾及七弟皆成人次第求後命不得答八弟
不足十歲啼而問之亦不得答最後吾母抱弟以前
卽若是如此嬰者何父鎮之乃曰汝有好兄好兄謂
吾也吾方能文有時名而儻蕩不識時務亦嘗射目
進賢堂焉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中尉戰陳無勇心獨恐負于斯言已而吾奉母與兩
弟同居相守僅一句吾幸得第頗快失元以是不
耐其官職纔典衡事而罷罷時弟尚不及弱冠也弟
生于父析箸後廬舍田園都無所授吾念好兄不易
爲雅故薄有所附益然而是不難難弟之能承當而
無廢棄焉已耳憶吾歸田後經營凡八年而葬父是
爲壬午八弟叨中舉之歲至吾年六十有六而喪母
尋耐父葬則先後卜兆若舉事之費不啻千金皆吾
獨力無與于兄弟分毫吾固以是坐困而諸兄弟何

以無一不貧落也且吾于諸兄弟皆有附益而或至
唐捐兄弟之以吾聲名而自爲者亦皆自爲附益而
終歸烏有獨弟也後起而勁顧操之至不敗斯所謂
人各有能有不能哉弟于吾言不相河漢顧亦復有
合離吾典衡時以爲弟只宜青衿不必食餼而弟竟
餼罷衡後適有廩膳副榜准貢之例則又以爲弟不
必貢而弟竟貢此兩事者吾嘗爲之拂然既深思之
是有讓道爲不亟舉也內料其材外審其世殆將欲
安之無動無動大矣已乃鼎遷山遁弟惟吾依雖經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六

水火盜賊刀兵之大變弟亦終惟吾依此所謂蛩蛩
駉驢之行不得相離實相爲命也吾嘗設老寡不堪
再嫁之喻而與弟商推安身餬口之法則惟是山長
可爲弟曰唯唯又設喻曰天將曙不得更在戲場可
且速下弟亦曰唯唯是以乙酉丙戌弟署饒學丁亥
而去之辛卯壬辰弟署筠學癸巳而去之上官蓋不
無憐才若推愛而強起弟且幾欲騰刺弟者弟固自
免如柳絮之不逮乎沾泥至得斗升以活枯殊非分
外起而視兄弟中頗有謂之進則不進謂之退則不

退者其智術在何等也第實能自立門戶而且不吾離其不吾離者專專爲不能離母耳已得送母終除服未幾遂飄然長逝絕似禪家之所謂撩起便行者可以知第無憾即安之意然自廿餘年間吾實得第佐助相教相長非一端吾不無清冷于己而較壁于人者第從而和會之吾不無空幻于世事者第從而實際之嬾則動之寐則喚之汗漫則反之日有聞也門衰祚薄外侮薦加第嘗同作扞掇因講求自強之道是以推轂族子每試不忘冀一有登庸少支頽厦

此雖不甚異乎流俗人之見哉而事歸孝順可以訓後吾不令兒子遂除非真高尚亦蓬頭歷齒是慚第爲當戶謀勸吾卑意者數數即未瞑之前數晷約吾有言意乃在此于是乎吾不忍負爲之改圖然而第何無一日待也第方爲甲客歸留僧啜茗暢談前後且期以壽日營齋何乃先化爲諱日也吾聞急而赴之未交一語視其坐脫五十年相與朝夕爲不請之良友者頓爾分袂能無痛哉吾檢第家籍除產業外亦止于數百金喪事畢當且以半又以治命作佛事

吾不忍止之存餘者可得而屈指矣然視吾空囊無一文者殊甚霄壤吾必不以爲第累而第則嘗能爲吾憐語不云乎虬自噉以斃斃矣又有謂之未斃噉且不休者是不惟失仁抑失智哉第智足以知之又吾家庭之一知己耳第死以倏忽親友來唁或謂之奇怪亦或謂之吉祥其對吾而歎服于第者善詞不一或謂之小心或謂之練事或謂之多材多藝或謂之卹族善鄰或謂之有聲氣廣交遊或謂之未嘗得罪一人以至聞其叱狗斯言也無間于大老達尊若諸等輩之士夫非有延譽者而何以得此聲哉顧一者不來則亦有矣一者不來第賢無損闕弓所及彼乃失心吾不爲第作訃非敢辭卹抑爲彼而釋慙焉附告第靈無妄使其車過腹痛也

公祭李梅老文

自公之仙去也纔越百日而已改歲矣同人無少長莫不悼失典型思爲作些用代紼謳然而公非常人卽不得以常辭動聽也乃取歐公弔黃學士詩中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十字爲韻而哭之其辭曰嗚呼歎逝之哀有共不共鴻毛泰山奚翅輕重公來自青原去依洪洞請視南州諫以雅頌嗚呼生芻白玉人德如之蕭何入鼎趙鼎騎箕半千名世信公不疑如何一老曾無愁遺嗚呼樹比松柏草喻蘭荃梁壤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祭文

元

既長官方兼登文墨詩謂駢奴書黜羊婢嗚呼循環治亂生久則然力謝臣虎心傷帝鵬乃風名由噫雲散爲煙衛公已矣徒峙籌邊嗚呼百爾君子同忠驅搖有領袖者鵬曷爲妖或謂公聞道彼岍非遙景差宋玉韻語能招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祭文

十

祭李閔師文

人生在三一事惟禮嗟我違君親闕焉久矣晚復依
師座共此煙霞教學相長不已有加師謂行年無然
草草必相壽以文章庶來者之可考春秋二仲是逮
厥初爲各言德業亦數居諸置帙盈箱旣祝且勗取
而誦之凡更幾僕何茲難歲匪蛇匪龍使泰山梁木
維以永終師實全達尊兼立不朽雖善伎者寧能詬
醜至于昌祚聞子聞孫此又常事不繫高論公私之
功物或來敗此又膏情莫知恩害師久遯荒野大朝
進賢望高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二

是故不辭祭酒後浪相催此一歲間一人之身乍諛
乍諍由外倒顛何關性命記師之語我聞道爲先歟
生事大金口所宣我妄謂古人能豫此理山谷名菴
蓋曰學必師更語我富觀去時期于了當不取偈詩
自羅明德先生以及鄧公文潔各撒手懸崖甦于旣
絕典型猶在渠我渠子如願學視此須臾胡饑驅
出門與訣相繆師不得證盟我失稟受師前旬修例
有似交叅雖復援引今古長壽多男而此身此生要
歸自度公案之枯槁句擗句越十舍而遠末句無聞

遂騎箕獨上出氛入雲時節中秋師嘗折簡我旣已
在行徒爲目睥載愁而往求利若蠅多財爾宰師不
我懲後來者傳言師夜咬餅此不過示病所從身爲
人警師于是無憾我則何辜使六十年弟子一旦而
失步趨匍匐還家涕泪滿把絳幃無蹤求索上下儒
佛之故端木飲光轉輪是請築室于場比以痕足難
前雞肋可惜老狀蒙心師恕不擊

卷之二十一 祭文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二

公祭吳太翁文

嗚呼承兵劫以來巨創不復莫甚豫章刳塗諸侯國
載嚴且瘠如我西昌幸吳公之來甦枯活涸比漢龔
黃乃期月已可曷不三年有太翁之喪太翁起莆海
自名其家德而未薦其就養于此實教拔葵不屑賜
絹方八十春秋松柏受命滄桑無變凡有血氣反始
樂生將爲翁壽何天不慈遺延陵風高西山雨驟遂
暗滿花縣予行走耆惶惶泣幼時禊事不修輟此耕
農罷彼饁婦造物者不奪其人而奪其人之天失衆
父之父巷哭聲連衢歌句闕誰爲襦袴維熙朝勤民
非若他時重內輕外既循聲上聞必膺殊恩綸綍且
大第榮哀相兼周公魯公不得同拜壽考而終豈有
怨悱藉口招蒐惟受恩者沾河之潤忍忘星源傳說
騎箕張騫入斗導以天孫仰視飛仙還憐墮鼠似我
元元民命若草雖不先葶蘆其味亦藟黍和元氣今
日宇宙向後難稽念爾室家就有天游而無勃谿爾
雲逸矣重霄缺陷九淵一覲僅旬日之間地方百里
不相杵臼里中前賢管員生芻爲求其友拈此一瓣
香以報明德敢曰無厚

公祭盧殿賜文

人生而奇者未有至于歿而腐也若我公之梗槩迥
異常調其言必本學問文章其行必依名節砥礪蓋
不斤斤焉爲世資之所先而時論之通許也然推公
立心非自了而遂但已者夫豈不欲名實之同符乎
半千君民之躋登乎三五也開天之始草草科名猶
讓甲第則似乎風起且未嘗培而鵬飛復未嘗怒也
一行作吏鞅掌簿書公寧曰吾有民社可盡心力而
爲之母寧曰吾乃今而與噲等伍也而仁之所漸誠
之所感衆人皆曰公吾慈父慈母也夫亦何殊召杜
也且當此之時天子固曰吾有賢令長將股肱而耳
目之宜不次以行取也而鈞軸中之憐才者亦曰洛
陽令實賢吾將與之左右推轂或前驅負弩也夫何
聲譽之起卽咎害之叢緇衣巷伯之兩詩互爲而不
能相勝卽彼人亦豈好爲立異同而專責媚嫵也意
者其有過而懼或翹之有穢而懼或彰之乃先發而
出于此此何足爲公病惟是吏議旣及雖野歿而無
勤官之稱公道將明又物故而無承恩之望白雲之

爲衣而黃泉之是被此或足爲公苦也雖然而公何苦也公第奉其清白以爲歸全終不隨其波流以至行盡謫惡間執靈輿亦有傳聞巫陽下招芳香自還覓鬼則是公之爲君子者信不于人而于天而我人之君子乎公者亦不于今而于古也夫不人而天不今而古正所謂奇而不腐而生死之間各有所處也公纔逾花甲自足千秋傳失循良亦在獨行廣柳車猶有天游不爲窶藪也六子皆英器後有達者尚能讀公之鼎銘而知其初之爲儒爲僇爲俯而且不免于子侮也某等于公或在師資之間或備葭蓍之末或託金蘭或從鞭弭卽有能救以纓冠授以筆舌者要未得爲輜毛之助舉也乃拈瓣香載致薄醕異代平均合席拒枚

祭蕭復所公祖文

昔孔門之賢所以明聖人之不可及者曰生榮卽曰死哀夫固未嘗歿未嘗哀也而不爲諱之乃從而意之將盛德至此始全抑語言若此始達然而其意之不直于此生榮意之矣得邦家猶意之矣蓋非有其事也非歷其變也而皆可模擬而知也此唯智則然故曰一言爲智若夫其事實足以思而其變實足以感則豈必智者而後能言之也哉公爲天子重臣久澤物多如山川大者出雲亦大且會有因緣以幸我東南之民凡東南之生于公而不歿于公歿于不如公而更生于公者可得一二數也初守毘陵則有同類相屠倚法以削而公爲之豁除者矣旣撫浙江則有書生冒稱兵之疑罹告變之酷第以校藝進之而綸魁去者矣嗚乎何其仁人君子也至于海不揚波九載成功寧在禹下忌者中之使左官江西司存鹽驛乃復與以不擾獄市之休而直辭其日飲亡何之奉遂枯瘁愁約奄忽長終所爲可哀蓋不待智者而見夫不待智者而見可哀亦不待賢者而後哀之故

某等雖僅常人之情或已觀公或未觀公而各不能已于流涕太息也聞公疾且革猶語人曰吾歸已矣能瞑乎吾所已爲而不克竟爲者一所欲爲而坐視不得爲者三一者舟有移也在浙三者介無伍也民無廬也南新無復也在江信如斯言則公之自哀不聞而哀人乃更甚哀人者人恒哀之故宜無一日之數一民之譏而歾不餘財斂僅蔽體在他人爲奇節在公爲庸行已嗚乎古今風雲之變亦多有難言者哀衣東土不具論而公家文終買田宅則無恙請上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七

林則械繫此何爲者公既有功德于民乃左官鬱鬱事適相類然公之處心與人之于公屬望者亦欲還舊玉耳上幸無分過之督而公自爲入品之遊此則茫茫然有智者所不能知矣嗚乎哀哉人有二天于今益寡孰索我公招搖之下嗚乎哀哉尚饗

公祭樓太翁文

天下成虧之故皆可忘而其不忘者必有功德以及于人也天下美善之事皆不可代而其能相代者唯是父子天性之至親也夫且不自爲而有代能及人而無忘則其壽命之期蓋不僅以年曆而年曆之數亦復可得而考論焉自皇清之主中國斯世或安舊染而壹與之以從新于是卽有鼓舞振作之所不至者而不免于大獄原野小獄市朝之雜陳若夫江西之獄既多且擾亦大小相因也而獨有長者爲之哀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祭文

十八

矜隱惻唯不畱無唯峻詆若保赤子之說謂講于親民之茂宰而實見于執法之重臣是故吾儕小人之德樓公曰生我也卽德太公曰反其所自生也反其所自生則由其所以爲養與其所以爲教莫非所以爲仁夫亦未踰昔而有惻然千歲之道宜乎報之以無疆無害而不與浮幻俱湮者矣何天之不憖遺一老而直以八十有奇者限茲大椿無論我公報本之心有所用其未足而塗歌巷舞忽化爲咨嘆家尸戶祝究至于吟呻五殺大夫之歾輟春流涕此其似乎

然嫌其致之君者止于爲秦而已若張釋之旣能言
秦之非而其子長公乃不容于世亦何以知天下無
冤民于公有子定國學父法高大其門而前日之冤
婦何必待後守而始伸也無亦其自爲之有工拙及
人之有多少而皆不可以爲太公之等倫邪太公姓
名在四皓之間學問在三老之列天子將修乞言禮
而未遑然嗟悼之書贈卹之物亦豈薄于几杖醕爵
而輕于安車蒲輪者若是則吾儕之于太公雖不已
乎求索而太公直登假而反真耳公爲定國則有餘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祭文 七

爲長公則不屑推太公之意亦復宜以錫類之孝而
愛其哀毀之身矣嗚呼詩人有言無德不報生等雖
復樵悴亦抱心膺夫旣被于潤澤感此遷流而奚必
盡河源之足臻夫生芻一束以表玉德實不足寄其
哀思將其精禋也尚饗

又祭樓太翁文

紛世俗之昌被兮夫孰可爲儀刑天故遺此梁木兮
歷年所而始成覽人間何多故兮安身乎朝市門金
馬其亦未可敖兮曰教子以能仕冠柱後之惠文兮
用彈治于豫章刑亂國不必用重典兮肅爲之紀綱
聞平反而色喜兮若愈于御甘脆也棠樹其將有詩
兮大椿亦有句也胡造物之不仁兮斲之以百年旣
錫此難老兮又不舉其成全豈黃眉之猶有害兮朱
明忽而長夜余固知終始之相巡兮日月亦當其稅
駕惟都人士皇皇而有求兮復俛俛其疇依感風雲
其無爲幻兮一索之于鼎箕撫憲乞之未及膺兮知
不以遺憾也介高明而受福兮亦行善于暗也叩九
天而陳詞兮尚獨念此元元倘之歟而致之生兮吾
亦有其子孫旦黃麻其將宣兮入名公爲上弼余介
者其亦有藉賴兮無轉而在于恤雖天地之爲逆旅兮
總過客以相逢惟明德之與達人兮固攸好之必同
彼姓代之非一兮若大海之爲變邈薪火之無窮兮
父與子其相禪嗚呼前之嬰鑠今何之兮長老有道

足人思今步趨方矩若圓規兮招之卽來匪巫著兮
尚饗

祭少司寇羅貞復先生文

僊乎我公盛德隆龐儒宗篤謹道履信仁宮中鼓鐘
其聲則逢爰自登第至于建幢足人深思更僕悉數
一命而僂皇華之五稍進裏行惟驄及斧蠻煙載賡
六詔是部風之霜之旣肅南天誰爲黨籍腐艸離荃
泰茅再拔罔命先傳不驚讒說出納允焉于時借才
撫軍填海鯢收怒波人騰悅愷苟利社稷尚無罪悔
如何妒津謂良曰毒公不少畱驅車東來門前一壑
野外三能乾坤悠悠倏忽崩摧朝鵲飼鳳不知所裁
進賢堂稿

卷之三 祭文

三

司寇無魯皇皇奚出帝謂遺民同乎法物報以令嗣
俾也善述縹緲分圭尚視無斃乃侯于東卽公之治
人安其政如親如私簡要清通將還厥司鼎中有實
山亦有芝努力加餐公其未艾昊天不弔人間曷賴
上爲列星下爲委蛻新亭昔悲西州今慨嗚乎指窮
爲薪前人後人公故不歟與變相循或曰已速風將
憐目有說則可毋因人哭聃歷殷周化胡以遊同爲
柱下奚不舌柔蒼閔秦漢服乳御葵曾是中丞不百
其算聃外寓言公果歸根蒼蒼食陵母公違其萱老榮

祭文代

嗚呼哀哉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而自某視翁則尤覺其不小也翁之德足以儀世範俗者人人能傳道之而某足其親暱則其捧持于心胷之間而銘刻于肺腑之內者其言必非耳剽也某憶先嚴早世荷翁提攜凡所爲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者若涉千川庶其有表也某之仲兄爲翁子壻實託龍門以能著有閭閻道固不止于苦死者嘉孺子而哀窮窶也鹽筴之事翁爲之先則長君念脩爲之後念脩爲之經則某爲之緯某誠不敢負翁知人之明而愛茲眇眇也遂交于紀羣數十年如一日踐歷海桑亦不知其幾秋矣而幾春吳也旣而次君力臣起明經三君師六起孝廉各有出身且擅文譽以至孫枝如蘭如玉並列庭階翁可謂之得內帙也翁三舉鄉飲大賓式光盛典自是以往憲老乞言安車蒲輪行將自天而下應不爲有司者之所橋也而何天之過聽自然不爲斯世而愁遺一老也嗚呼大耋有五年人謂未足遂終考也某誼不隔兩姓而贖復阻百身夢水之陽如或

公祭安母高太夫人文

大易有言吉凶同患初猶疑之今識其質最安公撫我說在二天陰陽並教內助惟賢既借材東西十年敷歷我人懷思厥心孔怒秉憲再至懽聲如雷何或歌或哭方樂而哀起視都人皇皇奔走曰命不猶得父失母夫人族姓冠冕營丘上爲婺女耀我南州于以采蘋齊而處季非儀則無蘭玉所字母以子貴亦有朝思正資豈第以佐平反兩國兼封期于厥後圖画必麟音聞由穀內言不出輿頌攸歸豈千人所祝

進賢堂前

卷二十一祭文

三

皇天故違當哉生明慶者在室及弔在門混沌七日百身莫贖閨閣之良遊仙或爾麻從同行公勿神傷如荀奉倩夫人不亡姑射神凝亂曰福星一路邪無副今積善之家詎有涯兮生芻一東人如玉兮南浦西山白雲還兮仰睇兮白雲遙揖兮湘君香車兮轅轅軋聲兮可聞酒漿兮芳芬陳辭兮不文

公祭譙太夫人文

朱艸之根醴泉之源蓋不必其無有而特非世智所能與也然隱迹在耳目之外而爲瑞滿宇宙之間則人亦何嘗不慶其來而悲其去也太夫人本天上之星精行坤地之至道補缺陷于茲時誕遺直乎自古亦既以其產于給諫公著矣卽如綍之言天子所爲給諫而煌煌陳情之書給諫公所爲太夫人而切切者天下莫不稱頌焉而轉相臚句矣乃其始而佐夙興之事于太公漕源味宵征之詩于張龍兩太夫人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七

者鄉里遠近亦或聞或不聞而惟給諫之狀爲足據也某等受而讀之詞旨愜惻開發孝思則以爲如漢父之執下尚有闡于前徽若潛夫之著篇尤不濫于世務也而太夫人之生給諫在漕源公厭世後五月乃卒能長養而成就之以高大夫漕源公之門而龍大夫人亦左右以焉而無纖芥之牴牾矣給諫正色立朝直聲蔽于天壤固無一不足承太夫人懽心而文章學問必遠邁小同膂力經營亦下視當戶矣猶有奉者無德不報南國之桃李如雲無言不離江西

之桑梓如故也而何期乎前年之以七十祝者至今年而卽聞其訃也朝野同哀卽則有數奔走公卿亦其常度燕許何人金石是豫文不及情酌酒以絮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七

公祭劉夫人文

天下之至變者生死而至常者人倫之理也有能持其至常以貞其至變則雖在乎劫運而道可以全生盡年處于閨中而誼不讓丈夫男子也夫人以今年壽七十纔御霞觴卽登仙錄不吝心于去留如得手于性命此可謂之正其終矣而其來自名門歸自名門爲儀部公之息女則女孝有聞爲相公之冢婦則婦職克勤者乃所以正其始也作配其翁與之齊德相敬如賓終身無改此爲人妻之禮也而先是其翁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主

好客不殊平原孟嘗夫人爲之上下有程而各厭其欲賢否區別而無溢于吹者則不止乎治內而兼乎治外之事也中間踐更滄桑亦閱寒煥其翁旣薄璽卿而不爲卻徵聘而不受夫人則與之和五噫之歌同澹泊之養終無所輕嗟而微嘗也何以言之言乎人間之徽懿貴其日增而紛華貴其有止也且不見乎奮盛之至于零落者幾家而又不聞乎聲名之卽爲妖孽者誰氏也幸而夫人之子賢矣孫多矣夫人爲祖矣復爲曾矣顧獨以前此者如火無薪可以傳

可以盡而後此者如水有源木有本可以開亦可以俟也此非有大學問人不能領會而鬚眉嘗以是而漸巾幗形管必以是而驕青史也今夫人遠矣其翁之倬亾者亦有節矣我輩匍匐不過因里巷之哀而哀至于得全無憾亦誰知夫人之瞑焉而自喜也生芻非罄盛德惟誄尚饗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主

公祭葉夫人文

古今之賢媛不常有而亦不必絕無也惟是婦人之道治內教陰美事僅止于身嘉言不出于梱而功之足以及物者或非所圖也若夫功足以及物矣其加被盡乎一州而期月已可其受享儉乎百歲而中道崩殂則主人之重伉儷者尤甚于安仁之賦而凡民之爲匍匐者寧可無孺子之芻矣夫人之相我槎翁公祖也與之齊德固不止乎同牢而食舉案而娛也然遊學則有機中之勸承祭則有牖下之勤論交則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有窺屏之智逮下則有樛木之仁此皆非某等之所聞見而惟公祖班朝蒞官之大致則可一爲之敘鋪方公祖縉衣持斧之日固嘗期以澄清我西江也乃越人爲之捷足無乃我實命不猶而非公祖之不承權輿矣及乎一麾出守聽馬五之仍在豫章道上也曩之所疑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今復何幸而遇爲霖之傳說若景星之含譽矣于是焉不遑安室未明求衣孰爲之助與利剔弊之事無一不舉阻澹暗昧之處悉釋光明孰爲之謨其夫人也夫草昧不寧

濕處而病適復治所故步以趨其夫人也夫先之憂亦可爲後之樂也三載之勞亦必有十旬之暇也而何不能待以姑嗚呼奉倩不哭而神傷曹女以色而爲命者非公夫人之徒也而巷哭之慟一以爲弔死一以爲知恩者則其情不可得而厚誣魯人嘗過于著林亡其著簪而泣矣召公所憩棠樹後之人嘗弗忍剪伐矣今公之哀于夫人者不惟一簪而我人之爲公而哀其夫人者不惟一樹且爲之辭曰此方之福德何以弗久而害氣何以弗除也招魂可作反本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長呼野人有唁靈其聽諸

公祭讓幼歿太翁文

人生而足世瑞者必歿而足人思所以謂之能為有能為無也然德福之際殆未易言如善事備于身而或缺于倫盡于倫而又或達于時者何嘗不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也鼎革以來吉凶之患多有雖亦斯民之所同而其甚酷乃往往見于士大夫也在我枌社中族姓如雲冠蓋相望亦不免于異其新故別其菀枯也而各以太翁之道德為可儀而型亦各以太翁之福澤為不可企而及矣太翁生五子皆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賢達有文章不僅以科名顯而其十餘年間一門之內每舉必雙蓋不獨與福而為婚亦似乎純錦之重襲矣河源之遠者如文壘在漢勿論論其近親則蟬聯于水部公之後復雁行于諫議公之前美不相掩而適相得矣然而太翁之年纔七十加二寧為皓首無辜為羽翼一行蒲輪既不欲少需而懸車之門亦未聞其先自高大以為汲汲矣以此推之是太翁猶有多讓也進士君用今年得第則太翁先月為騎箕之遊明其已足于志養不必更豐于色養也而依日

月而乘風雲繼起者更未可量矣夫家運之與國運或相應而興亦因時為上矣古之人以五子著者有若陶潛縈其懷抱義熙詩成誰廢厥考德呈名堂亦有崔郎獨惜當時不初而晚漢興陸賈新語篇篇子不知名但仰擊鮮今似太翁寶氏五桂長樂所題亦維內愧太翁之風超今越古夷惠之間若中而處能自有餘節甘不苦薪盡火傳矧其燈五安做安仰衆人自哀太翁無憾遊衣有來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是企介山是比孰代公詞我哀不啻若夫周魯雍容
何必拜同尹陟作相各配祖宗昭昭黷黷無相爲濫
公平灑然夫復何憾尚饗

羈維不能逃也欲遣親丁以代匍匐則某實無其人
蓋長子索米于長安而幼子依依于保抱也爰製荒
文及于清醪託之捷足一如魚鳥長江悠悠與淚俱
渺生平之言不敢爲殤神之聽之其容有悄嗚呼哀
哉尚饗

公祭佟太公文

嗚呼公起豐沛佐助天人出將入相備于其身宜計
四考若八千春忽焉何往而曰及其無寧忍捨明明
君臣公計百年膏樹桃李夾袋所收山公事啓受官
拜恩雖則非是如何龍門至于中圯公爲方召治雲
中軍寔戡反者定彼紛紜衣惟甲惡挾纘無駁勞面
而哭今胡不聞公如子房赤松求索卽在漢庭圖紆
可學強食庶幾于何不樂寵多族大公實世家功成
名遂曾不驕著天報有德甲子始花今歲何歲匪龍
星下公第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匪蛇中台斯折天柱何加公有太公春秋八十方著
班欄擬孺子泣周魯後前跪坐拱揖慶爲橋來弔爲
梓入鍾靈稟異公之子孫如祥瑞聚耀于一門雙步
五掌同闢乾坤公不少爾豈繫無恩長公旬宣官階
既極天子曰才爾帥蜀國哀我人斯板轅無力何以
哀衣化爲哀墨哀衣信宿哀墨終朝龍淹公子亦以
幸微流悲河上豈曰逍遙誰將草奏黔首爲翹黔首
何心涕滂如雨哀我人斯失衆父父今日叫號昨日
歌舞謝生自然知復何許蕭何入鼎傳說騎箕公歸

天上如有攜持鼎鐘竹帛文過諷詩賢無閭山發而
出水不涸不審實爲帝里衣冠出遊或在于此我南
州士芻束家風素車白馬道阻且窮有心欲共香氣
西東尚饗

廷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公祭卓朗葬文 代張駿公

嗚呼哀哉師恩浩博上同于天我國其報則何有焉
報恩在心常不逮日自我升堂未入于室纔了跪坐
梁木遂摧騎箕入昴謫見中台嗚呼哀哉記于疾時
門人爲禱郵言不同前瘡後好將疑將信天竟無親
胡然浸假而已反真大日方職吳山長夜欲往從之
前途多謁乃踴若孺子咷節情以句才不逮騷
嗚呼哀哉師起世家實惟忠孝自瑞安公族死心校
苗裔復祖代有文英吾師盛德以集厥成寶香山中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祕書院裏尚共風雲開天初紀見占協吉揆宅攸歸
金甌名入玉局人微嗚呼哀哉師不作公相業仍在
韋平蘇環後嗣若乃我二三子同舉之初知其十倍
謝以不如古亦有言火傳薪盡師門高高我誠不敏
嗚呼哀哉今年甲令鮮得稱師卑不尊誅何以謂之
我思古人有陳無已去其所官遠見蘇子習程氏學
曰柴致中委偶與否曾不欺蒙弔死匪交郵喪匪試
李固門生袁安舊吏嗚呼哀哉身百不贖誼三是求
正名而已豈足薄酬前日之言我不敗食先生有神
於是正直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侍御宋眉居文 以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爲韻

嗚呼天問不了人生大難倭或荒遊僭乃高冠公命
久視學仙失丹於維宋公造化所搏蚤踞中台安危
是賴金石心通乾坤氣蓋麾日徒勤行雨未需遂長
一丘休官逮艾漢詔求遺公車章滿高許伊周平衡
樂管載贊皇皇况無癖癩如何猷長迫于晷短維沅
有芷維江有蘅香佩不解潔園爲營修非梓澤清近
玉京公乎于此騎箕上行九重閭闔蒼兕無遮臣鄉
餘幾復矢弔璧春風杜宇血染朝華彼彼隨流臣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修姱力扛神鼎天壤莫支野謀必棄西美曷貽三山
徐福五湖子皮當年不反歎逝如斯高高百尺亦利
幽人蟲肝浸假桑扈反貞龍蛇咎害服鳥陶甄梅花
落已廣平賦新杜陵有言曉日歌哭深哀從同至樂
公獨于過陶家鳳毛麟角卽世千秋悉數更僕凡我
兄弟有皓其影昨猶肩拍今遽覓招愛而不見心目
爲憮將伯助爾毋縱民怵嗚呼河清鮮逢神明况瘁
佛說無常露電不啻人貌榮名公宜號謚笑語如親
瓣香一寄尚饗

公祭劉文若先生文

以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為額

嗚呼天事不定人理大常我求明德厥惟永長子孫是宜邦國之望如何斯速去而彷彿翁生有為美錦登廟取拙自翳其名則邵餘子若竿誰能賦嘯翁當祭酒揖而相醺海枯難回天壤莫柱濶步奚如良行必踽雜亂晦冥泰定惟宇宙亦有言而僂而偃守弱持冲于何不受賢子遂登承明待奏惟我兄弟無論函宙所不逮翁前後左右嗚呼翁誠至樂胡厭人間豈有五城與其三山九州鳳覽十載龍攀我翁邁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三

帝所不還巫陽且下呼之以皋公若罔聞是孺子咷車馬疾馳風冠雨袍詩不云乎謂天蓋高詩有五際佛說三災推移為道拯拯非才翁即殆免復為人哀寧騎箕尾莫作中台長夜何其魯陽無日輕安文章不如閤筆翁勿雄成終鮮逢叱笑彼相持死蚌死鵲鳴呼高岸為谷漢谷為陵在鎔乃躍翁所未能去來明白後嗣其承有芻一東有酒數升芻可以贈酒可以祭斯人存亡實關隆替于以薦之荷湖之瀟南北東西無然枚莖尚饗

祭劉文若文

嗚呼人死而為人哀者其生而為人愛也乃往往不于崇勢厚利而致之必于盛德而致之者此亦古今之一槩也翁夙負奇碩三十徵庸而終阻甲第雖席珍已售不無失直之慨也及其宦達循卓著稱省臺虛席柄臣忌之僅得郎曹司馬何不盡其才又旅進旅退也嗚呼世變無窮成虧損益亦無常態也于此之際蓋桑海已難知而乾坤忽破碎也古有言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天則墜矣而人曷能無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甲

顛連是吾黨二三千各不幸而遭時之會也然翁愛患有同而所以處憂患者有異蓋其道不用滿而惟用謙不見光而惟見晦也自十年來或游酒人之中或登詩壇之上或逃鎬而入山或修琴以過市新故相感歌哭間作則吾黨之令者居多而翁亦無不在也翁嗜慾不深精力有進勞苦之事習而安焉年長而未倍也何不期頤何不耄耄遽此遽也嗚呼露電泡影以喻人生非不知其典在內也獨是甚不忍而難為情者聲氣之友肺腑之親有如徐元直之相就

言事范巨卿之千里來歸後先旬日而不能待也聞
翁無大病惱直以行田受賜讀雪漢之詩暑而不張
蓋也乃時昔之夜有巨公嚴騶相迎期以六日時至
含笑而往此可見其生而正直沒爲明神因果不昧
也然翁有令嗣早登賢書仲季林立父事能代也鄉
里蒙長者之名薦紳歸先生之號鄉勤俎豆之修
五穀得輟春之報因而視夫滿盛之家而有嫁子之
嫌無病之身而爲千人所指者于翁信可無慙也某
等感激一涕哀至無文區區生芻以寄其情絮酒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祭文
里

爲之辭也尚饗

公祭熊瑞光文

嗚呼是頒朔之一日也率土普天又將有得歲之幸
而翁卽以其日厭棄人間不畱晷刻凡我兄弟能無
悲乎我兄弟非悲夫望七之翁以爲失歲而有所用
其未足焉者而直悲夫吾黨于落落晨星之際偏殞
長庚亂後相依蜚驢不啻乃過從間頓失一杖屨也
揮涕北風猶然不返攜手耳悲之極復有爲翁健羨
而噴噴不去口者曰翁死無病大似了道人非學之
淡而兼乎福之備者則未可以幾及焉夫無病死者
達賢堂稿
卷二十一祭文
里
其道亦大矣在吾儒謂之朝聞夕死在浮屠謂之坐
在立亡在老子謂之尸解然卽三教中之聖賢尚有
未必槩至乎此者而翁能然天分優之乎抑其別有
所得乎手蓋翁蚤歲嘗羸讀書剝心遊房少性不受
草木滋因從事吐納則謂體更壯則人疑之及其後
也耳根再圓顏色充孔揚肌不停拊人用是稍稍信
乃生死之際無復楚痛來去自在爲大力所難爲曩
之疑後之信者俱未足知翁也而翁遠矣憶插茱之
會不少一人登高作賦盡娛極驪江外匹練遶飛翁

見較審泥金報罷猶作據鞍以示可用其言未寒是
口也案行籬菊逮夜敷廚會朝象戲乃雞鳴而起謂
之視日沐浴遂行弦矢相離所不得喻鳴呼跡是而
歸翁有道非耶翁名父之子紹述惟勤顧席豐而能
不有心計雖不諱言聊優游卒歲耳又科名成強仕
之後作令當風塵之中文章吏治聲聞有加皆一過
而已豈有再三減頂之凶獨子能賢森森之玉俟之
他時綜翁之于倫物未云極盛未云稍衰翁終無所
介介也即翁以爲念者其于人間事亦安能無牽拘
繫總而一致其猛決若此乎夫取福不厚者正所以
爲不自菲薄也而天之厚之既使獨矣翁之學問而
能至于天命又豈不爲遠前輩之云壹由後死者
之所推與而常不以年以道凡我兄弟有長于翁者
有肩隨翁者有十年以下小于翁者亦莫不以翁爲
古之人古之人矣

建寧宣稱

卷二一一祭文

三

公祭熊太翁文

以欲同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爲韻

嗚呼人望重輕不繫命祿天于太翁生是使獨在道
德間執堅信篤踐歷華腴常觀無欲珠媚玉輝山川
所蘊威儀高深非曰滿債鳳得其池鵬猶不運或以
翁言而爲天問我生不罹亦云其早塞海紅埃荒哉
昧草火傳子賢薪盡吾老自無首尾孰知始終死生
人道元氣太翁寶洞在西青渚不東望爾椿古致是
桑恭乃頽乃摧如還如歸牛背伯陽崔羽今威臚句
詩禮忠孝兩依心動于闕骨立于闕所貴君子進退

建寧宣稱

卷二一一祭文

三

有據遇坎乘流無失其處太翁之教隨時而制龍辱
匪驚苑枯匪快顛沛必仁儵歎爲帝乾大坤廣風雨
無鄉品官車載英材斗量孰撤籬棘誰氏裴王有門
有牆千樹成行作人壽考太翁維常天上箕尾如何
是徂精至泣鵬誠存號烏義軒近遠姚姒有無画棟
朱簾他年朝暮覓今周遊來遵太路虛室吉祥曾不
以賻升德降福有上氤氳極于閭闔回首榆枌後生
後死青雲白雲翹首太翁哀至無文昔之輓者或自
爲詩太翁之誄作于龍鼎朝礎歸藏山靈走馳生芻
一束彼何人斯衣冠組豆覓今不迷尚樂

祭熊太翁文

代江漢有東流爲韻

聞之古帝有熊爲優藍簞入楚風競南州山行千驛
似其祖丘篤生太翁元氣是郵西山之麓戒壇有邨
高明在德遂以題門人間偏側實望平原紛紛薄鄙
太翁所存昊天不弔忽焉遠徂乾坤今遁混沌昔逋
我求規榘高曾有無我思古人乃詠生芻芻固非馨
玉又未美公鼎其淪何畚何鍤箕遊不歸昂墜不起
荒哉商顏孰黃孰綺幾者空桑幻爲輔弼今之宰衡
太翁所出莫百其身皇皇國卹榮施有來夜臺以日
建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章貢兩水實會西江龍則潭之朝通夕滌帝曰錫爾
俾阡于瀧我聞有命哀至如吮昔守匡廬典刑河漢
如何茲遊未成嚴憚九品澄清萬方晏粲庶幾相將
致于几案何以似之曰惟其有太翁後人皆能不朽
強食黃羊強飲桐酒奔奏有司靈爲北首嘗讀楚些
竟兮西東不如詩云高朗令終與子言孝與臣言忠
家傳不忝紀曆無窮嗚呼龍蛇爲祟天事如縣愛莫
能助以舉德輶拜鵬亭下嘗列魯周一者往矣喬樹
風流尚饗

公祭熊士彥文

世道在貞元之會今氣雖煦而猶嚴歷春與秋其若
夜旦今乃遂爲賢者奄唯先生之乘于五三兮羌獨
負此異稟孟堅之志人物今亦既登于上品身爲名
父之子今厥後先乎文壇有大德位以相昆今固僉
謂之曰難何初試于有司今寶而莫知其器也若詔
醴之與媚芝兮終不忍爲此態也賁飾于丘園兮才
于旂非所動保厥美而傳令嗣兮若奇毛之集于鳳
損與益其可知兮乃心貞而不改聊徜徉以夷猶兮
建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曰覽觀乎桑海紛獨守此晚節今曾不憂乎長貧行
出入于徐梅之路今實冠冕此同人彼鵲鳩之悲鳴
今何其聲之似鵬遽焉而奪予之典刑兮百余身而
莫贖在庚子其亦奇歲今事會來以多感孰隕涕于
梧之一葉兮愴茲別之更黯我願得黃金以鑄子軀
今涉富貴而恐未宜儻爲巫陽其一歸來今飲食干
芳香而不麾曰唯先生之有所甚哀今與斯文而後
死起視其芻之比于玉兮又聽其辭之不綺

郡公祖夫人李祭文

嗚呼古所謂生榮死哀者未或及聞閭之才也而我
南昌之自阽危而復安其性命登于春臺者由我公
祖亦由夫人之從我公祖而來也衆人有母是以皆
孩則誰不願報之期願綏乎福履何事有大謬不然
者纔四十日間而已失所共恃蓋一國之中皇皇焉
感小人而憂君子以爲天道之不可知抑亦地靈之
未足侈且公祖既欲舉十年之廢而有事于黃堂矣
猶復以勤民故輟何也其急務獨巖瞻出治之所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祭文

里

其不爲意則燕寢居室之祥也乃今之寓行馬者形
家之論詐曰無傷卽奈何以夫人之淑惠而害氣是
當也夫古今婦人女子正內位而理陰教毋亦其家
之是宜鮮能以服官自效從乎夫子而服官矣而風
雅之所稱下則以北門憂貧高止以牖下明孝耳孰
有如夫人之相我公祖而菴月已可之功行于八鄉
式于諸路實起于與交者乎然則夫人亦曷不百年
也充我公祖之治郡將可以至格天而九章之服命
亦無間于身後身前也矧其有丈夫子二又抱孫焉

而皆能賢耶于是乎夫人可以無憾而郡之君子小
人何復有所用其未足蓋徒以爲存歿之感雖非生
我之人猶緣禮而一哭也乃人實生我而與爲伉者
先以其生促則感在于得二天嗟在于失半福矣嗟
乎銅馬赤眉之日至危也延長疏屬之間至遠也而
夫人猶自如也豈其錦官之覓不畱于章水葵星之
光乍掩于匡廬我知夫達人無怛化而勤事有來譽
也則其人如玉猶望見幕中之夫人李而生芻一束
誰可當榻上之孺子徐也尚饗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祭文

里

祭劉康侯文

嗚呼碧雲在望翳起塵飛德星方爛隕落清暉翁世
巨閥超王軼葛匪三其貂抑百爾笏自翁之先萬里
江岷乃祖乃父美鼎傳焉伯父維鉞叔父維袞愛助
儀圖屬于小阮翁智蚤成亦號多能有材如海流文
若傾遂雄壇坫同盟不僭玉之輝山瑤翻碧激載捷
兩闡載劉彤墀策災疏事賈董名齊世有蚩氓天無
疏網執任理吳帝曰汝往讞決功高撫宇心勞析楊
弛具貫索空寥既歸苦寢三年不矧草木何滋長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巳

一飲釋棘而起起于池陽治池視蘇興頌則抗竭來
兵寇匪先匪後瘁我翁神貽我翁疾翁瘁不知翁疾
不回手口俱作籌之極之翁不如石石猶有靡聞然
幻化入斗騎箕齊山虎岫兩與動疑洞庭秋浦奚不
澤瀾翁之清節冰蘖為規翁之美政愛日呈曦自翁
逝矣豈第民思翁或不死令聞未已凡我弟兄宜錫
嘉誅文之曰古德咎繇漢吏曹蕭下至龍圖升降遙
翁行其間孰足躋大獄原野小市朝草檄殺賊詎異
條事不成就心所搖庶幾江澄龜可招一日止直為
神奸不與諸逆負著同驢驅未嘗聞蛟不食許翁將
生力如子羽里社有崇法當拒兇為歸來一省備

祭進太公文

惟二儀之生人今五嶽出其雲雨藐姑射獨中乎山
海兮凝冰雪而為岵適天運之丁五百兮羣附鳳以
攀龍何王道有所不平兮帝乃眷此西江簡心腹而
守之兮曾不異乎周召豫章其先凋摧兮聊以賀而
易乎惟我民樂所始生兮信朱醴之根源祥發而益
長兮何不可乎報恩祝之以百年兮尚含德而比赤
子其身在閭閻之間兮紛獨近乎箕尾羌孟夏之艸
木兮北風遠而送哀衰衣其卽未歸兮忽化而為縗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辛

衆皇皇其問天兮胡一老之不愁也天答以楚之儉
兮賸百身其莫稱也蔚東方之高門兮踞北斗而斟
斟台司趾相錯兮翁獨好此閒居茵鼎雖曰備物兮
榮名其更無既夫何必身為之兮業嬗于今似衆父
復有父兮自壽不以齡生而有此盛德兮歿而為神
明嗚呼噫嘻翁之帝所尚有請兮四國多虞勿替屏
今天路既曠故人間兮下視此土亦西山兮子之所
治失杞棘兮在高興漢錦陰德兮陰德兮耳鳴忘之
兮不能蒼天兮無厚奪我兮黃者繼自今兮無窮永
紹廷兮鼓宮相遠涉兮大武繫陟降兮上下生芻束
兮古有詩南州之人兮倘不欺尚餐

蔡母某恭人哀辭

順治十有二年歲在乙未長至前三日聞有誥封恭人蔡母某之喪蓋疑信半也疑者以爲恭人嘗佐我蔡公撫江右有功德于民當受無疆之報而信者以爲修短一定不得移易且岑君無妄言旣而岑君見委元寬哀辭信矣無可疑矣寬南昌人固習聞生芻一束之詩而感公前日之遇思公今日之勞亦欲爲公鼓盆之節矣其辭曰王事初起由閨中只化流江漢大朝宗只甘棠蔽芾仰我公只厥有內助俾從容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祭文

三

只鳳嘴麟角美人同只裳霓榆霞乃無縫只末光相依在下風只遊敖北庭暨南賓只吹角建牙竝西山只內言無踰油幢間只夜如何其介者操只寇盜攸除民亦誠只聽車行郡魚軒還只近于帝所左右間只地形咽吭曰淮海只天子葵之旌節改只艘舳百萬緊公綈只庶幾能來裏凡每只大運不停奄忽徂只葵星搖落飛白榆只人百其身贖彼姝只奈何闢嚴道路迂只自昔鴈鳩母儀一只丈夫能賢踰尹吉只己之所孚承作室只破產嘗聞念江卹只蒼天奚

爲拔樹蔽只卿月孤明脩娥奔只去而上仙亦嬋媛只下視人寰多勤恩只孰作巫咸大招覓只諱曰維榮華之不可常兮去者其日以遠相此土之皇皇兮如有所失損矣夏夫何不禦兮求之乎姑射將與西母而爲賓兮與麻姑言昔槐天妃兮過山陽歎湘靈兮鼓瑟傷雄桓桓兮夫子立勳名兮不已椿茵兮相憐小大兮皆年聽鵬鳥兮何忌惜往日兮裕後賢圭玄兮組紱封之兮兩國神來兮洋洋哀哉兮不盡尚饗

季襄菴太守祭文

上天之生人而未有已也則必特生人以仁之而仁
人所謂奉行天事者不過於存天理也顧何以理不
勝數來遲去速令人興嗟而天道若詭此雖天之示
人以不可知亦可知仁人之爲人而不爲己也前日
者江西之民生感矣南昌爲大都會而大曆其酷自
公之來則于我平屋矣曷不其延易歌以哭凡我同
人固得見明月之顏入春風之座其能不思而其言
之亦不敢過也何者當殘滅之後而與爲仁直如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食之于渴飢而公之所持亦第曰不以苛不以貨也
然而若此者非甚盛德有所不能蓋其意起于平等
而不起于愛憎此所以合乎道而得爲物之所憑太
和有在而元氣可登也十旬未浹乃爾騎箕則人固
以失恃自悼而復以爽報爲公疑盍亦論其不亾者
心之愛而不路者口之碑則豈必出于私暱而誅柳
惠棟乎史筆而傳伯夷也哉記公之初政起于薪樵
亦曰此方才多情厚資刻者譏之以屑意廣者冒之
以首故事不必逮其成而道固可以自壽公遺一空

襄屬以治命凡附于身惟薄爲正蓋不欲煩友朋而
勞百姓也而所云爲人而不爲己者于是乎益信矣
夫生而仁之死而尤不能忘公之冤氣固安我南昌
也乎曩者公旣以京堂推擇然令公在九卿之間亦
有一旦之變天下雖復挹其流風想其光範孰則爲
之祝庚桑而瞻芾棠者嗚呼贖公者不得矣嗣公者
不識矣傷公者蠱而傳公者則無極矣十旬之化未
爲暫也而不見夫江上之虎跡已屏豫章之鳥巢可
掬而探也而又不見夫東粵者之各致其精思而作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五

些者之獨營于慘憤謂三月之已可不百年而何憾
尚饗

公祭李母朱太淑人文

以山谷挽樂壽縣君詞居然成
萬古何啻三醫十字為韻

陰陽之患民其無如教陰陽者手篋逢祛今太夫人
大夢亦栩栩而亦遠遠是諸哀死義則何居蓋初謂
儀一心結可以永年定數若爾倘欲問天孰奪我衆
人之母使環珮杳然此固鄉情所共切抑又朝典所
必先憶夫人起于潢水未渴且清逮歸我梅老唱和
一成乃攜手帝所賢嗣以生今日者縮取上第入選
登瀛回首滄桑變態千萬而夫人門戶之持亦云能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羣

健夫寓物于人明日取之如執券此坡公所以銘槐
堂宜無少遜既而造物畱餘樞不至輔遂偕隱梅山
楊摧今古李易安雅號能詩于稽中散亦無取誰作
啞謎言三更日午盈門賀客詎以泣而續歌天下大
老其不愁遺者維何纔踰一歲中台折而婺女復磨
衆奚以爲夫人慰或第曰有子如軻方維饒心動時
慮非壽試有詔許省親湯藥身侍乃儼然縗經之中
北堂再頽而難堅風木相連習坎奚啻讀行述累千
言孝思頓發世有大手筆其人高文可謁至于兩國

封兼匪久而膺綸綍此實無窮不關歲月若夫增山
益海豈涓埃所可堪蘿上朝露勿用洗慙今夫人如
意之說實欲使遷以學談守中兩字勝不朽三惟通
國欲祝五泰卽吉爲期而徐孺工弔郭玉拙醫觴酒
之變辨香是持此意所未足神其有知尚饗

祭羅母傳夫人文

昔劍氣之屬于天兮厥亦有乎雄雌洎列星之在人
間兮睨彼美而來茲何婺須可爲儷兮羌獨跂此高
丘匪尋常之所望兮夫惟君子曰好逑鳳與凰其在
梧桐兮相宣乎律呂三年而鳳飛兮紛總總乎東嶼
室中之絲二十有五兮堂上之絃七也手續而不爲
勞兮雞鳴而謂日也大椿其以八千兮固夙夜而敬
恭皇天其曷不爲美兮使牖下之塵蒙相夫子而成
名兮誦其詩曰北山欵破釜之爲祥兮慮幸于務而
不還謀諸姬其不若泉水兮盍歸乎以夢攬曹娥而
爲之將行兮烏傷乎以呀靈輿歷茲浙江兮家銅柱
之所表鬱倘佯而增忉怛兮聊白雲之旣逸譽爲婦
其猶不終兮疇爲母而聊恕撫諸雛而摩頂兮誠安
錦而鄙褻勤娉修其終無已兮惋淑郵其不反從常
儀而問故居兮美人日以遠聆忉怛之亦有女兮未
至而不識也信婢媛之不爲鬼兮生者必駢側也坤
儀其類兮乾道刻也念彼橐砧兮斯云棘也于以招
魂兮非其國也重曰人生百年澤五世兮大羅之天

羣仙系兮金母高頭上元次兮夫人南岳明粧備兮
娶于東方蔣山侍兮前後若茲身獨棄兮緊抱孫兮
眼前晃鸞書兮日邊歟有名兮陰陽所官人兮管銓
靈依兮大木親盡兮一哭青芻兮白醅嗚呼兮哀哉
尚饗

祭浙右方伯王公宋愚文

於戲汴河環帶嶠岫虞嶺實篤忠貞厥瑞維麟鳳爰
有文章以蜚厥英羅典墳之與丘索乃銜官屈宋命
騷以儉迨乎扶搖九萬龍津迅躍今伯同情爛斑是
服亦粵六稔無龍辱驚既官于李臯陶弼教爲天下
平銓曹屢歷妍媸不失曰水鏡先生門無樹籬清通
以世一曰難兄出秉憲節裴裴鎖鑰萬里干城于宣
兩浙置郵傳命德之流行雨潤霜肅文武爲憲海不
聞法帝嘉維翰爰新紫綬虎帳遷鶯列戟秉鉞有嚴
柳棘以刀斗鳴奕奕韓范初撫士卒挾纊匪榮方穀
強弩潮頭畏卻豈假息于彼鯨何軍務勞勞手不釋
卷時有吟詩聲燕子載飛而出三珠樹折乃夢在烏
柏之楹龍蛇云嗟爲無人作賦玉樓告成在古傳說
亦騎箕尾列星比明苟壽爲欺魄不如有閒御元氣
以長征猶憶執手示我舌齒上目以瞪予謂盧都有
道所取匪豎匪彭如何斯速化爲蟲臂或肝在鼈太
玄不傳後世有尚巴爲起塋况爲蔡充中郎所出寧
獨瑛名竟無不之有嘗有享達人勿縈我同于臯如

依麻直正其蓬橫作此長別維苕如涕惟誓如隍書
堆紉我爰陳牲醴託此犀兵尚饗

公祭驛鹽道陳豐之文代

聖門之所謂生榮死哀者蓋意之而然也而况其善學孔子亦既有得邦家之實而且著綏來動和之全義公治于郵驛盛德流傳一筦學政鑑設衡懸此章甫逢掖之士所奉爲聲氣主盟而屬在下吏亦可告無罪于奔走後先乃履端之始詎則無有祝以萬千造物者宜爲降福而何以降割令不其延于是乎慶弔相隨極其奄速不過如瞬之一轉踵之一旋耳彼東方占書自元日至十日吉者過半亦家戶能詮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空

遂當爲之火樹銀花覺報豐稔而文星遽殞于淵耶又其七日無鑿渾沌者而渾沌以死豈其令瘡瘍之末以乘倏忽之權耶公之鄉貫實有太和以象泰山而今其賴于土壤公之祥瑞亦有柳梅以當蒼精而今其反于星躔矣某等出公門下夙昔庇依其昆占蓋在二爻之乾而九原可作百身莫贖其肄業亦不及三良之篇矣夫諡文範者必何大將軍其貴而唁仲舉者亦多郭林宗其賢也某等徒有盡傷而無增益但似心目之相憐然成河灑汨東

注經天難酒醕止驢鳴聽焉

祭文

女德之重王化所先其在大易尤取乾坤夫婦而首二篇然或歷時正變無以相至主教陰陽未必兩全則閨閣之事終遜丈夫而凡爲生榮死哀者亦有不盡然也由今而思黃母程太孺人尚進幾格婉婉靜柔儀一不忒當其相伯繼親翁時旣能用樂羊子之金簾佐猗頓氏之鹽筴顧爲興業而成務者倍十爲保世而啓祚者倍百也于是庶姑實秉家政母承顏而接轡豈惟諄語之不作正復箕帚之勤提此所以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祭文

空

室有天游而無勃僂由乎其道終能與福爲梯也母不躬夢蘭不親種玉然其爲詩乃在樛木逮有子有女則反之于客途歸之于鞠育此母所以能成爲母而于伯繼翁之著代已足也至若均財伯叔之子善用有餘卹瘡販困波及里則三代大道爲公之志不少見乎計然萬物之書而母之修此又豈止學女史于張茂先服女訓于班婕妤也當母乘柏舟時亦既踐更桑海然且自稱未已至十餘載六十有六歲豈其不足于壽而人顧欲贖以百身猶靡所悔夫

亦謂母有千秋之道在也。夫可以千秋而限于世壽如山之不免。騫崩凡其同里有未厭意者。無間于先生之與後生。乃羣而屬辭于余。蓋以人哭亦哭。非其至情。而人人而誄之。猶恐不盡其懿行也。余惟古之人或有子如軻。四字成誄。或會塋萬家。白其衣弁。皆不過以子之故。而于母初無所見。故余之于黃。但言其母。而且畧其兒。憲也。懷清無築。母亦不畱。大國可封。待而不求。以余言毋。文章未修。生芻一束。典在南州。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二目錄

墓誌銘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劉文簡公同恭人周令

墓誌銘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署尚書事翰林院閣

翁李公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許臺朱公墓誌

銘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象巖蔣公墓

誌銘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目錄

中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湛源龔公墓誌銘

明奉議大夫同知長沙府事太微王公墓誌銘

李嘉錫墓誌銘

淮安司理調槐朱公暨配范孺人合墓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熊公鶴臺墓誌銘

待贈綠野宗公配孺人朱合墓墓誌銘

明封中憲大夫河間府知府石公玉完墓誌銘

顏廖君德明暨配謝氏盧氏合墓墓誌銘

待贈會宇羅先生墓誌銘

待誥贈隱德玉壘羅公墓誌銘

明故待贈處士明式章公墓誌銘

淳安童儲宸先生壽藏記

明文林郎蒼梧縣知縣玄亭陳公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譚屏何公暨

誥封淑人張合墓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景吾何公暨封孺人朱太夫人合

墓墓誌銘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目錄

待贈文學廖公齊韓暨孺人夏合墓墓誌銘

待贈中大夫前孝廉敦復薛公暨待贈淑人錢

氏合墓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心復薛公暨封太孺人

陳氏合墓墓誌銘

文學俞雲君先生墓誌銘

樂安王府奉國將軍雲濤公墓誌銘

處士弘譽薛君墓誌銘

誥封奉議大夫畢公墓誌銘

殉節文學徐君墓誌銘

梁母鄒氏墓誌銘

待旌全節熊母衷孺人墓誌銘

待誥贈國夫人前勅封太孺人熊母周墓誌銘

封太孺人漆母熊氏墓誌銘

先妣誥封太宜人楊氏墓誌銘

先太宜人行畧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侄孫 芳春中芳校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劉文簡公同恭人周合

墓墓誌銘

文信國兒時賭鄉先生歐胡諸公像則慨然欲俎豆其間而况文章節義同符古人然嘗已見父之執身奉提攜邈然厯四十餘年感深流代敬畏未衰如小子元寬之于劉文簡公詎不願附為不朽慚無史才非執事揚摧未遑一日公季子一源諸孫斯寬謁元

墓墓誌銘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一

寬而再拜曰先文簡公將塋矣簡恭人附焉美行畧具惟子其論次之而納諸坎元寬再拜受命無不敏辭以為碣末姓名非能同于俎豆而庶幾同于傳哀志之抑榮志之已志曰文簡公者先顯皇帝所奇才欲相會入卜且然而惑而易其名者也諱曰寧字幼安姓劉氏劉巨擘南昌系出漢中壘尉向宋南渡自裏玉徙十四傳至會峰公廷紳篤行有功德其族族人宗之是為公王父生贈公雲陽公仕陟是為公父以高才饒學官試省幾領解而燬牘罷其後贈大司

成母羅封太恭人太恭人生公有瑞震之前日夢上
僊奉孺子而授之曰領此爲王家楨天下以寧故嘉
名肇錫焉公生而性至孝綵衣之戲則惟詩歌長而
善屬文盡讀父書試無不冠軍當事茲土者竝願記
交門外車常滿而公語不及私有屬以道地必峻却
于是隱然負公輔之望及萬曆戊子魁其經己丑第
進士則元寬之先大夫皆得同舉譜于金蘭先是南
昌故稱仕國而科名無狀頭官階無宰相或以風水
衍不峭爲言劉自長者來代有陰德以致地靈其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二

宅頗見形家書圖內于峭衍何居已而族同公薦者
五公獨著先鞭又擅無雙譽卽其氣勢何難乎得未
有太倉王文肅公舊爲禮部第一以麟經時榛國見
公程文謂之勝己而詘于第三人昌言曰宜售還鼎
元公嫌其預傳輕鉅典就欲拂衣伯氏斗陽公固留
乃止文肅公憐才意小變射策格不呈以二甲改庶
常吉士嗟乎成名大難分寸躋攀輒不得上小子元
寬戊辰亦有預傳竟爾落落及試館地中副車頽頽
鈍無若挽心此何足爲公一快故事進士讀中祕書

踰年入翰苑得以優游循默餐重歷多坐致鈞軸而
間來乖畦不學之誚公編纂時傳公侯名臣三百有
三十六人討論大政條刺當時急務無虛晷雕繪風
雲屏而勿事本原相業時論翕然歸之鄧文潔公居
里盛名稱棲約守靜非利欲關進者公休沐之年與
爲莫逆思默萬公暨鄒忠介公講明緒學參公游雲
居公則號雲居以表之比于六一之自署也孰優推
採令下中貴人四出屬民而李道王朝尤亡狀公不
以詞臣不在言責直糾之因剖六發扶四患至數千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墓誌銘 三

言上爲感動諸璫亦稍戢而海內士大夫爭相傳寫
其疏此復與澹菴封事異國購之千金絕相類始神
廟以善處宮闈少緩儲冊外議紛紜公允春宮直講
輒從容進說不涉激偏惟導孝友若前知甲寅事而
蚤爲之所者是歲曰丙申適先大夫以直諫罷垣歸
田之日元寬未生所聞若此丁酉公典考入闈大得
士試錄諸名篇多公手裁膾炙人口而元寬授書後
亦嘗成誦不忘自戊戌逮甲辰公家居致養太恭人
著書下機有司至不得一望顏色而其所與游三數

公如前尋起視翰林院事晉國子祭酒皆在雷都公加意作人稽古立教增補唐荆川先生右編四十卷刻諸廡蓋觀者如鴻都門至于持衡尺較藝文猶百不失一二四明相弗善也久之不遷乃以丁未奏績遂扶侍太夫人歸歸之日胥白有贏金例持去公曰持去何用例卽用例吾以不貪爲例矣太恭人聞而領之其明年晉少詹不赴以嘗藥隨丁太恭人艱形毀骨立而皇皇爲窀穸謀或約先大夫躡屨行山元寬蓋及見憶在己酉庚戌之際公責舍先大夫一再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四

見小子元寬元寬拜牀下起不敢逼視公而公特器元寬爲之摩頂元寬又嘗私竊聽公語屏風後吾自今始無怨惡于人先大夫曰公他日故非有怨惡公曰不爾正恐今日且未真無吁名言哉何其似先儒歷草復生之喻也所見異詞謹書以補狀之未及公隆準而巨顙美須髯行步中規槩然無邊幅長老言其爲諸生時喜登龍沙大不異嗣宗之手廣武也讀書目下數行載籍極博而尤精左氏春秋文字溪堂遂稱武庫族之豪有爲西益宅者占不利公安之無

言究亦無患至于作室先廟則獨任不以族勞實能修會峰公之業歲且旱公致心齋請雨輒澍未事江都開陰法而格天爲兆至今誦傳公嘗獨行田策蹇田置桔槔其人不讓迫使迂道後人跡公者言公狀其人慚來謝公更爲設食蓋其不侮而有容如斯公不治生產貴且益貧死之日仰賻賵財斂手足而家人已屢衣食憂諸葛所謂內無餘帛外無餘財然有桑八百株者又何似按狀公以辛亥塋贈公西山以壬子晉少宰日有駸駸人謂催官效矣公曰妥親子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職干祿而回安所取此惟仲秋之月恭遇聖節誕登五紀公趨獻金鑑靡及是懷行至彭城病賜以死天實爲之抑豈有殘地脈哉厥後南昌相近山公族且卽同公薦五人中之文端公然後知風水不任受咎而公亦不荒唐爲三年謀公計至或有援初產時瑞謂其得仙者得仙非實第人愛樂公固不忘公不忘公卽公不亡矣于是守臣具聞神廟嗟悼天不慈遺爰畀全典贈禮部尚書賜祭塋官一子子諡文簡文簡在法勤學好問平易不嘗有詞臣所通有詞臣所

特考之六一則曰文忠。澹菴則曰忠簡。公兼擅其美。人之稱斯。爲賓爲賓。若夫卿大夫之命夫人。無諡。諡從夫。公元配初封宜人。晉封恭人。于是尚稱未亡人。也。從公易名。得而稱簡恭人矣。簡恭人姓周氏。父河間府經歷武陽母楊。孺人機。孺人之生恭人。亦有瑞熟內則女史四德全。以機攸嬪。公周故周于財。其將恭人厚而公家貧又多故。恭人歸悉取而佐公菽水。以暨公四方交游。公有妹許字徐氏。出閤在贈公辭世後而羅太恭人用廢箸難之。恭人則出所有備奩。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六

無遺自服荆布。操作具終以怡然。太恭人夙病喘而公遠授生徒。不聞嚙指之痛。亦惟恭人置藥餌調甘。脆奏之。得以無劇。逮其鼎養。備物上食。日三愉色。婉容尤云匪懈。太恭人丘死。獨額手恭人致孝能賢宜。燕厚報我。且爲額天釐夫。是豈一日之積。自恭人歸劉十有六年。而公始起家。公不志溫飽。又好施卹族。至鄉奉入。或不給用。則取于恭人節儉之餘。匱匱之義也。公爲光廟講官。有夾輔功。神廟嘗嘉之。錫金幣而憲廟推恩再官一子。當時侍柳奉匱含香。設佩一。

仰恭人視夜之勤也。然且爲再置側室。以貳贊襄所生子女。字翼如。已生樛木之下。逮鵲鳩之平均也。公候爾騎箕。子女之未婚嫁喪之未舉者。可頓指而數。是菀諸孤。將不知所屆。恭人竭力教養。母爲父事。十有五年。而後漸于成立。甫成立而恭人捐度。閤無復繫戀。顧以安厝。羅太恭人爲慄慄。古今婦人女子靜慎和柔。不嫉恚已爲難。能至枯菀等觀。初終無變。而各以道爲歸。雖大丈夫何以加此。禮之在人鬼間者。祭近內事。塋近外事。推恭人屬纊時語。宗牖長辭。彈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弓必遂。代公爲子。蓋終其身。公異時嘗修家史。簿正外亦惟卒塋是詳。而先母後身則又恭人囑累所本矣。雖然是其言也。皆出于仁親率親至祖公之後嗣。抑善承教。乃以癸巳年季冬月初四日。奉公恭人合塋于梓溪之原。梓溪者。固劉所爲。張其族而巨擘。南昌以有聲于天下之處。其間宜得兆。聞之劉故。何野雲者。嘗以塋功配食。今茲之役。必有爲公恭人之野雲者乎。公生嘉靖丙辰四月二十有七日。薨萬曆壬子七月二十有七日。年五十有七。恭人生嘉靖丙辰。

六月七日癸天啓丙寅閏六月二十有五十年七十
有一子五人一琦漳州知府娶浙江叅政丁公此呂
女一瑛恩生娶承天推官周公懋敬女一瀚庠生娶
尚寶正卿萬公建崑女一清以廩生入太學娶大學
士吳文恪公女恭人出一源娶給諫喻公致知女側
室周出女四人適大宗伯鄧文潔公子刑部主事履
圖者恭人出適大司馬饒公景暉子庠生元乘大中
丞王公士昌子庠生立名者側室王出適大司馬陳
公道亨子刑部主事弘綸者側室周出孫男子二十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八

人琦生斯世庠生娶憲副吳公揚謙孫女斯聰庠生
娶文學丁君立三女斯文庠生斯正瑛生斯明庠生
補父廕入國學娶文學熊君紹德女繼大司馬張公
鑒曾孫女斯莊庠生娶經歷熊公大吉女斯寬即同
一源爲行畧請誌者庠生娶憲副李公繼周孫女瀚
生斯發庠生娶文學吳君正仁女繼吏部文選郎趙
公國琦孫女清生斯容廩生娶黃巖縣尹管永清女
源生斯強娶朱氏斯毅斯中孫女子八人俱適名門
曾孫七人曾孫女九人玄孫一人起燁猶未艾烏乎

亦盛矣哉凡今之人無嫌公不相也黎子元寬曰余
嘗讀弇州首輔傳反覆于四時之序得乃若引失卽
如推未免存乎疑信已得見上饒相鄭文恪公津津
揆路謂此外無仕何哉前代如晉國裴公洛中司馬
皆負重名未相欲其卽真已罷欲其再出罔有間然
顧愛助情遙攻取地近將無傳火外且不廢爭衣公
應召時天下想望丰采庶幾非常而援者多忌者復
不少合忌與援同歸物望雖事謬不然要之足繫感
慨公不佞佛而得禪理晚取所著書燔之固三立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言亦文身非實矣其先有集若干卷公門人徐公十
洲已刻于閩銘曰

氣日流我見古天生公百年五馭斗筐奇器取齒人
倫弗齟齬挾權書扶諸夏奉心肝納明主龍之門英
賢旅入風雲奚延竚絲綸王翼爲汝誰頽山載沉礎
迄三朝名師保敎陰陽必得偶公夫人相哀補儼衣
冠于帝所眎塵埃猶天下永同歸茲吉土宜子孫復
其祖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署尚書事前翰林院學士聞翁李公墓誌銘

吾師乎而已。返其真乎。過量大人。非門下小生所能。辭贊第以獨知之契。有其最初末後之言。申諸夢寐。不敢僞讓。將奮筆焉。抑取乎信。而傳不在鋪飾。會葬甚迫。乃畧而志之。師姓李氏。諱明睿。字太虛。卽以署號。世無有不知太虛先生者。晚復號聞翁。以聞園故名。從地亦從主人。蓋神仙不足事也。師籍同我南昌縣。而鄉于滁。汭環滁大姓李爲之冠。其先世有世美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十

堂由前代御賜而名人蘇伯衡嘗記之。師仍以榜其第。自時厥後。多隱君子。積累而至。諱某者爲師之祖。諱某諡孝義先生者爲師之父。皆封典所及。孝義初承烈皇帝天語建之坊。詳別傳。不復師生而通敏于書。無所不窺。爲諸生時。治文章下筆不能自休。官此土而知言者無不好之。而師雅從湯臨川先生遊。其從遊臨川者多有人。臨川獨心醉于師。授之文訣。玉茗堂贈句。今膾炙焉。小子逮事吾師在壬子癸丑之歲。屈指六十年。師門人滿天下。則必以寬爲之。推輪

是時先大夫蓋公輔乎。師而鄉之。諸前輩大老亦莫不公輔乎。師又未嘗不嘉歎小子之狂斐也。已乃分路揚鑣。河海各出。而師以辛酉壬戌縮取高第。遂上蓬山。所謂閩風基此矣。宰相之事。進賢爲大。師典楚試。得譚子元春而首之。南宮領房。得吳子偉業而大首之。士論翕然歸美。顧師復發憤于小子之不第。一僂得之。而僂失之也。師後日語寬曰。子在辛未豈有不元之理。而四門人稿之。刻竟使椎輪與大輅雜陳。此意大可概見。嗟乎。師之不得爲宰相。又何異于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十一

小子之不元也哉。休容邈矣。揆席之上。次攻其首。首軋其次。勝負不可知。曲直亦不可道。史館之後。先猶揆席之首。次近不相得。桑梓恭敬殆難言之。師于時雖不免逢其敵乎。而究竟各成。其是論定于蓋棺。師負救時之才。而多怪少可。動卽見尤。亦大似韓蘇兩公。身命安磨蝎之說。當環召日事勢已非殆哉。岌岌師抗議盈廷。爲依遷國。烈皇帝幾欲降麻爰立矣。而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彼何人哉。甲申三月千古痛心。師能不染賊亦曰天全大朝復仇之舉。師則因而就

之以勦烈皇帝謚議若山陵木主耐廟諸禮故具今
官其後復以微罪行指南航海麻鞋未及黃冠自歸
屢薦不起其晚節為何如師謂寬曰滄桑之間正可
得壽命之理彭錢老聃並歷殷周此其選也師與我
約相爲祝詞非有大故若遠行無廢今取而讀之居
然年譜矣邇逃禪歸倪小子先之師更示捷法其在
西方五老之會用香山洛下而龍舒雲棲焉不及五
載往生四人則師最春秋高而最後死是不可謂無
得手處宗門貴坐脫撩起便行師嘗欲遺我法則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乞食一出僅別三日遂爽訣期區區唁章悉此罪惡
及慟定而諮于衆人知師與僧相對念佛正襟端坐
而逝未嘗不爲灑然也師著述之富無冬無夏月可
得詩文百葉或復倍之四部稿過千弁山吳子已受
付囑會當板行余不能定顧余視師死無暇晷飲
酒見客問樂部勢如而又坐進禪道此誠天授非人
所能師生平遺憾惟不相耳其大業不可勝記在于
當日則講筵啓沃實優正君皇華冊封便條邊事進
呈試錄請削貂璫要典淫書藉分貞倭在于晚日則

想望太平臚頌善政同郡浮糧一節三致意焉向後
天澤遂當下究此所謂見不見之功無時而不有也
然則師雖不相寧失相道師憐余之不元亦曰未失
元實而已師于文章必取元焉于事功必取相焉或
名或實但無取乎似人余故提衡而論之其于佛法
亦當在理事無礙之內書諸貞珉芟芟之文或與過
量大人同不朽也師官如前題師母朱由帝胄女封
恭人先卒塋三十餘年產子二人慈娶文選郎中吳
公羽文次女由高才生充貢官郡文學早世慈庚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歲貢娶王氏蓋死獻賊之難巴縣知縣錫女孫學思
邑廩生初聘余次女殤未歸再娶羅又娶陳慈出孫
女二人一適 縣知縣吳公良誨子庠生某慈出
一字總戎姚公 子某慈出曾孫元仁曾孫女
俱幼師歿康熙辛亥八月十八日戌時距生萬曆乙
酉二月初八日戌時得世壽八十有七以是年十月
十六日某時塋羅文山之陽銘曰此有千秋而生年
亦幾幾滿百也識其大者維鼎與鐘識其小者片石
也其在天地萬物間蓋得而爲之主人非爲之客也

明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千臺朱公墓誌
銘

父爲之同年友者予爲之猶子達于天下此厚俗也
先大夫生不孝晚而棄之早其已丑之籍伯父之行
得爲余小子所逮事數公耳而官浙時嘗奉千臺朱
公負劍辟咄之詔蓋視小子若己子焉然公雅故好
道家言卽無慮方之千金藥之七返皆不惜傾儲倒
困而授之大有過于父之私其子者亡何遄去遂閱
陸沉甲乙之變上僊不忍見聞則公先數年已爲騎
箕行矣又後十餘年而公孫佑來請銘墓余小子考
稽崇諸繁繫曩懷感心而奮筆尚安辭哉謹按公諱
汝器字某某別號千臺姓朱氏爲紫陽之苗裔自

世祖 徙苕溪代流翰墨香氣至于 是爲

公王父鳴世是爲公父皆以仕隱母孫氏兆而生公
家猶窶嘗讀書夏置足甕中冬匡坐褐塞名乃益仰
卽成己丑進士則先大夫附驥之年也公起家省舍
稍遷尚書工部郎職司街道用能擢知建寧府事又
憲副山西此于仕宦未爲俊雄而中更進退卒以

投閒爵祿之意亦復澹如然其美事可得而傳取要
言之大氏當神宗皇帝高拱之初士大夫風節很多
或雜聲利而公在省舍則有戚晚貴人欲一見公面
招之不往而人呼曰端的先生在街道則有餽金百
鎰叱去不受而人呼曰迂腐子在建寧有盜疑坐臥
不白公爲得真盜而立出之而人驚爲神在山西有
諸王貴臣以公故不侮矜逆寡而獨于己無加禮遂
索戰肆毒而人目爲傲凡若此者公之制行常兼乎
通介人之稱道銘出于褒譏而佑曰嚴取與者義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誌銘

三

理枉滯者智也絕諂驕者禮也益之以家居粥餒而
仁儻所謂四時之氣皆備者非邪余小子獨謂是公
之塵垢秕糠而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以爲真勤行
者也而公別有其精微須論形軀證鼎今故夫神僊
可成不歛之藥可得公教之矣文肅公者公族弟而
亦同公成進士其嚴公若同生兄入相之日嘗再三
囑起公公堅不起可見其無以外輕易內重也乃文
肅公治命推一蔭以官公子後請于朝在先帝之末
年爲用事者所譴訖破其產陸沉以來祖爭日有公

子孫如諸田殆盡則皆非公所能逆料余小子不敢
于公之委蛻爲諛亦何敢于公之委順爲哀且佑適
髡染既得九族生天之理而必謀塋公爲之行脚千
里杖泪乞言知恩報恩莫大于此此又不可爲哀而
直可爲慶也已公歿崇禎庚辰三月二十三日距生
嘉靖乙卯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八十有六配
氏封 人生子三人 孫幾人 以年

月 日葬 鄉之 山首 趾 余小子次佑語

而銘之銘曰世物亟猗真人息長思憶猗古顏色歲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誌銘

二六

玄默猗聚正直先子式猗威儀抑我其卽猗于埏埴
稍知識猗獲以弋有大力猗負而匿心所盡猗身不
億東海洳猗日光食匪智淵猗天然或帝庭陟猗象
緯逼遊八極猗孰徽經山之屢猗藏有德言辭飾猗
第于職泉流湜猗砥無涉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象巖蔣公墓誌銘

士大夫之有文章功名風節多子孫享長久而沒于
其世者未數數然也然他日載筆者第書曰明故某
官以是爲常詞矣至于今日其非常詞也哉夫何言
非常詞也亦危乎爾亦僅乎爾危之以其爲後勁僅
之以其爲前修嗚呼余伯父象巖蔣公可不謂之與
有明相終始者乎按狀公諱杰字美若別號象巖姓
蔣氏籍黔之普安州其先爲吳人南宋丞相芾之裔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二

其始祖明從高皇帝征伐著功封萬戶侯以世于此
其名蓋御賜也數傳而生珍珍生綺綺生暉皆有衣
冠閭閻是爲公三祖暉生廷賦是爲公父以公貴封
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沈氏封安人其後通稱曰太公
太恭人而太恭人產四子長楫次棐福州通判次爲
公又次東應貢不仕此其與我明相始之太畧矣公
于萬曆戊子舉其鄉己丑成進士余先大夫實同看
花長安蒸隆之日也而倚伏之機憂危之論刻厲之
操于是多有公起家民部迎養兩尊人京邸需次待

還可幸無過顧能危言危行不詭不隨一上節愛書
兼裁中使一請視朝一請蚤建太子一論冢宰知人
誠僞用人得失何矻矻也遂出守南雄秉鈞者實處
以嶺外而公安之若命再能其官蓋嘗起廢學官新
算經聚奎兩閣嚴事張曲江以爲前輩知己作弘道
書院以課士興賢能塔湏昌二水之間以增助形勝
而訟庭若無事焉傳舍若無客焉既奏最擢粵副臬
適丁太恭人艱去及禫乃被糾先是雄子矜梁賀多
貲行不道有幼弟而齟齬之至誣告其母與人私公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廉賁請褫服當辟守禮家以爲快譚智行賕監司本
道謝某陽索郡陰爲智關說公不聽謝銜焉至是乃
風御史顧某論列以雪慚也觀察祝某因奏記兩臺
使者爲公不平且道雄人士德公語則事稍稍白而
公已作誓墓之文題息園之目矣公家居惟是承太
公顏養志錫類睦族卹黨成就人材次第家子弟及
郡諸生之社賸無私請謁土司龍文治嘗就院考察
有過法榜而夷性畏榜不畏死必榜且有變公謀之
從贖乃已公似前知奢安之事者也公有寓邸在荆

門此蓋滇黔士大夫之率乃太公在日公足跡不至
荆歲乙卯太公年八十有六然後壽終公視疾含殮
廬墓之禮各如古人夫亦由其天性楊修齡直指嘗
按部至禮之則辭不祥不迎薦之則謝不才不受可
以想見公之高風矣大事既畢公乃遠遊公遊自己
未昉也世亦小變焉公初就養長子克家于莘又于
濟南繼省其兄斐于寧洋又于三山而最後乃就養
四子克顯于上高環轍廿餘年未嘗不有人倫之樂
在山東則許侍郎周翰與爲唱酬在廣陵則嚴太守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天池與定音樂其雅琴之奏公族子洪揆習之因攜
而之寧洋也在吳門故里則董宗伯玄宰與評書畫
嘗面作山水跋而遺之墨藩欲流余通計公所歷不
啻數萬里蓋嘗窮武夷之九曲攬吳山之兩妙高踞
虎丘望太湖上鍾山謁孝陵臨八公觀晉與符秦戰
處然後乃登岱登嵩登太和返荆邸隨聞黔破也昔
尚平已悟損益而未得竟遊管幼安逃亂徒依友朋
龐德公入山復累妻子其視公爲何如黔破在崇禎
庚午斯時奉公夫及間關至荆者克顯而克家先以

聞變諸假將母來得會未幾克家死公乃命其婦陳
孺人攜其嗣子及次子克類攜其孥還黔守丘墓以
遺累也亦志不返矣然猶顏其新構曰夢霞草堂蓋
以故山有丹霞而太公別號霞峰也亦志不忘矣追
于甲戌公始如上高就克顯克顯宜官卽上高可謂
道院公特安之踰數年然後歸荆作一亭于長楊王
池上命之曰借亭而記之明其非我有焉耳是歲也
在己卯公稱八十上高以治行第一留觀未得奉觴
其明年乃委政而依鄉下克恭亦去其學博來歸父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子三人道古悲歌拈題灑翰酌酒敲茶猶兩年無虛
日及癸未克恭死荆又告警公乃獨與克顯謀他之
舟纔移而荆破轉徙至豐城憇定林是顯所過化抑
顯客堪輿魏拱宸與言津處也而定林遂爲公歸根
之地矣公一日步周林表仰天太息謂顯曰天下之
亂此其小者今可必不及此一二年間震動兩京事
殆不可知吾家世受國恩老無以報卽已矣又何待
越數日稱疾不起遂却藥絕飲食正襟危坐以終則
甲申乙酉之兩大變公實付之不見不聞嗚呼此非

所謂與我明相終者乎公生嘉靖庚申十二月二十
三日卒崇禎癸未十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官如
前以克家晉階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元配牟
氏誥封恭人卒平陽學署在克家死後又娶趙氏贈
孺人又娶張氏丈夫子七克家濟南郡丞權戶部郎
賜金幣娶陳氏誥封宜人克恭平陽華亭兩學博士
娶沈氏克類郡諸生娶王氏克顯上高知縣今狀公
墓公者也娶孫氏封孺人一未成童殤克續荆郡學
生娶鄭氏克瑗江陵學生娶魯氏女子子二克蘋適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周曰紹文學克繁適葉仕偉貢士孫男子十三孫女
子五克家嗣子一洪載庠生娶龔氏克恭子五洪賜
洪慶洪禧庠生娶甘氏洪禎女二長適王懌撫州府
通判次適戴某克類子五洪濛洪裁郡諸生娶陳氏
洪範娶龔氏洪籌庠生娶任氏洪某業儒未聘女二
長適沈奕琛河南屯道副使次未字克顯子二長殤
次洪圖南昌郡諸生娶殷氏繼沈氏曾孫十洪載子
二某某洪禧子五爾璆庠生聘沈氏爾琳聘吳氏爾
琅爾珩爾珪洪裁子二某某洪圖子二爾煜娶唐氏

爾珩凡娶聘家官職不書狀亦以異地有關初公生而蚤惠負異表見者謂是神仙中人及顯自荆徙爲公購得萬年梓昇之重比其葬昇之輕則或謂之尸解公復淡于無生之學雅遊時遇名僧投契動至忘歸公善書書與董齊名生平無一日不臨池者善雅琴琴川派也卽嚴所定公喜與人歌嘗自作之聲若金石弈品在上中公嘗兩處脂膏而不潤清源之權餘二萬金以助三殿南雄之權餘千金以爲地方興作公家纔可中人之產而舊德必報且不衰若受尚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書之紀先生受易之司馬先生受大小戴詩春秋之從兄梧皆終身而師事之周給之無間于生死矣公所著書有九經選鈔十七史摘要邊河二議畧式穀堂集息園小草靜寄軒稿南遊東遊紀遊諸錄普安續志武陵晤語遭時散軼皆不得見黎元寬曰余小子之知公也以譜而浮慕公也以書未嘗能盡公之無窮也既公在江西宜可得脩進履抑又闕焉似乎上高爲之秘亂離瘼矣長者再來小子正復輕去其鄉井何背馳哉伯父行若歌菴陶公濟園焦公玄宰

董公楚望郝公慎軒損菴兩王公之文章平涵朱公賜谷吳公泰垣沈公謙宇林公際雲黃公節寰袁公之功名景逸高公少墟馮公雲嶠劉公之風節皆在公伯仲間而年壽之長短子孫之盛替大可得而論焉余小子自恭桑外僅得拜沈公及大瀛包公乾陽劉公鵬江潘公而通籍以後纔于京師拜董公官浙時拜喻菴秦公午臺朱公而止耳見父之執何可易言雖然余小子之從役于文墓者則三矣雲嶠公四十年而遠午臺公二十年而近而惟公適當獲麟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重

書之紀先生受易之司馬先生受大小戴詩春秋之從兄梧皆終身而師事之周給之無間于生死矣公所著書有九經選鈔十七史摘要邊河二議畧式穀堂集息園小草靜寄軒稿南遊東遊紀遊諸錄普安續志武陵晤語遭時散軼皆不得見黎元寬曰余小子之知公也以譜而浮慕公也以書未嘗能盡公之無窮也既公在江西宜可得脩進履抑又闕焉似乎上高爲之秘亂離瘼矣長者再來小子正復輕去其鄉井何背馳哉伯父行若歌菴陶公濟園焦公玄宰

董公楚望。郝公慎軒。損菴兩王公之文章。平涵朱公。賜谷吳公。泰垣沈公。謙宇林公。際雲黃公。節寰袁公。之功名景逸。高公少墟。馮公雲嶠。劉公之風節皆在。公伯仲間。而年壽之長短。子孫之盛替。大可得而論焉。余小子自恭桑外。僅得拜沈公及大瀛包公。乾陽劉公。鵬江潘公。而通籍以後。輒于京師拜董公。官浙時。拜喻菴秦公。午臺朱公而止耳。見父之執。何可易言。雖然。余小子之從役于文墓者。則三矣。雲嶠公四十年而遠。午臺公二十年而近。而惟公適當獲麟之一日。以論其世。不得曰所聞異詞也。公初塋。以今年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改葬于豐城縣南鄉之王公山上。高屬余銘之。鄧曰。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猶一掇。小子能言無多說。

中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湛源龔公墓誌銘

嗚呼此有明龍丘龔公湛源之墓。于時蓋不乏後死其人也。第苟焉而視息無繫。僅處中下。若取名偏多。失心乃甚。至于無所不可。猶衷甲以怙非。伏機而攻異。顧飾曰吾恥之。吾恥之。遂欲竟竊君子者。以校于公。誠不啻霄之與壤矣。公世龍丘之脈。元邨其家。書不援少卿若賓君倩等輩。可以知其特立代有陰德。九世其昌而後。乃生曉峰公。舉嘉靖戊午令望江。輝能賢孫。餘姚葉福清兩相國嘗傳而銘之。公其子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公諱承萬。字彥昇。號湛源。早智而篤學。中三科在萬曆之丁酉。丙午。癸丑。祿不逮父。起南職。方踐駕選。兩部俱非。赫奕然特宜其官。所儲將任。遼左調遣。跡其爲謀。豈下曲突已而出守。延津丁母。淑人楊艱去。再補守建寧。各有異政。大氏養民與士。無爲盜報讎。太守視監司。皆方面。得不拜拜。非古公猶行古。嘗長揖備兵使者。于閱武場。其人始雖桀敖。終致折角。福清師也。諸孫有冒鬻。接婦田者。公聽歸之。直于福清。而亦題之。丘氏子達者之後。見侵新貴。新貴負門牆。不

自墮公法之可謂不畏高明者矣。權憲副東粵專治
嵯治。嵯疎剝沒之網兼治海治海省接濟之誅江西
南贛吉制食廣鹽奸商挾瑞勢使歸淮淮鹽卒不至
則三郡食淡公調復之視他日高冠帶劍爲販走四
方不以制何如與上歲汎盛供帳具不時還公爲驗
發一帷必得乃已何香山心奇之他日語公曰索
帷佳話頗復憶乎公遜曰小節耳夫雖小也可以知
其大嗣叅知楚省分守湖南毅癰且煽禍士大夫不
矯首而爲義卽濡足而爲姦公慨然有挂冠之志姑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畱以俟覃恩思亦竟及是爲思宗皇帝御極之初年
岷藩暴薨國人皆曰不謹房室故而刻者附會他謀
妃父不法逃死尋詣闕告變有旨勅兩大金吾會公
卽訊公前後持無失入第當內侍盜藏則深文家不
以爲然而公是時既遷蜀臬長不得行爰書上纔入
蜀又用岷議獲譴歸公在蜀無何第踵行趙清獻焚
香告天已事蓋其鄉同其治同不敢不爲取法如舉
人張某無妄久繫獄立與破械復其業江翰林訐本
府楊太守劣件下多官鞠意得甚張公條竝說之趙

使對簿此其可以告清獻之天者而湖南亦同公像
而祀之與金公竝金公軼其名字然總之見公之不
愧古人焉公歸而放浪山水娛意筆墨獨有忌有不
忌忌者世無不忘者國恩感時觸緒一寄詩篇爰著
嘯歌抒憤等集以見意且而好誦老氏止足言推轂
不應吾何行如之抑誰家之天下東海已枯正氣無
改遂逮疾革儼然著古法衣冠吟一絕句而逝則公
于是乎論定得爲完人公享年七十有八蓋生隆慶
辛未而歿今戊子其間大可以觀世變假或公所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而有如後之君子勇于好名三十年之存必不勝存
悞于混俗十餘年之喪亦必不勝喪也然不足以污
公之耳目矣黎子曩遊公鄉儀公而未拜公子之賢
亦或見或不見今年爾俱寓狀來乞銘然後得詳公
行事公真長者而治才終若渤海風節終若楚國儼
所云山行千驛必似其祖者非耶公大父崇明大母
翁父世仰曉峰其別號前母徐生母楊娶于汪今春
秋八十尚清健皆在覃恩中贈封中大夫湖廣布政
司叅政若淑人汪淑人產丈夫子四長爵位次爾任

後公死之三日死次爾俱爲狀來乞銘大爾偁女子
子二孫男六女四曾孫男四女二公塋本邑曹壠例
書之然竊怪公賢似曉峰公而曉峰公之銘銘以太
平之元宰公之銘銘以亂後之孤臣也公尚以其中
下而不棄諸銘曰

古道入今一閱陵谷生死相謬于何出卜我思高人
如漢田叔悠哉沒寧則不可贖視彼譸張曷親曷毒
惟忠孝燈代後賢目施于無窮圓石不慝我作此詩
江風來謾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明奉議大夫同知長沙府事太薇王公墓志銘
唐詩人豐城王季友之名甚高余同年王太薇以爲
祖可曰神明苗裔矣乃太薇盛文章厲節行自仕學
死生間種種足述亦宜有聞于後人太薇別號也諱
秉乾字以異居乎豐城臨川之界由季友而下至今
凡 世具牒父南屏公諱某母某氏孕十有二月
而生太薇太薇生卽斬然頭角迥異常兒以貧故九
歲然後入小學又依于外家耕讀兼治三十然後補
弟子員終能自奮起業日益進校藝見推于黃寓庸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天
李仲達兩先生共同學如陳大士章大力羅文止輩
抑無不盟主奉之者丁卯舉鄉則文正公倪先生所
拔余濫焉余旣負糠粃之慚而太薇終失一第南屏
公亦不逮祿養詎非奇數歲丁丑太薇四則矣爰將
母乞恩爲進賢縣學博士學用大舉修而備戊寅之
鄉寇賑辛巳之荒饑太薇各有周旋足以佐邑長行
事學使侯廣成先生言于中丞直指居剡第一舒生
者老病且貧以行乞應試太薇爲食之療之代請衣
巾而歸之周生有九訟侯公怒之太薇因庭謁曰生

固非人也乃致訟者一而手九詞侯公悟竟得釋此
其高誼至壬午有長沙郡丞之遷于時四方旣多故
矣太薇無避難心到官旬日卽視篆善化善化瘠會
淫雨傷稼太薇爲之設粥求言知民所疾苦發摘若
神諸奸膽落乃其太甚莫如悍宗之蝕賦也已賦損
十一田損十二戶損十二田去而無賦戶去而無田
亦無賦戶歸而無田亦無賦故賦常亡其半太薇乃
三上書吉王一言積欠拖累一言假借投獻一言聽
民復業宜蠲虛直其文字古雅愷惻宛轉周詳王或
連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答或不答而太薇方以賦訟與杖吉府書役其憾至
不可解福清王子由杞以長沙王由楫率數十百人
拔刺太薇太薇守新頒規儀還刺不見遂謀掠人然
宗諱于城民亦諱于野首邑長沙之民素苦宗者復
相繼諱儼然成一敵國其左袒太薇固不少而太薇
自處與上臺之善處太薇僅在辭免正卻掃間寇生
茶陵更強起太薇以戡亂則賊首劉荒保殲焉太薇
因畱視茶陵州事而先是州有赦免崇禎十年十一
年分南糧暨夏絹京布農桑銀兩中飽蠹腹可二千

萬緡太薇一追出緡城城卒完獻賊不敢睨其忠事
爲何如尋藩疏民本竝下所司覆太薇得歸歸誠太
薇志也而湖南非矣落至甲申乙酉兩畿俱淪事尚
忍言乎是時太薇恒欲死耳太薇不死于卑濕如賈
生不死于削國如鼂錯不死于計賊如來歙而死于
董卓如張溫死于李希烈如顏清臣亦得死所者也
左兵黠將金聲桓以英王令徇江西散其衆沉其仗
而後遣之聲桓至無能爲則倚賊爲命而大盜詹庚
一起鄉罪胥部國本起市相呼吸剝民無厭需割自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一副總得四叅戎一叅戎得八遊擊每下更倍不肖
子弟若豪有力者爭赴之官盜滿山王大姓可干突
嘗發公憤與庚一戰不勝他家固斂手一男子自閩
歸大言曰關帝教我殺賊我能爲神兵所誅先詹部
次金王又次益上有指斥其法層三數几爲壇坐十
餘人敲魚子念西方佛號環臺亦十餘人撾敗鼓擊
鑰相和集二七日遠方來觀以爲不稱其志氣詹部
時畧地宜樂聞聞而偵之男子覺得其詞卒而數之
不殺詹語部曰是易與我習茲土今還師從大道遠

猶慮彼有謀。第出不意。可成禽。男子又覺。亟呼一人同下壇。手棚伏籬下。二騎取直入人家。刺籬出。遂雙洞之。兵至壇。不見敵。竟拽屍以歸。于是咸謂神兵之神也。然再作無驗。男子去不知所之。或語聲桓。男子者。太薇莊客。聲桓竟論殺太薇。報詹部。解。是有人理哉。而太薇至死不自白。以爲是忠之屬也。其名義皆可居。亦幸而從吾師文正公于地下矣。初季友有孫曰子邳。官中丞。死王事。歿爲靈神。里中虔事。至爲病者發藥。輒効。丁卯之八月。禱忽不應。越日夜。附人言。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子邳兄有孫應試。往護之。太薇以是得雋。顧其後曷不護。而神兵與神。亦曷不相聞也。遷丞時。太薇嘗用焦貢易筮得復之。隔其繇詞有曰。國亂天常。咎徵滅。公則太薇似與國運相畢者。鬼神乎何爲。太薇且死。口占一詩曰。成仁與取義。如何後。無愧古人衣帶間。我記寸心裏。在獄數日。作詩近百首。自書付家人中。途遇盜。并貨掠去。不傳所傳。一絕纔得于旁觀之口。此其視季友可歎。若何。太薇死乙酉十月十四日。距生己丑正月二十二日。得壽五十有七。配鄒宜人。生。

一子尤典娶陳二女。適熊煥。陳鍾嶼尤典嘗被緇間行奉太薇遺骸而蒙盾之。既卜塋某山。有日爲狀而乞余銘之。煥來趨之。余不可以無言。銘曰。人奇事奇。是有千古也。維之子之靈。必從于在天而其蛻于土也。山水以收之。文章以麗之。尚亦無所苦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李嘉錫墓誌銘

前乎此者三十有七年蓋先皇帝御極之元卽開科之始也榜放三百五十人今其餘幾而嘉錫李公嘗爲當時之冠冕亦有後來之無窮已須作墓上圓石豈不可哀公子某惟高碩果徵詞于余以余固肩隨公而心好公者宜無多讓抑余得公所自爲傳而讀之不啻讀古名臣言行錄矣後之人必有聞而求其書者其亦必取信于余辭也乎公諱嗣京字少文別號嘉錫揚州興化人六世祖樂易自句曲徙歷三世

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至文定公春芳嘉靖間狀元宰相是爲公曾祖而祖興化太守茂功父封儀制司員外郎思聰母封宜人舒實生公凡爲公兄第八人同舒出者三皆貴而文兄懷集令長科第兵部右侍郎喬也公尤嫺辭馳譽自乙卯舉于鄉出范質公先生之門和凝衣鉢蓋內紹焉及戊辰第進士無不有懸書而爲貴紙初筮得司理南昌似萬里之一步耳顧其美乃不勝書將一二書之而已潔清絕德公以爲庸行而公所設施無慮皆足持世之大常而豫其變漢張遐遠爲徐儒子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門人心傳義易後世莫能知元忠烈侯列荒故里有俟家模謠作夕佳是言光景不關風教公各爲之表章還其俎豆正其名稱矣而韋武陽王文成之專祠舒文節熊恭肅魏忠簡之三賢祠莫不舉旁至吳彩鸞之寫韻軒陳希夷之睡仙觀亦莫不復湖上一亭卽勿碑以大手而必署以徵君後來乃幾于愛棠擬覲賈生云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此其指也若其開庠設序較藝談經以興澹臺卽爲之友教社以新六忠卽爲之同仁社以修宗學卽爲之葉斐社

與選三人。賕。冢。宰。因。而。擠。之。一。概。與。推。部。屬。然。尤。儀。制。位。公。而。公。無。不。安。于。儀。制。也。以。士。論。不。平。講。官。言。上。上。怒。下。冢。宰。大。金。吾。鞠。落。職。去。公。乃。疏。先。推。後。考。之。非。是。而。請。上。親。裁。上。俞。公。言。也。爲。御。中。左。門。賜。召。對。而。給。札。策。之。以。有。是。除。故。曰。危。得。公。在。臺。選。第一。遂。視。南。城。瑤。碗。皆。爲。斂。手。匝。一。月。間。五。上。封。事。無。非。抹。時。嘉。謨。尋。巡。鹽。河。東。則。余。不。難。其。多。入。鹽。羨。也。獨。難。其。展。開。鹽。池。堰。高。渠。深。視。古。之。鄭。白。寧。有。加。勤。而。三。聖。書。院。暨。裴。晉。公。司。馬。溫。公。祠。墓。皆。得。更。新。亦。猶。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是曩者移風易俗之意會報代奉旨再巡一年公固以病請可謂勇退亦明有讓已強起按閩受勅里中不必其故事然也是時天下尤亟闖獻二賊顧西北之兵實主乎盜而以廢東南之財東南之盜轉身乎兵而欲爲西北之用此蓋有識者之所深憂公至卽題報建南漳南賊情得旨會勦一舉而緝光澤之花英兩党再舉而靖平和詔安永定之金錢豹賴烏二陣倍贊等又孜孜以防海密防山疎爲慮請添路將無險不扼有萌必銷惠文彈治固屹然干城也乎撫

按互糾之法可用爲修職奉公耳不可用爲恩怨地公在河東嘗露章劾總督熊文燦于福撫蕭奕輔則置之黜矣宜與相入何人重賂苟欲易將而復有宿憾于蕭輒因事調旨責取按押公久之不復復又平敘遂來移兵至于伐喪也此何爲者已而權相論死國隨破亡卽譏議終白安所用之嗟乎崇禎年間賢人君子之爲權相所抑奪而不得有其功名以抹于敗亂者獨一公也哉然遭世之變幸可全生不至失節彼其之子未爲無所予也公歿某年月日距生某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年月日得壽若干足以媿于斯世之爲長樂老者配封孺人汪賢而合志學仕皆得其佐助先死理署矣塋京口之長山遺命云與同穴所產丈夫子六人消句容廩生滑江寧庠生漢高郵庠生是來乞銘者洪江寧庠生漳潯女子子九人孫男子三人孫女子八人語曰公侯必復自文定公以來達人蓋頂背相望其祚皆未有艾也而公尤宜爲不祧公始終在文人前行所著若理政錄冷香齋詩巨山吟俱膾炙人口而版行冊府元龜尤爲學者寶重由乎後日文字多

難職無文而濫文者爲之耳馬上夢其堪續乎憶在
癸酉余視浙學而公聘校浙闈公所取士多與余合
符者余爲作修月行以相贈亦會有簾外官齟齬簾
內謬撫風彤摘其卷及七人院牒且下余余衷而還
之得不發從公教也此七人蓋三成進士其時如不
遇公事幾殆公子札來稱引修月余因及此以志公
之陰善雖然猶有本論始汪孺人富于查公爲易負
郭而分之兄弟是讓侯之風也鄉薦以慶王母徐七
泰第進士以慶太翁六泰河東錦遊以慶七泰各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口之津津是捧檄之喜也巡歷莆中展拜健齋公祠
下觀者如堵牆是棖桷之視也封才士宋珏墓梓其
遺文是見父執之禮也朱夫子嘗讀東都事略謂黃
山谷傳未曾說得好處或問山谷好處安在朱子曰
渠自孝友余所以爲公贊詞之終而必表其先立之
大後之微獻者尚復有取于斯銘曰公之來世爲瑞
比公往天已瘁劉向初名非公初名長華後李綱前
身是南人何不恆北風發長嘯東海枯西山峙公其
藏名教地聞腸哀板龍速萬子孫千年酌

淮安司理調槐朱公暨配范孺人合墓墓誌銘

嗚呼此郡理朱公若范孺人之同穴也公蓋我生之
初之先達大輩馳盛譽于鄉邦爲晚進後生所賞析
慕執鞭而未得者而乃今得銘其墓美不孤起尤有
儼焉則是安可以不文讓爰按公嗣孫遂初公所撰
事狀而謹志之公諱鼎臣字公爾別號調槐一號懷
孺進賢縣之霄里人生而多見異采瞻視非常有豫
章七日參天之勢起毛詩名家爲郡學博士弟子員
試嘗冠其曹且以領裏千八州邑及舉萬曆癸卯年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逾中身則公之庶弟第五毅臣既先公而舉雖曰大
器晚成顧公輔之望自若久之而署玉山教諭玉山
之人士化之其文蔚焉亦復皆能砥礪名行尋陞淮
安府推官推官于是時稍稱雄駿而公特能官小大
之獄無不得情陪京通爲倚重至若緝天罡活流民
反成獄卻鹽檄見于畫公繼周所爲公立傳者皆其
善志而未幾中饒左遷滇藩幕職以去又錮之計典
是遵何德哉蓋公執持方正而與人不無崖岸叮咛
金堅來折玉白來玷宜其不免然墨若高捷者爲之

太守枝若唐世濟者爲之臺察其齟齬公可樂置不問而同年致虛樊公爲之漕運理刑從堂侄身修安伯公爲之南銓其左右公何堅拒不受也同族同學之欽相如容公居津要起謫籍欲白公枉則噤不得發聲而同鄉之佻達孝廉齊文實嘗一敗公事以速公謗人或欲爲公而甘心焉者何親故之不失也我知之矣公塵垢一切極不可乎安上宜官一日九遷之爲而亦平等乎爲人之賢不肖其意乃獨寄于課孫旁及觀世課孫之效可見而觀世之變不可言世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雖不可言抑公自有其家法未可棄也公曾大父止齋公諱勉以子筠坡公貴贈封徵仕郎行人給事中實發其祥大父卽筠坡公諱憲章嘉靖壬辰進士官行人選兵科給事中歷福建布政司叅政實以不善分宜得擯蓋所謂家法本此矣父及山公諱應祜贈文林郎雲陽知縣由第五而及山公多男至九子九子不詳錄公爲之嫡長用兄弟析產已薄又性豪邁不問有無未免于貧雖宦不加富而公之能貧而不加富則得范孺人內助之力居多范槎村名族自孺

人父二峯公顯庸以上貴者林立而孺人德言工容備獨無驕矜之心有勤儉之守琴瑟之和亦非專取一音也其所以相夫子者則如狀所謂公嚴而母濟之以寬公剛而母承之以柔公濶畧細務而母佐之以克勤小物公徑情無款曲而母調之以和藹備盡恩禮焉斯亦其合則雙美者矣乃昌于而家以承厥世凡孺人所以爲人母者與公所以爲人父者道蓋相副公生平不蓄姬侍而晚與孺人危坐相對如賓子孫侍立無滄越一堂之上規矩誠懇太和元氣亦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甲

莫不在孺人產男子子二人長岱宗公諱大齡博學醇修鄉貢進士以子遂初貴贈行人吏科給事至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娶禮部侍郎萬公浩子庠生葉女封 人大仲華公諱二南才美如兄而蚤世娶何氏女子子一適范近宸子歲貢臨川學諭尹蓋孺人從侄爲二峰公後者孫男子六人岱宗公出者健辛酉舉人卽武府推官其著書行世曰蒼崖子世因以蒼崖號之娶李氏次卽遂初公儼同辛酉舉成辛未進士官行人吏科都給事中歷陝西固原道按

察司副使娶慶陽知府樊公穀次子來讓女封恭人
次倫邑庠生娶王氏早世次仇侁皆殤仲華公出者
役府庠生娶孝廉趙學寬女孫女子一人適邑庠生
主槓岱宗公出曾孫七人健出者師臯天徽出者師
聖郡廩生死戊子兵難娶郎陽撫治陳公良訓次子
貴典女師賢娶少傅大學士劉公一燝次子尚寶丞
斯璋女早世師夔聘工部主事熊公人霖女天師周
癸卯舉人以戊申喪國人憐其才而哀之成褒帙娶
浙江巡撫羅公汝元子揚州知府大猷女師尚南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聖

縣庠生娶孝廉譚紹浹女再娶兵部侍郎饒公景暉
長子梧州知府元璘女今娶太僕卿李公右謙長子
鄉貢子璘女役出者師典邑庠生娶庠生李及躍女
曾孫女十二人健出者一適御史李公瑄孫自浹一
適同榜舉人吳公奇杰子某俱死戊子兵難一許聘
雲南水利道叅政彭公份子某夭徽出者一適大學
陳貴典次子昌儒一適杭嚴道副使漆公嘉祉子庠
生璿一許聘余次男祖武未歸而以戊子之難同時
異地死女猶烈也詳其家傳一許聘吏部侍郎熊公

文舉子官監孟華一許聘閣學姜公曰廣子之統一
許聘浙江布政楊公弘備子某俱未字役出者一適
哀一適章一適羅玄孫七人師聖出者振宗府庠生
奇才蚤世聘閣學傅公冠孫體乾女天娶江南都閫
許公某女振華邑庠生娶潞安知府蕭公來鸞女師
周幽者振胄聘孝廉劉公廣女振萬未聘師典出者
振聲聘庠生徐師萬女振邦振華俱幼未聘玄孫女
四人師周出者一許聘龍川知縣楊公元蕃子以烈
一許聘進士熊公飛渭子某師典出者二俱未聘來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聖

孫一人振華出翰生嗚呼公孺人于人倫之間蓋不
可謂不極備也而盛衰倚伏之際殆難言之夫蒼崖
遂初兄弟實足以張公而當公之罷謫幕歸也纔稱
七十雙壽之觴卽遇有聞孫兄弟同舉事顧不以爲
喜乃拈少年中榜爲不幸語手書相誠此事理之談
神明出其內矣余讀遂初狀所徵詰幸不幸數端爲
之流涕抑時務遭逢則然非其家法之有改也遂初
宦跡本末甚似筠坡公獨處貞元間其心乃有所用
其未足已而更閱蒼崖子行實稔其所以死樵川者

然後知忠孝之難爲。伯奇子胥之冤。夫亦何時而不有。惟公早慮之。則余以公爲神明。審于觀世者。豈不然乎。公生嘉靖庚戌二月十二日。歿天啓甲子十二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五。孺人同年生。于十二月初七日。後公一年歿于九月廿四日。壽七十有六。自公孺人之喪。距此四十餘年。遷厝者數而靡有定。亦時之所爲。今以己酉十二月二十六日。日在寅。合塋于豐城之汪家山。首癸趾丁。則遂初奉其重而委黎子以銘之。銘曰。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三

天地其開。山川其逝。午會其未。亦有巨靈。手擘佳城。以處鄉先生。推五世之澤。崑崙不圻。海不堙塞。公當其先。河風日每過。未或頽波。貴匪達宦。道在嚴憚。吉凶所患。終不失親。寡多文于孫。與福爲婚。而僂而偃而俯。奉大父母。歸于吉土。視甲子長編。茲惟百二十年。尚百其千。

太常寺少卿熊公鶴臺墓誌銘

六星熊子以尊甫鶴臺公之事狀徵文。隨石謂余所最習而服焉者。公也。誠哉余所最習而服焉者。公也。雖不敏。何敢遜辭。公諱人霖。字伯甘。鶴臺其別號。籍進賢北山。爲郡望。遠不論而親。官保大司馬。壇石公之子。自曾祖簡夫公。若祖右源公。尚書三世。鼎貴矣。官保公更大有表見于當時。後之人資以起身。易能著美。不受掩抑爲難。公則獨子也。而蚤智。母夫人朱產公長興。適官保。作邑浮屠。合尖時已。而官保在垣。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

中公隨侍學于京邸。此皆非余所習。而余獨竊聞養微喻公掌南垣。公時猶未成。爲壻。輒能舉汲黯傳奏記之。斯其卓識。何等歲戊午。公補弟子員。爲寓庸黃師。所首選。則余習公始此矣。其後或杯酒論文。或旗鼓相遇。余無不斂手公而公于余亦多溢美。官保于余亦多因公而爲延譽也。官保嘗分司福寧大興文治。則公內贊之璫禍且起。某氏有以他事下石。官保者公極力周旋。得輕比及官保之任。南司寇誠病以請。公代爲之奏。草一如官保自言子職也。又多乎哉。

于是文譽遠馳四方歸之尊宿然後乃以癸酉舉鄉
越丁丑始成進士猶是蚤服而距宮保之罷大司馬
者五年。遂于宮保登庸之年者殆一紀。既筮得義烏
則又與宮保之長興東西相望而廉明之治長者之
稱與夫文武之互爲而尊親之並致者亦復前後相
副。烈皇帝著令以修鍊儲備四事課吏則公爲之冠
焉。而要其表章駱臨海宗忠簡王忠文諸公嚴祠序
集尤可謂之知當務所師事若大司空金公世俊所
友事若總河尚書朱公之錫掌垣金公漢鼎等輩亦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望

道澱江亦與公議下荆帥公于軍旅實有廷聞其
或以功推轂題准考選竟格不行蓋求才之路梗矣
甲申大故敷天痛心東南事復有不忍聞見者覆舟
之下無伯夷矧其且卽此而爲蹻蹻是時乃補公水
部以調銓曹無救于亡國既間關入閩更立東朝歷
銓司如舊累至今官而宮保自陟崇階母夫人實用
公推恩晉一品雖金紫銀青與儵忽之帝俱往要不
可謂之非正且是公造次顛沛之于仁也迨戊子歸
里而已丑卽有宮保公之喪公自銘之辛丑有太夫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吳

顧當其盛而不藉于廕榮歷其衰而能相爲終始高門達宦中無與公等倫者矣公所著有四書釋詩約箋名臣錄釋相臣釋忠孝經釋地緯南榮熊山尋雲等集亦正與綠雪樓及文直行書媲美公配喻封恭人養微公女也副室五所產男五人喻出孟啓戶部主事喪公而哀毀後公四月卒王由孟台由祖廕任都察院都事卽字六星而狀公者任出孟成太學生蚤卒羅出孟超邑庠生萬出孟尚女九人文學萬象維明經饒植太學饒宇樞其三壻也餘女幼孫男五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聖

人重焉郡庠生重泉俱啓山重昱咸出重泉重晏俱台出曾孫一人旣方泉出公歿康熙丙午十二月廿九日寅時距生萬曆甲辰七月十二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三歲以丁未八月葬于洪源烏嵐之麓蓋公所自卜宅而五十年之友且廿餘年共爲遺民者銘之銘曰南榮畸人北山故土學則問源官惟閱譜蓋文章出乎平奇品行衷乎通介而利祿隨其薄臚亦有鼎鐘言莫予侮豈無衣冠載之帝所地可愁埋天非石補云何能傳長于上古

待贈綠野宗公配孺人朱合墓誌銘

南昌有族姓曰宗氏蓋望于宗家巷而其贅沙岡者已十傳中復從沙岡徙蜀之宜賓縣將不曰巷無人哉巷非無人亦不如綠野公之洵賢豪長者焉已矣公諱聖時字四可綠野其別號祖曉山公而父十洲公兩公丁盛隆皆嘗與封君萬戶侯等母徐則奉訓大夫刺史鍾陵公長女也是其內外族之河源公幼失恃能孝養十洲公且善事庶母熊以怡怡于其諸兄弟制行本有本領若夫治經術爲舉子業尤稱無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聖

輩性強記博學多通雖小數罔不究心已而事技擊得少林拳棒秘法以歸大將軍省吾劉公與角捷焉又薄武舉不就試顧產盡于出遊與其好施而爲義家中落孺人朱則相與守之朱孺人者弋陽王府輔國將軍淮海公之第二女也生長富貴而能安縞素佐讀惟勤助祭惟潔方其歸已不遠十洲公徐孺人矣亦善事熊孺人而生養必葬之以禮德若茲其不惟女子中僅見抑丈夫僅見所產丈夫子四人長一燦客楚不還次一炯娶朱又次一炳娶魏又次之璠

蜀丁酉貢元教習正白旗考授知縣候選娶鍾一娶
朱女子子一人羅憲璞其壻也有勞光意乃璠于同
產中爲白眉矣初宜賓凌霄公起進士官御史視南
畿學有名及其歸本朝視順天等學亦有名以奇璠
才循行輩而子蓄之既三子不須後用後其弟景淳
公璠舊名一縻蓋沙岡譜今名宜賓譜也凌霄公以
風影之獄破其家璠傾貲左右之事得白天下高其
義彼都成襲封頓忘所生永嘉議禮大畧所後較此
爲何如孫男子十人朝樾燭出朝桂朝栢朝楮炳出

建賢堂稿

卷之二 墓誌銘 聖元

朝楨朝棟朝枚朝枋朝栢朝樞璠出楨聘徵仕郎萬
平叔長女棟能文聘余第奉化令鞏城第四女枋聘
洛陽今盧殿麗第四女孫女子二人一適龔國柱炳
出一字孝廉陳汝發長子策敬璠出公之後人亦盛
矣義公生萬曆乙酉歿崇禎壬午得年五十八歲孺
人生萬曆丙戌歿順治戊子得年六十三歲余讀璠
所撰公孺人事狀及與晤言心傷其藉之薄而厝之
久然實有營高麗置守塚萬家之意公他日曰我不
做四郎必做者誠見其端茲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孺

人于武陽南羅坊之原首某趾某蓋名地也璠于是
乎能竭其力余有感焉而銘之銘曰

天道新人心古澗經營緊步武高者原藏山所萬子
孫一父母朝恩來逮春雨乘風長枝澤芻忠孝全觀
嬰圖瓜葛文字託貞珉誰氏人間誇凡五

明封中憲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石公玉完墓誌銘

先皇帝御極之初年元寬爲觀太理政進士第一人鄉先達玉完石公正右寺正秩視郎曹長其于進士宜如屬乃自吏部都察院外卽往往與均禮大氏由獎掖非分則然于時余何敢溟洋公而公顧不僕命余也每承顏色聆緒言忠孝是依聲利自遠心儀以爲古之賢豪長者亡何別去宦轍各異亦各不無浮沉遂廢起居至更喪亂公于余大如阿閔一見不再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誌銘

五

見甲午之冬公子珂來會余艸屋始得稔公考終文隧之役所不欲讓又閱乙未秋而後執簡忘歟慢歟或爲公而有待歟嗚呼亦竟不可待也已公諱文器字伯重別號玉完宋元勳守信苗裔其自南昌徙家瀘之杜藍曰景周是爲公始祖杜藍石氏在宋代有聞人或嫺連帝室在元無仕者此可知其家聲迫入我明而族始大傳至鳳岡是爲公祖生德高德盛德普德盛是爲公父娶曾氏是爲公母以公貴贈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安人有子三公伯也公生多奇徵

鳳岡錫名謂是文章之器既入小學屬對如流卽鳳岡所嘗教德高破產而弗底績者期公必償而公蚤慧晚成用奇才生掄貢久之乃以已酉舉順天癸丑成進士初筮知縣事曲江盜賊聞風徙他境桃李在邑亦在其門分較乙卯粵闈得士六所首拔蘇昇孺子令新建有穉丙辰上計返韶郡大浸水入城泮舍廩公爲請粟賑饑慮其浥腐不報遂發如汲長孺當時全活無算而會公丁曾安人艱歸則或以專輒謗落公一階人言職詔理及旁近邑要紳中之公撫綏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誌銘

五

曰此豈章惇所爲幸依大椿蓋有終焉之想及太翁命之祿仕彊起補安慶府經歷故事甲科而左官在下寮者郵之爲其上司者客之客之公所不居郵之公所不出黃忠宣龍江上書何如哉爲記翔雀清署以見志且攝太湖匝月有千歲之德生祠而祀假令蓋亦僅觀田生金者前按粵効公室是按上江太湖民許令自盜若姦南糧令敗則以篆仰公而公力辭郡守公同年沈中英更爲公力辭則終以篆仰公逮公政成而又舉公領聘分較辛酉楚闈得士七蓋亦

佳話公在楚閩報遷永平府推官緣心動歸省丁太翁艱夢我廢矣顧不廢中原有菽也于是乎著課兒艸服除再補建寧府推官小大之獄決以片言胥不得爲高下閩上游諸郡咸來質成每綰數綬治之若掇循資遷大理寺左寺副此所謂天下之平今以處夫賢而踣者然在丙寅丁卯間郎曹而卽拜卿貳實繁有徒藉第令不爲殺難兒孫卽一謁居停主氣勢已足公何拒之深耶公安清冷纔承先皇帝御極覃思得封贈如制則余五科後人未有短長亦已覩顏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誌銘

垂

其側不爲公寵而竊回視曩之附著爲逆者其爰書盡出公所手定以爲公奇夫何已已無虛歲□訂于郊亦云已亟肉食策策門坐待勤王公奮爭宜陳師便擊所條十事智若忠肅勿謂國無人假令當時如公言能一創□使嚙指去雖不萬年數世之安可計也先皇帝將大用公而特俾守河間頗收寄之河間故神京咽吭胡馬乍去民猶數驚公至則壁壘一新振具畢舉盜起獻縣勢在燎原備兵者忸怩壹主招亡事幾殆公爲方畧擒魁懸賞格得相縛而盡其族

遂使境內無賊郡將皆若斯兩大寇何至披猖以及甲申之禍三叛人罪通天矣而有德始謀亂瀛中伏礮卽不敢睥睨瀛境乃走山左陷名城亡虜爲不利由今而思當亦公所遺恨也夫以公之料敵目中干城掌上又已列治行異等顧不得入爲公卿以應先皇帝枚卜勤求且用讒廢斯豈非柄事大臣之過靜海令某壘而負牆壁臺使者猶香火暱之以匿河堤庸錢爲通判所發通判故公粵闡取士既有劫以弄丸者公不爲避嫌廢法簿責之直辭以報遂逢臺怒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誌銘

垂

飛章詆公苟害公無按事耳後臺雖奏罷令而前者遂非至當公近謫李固反傷于高賜朱晦翁終訕乎唐仲友此亦何代不然而其憂乃不在仕宦在國家余讀公鑠說爲之長歎公脫躡一官遊心著作自教家外無營而綢繆桑梓緩急縣官又時露其躡鑠奇山蕩妖之捷則公能取一焉甲申而後天墜海枯公已老猶有所不肯悉出貲勗公子爲義此文山之心也事旣去而後乃轉徙避之得石洞而休此止水之意也薙髮之令無免者卽公已不見不聞公于是

可謂得正遺民處士且不必煩史書而有志無時亦何負墓上員石蓋先皇帝嘗明公忠脫之戍籍加以三薰不謂大厦且傾一木亦未顧使其激昂慷慨徒聞于鄉闕而終盡于牖下豈非命哉黎子曰悼末者未有不思其初也傷今而必道古矣公全乎爲古人而余從事公有初分夜半之舟忽移斜日之戈未舉老成大猶如塵土委言之欲塞要亦泉下所悲已公薨丙戌十一月初六日距生隆慶戊辰正月初三日得壽七十有九配饒氏封安人先公卒于九人鳴鳳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二

誌銘

五

庠生娶傅氏鴻監生娶寧州學正林世第女鵠監生娶庠生全中立女鵬增生娶杭州通判吳之棟女鶚庠生娶庠生夏來廷女珂貢生卽公所勗爲義而今來請銘者娶庠生王應秋女皆饒安人出瑣娶永福訓導萬象乾女玖娶理問范焯女玖娶副總兵傅復女庶李氏出女一饒安人出黃鍾春其壻也孫男子十三人鳳出者仁伯武學生娶謝氏義伯娶貢生傅金門女信伯娶曾氏鴻出者祖位娶黃氏祖傳鵬出者觀光貢生娶庠生朱之翰女觀光娶柳州同知林

志道孫女規光娶庠生王命詔女觀光娶灌陽知縣朱由林女鶚出者一柱娶庠生王命宜女一椿珂出者映奎娶黃氏瑣出者景鍾孫女子十一人適選貢鄧化日子鄧珥庠生傳驥生庠生鄧崇彝者鳳出適貢生林麟士者鴻出適庠生胡于偉御史龔廷獻孫庠生應箕劉公楫者鵠出適黃承武何某胡某者鵬出適解元孔大德子忱者珂出曾孫六人垆仁伯出埏祖位出垣觀光出壙觀光出垓規光出垓映奎出公所著詩古文有翠筠亭集范忠文公序之則已已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二

誌銘

五

封事翔鶴署記鐸說皆在制舉藝自課兒外有伯子燕遊竟成擬程諸稿經解有易經臆闡四書毛詩義俱行于世銘曰大日遂晡升龍號烏賢人已乎禦寇擊蒙匪自其終嘉言俊雄何失幾先令袖老拳傷國不延中原陸沉彼彼爲禽公未死心天不憖遺有所用之帝左右是宜胡兵大狂公走叫閭朱雁來翔若隱其身以留遺民模楷後人維石巖巖姓字兩函神鬼臨監礪詩乃成乃誓乃盟所南先生僅十年間精衛在山我甲難掇野哭獻歔丘首獨巍中藏古衣

正氣網緼蒼梧有雯壹與排紛賢子曰珂謂我毋譌
銘辭不磨

贛廖君德明暨配謝氏盧氏合葬墓誌銘

章貢廖德明之喪。至自江寧。歸藏有日矣。其息崇寶
納狀于余。長跼流涕。爲之請銘。若曰。先君子苟有一
美足書。書之卽得。不朽亦或者無辱。先生之三管余
謝不敏。已作而歎曰。嗚呼。是古之所謂以死勤事。則
祀之者也。何愧乎。隧石按德明諱。惟堯姓。廖氏廖故
贛西關大姓。代有文學。而德明起身。因是矣。顧薄舉
子業。不爲去從商。商之大者。首皇本。次第乃至鹽鐵
茶馬。繒布之屬。德明雖在貲高。等于是選。未必中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美

也。執事者。惟其人爲足倚重。則南方八戶先德明焉。
泰和殿之役。德明賢勞。遂以盡命。是匪躬之大節。豈
必專在王臣。于四民絕無所與也哉。考連山之易曰。
民臣力。而其傳曰。民之使力。如君使臣。物臣木。而其
傳曰。木爲金所尅服。故謂之臣。今日德明之事由此。
視之皇口。大庭氏主我室屋。庭曰。順民之辭者。不又
多一野死耶。漢卜式能出財而佐縣官。不聞于明堂。
合官之典。有所助勑。至欲烹弘羊。以博天雨。則無乃
尤有移歲之心。抑愛其身死實甚。較之德明。孰爲優

劣德明蓋安商必商而義不止一商以後世朱硯之
姦固合傳黼貫春秋弦高之賢亦齊名喬臯則可知
德明之位置何若矣德明死度支水衡使者皆來弔
之有弔者也夫今版猶在使崇寶仍德明而世其業
玄冥之號固無有改也豈獨在祀法然哉德明歿于
康熙丁未九月十一日距生萬曆丁未六月廿六日
得壽六十有一卜巳酉月日墓本縣赤硃舖盤
龍山首壬趾丙因合兩孺人謝盧而封之禮也謝孺
人爲崇寶嫡母生巳酉歿丁亥虞孺人爲崇寶生母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生辛酉歿巳丑皆在兵亂間其可入彤史不悉記亦
因德明而爲詳畧德明一子卽崇寶而崇寶娶李氏
生文英並娶楊氏生文偉其後蓋未艾銘曰

刊木勞從王瘁覓歸來自佳麗貢水西章水東亦有
山狀如龍明堂先夜臺後闕一奇及二偶忠之屬宜
子孫勒修名繫短言

待贈會字羅先生墓誌銘

郡中右姓族大而寵多者不勝屈指而惟羅得以豫
章稱舉郡卽知其姓不第爲一姓望而已進賢麻嶺
之羅豫章之一聚族者也而有畸人焉曰會字先生
求之他家鮮可倫擬先生諱克明會字蓋其別號邈
厥初生有神童之譽吾師寓庸黃公作令進賢時嘗
延之舍而授之書以神童故此一事足當畸人之
目矣已乃用次第失怙恃盡廢舉子業不啻王哀之
僅廢蓼莪之爲神童者竟泯神迹此其意更畸于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墓誌銘

三

人抑寓庸師果有玄鑒不我欺也先生兄弟三人而
先生爲之伯二弟不成時有紆臂先生第忍之有涕
泣無訟爭卒歸相好昔企生遵生同心而各出先生
兄弟異道而同歸皆豫章佳話而爲豫章之羅而立
合傳者寧不可以備史料乎他如樂施好義之舉排
難解紛而無取之風凡史傳所有者先生莫不有余
尤以爲小節焉無庸更僕鄉飲酒之禮王道之行
之鉅重者也而高明或不屑就先生則故安之三在賓
筵有如三仕是何必以畸人而卽出乎畸行蓋當其

時先生久已在士大夫之列矣先生之精神專于教
子亦不諱光前裕後之俗談而先生產于二長萬邦
辛卯舉人次萬傑亦高才諸生先生之教之皆以四
歲令入學非應試不得入城市其家法為何等萬邦
產于二女四萬傑產于四孫一其嫁娶皆名門以常
事不書抑亦有家牒在余得交憲衡耳其名見其文
已識黃河之有自而比復借一穗爲六月息遂高大
先生之門無疑憲衡萬邦字也今示余所撰先生行
畧屬余爲文隧中之石余蓋三復乎萬邦心痛禱風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墓誌銘 五二

之誠與先生開棺待訣之異未嘗不並奇其人也獨
慚無奇文以述之寥寥短章猶是尋常語耳先生生
萬曆壬辰年十月十二日午時歿順治戊戌年五月
廿三日午時是萬邦公車歸日得壽六十有七以某
年月日邦係同奉先生塋于某山之原首某趾某銘
曰
運會日流盛德斯砥在貞元間文明以止麟後續經
曰惟有子薪盡火傳誰知終始高高山上大家風毗
嵐端不過綺里

待誥贈隱德玉壘羅公墓誌銘

吉水之羅與南昌爲別而祖于君章史所稱湘中之
琳瑯者也由君章至世濟始住山原蓋文毅文莊文
恭三公次第起之皆爲一代理學之宗而其後以直
諫維國本有重名則匡湖公是已其最後以隱節貞
國變無顯名則玉壘公是已玉壘卽匡湖公第六子
而諱邦儲字季翊匡湖公實命之如以爲當玉然初
神宗皇帝時元良未建正人憂國者交章力爭至桀
目以激詆而閣議回互乃一主長次竝封竝封非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墓誌銘 五

匡湖公在諫垣未幾亟起而梓之遂得旨謫揭陽尉
以去其事在萬曆辛卯而玉壘母夫人楊適以是時
產玉壘京邸故謂之而然玉壘生而孱且困遇異僧
以一丸療之僧蓋爲世道留玉壘也已而匡湖公庭
教之自詩禮以下卽惟家之三文公書相爲授受雖
傳理學亦豈不欲立世坊表哉當光廟登極固嘗以
勳卿舉用匡湖纔匝月而龍馭上升匡湖受命未浹
旬亦從之而叫于閭闔此可云與爲終始忠魂有依
大業未竟不無望于繼述而以玉壘爲之子則奚啻

李固之有變稽康之有紹也。玉壘修本業不治生產。家政一稟于母夫人而孝養之事與卹鄉之德動合。古賢此尤見學問一斑。然在烈皇帝之初。玉壘負高才。丁富年。卽已焚硯投筆。何居無亦有憂如杞人乎。歲在乙酉。則玉壘挈家而避兵。竹原其旁。近石蓮洞。爲文恭公所手闢。玉壘休焉。且攜諸子其中而教之。一如匡湖公當日教指造次。顛沛其仁亦可知矣。又繙閱佛典。惟取寶積思益兩經。寶積重律儀。思益貴正問。此于人生兩大戒。適足以相發耳。逮丙戌春暮。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奎

洞中聞吉安城破。玉壘卽爲絕食題石壁曰。江峰不似舊時色。枉向山原拜祖庭。志在必死。願猶一返竹原。見母夫人少飲水漿。再侍母。迺紫原號哭于家廟。囑累諸子以善事我母。孝養爾母。然後就寢。念佛而坐化。此其視西山二子何如。取要言之。玉壘似李燮而未聞其不肖。立王似稽紹而未見其血濺帝服。然總之有父風。不在乎顯名也。玉壘娶于周產子四人。長賜次士昉又次士暉又次晚俱縣庠生而賜能文狀。玉壘行甚悉以徵余銘。又善數學。審避就將上比。

李師之占益州使星而別似稽含之弔。國中莊叟某著增定易圖。余序之無非家傳理學之緒餘矣。女三人一歸周榜眼述之孫肇岐一歸癸未進士鍾榆芳之子第一歸李忠肅公之孫長年孫男十一人志伊志仁志修志俊志仲邑庠生志儼志侃志儀志儒志任志信曾孫十二人元椿年椿紹椿祖椿永椿義椿守椿先椿慶椿報椿本椿尚未艾玉壘生辛卯九月朔日歿丙戌四月十六日得壽五十有六歲塋永豐縣龍峪山首某趾某系之銘。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奎

銘曰。扶輪上日。揚埃堙海。彼此一時。誰家父子正色。前導長恨。後齋惟文字之水。尚能寫成。忠孝不逐波。頽有地如蓮花。其藕可船。遂乘以西。但知見若佛。名號埋世。莫能夥。願賢子孫山立拜鵬而往。亦肅鶴歸。問精易數者。當于爾日爲著。爲徵。客或通孔李解慕高誼而實不嫻辭。寄言跋難陀。向吉未豐境內。護此尺碑。

明故待贈處士明式章公墓誌銘

天來章子以所誤尊甫明式公事狀惠教于余而屬爲文隧中之石若曰此子也能言吾翁者吾翁其終不窮已乎夫余豈能言而與人以不窮顧念邇者三十年相視莫逆惟一天來卽學海而至海可無先河哉又其家刺史臺石公余先大夫同年友也明經中子先生余師也推此三誼不得固讓乃從而文之公諱其志字明式姓章氏進賢縣之魏亭雷溪里人其先起閩浦城則唐末檢校太傅仔鈞公爲之始祖檢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五

校太傅配越國夫人練氏同有全城功明成祖文皇帝嘗御製詩文建功德祠祀之而九世孫瞻徙臨汝又七世祖散騎東溪公再徙于此中間賢貴多人詳其牒父端所公生六子而公居長公自固地時已領異彩弱不好弄長能讀書治文章有識者皆以非常期之匪止一科之目而已而不謂其終沮一遇也嗟乎其窮矣哉富庸黃先生人倫藻鏡其令進賢試童子拔公第二評以文豪其後韋西庸公品題如之太守顧公亦如之而公文受直何僅僅止此且富庸

先生督學日則中子先生暨余皆在前茅公于其時何以獨不得一當大敵夫非鬻名之天下也又非無海內之知己一人也而落落若此此所謂窮然公作舉業文必以王唐瞿薛四家爲正著述必以六籍關闢濂洛爲歸始終未嘗貶損其道何也經術自漢以來不改科名自唐以來不改迨宋而後以經術合之科名亦至今不改寧得曰此世之餘事也可薄而不爲乎惟爲之而客有不盡其分或借以徼倖焉其不得則跳而從事于他途而猶以爲彼善于此者此則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六

公之所不出耳而何諱乎窮蓋公從其家斗津先生學古今事理精究而博通既得盡其易象義之旨復自著大易詹言書如干卷河汾受業固不必皆房魏其人而近遺東臯子也臺石公于公爲伯父行嘗以千秋業相屬少司寇仲山公與公爲疑年兄弟者亦復以出一頭地相許而同鄉劉公維後公內兄弟也于公試牘每擊節焉公雅不存乎聲利矧冒攀援是則汝南名士尤奇獨住土室之人扶風嫺連未乏終身不見之客矣而又何諱乎窮抑語有之曰獨知之

契更曰非其親雖孰能信之如上數公者或不過爲宗族鄉黨之稱孝弟者耶而他日宗伯李公本寧實領袞斯文司農李公道甫頗擔荷世道者亦莫不推高乎公蓋公嘗遊楚郢中某孝廉延爲子師本寧是其內戚見公所改定課藝輒拜而謝之以爲是當程式天下而道甫公開府淮上耳公名懸榻待焉皆異數也然公得此正未嘗不爲奇數公抵淮則淮撫去位矣第有如丘張閭諸望族子弟爲之北面執經至今尤人服其教而館郢時心動亟歸僅一侍端所公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湯藥以憫其思而起其疾于是人稱之曰純孝抑公爲孝不止此凡公生平所以致色養者甚備一于生徒月奉乎取之及兩當事喪葬惟是獨力經營不仰五第而端所公初號素封比析箸家稍稍落公于田宅藏獲讓而受少或推其應得以益五第此高明滿盛所必不能爲者而公能之其挾持蓋有素矣若夫賠失金以息疑訟誼過揮鋤勸債家以免子錢德優折券此直細行不足爲公津津置口也公毀瘠後纔閱服年餘而遂齋志以歿其歲爲崇禎壬申距其

生萬曆庚辰得年五十有三僅不爲夭已耳是生死間亦似未免窮道而要其無窮者別有在矣公配劉孺人後公四年卒所產丈夫子一人卽天來其名兆瑞南昌郡廩生娶蕭氏女子子一人適李之崇孫男子二人懋績進賢邑廩生娶羅氏懋績邑庠生娶聶氏孫女子二人一適吳性杰一適李燧曾孫男一人祚嵩續出曾孫女二人續出其將來猶未艾公嘗指所藏書語劉孺人曰此或得所託歟謂天來能賢也而天來銳意顯揚會承天語如絲如綸茲役也特爲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交

存本地之風光非有增上余服膺天來妙才績學故嘗以大物相勗而畱滯久之猶歷聘未已然且無小技壯夫不爲之夸有大人相視則藐之概他途之青雲未附分內之培風益多斯可謂善讀公書者也明允軾轍鼎足以興木假山之賦余行爲天來誦之而公當聽聞之蕭遠孝標之兩命論不足爲覆按矣公所著有嘯軒集四卷歷代名文懷三十卷令之大易詹言而三俱藏于家余得從天來索讀而塋地若年月日時尋復詳之茲勿豫

銘曰富貴福澤聞恆言今當得不取邁等倫今無然
假借彼高門今尚能畱餘我後昆今七日混沌今大
死幾番百倍用師今絕利一源海水橫流今未亡吾
存世風斯下今有上氤氲亂曰有客今叫關非鬼今
文覓善藏山今中原永不墮今嘯軒

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完

淳安童儲宸先生壽藏記

儲宸童先生有古隱君子之風蓋內行醇備而外物
不能爲動搖抑蒙莊氏所云死生無變于己者也余
未得習先生而習其子賓月則余視先生亦既中羣
紀而處賓月客于豐城今歸省過蓼水之上諗余曰
吾尊人年七十有八矣顧健登陟遇佳山水鮮不探
幽而尋源且濫察地脈賢于諸治青烏家言者遠甚
邇得壽藏由心目之巧夫子盍爲作記乎余惟古之
人固嘗有自祭而自銘者矣亦更有自爲歸真之永
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下
宅者矣祭一時事也銘非一時事而不過文章之屬
固宜竝後于宅真然其爲此者或感境遇而有概于
中或安丘壑而不旣其理則雖曠觀有同實用蓋少
先生生平之所挾持無論其爲本領與爲緒餘堂皆
歸于盡人倫而盛孝德其遠祖官憲副世清白實賴
以不墜家聲而父體吾公嘗病先生纔婚卽日夜侍
足不至香奩間稍痊又走數百里從洪祖師乞延父
算體吾公竟得八十而終洪祖師者神人也洞知過
未當別傳之而先生此事尤奇特賢者識大其在斯

乎。若夫先生兄弟四人。嘗有四皓之目。其伯仲皆過八而望九。而先生與季爲孖生。今皆未艾。先生二子能賢。賓月居長。負夙名。今爲文戰。猶可背城借一。五孫二曾。皆瑰瑋之器。是則先生于承前啓後。既莫不有道以致之矣。壽藏之作。豈其有傍要離。客季札之心。又豈若樂哉斯丘之荒于人。而畢如宰如。高如之息于己者。蓋是役也。實爲藏文之府。與夫祕福而歛德之區。其亦古今之所獨絕焉者乎。余年七十加一。既效顰古人而營褐博菟裘。且咏范至能鐵門限土。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主

明文林郎蒼梧縣知縣玄亭陳公墓誌銘
金谿陳子其諤以大父蒼梧公之狀謁銘。是不愧乎爲銘者也。爰志之曰。蒼梧公諱三俊。字爾卽。別號玄亭。姓陳氏。官止蒼梧令。才不止于令。蒼梧特著之以蒼梧公焉。公其先世詳牒。而祖守悌。父縣諸生。律時母劉。實產公。纔年十一。已雄文邑。先達憲副張公廷相嘗傳之。而大奇之。遂踐更至八科。皆在高等。充甲寅歲貢。赴廷試。則閱卷官檢討韓公文煥學士何公宗彥又大奇之。置第一。廷元也。例宜編得美除。公讓。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而入監。凡閱兩試。亦皆第一。當是時。公名籍甚。長安自公卿莫不託交。比舍生通稱爲第子。駙馬都尉楊春元尚穆宗皇帝女長公主。生子光夔。十餘歲入宮。奉神宗皇帝起居。上問所肄業。對以公文。上曰。此文佳。兒宜取法。都尉聞上語。因禮致公。以爲子師。然而師可爲。經可傳。奏亦可作。所給賜之厚。由內府金錢皆可受。而長公主諭以欲道地得狀頭。則不可許。力辭去之。蓋公中乙卯順天鄉試舉。其本房座師。則真定推官夏公嘉遇。初薦公第一。以外籍抑居第六。故

長公主云爾而公既去都尉館乃上丙戌春官不無志日射睂之爽其後復再三報罷始就選人得授蒼梧知縣縣故號極繁公精幹辦持大體先之以清所應收季稅羨餘悉出以佐軍饒其尤著者也于是臺司之急才者既無不歸公國器而分守叅政蕭應坤獨嫉公之不能阿匠以失其所欲羅織之人因撫拾無端構之御史御史可其事則提學陸公化熙爲之不平具揭白公而攻蕭部議陸蕭竝罷仍鐫公數級適爲林泉圖史之先驅此豈得云茅拔而距脫者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已應坤降于獻賊授偽兵部尚書蓋其人終不能爲公難而先是嘉遇忤瑞被逮不食死則公昌言訟冤得請予恤贈實相附而爲不朽人之賢不肖大有選庭未可以置而不論也公孝友性成少時曾挺身出父于无妄之獄及有第三傑而倣亦脫之重辟第卒則厚撫其孤識其大者其在此乎所著有立亭集四書義尚書義行于世公生隆慶甲子歿崇禎庚辰享年七十有七配封孺人吳產子男二女一孫男八孫女五曾孫十其諤是其諸孫之傑然者也以某年月

日阡公于南郭官田之原

銘曰至知甚真而相如之得意不因也科名蓋上而王維之鬱輪不唱也吏議無忤而陶潛之五斗可輕辛毗之三公可不作也要其毀我者私情而好我者公貞此足以存而不以平立亭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誥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譔屏何公暨
誥封淑人張合墓誌銘

兵戈二十年天下當蕩析殘傷之後人家之能自存者少矣其猶有家焉者則名家也人焉者則名人也而名人復出于名家之產也斯易之所以貴碩果乎晉江文物之奧區今其畱遺者幾氏而自余交何紫屏乃得見其元氣在身道風有出乎昆嵐之外者而大服之已遡河識源遂拜承尊人功緒之錄使爲役于坎石之詞則是固中郎之所不愧而亦劉父之所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無譏者其奚敢以不敏謝按狀太翁諱九旬字賦悌別號譔屏以子運亮貴誥封中憲大夫廣東鹽法道按察司副使運亮卽紫屏也而太翁之祖諱炯嘉靖時廷元靖江教諭贈侍郎祀名宦鄉賢太翁之父諱喬遷號屏臺萬曆丙子經魁大理寺右評事贈中大夫亦祀名宦鄉賢其叔父諱喬遠萬曆丙戌進士工部侍郎贈尚書賜祭葬請諡未定而學者儼之爲範山先生者直節名臣也何之爲名家蓋自此始亦自此大且教諭公有清源文憲溫陵畱墨廷評公有溫

陵五子廷尉集司空公有八閩通志國朝名山藏萬曆集等書所謂文獻之奧區者亦自此徵太翁乃生而孝友長而洽聞仁明有讓凡廷評公宦轍所至必以從廷評公歿京邸匍匐持輓悲感行人比歸則敬事二兄順于繼母待藥惟虔繼母臨訣頷而呼曰真孝又能善視其在襁褓之幼弟庸玉于成司空公豈以是多之錫號譔屏爲其不忘父也小病而今之罷舉子業第遊覽山川遍見先生大人爲其好學問也司空公起謫籍至公卿歷南北亦以太翁從而司空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三

公之子若翰編若滇太守凡公車必屬與偕求其說曰是兒也能益人廉翰編諱九雲號培所崇禎癸未會魁與紫屏同榜得第其後遭變不食而死大能振乎司空公之家聲當太翁從司空時郎懷金求差者卻之數書生扞文罔一以故求解爲俱解之可曰高誼而生平未嘗御帛及張蓋作車上僂遜則謹取嘉言妙墨充橐中裝不以長物所終身守者惟是肅祠哀墓仔而勿鳩與夫躬親祭祀之爲兢兢其收悻賑乏卹族善鄰如古賢人所行不可殫述猶自視爲曠

謙之德嘗謁朱養淳文湛持二相國則各報書司空公以爲見小阮如見先生寡過之使不足道司空公顧笑曰學問之益人也信凡太翁門內之無間交游之有神鉅公之所陶鎔後生之所模楷大備于此矣其烏可以不傳紫屏曰仁壽之理吾翁宜致期頤而不得至者必子之過也夫然余竊推太翁之心亦幸而不奉皓首入漢庭以屑屑焉一成羽翼豈顧有遺憾哉是歲也爲癸卯距生萬曆乙酉八十而虛其一而配太夫人張又先太翁數歲厭世矣太夫人族于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鑑湖其父孝廉正紀蓋吾師二水相國之子姓所謂文獻與區者此家處一焉太夫人以年十九歸太翁卽能屏去綺羅椎髻操作其大輩女師謂之宜家當貴而壽而其後用覃恩封淑人初產子運高第子員之才者也而紫屏生最晚其腹之也與宿同居藥之不墜已婉則痞如故人尤神之然當何之盛時羣從登進而運高數試有司不利太夫人不爲之愠及至紫屏捷兩闈太夫人不爲之喜古人有母知廢知興但明于數耳若太夫人者其更進于道乎太夫人初

受封屬官有合購冠帔以進者明珠翠羽嶺南或不難得而太夫人曰是奚所出將無取償命婦獲衣刺繡束帶榮矣而焉用此且不見吾嫁時衣故無恙乎嗚呼若此者真桐以內名言也而其他廉儉之爲中外之治鬼神賓客之供養生送死之事凡與太翁共之者紫屏固習之而太翁更爲紫屏悉數之矣紫屏初作令海康再調南海迎養兩尊人則太翁教之清白不似陳萬年而太夫人教之慎刑更進于萬不疑之母已乃相攜俱歸不欲以養累其子而爲之丘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可借隱者而招之太夫人遂卒某年距生某年得壽如干運高相繼以死紫屏言之蓋有餘恫于斯時也大廈不可支矣曲突徙薪焦頭爛額等無坐位太翁與紫屏父子之間無亦如火滅修容不敢以自懈棄焉已耳然書無世而不香何氏之人材未艾也忠邁成戊戌進士選雷州府推官是太翁向者所善視機祿之第字均悌者所生層飈由選貢陞句容知縣是運高長子太翁之家孫其除書同日有如廷評司空兩公之丙子翰編紫屏之癸未太翁皆以爲貧宦可

爲也而不之非矣諸孫某某出紫屏之兄運高某某
出紫屏曾孫某出某將來亦必多達者而紫屏長子
曆殿尤太翁所愛爲親授書每試輒冠其軍余讀行
卷知國器亦有慚于蓬頭歷齒者焉紫屏著衰經出
遊營高敞也歸而奉太翁太夫人之柩以某年月日
合葬于某山首某趾某爰錯綜其事略而合志之
銘曰渾沌既死報德難言北風維厲厥有大家近日
出天負水朝地人子人臣依忠依孝無偏全義如綵
如綸而偃而俯體是謂是今日域中名山大川曷不
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堯

萬子孫以百千世

勅封文林郎景吾何太公暨封孺人米太夫人
合葬墓誌銘

蓋讀畫生光父母所撰太公太夫人事狀而不無惻
于中也曰嗟乎士君子之可法可傳生而有長者之
稱沒而足以不朽于世者豈不在庸行哉夫雖才謝
中郎亦不能不爲有道而極筆也按狀太公諱尚賢
別號景吾姓何氏世爲富春之望族其本生父諱應
春而繼于伯父庠生諱應奎者爲之後是自西漢以
下諸儒之所爲斤斤焉而責備賢者之禮者莫詳于
建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舜

此矣而公之盡倫有古昔所罕見父且病侍湯藥示
不解帶比篤正爲刲股遇人而止夜虛復作之潘公
其土神也焚香致禱割而不痛且無血痕斯實格天
之左驗父初以爲病不復起矣忽進一匕遂得霍然
心知其故而大奇之父之所爲奇即公之所爲庸耳
而其他服勤就養之事可不必爲公殫述也公生而
敏惠容止庠序可觀顧嗜欲甚少雅意耽書逮其晚
暮猶手一編無間寒煥是誠烈士之壯心家不必豪
于貲而性特好施與凡爲賑貸者無歲不有至折閱

焚券亦率以爲常焉且解紛固多魯連之誼矣而鄉人之質成者又惟恐彥方之不知是其盛德奚似息機而後志在西歸晨夕維持金剛經數卷輒能挾其大義如六祖之枯無住生心而不似昭明之科三十二分也回首之日滿室異香若有鼓樂爲之導引者豈非其得手之徵太夫人產于龍源朱氏實有坤德曰靜曰柔其荆布操作致勤儉以佐夫子而因爲之發祥以高大于門戶者猶其後也而善事姑嫜則其最先務矣余觀太公卦股一節亦有感于太夫人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全

爲助發者焉人生兩戒大有裨益寧惟是內政云爾乎以子士錦貴太公得封文林郎某縣知縣而太夫人得封孺人蓋其後寵錫未有艾也太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如干太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如干所產丈夫子四長卽士錦以崇禎壬午舉于鄉順治己丑登進士第今官某職娶同里方氏封孺人次士珙庠生娶朱繼胡次士玠辛卯拔貢考得知縣銜娶卽次士偉娶徐女子子二長適庠生王之辰次適庠生傅紹伊孫八瑞景貢生娶戊子

舉人無錫知縣陳泰和女瑞景業儒娶柴銓部之季子州同爲樾女皆士錦出瑞景庠生娶廩生馬國元女瑞某皆士珙出瑞昌庠生亦娶陳泰和女瑞某某皆士玠出孫女二一適廩生應昌年之子某一適柴銓部之孫貢生輝祖乃以某年月日奉太公太夫人合塋于某里之某山首某趾某黎子之于太公也視猶大父于太夫人也視猶太母爰恭父母之命而謹志之系以銘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全

山驛似祖郡姓惟嚴莫之能尚君子孝德美其內行貴踰卿相耳鳴自知世榮乃來終不得讓非仕非隱亦古亦今蓋有厥伉異世子陵攜手于梅此焉相望楚客疑仙嘗爲之占曰乾巽向我遺形勢兼事理而言萬年休暢

待贈文學廖公齊韓暨孺人夏合墓誌銘

廖子士尚間自江州來長跪而語余曰吾甚負先生也吾卽不得志于時亦已矣他時兩大人相繼死承亂而送之非有佳城近乃改卜則古不修墓之謂何。以是爲負然庶幾得先生而文也。猶可無恨于後。余交廖子深因哀其意不復讓廖氏之版隸于職方爲江州右姓其先世在成弘間有起進士科累官至巡撫者江嚶之坊額是徵廖子故不言其名字非如籍談之無記也亦慕有所專耳而廖公諱應奎字齊韓益德化縣學高才生劉賁下第時事可知顧憂天憫人之心未嘗衰止城破身誅泉壤猶凜凜生氣廖母氏夏在家有刲股之孝歸公有佐讀之勤先公而逝者二年今復同穴禮也公生庚子某月歿某年月母生戊戌某月歿某年月各得年四十有六所產丈夫子二長士尚卽乞銘者次士彥皆在庠女子子一適某人孫子一康生士尚出乃以某年月日合葬公孺人于某山首某趾某廖子益遇神仙謂是吉壤法在催官而廖子旣嘗得公之文復得其激昂慷慨詎不

能了公未竟之業入清朝來同堂有登賢書者爲廖子嚶矢廖子第妥其二人無憂終不得志于世矣。銘曰斯文深藏衣冠太古謂廬蓋高于天何補維禮維詩如曰如杵後有達人知其所處

待贈中大夫前孝廉敦復薛公暨待贈淑人錢

氏合葬墓誌銘

故事凡葬士大夫必具官而謹書于碣敦復公之葬久矣顧官未具茲題以前孝廉者存其所已然而冠以待贈中大夫者推其所得至大明會典今用之驗封之法曰遇恩封贈祭與陞授散官以公之孫衆知班公轉運西江秩滿宜得推封于二代則遂中大夫之不爲過禮而待之尤不爲豫事淑人之稱亦準是焉公諱采字文服別號敦復姓薛氏籍潮陽而舉萬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金

曆庚子我生之初之應于文明者也其先由漳赤嶺徙韶漸山詳其牒宋紹興間有毅齋先生者嘗隱居石槲洞與侍制陳石屏尚書顏著仲友善今祀于韶賢祠歷傳至清楚公諱疊當正德時以教授來潮樂而居之則潮薛始此生子雍號南湖領嘉靖辛卯鄉薦第三人以親老就養不試南宮惟勤勤著書立言頗究極天官律曆之學毅齋之風流未墜雍生四子虞林虞畿虞廷虞階皆名士經明而行修而虞廷生采是爲待贈公矣公早智尤力學淹雅有聞與賢以

後悲不及親爲終身衣麤茹蔬忌日則必齋戒沐浴而慟哭之此其志亦何異南潮當年也公美不勝書將一二書之而已然大氏以孝友之誠而切者爲其本領修鄉之大公者爲其作用而前後左右之際有餘地焉使之當官任職則必可以至于剛風登壇講學則必可以至于白沙甘泉而天者奪之不能殫究豈不惜哉公生隆慶戊辰卒萬曆丙午得年三十有九以崇禎甲戌旣就窀穸于海陽豐政鄉矣而淑人錢生隆慶丁卯卒順治庚寅得年八十有四則壽且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金

倍公又過之也然而其大凡養生送死之事前繼後開之規初與公而同爲之繼代公而獨爲之者近百年之間何其非千世之計乃淑人亦盡其身形而守之如一日焉已耳淑人本饒平望族裕于德儀所產丈夫子五重元饒邑庠生先得贈中書舍人重坤海邑庠生重甲業儒弘春海邑庠生學參饒邑庠生女子子一適崇禎戊辰科進士太僕卿梁應龍余同年友也孫男子九出重元者二聯桂乙酉舉人官江西督糧道卽叅知班公國瑞饒邑庠生出重坤者四瑚

問桂聯蕙俱庠生琅承繼學參出重甲者一瑞徵庠
生出弘春者二珪珩曾孫共十有三人叅知卜以某
年月日約束其家衆奉淑人而附于待贈公之阡爰
作事狀授余命之合誌余從而爲役

銘曰同穴之義無後先倚一經換世一長眠倚行乎
千驛似祖山倚今其達者曰聞孫倚龍章鸞諧來自
天倚有 hands 筆能爲誤倚相儼不朽萬斯年倚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心復薛公暨封太孺人
陳氏合塋墓誌銘

蓋余讀漢書竊有感于薛子容之事而悲其志也然
其始不有上安車後乃就徵道卒歷時多矣出處少
異焉若夫心復公之所爲進是卽其立身自有本末
何至于一龍一蛇一日五化者哉公諱重元字周積
而別號心復爲心乎厥考敦復先生也名父之子嫡
傳內紹能不忘其初者人如是可以止矣豈必奇節
然公早失怙而奉母以畢其生又長男代父撫諸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八

于菀孤而教養成立之可謂曰難及乎席珍不聘自
位無憂則先緒固然而其不朽全寄後賢矣子聯桂
能大振家聲顧不俟其貴早已騎箕是成乎爲一代
之人物耳容有所用其未足乎而令妻更能奉壽母
可以無憾而卽安也太孺人陳初出名閭頗饒奩裝
乃雜佩匪正求賓都以充孝養供具始終不爲之少
衰嘗自置側室林若姊姊之無間太孺人生子聯桂
乙酉舉人今官江西督糧道叅政林生子國瑞饒庠
生一視之太孺人女一祀謝林女二祀劉配廖亦一

視之。聯佳娶蘇得孫男三灼。嬪嫁孫女一適劉國瑞。娶陸得孫男五孫女一皆一視之。嗚呼人倫之間可以爲甚盛也。而其時非古矣。徵仕公生萬曆己丑卒。崇禎辛巳得年僅五十有三不及見此太孺人生萬曆丁亥卒。順治庚子得年七十有四乃嘗避難乘危自信陰功不遭大刻夫龔勝死時七十九而有老父弔之日龔生竟天天年余友其說則知徵仕公蓋其不夭天年也。王陵之母知與陳嬰之母知廢而各以身殉未免傷其子心。被以不孝則太孺人何取于是。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左

徵仕公以崇禎癸未既葬秋溪之長坑而是歲甲辰聯桂屬其家奉太孺人爲耐因使余合志之同曰先爲公父母合誌矣詳略之詞可以互見抑余志公父母而必標以官品在第三志公及太孺人而不然者皆以爲紀實也。雖尚其爵猶存其時使後之君子將有考焉。視班史所謂貞而不諒薛方近之者何如也。銘曰塚有麟從古帝鳳皇畱德是聯今其歸猶外內天運移人無奈一丘中藏兩戒或聞風此下拜矧所生孫曾逮視文章知我輩。

文學俞雲若先生墓誌銘

柳子厚自撰先君墓碑而必悉書先友于石之陰者非侈交遊也。非志人物也。以爲其德美可相麗而著焉。俞掌天之狀尊甫雲君也。法亦如之。而且從先友徵先文。又階其友若黎子之通友以請黎子銘。則黎子復何敢爲僞讓。乃特先生乎雲君者。雲君有先生之道頗憶疇昔之役。余僭而先飯雲君。雲君顧謙而執御余也。是殆如阿閼之一見不復再見。雲君名龍友別字天馬籍杭仁和在諸生高等余遇之以癸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左

而其歿也以丁亥不盡乎義熙而生猶逮乎德佑而死匪讀狀余其能全知雲君哉。雲君初未成童而雙失父母禮應繼祖庚虞虞早世事年十九而全節之祖母錢以至于耄錢壽終再歸侍本生祖無技比成人然後乃析箸去是則雲君之處家國終其身無往而不爲孤也。其爲孤也共其爲忠而爲孝也微常人莫之能識亦莫之能言。雲君乃生而倣儼瑰瑋不欲沾沾守章句惟是千秋自命遠想慨然其師于金孔賓則每讀書當得意處必大呼曰吾師乎而浮大

白其交友則盡乎人豪不以閭不以貨不以黨其姓
字見于狀者有若三段于贊于問于餐二陳元倩胤
倩二查辛降聲止暨韓聖秋許天儀丘海石宋其武
孫嘉客吳岱觀朱全古鄧左明鍾逸人葉來甫章洪
上田我開周鄧山爲之冠冕存則社之而詩酒之亡
則傳之志之而亦皆性命之矣其所嚴前輩則有若
黃石齋劉念臺兩公當其亟時雲君爲上書言時事
用極雖壯求艾已遲兩公亦深嘉焉而慙懃慰答彼
王咸爲鮑宣舉矯但爭一職陳東爲李綱伏闕非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遺誌 三

進規以視雲君何若也雲君慷慨樂施與其生計已
薄其所藏良書畫千軸所營西溪別業竹千个魚千
頭所手注南華經及披輯詩史千篇亦皆與劫灰俱
盡雲君以爲此世之常事如甌破不可復顧其遺藁
存什一千千百則章洪上序而行之猶有散佚掌天
周皇皇焉上下而求索之矣掌天名星畱爲雲君子
能賢有文章將欲不讓于厚而其從先友徵先文又
不啻子厚之爲先友記也夫先友記至六十七人而
東坡云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僅二十人又云此記

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今掌天狀所列除兩大老及
金師而外數亦二十知名維均何其巧合而或使掌
天非年少更爲雲君友悉書之則其能及乎六十七
而余之得廁其中焉與否皆未可知也用弟子傳體
矣矣乃用退之師說則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
後而少長不論年雲君倘亦庶幾于朝聞道而夕死
者乎余之此文固非季札之有諾于徐君而直如本
師之作禮于古靈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遺誌 三

三

銘曰君子之儀也一自古自今曷月曷日可藏非山
可盜惟物其不得胙在于文筆聲起乎形氣堅乎骨
形骨已銷聲氣未訖斯人之傳也必

樂安王府奉國將軍雲濤公墓誌銘

至于今日王子侯固余所樂言而公有盛德其嗣之
諒言也勤是不能已乎志述矣余考公事狀一如玉
牒由太祖高皇帝第十六子寧獻王權生惠王盤斌
惠王之第三子奠壘始冊封爲樂安郡王諡昭定昭
定王生溫隱王觀鑑溫隱王生莊靖王宸瀚莊靖王
之第五子拱楠例爲鎮國將軍生多煒爲輔國將軍
而輔國子四人皆爲奉國將軍公在第四賜名謀埃
雲濤蓋其別號余所以公雲濤者非謂其貴若前輩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而加嚴之也抑公之爲公與人之公之也久矣公生
甫四歲失怙雖鞠于母楊太夫人而亦惟乃祖鎮國
是主鎮國祖爲父事乎訓備至庸王于成公他日言
必及祖固其德之而不怠亦復示人禮有所止當公
之身上邇高皇帝八世寧獻王七世隆準有同尊親
道絕卽昭定王五世而近猶以非其祭未敢上援是
可正彼紛紛謂我家何行輩天子者之矣若夫公之
于其祖也不敢過之而期乎似之則孝德存焉耳楊
太夫人實母四將軍而其生養死塋以至于引與禮

請諭祭營高敞置守塚一一竭公之獨力可不謂難
兩伯氏嘗閱于牆公則爲涕泣之道俾還相好而無
相猶公于天倫何如也公親迎萬淑人淑人父早卒
母黃無依并歸之而致其養以終其年公于諸眷屬
又何如也萬淑人產丈夫子三長統憲次統鎰次統
鎬皆例封鎮國中尉又皆賢而鎰有文章實誤公事
狀公之教諸子也左國史漢手鈔課頌一席之上四
業俱興典籍中凡有益身心之語槩揭座右使出入
覽觀又迪之以祖訓之無違如諸子從一先生習易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

易旣通解乃曰祖授我詩若曹必兼詩也是其意博
大遠矣公于書無不窺獨未嘗爲干祿之學亦曰
吾賦分有限心可得而兼治口不可得而兼食不然
啓禎之際挾帝紘頓天網科目復多宗室子孫莫慮
不官者何公之偏高尚而公子之盡無穎脫乎公所
謂孝友人也亦學問人也亦澹靜人也身不必爲向
而子不必爲歆時平不欲爲汝愚而世變何暇復爲
孟頫晚年題署有自在子之稱將謂斯人也非能趨
時赴功驟然以起者矣可侯可庶可朱邸可青門要

于故吾面目無改種植花樹亦聊以寄適焉彭澤之
松菊猶是也公生平無季女嬈童之好無倡俳絲管
之娛恬淫遠即清淨近西來意不忝而自合觀其臨
終作偈有曰人本空來法亦空曉參雞唱夜參鐘吾
兒試看天心月水浸樓臺第幾重之人也之言也雖
得手禪宗未或了然若是夫微生死者必不怵于與
亡亦惟是爲順受勿爲倒見斯可謂得大自在者焉
公歿丙申年三月初四日距生癸未年閏二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有四視乃祖八十有八而命公于加冠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七

之時曰似我愚似我壽愚則無間然矣壽少卻焉夫
亦非佛智之所校也公三男爵名如前而娶貴州
巡撫張公偲孫女銓娶廷尉平歐陽公璉孫女鏐娶
祭酒鄧公士龍孫女俱名家子封恭人女子子四封
茂沙錦石滄湖臺登鄉君適徐也達楊光祜李開藩
萬斯年儀賓至孫男子若而人孫女子若而人所娶
聘字適亦皆名家常事不書矣公卜于某年月日塋
南昌某鄉之某山鏐以狀來乞余銘余不爲讓然而
碑陰先友首楊公機部焉當甲申春暮公與之共酌

牡丹花下賦寒燈夜雨王孫意醉眼春風慶曆圖之
詩此其句身猶足以相殉也

銘曰金不改柯玉無易葉心之堅貞踰于歷劫有蒼
者山是虛空攝彼負而趨亦惟其恭公作大歸火傳
慈業暫放天星箕躔婁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墓誌銘

七

處士弘譽薛君墓誌銘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顏縣劉清甫。樸古精誠。余狎而敬。乃時時言鄉里薛君賢。可當善者之好。薛君且死。清甫屬余作挽歌。又屬銘墓銘。不得狀。不急就。則急走余門。七日未嘗休舍。如是何能已。已。薛君諱國卿。字弘譽。爲賴望族。上世有達者。清甫遺其名號。科目官位。此如鄭當時之先。能不奉詔名。項籍太史公。猶僅曰鄭君。可勿詳。父希堯。素封而積德。母丘氏。知依佛法。名海應。亦樂善好施。與之左驗。弘譽生而無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九

俗情多慷慨。萬物一體之意。自然暗合。餽貧折券。日有之。章貢常雲擾。逃亂入山。無寧惟是抱憤。必出財以護他。所爲拯溺。揀焚之事。若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莫不備閭里。翕然歸仁。翠巖大佛。自嶺南來。用其獨力。具徒衆一飯。緇流頌之。遂走千里。又何言名不出鄉。綜弘譽之行。能曰善信而已耳。然在聖賢之門。亦未嘗數數也。有子廷貢。廷魁。廷才。皆文學。可以待聘。有孫四人。而女一適李定琰。外甥逢元。亦皆文學。弘譽豈不得爲讀書種子。弘譽生己亥年某月日。歿

癸卯年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作某向。清甫口言之。余卽受而書之。無溢詞。復無愧色。昔東坡奉勅銘趙瞻。猶辭不受。而昌黎銘法曹張圓。只一女奴抱嬰兒。致主夫人之命。今由清甫言。雖不重于奉勅。而亦未嘗輕于女奴嬰兒。且言之詳略。並不礙意。雖不得狀。猶之得狀。以是而銘之。

銘曰。鬱孤高高。孰爲起乎。章水深深。孰爲止乎。其中藏德。若大君子乎。茲文非諛兮。不累劉又。亦揭先友兮。還之柳家。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九

誥封奉議大夫某號畢公墓誌銘

嗚呼此元年芽孽之日也而多凶老成人悠悠上天
殆不可問余母望九奄忽棄捐斬焉衰經則仲青畢
公自章貢來南浦唁誼至高乃視其謁亦有大喪者
詢而知爲太翁奉議公服又數日得計百周公所誤
奉議公事狀讀之蓋以去年上仙而春秋八十虛一
其德望尤老成人之特出者矣余在疎逖慚負孺子
顧承使文坎中之石雖才謝伯喈何能不爲有道奮
筆按狀奉議公諱新周字顯之別號某山東靈山衛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官籍也父載靈山衛掌印指揮同知母朱氏封淑人
祖應午思貢生直隸涑水知縣有循稱而其先爲江
南鳳陽府宿州人洪武中始祖某實官按察使以軍
功予世襲指揮僉事永樂間再有靖難功晉同知食
靈山衛及奉議世纔五六傳譜廢軼其名漢高帝之
父通號太公而鄭莊之先止曰鄭君夫亦可闕而俟
其後也已奉議公本高才生年三十卽焚棄筆硯以
隱居終且日與田父泥飲咏歌不輟量晴較雨絕口
當世之務而赴他人急難未嘗或遺餘力性至孝備

物以養若指揮公暨淑人或病疾奉議公必卧牀下
衣不解帶良愈乃已及親亡毀瘠而善襄大事同產
兄有訟爲營救之至于鬻敝廬不悔薰幼起讓財與
兄將妻子出客舍住官池此不過爲察廉地奉議公
豈有意于此乎然而奉議公之無窮不朽蓋皆在仲
青也仲青明經考選通判乃改授江南蕪湖縣縣丞
既不負丞矣用最陞江西贛州府同知清操益聞顯
蹟茂著臺使者章滿公車皆謂是宜膺殊擢而仕路
太行或引或尼既其以讀禮去遞送道左至千萬人
刻石画像不勞而具仲青何以得此昔魯恭爲中牟
令有異政袁安疑之而肥親則白之趙開爲轉運使
算無遺策張浚善之而吳玠則訴之今自計百而上
至于臺使固多爲仲青之肥親者亦不無爲仲青之
玠者而仲青名益重山有祖河有源此奉議公所
以不可諉而非一書之所能盡矣奉議公以仲青今
官遇覃恩封配薛氏封宜人產子二長高選卽仲青
娶凌氏封宜人次瀛選武生員娶張氏孫二人長居
酉生員娶周氏仲青出次尚幼瀛選出曾孫二人長

蕪湖次陞皆居酉出奉議公歿辛丑二月二十五日
距生萬曆癸未六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九卜以
某年月日塋某山首某趾某

銘曰數盈于萬不必其無缺也名大于魏不必其無
脫也惟茲人之死生是同乎金與鐵也爲故爲新今
曷日曷月也惟山之靈兮足以藏人之傑也

殉節文學徐君墓誌銘

世變之大者天之所以成就人才而前以畢其賦畀
之功後以著其立教之旨者也而人之自棄于其間
則不少矣甲乙之際南北習淪節義踵見吾師平上
虞吉水爲不可及也已而是時在朝則有鼎湖相從
之風在野則有止水自赴之守別起而繼事則有逐
日不反之悲亦云甚盛彼其之子尤席崇食腴乃第
奉頭顱忘慚愧因而忍之遂充類爲不義幾自結于
其所附者又豈無通天歷劫之罪而文學徐君拙民
達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重

乃今以殉節特著蓋拙民大司馬玄仗公之諸孫家
宰虞求公之族于家事視國厥有繇來虞求公之爲
冢宰在南服未嘗煖席而罷然不得以偏名之不得
以暨視之千秋大事寄焉穢悖馬阮輩排公使歸卽
公若弛于負擔北兵徇浙西公固爲構李城守與拙
民俱拙民先是學韜鈴家摩厲欲得一當乃數數奮
不肯下冀四方有起者或來援自拔且有所用及已
力屈城破虞求公卽自縊死拙民身無爵祿著儒冠
求死皇皇卒何執之以爲狂生而姑置之而拙民夙

嚴壯繆侯像。則謂焉。跌坐相向。不食已七日。猶生。後卒至。乃兵之。拙民于是乎得死所。推拙民之志。不惟連從虞求公地下。亦以矯正夫人臣之在事。而二心在事外。而無心舉事。不然而易心者也。一死而可以傳。日者會稽謝開明。寓書余。且作成仁遜荒兩集。所紀咏五賢。死乙酉者。越產也。大紳二。文學三。余甚臆之。有如拙民。而可以當成仁之題。而五賢亦不足六矣。憾余從校牘奇拙民。故未知拙民爲吾師陸筠修公之快壻。而師雅不以相屬。曾有操余者。卽齟齬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頁一

余所奇士。虞求公始爲尺一相勞苦。未嘗不擊節家仲容也。而拙民又終不以私余。是則兩公之所以處拙民。與拙民之所以自處。皆良厚。拙民于名無銳取也。又虞求公夾袋多賢。豈後內舉。而赤涵張公。嘗推轂拙民。得報可矣。兩公相繼爲家宰。皆死國。于拙民宜有同心。而拙民于此時。曾不縮半通之綸。受一職之任。拙民于實亦無銳取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拙民之爲。盡于一死。以視萬事瓦解而後。猶求取名實。大段失心。顧生雄生嫉之不止。放飯

流醲齒決。已兼爲焉。而直以禮苛他人也。若此者。拙民幸不見之。而費其一唾矣。拙民死且一紀。其子弘炯。過余乞文。其隧石余哀而聽之。炯南遊。反然後操筆。比于選徐君之劍焉。按拙民姓徐氏。嘉禾人。諱肇。榮拙民其字也。別號大非。澹歸和尚著有。大非子傳。生萬曆甲寅月日。死弘光乙酉月日。塋某年月日。始遷祖淵亮公。五世竹谿公。以仕隱能賢高祖。五極公諱某。以孫必達貴。封應天府尹。曾祖翼所公。諱學周。舉孝廉仕雷州郡司馬。贈府尹。祖卽玄仗公也。諱必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頁二

達官兵部侍郎。贈尚書父牟。父公諱世濂。太學生。早世。母氏陸氏。憲九芝公女。駕部郎澄原御史清原妹。配亦陸。敘于前丈夫子二。弘炯娶知縣高駿發女。弘所聘進士沈閔邵女。女子子二。孝廉余某子廣。璋進士查培。繼子嗣欽。其壻也。孫男子一。培拙民所著有杏廬集。幽懷草。問書余未見。尚復後死他日得而盡讀之。銘曰拙不拙。非不非。死于義。視如歸。天之方墜。何以巧彼彼所是。吾所標。維子心安事。亦了文章識大畧。其小

梁母鄒氏墓誌銘

鄒氏世居蓼洲幼嫻內則歸梁孟阜于己卯中更貧富治亂之故皆有贊襄余嘗主孟阜饋治故不聞聲孟阜嘗從余遠遊無內顧得家書則喜可以知其賢然善病嘗恐不為老人也既有子時敏且長矣其身能賢而後嗣不乏此亦何負老人苦死者哀婦人則恆言耳若其賢而不壽不壽而無負于老者不可以不傳也氏生癸亥六月二十日歿乙未四月初二日得年三十有三歲塋以是月十六日午時阡華家塘送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夏

首甲趾庚

銘曰古之婦女最孟光相其所天則為梁古之母儀莫如仇有子曰軻自鄒助氏于梁鄒兩瓜葛天人之合不可撥世界乃逢三劫時閨中遽遘亦傷夷奉汝之蛻于故里三尺土函珠與齒九原何笑笑蔡文傳家自有好雛云

待旌全節熊母求孺人墓誌銘

人。間。之。可。以。節。稱。二。臣。與。妻。也。臣。為。貴。矣。妻。為。齊。矣。有。非。一。日。之。恩。而。卒。乃。背。去。人。必。議。之。至。于。貴。而。未。極。齊。而。未。久。而。容。有。中。道。者。或。恕。之。雖。然。獨。未。可。以。自。恕。耳。余。觀。求。孺。人。事。狀。誠。哉。其。能。不。自。恕。也。孺。人。產。巨。族。為。尚。書。簡。肅。公。之。孫。太。學。生。大。可。公。諱。時。奇。之。女。兼。有。四。德。熟。誦。內。則。列。女。傳。諸。書。年。十。九。而。嬪。于。文。學。熊。君。諱。曰。驥。為。閭。卿。帶。川。公。諱。瑞。之。孫。太。學。生。仲。舒。公。諱。維。寬。之。子。又。巨。族。處。乎。巨。族。常。則。生。奢。變。則。生。苟。子。婦。之。道。兼。至。為。難。乃。孺。人。歸。纔。匝。歲。而。文。學。君。以。疹。死。設。文。學。君。非。名。父。之。子。或。未。嘗。學。問。者。僅。一。中。殤。而。已。人。倫。之。際。又。有。聞。平。文。學。君。且。死。孺。人。正。免。身。得。男。遂。丁。大。故。設。一。慟。而。絕。于。羣。抑。豈。得。逮。稱。未。亡。孺。人。之。不。即。同。穴。非。其。志。矣。嚴。堂。上。之。命。終。鞠。子。之。功。越。三。紀。于。茲。歷。家。國。隆。替。興。亡。非。耳。目。所。恆。遇。者。而。不。喪。所。守。斯。豈。惟。巨。族。難。之。即。巨。丈。夫。或。未。幾。及。也。藐。孤。冕。旒。既。成。人。工。詞。章。騰。聲。譽。盛。業。方。未。艾。亦。豈。似。無。父。兒。蓋。孺。人。為。人。母。而。能。父。事。焉。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夏

復能師事焉凡以不忘文學君而持是而報于地下也。孺人于是乎死無憾矣。孺人有弟哀其死而先婦余傳之已畧。及將葬。見持狀來。泣而乞銘。過尊余言。不知其鄙。然益無所用。辨詞余傳之以慈節也。如諡重其立孤志之以全節也。如褒重其死。死與立孤殊時。同意立人之朝者。亦可以風矣。獨坎中之形也哉。孺人卒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得壽如于子。冕嘗署文水校官。命去之。而及弟子員初服娶。黎余宗侄太學生民懌女。再娶劉文學某女。孫男二大起。聘知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二墓誌銘。一

縣某女大謨孫女二字孝廉某子某文學某子某以某年月日墓于新建之同江中積山寶啓文學君于南昌舊阡而合之。蓋終得孺人同穴之志。

銘曰：衷得姓由御書。是生才足簪珥。髮之良上。應嬰貞苦節。泛舟如滄海變。石不渝王者作一旌閭。復爾後。公侯初山蓋高藏彼妹。氣鬱蔥父與俱。

待誥贈國夫人前勅封太孺人熊母周墓誌銘

母德之能昌其家而且有關于人倫世道之大者。斯不僅以蒙被朝恩爲榮者矣。雖更百世起九原。寧至速朽哉。屬鼎革之際。奮盛零落。相爲倚伏之時。里中故家其美事尤多。可述余得取熊母周太孺人之隧石而銘之。蓋余讀于布年兄所撰太孺人事狀。不能不爲深感也。太孺人之封自前代實賒年月以書義熙或促封疆而歿德祐此乃余所深感而太孺人姓周氏南昌右族父大有公母孫氏生一男曰弘祚四女長適憲副萬桓楚先生封恭人次適朱又次適萬皆能賢太孺人爲之季大有公以高才生蚤世太孺人甫五歲而孤。顧已能治喪致哀有聞其相攸則弘祚爲政弘祚與贈文林郎中舍公同學相厚善。遂締姻焉。太孺人以年十七歸贈公于墨山。是所謂山水有翰墨香氣者也。而太孺人事翁緒岡公姑杜氏以禮且謹。圖婦功姑杜愛之與母孫等矣。及再閱歲而紹岡公不祿。家中落。贈公因營養于外。淹滯頽毫間。惟恃太孺人之以女紅事姑。婦也姑病瘵。難至呼吸。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墓誌銘 頁

不相屬太孺人吮而出之既藥罔效又剖股而救之姑爲之彌留旬日而太孺人晚年刀痕固在其孝烈尤有待于舉揚贈公以曲臺業專門名家執經者戶屢常滿比其歸里所挾館俸甚饒太孺人則易以盡囊窻安不必爲衣佩償又贈公是時盛春秋肆力文學冀有所取大至戒勅勿以家事相關太孺人則親綜之諸子惟倚贈公爲擇師而供師課讀亦皆太孺人綜之書紡一燈兩夜相共是其母爲父事益亦久矣至于贈公捐館以後庸玉于成則不過一緒之始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百九

終已耳太孺人之功能固盡于教子也太孺人產子三而兩有名一不立長緯已卯解元癸未進士官行人遷兵科給事中以忠貞次純早夭又次綸卽子布撰狀者甲午經魁丁未進士纔隸于選人而能獨爲太孺人經營後事太孺人之封由緯也初聞緯歿哭之哀旣而曰固知伯子之以忠貞矣以忠貞賢于生又何哭此可想見太孺人當日之教指綸起家後于緯幾三十年則太孺人勉之以君子俯首受書安用別尋生理隨時之義意者其又在教孝乎古今多言

嬰母知廢雖知廢而不知責其忠陵母知興雖知興而不知成其孝以今而觀太孺人蓋高于此二母數等矣太孺人歿康熙辛亥年正月十一日距生萬曆乙酉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八十有七卽不以貴亦足壽世也矧其更兼兩國之封者耶太孺人晚皈依大士御素却珍如秦國計太夫人所爲其性慈祥撫諸孫諸婦必以平等緯綸官具前而緯娶文學劉公景耀次女有子男二女一純娶姜亦天無後綸娶文學萬公象新長女無子次繼娶盧有子男二長孫珙胤

以下原缺

占自他耀天循環異乘膺人搏梳通貞元客或言之
帝所風雲新日月古斯何地鬱蔥蔥陰陽教藏其中

封太孺人漆母熊氏墓誌銘

去與蔚生晤言者一月祝蔚生六袞而寓以蕪文拙
詩者一句于時皆未嘗不及太孺人萬福以何粵師
駐城下荝扉晝掩聞剝啄聲蔚生使至進而將詞鳴
咽欲絕拜而發槭則以太孺人墓銘見委嗚呼何其
慶弔相隨之速而吉凶之言之難見也元寬誼不敢
以不佞讓復迫期不逮讓謹識其岸畧曰太孺人者
明天子之所命之以貴爲義而貴人之所恆有其先
是奉特旨旌節建坊亦明天子之所命之以賢爲義
廷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三
而賢非人之所恆有若此二名不得偏置故宜謂之
旌節太孺人焉太孺人系江陵望族世業煮海父汝
程有明德產三子伯仲皆能馳聲庠序間季唐夫中
乙酉舉產女爲太孺人太孺人雖華貫性澹不露矜
而有女師之目年十七歸勅贈文林郎潮陽縣知縣
觀源別號 是爲蔚生父以蔚生初筮而同太孺
人受命于明天子所者也初文林公剛嚴太孺人順
事無拂顧嘗垂涕以勸進學非直爲妮妮語者逮文
林公遘疾嘗藥而外請代籲天子何不有必不得而

太孺人纔年廿四耳。蔚生二齡。其第未週一歲。此爲何時。亦一家中之天墜日矣。太孺人蓋欲殉不食者久之。旣而曰。二親在堂。不可以不畢婦事。況二雛又待哺乎。乃強起視大父。公大母。氏膳有不足。典簪佩資之。至于大父母各盡天年。襄事一如禮無悔。而以是藐孤不無外侮。太孺人唯易之自強。門庭高大。何取町畦。蔚生故少負奇姿。太孺人爲慎擇良傳。厚其脯脩。然又時時親督課之。以元寬所聞有樓上讀書樓。下紡績一事。而因妄意其爲教不止于利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墓

祿顯榮今閱狀。乃習其語。蓋嘗問蔚生曰。爾讀書爲功名耶。古所傳忠義事功名中人耶。讀書中人耶。夫讀書之于功名。乃無以相及。而忠義之于讀書。乃有以相爲。此唯大丈夫智勇俱足。始能辨楫而擔當。而太孺人蚤以垂訓。固知蔚生有所受之。蔚生治文章。爲名流推重。長其邑者如端州關先生暨吾師楊茲沈青嶼先生。皆延致而論業。太孺人則戒其干澤。勉副知己。太孺人旣雅不喜裝自稱。未亾人以後尋常唯服大布。卽蔚生間進一縑。在笥而未御。蔚生

作令時。迎太孺人宦邸。不起第曰。吾訓汝爲官當撻勿撻。當取勿取。如吾約。卽如吾晨夕也。及蔚生治兵杭嚴地。近請愧領之。居踰月而返。所以然者。太孺人生平守一閨寒暑節序不出戶限。以靜爲安。而樂周戚族之貧者。常恐違去不得時。其緩急又以惠爲便。此其不近于利祿之大較矣。若夫顯榮之事。則有差別在。嘉名不在貴秩。始得旌表。日鄉里榮之。太孺人曰。分內事也。卽一餐何能修報。唯仰吾兒不負所學。以不負朝廷已而蔚生仕宦亦不能無得失。自縣令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墓

入樞曹。太孺人不以爲喜。丞相嘆之。左官而出。太孺人不以爲愠。迨甲申乙酉間。而數天之天墜矣。太孺人則謂蔚生曰。爾知忘于功名之功名乎。此其意視績時所言更爲醞釀。深切假設。當此而蔚生遂作三公。加太孺人以九命之章服。必也太孺人慘然不樂。夫蒼梧雲氣。猶影見變滅。旣不得起湘君而相告語。而樓船往還豫章。搜牢多有。亦非太夫人所願見聞。獨蔚生能偕隱。以爲終可無憾而已。蔚生歸自章門。太孺人猶健飯。相爲勞苦。其後示疾。至于屬纊。僅旬

日間神志不亂問種種答如其人握爵生則曰戒怒益猶是他年無叮咛語而亦會有挑戰者授之以三自反也蔚生泣則張目曰吾無苦爾無過哀八之日審諦陰晴早晚以爲時未至復寢如常至九日子半呼子若媳諸孫並集曰與且來速反我宅幸不久畱遂瞑面猶微笑嗚呼似有道矣且亦知太孺人何笑乎蓋自元寬論之謂是教忠之有成而礪節之告究後世有識者亦庶不以先文爲妄意也太孺人生甲戌之後十二月二十日薨乙未之七月初九日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墓

得年八十有二以子嘉祉先任廣東潮州府潮陽縣知縣封產丈夫子二長卽嘉祉蔚生其別號辛未進士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配邱氏贈孺人繼盧氏封孺人側室朱氏許氏蔣氏次嘉敬配劉氏孫男子九人琮府庠生娶貢生吳元來女璵娶戶科給事中陳泰來子貢生正儀女玫娶湖廣僉事戴門士女瓚聘孝廉李之慨子庠生姓女瑜聘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女珩聘庠生熊瑛夫女珈聘孝廉張培女璋未聘皆社出陵嘉敬蚤世無男繼爲後孫女子六人潮貞適

禮建左布政胡維霖子秉肅娶貞適戶科都給事中諡忠節吳甘來子家仲國貞許字四川副使熊士達子言良貞許字四川副使羅應秋子德厚俱社出昭貞適經歷劉允春子鳳道敬出曾孫男子二人甲生琮出黑生陵出女子四人鳳貞許字庠生劉允洪孫煜崑貞琮出橘貞春貞陵出乃是月之廿有七日塋于一都蓮蕊阡首壬趾丙與文林公同竊以遵速反之道言

銘曰盤龍佳氣作坤貞手如皇嫺補天傾頗有孩兒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墓

勿倒綱國之棟礎玉于成猶言爽意非所并人于鳥獸可參盟眼中塵滿耳中鉦坊表隆崇特未更此地何以得符名直心勁節故嶸崿六十年來冷雪斬門外終遠車馬聲墓誓無渝海不驚孰言子與前修墮遂當含笑八九京高丘有女致將迎悠悠古帝復長鳴此爲笄者何慚纓金管書之曰法程

先妣誥封太宜人楊氏墓誌銘

嗚呼男何能忍而銘母耶私竊自惟倩文鴻鉅異乎已者必譏同乎已者必諛諛且譏之事皆歸男而未免誣母是不如自爲之以載其誠且得從夫至哀無文之義母蓋先府君側室也無諱姓楊氏撫州府崇仁縣人庚辰進士吏部楊汝良嘗自言在屬籍久之不敘外大父流寓南昌軼其名號或謂之楊公外舅清八與母俱幼孤而母生有異識者蚤期之兩國夫人府君攻子平術已貴兄伯仲叔季全心弗善也相

墓誌銘

卷二

墓誌銘

墓誌銘

命母而奇之徵以年待願由己丑至壬辰府君令桐城母侍大有贊襄由癸巳至乙未府君在諫垣母不侍終遠赫奕既府君以爭國本請講讀論礦稅數數櫻怒定陵得反初服丙申事也而是時母始成爲婦矣其明年丁酉產男元寬府君字之曰多一若以爲贅一若以爲增焉後數年甲辰先嫡母封儒人萬氏見背而是時母始成爲母矣綜持家政中外肅雍敬祭羞賓致極豐潔乃操作浣補不廢于身遠近大家皆聞而來取法又後十數年戊午先府君再見背是

藐諸孤如男元寬僅弱冠稍嫻文字不知世務第元宗纔十齡元寅纔二齒而于此稱未亡人苦節遂閱四十有五年然後捨我兄弟而長逝實惟母貞中間所爲長養成就俾我兄弟各有稟教勿墜先業實惟母慈亦惟母瘁男寬叨戊辰一第兩元皆危得之危失之輒以爲祚衰風水薄名心頓灰迺浮沉部郎監司間爲是寔于母責而已緣奉烈皇帝登極覃恩得尊所生則府君已于光廟闡幽日贈光祿寺少卿第更進一階而嫡母從府君本品誥贈爲宜人母封太

墓誌銘

卷二

墓誌銘

墓誌銘

宜人典例然也家所被世榮止此不知于府君之謂贅與增者何居然而母天性恬澹雅不欲以富貴易清白嘗誡諸孤曰自吾入爾家門未見有至十年仕宦者一官如朝華猶有秋實其在嘉名祿若弗及世豈乏介子推之母乎男提澗衡而殆以忤權相落職歸卽不復用于世此其視府君建立大有逕庭惟在仕籍之日月正等母以爲此真肖子也不責之而安之弟宗登壬午賢書實用廩生副榜充貢母復各誡之曰爾輩才未必第且第無庸矣遂母子相守踐歷

海桑流離轉徙傷外反家終及黃泉不出鄉井雖生
闕五鼎之供死無一壇之祭母亦皆不責之而安之
耳母平居話言微初案古廿年之所見聞絕口不道
似為知廢興難之也抑其所以云廢興者不同矣先
是男有文兒祖功激昂慷慨自署號曰中國男子每
家庭唱和泣下漣而無異高漸離擊筑嗚嗚男漢許
可母殊不謂然已而功果無成橫死賊手而其餘孫
在庸格若新生之憤未見蘭栗者母更心憐不大遠
乎尋常婦人女子之意男又憶少年跡馳頗違繩墨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母未嘗不憐迨其末路則脩飾而母謂之誠收藏而
母謂之露母于男猶是顧役之無已也傳不云乎子
以母貴母以子貴非勢分之謂也所奉貴于此日者
母則恩矣勤矣男未或優暇焉夫門內不少鋤蘭而
道上復工樹棘是以男自童至老始終憂勞母心母
所不責之而安之者亦慈過也母生前丁丑八月十
五日酉時歿今壬寅六月初八日申時享年蓋八十
有六其德厚可至于大齊而曰畱以與子所產三人
如上而寬配宜人徐氏宗配王氏寅配蕭氏俱物故

不繼而有妾有出者附孫見下孫祖旬娶劉出殷氏
祖遷聘羅出周氏祖余出倪氏祖功雖已天能文有
息終不欲廢之亦出周氏系之寬祖述娶李出王氏
祖構祖範出劉氏系之宗祖筠出蕭氏祖實出賀氏
系之寅孫女寬出者四二已適人皆朱二未字宗出
者四一適姜一適李一字萬一未字曾孫二為春舍
春述出曾孫女一功出母以十二月初二日寅時葬
本里八廟山府君之封前左首甲趾庚如府君不敢
言同穴蓋亦母所妥焉 書丹竟男寬再舉丈夫子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母所期也名祖軫出倪氏

銘曰母窀于父之側其執在隨也是有上下而後不
前踰也百世之論者尚于母無間然矣不知其謂子
之賢愚

先太宜人行略

太宜人姓楊氏撫州崇仁縣大華蓋山下人庚辰進士楊汝良每言其同姓然世次不得而考也外大父寓南昌微軼其號止外舅清者相與終始亦常人無所見太宜人歸于先府君纔十三歲猶待年府君起家桐城令時太宜人實能敬事無失禮府君精三命學謂是當生好男兒蓋自桐城召取官給諫時未嘗攜眷已建言國本得視職歸田里然後太宜人成爲婦時萬曆丙申也明年丁酉則不孝元寬以生先嫡

進賢堂稿

卷二 行略

五

母封孺人萬氏不數年而見背然後太宜人成爲母綜持家政中外肅雍勤儉之教遠近取法焉萬曆戊午先府君再見背則藐諸孤元寬纔弱冠少嫻文字而不知世務元宗纔十齡元寅纔二齒而太宜人于此稱未亡人至今四十有五年矣鞠子而成立之各稍稍修飾不墜先緒無非太宜人之勞瘁所就元寬叨戊辰一第奉覃恩尊所生緣先府君于泰昌閏幽日已得贈光祿寺少卿晉一階爲中憲大夫而先孀母萬氏諱封爲宜人母爲太宜人側也蒙受國恩亦

不可謂不厚矣然太宜人性遠紛華茹澹泊親紉績至老不休嘗誡諸孤曰自吾入爾家門未見有踰十年仕宦者富貴有盡清白爲長元寬自提浙衡忤權勢亦落職歸視先府君建立大相懸絕然在仕籍之日月正等太宜人以爲此真肖子也不貴之而且安之元宗登壬午賢書元寅廩副例貢復各誠之曰汝才未必第卽第無庸也母子相守一閱海桑轉徙靡定人倫之際每有凋殘遺八孫二曾皆新生之續耳未必有聞者起太宜人亦不責之而安之太宜人素

進賢堂稿

卷二 行略

五

健自昨年夏月一病而劇今再疾遂不起尤強自支持作大懼喜相而逝第藥物無功含殮粗具古亦有言傷哉貧也謹枚汨而略述之

此狀太畧其時有當事者欲爲之銘而來徵狀哀毀中草此以應其後不敢請也又時迫而不孝遂自銘之此稿不忍廢且稍有互見處爲存于志銘後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三目錄

墓表

明福建進賢縣御史翰林院庶吉士來沙鄧

公墓表

崇明侯縣知縣前考城縣典史龍岡李公墓表

明壽寧山西飛都縣州判吏司主事盡明胡公

歸配安人侯氏合葬墓表

葬出繼獨步源溪公墓表

行狀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目錄

徐叔獻先生行狀

待詔贈奉直大夫刑部某司員外郎端明江公

行狀

大德客死吳君于蕃行狀

塔銘

壽昌寺待詔禪師竺公老和尚一儀塔銘 并序

壽昌其天大師藏燈塔銘

曹洞祖雲巖無住曇晟大師塔銘 代

勅修待詔徑山堂上雪嶠大師塔銘

百丈山石澗大禪師廣輪塔銘

重興雲巖睦堂大禪師舍利塔銘

九奇峰匡雲禪師無作塔銘

蘆林陸航大師碑銘

寶華寺第一世見如禪師塔銘 并序

豐城感山洞明如初兩禪德豫作合同塔銘 并序

義山第一代大禪師弁山分身且拙和尚塔銘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三 墓表 行狀 一 塔銘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會程濟冲士哲校

明福建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來沙鄧

公墓表

裝得讀來沙公書而好之。以爲遠足。紹圭峰先生近不失方水相國。且其言多在道有高于文家合會之才。則元寬竊愧未能負囊稟學是歲也。爲甲午公年九十。加二海內徵文獻者亦共謂天所慙遺庶幾得見而不知公卽于是。厭世矣。閱四年公子仲有乃撰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三 墓表 一

公事狀屬其子爾及拜致于元寬曰。我府君卜藏本縣之十五都龍眠坑首庚趾甲。昨者薄就窆未遑乞銘。大手屢屢以不孝之自爲辭。納諸幽質而無文行之不遠。子號能言者。實我府君之昔所敬畏。儻哀而賜之文以表墓焉。府君幸甚。世子孫幸甚。元寬初自惟樗鈍。不敢當已。復念元寬之慕公如此。其至而公之愛元寬如此。其深而乃今得以姓名相附。不敢讓。不敢讓。又踰數月而後成之。是樗鈍之驗也。夫謹按公諱澄宇于德。別號來沙。晚而號東園。則學者嚴

之曰東園先生。家世爲新城縣望。大父贈按察使竹所公。父贈御史都事澗石公。各有芳懿。而澗石公初丞松溪。衙舍直湛盧峰下。是歐冶子鑄劍處。感精產公。同僚益嘗具羊酒賀公。遂蚤惠多材。儻蕩軼類人。或狂之。則曰。乃公而不狂。誰當狂者。逮萬曆甲午。舉于鄉。甲辰成進士。以高選得入讀中秘書。需次公輔。固其所耳。而公何乃改御史。凡自中秘改官者。詘。改。不于省于臺者。又詘。此以知其骨不媚。而當時之宰執嫉之。公爲御史。若城倉屯馬。至于再巡。方各能其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二

職。其名奏議不悉載。爲識大者。莫如撤稅璫罷織造。補官僚。催考選。弭災防邊。諸疏而切。淡中。蔡則在論責成。閣臣以任事也。蓋當神宗皇帝之世。閣臣有重權。最能高下進退人。顧詭于不任事。弇州先生嘗曰。相之形張矣。抑避名而陰操其實。夫此避名而陰操其實者。或抱上爲威。或附衆爲譽。抱上爲威。猶可操。附衆爲譽。卽不可犯。公是以極言之。去其官。終于不復。然視他人之擊一相以蹶。依一相以興。內結納于相。以求容。而外援相之所惡者。以表異。其相距何啻

逕庭公既得告歸里乃營東山而園之斯爲晚號所
由立杜門著書誠有以自樂者然雖削跡公府而地
方大利害必言有語之以朝事之非賢國運之艱難
者未嘗不爲流涕登山臨水握月檐風固無虛日而
痛二親之不逮祿養每生忌二辰致齋潔祭思之如
見春秋掃墓無代行者是則君親之成于兩戒而忠
孝之盡以一生公可謂能立乎其大人倫之道極于
友朋而公則又以之爲性命案江南時嘗獨薦楊忠
愍公異等及熹廟失取忠愍首腦閣逆名重如山迄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墓表

三

有千古天下亦歸公知人徐應雷聲遠有幽人之行
公與締交去官日更屬他氏物色之庶人葛賢挺身
以擊殺稅使全活吳民公義之而出之獄又向人稱
道不絕口此其爲尤甚合古誼者也而草木臭味之
所嘗收梓桑恭敬之所嘗及陶冶之所嘗加煙霞之
所嘗遇仲有且先友記之可無更僕詩文諸制則大
隱堂集具在元寬既似以圭峰方水兩公考諸集圭
峰爲公外舅澹所公之前人而方水亦其年友可以
知其淵源切磋之處若元寬所謂言多在道誠欲位

之近溪潛谷兩公間而公亦曰羅先生大而鄧先生
謹嚴蓋兩師之矣夫公于潛谷宗也其最初相見乃
因司成稚川王公至爲序其五經通釋輒踰十年大
中丞壺丘公親公之同祖弟顧不欲以在原之歌爲
招隱之操生則隔百里而居或終歲未嘗相過及其
死歷則爲之報讎而不反兵凡今之輕于聯譜而急
于投交初矜其族勢卒視若路人者聞公之風寧不
可以少媿公同壺丘公舉之年族叔中崙公道燦亦
得附驥翼公之所以存元寬或由籍而陳了齋生五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墓表

四

十不知程伯醇元寬免矣曾子固名呼徐德占公似
更進也綜公之行事大抵無慮盡失其幼狂亦殆庶
乎聖人君子且元寬竊聞之乙酉丙戌之際桑海改
觀首足倒置攻皮之工某忽而高冠大劍凌轡于公
命公行酒公無難色爲竟三酌焉既其人自敗在繫
當事者以公故重入之公初不言而徐陰爲之開釋
其人慚自遜去若此盛德有非李廣韓安國所能伯
仲者何可以無特書公歿順治甲午正月十一日距
生嘉靖癸亥七月二十日得壽如前文塋以某年某

月某日公三夫人曰王曰羅曰張皆被封贈恩而皆有一子以次出曰植喬植基植舉孫曰代獻代興代典代翼代其代寶代頤代禎凡八曾孫曰增高增益增華增光凡四而植基字仲有卽撰狀者代興字爾及來請文者也一門之內無非風雅之林彬彬郁可以見公之所爲教而公家之所爲學矣謹論其大端揭之石上使後來者將有所考據焉系之以銘曰耄而好學古之人火則傳矣盡者薪百年景物大傷神伊誰與八速反真有達尊三德爵齒莫擬似他惟其恥正氣雄文等不亡青山白雲多黎水保茲天地慶厯來翰墨泉香畱一坏箕星若去埃氛遠後之視今尚勿哀後進小生歸者舊鄉里千峰不我邁作爲此詩將無繆公乎月出遊衣冠道上豐碑笑眼看

明攸縣知縣前考城縣典史龍岡李公墓表

兒時侍先大夫教之以吾鄉之民獻未嘗不爲龍岡李公而屈一指也先大夫論人謹嚴蓋有起兩榜席廕榮而不能承其隻字者而賢公卽公誠賢矣顧所以賢之不過曰是能善剝垂于其家而大有豪長者之譽于其里語不及官或官之第以尉而不以令也似諱焉爾初龍岡少落鳬廢書遊京邸試吏得給事江陵相君相君有意乎其人視草而外至授家政不難立致之要津矣公尤隨流去爲尉尉考城則考城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墓表 六尉如今已陟真令令攸縣由相君所樹相君敗抨及之格不得之任此先大夫所諱是吾儒規槩準繩之正詞抑鄉之先達所以掎擊江陵者之微旨乃公之詞希愷嘗述公行亦姑置是事也何哉夫江陵之大過在一奪情而使子爲狀頭特其小者至于託寄之績啓沃之忠近世大臣鮮有其比其與龍岡爲獨知之契一以翹材非選輒進熟所得存之正可作一佳話且事久論定無容諱焉余表龍岡必以此爲奇節而其初隸文院有卜式出財之風繼掾武曹有干公

斷獄之德。堯父某母某而高。厥是營報恩。羅南院則恤其孤。以數世審官之役。出李重華父子于死。而重華之家立主祠之也。如其祖此。皆迹所詳。余可不爲更僕公名。賜龍岡其別號。世系生卒有牒。口碑亦在人。余今特正稱之曰。攸縣令非僧也。又非徒欲備官也。士大夫受官公朝。拜恩私室。卽不可而嘗已。奉朝除在進目矣。雖不試。豈操苛論者之所終能去其名者哉。公子希愷。余良友也。蓋長余二十年。而狎之愷子天贊。余第寅師之。次天賚。余友之。又次鼻高。才生進賢堂稿。卷二十三 墓表 七

先大夫之所未言。爲李氏而取大。而下亦以明余及余友之各能守先訓。而不爲苟道也。夫有聞于時。而有傳于後者。豈盡因人成事。有正于外。而無主于中者哉。

銘曰。人德之而我無愧。曰鄉先生。宦不必大。閱不必多。亦惟著其所踐。更後之好奇者。雖幻如蜃樓。闕如蝸角。尚不能以名實爭。

明審錄山西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蓋明胡公
暨配安人侯氏合葬墓表

蓋聞之文墓上之石者美行可一二數也而容城胡公蓋明之足述多而不可選矣于是公喪葬閱廿年所取大手筆行狀誌銘神道碑具余得交公嗣君或而讀之其歲在辛丑或自嶺南歸省壽母尚出壽冊寵余以題明年而觴母九十觴後母卒又明年而合塋于公又三年或來請表墓亦合于公豈以余能賢爲堪任識其大者乎然且固命歷時又重以聞孫西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墓表

九

安郡丞戴仁過南浦索文述不能已已因奮筆而題之公諱向化字葵之別號蓋明世保定之容城人容之獻則靜修劉先生以理學傳忠愍椒山楊公以直節顯是公之所誦法而公始祖爲元叅知政事福再傳爲元進士炳南實得配祖靜修或中廢及公而復舉人明之達者爲光祿少卿質卽炳南子以至讓產之處士世臣及公父忻母王各有陰德是公之所聞揚然則其學問淵源與其爲人之能思初而不忘本亦可以大槩見公舉順天辛酉嘗行其三折草人膾

炙焉久之不第遂筮仕令山東新泰新泰治間借才一署萊蕪再署泰安皆有善政如新泰而更著軍功于九女寺若徂徠新甫之間甚偉其後士民爲公立祠余年友內院大學士劉公憲石記之公所刻平陽治畧鹿公伯順序之識者皆稱篤論權衡錦衣衛經歷亦司隸極選也而公更以不擾市獄能其官陞刑部四川司主事尋筦印務大司寇玄嶽鄭公蓋一時正人君子之領獎獨于公乎倚重而推轂挽黃失期先帝嘗爲震怒河堤重臣暨蘇官皆懼不測及公而持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墓表

十

無欺侵補贖得當可曰平允然朝審之日罪璫抵辟求解網者雖要人爲地必峻卻其審錄山西則所出至八十八人親王之欲案誅者可除而罪弁之關封疆者則不可請維溫與栗實兼有之白雲署故非駿雄也而名公王元美李于鱗昔嘗處此公登樓和詩慨然遠想一何暇豫丙子之年幾右再震公奏卹節烈則定興安肅之殉難者人被殊旌而太常鹿公家居盡節亦藉表章鹿公卽作序之伯順公以正氣存之非爲報也當是之時公昌言正色大著朝端而以

一跌謁歸病間再起方將大用遽爾隕星邦國殄瘁
何可勝悼公死無餘財卽清白蓋匪一世初嘗以家
贖不受產因租他氏田四畝自耕而食且依侯公約
所而竟學焉約所者安人之父也安人爲侯公長女
嫺家教能婦能妻能母以至于大母幾及百齡德福
之隆滄桑間殆不多見由或所爲狀則公之攻苦績
學而成盛名者安人有助焉公之循良能守職事而
多所平反者安人有助焉公之廉安人有助焉若其
發祥保世寢大寢昌前後有公所已見者安人與公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墓表
上

同之亦有公所未見者安人致之而轉爲公錫之矣
所產子二人長廩生或諳儒術治文章業未艾次上
林苑監丞穆早慧先公一年公孫二人存仁薄宦西
粵戴仁登高能賦之材令香山有名譽擢丞西安分
司潼關曾孫七人玄孫五人此所謂五世之澤何如
哉繼自今容之族當無出其右者非右其貴勢抑右
其賢德已耳公初雋時恥承楊得意之薦里中大瑯
有欲見其面不得者及黨錮之禍楊左爲稱首而左
公蒼嶼公嘗受知被逮械繫道經白溝公省視流連

激昂慷慨視李固門生何若聞賊僭擬李唐自秦晉
破神京士大士汚僞職者如麻似粟侯安人時遜山
中還書誡或曰愛吾鼎公妄進公以身家爲念又曰
禽門有人則聖門無人吾不食矣視趙苞母何若凡
此皆忠孝節義之大端可以成教于其家而亦可傳
于後世以垂人倫之法則者矣于是戴仁爲或次子
後于穆終善養或志顧當侯安人之卒戴仁在香山
請承重以例未合不得報視金湯之爲都成又何若
附書之碣以著公安人之有賢子孫而公安人生卒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墓表
上

年月詳他文不贅惟是東牛之原自足千古亦何必
高之而近要離卑之而取告身腸墩以相似也

世出世間少源吳公墓表

仲尼嘗爲有吳延陵季子表墓蓋重其人而不必見其面今余之于少源吳公也亦然顧重其人則復異其人不必見其面乃有進于見其面者何也余初得交少源之子所聞少源行跡特詳而少源子非他人卽此日之所謂趙堂禪師者是已趙堂禪師又爲余友靈隱晦山和尚之大弟子是其中有演相投合若水乳函蓋然者余獨安能已于言乎按少源公諱邦榮姓吳氏梅浦名族代有聞人表取識大故畧不及

進賢堂稿

卷二一三

三

而公性遠紛華自詩禮外卽惟是究心竺乾之學與浮屠氏游處終其身此豈僅李元禮所云清識難尚至德可師而已者佛法與人倫通且以孝爲戒殆不如後世詆佛者之苛論公初營高廡令其下可拜數十百人以葬其父石菴公者此物此志也形家豫事動以富貴福澤爲期而公曰止止吾不願願吾翁子孫有成佛作祖度盡一切衆生其人者而事足矣嗚呼此豈世智所能及乎蓋後來趙堂之無窮實權與于此而趙堂是時纔四歲聞公語卽欲出家詎非公

大願之所攝受公娶于魏產趙堂其先已有嗣子祥其後更生幼子軒而惟推趙堂爲慧種公之化也以無疾端坐槲柄在手去來明白有深禪所未易幾者士大夫多爲詩文而志之亦必曰是有傳人在焉已矣余于是擬公若維摩詰而開不二門所得嫡骨兒所獨又擬公若龐道蘊而無生共話不取團圓一子出家生天可後則公于果位中尤獨居勝位也石菴公葬處曰武湖腦山公化去趙堂未出幼卽遵治命附公于石菴公之左方其歲在辛未亦越四十年

進賢堂稿

卷二一三墓表

四

至庚戌趙堂乃更封而表之選佛歸來視選官歸來者同得有事于丘墓上慰先靈下垂後軌余趨焉爰合舉世出世間法而表之且竊附于題讓吳曰有吳之義系以銘

銘曰蘄黃間古佛土山東西祖四五湖上封士曰處能超然萬法侶金襴人似梓旃降禪龍伏羲虎口中珠不得買千萬年當日午

徐叔獻先生行狀

叔獻先生名堉姓徐氏南昌縣有聞諸生今進士鎮之父也叔獻家自漢高士孺子來所承傳甚遠而祖濟川公治麟經兼通五傳爲海內專門名家知言者爭師事之父文穆公世濟川之學以萬曆庚子雋于鄉辛丑中會試副榜選授湖廣潛江縣知縣多善政載潛志中用秩滿封父母如官擢南臺御史天下于是皆想望其丰裁而無祿卽世產四子並列學宮叔獻次三兄臺坦弟垓叔獻之爲人也光明祥愷生平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行狀

五

無一曖昧與刻薄之事然性復落落不肯妄交一人人亦不得而易與之其在潛江署惟知下帷讀書腆臚之氣瑣細之功一無所盪爲之根極理要規矩先民必不走時蹊而出嬌語著作之富則今文數千篇古文亦可如千卷以至四子書麟經講義鎮皆保之會當行之矣叔獻歷試凡十科而丙子己卯受知于吳嵩門馬君常兩先生皆危得之數奇而乙自是厥後卽文戰無不與鎮同者辛卯之役叔獻始不獲與棘闈未嘗介意顧覽鎮闢牘而大喜以爲必魁其經

迨鎮且放而尤勵之曰昌黎不云乎士患學業之不精不患有司之不明吾雖年運而往然餘勇可買轉盼三年當與汝背城借一也顧家人治酒醴引觥論文夜分乃罷嗚呼是其氣決爲何如哉越二年癸巳督學趙公歲試暨中丞蔡公觀風試皆前茅乎叔獻叔獻掀髯曰文字尚可憑息壤在耳兒曹必無忘之乃不數月遽疾以終其與鎮訣不及家事惟引鎮手以指書未得出頭四字遂氣絕目不瞑鎮撫而哭曰兒必繼志乃瞑受含鎮竟以丁酉魁其經辛丑成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行狀

六

士筮仕得山東魚臺縣知縣繼志之期幸而不爽然其後來未有艾也黎子曰人患無志于世耳有志于世蓋不必其身爲之愈于其身爲之者矣徐旣鼻祖高士而高士之高也何以通目爲隱流陳仲舉掃除天下豈至求友于煙霞顧獨與孺子善可知孺子非無情者山行千驛必似其祖卽叔獻未得出頭之言決不與大廈一木語相爲河漢而張遐遠嘗從孺子受易得其傳則經術亦必有所用之春秋內紹四世而達蓋其遺意也豈顧欲學洪厓協唐許哉余所以

樂狀之。而諗于天下後世之志士。若夫叔獻配張則
厚溪右族出自名儒伯起先生余嘗得爲文壽之產
鎮兄弟亦四人鎮弟鉉鍾鑑鎮一子曰章鉉一子曰
奇鍾四子曰意曰端曰靜曰鑑一子曰新章一子
而緒叔獻先生之不亡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以備史
筆採擇

待誥贈奉直大夫刑部某司員外郎瑞明江公
行狀

文家之所爲取大者二法一累詞而進之如惟恐其
盡也一選詞而止之如不欲其盡也余狀江公蓋以
不盡而不以盡矣公諱仁牙字憲甫別號瑞明姓江
氏是崇禎元年戊辰之高第選貢生也而終其身不
改初服其于世殆未嘗數數然公之先籍我江西明
永樂間自宜春徙玉田則止水流風蓋猶有未泯者
徙五世而至濟川公是爲公父以明經起家當太平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行狀 六
無爲之日高尚不仕典型何如哉濟川公產四子公
其季也伯任丘教諭文勇仲諸生仕勇叔武生潛龍
仲叔未有見而教諭先殉節任丘直躋忠烈諸公之
座英靈在天不可以不識公十歲而孤卽能致孝于
母夫人趙尤云先立其大者其在孔門四科亦復兼
舉本末而配夫人李善事孀姑于公多所佐助李固
華胄舊黃安令某公之孫女也初公赴童子試邑令
徐公首拔之遂畱公讀書衙舍爲擇配而判合焉事
甚奇特所產丈夫子三人長中耀乙酉舉人官刑部

員外郎次中彩邑廩生三中楫丁亥進士官福建甌寧知縣女子子二諸生張我重李生傑爲之壻孫男子七擢出者普昇暄曉旭曙楫出者之溥俱英物孫女子四俱結姻名門公族以是大要皆文章之見榮而公顧有所未足者其題壁但曰大志未伸誓不小就余不知公所志何等而當時五色筆若尺錦固未還也公豈以兩科爲不逮兩榜乃斤斤焉從而區別之曰若爲大若爲小也哉公于三子皆庭教之不令出就外傳故嘗冬不爐暑不扇衣裳之褻者不綢帛

進賢堂稿

卷二 三行狀

元

明取受之有僅也子已駢貴不一就祿養以爲各有王事吾無涸焉雖奉高之土室不扃而幼安之榻跌未動至于乙未乃詠悼亡之詩至于壬寅遂作騎箕之賦回首其初生爲萬曆丁酉得年六十有六壽考之數但在中上而于新故盛衰之間可以云謹奉身而善游世者矣副郎官從五品階奉直大夫公宜視子余壹以是稱公非僭而刑部在進目久之猶以事畱滯地方未赴恩綸有待然假設刑部而能捷足以應功名之會者雖安上宜官一日九遷度非公所以

爲教也惟建侯之初而不失盤桓之意公于冥冥猶應首肯異時刑部與甌寧更迭而起爲公卿則二方終當無愧太丘抑別有增上也余固陋且未備官姑約畧而狀之以待大手筆如燕許者之更得爲累詞而進之焉

大德客死吳君于蕃行狀

吳子廷柱自歙來奔其父于蕃之喪。偕僧六度泣而過草廬。長跪乞諱。以爲必公也。能不死。吾父父卽微有隱德梓人。巧者嘗著于韓歐兩家文集。豈其鉅筆而置閤幽。余昨方毀。聞語益酸。然嘉吳子猶能守三年喪之禮。且不以千斛博一傳。故無嫌乎狀于蕃。其畧曰。君名衍。祚于蕃。其字也。姓吳氏。徽歙西莘壩。傳桂里人。其八世祖兵部右侍郎寧。當正統己巳。北虜突入紫荊關。寧奉詔出德勝門。會諸將議方畧。及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行狀

三

還門閉。虜騎充斥。從者驚散。寧獨立雨中。區置衛兵。及四來。避寇男女移時乃入。因憂勞成疾。此一事足爲先名臣奇節矣。其後敘泮皆用科第起傳。至鏘是爲君考娶張產君蚤世。其學攻舉子業有聞。但不得志于名場。則往往改而從廢舉。自其俗又父命也不敢違。君于是南遊吳會。北上金臺。作萬物錄書已畢。而最後乃畱像章治海萊蓼水之上。與余望衡涉歷年所。其立幟曰洪字貫未至頂豪。所執事亦非伯而人必爲屈第一指。則曰君在是焉。君德厚信。紅達人

心氣與物無迕。故不聞于遠近。雅俗自公府賢之。曰無君之足跡也。問巷賢之曰。仁也。駟贈賢之。負販賢之曰。平也。僧道士賢之曰。好施于也。至其賢者如余所知。其鄉程鳴玉士哲。其家非止諸人。固已賢之曰。相師友以善也。而余賢之有異。一爲君之不自賢。以釋于余。一爲君之不忘君之賢。以詔于余。蓋余聞廷柱言。益感孟莊之同時。而不及見。而歲匪龍蛇南城之役。或欲覓麻姑語。桑海客星。遽殞行道心。傷虞博間坎深三尺。延陵家法可用于所生。不可用于所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行狀

三

自生爲飯舍之不親。遺教之不承。廷柱凜然若無所容于天地。有子如此。卽可知君之能裕後。君娶于許。獨生一子。廷柱女一適生員胡琛。古人之言曰。公侯必復少司馬。公之明德遠矣。君無憂其後之不昌而熾也。君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得壽僅五十三。凡人所欲百其身以贖者。而君安之若無遺憾。王彥方在遼東。公孫度規諮以政事。旣用商賈得免。至若范少伯。變姓名在齊。能治生產。齊王故物色之。且舉爲相。乃更去之。陶當今之世。而有欲相君者。君死不就。相乃更去之。陶當今之世。而有欲相君者。君死不就。相乃更去之。陶當今之世。而有欲相君者。君死不就。

壽昌寺待謚禪師竺公老和尚一儀塔銘

吾師乎道德備躬機用滿世窮靈源而直造處津梁以不疲法故無多惟施能殺活之劍禪非僮侗亦握離文字之符遂身土互融去來任運末後光明蓋天蓋地非凡筆所能點也而楚雲兄爲師塔衣鉢壽昌此誠師志乃狀師而使寬綴銘無亦欲與寬同其當仁不讓者乎謹按師諱大成字竺菴由天界浪老人命之師于浪老人爲嫡長于壽昌無明和尚爲四世孫于曹洞爲三十世正傳其先則長沙醴陵龍氏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之子父西池公母王氏產師多見異徵師亦果負異表目若蠟電與羣兒嬉羣兒皆畏之獅子饒奮迅之意矣師七歲違怙恃未嘗受書稍長尤高自期許不斤斤于一切而亡何以夢遊南嶽樂其山水遂志出壘毘盧洞無礙老人亦先感夢而後觀師也此可知慧命之有夙因是日曾公金簡李公湖州在無礙座上相謂曰此子風骨不乏必乘願再來者宜亟收勿失乃令禮壽中公落髮蓋當師廿有一歲時師精勤內行而神明于佛說發起初心卽不欲苟爲學語而

止一日得高峰錄讀之至雲巖問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峰云徇熱油鑪語爲刳心焉已又閱壽昌傳由兩世之法檀見其中有頌龍吟霧起公案則以爲此非敲推聲韻者所幾復卒業于高峰遂能解其去不出死關來不入死關之旨而熱油鑪話獨未洞然嶽上諸公無能爲師出楔者師有事叅方壽公且提腰包以相送矣于是雪關和尚繼席博山學徒甚盛師見之信州小祇園關因徵本叅爲狗舌原無祇其錯漫將話柄究分明之偈示之師疑情愈切從關上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五

山一單不給瀛山遣行激發多有師爲之泣下沾襟對佛誓曰今生若不頓悟決不甘休彼旣丈夫我寧不爾至瀛山坐蒲團五日不起忽因止靜聞魚聲打失布袋大笑曰從前謬矣和尚真我導師也更盡讀五燈會元則各各如推門落臼慶快平生未幾開來瀛山師賊門作聲關曰如此麤糙師曰這是甚麼所在關熟視良久曰汝捉得賊也賊物現在師遂禮拜此師最初得悟之機緣事止乙亥逮丙子師住靜建陽丁丑雪關示寂師歸瀛山造塔畢圓戒于聞然和

尚座下戊寅禮雲棲塔上徑山訪雪嶠和尚嶠爲書
曹源一滴四大字贈之既乃泛重溟登普陀禮大士
遂上天童見密雲和尚不相忤還之天目求死關遺
跡挂瓢千丈巖前仍題偈募緣新其殿宇辛巳始策
杖金陵寓靈谷寺圓歸南嶽而浪老人適自圓通來
應靈谷之請師造見焉老人問曰汝當時見雪關得
箇甚麼師方斟對老人以手掩其口師曰何得干戈
相待老人曰錯了也是冬結制師爲領衆及解制上
堂師問如何是白雲山外放行一句老人曰堂中座
建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土未展眉在師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老人曰
蝦跳不出斗師便喝老人曰更踈跳在自此師資日
契至于甲申之春老人命師爲古航和尚壽航深契
許之爲跋雪關法語以贈師因還天目揜關老人喜
而作揜關歌辭載其集是秋老人違和師走問疾侍
立次乃曰和尚有甚分付也無老人曰你拄杖子在
甚處師曰恁麼則橫拈倒用去也老人曰也須靠主
始得師曰老老大大這般說話老人曰看你作何活
計師曰恩大難酬老人于是手書什囑一偈而錫以

名此師中間得法之機緣事止甲申過是而往則皆
師與慈運悲接物利生處矣首圓通以代老人次壽
昌又大景雲以應邵公來沙暨肝江人士請獨前後
在壽昌多年者爲祖庭故又次南嶽以唱還鄉之歌
又次棲霞以爲老人定黃金之國藏合同之舟且近
張天界也是之謂五大座諸過化不與焉然而緇素
雲集棒喝風馳固無不眼正乎人天雨漸于草木以
至出其緒餘建立法界一指顧一莊嚴在古德中亦
云隆盛雖鳴塔非師不爲功見于陳公旻昭所頌他
建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方尤健羨之而曹山寂祖片石荒迷撥莽推求應手
卽得師自爲文以記之矣師才供二筆長篇短詠無
日而休言語之妙家傳戶誦晚復工爲潑墨不讓米
家蓋空色人境之通亦無技而非道也海內之得與
師遊者名公卿賢士大夫不可勝譜顧各授以法要
懃其翹勤人人謂師厚我哉師大心而多受依于規
矩彈邪揅異尤特謹嚴四祖晦山和尚贈句曰迴雁
自來空楚塞假難誰敢過秦關足以見其概矣若一
時大老其能證盟吾師者不乏而他日南嶽異人獨

以師爲染衣中之將相由今徵事豈不其然師入關
爲掃東苑鼓山兩塔故遂止西禪示疾自作封龕起
龕舉火三偈及故人書百函瞑目坐脫因僧衆悲戀
更淹十日以遲壽昌使者使者至仍詳問山中耆宿
狀且閱楚雲兄代座語畢然後及化嗚呼一何其明
白而從容之若此也封龕偈曰樓閣門開開已復閉
我住其中法當如是起龕偈曰老大年來行必動衆
今日依然伏惟珍重舉火偈曰烈燄光中三十年拿
雲纓霧奮空奉于今撒手還鄉去分付紅蓮徹底煎

送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雖然如是且道如何是老僧末後句白雲籠嶽頂終
不露崔嵬嗚呼此其視雪峰自製銘爲何如哉同心
著一儀蓋雪峰銘中語也其義亦大合乎世典故寬
竊取而歸師焉若其崇諡姑以俟之僉謀師誕生以
庚戌而順世以丙午得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有七
大弟子十八人曰龍山沛楚雲源擊干湧東肇雲壑
素野先浮菴止智元天目海虛舟載壽昌爲兄
終第及以歸梅公一如雙公其公已事而南嶽與沛
棲霞與源是其序也在家承記荊者二曰劉公純之

而寬次爲寬非良馬也鞭影及之寬憶逢師孤嶺時
徒解文字禪耳師進之曰不有向上關捩子耶于時
寬淡粉嚴師淺之淺之以捉賊故其後寬銳話頭師
鈍之鈍之以繫驢故而寬于師顧不揣而進規曰人
之難與言也第卑之無甚高論師亦許焉師西禪燭
寬如仲尼之語顏回曰齋回得使之矣而異時師嘗
命寬序五大座書寬未敢出手是結集日也幸不死
必遂之

送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銘曰洞上玄風出空劫前吹條線路方便設權應接
酬機偏正回互當其尊貴氣宇如王法身不素不落
階級曷滯文章三句四句乃自西徂東更行萬里無
寸草處時節維何柔兆敦牂奇歲一過承古有言悟
道不存師如彼未悟是歸藏者蔭庇天下一株大樹
旣萬德不將脩然而來脩然而去依止好山地無陰
陽隻履焉措嶽上逍遙七十二峰等如是住菩提果
滿世界花開雲朝雨暮曩歷刀兵更攘魔外吾爲此
懼及我國晏然大寂定光何分好惡法不孤起仗境
乃生茲非境故祖宗庭邊兒孫脚下聊可遊步保社

如林幾地爲爐何人入鑄自江西湖南至于金陵他
年法馭草生木長更有新條大塊以怒金剛眼睛金
剛輪際于何不顧惟大智燈盡卻今時失微塵污請
言現量一剎那間三無央數

壽昌其天大師藏燈塔銘

祖師禪之能大且久于世者二家而洞上之風尤競
壽昌在洞宗非僅如一枝之橫出已也抑正統系焉
賢聖六七作矣自無明和尚爲之開山直下歷二世
以至我竺菴和尚若雙峰大師皆能續佛慧命弘法
主化應求于十方而示之以寶鏡三昧之交光不墮
者旣復得其天大師以勁其後規矩高曾墳簞伯仲
極盛難繼誠非所云而何以奄忽示寂令人天遂失
一師哉蓋謂之報緣已盡則謗師者也謂之報猶有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承杖人記斯機緣有三一答心心相印之問以大地
一片雪也一答不肖壽昌之問以坐斷佛祖舌頭也
一答將何傳真之問以禮拜再禮拜遂謝證盟也如
此類在千七百則中亦嘗時有然用之若箭鋒相當
唯之與阿必大相去非小相似者矣杖人乃卽其前
後語和會爲一偈授之以表信後來者遂當入藏流
通可無複述及乎重加煅煉至于己亥則杖人傳衣
之年卽其辭世之日付託隆重亦何啻聞顧命然而
師初開法興國猶以寶華天界較量抑揚及主壽昌

則無一非還鄉之曲矣。今兩錄具在大抵皆能以文字顯總持以總持離文字豈與夫依他作解者同住一窠窟哉。若其握篋而兼施殺活之劍鼓鞀以大鑄凡聖之銅蓋亦無所不用也。竺和尚置余門中承當匪易而師有助喜之詩亦猶是微困相為至論洞上祖宗猶亟稱芙蓉楷師其以盡卻今時者進余而更以力辭賜紫寧得罪不奉詔者高芙蓉也乎師住壽昌提督嚴公鎮于建武其與師書札往還無虛日者固以道德也及其遊閩爲造祖堂而藩王諸客館師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西禪顧復有見有不見者非以利養也回途至樵川憩瑞光日與太守汪公爲壘壘乃顧侍僧曰吾不復涉飛鳶矣是可謂知時節稍示微恙撩起便行經七日顏色如生是可謂了生死然大日西墜山禽水鳥亦有不勝其悲者師誕于戊辰八月五日寂于甲辰九月十二日得世壽三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三其受具寶華爲乙酉則齒十八也皈天界爲辛卯則齒二十四也總之成其早服楊岐會弄三脚驢人或稱爲少年長老而塗毒策獨對聖僧喫飯亦豈真福不逮

慧者乎。今塔于壽昌右方蓋是還鄉之終事余儼記中峯廣錄一則有送禪人禮塔偈曰白雲黃葉石稜稜一塔中藏一祖燈三尺炊巾無地展又攜金錫下危層遂節取其文而名之藏燈塔亦竊謂師實有以續祖燈者焉。

銘曰大好山大于須彌是產鉢錘復鈍鎚發而出水香似西飲者得佛正見知我公乃是天授姿蚤年聞道參與回遂能絕學到無爲窮苦欲笑賣身啼聲名洋溢達杭梯利生優劣總被機火聚燎人孰不灰菩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提趨起出是非世上顛預把佛欺鬼神不識聖智迷鐘鼓交叅棒喝馳真休真歇此其時借問肘後何所攜原來不將一物歸老僧入夢爲屋基窳堵無縫足覆之那伽大定在翠微藏燈愈密愈光輝年年月轉春風吹無影樹上不萌枝

曹洞祖雲巖無住是晨大師塔銘代

余聞博菴學使寧州雲巖禪寺記云雲巖作于唐貞觀末有分寧之先盛于宋元祐既有分寧之後傳燈獨著潭州雲巖者蓋祖師當年嘗揭其嘉名而之于潭亦若筠州上藍之揭其名而之于洪夫名者實之賓潭州賓也雲巖實也祖師所憑依其必在分寧矣由貞觀迄今閱三十四世相國豈凡金公秉憲分寧時傾瞻塔寺經始締造法幢既振異人斯興元潔禪師應運而來鼎新雲巖增修祖塔其實離離千百年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五

不隲斯道先天地生後天地存信哉茲元潔不遠數百里命其神足生生介博菴而誦銘于予非以予知佛法者亦以余老人之言足徵也余請即以雲巖悟道因緣爲同叅共證之昔祖師叅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蓋悟道之難也如是及乎獅子弄罷心燈既傳寶鏡三昧曹洞起宗斯其人豈復有俗狀哉卵形十字設利在焉通身手眼皆在焉祖所謂祇這是者是也余晚于佛乘語

極尊信而儒者顧有滅倫棄理之戒余謂道在忠孝卽與其在性命者無二無別故銀盃盛雪明月藏鷺可知性命臣奉于君子順于父可知忠孝而其說皆自寶鏡之詞發之則謂雲巖路相次斷絕者豈有是處萬象主主人翁固不得別覓况主中主也其猶有去來乎然而曰再來者誠有之其相續不斷卽其再來未可概之人人也聞無住之塔初寶銘以洞山洞山旣邈得其師真終無滲漏矣而乃今復有元潔以重開其藏而持其印則是于祖師雖曰遙遙不啻爲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五

內紹也亦豈不得曰祖師之自爲再來開闢原是開闢人世有此語余寧杜撰藉第令如實言之不欲更求之茫渺則古塔萬古常新雲巖百世不祧潭寧無分賓主祖孫如見羹牆余雖遠在數百里猶將揭元潔于獅座而發洞宗之奇博菴無俟饒舌祖師可以安寢矣是役也則州貳守鄭公憲周字孟章者爲之發起佐助而生生化于章貢以成之其功俱不可泯銘曰寧州潭州原共一處曇公開先曰雲巖祖鐵壁銅山透過者悟大有出身而非改步今茲住者生龍活虎天日清明何必問路京門無限得手人渡

勅修待諡徑山堂上雪嶠大師塔銘

宗門所上了生脫死與世尊之大事因緣同條其人得度多矣而比者三十年來諸方惟盛傳雪嶠大師示寂一偈蓋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道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此偈流行凡夫皆爲發起而師寂丁亥八月既塔全身越之雲門迨歲壬子其嗣山鳴瑤撰師行畧自廬山開先抵書榻里屬具足凡夫元寬製銘元寬未敢當然先之以朱子葆子容申之以吳非止誼無固讓且念荒文之一乘道風而遠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輒奮筆焉師法諱圓信號雪嶠一號青獅翁浙鄞之江井巷人俗姓朱氏自師初生而喪母未幾喪父單寒落魄至年廿七乃爲僧已而返俗則有神人自空中垂臂力指招其鼻中斷再挾其喉出筋如塊乃竟爲僧夫雖僧也尤少威儀常袒衣而赤膊走乞得飲食取相盛之人呼師曰癩不知其貧能勤求已躬下事一日過靜主妙禪室見禪人舉他心通僧勸少林僧三天竺從那一竺來公案約爲畧下轉語師纔發語禪訶以亂統師慚自責因提從那一竺來話不置

猶之乎金剛栗棘也乃走雲門普濟寺前立于危石期日中悟不悟卽扼吭以死跨石上下高唱罷了心地頓開前後際斷喲云啐張三殺人李四償命復過禪禪訝以作怪師說偈曰紙上山河壓殺人擔來擔去幾多春纔知不是真消息卸下長江斷踪影自是厥後衝口作偈疑情盡矣思得一人以相印證而當時紫柏雲棲憨山三大老名成鼎足余閱譚掃菴所著師道行碑知師與紫柏未相見惟雲棲憨山多有還往師未嘗不爲問話從容若拈香供養而或以其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非別傳一派畧之師結茅武康之雙髻山是高峰妙公舊地探虎穴撥莽而居之自謂快活無量噲昔之夜寺主夢一獅子踞其牀則師實應之以是有青獅之號而直未嘗聞其哮吼僧掌石語師曰今之人宜無當公意者燕京笑巖和尚真子曰幻有現住龍池蓋往證之師造龍池一見便把住云佛不見身知是佛卽不問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池云有了你沒了我師拓開池云雪嶠不得老僧道師卽禮拜受具歸其明年再上龍池池豎一指則曰者箇是甚麼池

休去其又明年三上龍池池間以草屨脫也未則曰何處見我草屨來池領之師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生冰草屨分付虎狼去雙髻峰頭一箇僧遂怵舞而歸雙髻而其後龍池示寂特畱兜帽寓付囑焉師初懸記曰高峰住雙髻六年我亦應住六年及六年滿石板爲之合掌自鳴竈房火自焚有此奇特尋上徑山見千山如指因作千指菴東坡池上復于山頂築語風居署號語風老人而榜之曰孤雲卧此中萬山拜其下此其高峻何若師住徑山越進賢堂稿

石頭上得正句卽欲建立雲門宗旨此亦何爲其然祥菴主第聞一轉語卽向山作禮以爲雲門兒孫猶在者此不過似人之喜也而實非有的骨之承師石上得悟其親星乎其見桃李擊竹乎夫豈必卽通嗣千星與桃與竹之物乎卽其後日歸真于發悟處身土互融亦不足爲師別有建立之據師若曰法無可得也而傳心者傳其不可得之心而已何至有所取大以自矜夸爲且苟爲受之而驕則其用之亦安能無泰師是以兩不有也師所云大惡業事者正如雲門之謂雪峯項上鐵枷何不脫却雲門固將師于雪峯者而尤譏之若是而何況乎兄弟之間法秀法安同師天衣秀接衆以鐵面而安癡之斷崖中峰同師高峰中峰出則斷崖止卽此可知天童徑山之合離矣衣鉢之說世間法或借用之將無選官與選佛同稱而先資之言與當機之語亦復相近類龍門自我設耳卽無人而不足爲輕卽有人而不足爲重卽有人且多人而不足爲榮反足爲辱者比比也何怪乎師之其難其慎于囑累也耶夫凡師之人與言皆出

情而超格其論人與聽言也亦然爲是而多所不可
余考其末年度歲千指有知得循環顛倒者眼前枯
法付兒孫之詩却請雲間有啼破春風血未乾月明
枝上漏聲殘誰家猶自貪歌舞舞罷歌停魂夢難之
偈蓋劫至矣且隨順之斷絕卽不可而放行把住亦
俱何庸乎甲乙丙丁之際師所經兵刃有得而加王
臣有不得而護師皆以爲無與于一大事也銀汞之
喻鐘板之封雪花飛之唱往往示意焉而末後光明
更得猶子山公爲之大放封龕入塔靡不嚴慈逮世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早

祖皇帝崇法賜山公以弘覺號爰請師像入宮而瞻
禮之仍出內帑五百金命爲修塔其榮施足空今古
而法乳所生據道行碑紀載亦匪寂寥乃山鳴終以
不渝無他承受又能爲師結集整齊有體而別求文
以傳師則傳師者必二山也余何能爲余亦知師所
得于師資之際徑山天童必不爲分河飲水而終同
一鼻孔出氣焉已矣系之銘

銘曰此大丈夫誰與爲徒匪漢匪胡雪覆千峰一花
凍膿古路動容把鼻失梁掉舌去簣家醜舉揚濟水

河邊藤蔓奈天慈心所憐猛喝如雷要取相俛面目
本來童子無言起問足尊身裏出門苔以大慈有肩
莫擔鵲臭布衫建立成禪事絕奴兒智必過師拄撥
何人尿慳麻斤不爛常新臂上吹毛殺活已勞丁也
善刀天下太平敢作禿兵佛法人情且歇且休祖意
多畱百草上頭他日語風藏北斗中對見直無影
且花還鄉到家空神供茶樵牽堵坡菴帶止敵
無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早

百丈山石澗大禪師廣輪塔銘

竊聞師道風至高而順寂也久若不欲習見成壞之變異然者既塔全身于百丈祖庭之左方獨銘闕有間或復作之乎力不相稱師所付法上足寄聲乃下萬峰走千里憩于龍光創撰事狀以來謁言蓋世間之孝子有不能逮柳州云凡塋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之碑師末後得一人焉而不爲少余感此意能無奮筆哉師諱淨泐字石澗別號大拳潮姚江周氏子也父昌冕母陳皆族姓余師倪文正公爲之中表其達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聖

與師書札往還世不絕師生而蚤惠年十二卽善屬文嘗讀昌黎諫佛骨表好之幾欲著無佛論已而任俠談兵志在匡濟卽封侯亦非所薄隨牒之役得病瀕死遂悟苦空猛出塵外師固多師乎一薙髮于巖應一勸學于恆樂一授律于茂林一聽經于法汰然終能捨棄之直趨向上異夫世之講觀相高者易衣而後乃往見天童密雲求示生死機在契不契之間別去復坐于梅墅力叅四威儀中邪箇是我本來面目不盡第五夜頓得洒然作語曰一文不值捏目生

花半偈也而視其掃除知其領畧矣瑞白老和尚時開法弁山師謁之卽許爲法器入之室中錘鞴所及疑悟疑歸于大徹文句自成一錄可無複述逮庚辰灌佛之日始傳信焉而老和尚以是秋應建安王請主百丈師隨侍之來輔弼門風諸方讚頌其明年老和尚順世師行祖令猶抑稱第二座終以不改補處其時而虛一其位無有夫方丈之尊不作不食百丈先法師爲力行身先勞苦無有夫叢林之泰支分派別大道同歸詆譏讓嘲遇師而靜無有夫門戶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聖

拘凡若此者我山之所以不立也而法無爛却令恣取之師所開示必第一義諦不出每下慧炬之所以長明也且事在大傳而已矣寧在多薪嗣師法者僅六人曰智樸曰智子皆住雲巖曰智望住南泉曰智翰卽寄聲住南嶽曰智符住巖山曰智尊建安主人修元也小王耳正乘平成壞變異中師爲津度東園雖蕪妙音如昨是何必門徒之博王臣之高取自張大而智不恤乎薰蕕之十年者哉前新吳長筴谷陽有道而白心視師莫逆水火刀兵之際于師寶王座

猶能取一焉近聞余得

始有事筆墨投之

五言用相授通勤同于寄聲而師生萬曆戊申出家
崇禎戊辰卒已丑得世壽四十二僧臘二十二嘗舉
百丈野狐墮脫公案有句曰不落因果因行把火不
昧因果釘椿搖櫓前百丈墮野狐中百丈福州府後
百丈如何不是浙江蠻便是平樂虎師外大父啓孫
蓋官平樂師父母隨任而產師是以云爾來去之際
可謂分明寄聲曰塔得而文之矣頗得而錫之嘉名
乎余曰僭矣哉凡禪師之謚與其塔皆由賜也然世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四

間不亦有私謚法耶余因考南嶽之塔曰最勝輪百
丈之塔曰大寶勝輪表此二義而題之曰廣輪廣輪
猶余之廣輪也師足以當之余何僭矣銘曰
涅槃和尚方再來百丈山前石爲開說法十年終無
說登起一奉果大哉器界成虧誰任保毘嵐之風忽
浩浩吹墮以至吹上天等被山靈告不好欲出生死
入是非比于嘗食不身肥問道師垂末後句悄然長
往卽溪機畱得文身十二卷醍醐不惜充常饌法寶
應歸祕藏中轉燈轉輪同無倦維燈與輪億萬千卯
形十字盡包全金剛眼睛復幾隻不在師邊在我邊

重興雲巖睦堂大禪師舍利塔銘

契經有言生難遭想者以爲于諸佛宜爾而當末法
時于善知識尤不得不爲汲汲矣余自嚮道以來卽
聞有元潔大師而心悅之師亦未嘗不知余也已乃
書札往還詩偈唱叶歷十餘年未及見面晚纔一見
曾幾何時卽復舍我西邁難遭之語豈不信乎然幸
師之終以銘塔見屬也金剛眼睛庸可辭一點耶余
不敢須待師狀輒誦言之如作碧落碑尤無取乎粉
本耳師法諱淨瑩元潔其字別號睦堂蓋青原三十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五

八世而洞宗三十四世之孫俗姓莊氏父諱繼芳母
施江都人揚州自古繁華地染汚之物不少而師以
再來之人不受殆所謂淤泥中青蓮華矣余讀師自
著行腳事實感其出家之誠幾死而後得之抑屢死
而後得之外書所云伐毛換骨不是過也至于悟道
因緣尤極委曲其自證自說微妙處余不能知余但
知其有千生百劫之工夫于前有大悟一十八遍小
悟不知其數之時節于後若夫舉了便會電光石火
何爲其然師見人非不多而拈香專于瑞白老和尚

頭尾俱正矣。然且初聞瑞白而不知其名卒之能入其門而得其髓此所謂智過其師。纔堪傳授難遭之想。又何必生師兒時喪父。卽爲審其生何從來。死何從往。視龍湖之因蒙難而勇于出塵者。更進其後復迎母養之。以得解脫。有若陳蒲鞵之爲師于報恩何如也。師初未受書而一旦豁然通曉。不廢誦習。所云悟後好看教者。其此之謂乎。余晤師時。偶語及莊子師因述其他日與客論南華者。無不出人意表。客蓋余年友尹公洞庭也。所舉甚多。皆因駁處以相通是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師住蒲圻上方日事而上方語錄未載余故及之。師得法近四十年。其開法利生若化迹所至曰蒲圻曰平山曰弁山曰古洞山曰雲巖曰藥山曰雲門。顯聖曰天台。護國中間惟弁山繼其父席。而雲門祖也。雲巖始祖也。藥山又始祖所自出之祖也。兒孫脚下。有一不爲還鄉行者哉。當師隱古洞山時。余卽聞師名矣。踰七年而後出世展轉乃至雲巖。余所謂十餘年往復唱叶者。皆在雲巖。雲巖之功德滿千二百分。余皆有一辭之贊。且手筆記之。至庚戌而後師上藥山。

余拔詩以送辛亥。返雲巖師年六十分寧人士屬余爲文壽之時。維春王二月。逮孟夏。師遂有顯聖之行。過章門。余纔與師見面。顯聖一座。非道德隆重輿論協孚。不得請請師而師應之。固其所也不意遂爲師順世處也。然而師之精神終在雲巖矣。吳江相國金公。豈凡初治兵分寧時。嘗禮師于隱山。其後問訊不絕。入鼎革以來。則憲副周公伯衡亦治兵分寧。太守葉公天水治賦一再至分寧。皆善師而天水卒爲師所付法。余證盟焉。師凡付三十餘人。居士四人而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生詰及其同門冰谷。崑樗菴。鼎木石。昱銜師之命。乞銘尤勤。不啻大慧之于湛堂。且忘余才之甚愧。張無盡也。師生萬曆某年月日。寂于康熙壬子年月日。得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如千。隔命不留一偈。曰無增上。聞言第使四方弟子。畢至而閉維之。尤可述。銘曰。洞上之水。方逆流東至禹穴。卽回頭是時。山鳥鳴啾啾。如言善逝。難扳留。散木同條歇。且休還餘寶。鏡豁天脾。當年文句。馳九州。真珠示人。非智求北。手終得藏身。不莫似林深。山空幽。拄杖爲龍。復可騎。萬

里無草恣行遊新豐曲子孰相酬常寂一光燈千籌
或者更上慈氏樓那伽定起打車牛道旁客是東陵
侯懷裏黃金未化鎗無陰陽地合同舟南華不得算
春秋但記橫江號曰修

九奇峰匡雲禪師無作塔銘

禪師再至江省求豫作塔藏于是蓋春秋七十有九
手小冊自題偈數行復屬余爲文于其端其義必得
如生銘之者而今日以浴門後日卽以附骨余曰唯
然寓諸六度而俟之併撒卧具及一月之糧而貽之
無幾何也遂證涅槃則余當還所許還所許當不如
生銘之大畧而居士黃伯圖亦旣爲之申重矣師時
赴齋多噉芋已不利又多噉瓜此示病從口入亦示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之意余因牽于俗務不堪任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塔銘
問疾但一過爲糊牕二過爲調藥三過乃訣嫌其色
殷猶幸其良愈是仲秋之十有二日子之半師起索
沐更衣禮佛足語六度時至宜行六度約製棺柩物
師搖手不可我法無是第寄語黎居士勿忘成言卽
登榻結跏合掌西向逝質明視之脊梁硬豎顏若喜
而目垂簾先是余數數言餅師劉黑子長齋數十年
晚爲僧僅能厝雙趺一木之上不踣猶自詡有夙緣
若順世時畱四句偈翻去道遠無以藏拙師領之于
是其必于坐脫而不必于立文字殆亦無負余諾者

師嗣孫寂機爲師舉闡維禮自負而歸諸九奇峰師志也師于九奇開創之寢食之咏歌而嗟歎之每語余曰吾有願願三世作九奇主人如此未可謂無所住然儒者工機變以求聲利不若走荒唐而安詩酒和尚侵世情不若恬山水此亦漸近清虛慧思之于南嶽固不忘所曾遊而五祖之于破頭亦尚能爲再至匪惟師也師曩者期余往看杜鵑花千樹萬態歷數津津以爲是雖無情亦當得拜余終不往余其滓穢之類也哉余嘗裁詩與蠡雲有甚愛山雲及水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序

之句蓋雅爲師而神遊矣師南昌縣人俗姓王氏世居江城之雷公塘七歲出家余以爲當是童真願師亦不受年十六而後發念參方聞法于京都之一雨禪師領戒具足名之曰性淳別號匡雲飯廬阜也其工詩如貫休齊己善楷書方頤大口有談鋒亦不學枯椎豎拂瞬目揚眉之狀所與游若陶歌巷焦漪園陳眉公董思白樊致虛曹能始諸先生各爲傾倒唱酬在九奇無歲不作逕路開遮堂室全半人境賓主于是平取之宜其期之以三世也師生于萬曆之戊

寅七月十五日寂于順治丙申八月十二日瘞于九奇之 尚未卽工難以懸日其銘也猶然豫之爲九奇主人固豫之爲三世九奇主人更豫之矣

銘曰心不加空世益其濁生之多冥亦尸有學誰甘露王下流爲承師在人間喻金翅鷲自乎至飛終絕攬捉坐斷兩頭聖諦常廓曷不利他枯雄踞卓對天而啗白雲以杓仁者樂山有大揚摧壁間菩提湫邊巨諾熾火經燒剛風謝瘵平目等觀琉璃離礙得得負筇巍巍戴簪金石友朋相視一喙青松期遙紅蓼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地薄舍旃遂歸靈之綽約巖頭杜鵑伊其相譁是宜再來白足不孱省宰堵坡文身可摸于以正名名之無作

蘆林陸航大師碑銘

廬山未遊聞陸航師名未見余闕觀者也然而銘陸航之塔與于見陸航與于見陸航亦與于遊廬山乃卽白岳所著狀而次第之其能否合作家不問師族世安福姓孔氏少不好弄而每對佛僧則爲喜動顏色年十八出塵于邑之集寺諱修遠字石同蓋左火右召也余用太史公書趙談例而曰同焉師住廬山助黃龍卽若神遊于南老三關晦堂一拳之下故誦楞嚴性真常中求于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而疑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至講金剛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而悟此卽吾儒以忠恕詮一貫之旨不從句得解者而世尊之所嘗說龍樹馬鳴之所嘗傳無著天親之所嘗論亦莫不周覽其智足以了百千三昧無迷其行足以美四威儀入毘尼門無愧其撰述如諸經疏綱宗頌雜記等篇爲余所曾敘論者亦皆足以集五燈九帶之成絕背觸之非收殺活之用無礙若然而杜撰之禪和非吾好也有主之棒喝必同調也師之師有若雪浪恩公鐵山兩公石頭蘊公皆大士而後從開先若昧公

得法得于無得師之友有若石隱生公同學而齊名學于無學師世間之友有若寒雲楊公伯玉蕭公賜谷官公皆雅相契慕而賜谷爲師出財築室蘆林榜曰陸航則師別號之所緣起師平生講大乘經論凡登座三十餘處惟楚之東方報恩爲盛而最後講楞伽于火蓮院卽有結集之命千餘歲來前後兩遠公俱于此擲筆夫亦巧合師度弟子數十百人嗣法數人而白岳爲上首白岳嘗諾余請講楞嚴普賢因述師道德高美甚備師得春秋七十有五夏五十有七進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三

開維之日得齒不壞者二是設利也抑說法第一之報旣塔于太乙峰之陰踰年而白岳來謁余銘至引大悲爲湛堂乞銘張無盡事以相況余矣謂靈源告歸誠求文于有位雪峰自敘畧成壞于緣生此二師非耶及乎白岳固之余乃遂之柳子厚曰凡墓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爲碑者多法梁尚禪碑多禪唐尚律碑多律今如師之禪法律律俱造其極而有徒若白岳者而何以不碑作碑竟從而銘思無盡之筆能爲湛堂點金剛眼睛而余筆如椎恐不能

爲師礪金剛牙齒第奉此文句身向廬山而尋落處焉其亦可也

銘曰肉身菩薩慈山清嘗作匡廬大證盟五老峰前二石僧其一則隱一則明隱者爲弟明者兄似之日月及于燈座上多年提全令齒堅不壞響泓有聲堵坡如卵形十字當心少葛藤高文大碣雷不轟維禪與講世重輕五宗三宗紛縱橫我師和會論無爭入魔入佛何處儉蘆花落盡蘆葦零折來莫復度江行如聞寂寂鼓鐘聲山頭雲白天正青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三 塔銘

五

寶華寺第一世見如禪師塔銘并序

出世間法未嘗不以世數爲量則祖宗之稱是也宗起于後而以繼別故嚴祖起于前而以統同故大于是乎傳心爲祖開山亦爲祖不以事功劣于道德寶華寺禪師見如公非其人乎公法諱如明不入宗門有至行余未及承其下風顧他日訪戴初亦再三過水月菴得交其徒智融能具言本師狀而邇復讀余善友洪浪所著公傳蓋不禁神往焉乃公則已入滅一年宵乎其不可跡矣洪浪曰爲公點金剛眼睛者其必在無盡也余雖躍然然豈能一字有加于傳乎按傳公爲浙紹李氏子其前身則秦望山老僧幼學時有老僧來度之曰無忘秦望其父母遂許以出家父母軼其名氏而公剝染于松江超果寺禪師寶光受具于菩提場律師天佑聽講于法師三槐卒于楞嚴經得入手處第經曰見猶離見見不能見而公曰此卽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絕消息也可謂徹悟已而住靜于廬山之觀音坪蘊藏甚祕聲名已馳江西都閫中廬程公迎公來建水月菴居之則崇禎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三 塔銘

五

甲戌事也歷劫以後公偶過梧岡覽其形勝爲拈華
卓守憲月如周公顏以寶華則順治某年事也水月
微矣燼後復還可當寶華下院而寶華先時住俗姓
至千突今歸道場所面受亦必稱是公始焉而終焉
末後付囑厝骨于此準身土互融之義公可謂寶華
一世祖矣夫其祖之以開山也肇于一人尊以一世
雖比諸傳心之祖合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而可共爲
一世者名實正等然而禪家之說取大宗門公于宗
門雖不入未嘗不入也當其初啓關水月固嘗走普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三 塔銘

三

陀上天童寧直無忌泰望已耶見密雲和尚是何所
務密雲謂之曰臨濟定上座偉丈夫也是何所期由
此觀之源流柱拂東瓜印子誠哉可畧且而高足智
融臨濟某公嘗授以信夷然不受而青原藥地和尚
以洞宗之傑人卽而付之洪浪以爲如四祖之于牛
頭則智融是真能嚴繼別者其于宗也亦可以上奉
乎公也公生甲午寂庚戌得世壽七十有七僧臘六
十有二智融塔其全身寶華寺後起手庚戌之十二
月合尖辛亥之十一月余題曰第一世塔蓋通祖宗

而言之亦懸記之以千百世矣銘曰

居前令人輕牛車蓋已大上乘復最上行不逐羣隊
其光今常寂其定曰那伽多寶讓以右但言是我家
或持文句身納諸乾淨土不敢作非量一二三四數

豐城感山洞明如初兩禪德像作合同塔銘并序
生而銘墓者世間法之達識而豫事者也而出世間
法亦有之生而銘塔是已夫塔曰浮屠佛家之號曰
浮屠氏則名實皆取焉無影樹下同船是已味合
同之言一若以爲法不孤起一若以爲美必有儷上
人洞明如初聞其風也而悅之走謂不了道人曰吾
一師之弟子猶之乎一父之子耳無著天親可以共
入彌勒院詎不可以共處彌勒龕他日者化緣事畢
吾兩人世壽後先卽不可知第覓一塔而藏兩身則

建賢堂稿

卷二 三 塔銘

三

所期也道人善辭蓋爲吾兩人辭之道人默然有聞
乃曰吾嘗自題褐博菟裘矣欲自銘之又三年而未
下筆今日兩上人豈遂欲爲褐博前輩哉然以道德
前輩之宜也雪峰存嘗生而自置塔銘其時適無兩
雪峰耳假有兩雪峰則安得以一雪峰而并銘之必
別求一能如雪峰者而銘兩雪峰矣今洞明如初真
可無愧兩雪峰而余亦妄自謂能如雪峰蓋不特嘗
與靈山之會也余既竊附洞宗兩上人亦皆洞宗之
翹楚同師于宗遠和尚同承印可而洞明蕪湖入俗

姓吳生某年剝染于某年住豐城之感山海慧寺如
初豐城人俗姓甘生某年剝染于某年住縣中之大
正法寺兩寺一時中興十里相望微論道德其功勳
亦正等而塔處則卜于感山之西踞龍頭也孤峰訶
佛其尤不無伴侶哉余諾爲銘之乃先題以合同塔
所謂合同蓋卽用南陽語而黃金之國不于湘南潭
北而求無縫之樣亦不惟應真始會矣且夫合同如
普同而實非也在易之損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
則得其友此其猶有損義乎而雪峰之銘曰兄弟橫

進賢堂稿

卷二 三 塔銘

三

十字同心者一儀一雪峰耳何兄弟之橫哉矧曰一
儀卽不必更舉鴈鴦七子此未嘗無同義也惟兄弟
可謂之同必如兄弟者而同之卽可謂之損是通乎
世出世間法而爲之而洞明如初之事可以傳矣夫
千佛一佛千百億身一身而況兩人乎佛舍利八斛
四斗其塔可分爲八萬四千而鶴算者滅度後至于
現形空中不欲分塔余調洞明如初今且爲分耶爲
不分耶夫雖分也而千萬固可一雖不分也而一亦
可兩合離之間非有定論余向者爲感山作緣蓋題

感山之海慧寺也。而謬呼曰山海慧寺。本離而合之。爲大正法寺作記。蓋通三字題額也。而從俗呼曰大寺。本合而離之。是則洞明如初之身與土。亦大率然矣。系之銘。

銘曰。人我本無相。形骸奚隔異。况在師資間。因緣一大事。與之爲同條。生死非殊致。法界平建立。山水藏仁智。我作小文章。能言其一切。打碑碧落邊。直下金剛際。絕後汝再甦。半闢當得至。從此兩紹燈。時時出舍利。

義山第一代大禪師弁山分身且拙和尚塔銘
宗門上親切而劣依附。其大較然也。善開示者。雖復有所曲暢旁通。而指歸則必定于一。豈惟說法。宏爾哉。論門庭亦如之矣。余昨年從洪浪兄處得讀且拙禪師語錄。好之蓋終日言而未始出其宗。又不惟自不出其宗。而更能引人以歸于其宗者也。則豈不踊謂下風。問道之當有日耶。而未幾師大弟子盤石巢鳴兩公。過余榻里。進賢堂言師已願世因勤徵銘塔之文。棟梁其摧。能無長懷已伏。念余文不足重師。而

師同門若石澗元潔兩禪師。余先後得銘之。十方普聞。未可以一不恭命。乃按師所自著行錄。而約畧其語。以序之。曰義山第一祖禪師。法諱淨訥。字雲淙。別號且拙。湖廣安仁縣王氏子。生萬曆庚戌年十一月三日。七歲失父母家。貧未學。十一歲入寺。睹佛相好。遂發心出家。投東林石菴披剃。其時已知生死之爲苦事。蓋每誦怡山願文。鴻山警策。而墮泪焉。及年十五。則專持準提菩薩品咒。各以八萬四千遍。年十八。則于元日禱大藏。前求緊要一卷。乃探得大般若經。

展誦畢而不識其義泣拜置之向後惟力修淨土受戒南嶽隱身巖之貫一師而崇禎乙亥乃謁荆紫峰無學老人老人以爲佳器也椎煉之不遺力師于起信論楞嚴經各有入處已而看竹篋子話決志參禪得病幾死絕後再甦工夫成片準楞伽法式初夜讀誦中夜坐禪後夜禮拜蓋盡三載至戊寅之春然後見弁山第一祖瑞白和尚于崆峒山中弁山卽問無學兄近日法體安乎師卽對某甲渴慕和尚弁山卽問途中何爲許久師卽對關山重疊迨得打不會而

大地光皎潔三句一句總拋開龜毛拂子笑哈哈山閱畢亦曰龜毛拂子笑哈哈師拜曰若有命終不敢違師領之此爲得法之始逮庚辰冬山受建安王請師從之來住百丈于次年清明日同衆掃大智祖塔回丈曰見祖師麼師曰瘦骨一條石輕衣滿院林丈曰有何指示師曰和風撲面涼丈曰卽今聲師禮拜云隨來了也來後如何曰雄峰踣跳丈曰祇得一半師曰已是多了丈至初九日召師入室授以法偈柱拂十九口而入寂則所謂末後付囑非乎師承是囑

請于弁山則山仍曰關山重疊此可以徵叅矣師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山云春寒猶向火如何是學人自己山云夏熱便乘涼師尤以現成語未得灑落山乃命師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蓋閱二三七始悟不看話頭墮在無記窠中之失又久之而後左右逢原也機緣甚多爲識其大者一日入室山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已在言前山曰大隴侗生師擬開口山劈頭打去乃呈偈曰不是心一莖

青原的唱以傳于後使出世之宗法有存而傳燈之正史無階功至高非一辭所能贊也于是洪浪兄謂

余曰吾與若俱游洞上。要知本宗嚴密。無取于電光石火之慧。而更多修行人。吾觀磐石初中後夜所持。循不少懈。計數亦動以千百。可想見義山當日矣。余應之曰。有是哉。是其親切處也。夫義山之于師。承固能爲親切者。而于同門。亦爾。作者雲巖寂于雲門堂。上一座則義山主焉。而余尤好其他。年酬對語。元潔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指左眼角云。半觔罔明爲甚麼。出得。師指右眼角云。八兩出與不出。又怎麼生。師曰。兩箇鼻孔向下垂。看此等說話。豈不謂

達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六

得正法眼藏。且同一鼻孔出氣者哉。師寂癸丑之四月廿三日。逆數至庚戌。蓋世壽六十有四。坐夏五十有四。茲分身建塔于義山。升山雖曰法不孤起。亦用其身土之最親切者。而著之。昔雲居尚不以一轉語。易舍利八斛四斗也。而矧有侈言宰塔以多多耶。夫是亦洞上家法也。系之銘。兩山所共。

銘曰。尊親之道。祖可自作。宗必有沿。禪宗維五比于五嶽。其位不遷。乃洞上流水。別爲雲門法眼。青原器傳。誰氏執管。安加竄易。亂我長編。得拙老辨謬。嗣行

嫡唱說在乎先王之祭川。使門庭清肅。事踰建化。若功動邊爰。示有來去。不借借者。更與翩翩。謂此雖舊路。端無寸草。萬里寥天。遂呼吸吳楚。義旣不墮。弁匪突然。假銀城空。較轆轤鈍。秦年漢年。此坐具地。佛侵不得。出空劫前。化聲之相。逮法身向上。何有于萬億百千。不萌兩枝。無影兩樹。嫩桂一焉。

達賢堂稿

卷二十三 塔銘

六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四目錄

銘

復古泉銘 有序

九第刻像腹藏文 并銘

鐘銘

佛藏文 并銘

栴檀佛藏銘

說

宗奉極字說

四文字說

陳全龍字說

李子扶字說

胡士珍士璘字說

武夷嚴茶說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目錄

一

南昌浮糧宜得終減說

書事

念菴佚事

書事一則

雜體

備約

擬上浮糧疏

說帖第三

晉溫州城隍文

勅命文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四銘

說

事實

雜體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范景淹小仲校

復古泉銘 有序

南源之復也宜哉始慈明祖師嘗手植朱藤記之曰此藤過溪吾當再興則更伐而更長竟過溪焉前歲之夕昨歲之朝山放光明如霞若綺燭于遠近斯又其盛瑞矣乃準公起之纔入院後興念惡水難奉大眾約爲坐七而求嘉泉不及三日卽得諸蒲團所敷拄杖所指是時沍寒地脈大動接竹而引之達于香積口可供五六百人無乏異時鳩居之族相率汲池正不知在山泉水清之爲何語旣及我汝陽屏避而處出山水濁固其所也然時來乞飲本乎真誠且訝且謝黎子聞之亦不禁爲清涼而渴仰矣比準公至屬以題名表其奇勝且傳之後來則洪公言天童蓋嘗得活眼泉也今其無乃似之乎余惟字泉者以玉以布以龍以虹泥于形相曰甘曰香曰靈曰惠囿于功能是不如取諸人地之相應與夫理事之無礙必取諸人地之相應理事之無礙者則雖景泰之卓錫

不出乎神通妙用投子之再來亦止于法爾而然耳
神通法爾義未始不兩行而要之語近十成準公蓋
不欲自居余尤不欲爲準公薦也余妄謂是役也道
在復古而是物也宜正名之復古夫非古有泉則今
亦安得有泉此人所以不得貪天也復之者天人共
功惟不失時節亦不恃自然則已矣春秋傳曰君子
大復古其卽此物此志也夫爰授之銘

銘曰南源法源孰徹其底有泉斯通清而不滓維此
清泉高可洗心下至日用匪今斯今我思古人嘗勤

建賢堂稿

卷二十四第

二

下拜靜者何爲踞坐以待南有萍實孰知其奇西園
水香孰流其慈維兩大聖雅會于斯宜有高賢而內
紹之高賢維何厥字曰準湫墊不蠲情淡悲悶彈指
谷口布具巖間曾不崇朝泉水以還泉之涓涓如出
于定以定召之靡有不應引之而後推之而前後爲
所利前則所緣息壤難堙無寧需補心源常澄終焉
不鹵惡水魔摧清泉古處我肇錫嘉名苗裔似祖

九第小正刻像腹藏文 併銘

人之傳者非像也而自佛爲像教以來此法遂盛行
不廢蓋像傳而心與俱傳矣九第化去遂逮滿服上
堂之時卽在皇覽揆初之月家爲刻木以肖之志其
不忘求其可久而所謂不忘而可久者一像而已乎
必也精神其最著也腹藏者處身之中而居心之地
是尤近于精神故余先之矣且第之精神余所能測
而亦余所同然故余代之矣夫昌大其後人者非第
之精神所繫耶前者遺腹生女余微有憾然受胎已

建賢堂稿

卷二十四第

三

定第不能移而其後日獨子多孫遂有達者第豈不
能爲陰陽平牛眠善地兄竊有窺第又豈不能爲內
斷乎此二事實一事也第冥圖之兄尚在人間差足
爲第借力制贖耳日者兄自鑄金像而不卽工第之
木像先就第窀穸未審兄之生基可五分報完兄與
第互爲前後輩矣然第實古人也古人卽前輩也第
尚有以起于哉子孫奉祖父之像爰爲常事祖父傳
子孫之心乃成無盡第尚思其所傳哉心傳而像亦
傳毋謂世間法之不若出世間也系之銘

銘曰神故無方木則有主遂萬斯年作高曾渠閼閱
崢嶸鼎鐘偃僂宜爾子孫庶幾能努

鐘銘

定慧禪師蓋知道者不爲幽閒內守之枯亦鮮訶罵
孤峰之放重闢地藏菴十年于此利生爲心因緣俱
轉遂鑄銅鐘重踰千斤清夜擊撞發響起冥初屬余
題幸告成事蒲牢之腹更可書功余甚慚太白化城
寺之文而姑效其草堂菩薩蠻之制因名以銘之尚
不謂綺語也辭曰

城南地勝人修梵開壚運轡驅銅炭時至薄霜寒鐘
音故可觀凡夫學了事得句玄沙備山鬼莫擲榆早

卷二十四 銘

五

知滯魄蘇

佛藏文先書悉世多般世囉六六字後文之復銘之

存乎人者以心爲君主之官。恭貴也而我佛更有心王之稱。且曰卽心卽佛。心生種種法生。心之爲用至大。作佛藏者焉得而不主心哉。夫主之以心之名。不必主之以心之形也。故赤肉團非所尚矣。主之以心之名。猶其主之以心之理也。故無位真人。若過未現。在之不可得者。有足述焉。今西方庵爲佛立藏。亦于心乎取之。而經之以心。著者般若。是也。咒之以心。著者楞嚴。是也。王居士旣爲書般若矣。余得不爲之書。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第

六

楞嚴余拙書。抑有所不遑暇。爰去乎顯而之于密。去乎多而之于少。以是爲可急就耳。然而觀其無位。與不可得者。猶似差近。夫心之理止于一。無位三不可得而已哉。無其更有所用之也。我用我心。期于作佛而已矣。佛用佛心。亦期于人之皆作佛而已矣。審乎作佛之事。則外此更無餘事。辦乎作佛之心。則外此更無餘心。無餘無依。如是可以止也。而復從而爲之。願。則願承是書藏之力。使天下太平。民皆老死。願承是書藏之力。使我父母。生天以至成佛。願承是書藏

之力。使我長護持西方庵。西方庵愈益張大。願承是書藏之力。使大師洪浪少病少惱。大振宗風。而弘佛法。願承是書藏之力。使兒子祖軫得老大爲洪浪師侍者。願承是書藏之力。余增小晚景。不至于飢也。此數願者。言之于作佛之後。似乎爲複而不爲複。且已及無心。又云有願。似乎爲反而不爲反。不複之說。如四十八願之亦可以十二願也。不反之說。如卽心卽佛之亦可以非心非佛也。後有起者能爲余一證明之。若我佛則固已證之而藏之不止于他心之通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第

七

已余作藏文。竟乃重宣此義。而說偈以銘之。生佛各有主人公。九竅百骸讓當中。道人特取無心貴。過未而今不一逢。誰知王所歷。然在神明舍。字自非空。般若爲顯。楞嚴密。其標心號大畧同。我寫密語充密藏。雕刻絕異金木工。素帛卷之方寸間。肉團寧必色殷紅。況是作佛以爲期。更無餘事填膺胸。大千世界雖必壞。此意誰能肆劫風。忽然更端六種願。兒女妮妮復何庸。乃是我佛慈子言。載在佛心誓相從。佛心我心本不殊。奚問仙人那一通。

梅檀佛藏銘

梅檀之住天上。傳道飛來。濁惡之在人間。應承垂愍。乃室如斗大。嘗思邀兩足之尊。而草以莖多。忽化作蓋頭之笠。坐臨河水。香象可於焉截流。亭似井田。露牛亦到處放牧。隱華嚴三千界。遮眼者更擁書城。歷逆漏十二時。攢眉人或持酒琰。唯無縛律。不了自題。尚復有求。太平誰告。云何長壽。設花茂堂北。以爲期。亦使多男。蘭玉立堦前。而增上。此非望奢。操挾貧種。猶存實則。樂淨苦纏。信根所啓。至于羅刹之國。土一連賢堂稿

卷二十四 銘

八

與相安。使夫灰劫之因緣。終歸平等。誓成我口。銘在佛心。

宗奉極字說

旭先生以其長公屬余字。蓋亦古者冠而字之之禮。而余年長矣。長公又余家坦腹兒也。字之或不爲矣。已而緘書相示。則朝棟其名。時有客在座。同發之。問余以當何字。余遂暢論。凡爲名者。不必古。而因名以命字者。必古。古之人亦有名棟者。無有乎。乃其表著爛然在史傳中。爲世所亟稱道者。殆未可以屈一指。藉第令于不可屈指中。求之而效之。則亦甚無謂也。無已。請徵于易之大過。其字宜曰隆。或曰上。然而隆與撓對。上與下對。上且隆者。皆過義也。過可居耶。不然。則取于讀書之富。其字宜曰充。然是亦宰相之始事。而宰相有時而不用之。則誣矣。余間考之以棟喻相者。助自于產後。人多襲焉。而高宗之命。傳說徧擬諸舟楫。霖雨砥礪。獨不及棟。必以爲棟非下道然耳。許慎說文。詁棟曰極。而詁極亦曰棟。此兩者蓋異名而同實。夫亦皆非下道也。上道也。棟之爲上。見于易。而極之爲上。見于書。則五皇極是已。極惟上而亦不遺。下居中表正。式是方維。故曰建極者。上道也。口

連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九

會極歸極者下道也。宰相不得純修上道亦不得純修下道。其于錫與保之間將必有所奉之者也。余以是字朝棟曰奉極而慮人之謂其遠于棟義也。故詳說之。且夫奉極之義一如奉宸。余以爲人臣之事君正不異于人主之事天矣。必也能大究其讀書之用而特茂夫致主之功。才高于一楨一幹。事進乎千間萬間。爛然遂有以自見。何至爲史傳中不可屈指之人也哉。余老而無成。惟不足故生羨其說如飢人之說食也。書以貽之。亦有大畏于後來者矣。

進賢堂稿

卷二 一四 說

一

四文字說

懋政字我樸 懋彭字九演 永畫字一先 承疇字九演

古語有之曰。令名自命。以爲名非人所能爲也。其理之自然實有如天命之者矣。苟名不合字而字不表名。則是豈可以定命乎。天隨父子知命者也。屬余爲其所。應作字則將謂余知言者也。而知言亦必知命矣。所應四皆姓文曰懋。或曰懋彭爲兄弟一輩曰承。畫曰承疇爲兄弟又一輩其稱名皆似僂于其得姓。姓同名獨而獨又微有所同。或與彭者文之盛。卽文之初畫與疇者文之中文之外。卽文之古。是故余字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士

或。以我稷字彭以子車從詩義也。而既去其複其說則在乎思初焉。字畫以一先從易義也。字疇以九演從書義也。而必舉其數其說則在乎師古焉。世日流人亦日下而必有其初必有其古至于古初則人而近乎天者矣。維天有命。近乎天者豈其不可以定命。孫子烈嘗以所行不副如瞽字伯明此說未嘗不奇特。乃于其四子別製名字皆出杜撰徒取易諱前無所依後不可訓得無僂天命哉。而蘇老泉二子名說皆寄常行之物。又惓惓于禍福間。禍福者命之所有。

或非其精微者也。余因天隨知四文子遂及命名之通爲之合說而歸之四文子者如皆有取爾焉斯人也其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陳全龍字說

陳生士寧屬余命字余初以爲惟幼安宜然而漢人之長次幼實以代伯仲季者也。詢之陳生乃兄弟三人而生居長則不得讓而次也。而况幼耶。將予之又恐與王勃爲互矣。專以安而去其上文則古人雖有此法而練公曾翻名作字未可忍于觸犯矣。余因思漢人嘗以三人共爲一龍。顧頭華歆腹邴原而尾管寧其首末顛倒裴松之嘗已致譏但不知其直當黜二而存一耳。黜二存一則管寧宜爲全龍余故以全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三

龍字陳生爲之說而又爲之詩以暢厥旨。固將以風于來茲不止爲漢人翻案也。夫首腹尾之命于人者之非定論豈能如長次幼之序于天者之必不可易奪乎。知言者亦幸無以余爲苛也。附之詩。

稱名則古昔君宜字幼安三索乃第一降從實爲難。後來豈無賢德在醇疵間吾不爲君齒如藉勿雜蘭。管生被龍號居後不居先子魚謬作頭割席已遭彈。根矩亦入魏東閣勇來還誰能靜所遇始終無改絃。皂帽有千古榻上跌跡穿以此相衡量龍德管生全。全龍非比喻道行物謂然今以似君子嘉言必勉旃。

李子扶字說

李生國輔既補弟子員而後請字于余是猶行古冠而字之道也余考輔字義通于扶在人身有之爲口兩頰在物有之爲車兩旁木其于國也有相之道聖人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無所用彼相是相道猶專于扶然而以力不以言也車之力在輔乃得以扶持不敗故易經于有之積中則大之干壯之尚往則亦大之而威之爲卦非不威人至特其輔頰舌斯已窮矣夫以口舌得官在小臣不可況爲大臣藉令能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十四

盡言極諫已非宰相事矧其或爲譏說器器者耶以詩書所載曰汝翼汝爲汝明汝聽無所不力又曰佛時什肩無所不極其力其有撐天而不傾夾日而再上者斯真全于扶義今李子旣爲秀才便任天下此日也扶經義而程朱之扶文章而歐陽之扶倫理而曾閔之及其得志然後乃扶君上而堯舜之扶天地而泰扶日月而光扶民物而阜扶人才而昌扶風俗而古扶兵戰而強太平哉扶之爲功也有承當之勇有執確之信有自舉之功有總持之仁是則名宰相之業不過大丈夫之所有事耳余故以于扶字李生而爲之說如此名實之際李生勉哉

胡士珍字說 附詩

胡公贊兩郎君一士珍一士璘皆未命字將以屬余而兩郎君聞之遂踰欲得之持扇索題日再三反可謂好名之極矣顧此非浮名好之無過余惟珍從寶而寶不宜自售儒所以待聘而貴也璘從文而文不宜太露山所以蘊玉而輝也待而貴者我不求人將求我蘊而輝者人見其光不見其形故字珍曰待之字璘曰蘊之皆無取乎踰得惟其不爲踰得所以能爲必得卽世之浮名亦不足遜讓也二子勉之哉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十五

莫爾老道人之命字謬于爾甫公贊之命名可矣匡牀褐塞強支持彼彼相看任夥願熟讀儒行頭一句縱饒起座要當時人不偷心卽市心誰能售我萬黃金十城取得難爲守只合半闌寶樹林 贈待之

大造由來不著忙自然玉見九重光憑誰寄語求金使物色無輕到寶藏

非因雕琢已成文縝密羅疎又有分山海豈容漁獵盡如龍似虎莫云云 贈蘊之

武夷巖茶說

蓋建茶之貴于巖一如芥茶之貴于洞以爲其地幽深採者難及茶必負是也而後得至于自老氣正味長論者反是顧相炫耀曰芽茶非其質矣又曰雨前非其時矣時先而質未成卽其氣味不過如草且脆不任焙炒易于見傷卽其氣味又將如火草與火者豈舌本之所能宜者哉松蘿于是起而有名遂大被天下然修治功多剔除筋膜可謂能去其惡未可謂能全其美視諸異時之屑而爲國者雕琢有加持久

進賢堂稿

卷二一日說

二六

更劣或以譬于女人非有天姿徒勞脂粉况轉相效顰遷地爲良益不可得茶之弊也莫此爲甚汪子匪菴籍于新安而避地武夷有入山惟恐不深之意盤桓九曲得毛竹巖而業之在宵霄瑞露之下龍潭虎嘯之間三年前故嘗貽我佳茗目爲第一此來更徵修事之法乃云非涉夏不開山有乎更遲無乎更蚤余聞而大慙之復戲謂曰秋片當益佳以三時之氣不讓乎二時之氣耳匪菴曰有之非漳州人不能識也然余則固已識之矣匪菴又謂顧者紫筍天下共

傳此處自乳綠旗與爲鼎足則壇石熊先生所命也余乃正言曰此有得失如前人稱妙理析茗柯是已茗不爲柯者其幾有妙乎紫筍義從壯大乳近嫩細故不如旗之爲古名况實以松蘿法從事耶是在于子可無以子之新安而更攻子之武夷矣爰爲說而授之冀專精焉遂有千古且使天下之爲茗戰者皆知有師中丈人不至于隨聲而賤老焉其亦可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說

七

南昌府浮糧宜得紓減說

古帝王因田制賦田所生者粟米也故從米而謂之曰糧糧分二項亦從米徵之從折色米而徵銀則起解存留諸銀兩是矣從本色米而徵米則漕兌是矣本折皆派于米即皆歸于糧此以謂之糧也糧有一定之額自古相沿忽然增加事起于割據之日而不能釐正于大定之後者如前明之承偽漢襲故不改因陋未除使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之糧各浮于古額三倍此以謂之浮糧也至于今日袁瑞二府浮額既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六

沐世祖皇帝蠲除永遠著令南昌一郡雖亦蒙今上湛恩依袁瑞二府例蠲免而後因部議撫及漕米遂至反汗屯膏屢有呼籲未動天聽此則宜專謂之南昌浮糧焉夫南昌府所轄八州縣惟武寧爲陳友諒生身之地故無浮加而自寧州南昌以下七州縣俱有之武寧上田每畝科米五升四合七州縣上田每畝科米一斗五升四合至七八合不等有浮無浮可以據則而算所浮之數如宋元誌書載苗稅米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一十五石零明季載官民等米

四十六萬二百六十九石零中間浮折色銀一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二兩零浮本色米一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一石零可以按籍而知其民生之苦于此者三百餘年可以長曆而考而有識之士顧謂其理其勢宜終得蠲除者則以本朝甚重民而凡所以救民若出之水火中者蓋亦無歲而不有也順治四年按臺吳民力重困一疏竝言三府固足爲南昌權輿雖以戊己之變人書俱亡不得逮方伯莊之請部院蔡之覆與袁瑞同承恩澤而要之袁瑞亦爲南昌首路耳今上康熙元年方伯王因入覲陳言乃專疏南昌浮糧遺累此則南昌更生之日矣然其事何至今未遂也蓋部權之畸重所由來久即不知其以私爲之乎公爲之乎而于此事實多扞格當其覆王方伯疏卽有開徵已久無容再議之說幾至寢閣其所以得行督撫奏者由奉南昌浮糧果否與袁瑞同情着察明再議之聖旨也及其覆江督張江撫董察明回奏之疏則又有歷年舊額相沿已久事關錢糧臣部未敢擅便之說安望蠲免其所以得斬蠲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九

免者。由奉袁瑞二府浮糧既經減免。這南昌府浮糧也。着照二府例行之。聖旨也。部覆兩番阻難。聖旨兩番決斷。如天之仁。誠有呼之即通。障之不得者。閭閻小民。既莫不感而泣下。然而有識者。復爲部權。嚼重。却慮之焉。乃康熙二年八月。總督張具題銀米數目。原不專言漕兌。而部中駁議。專摘漕兌以爲僞。漢時原無漕糧。何得云陳友諒加增米石。又以爲免錢糧太多。恐有虛冒。再行確查。果如識者之所却慮矣。乃督撫確查奏入。雖甚明白。無弊部中竟以無憑。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三

稽查且自明朝以來徵收年久具覆。遂奉聖旨係自洪武時所行甚久之事。這減免不准行矣。自是厥後雖有魏公定控部之民詞。胡獻龍叩關之民本御史熊遵論陳言之特奏。皆爲南昌浮糧苦累而發。部中或竟從寢閣。或轉行確查申請。而覆駁如初。亦皆如識者之所却慮矣。雖然天心畢竟可見。天聽畢竟可回。何以知之。亦知之于皇上之屢旨耳。皇上爲南昌浮糧准減之兩旨如前。不敢複述。至如康熙元年有凡前朝離怨地方。或一處科糧太重等弊。許

卽陳言查豁之。上諭在王方伯具疏之前。康熙四年又有凡關國計民生應興應革事宜。許據實陳奏。改正勿以爲已。經奉旨之事。瞻顧因循之。上諭在

戶部既駁南昌浮糧之後。康熙六年又有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係官吏貪酷刻剝民生。或係法制未便。致民失業。今當如何而後得遂其生計。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事宜。著各抒確見。陳奏勿隱。但不許以浮泛虛文無益于民之事借端塞責之。上諭在胡獻龍叩關之前。此三次上諭。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說

三

何嘗不與蠲減浮糧相應耶。又何嘗不與駁減浮糧之議而相駁耶。故識者曰。其理其勢。宜終得蠲除。非妄意之也。一恃皇上之仁心。一恃大臣能曲體皇上之仁心。而推廣皇上之仁政。則膏澤終未有不于民者。然則戶部非大臣歟。曰大臣也。前此之不肯承當。必其意亦有所長慮。而不必盡出于私。今之筭計者。非昔之筭計者也。或能更持大體。軫微生。而又以前旨爲據。諭講求奉行。因機導窳。事可功成。亦有不盡出于排闥闢而陳詞者。是在大

臣矣。夫蕭何請苑益民。迫山損上。汲黯矯詔發粟。跡似擅專。富獨撫集流亡。非其本屬。尤皆爲之也。而況自爲其境內。但求免其慘苦。非有擅與損之嫌者。而不爲之哉。是在大臣矣。有大臣以相爲。而共圖其功。亦必有大臣以爲其君。而將順其美。草野之人。故敢援兩旨三論。而算且信之。遂以爲南昌浮糧。宜得終減也。是爲說。

念菴佚事

羅念菴先生世傳以爲仙去。道士多言遇之終南山者。其實不爾。龔見華嘗遊吉水。與先生季子相善。謂之曰。先生于嘉靖甲子七月間得病。其化以八月十五日辰時。是夜亥時舉遺腹子。則某是也。初先生先生有門下士來省。先生疾軼其姓字。而記爲袁州人。時成進士在家者。先生曰。余疾不任藥。第得宏春塔頂上雙魚食之。當可起。爾能致之乎。進士因去取塔魚。期十五日會取魚。不無騷動。遷延至十九日。適度

分宏橋遂上鈴岡。爲先生修祝。則先生業危坐鈴岡講堂中。顧問得魚。未進士曰。已得第失期耳。先生曰。未晚病。且良愈。不須魚食。乃放魚石上。魚作九躍下鈴岡。成九井。最下爲鈴潭焉。已而先生謂進士曰。吾相地太平山。蓋佳處。卽百年後。吾必歸于此。爾可耐。乃索紙爲圖授之。約以吾先返。爾持而來會。進士于廿三日纔抵先生舍。先生喪踰七矣。進士不信。欲啓棺驗之。先生諸子不可。進士泣而示以授圖。則先生手筆也。又因請。然後得啓棺。先生證進士而一慨進

士仰死。遂如授圖同葬焉。所謂太平山在吉水縣南。與治相值水之如文字者。匯之先生之生也。以前甲子八月十五日。子時蓋得壽六十有一。先生六子某其最後出也。某又言浙中一富客嘗大病。神人謂之宜可壽。吉水羅狀元所若見諾者。則痊矣。則更求加壽焉。命其四子同齋重幣詣謁先生。先生問故。四子曰。求父壽也。先生許之。則曰。幸爲之數。許之八曰。不足。人許之八。然後謝去。爲柩祠先生其家。歲來致幣以煖壽也。其後客壽果九十有四。當客病而求壽時。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書事

三

年已六十。先生家居久。先生亡客猶在者二十年。亦年年致幣而遺腹者冠矣。故嘗會其客。子衣其客幣。及衣已敝。猶指而示見華。或曰。先生爲南斗星精法。得註壽神人。蓋爲浙客言之。

書事一則

先帝時馮元颺罷仙元颺鄴仙有東南兩聖人之譽其季曰元颺高才士也先帝嘗問諸大臣多墨乃眷鄴仙試之遣人詭總兵官心腹投直其家求爲先容遇颺峻拒言詞激發一日先帝因召對顧謂颺曰爾家有三相公乎颺對曰臣之季也帝連歎曰好箇三相公其後典浙試者物色之令作五經以自異浙人謂之皇帝關節聞賊猖甚先帝特簡颺爲本兵而颺撫津門意謂事亟則羽林龍舟足倚且相爲手足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書事

三

颺難之屢以病請中使御醫相屬于邸颺堅不起然後乃代颺病雖實獨負爲國一死耳颺去之津憩颺署京師失守先帝上賓颺顧自津航海還慈谿慈谿之爲義而素服膺二馮者則大詬之至于火其居兄弟挈家走虎林避聞南京立君颺謀再出未審其吉凶乃從于忠肅公祠卜纔拈策下拜而颺已痰厥委地颺急扶持到寓颺死三日颺亦死浙人乃閔曰忠肅活捉二馮嗚呼人臣之不終于所事者尚亦知所畏也哉

備約

貧甚只得廢禮自是日以後凡分單槩不敢與知雖遇有大慶弔止于匍匐叩首必不能少分操挾其諸老既親友若相與故人來索賸者自難踰垣惟是坐具水漿種種簡略冀汪量勿加督過至若拙書謬承鑒賞疲筋老骨尚復不敢愛勞亦欲稍取筆墨之費今僭矣奉約每一件賜銀三錢從厚者聽而不期第不以諸物充數視之遠方猶未受半直也蓋借此取些少養命之資或不謂之逾涯溢量用諸公之喜好進賢堂稿 卷二一日 雜體 三

擬上浮糧疏

題爲重賦苦千難支湛恩欲其下究謹合七縣以陳情仰祈九重之垂聽一賜蠲除萬世利賴事竊惟聖王制賦酌古準今去泰去甚南昌一府七州縣之糧自宋元而來俱以十九萬爲正額乃浮加至五十萬者由陳友諒割據時輒取民間收租私簿據定官糧而明朝復以仇友諒故不加恤此方遂因仍勿改垂三百年民病于輸將官窘于徵比窮則必變此誠其時自康熙某年經朝覲布政面奏以至督撫合詞具題得奉俞旨詳覆隨奉聖恩有這南昌浮糧蠲免准照袁瑞兩府行之旨矣所以然者三府浮糧同患原繫順治初年巡按江西吳贊元一疏題准在案而覆核之日袁瑞先得霑恩南昌獨因金王叛後流離未復無人控理坐失事機然要之乃歸于如天之仁等觀一體正不必分早遲見也其時適徵折色條銀有司遵行恩綸裁定減例萬姓歡呼更生可望及再上漕米數目而前部臣借米以駁之因併所減銀兩重復追徵此在朝廷謂之密雲不雨膏流復屯似微有

不合于國體而在小民則之生致死之一會矣泣思南昌七邑浮糧證據的確載在誌書而部駁之從漕米發端者獨謂陳友諒時未必有漕米耳然賦稅之凡例從田起糧糧則既定而徵以二科徵折色者謂之糧銀徵本色者謂之糧米重則俱重輕則俱輕勢必不能獨無獨有以陳友諒坐食于此雖不必遠漕亦安知其時之無米且無近漕也此不足破浮糧之情實明甚若謂洪武年所行甚久之事無憑稽查則誌書所記根本宋元初非杜撰且以同患之三郡言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三

之袁瑞蒙獨必謂有據南昌被駁即云無稽斯豈得爲定論古語有之曰一夫向隅滿堂不樂七州縣之爲一夫也又多乎哉更以一郡之八邑言之則武寧一縣爲陳友諒所生之地以是私恩糧額得無浮出而南昌以下七州縣皆據民間租簿起則是以有浮有浮者不敢謂無猶之無浮者不敢謂有乃無浮者僅僅矣其有浮而呼籲得通如有所與若令出惟行復惟其反豈止于如有所奪八邑猶兄弟而一肥而衆瘠之爲之大父母者亦獨何能忍見天下賦額雖

草野不得與聞而江西一省則亦可以近取今考南昌一縣之浮糧過于饒州一府之正額新建一縣之浮糧過于贛州一府之正額豐城一縣之浮糧過于廣信一府之正額進賢一縣之浮糧過于九江一府之正額寧奉靖三州縣未遑以府配之然大抵皆有一再倍于武寧者矣此處土地硤瘠不能如吳下出產之饒而水旱易侵備災無具乃更以大縣一而兼一府之課小縣一而責數縣之輸故敲朴或等之木石田地或丟如糞土萬口同哀萬心俱痛與其活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三

而死身不離乎陷阱無寧呼天而死聲猶徹于聖明茲者恭逢皇上親政之期乾綱總攬好生爲心則萬物皆春之懷與一夫不獲之恐蓋亦四方之所共喻也然且求言及于細微涓壤無擇臣之痛苦不必復陳而事有關於大體者亦以封桐王者之信得原霸主不爲當皇上初發德音七邑歌舞後來反汗通達之人皆知部臣所爲而山澤亦多疑揣以爲皇上有靳恩臣固知其不然也凡省郡實領袖外郡瘠薄有同衝疲更甚謂宜軫念之所首加而今也使南昌後

袁瑞則或復竊歎以爲皇上之有異視臣又知其不然也。皇上天也。天之日有至有不至。及乎日中則莫不畢照。天之雨有霑有不霑。及乎龍行則莫不畢濡。今皇上正當日中之時而爲乘龍御天之事。臣故決其必無靳恩與異視耳。且皇上躬行仁義。勳法先帝。而袁瑞獨減先帝作之于前。其一體之南昌。獨有遺漏。雖下民請命之未遑。亦先帝所留以爲今日行仁之地。遲之又久。始之而終。此豈非幾務之最先。而紹述之最大者也。愚賤之言。上塵睿覽。誠信皇上之慮。避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三

周部屋無誅于狂夫也。伏乞勅下該部將南昌府誌詳加查核。以明臣言之不謬。獨去南昌七邑浮糧。竟視袁瑞皇恩億萬年國祚億萬年云云

說帖第三

某衡文無狀。致獲顯號。具疏自明。復干提問。中間節蒙憲臺原亮。無他宛轉。昭雪而新旨必責。爰書不論其情。只取其罪。仰見聖主如天之仁。曲法以全體罪。某而某生。所以感激高厚。有過于身受。湔除者矣。伏念某斤斤自好。意所不可。雖重勢不回。未嘗得罪于名教。視學適當。倥傯勞瘁。百倍終始。奉成法從事。未嘗得罪于簡書。士能文者。必錄不以字句小疵相苛。而庸猥勿濫。彼共甘心兩榜。賢書合轍。大半未嘗得罪于多士。乃若所可罪者。則有焉。其初無安身之術。其後無擇禍之明。且沉囑託之書。旅氣慚于孔翊。火文昌之牘。盛德謝于錢徽。苟必自謂無辜。終何異乎躍冶。蓋君命之矣。安所可逃。雖世之有心者。未免以代語致疑。而困而尚口焉。更慮其有言不信。所恃台臺量包于荒明燭。其隱與之以無罪之實。而不妨蒙之以罪之名。全之以爲法受過之常。而免之以危法相中之禍。某卽終聖時。寧不知履霜之亦出鴻鈞安命之特爲良訓也。

衡殆被放忤權之以也後來提問則疏語激切所
指耳當日疏揭暨諸謝詞已未刻俱彙有本子今
遞去如隔世事矣不宣畱著八識海中偶于敝簾
翻出此帖卽付之梓人以明請罪之實出于余志
及既擬罪仍屢次奉駁求進而末後乃得旨以無
罪結案其屢次蓋欲殺之其末後則欲官之乘權
者自有進退皆非余意料所及也由今日論之恩
怨平等諸藁不必更搜矣

晉溫州城隍神文

欽差提督學政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黎某謹
誓于溫州府城隍之神而言曰兩浙文章之藪督學
衡鑒之官當此任者非公與慎何以稱之某無文才
謬膺簡命每懼不能鼓吹休明貽譏鰥素惟是拙成
于天所不可爲也而私起于人則所可去也自惟生
平介直背私近公于文章一途尤極愛惜常屏心息
氣以求美惡之容設我代他以慮得失之數如以曲
徇棄其真材抑又何忍所以謀吾面者或見與物爲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甲

春其實鐵心石腸神明可信經年行郡故無一日渝
變初心今茲指盟更有其說甌城素號富饒人士亦
多奔競某司教化固在揚摧佳文更宜裁抑常俗况
可與之爲緣助其波沸且而遂彼奔競之志違我愛
惜之心耶又吾鄉文宗王公祖實籍茲土作人之盛
學步未遑方切于愧顧或以易子之教而致冒賢遷
之疑此固理所必無抑亦難可家諭戶曉神正直無
私如在左右且及出王當鑑此志以爲不欺假設信
口乃誕冥譴立加某當不利以我性命易人喜歡至

或多士未聞誓言惡姑嘗試神當奪彼邪心并堅我
道念耳某不告于人告于神不盟以示盟以誓所爲
辭皦皦之名亦不泯耿耿之實神庶鑒之哉謹誓
督學時諸作一字無存得此亦當日心血也不忍
從火而遂存之

勅命文

咨繇作士邁種著戶虞廷呂甫爲書哲刑傳于周代
自南服去頑民之染事與從新而西江丁亂國之餘
官維極選爾南昌府推官張芳文章起代猷畧匡時
初臨百里之組圭旋因才以大其受既謹三章之約
束果奉職而臻厥成敏則曹案無畱神明歸譽清乃
其牘自遠腥發不聞使天爲膏災猶有須臾以待救
人欲逸壽更無金木以傷生遺黎勿盡于誅屠開國
得存其忠厚朕嘉賴焉是用封爾爲文林郎錫之勅
遷賢堂稿 卷之二十四 雜體 聖

命爾尚多風雲之氣無負昌時亦依日月之光終標
奇節爾爾朕志爲敷其心腹腎腸朕庸爾功將置之
股肱耳目鼎銘孔父門大于公懋哉毋替

臣道同乎妻道易有文言教陰等于教陽禮垂昏義
別青燈猶資內助卽彤管不斬榮名爾樊氏乃南昌
府推官張芳之妻閨閣舊家糟糠元配能相夫子而
進其讀誦之功若爲朝廷以成此遠大之器乃持梁
食肉不害齊眉而榆狄偉衣未嘗被體何以答風雨
如晦女曰雞鳴之勤則惟取雲漢爲章予作山龍之

實是用贈爾爲儒人錫之勅命樂羊得將不忘勸學
則機之聲負軻致身亦有置殮加璧之事朕惟報德
爾尚知恩

太祖食地德必有備酒漿之人糾虔天刑豈無相日
人之侶惟室中不聞徧謫而王事可以獨賢斯家之
許亦國之利也爾黃氏乃南昌府推官張芳之繼妻
性成婉婉則著柔嘉知一人之可媚茲喻如悅已謂
天下之有太命戒在侮矜君子成豈弟之名斯民得
此生之樂使鄭國之慈母且徵鑄書卽漢代之賢媛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三

古今帝王之命官猶論其世卽今禮樂之用事必反
所生故朱草詎曰無根而空桑未爲傳信爾張朝鵬
乃南昌府推官芳之父行稱長者里目善人在于三
不朽之林還居太上律以二大戒之說無負成純五
月披裘豈效拾遺之智千金焚券更融市義之心陰
德之若耳鳴自知實審後賢之爲氣聽服教良多是

用如爾子階贈爾爲文林郎南昌府推官錫之勅命
爾卽非簪履之遺尙來朱紱予亦惟文獻之足頗採
青箱郎選人間張星天上

永昌朝之彥士有美靈根邇積善之人家歸功母氏
蓋慈嚴喻諸井竈不可偏無而存歿繫以栢棧益深
永慨爾李氏乃南昌府推官張芳之母全鍾淑氣大
啓祥符灰荻書成遂有文章命世之子粥藿賦就爰
徵天下任已之儒第不疑每有平反入無告語卽季
路能擔錘釜養不盡懽雞豚逮親既乖予志象翟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四 雜體 四

爾或慰母心是用贈爾爲儒人錫之勅命爾席榮施
于下泉予期報反于陰陽牀上之千笏有相朝中之
八柱焉依

駢語昔不省作然作之亦差不俗至代言則非其
官也敢曰學之乎爾時百事草創長安天上顧有
令下里人捉刀者遂嘗試焉而亦終存焉尚有其
人可廢者文與竝廢矣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五目錄

論

君子務本

君子存之

初九潛龍勿用

嚴父莫大于配天

海蛇

策

說天

方域

修省

經義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目錄

一

乾卦

詩云樂只君子節

德為聖人 五句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五 論 策 經義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校

君子務本論

通天下以本而不欲舉其末焉者君子之用心有所
 專矣蓋為君子者不過以為人也人藐然一身耳而
 天下無不託之是萬物之所備亦萬事之所起其量
 不可為不博其數不可為不多第博矣多矣而即于
 博處多處求之則日不暇給即不然而以淺為博以
 薄為多復不稱其名實君子也而旨若此耶君子以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 論 策 經義 一

為使吾而為聖為神則不如其為人也使吾為人則
 不如其為已也而已之不徇人又足以盡人者事寄
 平日用常行之間而理通于元氣混沌之始物在于
 生民口食之後而情出于繼善成性之先此如水之
 有源無不為委者而乃為源亦如木之有根無不為
 柯葉者而乃為根以是名狀之曰本而本雖有其名
 狀矣能自為暢茂乎抑有待于滋培乎雖無待于滋
 培抑無避于戕賊乎以此言之本可依而不可恃也
 楊雄有言美厥靈根是誰為美之而後人或曰本領

既大心計轉疎是誰爲疎之者然則其法蓋莫如務本矣以本爲務謂之當務知務不以本爲務謂之不
知務不當務故古之擇術者有曰內者不治無務修
外近者不親無務召遠皆審其所務也務之則必竭
其力以圖之是時雖有神聖可爲而吾意固所不及
人已可分可合而吾心亦所未遑是以君子有終身
之勤而無一朝之怠也管子曰朝廷忘其事夕失其功
今日不爲明日亡貨此豈可施之于本計哉大學中
庸皆貴本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又曰中也者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二

天下之大本也求其治而爲其大雖天下國家天地
萬物皆分量所不辭而體用必不可以凌奪在聖門
者此指亦有得失故子貢常勤思于博施而夫子藥
之以近取然後乃爲一言終身之間知其必有所悔
矣今而曰君子務本何有若之言之似聖人也宜乎
記論語者首次之

自庚子年制廢經義而專以論策取士曰貴實學
也顧論題則仍拈四書本經其爲是者猶然他年
之一八股頭或更寢陋無以自異策愈薄而酸矣行
兄子不足視天下今姑存之經義別有擬程應不
合法第爾臺詞代講二首

君子存之論

凡爲聖賢者不過無失其人理而道統于此而開雖
至累百世傳一心其事盛大究無以加于成德之上
也聞之曰君子者成德之名自帝王師相皆得以是
而通稱之此疑其于人有相絕遠者矣而孰知其無
相絕遠者乎其形氣猶之人其理猶之人天特令之
異于禽獸而止初不令其于同類中自相爲異也然
自庶民之去幾希不乃失其爲人而漸入禽獸苟無
失其爲人而漸入禽獸則出羣拔萃之目于斯而起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三

聖人遂覺有以異于人而聖人實無以異于人而但
能不失其人耳孟子曰君子存之特言之也何特乎
爾以爲人之得至于此者僅僅焉矣亦常言之也何
常乎爾以爲古今之有斯人者嘗接踵于世矣其名
甚美其品甚高其擔荷甚隆其授受甚大而其所存
者幾希而已矣天下之事理後起者不可謂存固有
者乃可謂存幾希非後起者也固有者也其遷吾固
有焉吾人之心行有間者不可謂存純然者乃可謂
存幾希非有間者也純然者也其與爲純然焉故或

無為以歸于其宗。或有為以至于其極。或無心而第
謹守其道。心之微。或有心而更勿弛其操。心之法。時
可以古今。位可以高下。性命必不可以合離。如是而
後謂存之。則外而視其形。猶然七尺也。五官也。非異
于人者也。內而求其氣。亦猶是五行也。陰陽也。非異
于人者也。精而核其理。性亦猶是約而無廣也。少而
無多也。所謂幾希。更非異于人者也。而其于去幾希
之庶民。則既有天淵之懸矣。夫庶民之稱此人。也。賢
之。進而聖之。又進而神之。禽獸不能知也。不能言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四

庶民雖能言之。能知之。而終不能學之也。不學聖人。
豈聖人之不可學哉。庶民之于聖人。當不廢學而聖
人之于庶民。先不廢教。總為此幾希耳。故孟子曰。君
子存之。從成德而言也。不從絕德而言也。五百年而
一遇其人。知其解者。其且暮遇之乎。

初九潛龍勿用論

聖人之教人也。重始基而貴天質。高不見之功。而尚
不為之事。知其解者。雖先後天可通。有言無言。亦非
二致矣。吾得乾爻焉。乾之第一畫。與羲皇作易最先
之第一畫。正等。蓋不惟先于乾卦六爻。抑先于全易
之三百八十四爻者也。而亦既有以名之曰。初九。初
一名。初九二名。名下為初。以物莫不起于下者也。雖
天亦必起于下。易爻之被此一名者。得全焉。名陽為
九。以物莫不趨于老。盡于變者也。雖天亦必趨于老。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五

盡于變。易爻之被此二名者。得半焉。大智者于此而
諦觀則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達天者。皆在可
不煩辭說而喻矣。而後天之聖人。乃曰。天無過也。人
則何能無過。吉凶悔吝之生。豈有極乎。必也為之辭
而示之。而辭分二門。為之象以表之。復為之占。以決
之。首繫潛龍。猶是初九之意。而非別有神奇之觀。次
繫勿用。猶是潛龍之意。則亦猶是初九之意。而非別
有趨避之巧。蓋他物無足肖龍者。而惟乾肖龍。是通
德也。以其為通德。則務全之地。時無得言。潛者而惟

初言潛是本事也。以其爲本事則無務失之。夫全德實不見德也。無失事實非有事也。在爲人者守其初生之質而即可持以終身。在涉世者保其渾沌之原而即可長于上古。此皆所謂無用之用也。而無用之用豈不大哉。聖人曰凡吾所言無非欲前民用耳。前民用而不示之無用則未流何所底止。抑民勤于用而不先之以不用則生出何所根本。故夫先後天之聖人其教人皆一指也。而乾之首爻獨見大意。由乎其初所以重始基也。由乎其九所以貴天質也。由乎其潛龍所以高不見之功。而由乎其勿用所以尚不爲之事也。若是者亦不知爻之無言與辭之有言也。世有斯人吾許之善易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論

六

嚴父莫大于配天論

人子之事親有至分則必大其事以合乎反始之禮。而因以成其孝之終。嚴父配天之說是也。夫人無非天所生者。即父亦天所生而孝德亦天之所畀。故援神契曰元氣渾沌孝在其中。則古先孝道明王之授受尚復依是而起。苟言孝而止于事親不至于事天。豈可謂之本論。然人無不得而事親者矣。而有得而事天不得而事天者矣。事親則自天子達于庶人。既列爲五孝之目。事天則諸侯不敢僭用其禮。而況卿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論

大夫以下乎。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所以大之亦難之也。所以難之亦謂非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適制作之時者。必不能與于斯也。是故舉周公其人以當之。而又引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以實之。誠哉。賢乎其不可及矣。然諸家疏論復有紛紜以爲后稷于周公非父也。祖也。此猶可以推文王尊祖之意解之。而周公制禮第輔成王。則文王于成王又非父也。祖也。至若其爲宗祀終周之世而不祧。皆非父也。祖也。此何以說。禹稱致孝

鬼神實首郊禋。此可謂先得周公之所然。而舜稱大孝。允若之父。不必劣于方命。舜未嘗郊。豈以此何以說。又郊祀春。近陽也。圓丘之不爲位。亦陽。廟祀秋。近陰也。明堂之有室。亦陰。天之爲物也。一大而已矣。而帝則有五。鈞命訣嘗悉記其名號矣。五帝並隆。抑後世三祖同配之濫觴也。此從何而分。從何而合。殊不知天與帝異其名。一其實。非可以明闇求。多少算。祖與父異其體。一其氣。非可以遠近取。而嚴與配。不在其禮。卽在其心。非可以隆殺言。聖人之爲此也。固將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八

自致之。而亦將率以教人。以爲吾嚴父之極之可至。于如此也。而人之不得至于如此者。獨無所以嚴父也哉。觀其下文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則其義亦可概見矣。夫孝之爲字。用老乎。子。用子承老。是則親生之膝下之象也。而膝下之養。通于生死。復通于貴賤。第分所限者。聖人不強。故仲尼之謂孟氏曰。無違。又曰。祭之以禮。而祖已曰。祀無豐于昵。厥旨甚淺。自後世之天子。尚不能代以其父配天。則何必天子以下。而人以其父配天。而要之于顯親揚名之全。

量則凡可以躋其父于尊高。而不墮其父于卑下者。何勿由也。抑凡可以遂其父于顯融。而不閼其父于幽暗者。何弗用也。草廬嘗註考亭刊誤孝經。而直引考亭之語曰。孝之所以爲大。自有其親切處。爲人臣子者。不得生今將之心。反陷于大不孝。然則考亭之所謂親切者何也。嚴父不託于體貌之間。而親切亦豈止于毛裏之會。當文王爲諸侯時。其德之純。亦不匹養。既足配天之於穆不已。而不待于侑食之儀。而周公嚴文王。自有成德之精微。亦必不起于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後。此可爲親切矣。士君子雖無事天之禮。未嘗廢事天之學。中庸自下學立心之始。直達于無聲無臭之載。此與孝子之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脗合。此又可爲親切矣。慈湖曰。古文學字。卽是孝字。學固全功。孝豈半義。以是而天人兼焉。而伊川曰。孝弟神明。不是兩事。又曰。性命孝弟。惟是一事。斯語也。親切中之至親切者也。由乎神明則盡天之用。由乎性命則見天之心。盡其用而見其心。則事天不必專配。而嚴親不必專配。天能如是也。聖人之教孝已。成而先王之孝治亦再作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九

海蛇論 又曰水母

有生物之名而不爲腹有善游之功而不爲目其于物也亦可謂之至矣乎老子曰至人爲腹不爲目欲其多所容受而寡所炫耀耳水母之爲物也無目者也得至人之一端矣然實求之則并無腹豈有優于至人者哉抑無耳無口無鼻而無心人于五官皆有之亦皆全之一不有而一不全者則不可爲完人有目全而恣用之則又不可爲至人是故有之以爲體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形無之以爲神略言形體者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十

不過其尊神而貴用也其在於物有是形體者固多矣不全其形體者亦不少矣然物未嘗能其神用人亦未嘗貴物以神用此天下所以有至人終無至物雖然非通論也水母者正名海蛇得坤道之所索凡人言母豈不以其能生物哉水母不知其所從生又不知其所生而既得能生之號雖無坤之大腹何害于無若其目鰕而走我不自見見其腹焉我不自智智莫明焉此與聖王不恃一己之聰明而專于用人者亦奚以辨究而論之至人爲腹贅在一爲其不爲

目贅又在一不爲物無是則已矣何煩爲不爲哉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能天至矣此至人之所取則焉也水中之物莫神于龍龍之爲蟲也無耳者也而以角聽大易用九之繇則更言其无首又十二肖之物莫不皆缺一焉不具舉以釋氏所記除跋難陀龍非耳能聽之外而阿那律陀無目而見驕梵鉢提異舌嘗味旃伽神女非鼻聞香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六官互用豈必皆在于有而不在乎無乎雖然諸無之物無心爲高諸有之病有心爲大物無心者未必高有心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論

十一

者未必病此其所以不如人也而有而無之由心以及五官至于百骸莫不皆然此其所以爲至人也因論水母而復及之豈不曰當其無有有之用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說天 策

古今之言天者詳矣而生則最病夫離人言天者也離人言天不過以自然爲託成則幸之喪則無救乃天意亦何取夫幸之而不救者其自開闢以來渾敦既往大氏皆歸之人事矣漢庭策士嘗舉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之說而董仲舒曰聖人法天而立道生竊妄意之聖人所立之道雖不出與窆之間神明之守而凡所以保其元初正其流失多其吉休少其禍害者蓋將無所不用於是天下之人咸天聖人也聖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 策

七

人能與天爲盛德大業而天終不能與聖人同憂天不與聖人同憂則聖人所爲治者天烏得而亂之不肯人所爲亂者天又烏得而治之哉是故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之數皆不繫天亦曰斯人功過之紀焉耳然而感動災祥天應不爽愆伏可以度求九六可以數計詔告譴謫可以神通其候測之法有如馮相保章職司所存天官五行書史所載以至蓋天宣夜周髀定其體甘石錄其占張衡靈隱之圖李淳風法象之志僧一行覆瓿之圖備其變所以爲古

今言天之詳者此也而生所最病其離人言天者果何謂哉謂天非虛懸一高大之形若無量之鍾釜甕盎而已也彼其所以爲道之原者亦實不離人而爲之矣故無論其命于性情者之精微而可見之跡往往合于王事日月教明雷霆示斷含譽著喜附耳防讒其類也不可枚舉至于君象則有五帝之墟臣儀則有將相上次輔弼左右之位而明堂靈臺王良傳說爲人間之所嘗名字者悉得而入之可以見天之不離人矣古之帝王未有不以人合天者故堯舜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 策

七

典必曰欽天益之贊禹必曰是乃天道卑陶重知人安民矣而究竟歸于天秩以至天明畏靈聰召公言夏商二代之典皆以而稽天若則是豈有幸成而不救壞者可以謂之能天之人也哉爲明主計者莫如依經取易之四德以體純乾範之五事以建皇極春秋之元年春王正月以先賞後罰生而不殺德而不刑此其人事之至大而切著者也災祥之學可以贊功不可以立意無其功而徒有其意則恐爲幸成而不救壞之濫觴且別有專家非儒者之主論矣若夫

唐臣韓愈謂人生而天壤如蟲生而物壤能盡殘斯人必爲天之所賞蕃而息之必爲天之所罰柳宗元則謂天實如果蔬元氣實如癰痔終不能賞功罰禍劉禹錫則謂天人各有所能不相預而交相勝此皆戲論生何敢據以答執事之明問乎

方域策

聞之曰畫野昉于黃帝蓋得方百里之國者萬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亦甚盛矣哉爰及帝嚳而荒理之始制九州顧洪水未抑天下未平使其後不得堯禪舜而命禹其事幾殆夫舜肇州十二而禹復爲九誠不務多其土也廣其封也亦利其養而已矣大凡生人之德天地同之而養人之物則地所獨爲也易之言致役乎坤者此其義耳禹貢爲書以貢賦立說則似乎養一君也而不知其實爲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

三

養萬民苟非爲養萬民卽何以斤斤焉辨其壤墟分其黃黑第其賦稅而惟恐其多取于民也乎自禹貢而下則莫詳于周禮之職方然亦必視其穀畜之宜知其男女之數制其職各以其所能不強其所不及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不強其所無其用歸于因地順天任人民府萬物使同于貫利而已矣至于漢班固作地理志依古建國爲經而緯之以郡縣似欲表裏禹貢周官然徒記其沿革分合強弱盛衰風俗奢儉人才有無之故而阜民之旨缺焉此豈漢治之必不

能三代故其書若此乎然而文景之間海內殷富亦足千古則非獨其地之美善養人也其君亦有齒于自養而裕于養天下之心若其他苟簡之治由莽之報固不足盡地利亦未能舉其全勢以行其大仁焉唐分天下爲十道稍增爲十五採訪使宋分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視禹貢終不無減縮然要而言之自古至今山林藪澤罔非出財之區溝壑道塗亦鮮棄地之貨地蓋能爲功而或不能爲功也矧天有水旱以災之人有干戈以廢之物有鳥鼠螟螣以害之地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五 策

二六

德更未可全恃事在長人者而已矣長人之道必先養人是故其大者則體元以憲天其切者則主利以法地所重民食天子之計慮周之于是乎無終畝之勤而既有家給人足之勢修春秋之省而自致三年九年之餘安玉食之常而每見潤澤豐美之被王事其必盡于此幅輿輿圖又何足爲之侈大乎夫世非古矣德下衰矣井田可行而不可行封建可復而不可復文人或著論明之大儒或欲以一方小試之而終不可得此天下所共知也生以爲井田封建豈惟

後世難之卽禹貢固未嘗言井田而職方亦未全及封建長人者第師其意而可矣意主養民惟二書爲最粹生故敢以聞于執事而藉手爲聖主獻至若山海經亦禹所著而視禹貢卽不免迂六官皆周禮所存而合職方以爲其明備論治者猶貴審取舍焉

修省策

修省之道獨操之于結而凡為臣者與有責焉在易君子法震以恐懼修省專為主營而守宗廟社稷者言之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言其所應大小遠近之異矣至于庶民惟星乃不責之以省而為之月者顧能用風雨以從其好風雨天施猶之君事月則臣之象也人臣上承其君之恩而下合于民之意道不當如是耶唐虞三代遐哉邈矣自是厥後遇災而知儆者有之不克自修者亦有之豈獨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策

其君之過歟抑其臣實甚董江都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又曰天人相與之際亦甚可畏此正天心仁愛人君之至意也為人臣者經術不湛而天人之故反以為闊絕無當于仕宦之理求其一言之似江都不可得而況責以自圖其功乎夫虞廷之二十二官周禮之三百六十屬即未有不為瑞而為災者也其能為災如共驩有苗之流譏說殄行巧言令色孔壬之輩上之人既已驅而遠之周公之忠至于反風召公之明及于行露其職又容

有不修者乎此虞周之所以治太和兩在其宇宙間即災不為害也若夫一國之主也宋景仁言熒惑退舍一郡之治也于公明譏甘雨隨車況大朝之君臣乎宋臣李沆以為人主當知四方之艱難推其說亦當知四方之災異寧惟是近在王畿今日者地動之變獨見于京師彗星之出不獨見于京師矣然而其獨見焉者示之以王省之切其不獨見焉者亦示之以王省之全其獨見而至于再三不獨見而久之不退舍者則示之以不省之失也地為大母乃尊而不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策

親張而不弛其應在火既見告矣彗之為星非如箕畢之有定不知其所好不知其所從若以為有角有尾一如含譽然者此其詞不闕則謬以為除舊布新云者今日之舊亦何不除而新亦何不布乎而災不為損天其或曰政令之太過而已甚者實有似于此地靜也而不靜著其所不能乃其所不及星微也而不微著其所已甚乃其所太過皆以為失中耳故修省通乎君臣而人臣之省在從民不在從主者人君之省亦在合天不在合己此用中于民之道即洪範之所謂用極焉

乾卦 經義

聖人法天之學于乾文見其全焉夫乾與天一實而其理則專昇之人也人所以法天而且能通天之窮者豈直恃天而已乎昔四聖人代興論者既爲之先天後天之目矣然四聖人皆能知天而不由于學故作易首乾四聖人亦皆能說天而因以立教故乾文獨悉乾道果何若乎乾一也卦之德四如四時之無損增乃約之則兩舉春秋又約之則一舉體元而已爻之物六如六合之有內外乃時似之則別以羣龍進賢堂稿 卷二 一五 聖義 三

不時似之則共以用九而已體元全體也用九大用也雖微彖象亦何遺蘊哉而況大明終始之知與夫自強不息之行未可偏置首出庶物之人君與夫不可爲首之天德亦復相需則象象猶一義也審乎此而何難重文之也耶文其卦則古言與稽而必以體仁爲之總詞仁者天理之極無所不生然起而視之則從來節文之數于焉可詳後世義利之分于焉可略以經世之長只此一事自爲幹枝絕無道德功力之名而一任皇帝王霸之運所以要之于善也善即

爲仁體仁卽爲體元夫亦惟君子之有而以乾下比君子此可見天道之不遠乎人道也文其爻則子言足據而必以龍德爲之通詞龍者神物之尤莫妙乎隱然實而按之則言之雙修罔極平澹德業之獨絕無取急功以天下之廣人同此心有如聲氣第守其憂勤惕厲之常而終鮮崇高富貴之戾所以期之于悔也悔卽勿用勿用卽其用九夫亦惟乾元之能而以用九上繫乾元此可見人道之能還乎天道也惟天道不遠人道故又徵之性情性情雖利貞所屬進賢堂稿 卷二 一五 聖義 三

而貞復起元元又生貞循環無端純乾之粹精盡此所由爲行雲施雨坐致太平而在宥一世未聞其治之者蓋非性情不得與惟人道能還天道故又求之學問學問正大人所圖而五錫之二二又奉之五威有一德羣倫之繫屬攸歸所由爲合明合序人鬼叶符而進退隨時恒易以知險者蓋非學問不爲功惟聖能天而能不恃乎天其說止此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天下平于好惡而爲民父母者有專責焉夫好惡不可不講以其道之同民也能同民而爲民父母不愧矣且學之大者以爲天下而不盡天下之情天下不可得而爲也天下之情不異一已爲天下者不爲一已而若其爲一已自誠意正心以來至于家國莫不加意好惡者是其指矣然必平天下而後盡爲天下君者主宰萬物可以爲勢位之隆重已乎爲天下君者卽其爲天下父母合會羣情又可以爲身形之相進賢堂稿 卷二 一五 經義

頗矣抑明君賢宰相未嘗不從已而出治從已不可以或矯如矩起于惡者矩有定也惡尤有定也依其所定而正之則惡不謬矣以惡之不謬而好愈不謬矣夫好惡之不頗謬惟于于父母常無求而得之父母于于常不言而喻之而君道亦若是是則可以君爲民之父母而曰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今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何也其道同也是復可以君爲民之父母君又有君之父母而曰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也乎之道同也明明德于天進賢堂稿 卷二 一五 經義

下之說至此乃全寧獨沾沾言親民也哉

德爲聖人 五句

盡內外之分以致孝斯莫與比大矣蓋爲聖人者內分也而尊富饗保者皆外分之由內而致者也合此以成其孝豈不大哉子言之吾作孝經以爲其經與天其義與地而要之其事則必與人耳夫事切于爲人道盡于爲子就中無過量者第求其無不及量無不及量卽中庸之不可能矣吾所以大舜孝也何居蓋孝道甚大而惟舜能不失其大有所受于親者必還之用一心之精微而開千古之道統有非所受于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經義

三

親者必備之本一姓之緒業而曆曆數于中天故聖人者盛德之至也使其親爲聖人之親尤顯揚之極也夫非盡人之子與有免于不肖者以至于能賢者皆未必其能聖惟舜則德爲聖人夫爲聖人雖匹夫亦無不足矣而況其尊且爲天子是諸侯大夫士所不得望也曰以尊親也爲天子雖不言財利亦足矣而況其富且有四海之內是有國有家所不得幾也曰以天下養也于是俯仰今古凡以聖人爲天子者必立宗廟制作不同同期于饗而舜能饗之必長子

孫禪繼不同同期于保而舜能保之舜蓋不曰此吾之奇行也亦吾之常德而已矣夫人倫之爲道一也聖人之盡倫亦一也乃夫婦之事有聖人所不能者而聖人可姑安之不以造端而求備人子之事亦有聖人所未能者而聖人必欲勉之不以責己而不嚴此舜孝之所以大而論孝者亦必取大乎舜耳嗟乎未易言也後乎舜者惟武周得稱達孝而文王雖不爲天子猶庶幾焉至于安世房中之歌曰孝道隨世我署文章則苟焉而已矣德謝聖人必非中庸之所取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五 經義

三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六目錄

募疏

募興樓賢寺緣起

募修復永安寺緣起

募重建太安寺緣起

募太安寺募疏

棲霞寺募建藏經閣緣起

募重修雲巖寺募序

寶峰募序

募建般若寺疏

雲巖募建藏經閣緣起

募建丹霞觀緣起

太夏庵募香積地緣起

募修西山雲靜寺緣起

募建三教堂序

募修曇花菴募疏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目錄

一

募造悟禪靜室緣起

募刻石和尚諸經講序

募興巖頭院序

募重建上藍寺藏經閣

募修西山唯識菴序

依施仙巖作佛菴募序

白湖峰募修大殿序

雲峰寺募萬年燈序

青蓮菴募中元水陸道場疏

九華募修佛殿緣起

募為金襴寺置田序

重建放生閣緣起

募重興福田古寺緣起

報恩寺募重修殿宇疏

為九子山募建華嚴閣

募米齋僧小引

募建調御寺緣起

募興耽源祖庭疏

為屠仲杰募水陸場序

募作靜室序

法輪菴長修孟蘭會緣起

中元會募序

東昌府地藏菴造緣起

西方禪院募疏

梅檀寺募緣疏

廬山萬杉寺募像疏

募修玉臺觀疏

四十八願靜室緣起

為尼靈隱募靜室緣起

募重建福山雙林寺大殿緣起

募修司徒祠緣起

佛像募疏

為翠巖募建法堂及諸未備緣起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目錄

二

為鄒端侯募造梅花莊靜室緣起

浴室寺募修千手千眼觀音緣起

為白岳募作靜室序

靜慮緣序

九華山運米募疏

白狐嶺募建藏經閣序

為昆盧閣募建水陸道場序

募建世誦橋並茶亭小引

為替僧募緣疏

募修洪都院序

募誦藥師經序

觀音閣募修門牆序

江寧迴光寺募重建觀音閣序

次募飯僧序

背蓮菴募十佛道場緣起

三爲應章墩募作道院募造鄔坊渡石橋緣起

爲謝埠茶菴募建佛刹緣起

募建沙井茶菴止止亭緣起

募修萬壽宮小引

爲尼海澄募序

天印寺募序

葺上藍西禪堂緣起

隆山募鹽短序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六 募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泰釋本發具準校

募興棲賢寺序

裴讀湯義仍先生求友文。蓋將以從事棲賢也。而竊計其所求。必不出于恆庸。如背毛腹毳者。而必出于最上灑落駿雄之流。獅子象王之比。則今日天然和尚。非其人乎。和尚崛起嶺海。業具萬丈文身。而直趨寶所。脫屣世榮。其與劉遺民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宗。少文祿如秋草。時過卽腐。之說未嘗不干載同心。而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一

他日澹歸亦語余曰。吾初披緇。起憤久而知其可樂。又久而知其無窮。本師教也。余固甚不能自免。渴思清涼。已從澹歸聞和尚之風。頗好之。亦不至儻以爲世無蓬萊耶。或自負已得廬山真面目。耶淨名未嘗出家。而龐蘊終不祝髮。卽佛祖其如之何。乃和尚淡遠矣。夫以實主義言之。和尚正是棲賢門內友也。豈無所待于外至者。而輒能以五輪指相作千柱萬椽之用乎。古語丁氏穿井得一人焉。謂其得一人而足。而事原非辦于一人。和尚之化身不少矣。澹歸旣爲

之舌而須識焚者爲之足祖生范公爲之手矣余又將使宰官將軍居上長者盡爲之頭目髓腦樵漁賈販兵民男女各爲之毫孔則將來之棲賢實成于和尚之一人而已耳昔日有常禪師故少室讓山有順首座故棲賢不貧今日有天然而又有澹歸須識輩爲之贊助張大祖庭可券而取也雖然而法不虞諍耶凡疾妒之作非有所彈第以對見爲害則加戈焉蜚之化蜮無望最上更失庸恆竊恐靖節一賦歸來卽已可論康樂不俟聞道且先遭誅而遠公亦何自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二

求友若此者余願和尚譏之而和尚則或有以收之使得爲棲賢之城東老姥矣余不敢備和尚友第作此語以續于祖生而先于和尚則和尚亦使余爲棲賢之客而不使余爲棲賢之生客也乎

募修復大安寺緣起

禪宗未至中國而西域神僧來者多見于漢晉之間大安其一也大安寺起晉隆安以處異僧安世高而建而世高初爲安息王太子則安之名屢見焉從是而大之宜其然矣顧俗呼之曰鐵香爐寺爐有記漫滅不可讀而惟赤烏元年造五字可循赤烏在孫吳先于隆安甚遠是必其時別有所祀而其後乃爲世高所居耳而或者曰寺由征西將軍謝尚捨宅則先已寺矣又何捨哉夫豈以王謝兩家多有此舉而因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附會之乎或謝亦非全捨而第有所附益以增其式廊乎事皆未可知也然香爐水清可以療渴人猶存之大安風流而聽其若滅若沒必非情矣寺歷唐武德間謂之宜明大中間謂之普濟至于明初謂之大安皆未之或廢也兵劫以後則佛殿與大悲殿俱燼有僧聞修起之僅能依闕聖廟而止此興廢之大數可諉之無可如何然兵劫以前久無山門過者不知其內有寺此遵何德哉寺左爲司空第寺右爲天官府興廢在其家亦不無及寺者勢之所連然也涓壤

可歸于山海而山海不可復出其涓壤乎僧弘如者
聞修之孫也有志乎是走語余曰寺可大復也寺後
地有出售者吾將化之惟黎子也文之乃由其後不
可以券其前哉余所爲併言山門也夫謂今日而必
無王謝何其視人之淺矧不責以捨宅而但求稍稍
附益之詎無踴躍而應者于是乎大安之大復也必

募重建大安寺緣起 代同翁師

曩余爲香爐寺募疏矣而非大作也且未知香爐之
初爲大安也大作自周虞赤公祖暨黎子左嚴起之
而大安之名亦始得聞之此其事當立辦無待于余
然二公有同言余安得不爲唱和余有初言又安得
不爲終始左嚴復同僧弘如請之乃曰吾知香爐之
初爲大安未知大安之初爲東寺也爰檢藏取高僧
傳示余欲有以正其前說則左嚴既自正之矣余惡
乎正之按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幼以孝
行稱刻意好學通曉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以至鳥語
其後嗣王位終父喪讓國與叔出家修道以漢桓帝
之初入中夏譯經三十九部值靈帝末年關洛擾亂
始振錫江南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
廟有神能爲商旅分風上下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
請福神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高入廟神告高
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好行佈施而性多嗔怒今爲邾
亭廟神周迴千里竝吾所治以佈施故珍玩甚豐以
嗔怒故墮此神報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汗穢江湖

當捨命山西澤中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
 可爲造寺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
 出形乃是大蟒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蟒悲淚
 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去達豫章以廟財爲
 建東寺閱此則東寺之從來明甚顧又不審其何時
 而易名大安也左嚴曰此吾文所以引隆安之謬也
 隆安係晉安帝年號上邇漢桓之建和已越二百三
 十餘歲則未知世高有此壽數否蓋大安之由隆安
 與香爐之以吳太和爲吳赤烏者皆從郡誌而誤耳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六

然本傳所載則釋道安別錄安侯道人桑垣出經事
 在太康之末庾仲雍荊州記高立荊州白馬寺事在
 晉初鑒宗塔寺記世高以邾亭廟餘物治丹陽瓦官
 寺事在晉哀帝時哀帝去安帝無幾矣前後參錯動
 閱數世豈高之詭跡然乎抑附會也而孫吳無太和
 曹魏有之當不相借或曰此楊行密年號也侯之再
 考至于大安寺名實以安息國每爲世高問安及世
 高減度使者再來則報曰大安矣此所昉也其或然
 乎余謂左嚴曰子休矣名號異同世界近遠俱可存

而不論惟大安于諸刹爲最古矣白馬而後宜首及
 之易不云乎利用爲大作此風雷時亦有挾風雷其
 人無取小也余言止此遂雜諸說書之以冀仁者之
 諦聽

大安寺募疏代周太守

在禮德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不惟王道卽出世間法亦然古今之所以崇佛而嚴刹者此物此志也余不佞奉天子之命以守南邦民生攸寄凡所爲施德禦災捍患者雖懷素心正未知其可堪奉職否前賢之官此土而能有功名或遭時之變一不得已而抗節以明志者余皆嚮往焉其祀典班班可考顧時訕難以盡舉則思合舉之猶未遑服若夫釋典頗嘗游覽第不存乎因果福利之間而惟服其俚人愛人之說以爲于太守職事亦當有所助發焉耳今年元三日呼嵩之後乃一過大安寺禮佛酌鐵香爐水而甘之遂進僧弘如與語寺稍湫隘前後左右之際多不備者宜有以復其古初然而亦未遑暇是其言不過如蒙莊所云山林丘澤之善于人亦神者不勝矣至于大安之故問焉不審僅得岍畧抑余無遑暇之一節乃不意黎先生嘗詳哉其言之既面奉教又獲讀其緣疏然後知大安之甚宜復也夫大安實抱府治而府治負大安余爲太守卽何得

以無事于此和而不唱嚆矢再加黎先生當弗笑余之託諸空言也已古者大道之公貨力不必爲己而境內名山諸侯所宜得祀此皆在禮今其與郡爲抱負者卽與八州縣爲表裏者也與南昌爲襟帶者卽與七十餘城爲冠冕者也舉之而無廢諸大夫尚亦有同心哉

棲霞寺募修毘盧閣疏

攝山棲霞寺竺公老和尚之猊座懸焉新長老楚雲兄補處于茲則老和尚所付託也夫其付託者事甚大寧惟是復居卓觀之功能然而功能亦必處其一矣毘盧閣漸就傾頽老和尚蓋嘗圖之既購木可得十分二三而以歸壽昌罷不舉此所謂未了之緣楚兄曰了之是吾職且可使南岳壽昌相爲鼎足子道肩構與夫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豈不其然夫凡善知識之爲人者固以向上提持而亦未嘗不以建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十

法界人之爲其善知識者固貴以眼目能移而亦未嘗不願以身心相奉建立法界則宮殿可無邊矣身心相奉則塵刹皆不置矣此餘事也卽大事也然則曷爲侈言毘盧頂上之行而不一勤其清淨法身之本地也夫苟能務勤之則貨力不必爲己而卽所以爲己閨閣中物捨得卽無滲漏不至如徙山填海借力于精衛而制贖于操蛇之神矣頗憶老和尚歸壽昌道江西督臺溫如張公實請之住上藍主選佛而以移鎮閩省未果行又約老和尚至于大安止西禪

老和尚示寂日爲言棲霞張公則曰非異人任吾家第五其力尤能辦此嗚呼此因地中語句宜謹書焉以俟果成蓋余亦不過郵言之人矣足跡未至乎棲霞而獨竊聞門內之緒論如此不敢以不詳述若其準古今而規制作呼以登高則亦有他日者元昭太史之雄文在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十一

重修雲巖寺募序

無住大師曇晟固曹洞之開先而宗門之不祧者矣其道場在雲巖蓋嘗極盛至于徒衆千人田糧千七百石而後乃稍稍陵替也祖庭之化爲房頭房頭之化爲僧兵僧兵之化爲戴髮豈一日之積哉道不能弘人人能弘道分寧之長者爲虔請元潔和尚以振起之既得半功矣未竟之緒有非一州之物力所能辦者則必求之于會省通達之區而通達中不可無說而爲之鐸是在能言願余豈其人乎且潔公先疏

達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十三

寶峰募疏

蓋道自古來道場亦自古來復于道場者不若廓于道之爲浚切而大可依仗者矣雖然馬祖有言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法界之與真如固無二無別也有心者夫亦何能已于此也山子和尚一日謂余曰寶峰殿宇稍可支持惟是藏樓方丈禪堂客堂俱爲空地今欲隨力撐拄難其成就敢冀念寶峰渺潭馬祖法窟不惜珠玉題疏而導引之余應之曰謹矣無辭矣爲馬祖法窟者洵宜修矣卽不

達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十三

非因其自然而已矣余姑爲之言自然焉余考燈錄
先是諸大老之住寶峰者初肇始于常興而末後盛
于真淨湛堂父子常與嘗面壁而至謂南泉曰汝何
多事此自以道之故而死心每言湛堂有鼻孔因其
洗鉢頌之善舉住雲巖此亦自非以道場之故山子
乃于是日爲寶峰後勁且而復其古初補其未備則
諸仁智者得無同有意于助舉耶蓋真如既能建立
而法界之建立必與俱也余終爲之言建立焉

募建般若寺疏

創莫大于寺大其處也寺莫大于般若大其法也用
其處而修其法使盡人見五蘊之空而離一切之苦
則安得不亟起而圖之金陵僧寂默從事乎此者三
年草創未備再爲立闕于章門期以究竟而因屬余
文之文而已矣豈所謂深般若乎卽由余文得就寂
默之事事而已矣豈所謂如實般若乎乃寂默進余
曰作之必成成之必大如實義也今日以此大其處
而後日以此大其法皆如實義也子于三年前既嘗
有言而忘之耶爲文句之已失而忘之則非忘其深
者爲文句之再拈而達之則亦必達其深者矣出其
深般若而勸人之圖如實般若者豈能安其草創未
備而不期以究竟而但已乎六度等耳今之修檀度
者亦幸而不異于修般若度者也

爲雲巖募建藏經閣緣起

潔和尚爲洞宗大老住雲巖五年足跡不出乎州郭今僑上藍自以覓知音故非有意緣事然而不言緣緣且至矣蓋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因而勤焉夫復何讓雲巖余昨記之其制作視古可十之七而未備者十之三卽此十之三者又不能以旦夕求備請先毘盧閣而上貯藏經毘盧所謂佛之法身藏經則其文句身也以法身近象而有進乎象先以文句身近教而亦有超乎教外所謂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十二

向上事皆在焉于是印周王公曰室先之亦宜使黎子也文之黎子之于知音其未耶何以久自偕于維摩詰而和尚此來顧安爲城東老姥雖然乃其文句則亦時時而至之矣以文句至之猶之以身至之以聲爲之猶之以事爲之是安能已于言哉蓋和尚之不急緣與諸公之從事于所緣皆可以特書也和尚之指如椽可以以三條諸公之心如浮屠不可以不七級而余之言則僅僅焉劍首之一映與夫芻狗之再陳也要之皆有向上分只一談空亭更無庸以娘生口而輕爲說法矣

募大修丹霞觀緣起

人之遊于方外者二而其至數則黃不若緇之多也豈仙佛同源之論直爲援引誣妄已耶夫所謂同源果是也譬如一水終無兩水乃其流之極卽江河不無判然于南北戒矣穀洛之關精爽憑之異時仙佛貞勝事起門徒亦附會于人主之喜怒然而力能竭一海復注一海耳豈能使之蕩然而無所歸哉在宣和間心道禪師有言迷仙耐變爲甘露醍醐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是卽其相革之端亦可見其相近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六

致也而況今天子無偏尚尚有典則崇金紫行中復雙修性命雖下至符籙乩鸞不廢于世矧曰其有出乎三累而上我旌陽許祖之爲福德于江西勿論卽所標舉淨明固宗乘之最精微而忠孝亦戒律之至重大矣丹霞觀其舊時煉處實抱灌嬰之城而處可以謂神明之舍青烏家言其室陰地者盈耳則余請姑置是而但言心地以斗間之大道著斗間之隆祠故知當與諸作梵王宮等時不替也而揭子宣適足以居此子宣之才于選佛選官各不愧爲高第跡其

能飯依無可大師流通其所著世書可見一斑而乃
今去爲道流由所兼治明所專精遂長揖浮丘抗衡
洪厓應非夸誕且上人西度初嘗與復于此既奏泰
半之功兩手交付而子宣適自盱丹霞來至此丹霞
住夫亦時節因緣之巧合人豈有不樂爲之從事者
夫天下之爲丹霞者是不一山鄧州天然禪師其最
著也而澹歸于南雄造新丹霞終不自有以迎其本
師天然西度于江城復舊丹霞亦不自居以讓道友
而誓終依無可事皆奇特余比而書之竊以慶夫禪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九

爲大夏菴募香積地緣起
九華名山大夏名剎其實則西寮也山東西爲寮者
凡七十有二此處一焉境佳而地隘適無香積之所
則名實亦殊未備幸與萬松爲鄰而萬松餘地一片
值可二百金以其爲四房公物也謀公去之是卽古
者貨力不必爲己之義業有定期矣大夏主人空生
欲致己功而能感他讓亦有定願矣獨空生于此空
其兩手謁余募金則余非金夫也顧甚似乎金口騰
其說而文之而以告于人不過告于其人之有定識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者耳以定識副定願而應定期香積之成也必從足
而往德山可以托其飯鉢甘贄可以支其粥鍋卽至
爲破竈墮亦實實有墮處此于佛法豈無所裨補而
九華大夏之名亦豈虛加之而已乎

募大修西山雲峰寺緣起

古刹必復僧者易爲功施者易爲力文者易爲言其大致然也雲峰寺寅亮師屬爲題募重之以旅菴之命乃踰旬時未及奉教豈有難乎蓋雲峰自謂從上者宿載在傳燈而開山則首悅禪師余考其籍有異涉筆遲遲悅禪師者文悅禪師也在宗門爲上第語錄亦極褒重而傳燈標以南嶽雲峰不及西山此似乎有逕庭矣然禪師實南昌徐氏子得法大愚出世翠巖其周旋于此土者甚久錄中所記有僧問佛不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募疏

主

化本國和尚爲甚麼歸鄉住持是其證也古德之以山名而異地同號者如雲巖黃蘗上藍其地皆隨人而走則南嶽西山之兩雲峰名實未移亦安知其孰爲先後且其地特靈蕭史峰屏之于前羅漢壇枕之于後而碧雲爲唐詩人陳陶之居若許旌陽之母墓環之于左右先佛有言此處宜建一刹此不足以當之乎而矧其因而不設復古爲大仁者安得無意乎此寅亮謂余曰僧有菴在省名曰雨華則是下院已與顏安可圖畧上方由化城而問寶所鼎而新之事

必不能已已于是則雨華亦可爲南浦之雲而雲峰亦可爲西山之雨雲雨交參有回互而無凌奪崇建宗門自我作祖且復易易而況修葺紹述之淺事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募疏

主

募建三教堂序

三教聖人皆未有出成廡外者然而知其所必至盡其所當爲斯已矣戊子之變江省灰飛追茲五六年間典祀靈宮次第修舉而其人各爲其法藍者繼者黃者自是以相彼亦孰能比而同之哉紫極宮太上分治仙跡猥多寫韻軒最著今軒不可問而宮稍歸然但存大畧空道士所急也乃僧希維干是有事疑越俎焉然且規大士堂于其後疑竄入焉七十二賢祠于其左疑畔援焉而此三疑者皆不受同出異名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源流可論抑亦引人而至盤古威音元始之先已雖然此非希維之言也空同王子之言也空同學無不窺接命御優說劍爲副是近道家顧其揮塵之詞有新鮮者謂紫極宮與塔下寺當遂盛大蓋踞龍角也其異日亦不失爲龍尾灌嬰城將不復矣其南上三四十里可城則岐岡可鳳山蓮塘可玄武塘之中行且邸第樓臺千門萬戶矣箬州視瑠璃小潭視士步南昌向長者則兩小河之中吾與若所居皆在他郡得氣先吉州又屋材產是吾同希維往化焉說如此

甚詳更僕不既然其籌南昌者不似鶴言而識吉州者大類雀佞則孰不聞而懼喜生心踴躍從事紫極維新可計日也紫極蓋祀太上騎牛像猶龍之歎實肇先師化胡一行明無畛域今使空同爲之規模希維行作而余坐論之三教亦已合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募修藝花菴序

自甲申以來此世界當屬壞空而又有於焉得成往
者海之與田竝立耳非相代也是以聖人失其金城
王侯亡乎邸第槐或自焚舟爲他負如斯之類惡耳
勝懷藝花菴願復焉鼎焉日有增上問其何以然則
法印之誠心猛力果足開山而錫余以能言之美名
余實抱碌碌因人之愧矣物不獨成器必有貳法然
于是矢爲法印後勁爾再與萬佛作緣聞其乃穿羅
什之肩析鎖子之骨苦身殘形以求大願視法印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重

奔奏于章貢忍餓于圍城者益切且勤而人當亂後
稍知破慳懃摩而梁皇爲之遊戲而觀音目連三藏
爲之況于一佛二佛乃至萬佛而種善根其爲檀施
必且益快而法然曰我舉萬佛亦舉萬法惟心惟識
所不能及第水涸而梁所有事也水滿而航所有事
也飯遊僧飲賜者說具足戒開大期場所所有事也準
圓通都數務滿千二百功德視他日之初卓一錫纒
把一茅大畧創造而粉飾未遑者當爲益備夫以益
快之與應益勤之求而修益備之功德余無事畢詞

固已知其如響矣于是斯時也天人協同章歎尊者
自桑林來不脛而走若爲百千億化身前導法印則
大懼喜豈謂尊者之實有避就耶海田非代亦復非
借死彼生此不應作輪迴觀法印其速道一轉語

募造悟禪靜室緣起

悟禪老人自黃山來豫章依韓元之僑江東廟走懸
簿而無塵處湫市以自得亦庶幾乎有道者也一日
問訊黎子草草廬眼光注射聲音若鍾數其甲子數
逮絳人環髮披額如戴白氎巾手珠可羅卵大客道
其種姓是許丞相世家則正色曰噤此不在我法以
此謂之有道非虛然將謀作靜室謁余禪言余薦反
其鄉以爲失隨寓之意老矣無兒孫五蘊山不卽墮
且勿負之而趨休茲止杖微論郊市惟子之句身先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圭
之余時唯唯亦哀老人去其鄉而老人實不去其鄉
蓋老人之鄉人不啻新豐于此鄉而以老人之鄉人
鄉于此而習余之言者亦不啻習其鄉人之言矣故
由乎檀施之一義則老人之教所詳由乎養老及周
鄉之兩義則非獨老人之教所詳而實王政之所必
先古道之所宜復請質元之可不可也

募刻石和尚諸經講義序

冬期聽白岳講楞嚴經義語俱依鄺俗相得卽宗門
種種伶俐殺活之機微妙開遮之論真不穿貫余服
焉在會諸人亦鮮爲送難者其心通耶無其時至也
而白岳曰此非吾言之本師石和尚則言之于是和
尚回首僅數月其不示疾而示盜成乎勇施乃其經
解諸書猶得從偷乞歸句身無恙則惡可不謀所以
壽而傳之者哉黎子曰宗與教之判然分而爲二者
非如來七日思維之意矣余取世諦相況大似儒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天
之離說書于作文耳然文以代聖或背馳焉不如其
書宗以明佛或反戈焉亦不如其教教無過但孜孜
于教中而不足以兼教外則未能無過若石和尚者
儻可謂之無過也乎行其經解千七百家可不更陳
猶之乎習儒生以傳註歷科二十房可不更選故余
與白岳同夢見且人之事盡難無自而無自無上律
無人也今直據文得理而能爲不癡不瞽不暗也空
人之所急求之也夫石公和尚之楞嚴既聞于白岳
口而其圓覺金剛法華維嚴以至華嚴詮說繁累悉
數不終同會而異聽異會而同時之者各有起發成
先于內外亦無堅固余爲之開而簡而簡而簡而已矣

募興巖頭院序

爲道古之言者勤于反本卽其篤于報恩乃出世間法尚多有之劫火以後祖庭蓋無歲而不復也故侯舞韶謂余曰新吳之有巖頭是全齋禪師初地也近千年矣今日者雖舊院爲墟而其鄉多以院得名不可不復善知識耆公來居之又不可不爲之復子盍文焉余稽全齋禪師故有巖頭之號而巖頭自標鄂州第嘗參洞山百丈往來此中一畱應跡而已卽耆公亦曰興廢之因世遠莫考矣而直以巖頭故安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元

而冒之耆公其可謂思古之至者乎思古之至而後至于古耆公其將向孤峰頂上播揚大教乎抑呵佛罵祖直追德山也德山益古也天下之事莫不有古思之者少忘之者多以契經之說求之雖像如一大麥利如一針塔如一菴摩羅果各有由來余是以必言其初然昔者世尊拈一莖草插之地土而曰建刹已竟余又何嘗不言其竟言其初則慕之而勿忘言其竟則樂之而從事巖頭院之中興也必夫其斷碑所記修葺歲月得景定辛酉又得

至正乙酉今茲丁酉其時至焉

募重建上藍寺藏經閣序

此古之所謂選佛場也其廢室與其未備室補外垣繚矣好相嚴矣房頭次第復矣而獨龍藏夷于鳥鼠接引在乎荆榛過者不忍則以爲荷擔之人不來而今也石淙從嘉興至發願弘濟則又以爲宰官居士輻輳需時而旬日之內部院張公爲之再顧以金粟再來之身作直詣寶所之事藏經閣必不難復其初也乎而余爲小文以當鼓吹猶是和而不唱也日者余嘗募修浴室寺幸已卽工一山門作兩山門未有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辛

于彼應而于此拂者而矧其有登高之呼而余不過羸句而往也當萬曆盛時此處蓋有三教堂以其前爲文場後爲太上之宇故合而祀之三聖人猶一聖人非有異道而石淙亦銳欲中興同余籌之審矣然余復有進比聞海內善知識多爲五宗諍論或從臨濟而推本馬祖或從曹洞而不祧青原兩家抵牾余則以爲此派總出江西不妨皆是也而石淙異時閣成儻購得嘉興書本經到禪宗出處期相與平心勘之無爲江西左關且令人謂五宗不若三聖也輒以

募修西山唯識菴序

昨日白岳語我善友之爲益也佛法必資之若禪宗若淨土亦無不資之而今日蒼覆來言西山甚重古雪之去將古雪之爲導師且不足爲善友則有餘以是而念之乎抑爲禪淨二學者之浮慕其名而未既其實乎乃僅僅曰自古雪去無人爲題緣也題緣末矣既而使余代匱焉余濫矣先數日余行室隅拭塵几見有冊纍然重襲而度之余絕不知其所自來余疎矣于是蒼覆道其故余從而爲之文問其地曰唯

進賢堂稿

卷二

三

識菴余實未至問其人曰智某余實未知顧唯識雖未至猶之乎佛地也智某雖未知猶之乎佛子也佛子卽何不禪佛地卽何不淨作如是功德而又直以豐年穀就之卽人何愛而不爲余何避而不勸也古今之談禪者疑之而談淨者信之余文意在勸施而談禪乃兼禪淨令人東疑信而處焉則不審余可繼古雪備爲諸君善友而仰副白岳之所期不

依施仙巖作佛菴募序

最同聲之憲萬隆之行西山過施仙巖謂是唐進士施肩吾修仙處遂樂其名也用錢三十千購而得之且作施仙巖主人圖記以表之矣後越二十年足跡不至是誠樂其名焉已乎抑其地但可容孝然之蝸牛未足畱德公之妻子乎甲午歲乃屬門人蔣馭閔居此馭閔實修仙居此甚稱越二年復去蓋余以其二子少而才勉還就室便繼宗祀將復有成進士之意則仙巖再爲鹿場上人如如適欲住靜于茲卜吉

進賢堂稿

卷二

三

便當不還雖復近屋要無退轉余揖而入焉舉名勝而相歸恨不把臂薄有少助期來落成因署榜也古之爲捨宅布地者亦多有人有若此之小小羨者邪然如如遂從之而進忍位而余不僅以此而賀欲天則其事不薄其志足紀也而同志者亦必起而共成之也憶常建之答施肩吾詩曰九幽仙子西山卷讀了條繩繫又開彼修仙耳句可開條今爲佛地其解黏釋縛不更進乎然建詩又曰料得仙宮列仙著如君進士出身稀此何說也以仙佛而存進士故將

然笑之以爲是妄小小者矣

白湖峯募修大殿序

聞之曰求名者于朝而選佛非所以爲名似不必于朝也求利者于市而佛事非所以爲利似不必于市也雖然不必于朝而且必于朝者有矣不必于市而且必于市者亦有矣其在今日轉輪聖王精心大法下之既除三武滅佛之戾習而上之亦不爲梁皇功德之小因東南高禪次第進御登座而講無生以及于祝釐九重禔福四海之故皇上親爲之受其瓣香又或與之拈話頭提公案此可謂于朝之極盛矣名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山大刹當灰劫之餘不時修舉蓼花一曲似爲優曇之淵藪木鐸相宣晝夜在耳錦囊襲冊何啻玉書而白湖峰距此百里古轍亦來會之所趨則同精懃有異此可謂于市之一端矣夫于朝者匪以至于乎朝爲榮也爲佛法也而于市者亦匪以入乎市爲富也爲佛功也沙門而拜王者是及第猶是心空世尊之行城中將度人抑將自度矧湖峰初緣馬祖則近而上藍浴室遠而寶峰龍門亦復相爲出入表裏佛剎之與選場又豈有間然者白湖峰之地靈矣而選場修

矣高禪止矣是其人必將可以格于轉輪聖王而宰官居士長者男子女人必將有風草之應市井之臣故不欲徒作市井之語也

雲峰寺募萬年燈序

燈之體用有同乎日月而更出日月之土者以其能爲無窮亦復無斷常相也是故佛以燃燈而開其先法以傳燈續燈而演其後斯不可歲月爲量數者矣雲峰卽虛之作萬年燈也其必以萬年爲多且久之至也而萬年則非多且久之至也曰燈焉盡之矣無窮無斷常是其義乎然而印虛之所謂燈者又不在于一籠一椀破暗長明之功而寄之乎成陌成阡粒我極爾之事得金以買田得田以養僧得僧以明法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而成佛則燃燈不爲孤植于前而傳燈續燈不至滅盡于後粳米地肥莫非普光明藏也善施者何惜而不爲此于是印虛語余曰吾無他求卽求之嘗供燈者吾亦無奢求卽求之嘗所供燈者以燈爲田惟子言其轉名以田爲燈惟子言其實相而轉名之與實相則俱在乎無窮無斷常之間也已矣比者歲大不登而今年稍穰西山猶未獲也余問印虛何以爲活蓋先是嘗日劬黃精而食之黃精美矣雖神仙之糧而不如僧之粥飯之爲無厭矣請爲之謀良田無使帝法中人且至于去其教而從事辟穀也不亦善乎

青蓮菴募中元水陸道場疏

或曰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人此以言乎世間法也而出世間法何獨不爾蓋人至于能爲出世間法者卽非常矣其更能以世間法而爲出世間法者尤非常矣自轉輪聖王最優宰官無劣而後乃次第至于比丘比丘者現身說法之一耳雖服其教近其人尸其事不足以當非常必足以當非常者則隨轉輪而與之宰官契經之所謂大臣寶將寶者是也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公撫江西六載實後乎刀兵之劫以行其乎惠之心興利除害如與樂拔苦無所不用矣且而能有其功不矣有功能有其德不矣有德修造寺塔有爲之因知非所汲汲焉耳就以寺而先石亭無所取諸取諸明愛也以塔而先揚子無所取諸取諸作砥也明愛于殺運之將回作砥于末流之旣倒無所取諸取諸度生也此皆可曰非常之原也揚子之斬新而覓卓于塔下者曰青蓮菴老友比丘勝智之住青蓮由寬推擇而公許之以爲不愧名衲是必有合于度生之意者矣夫度生爲佛教之大歸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而瑜珈居一瑜珈爲度生之妙諦而孟蘭又居一此
義視比丘爲現身之一正等然而必勤其事者亦由
其徧端以舉其全理也勝智自叅學歸來嘗休吾鄉
一把茅方三二十里間突煙稀少猶歲歲會中元屬
余爲之言其緣起若夫通邑大都子午之道流亡頗
復生聚可幾遂益之以水陸之威儀崇之以三千之
名號人鬼之間之所爲耳目不常見聞者適勝智之
所爲大常也而于何而不舉乎當斯時也洗兵魚海
秣馬龍堆無非清淨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無非莊嚴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募疏 三

九華募修佛殿緣起 首題佛理隨時

九華爲地藏所治蓋與文殊之五臺普賢之峨眉觀
音之補陀鼎足而四矣其大殿則以奉覺王且爲諸
方朝宗之地每歲八九月間輻輳並進視之三大士
有加以其圻中區而無險阻也自昨冬苦寒積雪連
及春正凍猶不解則此山大雄之殿宇亦若爲瘝癰
焉古樹蒼僧省源以年例執事起而圖之余妄謂諸
仁者亦必共起而圖之矣夫覺王固未嘗求金朝山
亦不必載寶然而繫其香可以爲棟榱疊其楮可以
爲牆壁事之成就固當無難而是時甚熱又復不異
于昨之甚寒寒熱之理人知其反不知其同知其相
報不知其相救也有能于此薦得者豈直爲事外之
餘致而已乎李太白曰獨出曠劫導開橫流則地藏
菩薩爲當仁矣太白固嘗流連九華者文身或在平
是然而其讚語則曰掃雪萬病盡爽然清涼天其序
語則曰惟佛知慧大而先生衆雪生衆之苦常人皆
譬之火也太白獨譬之雪此可謂知其同掃雪病盡
亦曰清涼此可謂知其相救今日之事正如勝熱門

頭相呼掃雪世必有知其解者余借口于省源而一告之重說二偈曰

過了寒時卽熱時救寒以熱落便宜在于寒熱驅寒熱者箇間黎性亦黎

獨出曠劫起當仁誰相知者藹仙人借問功行爲何若無過利刹與塵塵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六 緣起

三九

募爲金福寺置田序

讀起世樓炭等經則知人不能終以喜悅爲食自地肥秔米而往至于分立疆畔鮮有不寄命乎田者矣食不以其田者遊食者也遊食不利于人食必以其田而徒以其田者又坐食者也坐食不利于己佛法則不然曰期于先利人而後利己既自以身爲衆生之良福田矣乃從而食之則未知其食于人之田與己之田與是以雖無田而不謂之遊雖有田而不謂之坐也然而未盡食之化也遊坐而外更有爲糲食者矣糲或大或小或得或失皆自食起而不自食止至于湊之以忿恚重之以殺戮肆之以盈野盈城枕尸流血此其事非佛法所有抑非佛法不能正焉明師之爲金福寺也起于戊巳之際掩骼埋胔若失其頭目臂指之好象一奉而入諸無縫塔中已耳誠不自意集水招雲得同安養既足以免孤峰頂上訶佛罵祖之愆亦足以明食功非食志之實然而妙德遠馳大道無聞來者衆多粥飯不繼則亦叢林之憂也購田續食義出至公省分衛之大第圖飯僧之久長

黎子于是聞而避之而凡諸長者居士率多有道仁人劫斂久經先疇乍反下飽地德上知佛恩豈無有大破慳吝視長物爲一搏歸原田如與塊者余知朗師之食于田當不異乎食于乞而自是未免率其徒爲隴上耕耘之夫且占朝家租庸之籍矣忠之屬也獨僧行而已哉昔韓退之闢佛固專以其不耕而廢忠耳使得聞朗師此舉定可無譏而至其所以爲良福田轉壞持成大息末世競爭之端而稍存人天喜悅之意者其精微可得而徐論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聖

募重建放生閣緣起

放生者爲仁之極分所謂之死而致生之也而在佛法則統于戒殺殺未可去生未可還此天地聖人所以每蒙不仁之謗蓋時有與其德反而事有與其心違大之而兵刑之加細之而刀俎之用果且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庚桑楚曰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之謂矣然或爲之說曰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諸縱生盡以養一巨丈夫斯語也豈非嗜殺者之濫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聖

腸夫由于養則同也由乎其所養不同以養已而爲言則其勢必至于殺以養彼而爲心則其道必出于不殺然而國之亦各有漸也余爲之願願後物而先人矣則又願後怨而先親矣如所云生人之兩大戒莫不率焉報恩之情既多則主怨之事必少獨殺之名不尸則並生之欲可遂于是乃充類至盡而次第以及乎放生豈一螺螄一蚡蛤之德果足當爲仁之極分而可無舉其重者而已哉佛說不斷殺而修禪定者如人以兩手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無

有是處而又慮諸物之或爲他生父母眷屬儒家言
正事盛稱其無刳胎殺夭毀巢破卵而亦言殺六畜
不當及親此旨蓋互相發明也林公履屨手僧瞿喬
募冊到因有楊權爲約其語而書之知履屨之必以
爲然也儻亦曰重建放生閣竟

重興福田古寺緣起

立廟之法由始祖而上必推本其始祖所自出之祖
並祭之然亦未數數然也以不數之故而遂漸于不
舉究于不知者有矣顧豈仁人孝子之用心安爾乎
佛家尊嚴迦文以爲教主甚似于世法始祖之云乃
其下生若旁緣而起者無不及而所出者則不之及
豈爲佛所自出者不以父而以師耶燃燈佛是與佛
爲佛者又何不以並嚴耶意者謂其兩身也若夫前
身後身則故一身也非兩身也卽兩身而是一身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富

又曷可以偏置無明經祖嘗有壽昌古佛之號而其
前身則爲福田西竺禪師舊惡有壽昌好牧牛西竺
再來遊之記壽昌無明既爲古佛則福田西竺安得
不爲古佛余請以是明一身之義而卽以是當所自
出校之以父師當所自出者不更親切乎雖然福田
古矣亦嘗盛矣而今不無中廢也棲霞楚雲兄走書
語余曰丁未之歲閩中諸老固嘗屬以起廢福田矣
會應請棲霞而不果今正是時且東印有志乎是子
書文之哉余文之而不文又當福田以壽昌所自出
恐其無說然假設以清淨之身爲閩滿若干百億之
身自其自出者非笑之者乎是爲疏

報恩寺募重修殿宇疏

人道莫大于報恩以爲能報恩而綱常之理可明悖逆之風亦可不作天下太平由此已然其倫則盡于君親其教則詳于佛氏無所謂世出世間之異也佛宇之以報恩名者多矣或爲朝家而祝釐或爲所生而反本說甚詳要無二義其能爲信愛者豈少人哉樵舍之有報恩寺相傳自晉遠公昉則不知其視東林之先後何如然遠公持淨土爲皈者而亦主報恩住濁惡世者何不用也寺稍壞僧德泗等銳欲起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聖

而居士黃方叔同勤之夫亦同是顧名思義之心避矣趙矣寺初廢于逆濠作難之日而其後中興則自湖吳先生嘗刻石記之顧其文有佛氏不知君親之說此儒門城塹亦第拾韓退之詆佛之唾餘竊恐其非確論余妄謂儒佛皆言報恩而佛言更有精且大者報恩先知恩耳知其恩而不知其愛所以不三宿桑下恐愛生之知其恩而不知其害所以冤親平等終無所怨惡于人矣故報恩一也明于儒佛之合則人室功之明于佛言之更精且大則人尤室亟功之

方叔負天下無雙之譽而現爲門下孝子者足以語此因饒舌焉若自湖先生世道文章他日操觚尚得與爲反復終不敢相枘鑿也

爲九子山募建華嚴閣序

夫言之真實莫過于僧代而致辭亦不取飾是故其
作則力無出身者也其求則貨無爲已者也此似不
可以直道也而直之或從而聽之皆極乎所期之量
而持乎必得之數假使圖謀一犯世事則將取故與
之文權子權母之說且安能無藉口余所以不樂爲
之而姑與僧作緣者易言之而已矣乃僧亦復易言
之其見委無月不有無遠不來九子山常住譽聞之
欲建華嚴是其一也然而譽聞曰爲之余卽曰爲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六 序 四七

譽聞曰爲之不以我使衆爲之余卽曰爲之不以我
使衆爲之非有異詞之與曲說夫卽李白之所曾詩
杜牧之所曾賦余猶不暇枚舉也而他及乎若以前
後左右際及之則不如流俗之語地藏本願在于獄
空華藏世界鮮不莊嚴立世界于無獄之處則真佛
國也人之出財于此者其亦如寄焉若然者猶是取
與子母之轉句耳余又安諱蓋余第諱夫求而不曰
求取而不曰取而猶諱人曰是不免有求而多取者
也此乃余之所爲直辭而人之可以足聽者已

募米齋僧小引 首書建德崇行

生生師之于雲巖可謂服勤而有功者矣已住靜西
山將明已事頓造無生雖南詢可緩也雲巖和尚以
應顯聖之請遂事東遊先爲升山行是自覲其祖父
耳余送之以偈曰問他祖父出門無則生生不覺喟
然以爲還鄉之兒孫我是其一髮糧又安可已乎且
衆糧不自爲亦不自舉儉年之粟有諸仁者助之激
升斗如西江生生持此上以供其祖父下亦以飼其
衆多兒孫是正命食也既無三篋縛腹之枵亦無種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六 小引 四八

田博飯之瘁余于是知生之以不生生爲義而有知
生生之不專以無生爲義從而文之或可發雲巖和
尚一笑

募建調御寺緣起

余家聚廬向日出處壤地可三里帶水環其三面西
水外有萬氏實抱余家水窮得寺曰海慧足當形勝
乃承俗之敝以居尼僧尼無僧行余雖相距只尺從
未嘗一入其門而過者聞尼且散去矣盡易而爲僧
矣尼易爲僧是變而之於善也我聞曰此大丈夫事
非將相所爲以將相之不能爲者責諸女人未見其
可末山了然禪師故是女人身灌溪和尚喝曰何不
變去了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灌服于此語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

四

爲之作圓頭三年然此語惟了然道得苟其不如了
然則變也善顧變誠善矣寺隨尼走何以住僧此曉
機之所勤而余亦不能已于饒舌也曉機有事于顛
以爲材木產是又據上流以上流之人而諗予向上
之說固知其無所扞隔而必有以贊其成功矣余初
欲易寺名曰方丈意在顯下一字而嫌其爲海上之
山更題曰調御正用佛號而隱下二字然顯之而得
其半亦得其借隱之而得其全亦得其大余誠有期
于其全且大者耳他何知焉昔無盡尼居寶林寺讓

之以迎六祖遂成寶坊此處諸尼散去卽未能不變
而役灌溪已畧似退讓而居六祖者矣寶坊之必成
與夫祖師之必來而大丈夫之相續而未有止也余
爲曉機拭目俟之又余鄉不十里而三尼寺海慧之
外復有荷山有潭岡均之未能免俗今荷山先變潭
岡殆于必變調御且成余當奮老筆而記之亞目相
及先書此以爲嚆矢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一餘起

三

募興就源祖庭疏

臨淦之就源袁萍之南源皆祖庭也而以世代計之則就源爲前輩矣兩源始俱淪廢情狀不同南源全非其復易決故余言之而中就源似是其復難期故余言之而不中豈惟余言之不中哉雖余所同功之朱遂初亦言之不中然第緣時節未至其人未來故今日者其時至矣而鍵基大師道德高善說法要其人來矣且大師可爲開法之人旅菴先生尤不負爲護法之人矣先生之言曰吾將自詣郡縣而求之不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五

爲屠仲杰居士募建水陸大道場序

屠仲杰者可以爲有道仁人矣刻意于無生之學對佛長齋而不厭屢俗人倫雖難猶相齒也見似人焉希不喜也仲杰之交余也是已余諦視仲杰竊然卹然既淩學死之心而復勤哀死之志夫皆其所以爲仁也夫學死以仁己哀死以仁他人仲杰語余贛故仲杰流涕焉余流涕焉余語仲杰江故余流涕焉仲杰流涕焉仲杰今去江反贛罷驛而不騎休津而不間則余以爲仲杰必進其獨志內守幽閒也而仲杰方謀作水陸大道場如古儀盡七七日度諸死者是度烈死者亦度愧死者度關死者亦度債死者度兵死者賊死者亦度縣官死者此所謂平等觀乎仲杰曰善不可獨爲也吾固將使人助之而先使子助之且子貧可無助之以財請助之以言也余應曰茲事重重之以宰官抑在昔重之以轉輸王甚盛大哉余目中未及見意者仲杰亦未及見仲杰曰吾將募糧金焦吳松間以求僧也岳有五遊其四吾將終朝焉姑以茲爲述職也蓋仲杰嘗于戰場之上城野之間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五

骨而瘞之招覓而復之爲三日七日五日之期而會之亦亦嘗作文而勸人于戰場之上城野之間錄骨而瘞之招覓而復之爲三日五日七日之期而會之而今皆以水陸爲浮屠之大合尖則非余之能言仲杰實仲杰之能發余余欲從事于江仲杰欲從事于贛中處焉其在青原乎笑峰大宗師實居于此其質焉其必不如達磨之謂梁皇人天小果並無功德而一與之爲證盟也

募作靜室序

無界和尚住于普賢而琳宮紺宇煥乎其一新者此豈有爲之功哉抑所謂道在人弘不然則心隨法顯也僧宗之實主乎此沐浴于風流者兩歲其謀作靜室必有不安于其教而欲大進乎禪者準阿含樊宿喻品負麻已足而黃金更貴是向上之義也捐重爲安而穀草不空棄是著實之義也宗之見及乎是亦著實而亦向上其室精其事更精豈其有以自異分行角立直如白樂天詩所謂一山門作兩山門者哉

又其處在鐘樓之後則杜工部所云令人發深省者此矣凡寺鐘皆鳴而惟普賢之鐘不鳴宗之如能諦其不鳴之鳴則亦庶幾乎不聞之聞于禪宗不思過半耶而何難于圓滿萬行蓋前者提督嚴公嘗欲莊嚴普賢像屬余疏之而會有二人爭爲之者卒以一人就之宗之審能歸禪宗而依于普賢萬行知亦必有人焉爭爲其靜室也

募重興法輪菴長修孟蘭盆勝會緣起

佛之知見也。而必于尸佗林爲之開發。又教人以降
脹白骨諸愧。所謂審生死之變者。甚詳此。無他。亦大
其事而已矣。大其事而必有事焉。在乎我者。借彼以
爲警策。則觀法出之矣。在乎彼者。借我以爲度脫。則
瑜伽法出之矣。孟蘭盆瑜伽之一也。爲之于其時。又
于其處。故進賢門外之火巷口。密行和尚嘗于此建
菴。署曰撞鐘名其事也。易曰法輪名其理也。密行得
臘。幾及趙州。亦云美報。中更離亂。無成不毀。假令密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行而在。其無毀乎。黎子以爲。蓋必毀也。卽毀矣。其無
復乎。黎子以爲。亦必復也。解空親密行之子。更撥荆
莽。作屋三間。焚瘞枯骨。至于三載。此何異密行自爲
之。而惜菴親解空之孫。續住持于此。立願增上。將不
止乎三間三載。此亦何異密行自爲之。愚公曰。子又
有子孫。又有孫山。可徙也。而況其事理之不巖重。于
是而又能合衆而非止一家之爲者。耶。除逢中元。每
歲行化。別有舉之者。而斯篇則爲之通詞矣。由是。則
故鬼無愁。王化少補。我不敢知。而直知夫大事。因緣
欲了。生死必悲。生死法輪中。與雖非滅盡之無依。猶
是寂若之直務耳。

中元會募序

佛懽喜僧自恣日。法室具食百味五果。置應量器中。
供養聖衆。因藉其威神之力。以資自他二親。若現在
至于七世。俱得度脫。名之曰孟蘭盆。每歲七月十五
爲會。所從來久遠矣。考孟蘭方語。譯曰倒懸。此盆會
之設。蓋以云救而孟子夫子亦嘗言。萬乘之君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儒佛兩教。豈無達理哉。屬當
龍戰。民多橫死。其英爽雖不必在沉冤餒鬼。亦各欲
其超出苦海耳。然而王政無以爲之。明者佛法更有

進賢堂稿

卷二一六 募疏

三

以爲之。幽近廿載來。余役題緣。遂爾數數。王阜城有
菴曰瑞靈。去余家不能十里。其住持慧果。圖作此會
而張公崑承儼然命之。是可謂子貢之先。亦不異馬
圉之使。則余何言哉。言其爲莫大功德。爲殊勝福田。
宜舉不宜廢焉。而詞畢矣。而或者從旁屑譏之。以爲
僧所有事。大率皆自求口實。雖然。安知其非聖衆
中之一人也。而不爲具食耶。余少年嘗見僧登座施
食者。無瑜伽科儀。乃假借黃冠本子。大懼其違錯。因
果。今思之。儒佛達矣。道容有不合哉。以慧果高行爲

毘承所許知其非求口實而錯因果者藉第令不然
固亦無害卽余亦安敢作戲論準充國孟蘭盆經疏
義僧自恣者非謂其可以肆志焉也大德一夏安居
九旬加行之後自己已有過恣他所舉或見或聞或疑
其犯無不彈治是以慧果之操行彌加而余之立說
近恣佛之所爲生大懽喜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東昌府地藏菴募造佛像緣起

僧海量日拜于市而並及余門以請題緣造像也勤
矣顧其人推甚口能言所欲爲而目中則無一丁字
目無丁字是真法器以作功德猶云小用余徵其處
乃在東郡之開東而開名則亦忘之余復生平未及
案行此地惟考諸載籍當爲濟水入衛河之道而水
德不無少衰矣分水龍王亦似寐未寤也宜房之歌
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滹澠漸澠今閭殫爲河此其病
在有餘法宜用塞鴻隙之謠曰反乎覆瓿當復誰云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渠
者兩黃鶴此其病在不足法宜用開今日之事其毋
亦如鴻隙而不如宜房乎興雲出雨是在山嶽職視
諸侯與河濟正等天子至爲登封以要之璧馬以貺
之不崩不涸大修其功應無俟借力制曠而僧所營
諸像自佛以至三大士準提地藏韋李二天靡不舉
庵則仍以地藏爲主名此雖皆無與乎禦災捍患之
祠者而慈悲方便必不難一爲河神分其憂治河使
者釋其負矣仁人信士宜共起而亟圖之

西方禪院募疏

西方禪院是余所爲始事而不能爲終事力則然亦時則然已得洪公設座于此大人先生各爲致功遂次第可觀惟需緊蓋緊蓋是笠類耳于此而不爲如來荷擔又何事可荷擔如來者窮且老者已矣無爲矣顧猶有聲息在從而呼之知大人先生之必應之也其初之致功于此者亦能畢致之也其能始之而不能終之者或復可藉手以釋其所慚也乎

偈曰

進賢堂高

卷二十六募疏

七

如來頂上作何行大道曾傳在瓦甃有力者空共致之似哀黃面加其冪當時鴿子許成栖紺髮蒙埃殊未滌櫛風沐雨儘今年說法更與張牆壁未語及門前周垣不

另疏耳

梅檀寺募緣疏

凡言緣者卽不可以不言所緣淙槎之有梅檀寺而寶塔隸焉所緣聞翁吾師也其住僧觀融余嘗得遇于師座心儀爲靜者能外成壞空與之臻厥成矣今欲有事焉而吾師文之因使余寬申之師豈更以寬爲所緣緣乎不然則仲尼求匹馬不使子貢而使馬圍之說也夫普眼不能見普賢劣固讓勝文殊出女子定不得而下方罔明出之勝復讓劣師其以寬爲劣而猶使之乎寬也亦嘗嚴梅檀矣與文昌相爲易

進賢堂高

卷二十六募疏

七

位視吾師正等然師于梅檀寺事之而寬于梅檀家事之師募梅檀于驚峰之飛來寬募梅檀于人間之圖畫師則文昌佛龕始終先後寬則文昌燬而乃從事此皆可見勝劣之不同也勝固再來之身劣亦千百億化身之一爲是而使之言將言其所明亦將言其所缺言其所缺期其所滿則劣與勝無以異矣遂當有聞風而悅之者淙之梅檀寺其將于是煥然而寶塔其于是巍然已乎梅檀佛貌佛者也當佛自忉忉天而下則梅檀迎謁之空中而佛且爲梅檀摩頂

授記。俾興化于震旦。是一身之中。可以爲彼我矣。寶塔者。多寶如來所治也。當法華會上。佛說法華時。則多寶如來。從塔中踴出而相證盟。是古今之隔。又可以爲主賓矣。一身可彼我。此師之所以使寬。如與爲分身也。古今可主賓。此寬之所以承師。而不知其主中賓賓中主也。以此而言。緣與所緣皆不盡乎成壞之跡。則吾師尚亦有取乎爾焉。

廬山萬杉寺造像募疏

萬杉寺因事立名。是王阮詩所謂昭陵龍去奎光在。萬歲靈杉守百神者也。初作于高僧大超及久廢而中興于剖玉和尚。皆云最盛之業。然琳宮既開。金像未成。似需時節。以法言之。有其土而無其身。有其身而無其惺惺之主人者。亦不必然之理矣。提臺嚴公嘗以按行營壘。元戎小隊。至止于茲。所夙夜與和尚。深言寧惟是說。天大將軍之法。乃以爲佛身吾身也。凡四衆之身。亦莫非佛身吾身也。一不備卽皆不備。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空

趙宋昭陵之故。且不必言。而使當今祝釐之場。虛在上對越之位。亦復何能。但已然則必無以獨爲之。而以衆爲之。且以一能言者先之。募疏屬寬。其何敢讓寬足跡。未至乎萬杉。而竊憶曩年之勤萬杉者。嘗有詞于鍋矣。是爲僧也。又嘗有事于鐘版矣。是爲法也。今茲爲佛。其三寶之成而上者乎。抑非止一佛也。諸爲佛之賓主者。以類舉之。可七八軀。以物力計之。可千金。而羸嚴公固敦寬曰。是舉也將不惟槩乎像設而已。抑有至精微者在焉。吾與衆與子共進之。由乎

其精微可以見身之清淨者矣而成之以物力可以見身之圓滿合之以衆多可以見身之千百億者矣三身既見而並草丈六之外別有無窮蓋和尚于此而喚主人惺惺亦能使我等而皆識惺惺之主人也

募修玉臺觀疏

吾鄉有玉臺觀諸族姓香火寄焉。臨事取焉。可謂閭井間通天之一門矣。故老言其建立由東晉時。賜額名曰飛雲。福地蓋不緣許旌陽也。而旌陽起後。嘗以躡蛟過之。則改演教。堂爲眺蛟臺。遂能隨冰起落。伏浸稽天而不沒。全真有坐脫若尸解。其處者數輩。而初從事于眺蛟者。亦以旌陽故宅。目仙法碑跡。至今可循。又別爲廣福樓。則張蒙溪魏敬吾。繡楓潭羅。復四先生。蓋嘗讀書而發軔于此。歷劫如許。年不能進賢堂稿。卷二十六。募疏。不夷于榛莽。道士張玉景乃亟起而圖之。圖之之法。則先三清殿。與其寶相。而次山門。又次輪藏。又次諸祠館。若廣福之類。是則其志大矣。而其功不務頓進。其事將必底于成乎。今之君子。閭閻中物。客有捨不得者。其亦爲玉臺而能捨乎。夫仙佛淵源。源耳。佛剎既無不舉者。而仙觀何獨有特。余願許並精省其狀矣。茲言玉臺猶之其言玉清也。凡諸勝宇。必樂得而聽之。昔者杜少陵亦嘗爲玉臺再三致意。神天積翠。絳節高居。是其警句也。然少陵自以李唐時制重之。

不必其已徵仙籍且作客非其鄉故尚爾不忘今之
玉臺地切粉榆時經久遠仙家之紀載既已如彼鄉
先生之風流又亦若茲夫皆過于少陵之所流連者
也于是而與道士同功與余同志者家有人焉或無
誤乎余之畢其說矣

募四十八願靜室緣起

四十八願者接引導師之所以用心要歸于一淨而
已今上人來智圖作靜室而募于人者事理之有也
乃其人數必如願數者何來智之心蓋亦在乎淨矣
以淨爲靜名實不移以靜修淨卽禪觀亦兼致也來
智曰吾老矣不能走聲利場中亦不能更從事參學
爲是而圖靜然來智昨住瑞洪鎮今又欲依會城城
之與鎮孰爲靜哉余廣來智城與鎮皆淨也皆淨則
皆靜不易地而爲之矣老與少亦皆淨亦皆靜不易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號 癸
時而爲之矣不易地易時而爲靜又豈必選人而爲
靜故夫四十八人皆可爲靜者也雖四十八人之外
亦無不可爲靜者也使四十八人之外而不與來智
同靜則亦不與來智同淨矣天下而有一人不與我
同淨者則四十八願亦各荒其半矣願海也願田也
而可荒其半乎余廣來智說盡于此

爲尼靈隱募建靜室緣起

生平題緣甚多而獨少言比丘尼者有戒焉矣至于今日乃爲靈隱言之無戒焉矣夫何以爲無戒亦曰可以無戒也何以爲可以無戒亦曰大道不論男女而靈隱既在大道之中卽無復男女之相也先是靈隱嘗遊族姓起乎貴種而僦于朱門不轉瞬間罹刀兵劫造物者不奪其人而奪其人之天則靈隱于是削髮自矢投足空門此其氣力于忠孝節義男兒所不易辦者尤能自置一座也豈直僧行已而受持具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奎

亦何以得兒孫也。上爲宗祖之所憑依而下爲兒孫之所生出。此禪門之所以不替而古德之在比丘尼者。足以勝之。今不可謂靈隱之非其人也。夫靈隱惟一清淨了此非難。遂與作清淨菴亦必羣公若居士長者之所爲大服而滾許焉。余言有止亦可曰作清淨竟。

進賢堂稿

卷二一六 募疏

三八

募重建福山雙林寺大殿緣起

福山之室復也。蓋其初爲紹隆禪師之道場。而今日爲石潮和尚之過化也。乃旣曰名山矣。有其人矣。而通邑大都之中。或不能正言其處。則余請得爲山靈一饒舌焉。福山在新城縣內附蕭曲而處大有形勝。當紹隆時。蓋曰覆船。名以其狀。其後易而爲福。不知所始。然覆者險語。福者吉詞。尋常耳目。便其逢吉。是以傳也。考燈錄。雪峰問僧。自何處來。僧對以自覆船。峰曰。生死海未度。何得卽覆。却船。僧不能對。歸語紹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完

隆紹隆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其僧後據以對雪峰。雪峰曰。量汝不能道此語。由今思之。亦未審此語之奇。特安在。乃雪峰更有四十棒。將二十寄與覆船。二十自領。此何謂也。意者生死亦可以不作註脚乎。生死不可作註脚。則吉凶何足爲拘忌。覆字近死。福字近生。猶是俗說。推而遠之。成住近生。壞空近死。猶是俗說。今日者。正名福山。而勤事鼎建。將無欲近生不近死哉。非然也。潮和尚實著莊我。而莊嘗曰。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爲

問鼓與不鼓。有分段不簫峰之吹。與不吹。有時節界限。不不也。不則雙林歸然。昔未嘗亡。而今未嘗復也。昔未嘗亡。而今未嘗復。則是無不復也。無不復也。而覆之與福。且奚以辨。一莖之草。而大力者共舉之。夫亦猶之乎無舉而已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廿

募修司徒祠緣起

聖人不爲已。則佛教其尤著也。而其徒亦往往能守其教而不失。僧西竺之勤。司徒祠是已。司徒者漢豫章太守陳仲舉之終官也。此其祠之由。守能賢且能得賢。是以徐孺子。謝焉。孺子墓道相去咫尺。其覓鬼猶在是榻里之名。承傳久矣。兵劫以後。有司之脩事未遑。而士民之瞻望不。肅西竺有憫焉。而來起之終不言其非釋家事也。然而僧室嚴佛。其與世間典祀未可同龕。亦不言其卽一家事也。不一家復不異家。則無邊之功德。出其內矣。此西竺所以勤之。而凡在世出世間之人。亦同勤之也。余以禮前哲。依空王之意。兼之買鄰。卽何得愛其敝帚之文。而不以貲千金之用。爲語西竺。土地祠蓋可以開堂說法也。而况司徒乎。司徒祠有說法時。則余當備爲聽法之一足。蓋其事非爲已。而貨力皆不必爲已。大道之公。亦庶幾于此見之矣。

佛像募疏

桃源縣之有福緣菴也。自揚州而昉也。將不免于雷同乎哉。然千佛一佛。雖至無有央數之佛。亦猶是一佛耳。佛可以無有央數。而福緣不可以無一。則余不之信。旣福緣可以有二。而佛更可以無一。則余亦不之信矣。一佛二菩薩。一韋陀天。此皆爲梵刹者之恆設也。凡爲梵刹者可有。而一福緣菴可無。則余亦不之信。僧淨山爲是。而刻之以應典制。且勤之于江西。以就工料。則余皆信之矣。夫余之所深信。卽有心者之進賢堂稿。卷二十六募疏。主。所共信也。共信而共圖之。其人如佛。無有央數。以無有央數之佛。而爲四佛。其成也。蓋可立而待焉。于是乎疏。

爲翠巖募建法堂及諸未備緣起

翠巖復興蓋鼎革間吾郡一甚善事于時有大力者持之且無所需贊劑余遂不敢貪天而至于盡地余則固矣然古和尚永常不垂手于余其對衆舉揚未嘗不謂余近道而余他日亦爲古和尚總敘語錄而流通之此豈無意于翠巖者哉蓋翠巖之功高而古和尚之道德與俱高矣法堂未備必其所畱以貽後賢不欲坐之于無事也乃雪門大師果足以承當之雪門之爲法器朴直而少華顧朴是生巧直是生不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可思議其于建立也宏若易然而况今之大力者亦必不減于曩之大力者也蓋法堂固翠巖之一功而雪門正古公之具體矣于是洪浪大師語余曰翠巖諸境則山誌詳哉言之乃其最優莫若洪井洞也洪是吾郡之所以得名猶之馬祖之言吸盡西江隱括諸山水多矣余戲謂洪浪此其視雙嶺也不有偏全乎洪浪曰不然此三人者無亦同功一體之人而已矣主賓可具也而可不具也正如真禪師所謂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可不謂之佛法大意亦可竟割

之佛法大意耳黃龍南公嘗語人曰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爲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今日者其雪門之無事時乎有事時乎抑有事令無事時乎不可知也然惟是心外無法雪門于此但點臂而得之而文內有身余于此亦復踴躍而至之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高

鄒端侯募造靜室序

未嘗有爲士大夫化緣文者也。而爲端侯文之。豈以端侯尤用出世間法乎。夫其生七十五歲。長齋繡佛。垂三四十。年。此出世之似耳。若其見道真而守之確。謹持我法。不詭時趨處。今日而能貧。亦足驗操履之一節矣。安城之鄒。自文莊公以下。鼎貴五世。又皆理學文章之名流。難爲後勁。而端侯蚤富。文親四山公之愛孫也。旣起春秋名家。獨安儒素。自閉土室。捷徑終南。蓋兩無所取。爾異時端侯嘗筮仕。得赤縣。以將進賢堂稿。卷二十六 募疏 三

母故不爲賢節鎮。于是歸之薦辟。固讓良朋。而所讓者。卒能有少建立。讓之者。其踞地不更高乎。捨宅爲寺。先民有之。無非功德分也。端侯則度人自度。兼修焉。而鳳翎橋則猶竭屢從事。以致成功。更作闢于爲護行者。爰感鳳覽遺羽。因而立名。此于其家爲紹述。于其邑爲津梁。顧外財亦已殫盡。無餘矣。端侯乃逃亂。負母之于齊雲。是司馬頭陀所嘗徘徊。畱諺記之處也。母終因塋之。尋結廬墓側。與禪者俱。蓋距縣百三十里而遠。深矣。連理雖能生之。田園之業則無

有二十年茹素可甘。而屋壞難以再補。今者謀徙于梅花莊。距縣二十里而近。爲四山公塋處。抑爲洪澳孫公所靜中點定者。孫公能于靜中點地事。甚奇。他日當別爲之記。而端侯此役。則猶是廬墓焉。亦猶是把茅蓋頭也。卓錫拈草。竝託衆力。倘所謂出世間法。非耶。今日士大夫之貧者。亦匪一家。有以奪之。無以與之。爲是坐困。而微察其先故。亦或有奪于人。無與于人。則似乎因果相召。以端侯之家。初非有奪于人。無與于人者。其復之也固宜。先師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屢空者。厚望焉。藉令佛法已來。當不避募矣。是則余于端侯文爲之募意。亦欲爲之幸也乎。

浴室寺募修千手千眼觀音殿疏

如是我聞一時馬祖在寺上藍開場選佛得大弟子百四十人皆是心空及第之者吸盡西江不侶萬法百丈南泉而爲上首從寺山門東分浴室叢林所重前供如來後嚴觀音各極壯美祖時詣浴不選之佛暨執事等咸得浴之甘露楊枝觀音乞與遠離塵垢觀音證盟近于年來中更災劫有一山門名曰達祖在圍城中見人相食抱觀音足不言而傷承感神故刀不能加火不能燒尋復得脫發大誓願興起此山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取不了辭事亦不了前殿既修觀音需次今正是時菴草堪插上元良霄千花萬樹智燈之林一琉璃若不了當言了此可矣乃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稽首大悲尊具足千手眼在楞嚴會中耳圓通第一以此無邊身饒益于衆生受衆生如佛終不遑補處浴室住何年善哉未有害及于刀兵劫至則隨順之梵海揚埃塵體節任解墮莊嚴先如來已寧居其後釋子曰逢祖次第欲卽功語不了道人汝應敘緣起轉輪之聖王時弘宣大法功德下有爲普門茲增上

宰官厚祿人但損身一毛小王若粟散將軍同天大富貴受享餘各各有所奉長者況不慳比丘能主進居士婆羅門腹裁而口約商主致金銀瑋磬瑪瑙等男子復女人以至童男女一鉢或一刀一環或一縷無良無不施瓔珞當匪報盡三十二應求福亦皆然尚勿憂唐捐所作已成就

爲白岳募作靜室

洪州佛選開場與萬法誰能不侶白岳宗門上乘于
三藏更可爲師是誠匡阜之名流無負石公之首座
故自楞嚴之一會雨花猶賸乎普賢而何大慧之再
來風木輒悲乎秦國然以因緣少駐孤峰之駕倘憐
翹尚遲歸七祖之山有素有繼同心同力此處應空
建刹竟如枯草豈何人不道看花回况尋蓮社卽說
偈曰

高人自不守幽閑到處雲成到處山倚樹流風同得

進賢堂稿

卷二 六 募疏

三

沐肯教桑下只空還

身爲規矩口爲經公案拈翻盡可聽亂墜天花當此
際不知蓮白與蓮青

靜慮緣序

凡禪和所止樂謂之山而不必實山也雖在平田城
郭以至市廛皆得山號蓋禪家之意自近閒靜而遠
喧囂苟得其意不必得其地猶之得其地亦未必得
其意耳翠巖佳山自昔大法中與古師座下龍躍象
舞可謂得意而念釋反謀去此以爲人事稍雜更須
覓小室則其意復遠矣念釋將曰小室可得雜
耶則維摩方丈亦安在無八萬四千獅子之紛紜將
曰雜必在人事耶則謝靈運慧業文人自許成佛何
進賢堂稿

卷二 六 募疏

今

至以心雜見擯于遠公雜不繫人事而亦或繫人事
小室不必不雜而亦可得不雜然則念釋此去何必
在西山雖復之于平田城郭市廛亦皆可謂西山矣
要而論之亦皆可以當翠巖亦皆可以遇古雪矣

九華山運米募疏

九子山僧與印募得米如干而須轉輸之費屬余爲詞浮屠也可不台尖已乎世間之食于人者其大端有二一爲轉輸聖王一爲我佛皆能合衆致遙使穀粟無足而走蓋人非輪王則無在宥之休非佛則無度脫之勝功德于是乎並大矣食與功德直取相伴故謂其與實其求謂其施實其報求室先也報不宏後也其孰不欲爲竭力焉然而歸于輪王者又以祿其百官歸于佛者又以飯其千萬億子孫賢得養鰥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全

亦得尸人得飽蟲亦得生所爲下逮不旣多乎凡今之人第可與言食化則余請推供君之義而供佛亦取勤佛之道而自勤

白狐嶺募建藏經閣序

夫三寶猶重法而法以經明所謂教也尚矣達磨入中國乃始聞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不立文字然而五宗大啓五燈繼作文身猥多雖曰教外已在藏中談空者利其無稽安于不學必舉宗而廢教是猶焚周官洛誥之書而謂得關雎麟趾之意余不曰然白狐嶺請得吳居士書本藏經今日所少余嚮者奉藏而亡于焚及避兵嶺上取而閱之如逢故人見功亦隨披數種詩思猛進如釣之通于騎也顧私以爲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全

襲不嚴又違背藏義石居師欲建一閣貯之若異時上藍故事其說正其功亦當有成蓋余嘗作疏募修殿葺寮一一得報人情之爲佛與僧如此其摯也其爲法何獨不然然爲法而尊經因經而得法則余更有厚望于人毋效余若余兒之僅作文字觀矣法華示殊在于衣裏以爲有珠而更置櫝中則自親相分推之而遠豈可言轉法華楞嚴標月在于指端以爲有月坐而守之隨之而走則前塵影事又增一障豈可云解楞嚴蓋永嘉亦曰劍去久矣必若輪扁之讀

書神理糟粕具舉之勿以文字埋我心性則三藏可
一口而盡也庶幾有首肯斯者不以爲登狐之嶺而
說狐之禪也乎。

爲毘盧閣募建水陸大道場序

自戊子而後鬼數勝人掩瘞之外更爲度脫又未嘗
不勤人也請于悲王以哀之而淫于俳優以樂之用
財用衆彌郭彌邨于是已丑庚寅間余之作文以勸
施者旣十數矣而僧某復之曰豈能但已號者必三
哀樂之節亦各以三也余難焉余非有厭也余以爲
人生寥寥乍如拾得命未堅固懼其甚勤之乃更漸
于鬼耳藉曰鬼勝人人不勝鬼人事可以緩圖而神
亦不勝鬼耶佛亦不勝鬼耶像之在泥塗風雨內者
蓮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金

何忍不趨奉一笠且鬼實仰佛以度而令佛不自度
乎余所爲汲汲于西方菴也今外蓼洲黃牛洲僅隔
一衣帶而毘盧傑閣與西方相望其地同其所勤之
人同並事焉勞矣抑並言焉複矣僧某喟曰子謂佛
之先自度者非矣夫佛必先度鬼矣而更俞曰子謂
子之西方與僧之毘盧其地同其所勤之人同並事
焉者是矣夫亦旣並言之矣余不能挂其口則令之
號曰四兩無恙聞佛名可出生余申之曰自今始
人不爲鬼始自于辛鬼不勝人夫絕地天異人鬼余
家事也失官久矣而不一明其道理乎遂論之以爲
宰官居士發一微笑

募建上誼精舍暨茶亭小引

飢食渴飲勞息此人之大情通于內外二教而微有自他之分焉上誼距會城三舍輪蹄必經信宿乃達顧客館弗葺夷衣冠于御僕求一息陰地不可得疲者寧惟此子異時與念祇園若度願海而好事無人則亦弗濟已矣和尚非文作如此功行可謂得我心然獨是純以利他爲意而又能俾于其教以遂其意眎之虛願不成者大有庭選非文蓋嘗中病瀕死一神人挾持之戒以毋爲應付必且闢叢林勤禪施富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墓疏 金

反爾竟成爾果非文唯唯遂指丈其處畫而授之曰行矣彼行吟者能言爾志其狀貌魁吾不類枯槁爾謹伺弗失語已汗下而聽今之上誼應其處矣而當余以能言若魁吾不枯槁者非文得無爽乎雖然余既與同志安可無言余爲題山曰上誼精舍明乎傾貲實居無所取爾故小言之而或以上乘爲聲之轉亦想入非非或以謠爲黃堂舊跡則仙佛同源神人之祥當同竟羽余則謂尚書之詒謚曰信是取諸上根而能起信之義爲非文言之卽爲非文諸檀言之

非文建立未半聊且構茶亭溥甘露茲日可施石計余約每歲當五往反寄十漿焉丈室中又懸余一獅子座然則余何不自利而滿志乎爲非文諸檀者必如非文志亦必如余志布金可期毋以饑劫爲解

替僧募序

僧某嘗欲作人天眼目矣而今也其官失職其官失職其賊亦不得乘墻故一以爲某僧矜一以爲某僧慶特入城分衛之儀荒而下堂傷足之感重則全于可矜焉耳黎子及奉語言爲相凡高明之門閭闔之處見有持鉢而過兩目甚設不辨東西不省何背亦不復睥言己所需者此則之乞食也一搏一餐一日兩日隨意施之無飢則已使夫天刑而不傷人殘而得養寧惟佛法庶幾王者之事乎且不矢道蓋余語以更建精舍重長兒孫則搖首曰是種種者皆隨吾眼目往矣又何續殘夢焉余笑謂此言可傳當亦汝身賊退之左驗然汝身尚有八萬四千蟲仰食于汝無所報恩汝不之惡有三彭氏者謂汝幸明禍心未歇汝不之畏耶某僧曰食而不報是相忘也非仇我者惡之何畏若三彭爲我驅賊誼罕高幸終立事耳何足畏嗚呼此就余滯句而加一轉語者也不可以不述遂爲錄而歸之

募修洪鄴院序

佛刹以塵爲量言其多也而身心得而奉之言其一也天下之物一亦奉多多亦奉一多奉一而有不足者不舍之故也一奉多而無不足者舍之故也不舍生于取舍生于不取人之奉佛也乃勝于其奉縣官焉南昌之有洪鄴院如一塵在其毀也如一塵亡則其再興也亦如一塵立而上人慈蓮爲之發願居士涂啓明爲之乞言余因而疏之卽此已得三身心矣況從是以往見作隨喜者又不啻百千身心乎三與進賢堂稿卷二十六募疏
百千可謂之多也而不知其乃可謂之一也灌佛後余數爲募文其自新林弘仁以至洪鄴同一鳥飛準繩之路余三文之余之身心亦將三奉而余有三身心乎哉夫余固惟一身心雖慈蓮啓明百千人之與余亦惟一身心此乃所謂以一奉多之道以一奉故無一不奉洪鄴院于是可復也而凡如洪鄴院者亦可舉也世間之出內外財而供縣官者由其義供佛者由其仁供盜賊惡子則仁義不由焉然而盜賊惡子之數少縣官與佛之時多報恩之說尚矣然由義

而供縣官。其人固非縣官。由仁而供佛。其人卽佛。此則非直報恩。同于自奉矣。夫以佛奉佛。猶以一奉一無取舍。相亦無作。致心是故。沙量佛而後。乃塵量刹也。

募誦藥師經序

余聞淨學于白岳師。且得其所挾觀。無量壽佛經解而讀之。信乎其爲實教。而非權也。雖然。亦何以處夫東方之聖人也。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蓋彰彰矣。余間考琉璃世界。與極樂世界。皆無女人。惡趣及諸苦音聲。胎生之業。而皆有金繩寶樹。天樂妙華之嚴。與夫二大菩薩。左右輔處之位。故世尊謂其功德等無差別焉。獨極樂以淨爲境。琉璃以光爲境。阿彌陀佛以安養爲歸。藥師如來以蠲病惱爲義。稍稍異同。然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孕

人未有不。去病而能得養者也。又未有已得養而仍畱多病者也。卽光之與淨。其容有不相攝入者耶。上藍僧休公曰。我將爲人持藥師經。誠宜持也。而居士朱君亮曰。黎子空言之誠。宜言也。顧余知其爲持。不知其爲觀。否。知其能代人而爲持。不知其能代人而爲觀。否。且所云念佛三昧。必無兩三昧矣。十六觀初。作日想。其法向西而觀。日沒。今其或者向東而觀。日出也。乎。世尊曰。願生西方。聽正法而未定者。命終聞藥師名號。卽有八大菩薩乘空而來。示其道。路至于

彼界寶華化生此雖不言蓮花猶似乎一致也然又曰或復因此生干天上天上壽盡還生人間此則似乎半道矣夫世尊固以一致期人而人奈何自半道而轉余請爲持藥師者進之母曰藥師本願十二寶不及無量大願四十八也

觀音寺募修門牆序

蓼洲南止之有觀音寺也其可謂之福田已乎夫佛甚悲人于何而不爲福而禍分勝劣余視蓼洲殊勝不劣蓋嘗後于諸毀而毀先于諸成而成成卽不毀毀卽復成異時在朝者處託焉在市者處託焉謀野謀邑樂山樂水者俱無不處託焉其所處託率賢豪長者雅遊任俠之徒爲富貴之器而應貧賤之求此不可言非念彼觀音力矣乃觀音寺則尚未備正宇廡修而門垣不設香爐日下草座風前甚非所以嚴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之也且人豈有忍而不嚴觀音者必觀音之急于爲人而緩于自爲然耳六度曰推是意也可以報矣黎子儻詞之則諸公必從而事之事不足舉也乃黎子纔濡筆而諸公輒已索牘欲書雖影響不捷于此遂略述而授諸六度言之少信之多固無俟乎贅耳內典亦嘗較量田財以爲田勝財劣如泥土奉佛田劣財勝如珍寶施貧今用茲賢豪長者雅遊任俠之徒而致其力以就成慈悲之林繕完補處之位亦可謂之田財相應者也

江寧迴光寺募重建觀音閣序

造寺寫經度僧而曰全無功德者此達磨爲梁武帝說法之甚淡與下文廓然無聖同旨武帝不契蓋不肖其無聖無功德也且以爲是第撥有而言雖無功德何必果無功德乎韓退之極詆佛亦莫非較勳量迹之語而不及精微顧其諫迎佛骨表乃取人主享國短長立之左驗則于梁武帝爲無所處耳夫自六朝建國江介卽未或有卜年以百者而獨武帝在位久春秋高其子孫若晉若歸若琮若鈺閱周隋入唐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三

而後乃失之過其曆矣安知非造寺等所得報也今江寧城南之迴光自天監昉當時榜曰蕭帝寺有蕭子雲飛白大書唐曰法光宋曰鹿苑至永樂間迴光大士自西域來止于此始改稱今額而觀音寶閣則槩爲之望焉乃稍稍凌夷矣無邊之身非同于必敝之物也一室復西來之賢胡爲乎東南之陷也二室復而蕭字之奇文非猶是瓦礫之大道也三室復具此三室復者固古柏師之所以爲勤也不遠千里而告于漢石江先生是得乎功德之主乃先生復委余

以序也何居蓋先生命之曰此三宿之桑將置一莖之草也而余應之曰此順風之呼亦供折枝之役也余論功德又揀無焉非欲左袒梁武抑更騎驛達磨于是乎宰官居士長者天大將軍之間各有爲之不住相布施者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九

次募飯僧序

蓋大華飯僧過半復坐余門三日而請余言也以爲
吾治吾田期于成熟不能自足乎半功矣亦以爲吾
治吾心期于平等不能自足乎半棄矣夫雖不寐足
乎半功忍乎半棄而大華之爲飯僧未始易務余之
募飯僧奈何湯詞難然詞貴無易地而又貴無復由
今之聽者非昔之聽者矣而由今之說可不一異乎由
昔之說則亦孰能信之者哉以余考飯僧之義有甚
淡者較量功德總非極算所及舍利弗嘗以一鉢飯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五
上佛佛用回施狗而問舍利弗言汝與我誰得福多
舍利弗雖施福田得福頗少佛施惡田得福極多所
以然者福從心生不在田也又菩薩本願經曰若行
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又曰
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由是而言飯僧
之數豈有定論乎以少當多以至少當至多余擲者
上推之而及佛與無心道人今者下推之而及凡夫
與畜生此其詞信不病復矣得無又病易耶然而余
何敢易詞余擲者據田而言言田故益良益進余今

者據心而言言心故益大益卑且余莫非據佛說也
余何敢易詞若夫大華之所守有余詞之所攝者亦
有非余詞之所攝者治田成熟治心平等此爲所攝
願力獨堅計較不起此爲非所攝蓋大華斯時求飯
足萬八千人而已矣必也有一人而當萬八千人者
非大華之所願樂欲聞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六

青蓮菴募拜千佛道場緣起

君子甚貴不見之功。苟有以利人焉。非必其出于己也。可教人而愛人矣。亦可任人而度人矣。正一品官保尚書張公撫我江西六稔。利人之事甚設。顧不欲作無益以害之。其崇石亭則所謂教人愛人者也。其飾清蓮則所謂任人度人者也。教人愛人非如草武陽不可。而人或不能盡爲武陽。任人度人則一行僧泥以辦此。而人亦皆可行矣。勝智常謹修瑜珈。今而在津路之間。刀兵之餘。安能但已。于是矢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七

三年爲期。每旬日拜千佛名經一部。施餓口一場。合之可滿百遍。雖所借力少。人而舉其多。多人而舉其少。聽之。然而生人于此。避風雨焉。死人于此。出幽滯焉。且飽甘露焉。勝智不尸也。勝智不尸。而大功德主有歸矣。遑問其見不見乎。顯宗論曰。無滅尊者。于殊勝福田。纔一施食。異熟七友。生天七生人中。爲轉輪聖帝。余故題曰六欲七友之因緣。而智度論曰。供養在心不在事也。余復兼而言之。以合于吾儒求福不回之說。

三爲應章墩募作道院疏

夢洲通身整齊法。不得于頭面作衰劣相。應章墩最踞上游。可以爲著人之勝地。余治緣疏者再。一舉而復廢于火。一不更舉。其事皆屬僧及夫緇化而黃。則曰。有授受見知者。可無問。而久之道人張清亦來索疏。余視其貌。聽其語。似不妥。且聞清自吉州來。運木得七百頭足。以築基。遂從而附益。增上丹絳。在望神仙。或過之。是即不異小蓬萊境中之人志。在高山流水間者。當不加少。但期集事而止。可無私計。曩始寇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七

諒之之相爲貞勝矣

募造鄆坊渡石橋緣起

問大旱米珠之後鄉所固有可申訴者乎而僧法然曰鄆坊渡病涉遠近皆患苦之子豈忍之而不為募作石橋則或難曰不急而法然固曰宜急二說不相下要之則不急者非理宜急者是理也先是法然之師弟曰粹白者固嘗施茶此方茶罷即為叩首募得土堤可長三里許濶三丈許大石如千直二百金而全功則非千金以上或倍之即不能就此所以須募而仰文余作而曰疏非難也准疏難且未知余之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癸

為謝埠茶菴募建佛刹緣起
能仁氏之教以施為義亦以報為義施與報不絕且相為因果而往來之禮亦著矣謝家埠者往來之孔道也遵是而由撫建入甌越前有山海不得間阻此其所以為通達寧惟地理然哉蓋佛事起之疾逾于章亥之步而信過于置郵之傳焉僧曉天于此處施茶積有歲年行者無賜思其所答今正是時然茗柯妙理莖草神功殆可踵接而旋至也昔喪壘之民以庚桑楚能為大穰則相與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若夫進賢堂稿

卷二十六 募疏

百

施茶既不殊于大穰而建刹更有進于社稷尸祝人懷其心負其力不于此而用之更于何而用之且夫日用之事飲食已盡報恩之道君親為隆而惟君親能飲食人報君親者必不外于飲食之人也于是即來往之途明施報之德為之大建佛刹以度吾生生世世之父母而祝釐于至尊不亦善乎

募建沙井茶菴止亭緣起

章江之險有聞以其爲東西兩河之所匯雖無風而渡至于江心尤作顛頓一遇大風則不測者多矣興時張相國嘗倡設慈航普度二舟以涉江亦以拯溺甚盛舉也久之而舟壞不修章江寺遠于渡口或不能至望見之因而冒險者正復有人淪胥以沒無歲不見苦焉僧無疑爲發心曰是病于不甯止耳抑病于無可止耳今將止之而更爲止之處則沙井其地也施茶其所有事也依甘露王而少休遇羅刹鬼而不墮黎子有心者盡一文之黎子曰易不云乎吉凶悔吝者生于動者也動則免矣適當其動而能一不動焉亦免矣風雨之來有程有候一茶話間可以審諦而得之不復犯是可作茶話亦可不作茶話會也他處之爲風雨亭者或題之曰勞勞黎子乃僭題此亭曰止止以爲勞則不止恐又有不憚勞之人止則不勞必無有不願止之客矣惟我南新安建若四方之旅共圖利之而避其害夫黎子家故有聚廬于沙井者比且散去頗憶當年以賀正一至卽阻風

不渡自元二至于穀日晝夜飲酒甕盡而酤猶不給風雨中亦可以茶當酒而適不得無疑其人也今日者式微歸來人涉卽否亦可以無歌矣

募修萬壽宮小引

洪厓浮丘而上故不乏仙而其大指或與世教無甚相切唯淨明忠孝者獨以修性共以修倫此亦誰復得外其法傳自維斗衍于蘭闥而集成于我許祖是故天下之嚴祀祖者常自天子達豈不以服其教而利其爲教者之多哉然往往及壤有物憑之戎子之崇儻由慎郎未可知也顧聞城守時有如潭州女壻及齊州書生各無所事事第日禱于真君而求爲御走馬又不然則無賴一禿咒詛俱窮且詢真君以進賢堂稿

卷之二六引

百三

坐視不肩扶顛而冀其萬一之或怒矣夫禱者與詢者雖非同情亦同乎爲服教利教之左驗所以城破而宮觀儘付烈燄萬壽猶得巋然道士杜金仙謂余曰此可幸而不可幸也夫朽壤來鼠腐木來蠹其能爲萬壽不利者豈獨慎郎維子其辭之哉然而余難焉以爲古之穿井得一人而足卽金口木舌之徇豈務多員夫國中旣不乏能言者又徵及蕪廬將以余固服教利教之一子而不容已于辭也乃余誠服教利教之一子而不容已于辭也乃西山玉隆爲道場

之所起處昨年募疏派委何至今闕餘乎蓋余儉寒非有神通金汁可堪揮灑而抑將持此短章書置西山而塞責使夫化身旣合文身亦不爲分兩地成功千年煥發郭景純遊仙再來不過于此挹浮丘而拍洪厓矣

進賢堂稿

卷之二六引

百四

爲尼海澄募序

生平多爲僧作緣獨未與女人身說法雖外言不入內之禮則然然而泥于相矣亦會無不泥相者可語故一日海澄尼以緣事徵詞則其父性通代之謂余曰女寡且廿四年不茹葷者亦廿四年諷觀音品經亦廿四年而自余交性通且廿年未嘗茹葷更以女爲前輩何聞道之蚤也聞道先其父而出家必命于其父此爲不失儒禮亦爲佛法大意龐居士能及第于選場中而靈昭亦得解于策筭內以住普門奚不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六 序 百五

可也且觀音一見女人身不必其果爲女人而終爲女人矣海澄如以靈昭之悟而入觀音之門豈終爲女人也哉其凡以遺錮墮珥而施于海澄者又豈終爲女人也哉若是則余亦終未與女人說法也性通者氏楊號元美道號無我從此倘益奮于心空之學乎

天印寺募序

大印寺者余所未遊之處而僧大愚者余所未習之人一日以募序相屬甚猥贅菴又從而從更焉則余乃爲涉筆蓋古有懸賦天台者矣處何必曾遊有聞聲相思見似而喜者矣人何必相習矧寺也佛土也僧也佛生也則安知其處非余所棲息而人非余所弟兄也爲所棲息故言之切爲所弟兄故言之親夫非獨余親切而言之塗之人亦必皆親切而聽之耳小乘耽空卽不樂爲功德是不知有親切事故給孤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六 序 百六

之園豈以奉一外來漢而阿育之塔豈以居千生百劫之萍水人乎不奉外來不居萍水則余願盡人而爲大愚之給孤天印之阿育矣

募茸完上藍西禪堂緣起

上藍巋然諸堂畢舉厥惟大檀之功獨西禪堂得半而止蓋張制臺所獨營以留僧官與善者與善遂住此一年第前重稍可棲身而後隙不蔽風雨及制府罷與善尋歸于普安亦既閱六七載然而西禪則終不可廢也主功德者豈無有能繼張公者乎一語之故必踴躍而起矣踴躍而起檀事修矣然而禪又安可廢也禪其堂獨不禪其人乎一顧其名宜思其義矣顧名思義禪事亦修矣檀與禪者六度之二耳其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六 緣起 百七

別餘四今舉此二度而皆不止于半分則尊舉餘四度而亦必不遺于滿分能如是也選佛之場可興而江西之佛法亦終不替余爲與善饒舌而及之且翹足而俟之

隆山募鹽短疏

昔馬大師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了鹽醬此可以言理未嘗不可以言事也而大師他日送頂蓋醬百丈至于擊破醬甕余妄爲頌之曰祖禪不了禍兒孫慣賊常年打富門胡亂且教鹽醬盡誰來問取破砂盆卽如是大似借他拳頭柱他嘴語句可聽恐無當于日用飲食之正矣孔瑛禪兄養道隆山入廊垂手計其所需無亦惟是五味一味之禪以至于無味之語敲噐不盡安用許多閒家具爲哉然而暮雲吟成秋聲賦就坡老邇來三月食無鹽之詩必不可讀于是耕菴穎公起謂余曰孔瑛之與孔方故富通籍後稍稍濶疎也請子爲關攝之雖肘後靈符可以一解余笑而應之曰但得本不愁末從九府圖法以及海之前後左右際順成矣卽微靈符庸詎有不靈者獨不了道人以滑稽之口慣能說食求免取隣人之屋齒而時時悉數之是分外乎抑分內乎求穎公更爲下一轉語

前題決定受食四字并跋

曹山立三墮而又不受食爲尊貴墮余視孔璵聖解
盡矣何尊貴之有故題此貽之亦反純陀之言我知
如來決定不受不食也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七目錄

募疏

募大修道德觀緣起 募重修紫極宮序

募鼎建萬壽宮緣疏 雲居真如募建禪堂疏

五乳寺重建毘盧殿序募 聖唐菴募修大殿疏

福田寺募序 募大修黃山佛殿緣起

募重修法藥寺序 募掩骼禮懺序

募圓關禮懺兼掩序 募建靜樂菴序

募修上藍寺禪堂經閣序 募重興圓通堂序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目錄 一

題西方菴龍華緣起 募修洞山普利禪寺起

萬合龍溪寺募建毘盧閣序

募重建西山天居寺緣起

法輪菴合尖緣起 上藍寺募興大化起

修築天壇緣起 募建應章墩佛刹疏

募建念佛道場緣起 修舉徐孺子祠短疏

為南溪募作靜室起 募重建普空寺序

募鼎新石亭寺序 募置田以飯獄囚序

雲龍菴鼎修募序 募重修雲峰古寺序

曹岡菴募萬人緣疏 觀音堂募作東閣疏

募衣緣起 亭子菴募文

募作西嶺靜室序 為地藏菴募作銅鐘文

法輪菴募鑄幽冥鐘及作鐘樓緣起

法輪菴中元會募疏 渡口茶菴募中元會疏

陡門廟募準提閣疏 水關橋建菴施茶緣起

募化普同塔院序 漸嶺慈壽菴募施茶疏

壽昌寺募鹽短疏 臨川梅檀林建華起

玉清觀募裝玉皇寶疏 小龍池募藏龍菴緣起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目錄 二

桃源縣觀音堂募造像修刹緣起

募大修廬山觀音菴起 應章墩募重建佛菴序

關帝殿施茶募疏 蓼洲準提閣別建大王

後喻菴募序 募修大梵寺序

四十八願募序 募修新林寺序

募作清水窟長堤序 募作地藏菴小序

募建華嚴閣序 募造梅檀普賢像序

募請華嚴經緣起 募重修普賢金身緣起

感山海慧寺募法帳起 募建定慧菴山門緣起

重興修東岳觀募疏 懺藥師經疏

募楞嚴期場供具疏 募修圓通古寺序

募作徽州義塚疏 渡口菴裝像募疏

佑清寺募藏經緣起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七 募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參釋元藏魏堂校

募大修道德觀緣起

道德觀以崇祀太上蓋故相張文端公之所手奠定
也有其舉之而不可廢觀初自他處徙置上藍寺後
殿高廣悉視上藍遠望如一家或不知其分作二山
門且判二教矣然寺實有丁徭已乃稍稍析箸而入
于觀斯豈得不爲一家之事兵劫而還寺觀俱不可
問及寺以祝聖習儀故先復而觀猶頽垣聃嘗委地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則和尚曰天峰者起之余疏之既致千金之功顧天
峰銳甚意未嘗不在上藍打成一片翻成兩楹所謂
利鈍難以逆料聞翁師登高再呼三臺響應是以能
復有今日署勝三教其義不極廣大矣哉然一堂之
上鼎足勢成而文宣牌位異同之見生之尋尺間接
引複出莫適爲主斯不如一其稱名于道德之爲正
也道德之門東嚮其前無復取徑路以通上藍而上
藍僧亦自不欲通之由今之日確守古規則此雖不
在文武之前亦正不出共和之後借荆州取荆州如

天峰所接或亦未免爲多事耳。比者余居榻里與紫極宮相望。李致菴住寫韻軒。因屬余爲紫極聯句。而余妄題曰自有乾坤。都復相忘太上。如知道德。不須更說無爲。蓋道德盡之矣。其精其博。寧過讓儒禪哉。而惟是從事乎道者。人材鮮少。遂至與儒禪天壤相距。故始藍青而終金紫。世間法或非所校。卽黃之勝。縱如三武宣和之際。能有幾時。必也盛衰繫乎其人。此論當不可易。而致菴曰。吾得譚子景朴焉。是其人矣。夫景朴其景升之流亞乎。善讀化書。于事必辦。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二

重修紫極官序

三教之人材。惟道家爲鮮少。蓋非獨神仙之難得也。亦由其識字之不多也。今觀于致菴李子殆可以爲多識字者乎。其于三教書無所不窺而言之成章。自出手眼。不作暖昧。且不借口于無用之用。以爲藏拙之地。則紫極宮所有事焉。紫極宮由唐武德四年勅建。蓋合天下以崇祀太上爲尊祖之故也。一如今日之致菴然。乃考其最初。則東晉逸士柳棲乾桑溟田二先生。嘗刊木結廬于此。講易注老。以道德爲祖。忠孝爲宗。久之仙去。此誠識字神仙之左驗。其後分寧令世雲吳真人諱猛者。寄跡焉。而吳真人女彩鸞。卽于此師丁公至人女元君秀瑛。以至于悟道成真。乃更遁去。及入唐而有紫極之名。亦不無滄海之變。則彩鸞再來現身寫韻十載。世無知者。倏于奎章閣。画一虎乘之。已徑從越王嶺上上昇。後人慕焉。卽閣爲軒。正名寫韻。是著識字也。其所寫乃孫愐韻。非沈約韻。亦可以知時代。至宋有白玉蟾真人。往往憩此。以若道德寶章道法統宗等書。元有朶朶花李易簡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王谿子我明有永樂間從尹蓬頭遊者七人姓名不傳無慮皆如顛仙邈邈之類若此非其識字之彌多卽其造文字而惟識道德之祖忠孝之宗之字之尤真者不可以不爲論述何期今日而稍稍凌遲也或者曰道風其息乎紫極其不復乎獨致菴曰不然有我在緊道德是賴原夫紫極之初制蓋一宮而四堂其堂名曰冲和曰清隱曰慶雲曰五師寫韻軒直其後起而爲耐者以視于宮皆較然若祖宗之相懸矣今謀寫韻既有端而姑置紫極也一起而一債緩急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四

而急緩無說致菴于是亟圖之猶之乎道德爲祖之義也亦猶之乎君子作室必先祖廟之禮也此可以曰真能識孝字者抑莊生曰人皆以有君爲愈乎已而已猶愛之而况其卓乎太上者卓稱也是故以老而君之而兵家之書與道家相表裏亦曰祖祖爲君知祖知君此可以曰真能識忠字者忠孝皆不越祖而得以自至于宗蓋莊生又有曰其于宗也調適而上遂然則豈必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如釋氏所譜者而後得爲衣鉢源流始于事親終于事君如吾儒所

執者而後得爲人倫規矩哉余于致菴有庶幾焉殆非功勳之謂也頗憶他年客有欲爲三教堂于紫極宮內者余亦嘗從而疏之事且不舉卽舉未若致菴之卽一以該三而化胡爲誣猶龍徵信兩俱有所不由矣是役也前輩典型與彼都人士唱和多通其化聲之相及也蓋不啻雷動風馳而惟是蕭君青令龔君鏘鏘實鼎足乎致菴而處于此乃青令急其望衡鏘鏘成以損幅尤可大書若余近耄昏無氣力顧作啼矢焉以代庖致菴而鳩其宗則致菴無亦曰夫夫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五

也爲尚能識字者且不必責其漉血若金汁而盡成蝌蚪篆籀之形也乎

募鼎建萬壽宮緣疏

淨明以修性忠孝以修倫此神仙之隆軌實與聖學
王治而相宜故自古拔宅飛昇者凡千百族而惟許
祖謂之都仙典祀由晉代至今無替以尊其教則然
寧僅僅事祈福如以福也卽不能不與災平出矣異
時愼郎作祟乃比周乎陽侯今日魃鬼爲殃更鈞黨
乎焚惑水之與火亦成乎出主乎福者豈顧欲控制
其一而縱舍其一也哉無亦以示隨劫之義焉見同
患之意焉處無爲之事而待弘道之人焉于是萬壽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疏

六

宮之燬也不止于一而再矣其遠者不具論從萬曆
庚子屈指至辛亥八九相乘居然百六然而瓦礫道
在煨燼書存有必覆楚者卽有必復楚者是神功非
神功也撫部院正一品尚書董公全力深心居高而
倡而藩臬諸大夫郡邑官長各爲拊擊亦曰此淨明
忠孝之區終不得委諸蕞莽且將畱此只尺地爲吾
民匹夫匹婦祈福耳援祝釐之故而正萬壽之名卽
內金錢可得請也况乎十三郡人士同安杜席共效
補苴豈無有求福答福聯翩而來遂各捐錙銖累至

鉅萬者鄉先生之從事乎是也在宋有曾南豐之圖
功王臨川之作記江文忠公之跋光堯御書謝疊山
公之賀降神二表在元有揭文安虞文靖之記若銘
而庚子以後有張文端公之疏今豈遂無相續而起
者蓋宮之復也必矣復宜如初則兩殿可次第成不
可缺一復不宜因陋則牆內之火巷可畱宮前之明
堂不可障隙地竹柏可栽搭蓬鋪攤混堂酒館之類
種者各有前代之諭禁在今但一舉行之非爲多事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疏

七

祖嘗垂識曰地正人心善而又曰興謀不到頭敢因
題緣以及諸禁折興謀者之角而堅爲善者之心或
亦無戾于淨明忠孝之教旨也
首書彷彿乎無爲其側

閱志萬壽宮舊稱逍遙山故取莊生篇首句以
先之亦合儒書無爲而成之義

雲居真如寺募建大禪堂緣起

雲居之山元公坡公之風流在矣抑晦山和尚所嘗
爲弘法利生處也而可令禪堂之有未備耶儒語有
之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今欲焚煨煉諸方之功而
置爐運轉之無地則非所以來禪入之道耳且詩人
亦言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顏若夫天下
之禪者多矣使其有一人焉至而不得所歸歸而不
得所息則豈止于寒顏之不庇空晦公之雖去雲居
而尤惓惓于此也晦公昨年上疎山過章門憩石亭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八

余遂欲畱住石亭續仰山之故方丈成于不日矣而
公亦以禪堂爲言夫石亭負市阻江其經營禪堂也
似未容易雲居地大了此直需時節則安知其不告
究于斯口哉記公所爲開示余者惟拈洞山末後一
偈曰過在尋他舌頭路也努力慙慙空裏步也空裏
步余故未能追踪至以文章作佛事而助發于有爲
卽其去舌頭路不尚隔千山也乎然如實言之誠有
文句皆常不離乎總持猶之有爲功德亦何嘗出于
淨智妙圓之外公固曰有事禪堂得兼福慧而余驛

之曰此其福慧通攝自他于時定有大心者起而興
之九屏大師可拭目以觀厥成夫亦如堯之荒山必
咨于舜禹也

募五乳寺重建毘盧殿序

太虛師曰湯若士先生曰神智之人常不並世而立今爲之頓楨則愁山和尚與近溪羅先生暨我而三耳子不得述事兩公猶幸得逮事于我顧我不及兩公甚遠嗚呼信斯言也何其推算兩公之切至耶近溪自在儒門而愁山以禪宗得爲冠冕其所兼總條貫殆合瞿曇周孔而一之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今邈然古德矣極不可忘五乳者愁山之嘗憩而法雲毘盧殿猶手植莖草焉年久而廢僧潤宏欲起之固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十

復歸然以曾有三宿故而余始終聞風復獲以文句身尋聲逐響亦安知其非兒孫列而上與七賢五老同時禮足者也雖然陳人陳言無所用之誰爲聽之是役也吳非止居士實領襄焉抑君子不欲獨爲使余得效邪許昔有言丁氏穿井得一人非井有一人乃云得一人之力也今日能爲五乳鑿法華之悟井者其必在非止也夫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士

聖唐菴募修大殿疏

餘汗通邑而聖唐處之。是津說也。僧印光勤行于此。將欲有爲。是筏說也。津不可以不通筏。不可以豫而不可以不豫。繕修之事。其得已乎。然今之作者。類依祖庭。不則不喜燈錄。所有之師師之外。此爲路人矣。燈錄所有之刹刹之外。此爲不踰矣。以方論之。故兩如以太方論之。寧出乎是。據印光語此地。故有西禪師。可以爲祖在我法中。且無置路人者。而况祖耶。卽在彼法中。亦無置不踰者。而况祖庭耶。余考燈錄。凡著西禪者數輩。不一二而止。今第未審聖唐之西禪爲何名號。與其何宗門。何年代也。且未嘗得問。進印光而問之。而印光則必非妄言之者。今茲建立。亦豈虛願之哉。其成就蓋可必也。雖然有爲之法也。其與本分內事未嘗不相應而起。使其心不互于塵勞。而頓至乎海印發光者。其人雖自作祖可也。中與祖庭余必以爲餘緒之險鑄矣。

福田寺募序

吉州福田寺自唐貞觀敕建。不知其爲何禪德而作。然竊計斯時卽青原猶未肇造。可謂古矣。至于宋始有降龍禪師居之。而其會下復有化米羅漢跡近神通。以是之故。徒衆猥多。派衍盛大。乃分一寺而爲三。曰功德居其中。曰能仁居其右。福田則居其左。洪武間皆嘗詔修。而久之亦不無寢廢也。今起叢大師獨欲爲福田舉廢意。甚善。石園先生與之唱募文甚高。若是者亦可以不贊一辭矣。蓋先生提儒佛之衡而達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三。謹守其師說。其大指則不過謂正法空崇已耳。崇正法且略神通。又何有于禍福。夫雖塵刹之必奉佛恩之必報。固未嘗外我身心。此豈蕭瑀之所能勸傳奕之所能沮。而亦豈昌黎之所能爲進退抑揚者乎。起叢語余。昌黎嘗過福田而憇之。余意其移袁州日。故空道此。當是時降龍雖未出世。而青原則久興。余不知昌黎所見。亦有如大顛其人而爲之一畱衣否。大顛謂昌黎曰。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于聞。吾言而信庸知復聞。他說不以我爲非哉。乃金湯編終收之。固

知昌黎其後之不更非謗則其在福田亦詎可謂無所發也。福田最近吉城而與青原相望。起叢初承事彌公。邇復依于藥地。其從事福田者若曰。以爲青原下院。然而不止于自安其居也。視仲尼之徒先子貢而申冉有之義等無差別。余略而述之。又必有爲之擊節者矣。

募大修黃山佛殿緣起

黃山之望于空黃也久矣。其名刹曰如意。蓋自唐月輪禪師爲之肇造。而良匠法安二禪師繼之。是生三祖矣。其庭豈可以不紹而聽其若存若亡于海田之際也。十力和尚自靈隱應請而來。因謀所以復之。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矣。又徵詞于學語之流。乎徵詞由化主德美蓋亦信耳之過。而余無文采亦惟是暢言和尚之心而止。和尚之心欲于祖德而續承之。則不得不于祖庭而張大之。古人有言曰。愛其人及其樹。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五

人猶有愛況于祖乎。樹猶有及况于祖庭乎。憶余嘗得以文句之身呈于和尚。則和尚好之。而和尚復顧余于草草廬中。余得瞻圓相不殊月輪。蓋至今耿耿也。禪門人材大難。得皮亦未容易。余族有阿咸。初未讀書。一及和尚之門。坐進此道。詩偈如水流雲委。終不出乎其宗。和尚以是字之曰虎翼。名實符之。既聞其奄化。和尚向余爲流涕。此其憐才何如。古人亦有言曰。見似人而喜矣。似人且喜。况于似祖乎。余以是知和尚之心急于復祖。尤急于得似祖之人。復祖而

得似祖之人未有不自祖庭始者和尚以是急之而凡有心者亦皆爲和尚急之大木不獨舉也衆舉也黃山其終望于空黃已平余牧牛未淳十時且有事牛屋而牛屋正他日虎翼來會處因德美索書爲之神往遂縷及之

募重修法藥寺序

東方之佛以藥爲功西方之佛以法爲寶其大致則皆在于度人而已矣馬祖弘法江西固嘗有踏殺天下人之記吸盡西江水之機而其在靖安獨著施藥瘳疾一事選佛場中雖以心空爲高第卽扶羸起死亦安可廢哉後之人建法藥寺以事之蓋自唐至于今而稍稍毀敗也淨修師銳然而欲重新之宜矣夫其宜者有幾曰祖庭不得如破竈也曰劫後不得無靈祈也曰秋蒲和尚不得不畱畱之不得無車錫之

處與拈匙之堂也若此者靖之人旣已信之悅之余又何贊余請因方便而盡法藥之義法亦能生人亦能衆人猶之乎藥亦能生人亦能衆人故諸契經嘗爲醍醐毒藥之喻非一美之而一惡之適其不合則醍醐無續命之能旣其相當則毒藥有攻病之力誠未知生死之何屬也而况所謂生死正相而非實縛而可解者乎出離生死卽務出離法藥而亦必豎起法藥之人然後能爲推倒法藥之事此其說視祖所爲踏殺天下者尚復不相違背而余又聞寺有古井

祖施藥不給輒投井水飲之疾皆得愈第不知斯時
有一口吸盡西江者否自唐以來近千年矣尚未見
其人乎抑其人已生乎安樂而少病惱乎管生通法
藥余將從而問之

募掩骼禮懺序

佛法者共法也可以合衆力而爲之可以積少分而
致之譬如飛塵于空走水于海亦無不相入者矣是
故瑜伽之在三乘梁皇之在瑜伽豈不僅焉者乎然
而其說未可遮其功德更未可劣自達磨謂之人天
小果對彼廓然乃似不足實則果者必能爲因而小
者得至于大福匪唐捐義豈全墮戎子之事徒費生
靈彌年殺戮無緣呼佛以救止之而事定始得從佛
求度上人剖璞所爲汲汲于中元大會也余蓋服膺
進賢堂稿

而不去口夫余豈惟服膺而不去口于剖璞其自宰
官身如莊公王公比丘身如鑑可抱璞瑞之已遂事
如隱塵將有事如勝智定默者余亦各服膺而不去
口所以然者爲其能壹用衆力而並就少分也立大
木于此舉而徙之彼則必或引或推或左或右或手
提肩負足蹈而亦或口作教令唱邪許焉今以一大
事值其衆多緣假三懺摩爲之解脫卽奈何忍同類
而讓山甫之輶毛對悲王而愛包胥之涕洟矣雖然
余於是猶無與也余上不能出道下不能出財而作

教又特聽千宰官余之力分其似邪許乎乃更重複
饒舌者以爲哀死卹喪不如隨順與樂放苦陋乎有
爲阿須倫者物之不相無刀兵劫者時之所必至故
斬首猶及如來而觀門亦作脣脹不然佛前時無救
幾于自隳厥功今日興慈又類因人成事火宅大小
車卽不問亦豈有躋弔災之客于焦頭之前高求釘
之工如曲突之比者諒佛法不爾也蒙莊有言殺生
者不死而生生者不生此于竺乾爲先得其然者矣
剖璞而知此庶幾哉人法兩空河沙一佛自度度他
同而不共多少算數何足以云

募圓關禮懺兼掩骼序

古德有言不見不聞無窮六字者可舉以似隱塵矣
隱塵名號在卽離遠近之間故託余茅庵屬余下鍵
其處其人俱非深遠而避世牆東喪耦南郭一外耳
目遂出生死蓋其扁扉于亥之歲其起座于丑之年
卽中閭所不見聞者爲何如事或曰刀兵大劫巧值
隱塵入定時隱塵必不知矣亦必不念矣然而厭肉
厭血實有餘桐新鬼故鬼如共語言且不特爾也千
億皮囊誰非法器邪咤之父骨不還如來之狗啖未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已性卽不遷事難姑置蒲團一下孟蘭是期假于懺
功度茲腐物城中宰官若莊若王者先之而卹庄一
緇遂後之甚可志也乃隱塵屬其徒詞于余曰適有
妄念不能自止嗚呼此念果妄耶非耶在法淨與染
直成對句况其有爲妄之宜爾余乃送難曰大事因
緣不二彼已在于今日出生死者詎惟不能亦恐不
敢揅生死者固已無功論生死者亦復相謬于此薦
得則他日躍冶不祥自成山鬼而諸著紫衣念般若
者亦終慙負老僧請隱塵爲收錄于無窮內

募建靜樂菴序

請以佛說明時變也。光音動搖須彌推墮世界亦大不可爲乎。然且滿虛空藏置阿修羅其勢不能與天衆竝立而盛帝釋戰鬪之忿者鮮睽陂迴車之慈此所以益難怙耳。雖然寧有三災而無三復耶。災甚吾鄉復亦先之。章門瓦礫棘刺中行爲日月大城郭矣。胡坊渡靜樂菴于是爲千光明之一耀矣。上人本善于是爲五持風之一吹矣。嗚呼似之矣。抑非其至者也。以如實言之。不曰諸佛惟心乎。而過去現在未來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心不可得。三世諸佛亦不可得也。余第問本善心奚若。果其生于無住。雖成佛不難。何況區區道場建立。夫奉塵刹報佛恩。匪直像教第以像壞于諸壞。而遲成于諸成。而速住于諸住。而久儻所謂去後來先作主公者耶。通乎惟識矣。由心識之用。必使闡提能仁。波旬正覺。勝殘易暴。其何足多。余終持此以告于宰官居士。天大將軍。男子女人之有心識者。而不專取樓炭之義。時豈無樂聞而起信者乎。若夫本善爲孤峯法眷。感彼因緣。發此勇猛。非影事。前塵亦帶質情。

募脩上藍寺禪堂經閣序

制科之廢。猶幸虛傳而選佛之場。終以若掃。此事之失。輕重者矣。夫在教典。則二我固宜俱無。三寶亦相牽復。余急上藍。而以藏經閣者。意欲明佛于法也。及天峯和尚來。亦急上藍。而以禪座廚庫接待諸具者。意欲奉佛于僧也。此二說各不相戾。而乃戛戛乎難之。固難于人之保恆。亦難于佛之順劫。余因爲隨緣姑待之。語以進和尚而和尚曰。子無乃稱吾將覓之他方。有比部汪君念自者。婺人大司農澄源先生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子吾所授法也。吾將告之。而于第文之。必能得其一破顏矣。嗟夫古語有之。隆墀永歎。遠壑皆盈。此必爲居高位者之獨有此方便耳。如斷以人間之常事呼應之。常言數必不若疏之信也。衆必不若獨之專也。門外之人。必不若門內之人之親切也。既兼此數善者。而其所成就。乃三寶具足之因。二我盡空之地。其庸有不踴躍從事者乎。夫爲法而亡身。無論若夫斷臂之如痛。固將可以得師。嚙指之微呼。亦復可以招子。則念自之與和尚兩似之。夫媿仰曹洞唱和作述。

之際和尚蓋縷縷言之。而念自亦必不獨爲君子也。故余諗之不以書。仍以疏焉。余作是語已。乃更益之。四言曰。修上藍竟。

募重興圓通堂序

上藍之爲選佛場。非一日矣。凡選之大固莫如選佛也。而凡選佛之大亦莫如選圓通也。圓通堂可終廢乎。粹如者。圓通他日之高僧。而藏壑者。粹如之首座。以是爲皇皇焉。其亦宜爾。且夫漆令不云乎。藏舟于壑。猶有所遁。夜半大力負之而趨。則他日之圓通是也。然既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又寧無大力者負之而反。故遁非終遁。而藏乃真藏。藏壑之爲是名號也。其亦有實焉。以賓之者。邪。屬文場事。罷諸入選者。謂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重

得雋又或喻之如千佛名經。往往下拜藏壑曰。吾將乘其喜樂而化之。而自生以選外之人爲之。囑累何其無不喜樂也。余以不赴選之人爲之。攝辭何其多所喜樂也。由是而言。則豈惟布施之爲不住法也。雖以文章騎驛之間。而皆有心空及第之意。無不圓通亦無不入選之圓通矣。圓通堂豈終廢乎。

題西方卷龍華緣起

彌勒當來。蓋世尊之所嘗懸記。而後人乃以爲非常異論。至下比于妖祥之語。是其見有拘墟。抑信不及也。禪師洪浪學行俱優。可謂法器。余處之以西方菴。猶是劫燒之餘耳。願五王公每過之。爲題壁而長其聲價。更贈之龍華首唱四字。味此四字。活法新機。知來逆數。不復欲徵轆轤于秦時求威音于卍畔矣。洪浪爰指西方隙地。而謂公曰。斯可建龍華閣。夫亦荷擔如來當仁不讓。一日公以飾署興闢撤屋材而授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洪浪曰。我非敢擬捨宅爲寺。特用其不用聊附益爾。靜室乃靜室。遠在西山。不若西方之近也。則請以信龍華一諾。昔張無盡。漕江西數過兜率。從悅禪師。夸語東林。從悅不肖。而漢畱侯子房曰。始臣與陛下會畱。請封畱。洪浪之意。蓋亦似此。然而屋材有尺寸。慮不中閣。第中堂。余遂謀易何以置之。旣而曰。翻背作面。何如看樓打樓。夫莖草菴亦余所首事也。而公不增上之以毘盧閣乎。余初不敢以西方學步莖草。公終不難以龍華分身毘盧。古德有言。只一談空亭故。

龍華之爲堂爲閣。可無間。而其緣起。則可概觀前事起矣。卽安知堂之不可以閣。壯士展臂。不借他力。象王遊行。不求伴侶。況其未嘗獨爲君子者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募修洞山普利禪寺緣疏

宗門有五惟以臨濟曹洞兩家爲最勝而洞山者曹山之父也苟洞山之或墮于曹山乎何有卽如是宗亡其半矣其在他日洞山嘗作夜半之趨由房頭而化爲民業展轉入余年友戴初士家初士拱手還之此其功德蓋不在佈金捨宅下余卽與初士出處之致有小異同于此事不能不爲心服也于是則有孤崖和尚以再來之人建鼎新之業而已任師繼之德微師又繼之此日主席者蓋德微也去孤崖不能四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三

十年而普利寺則已稍稍頽敗此實乘于成壞之數而然安見壞之不可更成乎今者正殿議重建之以嚴本尊藏閣宜創舉之以貯法寶莫非所以存普利也普利存而洞山必無墮矣德微師養道不入鄺屬其監院石麟走榻里語不了道人爲役于募石麟之勤不啻包胥秦廷之哭也而先之以戴遼臣申之以張斯厚斯厚嘗宦遊宜豐者三宿桑下故有恩焉而遼臣爲初士之子殆若曹山之必尊洞山矣余爲曹洞之人又若楚軍之必欲張楚矣至于宰官將軍居士四眾聞洞上之風潮逆流之水亦豈有不爲之

萬舍龍溪寺募建毘盧閣序

以勸施爲佛事其末已乎然在象法時則津悟之第一義精微者出焉蓋八識田中如本無是境雖巧幻不能增入實有之雖善滅不能減損華藏界之于毘盧海又多乎哉洗存居士法界甚深既嘗六度兼修四句俱絕而不下有爲由其遺有爲執也不黜語言由其盡語言障也一日以萬舍之龍溪適有事于毘盧閣乃屬余爲題詞則洗存眎余亦在執障外者余又期以執障文之邪是故龍溪古之有也而余第謂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募序

三九

其今也毘盧清淨之異名也而余謂其作也毘盧之有開自然之所使也而余謂其人也勤人以作而事止于今說之雖多猶有域耳歲在戊己無所不靡遠苦掠而此地類腹下之肉近苦牧與蘇而此地又類斄木之縞此余所爲徵今也然而其在萬舍者可以報矣其不在萬舍者可以感矣先是篁菴亦屬余作文廟募疏余難之私心謂其事有體故宜領于縣官迺儒門澹泊更致愾焉夫篁菴有心未讓洗存而余恭命或異固有能不能哉抑吾邨鮮常融其人也夫

教者以人而興以人而敗世界者由佛而成又由佛而毀必知其敗且毀者而興且成者乃可得而言也余于西方宿覺二處嘗策料之所謂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乎顧要于四大所爲八識所有余無設焉洗存其勿笑余曰夫夫三寸舌時舐五辛者而亦既現廣長相吐蓮花香也哉

募重建西山天居寺緣疏 育書成無所作智

西山之名尚矣若無人乎山中則雖曰西也安知其不爲北也夫能存西山者必古刹耳古刹復多天居居其一其初建自李唐而今廢已久過者心傷其寺止有律師而無禪師然律可至于禪如凡言山者之可至于西矣上人常圓爲是而欲起之而屬生生師先之因走榻里使余文之余謂天居可復也第貴乎由律且不縛律而更進于禪耳乃生生固深禪者反曰吾何敢與知禪吾第知天居之宜存耳余學其語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三一

亦曰吾何敢與知天居吾知西山之宜不亡耳夫畱天居正所以畱西山此大事也諸仁者必有志焉余爲之鐸其或不至驅山而去也乎

法輪卷合大錄疏

有事于法輪者八年矣而今乃垂成所以爲垂成者何也此地初繫掩骼處官府實司之凡掩骼處名漏澤園省城得二園一南一北各與屬壇相近此其南者故事官置役以董之役稍失其職而僧修之拯幽利明撞鐘爲之椎輪法輪爲之大輅矣乃自有法輪以來漏澤未備直需時耳豈顧寢之而不問哉一日撫部院董公于萬機之暇式閱僧牘則曰茲非瑣瑣有關王政亟損譽而獨營其功屬太守周公爲之相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七 號

地成漏澤漏澤成卽法輪成矣周公甚敬事必躬必親不借手目余家城下得一再追陪焉爰進余曰是不無羨財以之營齋則有餘以之葺殿則不足遂葺殿可乎余對曰葺殿真是也亦無慮乎不足矣周公于是文字以先之金錢以續之撤其後殿而重新之

後殿地藏殿也于幽冥之事有專焉後殿成卽法輪成矣視他日之撞鐘何如哉然而得謂之踵事不得謂之變本余雖增加一辭則亦猶之無增也邪許之義人各有心余所以期之垂成垂之蓋僅之也而不

無厚望之矣夫兩漏澤實近兩屬壇兩屬壇之祭實附山川社稷此其處南則山川是依矣南壇之復也余未嘗不日夜以幾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七 號

三

上藍寺募興大化禪林緣起

由上藍而西者爲高公園東其處則有大化禪林是上藍之別峰也遭世之變不免傾頽矣然壞與成爲因僧通曉故欲復之而屬余以序余于諸刹饒舌多有竊見其從事乎建立者皆未嘗不託諸古而古豈有定說哉佛或言此處宜建一刹何必不自我作古而拈一莖草曰建刹竟亦何知非復古竟耶如曰必古而後已則靈光歸然故是舊物渾沌歟後更無渾沌耶今心卽古心今人卽古人今佛亦卽古佛而今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緣起 三十四

刹何必不古刹耶余願通曉之自盡其今時而諸爲通曉而助舉者亦各自盡其今時夫盡今時乃所以爲太古是大化之所期也莊叟曰化聲之相及若其不相及不相及故有古與今也相及故無古與今也余言大化卽以化聲又何論其及不及之數哉大化如古而上藍今爲佑清余舉上藍亦忘乎其爲古今矣

修築天壇緣起

以諸侯惟得祭其境內名山大川則此宜爲山川壇也省文而天之雖循俗哉然亦成而上比矣前代之故祀典孔修其處其物莫不畢具此地周垣數百堵門再重直上爲之壇中爲之甬皆甃以赤石左右廊房爲主祭助祭若駿奔執事者更衣及避風雨之所下爲之牲亭吹臺各有等自垣以內隙處種竹不啻萬个甚盛當鼎革時盡化爲烏有矣顧祭則未廢也在禮賢者之祭必受其福福者備也不備如此可謂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緣起 三十五

祭乎是以復古之道君子大之而時詘難以舉羣爰有取乎合力爲之辭者其何異于邪許之呼唱也乎蓋此地屬之首邑南昌而南昌特瘠其民未可特勤第用諸侯祭山川之義處之則其事領袖乎郡卽郡力可借也其地併包乎省卽省力亦可借也詩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今之爲仲山甫者其籌此至熟舉此必不難矣而出世間法亦復可以參同僧洞虛年八十有六而苦行不倦衆所大服僧西竺已修陳司徒祠更賈餘勇附其奔

走儿築垣覓石作門諸務宜次第就手惟竹爲神所
憑依前代以之今制未改可暫種千百个稍需歲月
萬玉可期不了道人遂饒舌而授記焉知其足以成
所作也

募建念佛道場緣起

淨土之教自世尊啓之以其處西而又西蓮花爲國
樂莫極焉至于六度之事則亦無不攝也東土之尤
能依教者自遠公建蓮池凡八人遂稱八祖而遠公
起江西此覺修土人所以有志乎是同以士業陳公
疏之詳矣然何以至今不舉耶抑舉而復輟耶無舉
有輟皆非所以修淨而道場之抱關廟而處者正得
無恙獨未念佛耳覺修于是慨然曰吾知所以續之
矣黎子尚文之哉黎子挾空疎不能詳淨家之典如
進賢室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上業陳公顧浚有感于今事士業卽世之後聞翁師
嘗爲五老念佛之會其意治淨亦兼治壽也于時余
持長齋既踰年因病而罷而五老者次第去其四矣
四老長于余者二少于余者二皆先亡余混焉中處
而獨存豈一年茹素之力乎然四老各得正而斃亦
莫非念佛功也夫念佛無幾何耳而生死奪之嗜慾
奪之其善念者必無奪于生死嗜慾矣而况嬾惰之
與慳吝耶是故淨之爲教必與六度而俱作也其事
理有相連者也其繼自今而有領袞于是者余願以

幡然一公。盡身形而隨其後。不問其爲東林爲雲棲。惟知其爲西方極樂而已矣。

首書無陰陽地四字

七賢女所求于帝釋者三物。則或借以談禪。或以爲無縫塔樣耳。而余謂此最近淨。其無根不響。尚可他喻。至于實有地一片矣。而顓曰。無陰陽。謂之淨土可也。爰書此以表念佛之會。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募建應章敬佛刹疏

夢水之陽。應章之墩。峙焉舊說。以爲是墩也。實應豫章之榮梓。因而名之。滄桑間。章嘗梓矣。及余來而再榮。頗可觀。乃未幾更爲祝融氏負去。久之不復。圖功者多有其人。重煩浮屠老子兩家。亦皆不復。坐使余言之不中。屢言之亦皆不中。余欲更端焉。而道無由。則非無人之患。人與事不相應之患也。今僧明遠實來住此。願樂興建。明遠真與事相應之人矣。其他日嘗營襄河之地。藏菴若刹。若像。成績可稽。凡累數千金。而不啻賜。不幸言而中。使賜多言。余是以懼。明遠之不來也。來則于辦事乎。何有墩。凡三所以砥會城內水爲之鼎足。應章尤甚親切。而吉安處外。羅墩處前。余昔題之曰莖草。莖草備矣。大禪師玄慶起焉。吉安已得築基。所云法不孤起者。專埃應章耳。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應章前事。大槐安國土。畢竟不窳。則應章今日事。余囑明遠好爲之。而夢上之人。以及豫章通郡。共相拊擊。必無令莖草笑人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修舉徐孺子祠疏

夫大江以西之人材。未有不推高南州徐孺子先生爲第一者矣。其當日品題。實得司徒陳仲舉數言而定。而後來表章不乏。典祀千秋。何至于今而亦不免頽廢也。假設無大力者舉之。則將謾諸大厦一木。不可復支。以爲先生之教則然乎。無亦有隨時之義在。先生菟裘處。寬卜宅近焉。亦嘗心憐其敗。而今年承撫部院董公創修瑩域。建立門垣。遂與崆峒李公所登碑後先掩映。真盛事也。哉。惟是禮不祭墓。而俎豆進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 卑

無陳駿奔走無地。何暇至于兩序之絃聲。宜乎方伯劉公。樞憲韓公。每過之而湖水是徵。煙柳是問也。而以聞于董公。更擊節稱善。踴爲倡之。古人有言曰。教之化民也。漢于命。民之從上也。速于令。前聖王之興。所以務先式閭表墓。率由此道。今教于江西。而卽以江西之古賢爲正。則人實有心。其聞風而起者必多矣。其欲取消埃而奉于山海。以助成美事者。亦必不少矣。物力雖衰薄。惟人情之鼓舞。尚可一用。而不爲苦勞。凡境內方一二千里。舉廢之功。寬曩者咸不惜。

罕古爲之募。辭獨于學宮。則不取。出以爲是。實有主者。而募非典也。今此事特衷乎典與募之間。而有關乎教與治之大。卽無效二氏所營。亦不可以終默。遂按冊而疏之。如與舉。大沐者。爲邪許一聲焉而已耳。

爲南溟募作靜室緣起

南溟僧號也。徐倩玉俗姓字也。當爲倩玉且。奈得能交。嘗見其目光炯炯。役使三寸之舌。與五升之瓊。無休。誠有志于天下事者。不然。亦有志于身事者。無幾何也。而天峰和尚以修選佛之故。實來上藍。奈爲造請。則一侍者蒼蒼然。翼翼然。手進茶具。默然不出聲。諦審之。乃知其倩玉也。而今南溟矣。考莊廟所記。南溟者。天池也。是爲大鵬。歸反之本。地。螭與鸞。鳩所不得而並至。號南溟者。其取天乎。然而鶴鷄。一枝。廳進賢堂稿。卷二十七。募疏。鼠滿腹。無所用。天下爲者。此未嘗不取小也。故夫天峰之舉叢林。則似大之。南溟之營靜室。則又似小之。而至于其以度人。盡天下事。以自度。盡身事者。則叢林固能兩兼之。靜室未始兩廢之也。夫物太小。在所可畧。而道家之言。特貴無用。佛家之法。必棟無用。此所不同。今余署募冊曰。將爲天池者。是使名然而實然乎。抑卽心法爲色法乎。不言將徙。徙義具足。余蓋知南溟必有以用之。而衆人亦必有以資之。而感之矣。

募重建普空寺序

於南昌有中州于中州有普空寺。其位當梓溪之後。蜀溪之前。其來亦已久矣。或謂由趙宋時勅建其事。未詳。要之。可言有其舉之。而勿敢廢之者也。寺初有屋四十餘。重田糧百石。過堂而粥飯者。日可百人。後稍凌遲。廢屋六間。而止。田去不反。宜乎修如之。銳然而欲復之矣。顧修如。皇皇而有求也。無所取諸。取諸布施也。其先之以黎子。又介之以衷悅生也。無所取諸。取諸文字也。而黎子則爲之文曰。來而不往往而進賢堂稿。卷二十七。募疏。聖。不來俱非禮也。給孤營捨天宮。卽功今之施者。無所取諸。取諸報也。取諸布施在我法。取諸文字在我法。取諸報又在我法。同爲我法。則何以不同。勤而毀法也哉。中州之財非乏也。異時大將軍因糧之役。騎驪三州間。合二州而得十二。中州得百二焉。其存在者。亦可知也。又中州之人。兩溪之產。其賢豪長者。視他處爲多。其壯士之好弔詭而起身者。亦視他處爲最。使用其人以就善事。何力不竭。何功不成。然而黎子之爲此言也。非以爲求之中州而已足也。抑將以推

之四方而無不然也。推之四方又有類乎王正得可
喜之事一可詫之事一涂公某。曩亦用弔詭起。今鎮
于漳海。乃獨能爲余友劉開生東道主人。開生文字
之屬也。涂公布施之屬也。李涉一詩。豪客擊節。此可
俱傳。其或者乃爲盜夸。幾伐毛洗髓。又恩怨不忘。恩
之亦搜怨之亦搜。是遵何德哉。其無乃非人。余公涂
某。蓋不虛加。輒綴于普空募詞。殆欲舉是諸所有者
而盡空之。非支言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募鼎新石亭寺序

杜征南嘗欲自著功伐。乃製二碑。一立萬山之上。一
沉重淵之下。以爲高峴爲谷。激谷爲陵。當其變遷。又
必有其存在者矣。而唐元和時。韋文明觀察江南西
道。有功。子宙再修其業。後人爲之豎碑江上。似中陵
谷而處。今其碑無存者。豈江上之須碇材。抑一置之
不若兩置之也。然當日實作石亭以覆碑。而于其處
請勅建寺。卽名之曰石亭寺。以重之。則是仁民利物
之蹟。固與大慈悲父相依。而麻衣草座之間。正爲平
子歸休所近矣。夫倚佛之不壞身。宜其得免陵谷。而
如佛之隨順法。未嘗不歷劫灰。此寺中廢。可無再興
乎。興寺而爲慈尊崇其道場。爲生民消其災眚。事之
大者。不專專以爲韋氏要之于韋氏之志。有合卽韋
氏之功。因此而愈不忘焉。雖然。亦責其實耳。實無功
卽佞佛不存也。實有功不恃佛而存。恃佛而愈存也。
間考諸新唐書。觀察之所以功。江西者曰罷八州冗
員也。曰教民爲瓦屋而逃。未復者若貧不能者官爲
之界以材也。曰置南北市爲兩營以舍軍也。曰以資

翁爲新殿令馬息不死也曰築堤扞江而實之以疏
漲也是諸種種者視作佛功德何如而自唐宣宗而
下者又孰爲之念功者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亦各從其類也今大中丞張公有之矣似之矣而念
之矣遂出貲以營之也作文以先之誠也使士大
夫相勸而贊之公也勇且誠且公茲事必克杜征南
亦嘗修召信臣之遺跡而刊石焉遂使昔之歌召父
起于不忘前賢之心而行以不獨爲君子之道亦終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長

募置田以飯獄囚序 代盧方伯
王者之政于人不愛也故士農工賈得以蒙業而
相安鰥寡孤獨復爲施仁之託始豈其在行役之間
者卽患心之所必窮而竝育之所不及者乎夫其無
罪者可生也其實有罪者猶可矜也而何以使之奄
夫其可生可矜之命韓晉卿曰罪人之死于獄者多
于伏辜陰陽人道果相爲酷也哉抑飢其最切焉已
余自銜命而蕃于江西則數數有以廩獄請者余謂
廩獄之事當領于有司必不園扉而遺方策惟是時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聖

值三空乃闕焉而不可問苟賑之以私則或無以應
或有以應而亦不能謀其長便此余之所爲搯拏拊
膺會楊眉生來遂暢論之而眉生嘗守吉州治獄有
緒飯獄復有規既而其身罹作易之憂與民同吉凶
之患則又嘗爲之多方而賑濟焉是故其言必可信
也眉生之言曰募米不如募田之久也募田以食不
如以田爲募之多也以田屬寺以田之入屬僧使充
募具日收飯家一盞計一僧可得飯一石三數僧可
得飯三數石以致諸獄可必無飢而田之餘入尚復

爲月窟以煖清之爲藥以藉之爲藥以療之脫有不
幸更爲惜以送之也余雖然曰善乎哉是誠欲並生
之說矣抑貨不爲己之心矣亦君子不獨爲之道矣
余嘗誦內典至于念彼觀音能令械壞地藏守獄乃
願獄空意竊以爲未然而由今以思佛無刀兵因顧
常出于刀兵以抹刀兵無地獄相何妨遊于地獄以
度地獄嗟夫眉生所由乃能于八鑿甕中鬼門關上
身至之而不忍忘之如此余是以信其言也且豈惟
余信其言正使聽獄者各有天性刻若張湯恕若何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哭

比干亦終無以廩獄爲矣者耳夫刑措不試庶幾遇
之臯呂之學余則未遑然在昔召公嘗手植棠樹憩
于其下而聽訟焉嘉石不設若此者真方伯之職也
而路溫舒曰畫地爲獄期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不
入不對是百姓之福也柳宗元賦囚山曰聖日以理
今賢日以進孰使吾山之囚兮滔滔若賢與聖是君
執法之美也余愧不任職而下有望于百姓高有望
于吾君與君之執法則廩獄而爲仁又不過其小者
乃舉王事與佛說錯而陳之以爲大仁發其端云

雲龍菴鼎修募疏

夫作緣雖有爲之法而說緣實無爲之心至于窮鄉
終鮮展遊野寺殆類甌脫世出世間了不相屬此猶
其無爲之極者也雲龍菴余不知何在喻寧孺則從
而命其處矣主僧可堂一日謁余殊多古貌見若紫
焉若灰焉若戟而若電焉余以爲宜置五百阿羅漢
內可堂顧亦謬恭余曰菩薩也大菩薩也在家菩薩
也莊生云相視莫逆又云兩喜溢美余與可堂之謂
乎後十餘日乃手小冊命余疏之似不欲爲勞而出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哭

于不得已者又衆人之必徵余言以爲信也夫其不
得已者非盡可堂之自愛而有一分以自愛若其不
欲爲勞則全分以愛余徵言爲信則全分以愛衆人
可堂果能博愛者哉夫可堂所操皆得真實而余語
復較然不欺合之皆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夫惟無所
爲而爲之其言必不至于厭矣其事必不至于廢矣
余他日亦圖方便一請雲龍以觀厥成焉

募重修雲峰古寺序

西山戶牖間物而余直賓之而未主之豈欲以不登
成其不下也哉然每津津焉如蓬萊閬苑古僊之與
區人鮮有寒裳濡足者哦詩作語乃信耳而及之又
如樂園往生阿閼一見心焉游之即身焉至之矣是
故余亦耳西山而心西山不必其主西山也雲峰當
西山最高處而寺猶極盛隱隱在捲画內開窺朝陽
所產精葛可衣蕨筍黃精之屬可食舒成之先生既
雅爲余言而上人印虛其徒談石大勇間過余江頭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序

茅齋亦復有以相稱者然且曰僧不欲入市所以入
市爲公不欲走四方所以走四方爲刹顧爲公正爲
刹也公試文其緣起焉余請向何吉州夫吉州固出
大木若取水于河易致而自青原以來學佛家有之
語以檀施易動卽曩者鄒端侯先生嘗指示余華藏
世界暨惟心惟識之義是雲峰者儻得爲阿賴耶識
海中一疎相分否于法空光明而莊嚴之否此可取
而相質也再告之曰余不知佛事而其爲印虛言者
是譯也非譯也余不知佛地而其爲雲峰言者是郵

也非郵也余及坡老之詩曰不緣身在西山中乃識
西山真面目是故可以非譯而譯之非郵而郵之亦
可以非主人而主人之也已余何俟于異日訪印虛
啜霧芽因而跌其牀拈其佛乃始稱賓至如歸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序

曹岡菴萬人緣疏

吾鄉曹岡有菴顏曰崇福此不過如拈香祝釐之說耳然其流之弊爲血食焉則無取爾原夫曹溪祖地曹山宗風其名實俱美事在向上余故正稱之曰曹岡菴亦專稱之曰曹岡菴以爲是將兼溪山之二勝矣禪師勝智初從三昧和尚受具足戒遍叅諸方善知識已然後乃卓錫于斯垂二十載豈不志在溪山之間也哉惟耕而後食買田而後耕余勞苦之會制府張公爲青蓮菴起廢因謀住持于余余進勝智將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至

觀音堂募作東閣序

漳湖與龍鳳之洲相爲控引是吾鄉之形勝地也主以梵刹觀音堂實爲之權輿而因而重之則既負地藏抱伏魔右文昌次第以起翼然麟然獨虛左方耳上人定生曰精舍有四矣其足五哉吾將衆人圖之圖之乎日出處矣凡刹以塵喻清淨建立非數之所求也故用其少則燃燈之一莖草廟賓之一竹枝不見爲不足用其多則彌勒內官乃至百萬億樓閣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至

募衣緣起

淡光自靈隱來江西將遊平青原百丈之間可謂不
忘祖也乃孜孜焉爲其師涓湯募衣而乞余言以先
之可謂不忘師也問衣何制則曰登壇說法必大赤
而金縷之又可謂不忘法也夫有此三不忘者所求
宜得矣所作亦宜辦矣自付法傳衣而後衣爲爭端
故五祖有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之語今之弟子反以
是而上奉其師不惟不爭又用爲孝順之實則是事
之過其師者何云古今人不相及哉淡光推余以能
言余言之如是若或難曰此說法之衣未可同于付
法之衣也則衣有二矣法亦有二耶此余所不肖並
以告于諸檀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聖

亭子菴募文

于通達之中有豐城于豐城有亭子菴斯可謂之津
梁處也僧智明行苦行其間早夜赤露而拜嗟華嚴
尊經至歷五載願得積力以崇建寶閣斯又可謂之
造極處焉所以然者曰毘盧頂上非僅僅人間勝地
也余考契經所說毘盧遮那佛乃佛之清淨法身實
該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于內而不外且豈惟身哉
華藏世界無不納也少而至于赤露之一夫多而至
于通達之百族少多之間而至于往來通達之中居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聖
停赤露之側之征遜父等輩亦莫非是物也以其身
之物成就其身如以土委地以水投河也豈有所不
足若假貸于彼而不易得致之比哉雖然亦會有向
毘盧頂上行者乃能言毘盧邊事嗚矢一聲余復何
能已已

募作西嶺靜室序

大易有之曰知進知退其唯聖人而世間法進退雜用出世間法乃專用退天下壹以是高之顧今之細者大率如錐處囊中事在于退心反在于進苟藉口度人不責名實此法印師之所爲猶然而笑也師真靜者垂五十年無事乎傳衣無僭乎執篋講席之塵可凝菩提之樹不起何必斤斤然曰絕跡易無行地難乎浴室之與上藍蓋一山門作兩山門耳上藍今日且中興更于浴室爲後輩然者惟師之以而師復建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曰吾欲退居得其處矣西山之西夕陽流水深塢高田可隱可老有大力者實爲吾負之而來夫孤峰頂上必且訶佛罵祖其爲多事恐亦不異十字街頭惟是天下事未可知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而况非吾代之而有爲吾代之者視彼學作狡兔才類拙鳩別業經營以其十指餘舌與筆各三寸但可爲人而不堪自爲者勞逸之數日劫相倍矣蓋易言進退初無首尾義比神龍其在佛法則亦五精舍可爲而三心終不可得也

爲地藏菴募作銅鐘文

教體之在青聞者二法其一麗事而事不礙理惟言語爲最精其一麗物而物不隔心惟鐘鼓爲最大然而鐘鼓之用或以開言語之先或以振言語之後或以通于言語之所窮而約其繁多深其省發此猶爲不可廢佛既鳴塗毒之鼓使聞者頭破腦裂矣而其爲清夜之鐘復有異乎是者大率于人則起幽湛之思于鬼則破冥迷之錮起幽湛之思是爲明頭見暗也破冥迷之錮是爲暗頭見明也見暗者有死之心見明者無生之氣一皆寄之鐘地藏菴安能無從事乎此于焉選之銅以存其清剛濾之滓以去其弱濁爐之天地炭之陰陽以大其陶鑄舉之鳧氏修之火官以緝其功能主之鯨魚賓之蒲牢以出其聲響肖之雷霆走之魔外摧之劍輪以醒其夢寐歇其勞苦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六時千界以莫不聞且不必作三日耳聾何慮乎頭破腦裂也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此定慧師之所期而諸君子亦必皆與同志耳

建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垂

法輪菴募鐫幽冥鐘及作鐘樓緣起

蓋今年中元之會于法輪菴者亦用余言而幸不廢矣。而其事復有所未備。曰鐘。會歲一舉之耳。鐘無夜不聞。功德之數。孰爲多少。他年密行老人處此。嘗有鐘而無屋。乃以傘蔽風雨。徹夜撞鐘。何其勤也。夫其無屋者待也。而有鐘者借也。所借既還。因果不錯。所待既至。名實相違。遂令人疑古今之不相及矣。此僧楷菴所以發憤。一欲爲續緒。一欲爲補亡。有大不能已者。是物也。非尋常鼎食之用。若鳧氏之所作。泠州進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 吳

鳩之所知而已。蓋幽明之故。生死之說。皆在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亦在焉。所以爲大不能已也。既舉之。則以樓居之。而不復以傘居之。亦其所矣。日者地藏舉鐘。言其事守。使法輪更舉鐘。則如提其耳也。醫門固近疾處。今不遠三二里間。聲音之道。五夜相聞。東擊西撞。亦何異于左提右挈之者乎。

募爲法輪菴中元大會疏

法輪菴在灌城南東中尸陀林而處。余他日以爲生人出焉。死人入焉者也。僧普璉于此掩骼埋骸。用瑜珈法。輔王政之所未逮。蓋從事久之。而能勿倦。乃者庵所應有益備。遺骸亦復多。夫其距刀兵也遠。且歲不逢饑。何以致此。意者陰陽爲之患。金木爲之刻歟。不然。則或遇異物之吞併。而同類之相殘歟。或無長物以買活命歟。或費千金更買死市歟。璉曰。是有之。抑吾所不能爲也。吾所能爲者。則惟是火化而蓋進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 吳

藏之。如子之所謂。死入梵誦而度脫之。如子之所謂。生出。皆于中元乎舉之。而且使諸檀那共舉之矣。余曰。是也。而不更有當爲者耶。在法。觸體之。眼睛空問。不然是無以死。負屍而行。竟不散之。死人空救。不然是無以生。又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着活。漢空講。不然是無以生。死而死。生而皆忘之耶。毋其有待也。璉又曰。吾不能爲。信如子語。卽高座大禪。猶將束手。子其求之于佛。夫佛入涅槃日。文殊不請再轉法輪。而佛不以爲吾。豈曾一轉法輪耶。璉曰。此言太高。

吾今當歲一轉法輪盡我身形得數十歲卽數十轉法輪。若此者。子空爲我拈之。又祖師不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之功德。不以世求。而又曰。閨閣中物。捨不得。終成滲漏耶。璉曰。此言甚該。若此者。子空爲諸檀拈之。余曰。皆是也。抑由我語。將遺子語。而由子語。得而至我語焉。遂次而書之。以告于主功德者。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李

募爲渡口茶菴作中元大會疏

佛法爲盂蘭盆會。以食鬼而拔滯。振幽廣之水陸。延之旬時。各有儀軌。其後或置倡俳戲局。侈人聽觀。則非法也。俗也是時。蓋僧自恣之日。而所云自恣者。實非安意肆志之謂。乃僧于九旬休夏之後。檢點過失。而自恣舉之。亦恣令他人舉之之謂。今以大佛事。寄諸倡俳。得無爲過。雖然。尤無過也。乾達婆緊那羅。固往往得與在佛會中。而今之爲是者。直以起發人善心。使畢力于勝事。而終無繫吝。亦無退轉。故能食其進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 空

家鬼則孝矣。能食他家鬼則仁矣。仁孝之事。盡于知恩報恩。此自佛語。抑僧等應之所汲汲而勤求也。等應來自五雲。因化造羅漢像。僑黃牛洲。遂結菴渡口。施茶三載。乃作會以懺之。甘露之門。自生死達。抑可曰。有始而有終。且其祖朝宗而父諾諾。眞正禪系。推以有爲。更復無過。頭正而尾正。諸仁者能不歡欣踴躍。爲壯士展臂之一少助也乎。

陡門廟募建準提閣疏

舉天下血食香火之地莫不有梵刹以左右之而住
細流其內此所謂名山僧占多也陡門大王相傳爲
張子明封號其義未詳然其廟實卽子明所嘗致命
之處而崇祀之而觀音堂焉依所從來久遠矣願是
一闕也每於忙而過之雖間嘗應教于僧教慈爲署
勝普門二字亦初未得入門以今年冬晴閒步造教
慈之室室則可五布肘也堂亦可再三倍是已爾然
當其遶逕以來石磴宛轉纔逾尋丈頓遠誼焉城高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室

而溝深小橋流水增其委曲南唐灣之勝境盡焉余
爲之度堂北隙地宜建一閣以事準提上可登臨下
可坐臥教慈曰吾志也子言之于是余則言之矣然
不知其于陡王何與也當高皇帝之興戰功大鄱湖
而惟韓成爲奇守功大南昌而惟張子明爲特韓成
似逢丑父之欺軍欺軍以全主子明似解楊之棄信
棄信以全師與城此在佛法正可謂不妄言之大者
亦何愧乎踴躍盧之頂而同彌勒之龕余計閱費僅
可百緡值水涸空亟從事以待春漲且晚踞此聽其
潺湲當復不殊金淵玉峽閨閣之裏江天之間覺其

水關橋建菴施茶緣起

佛說大甘露王以喻法耳非直爲分段中一療渴之
具已也然而世典曰渴者易爲飲當其易之雖薺茗
之麤不必甘露而似乎甘露矣僧德海之欲菴于水
關以施茶也豈不爲施甘露也乎所以甘露之者有
說前峙仙臺後交士步尺寸躋攀神山不至是其地
也自夏徂秋火熱金燥是其時也消困相如夢馳何
諷是其人也切于此三者故甘露之抑僧坐津梁示
現虹飲望梅開權析茗顯實依于此一者故甘露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室

室乎凡有心者之願樂從事焉而無令德海之獨爲
德矣雖然義不止此世物之尤與茶爲對待者無如
乳余徵佛說則從乳而酪從酪而酥從酥而醍醐此
已精益精之喻爲醍醐者凡三轉功而後得就非若
甘露之自天爲之且成而不變也然甘露一耳而醍
醐何與毒藥並舉毒藥不似醍醐則無爲謹其誤必
謹其誤則知毒藥之有似于醍醐也夫以似甘露者
而甘露飲之卽甘露矣吾願僧之甘露之焉以似醍
醐者而醍醐飲之實非醍醐是毒藥矣余不願僧之
毒藥之焉且僧爲法施非世物施也余故與言法如
此其諸願京遠之共由諸公不知其有合否

募建普同塔院序

孟子子以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大端雖在佛法猶是耳乃出世間之稍異于世間者曰生死而無生死相也卽無生死而示現生死者亦無人我相也是故其養生以分衛其送死以茶毘正食正命等不爲己然而食之報也身卽是田命之化也身復于土田有勝劣各自爲之而土無陰陽則不必各自爲之此普同之所由置也事皆在律江西故盛佛法而宗眼分明律藏未備雪眉大師應方伯余公之請而來遂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六

崇建法雲毘尼嚴淨三數年間得戒子如林講律亦云詳盡矣普同之未立當埃時節而余公則曰君子不可獨爲也必衆爲之衆爲之有其事有其言余于是乎言之其地懸百福之後則雪公所營度也雪公語余其制塔院一所繚以周垣爲屋者三中比丘左優婆塞右尼若優婆夷贅以磚各爲之隧道而入嗚呼此非七賢女所謂無陰陽地一片者乎進之則忠國師之無影樹下合同船由是雪峰禪師之兄弟橫十字亦由是夫非普同也而何以語于合同與兄弟耶夫然則律通而宗亦通矣且于王事大有贊助諸

漸嶺慈壽菴募施茶短疏

喻大法于甘露門則茗飲必其一端矣佛之供養以之人之日用亦以之適當夫道長食盡苦口焦屑之時人或未能自免而惟佛又能與之爲免必待諸上味醍醐則死渴者多有是故施茶不可以已也施之旣博出財爲窘出力亦爲勞是故勸施代施皆不可以已也漸嶺之秋溪岡東行大道省則江西福建之所通縣則南進臨之所達雖使其間章亥遊行而夸父疾走清涼未可期煩暘將不免耳嗚呼甚亟施事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六

乃于通達有慈壽菴于菴有禪僧同旭可爲代施之人又因王三槐而來語黎子曰汝載勸施之筆黎子遂勸焉彼以一杓一椀而爲甘露我以一字一句而亦爲甘露蓋不知其所出之孰多少也已

壽昌寺募鹽短疏

凡爲禪悅者皆能以醍醐自飲且飲人矣而有口必不能食淡此出世間法與世間法互用而不偏廢也壽昌自竺公老和尚化去而梅公和尚繼之祖風益振可謂今日佛窟顧學徒雲委供養水流卽諸種田稍可不至荒蕪而海王之策上山爲勞習持師所以發願行募豈得已乎募必于蓼水之陽則不了道人寓是屬之以詞安可多讓諸君子幸遂諦聽焉一發喜心大破慳意出此有餘填彼闕乏提負積成方舟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李

臨川小嶺梅檀林鼎建華嚴堂緣起

以鼻識測佛法者謂之如梅檀片片皆香設遊于其林則無所不徧滿矣臨川之小嶺蓋有古刹適蒙此號不知他日嘗住禪師與否然而其爲之華嚴堂則竺公老和尚所命也世算布髮擔泥處宜建刹此意豈不然乎竟而未竟宜上人寒潭之特勸之寒潭者和尚之戒弟子也其欲成就此事如人子之託肩堂肩播致極皇皇乃以余主華嚴界中其城託處而于華嚴會上亦能不僅作聲聞之聽者遂使言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李

余言之則人亦往往信之其已事蓋可知也佛心一耳而不孤起流之者與地開之者與人會之者與時地非其地不靈小嶺則靈地也人非其人不傑寒潭則傑人也況今日隆時余又以時言之金口木舌道路是徇余誠不敢爲僣而華嚴菩薩之二牙齒與夫香嚴童子之一圓通不在于他其必在于此矣

玉清觀募裝玉皇寶相疏

乾卦爲天。此其月也。而呂仙純陽生之。蓋後丁浴佛者六月。其先一日。余同賀本之挈諸孺子遊青雲園。爲肅仙祠。隨登閣謁帝。見其致極莊嚴。周閣下而屋。若伴從主人。門戶牕牖之製。方斗圓環。交錯轉變。如圓若繡。私以爲碧落紫垣。蓬壺閭苑。必不過是。斜日歸來。小休于本之舍。則玉清觀在其只尺。而邇有爲法雲律堂者。于觀之右。亦極莊嚴。獨玉清未飾。玉帝寶相。猶委土死灰。本之不忍。屬余唱修。余竊惟天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突

主宰曰帝。其實不過一天耳。天無往而不在。卽如佛之千百億化身。乃以千百億之身。起其右方。而無往不在之天。墮其左方。十年來之青雲。可以創新。而千百年來之玉清。不能復舊。此人之事。天者之過也。或曰。此寶相之類。是寧王曜仙之髮。相傳其能不受一塵。則今日安得無繼此者。恐未可曰。頭目髓腦。惟佛能捨。亦惟爲佛而捨之矣。李志菴黃冠現住紫極。且經營寫韻軒。是亦有志乎此者。此事壹以任之。必能使天帝之儼臨。不異于仙佛之應迹。而自青雲屬于紫極。玉清既成。乾卦且因余言而得見余之此遊。尚不爲下曼也乎。

募建小龍池藏龍菴緣起

小龍池者。鹿門大師之所爲相地。有謙詞焉。藏龍菴者。不了道人之所爲正名。有幾詞焉。謙之則不侈言。其神通妙用。幾之則不徒恃其法爾。而然用是不能已。于建立而且必有事于募矣。其地在南康治內古謂之龔公山。蓋馬祖起身處也。今其上猶有馬祖巖。鹿大師選山至此。謂當有泉稍掘。卽得似之龍池。同名同號。特小爲標。然而馬駒所踞。何異神龍。此亦可曰。要假見孫脚下行者矣。法門繫屬龍象。雙稱乃象。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突

止于截流。其體無變。龍更進是能大。能小人之謂龍。語大語小。則小固非定形也。非定論也。而余之復有取于藏龍何也。藏義如潛而潛以下。爲地藏。不必其在下。潛以初爲時。藏不必其在初。龍之爲德。超出時地。固無論上下。初終而皆藏也。亦復無論大小。而皆藏矣。始大師同弘覺國師在世。祖皇帝左右。機語相當天。顏有喜。則是嘗親近于在天之飛龍者。而今乎龍池暫輟行雲。施雨之勞。抑必有進德修業之事。南陽忠國師嘗使肅宗爲過淨瓶。而簾前賜紫。對御談

玄則尤津津乎其言之至于懶殘不肖受詔乃曰無
工夫爲俗人拭淚此兩意者大師蓋能兼而有之世
語不云乎一龍一蛇一日五化而易繫辭曰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于密故知跋難陀之終不以大爲貴以
藏爲貴也于是則爲之琳宮紺室安其身心潔寢長
廊便其游息長者必不吝布金而學士家亦可無藉
口惜費伯衡周公雅善大師者其詩在雖未成龍亦
有神矣謂余曰子其文之余因龍而舉藏義僅之以
菴不欲驟加乎聽月亦不欲浮慕乎嘆大而斥小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三

弄筆之餘乃直曰作藏龍竟

桃源縣觀音堂募造像修刹緣起

此象法住世之日人之勤佛與刹者固其常也而在
桃源則爲僮事矣蓋當淮揚頻年水害可謂之時詘
難以舉贏又南僧北道此地適居南之盡而北之始
其僅佛也固空然桃源僧獨有可嘉尚者橋終不化
爲枳旬月之前余嘗作福緣一疏未幾而觀音堂繼
之乃觀音之事更有進于福緣者彼專像而此兼刹
何願之弘乎僧明智且拜街以求之日搏首數千而
未已又何行之力乎願之弘行之力以常不輕之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主

就阿育王之緒余有以知其所作之皆辦也南方之
所以多材者其人多堪佛料不第產木爲饒明智之
智似足以知此即余文字之虛者實之如布施筆墨
之蠱者精之如般若皆以智故非以事故惟智足舉
事亦惟樸足近智余乃因明智樸者而具言之蓋不
僅象法之有成亦知正法之原未有壞耳

募大修廬山觀音庵緣起

廬山五老峰下有古觀音庵當爲之復其處而僧法傳字續燈者他日貴人甚能言開天逸事當爲之存其身夫觀音庵不必古觀音卽古矣又拱揖于匡俗五老間皆古矣矧言開天逸事卽不得爲古之古庸詎不得爲今之古乎古不可忘而今之古更可念諸仁者室共有志于此也余今年適圖大安寺過而憩之與續燈所寓下院對宇望衡則續燈謂余是真能好古者因詣余榻里言其懷來致限以惻數其境物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圭

致周以詳蓋雖屬所建立之真如亦無非自本性之基業于是大施門開余有以信其所作之必辦耳境物中如金鰲獅子之爲峰棲賢太平之爲刹俱得備觀音賓主惟亂落星其小者也余姑爲觀音識小焉且此地有落星之一卽豈可無亂落星之多儻所謂靈光之巋然者于此而再見而混沌之不死者亦于此而一遇乎續燈曰是吾心也請授之鐸以告于諸大檀那

應章墩募重建佛菴序

江城之有三墩亦三島之具體而微者也。在夢洲南流爲鼎足峙白羅家中出如前趾曰吉安。居右近外曰應章。居左近內洲有九余處其一則此地。皆得爲賜履所至不亦多乎。余嘗深察名號羅家者一姓耳。而以名墩。懼後之復有王謝焉。吉安者郡名也。何以一正墩名。蓋相傳客住其上卽非吉產必作吉音。比山之比也。亦不與爲爭而已。若夫應章則墩與郡相爲呼吸。室其近內戊子之變此墩先毀至于甲午七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圭

日來復此墩先成先毀先成應之實也。然未幾復火。豈豫章七日輒有參天之勢真宰者乃小抑下之以蘊其氣而厚其成耶。僧海文曰吾與若終蔭是矣。今日必爲而環洲之有事于伯助者曰今日必遂。然則章公之平安從是可騎驛而報而爭墩之紛紜亦可永杜也。余之履跡幸無恙不欲復去弱水問神山矣。遂爲言其公私之情如此。

關帝殿施茶募疏

煩惱之中于渴也猶甚或語余曰兩家兵初入江城財虜未遂去某乙擁重貲寓豪弁自護則以文取之列鼎饋食顧多與鹽豉絕其茗飲乃加餽乙燥不忍傾所有求一盃至再而盡許去卽叩頭謝嗚呼魔故能用渴以害人也哉然而其自爲魔者又復有焉若渴若渴文心相加捷足夸父何嘗不與某乙同害禪師我山所以發大誓願爲甘露王也第我山果能爲甘露則幸與之如其不然則如不與蓋在孟夫子所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舌

言飢渴之害總由人心當夫紅餒生其咽喉白醎出千口吻得飲而足何擇乎醎酬何選乎毒藥此無他心亟而知亂也有如立我清涼抹彼熱渴是亦服矣猶不爲料擇聽其雜進豈不增長魔法我山曰吾乃有以正之矣正之以心亦正之以神夫關聖帝君爲千古臣子之極則必非朝受命而夕飲冰者啜茗干帝君祠下卽何啻端策于成都卜肆乎我山之教旨益不可以不論也

夢洲準提閣募別建大王廟小序

流水之審作爲壇壝填以明神而相齋止俗也亦禮也夢洲環水南曰谷鹿北曰琵琶各有祠廟祀西方聖人以及血食于其土者如望衡亦如共命故谷鹿旣已維新琵琶不左弛廢而或曰上下兩流水何則余考形家書謂地以龍而常奇逆洲起西北盡東南受城水從內南行至于谷鹿以江城之上處爲下亦曰沙河凡若沙河者三此其一耳其南兩沙河受鄉水合于谷鹿從外北行入于琵琶又以夢洲之下處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舌

爲上上下下相爲不知其首不知其尾游龍狀也妄無得而軒輊之某謂余曰上下無正名矣聖賢亦無品第乎此所嚴事準提者佛母也而金龍大王列坐其次俗便矣得無非禮爲之異室則何如余曰可上古之世人神雜揉蓋嘗大亂及絕地天通而後乃治以得至于今日子言近是抑吾家之事守也敢不爲諸族發明而庶幾乎別宜居鬼之禮

後喻菴募序

人有慳貪之質而好施與之名故凡為募詞者虛加之也卒亦莫不得之而莫不成之也豈惟為佛事哉為佛亦爾舉世皆凡夫而佛曰皆佛沙數之說詎得云誣見華龔子一日與僧還愚來乞作緣疏問其地曰冀家渡而別曰神州五四十里有楠柚之園有禾黍之場有華蓋中峰肝寶諸水之形勝可以當一沙矣問其道場曰無氏也強欲名之法雲可以當一塵矣既而見華嫌其通俗屬余易之乃轉註而曰後喻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序

志

募修大梵寺序

是進賢之路也而滿目榛艸孰不心傷乃大梵寺寄于東野直如通達中一彈丸僧閔藏至下死關以圖興復余友舒成之為文相告猶經年不就者何哉余雖續貂亦恐無提壘破執之力生權佐喜之便閔筆累月余第小正言之不置余復詣閔藏款關叩得其指則請以佛法明之以期人于共信蓋由阿函而言世界之成也四大次第建立其壞也亦次第銷亡由楞嚴言種種不在世界而在我身此唯識所自昉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志

乃我身之近于壞者曰惟恣睢懶慢近于成者曰約束苦勞閔藏之下死關踐歷寒暑誠非恣睢懶慢之流而得約束苦勞之意今日之事且不難自為錢園卽復何難自為切惻其必有成功知亦人之所共許耳雖然余有不肖余以為斷臂求心斬首謝智彼有所甚重者也卽頭目體體以供佛尚未而直為劫施用乎閔藏乃曰子豈重我身輕世界耶吾亦知頭目之資有時亦用以勸捨吾與若殆將于通達中各捐一彈丸成一彈丸而已矣余不能復難遂書之以正干檀那之高識者

四十八願募疏

人之本惑莫大于貪而佛為布施法以治之故受施者則欲其應量而止也如却期之為施者則不欲其立概而從事如進期之所期不同同于不為貪焉斯已耳善乎雲公之化而以願為題也斯諸言緣事者大有逕庭蓋緣似自然而容有報盡之日願亦無作而更無不立之時四十八願斯可謂之願海矣而取願之數以為位數則人可四十八破位之數以為施數則銀與粟各十二纔可廿四以人視佛當其一念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主

以事視人當其半功夫苟有志于法則雖萬行猶將圓滿四弘願亦必成就矧其直如一念半功者而有不能勉焉者乎我故曰如進期之也然而已立概矣若夫雲公之願抑又可言未至乎是則將重繭百舍以求之已至乎是則高座而不下矣雖復有人能以大地山河滿置鉢裏頭目臂指屑為香嚴我知雲公之不願也故曰却期之也夫以雲公之設願若彼有似儒者之以眾人望人而其目願若此有似儒者之以愛已之心愛人此兩意者俱可疏也余不能為位其間而以空言先之責人而不責已豈曰文身可捨邪希地已矣亦安得黃金而鑄給孤

募脩新林寺序

新林寺在南昌之南鄉其地曰新邨去余家不能十里法然卓錫于是余約過之以共圖一笑而屬有戒心不果法然且告余行問其何之曰之淮揚也問其何務曰務新林也務新林而之淮揚道遠不切事則余復有為法然戒者乃法然曰新邨之鄉人多賈從賈所釀金宜不勞而辦則余復有為鄉人戒者乃鄉人語法然曰行矣同之黎子似有懲也而不無過也言其利曷言其害言其成曷言其敗將使改焉余應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主

之曰言不必改有諸長者斷然確然之心其于事蔑不濟矣且微獨長者能亦必有他方之長者而協然而為之應矣亦雖有此方之長者而廢然而不為之難矣有為之應莫為之難所作成就法然將舟載新林而歸余他日過之亦將無戒也遂授其言而去

募作清水窟長堤序

壞劫之日玄冥亦失其官卽令長之不能若灌墮而使人莫逃乎風雨與夫長橋之人之助蛟而爲虐者蓋亦比比而是也友人秦從聖語余曰南昌進賢之間有古津曰清水窟豈所謂流水之審爲淵者耶其險也東大河互之鄱湖阻而乘之絕南北以渡無風欲波前輩之仁者嘗築堤以便往來抑吾秦之事守也自歲戊寅而虹沒于川龍甘人血未有若今年九月一渡而沉三命之尤甚者矣于是行道之人各懷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

復初之想爲估築堤工料可費四百金秦出其二亦曰近也世也行多也而從聖曰吾未肯獨爲君子使夫遠而蹙而行少者之皆無功于此也子曷攝募焉余聞其言以爲有讓亦以爲大公遂許之而復代他人許之蓋昔者王尊嘗挺身以塞堤決堤卒用完郭子儀亦爲長橋一舉不就輒以女嫁河伯而航之金錢之爲外物固不若身與息女之親也是空能捨而以羣衆之力赴一半之功是空能來八角之廟實有明神去此不遠余他日詣謁之將自此而問津矣從

聖曰堤且成必更建立佛菴其上以填壓之且爲避風雨地此一葦草當賢于二兕牛而以支壞劫亦不可不從事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全

募作地藏菴小序

僧定慧向住大士菴則余曰可以止矣從而題之詞
今又去而之地藏菴則余曰前以遷矣從而題之詞
夫定慧何居之不常而余又何言之不常也夫菴常
所以爲道也但有勝地如勝解然雖赴之何勞已得
勝地如得勝解然雖舍之何失由是以談止非止也
遷故所以爲止也余卽不知道且爲定慧許之諸公
知道曷不爲定慧許之矣

蓮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全

募建華嚴閣序

伴七十二日間歷試百病爲善不足之念油然而生
善生于不爲也而爲敗之矣善亦生于不言也而言
誣之矣然則甚矣其空病矣僮來告曰江寧一游僧
門焉而餓期盡七七責倡施白金三十兩意者其強
爲善之屬乎余作而歎曰善哉余未之及事老母太
夫人望九乃心益慈惻焉慮其不食而死謂僮授餐
稚子天瘡方與墮戶啼欲出觀一門以內遂覺騷動
此亦見不能爲善之效雖大聲色既有遠名而實非

蓮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全

其質也左右諸德鄰來與僧語此家甚空端無長物
可足給求獨性有癖文字布施非所怪惜曷不謀之
嗟乎是諸德隣大爲余護其衰殘之頭目髓腦而不
欲令唐捐也是諸德隣又大爲余策其不足之歲時
日月而必欲令有功也夫亦諸德鄰之善巧方便也
僧聞而翻然起呈其所負繪版及冊一襲爲索余題
詞余周覽焉則其名爲寂鏡其處爲江寧府之鳳台
門其園爲華嚴閣及大殿山門禪堂等余作而歎曰
善哉余幸而及辭且非獨余也同社友昭陳先生業

爲之冠冕矣。曼昭在法久。言法如數家珍。署四字焉。而有餘。余未入法。言法如望海洋。累百十字焉。而不足。然雖不足也。猶不敢不勉。蓋言善而終不得。抑爲善而終得不敗。天下之人。尚多同心焉。而不致訾于有爲法也。則余病其亦霍然已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金

募造檀香普賢像序

偏至之功。非大道之所貴也。立量數于此。取其少分。遺其多分。取其多分。遺其少分。則吾儒嘗有虧山乘井之譏矣。而佛教之以萬行爲期。萬行之以普賢爲準。非其義乎。三大士除文殊根本智而外。卽兩以普著號。以普著號。示不欲爲偏至耳。然或門之而或身之。門之廣矣。身之切矣。夫善攝其廣者。未有不于其切者也。僧寂潤自成童日。壹持奉普賢茹淡且老。刺舌血寫五大部經。且完推此二事。則知其于萬行必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金

能具舉而無不究竟堅固者矣。乃復誓爲普賢造像。嚴以栴檀久之。未就。因歷遠道而求之。起稿項而言之。何其勤也。蓋寂潤欲修普賢之行。而並欲鑄普賢之身。身在矣。其行焉。往此誠所謂攝廣于切之法。不顯顯爲象教而已也。抑余讀楞嚴經。正所以標菩薩萬行者。而普賢答佛問圓通。則曰有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于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嗟呼。是心中發明。又何如身中成就也。益切者乃益。

廣之道。余今日不必立之量數。而諸公故多大人。必有能通余之言以證寂潤者。雖百千普賢。立可得而相見矣。

募請華嚴經緣起

新林寺尚未即工而華嚴經再請法然之用心亦勤矣。華嚴爲無上圓教諸法與諸界俱攝其經流傳此土者八十一卷猶非全文今直請四部于華嚴菩薩二牙中如四微塵而已耳。所需百金舉以衆力應不難就也。然而世無李長者孰知其解而依其義徒以爲法寶而珍襲之。看轉之。雖敲碎魚子。覷破牛皮。終是取舍之見耳。且入豈有在華嚴界外者。于是余曰。咄。法然謂新林攝華嚴乎。華嚴攝新林乎。復代之對進賢堂有卷二十七。緣疏。曰。華嚴內既有新林。新林內益不可無華嚴。信如此語。卽未知其得理事無礙否。離取舍否。大智者必有以是正之時。爲歲在辛丑中秋之後二日。

募重修普賢金身緣起

江省自劫燒以後琳宮梵宇盡委荆萊而普賢寺乃最先復是余向者所爲楞嚴期場欲因有事焉而卒未逮之處也無界禪師弘振宗風稍示應迹杖錫至止遂能使地滿黃金道出瓦礫天下事豈不繫其人哉于是乎百堵俱興一日告究普賢法界適無增損帝網重重主伴具足蓋諸公既欲以此爲禪師安養而禪師亦欲以此爲諸公饒益已矣乃法界旣然而法身邊事獨安可置之不問普賢之像與普賢之身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父

等無差別何以莊嚴未遑豈像與身容有不相入乎身與界亦有不相應乎非也凡圓滿法固必須圓滿之人而親切法亦必用親切之者耳玉瓊嚴公如天大將軍實爲再來金粟遂發菩提心親近普賢承當飾相可以爲圓滿而親切之至也然且不自尸之而必使衆爲之不自言之而必使余攝之異手同作異口同呼皆相期于解脫又孰爲普賢之缺陷人與其疎分人者昔普眼遍覓普賢不得而惟佛言其在座未嘗移動李長者論之以爲普眼是十地菩薩普賢

是十一地行門故不能得見倘由十二地等覺而觀之則有若視下然矣今夫普賢之在座未嘗移動亦已明矣而人且未之見也今壹使諸公得脩普賢而得見普賢卽何啻同超十地頓躋等覺哉夫亦光明之而勿黯黯之清淨之而勿塵垢之不必拈丹霞之一炬與百丈言三世諸佛爲無有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全

感山海慧寺募法帳緣起

法帳者是禪師登座說法時所用如南面王之負展而行令然不得以苟簡從事彼其塵說剎說熾然說令聽之者足以忘疲默然良久而說未嘗說一字半偈而說令聞之者從而起悟或不以其物也不以其物而復不遺物不遺物故莊嚴法帳猶是請說法者之爲非說法者之意矣曉嵩大師親雲巖元和和尚之兒爲洞宗之傑出而近住感山感山之大衆爰請說戒臘八是期先以備物屬余爲法帳之募余說募亦進賢堂稿

卷二十一 募疏

不啻若塵刹矣而說法帳起此石頭作參同契有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今之說者本耶末耶而請者聽者尊耶卑耶理事不二此亦可以徵參也夫鐘聲鼓響皆得參禪何況法帳爲天女雨花之所加頑石點頭而相向者乃不足以當說法乎而余說法帳亦止此

募建定慧菴山門緣起

定慧菴者少司馬李梅公先生所營以爲尼曉然安禪之地者也而直未有山門合尖之舉今正是時且爲曉然成就義不可緩曉然以金枝玉葉中人空林是託使潢水勿流于愛河此其姿質不凡無亦月上女等輩昔月上女出城而舍利弗入城弗心疑女之未必見佛而得忍也乃問曰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以出入異跡難之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由此觀之去卽印住住復印去此解甚深月上女未出家之日而已能若是而況其旣出家乎曉然出家且久禪觀更高微論月上卽末山尼了然禪師不得專美于前矣灌溪嘗謁了然喝以何不變去而了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灌溪心折焉爲之作圓頭盡三歲他日灌溪論所得法以爲我從臨濟得半杓從未山得半杓是其旨也今曉然正不讓了然山門且成末山亦終不見頂余請以不變署門而易其定慧之

卷二十一 募疏

通號不變。猶之不動。亦猶之去印住也。余竊謂天女之求女。人身不得。而偏能變舍利弗作女人身者。終不如了然直語灌溪。以不變者之不落。于神通伎倆也。夫曉然了然。誠俱無伎倆。獨不知余與梅公先生之孰有功德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七 募疏

全

重興復東嶽觀募緣疏

泰山其顙乎。其亦有必不顙者。在乎顙其變也。值其變。則人不能勝天。不顙其常也。爲其常。則力亦能乎。命莊生曰。藏山于山。自以爲固矣。夜半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此亦言人事耳。惟人有大力。能負山而去。其所更能負山而歸其初矣。進賢門內之有東嶽觀。蓋典祀也。而亦甚著靈赫之迹已。乃化爲灰燼。瓦礫神明。委于草莽。僧善志稍爲之安葺。猶是偏安望故宮。則此尚不得如附庸耳。而貢院新定于此。不無侵故進賢堂稿。卷二十七 募疏。全。宮十分之一。然卽其九分規模。亦非福小善志。于是謀欲還之力。與心而俱生矣。衆力亦與獨力而相生矣。五嶽視三公。從是且與文昌爲後先而相掩映矣。舊時王謝或歸來。或不歸來。則舞韶處左方。赤山處右後。余破屋壞垣。處右前。形成鼎足。莫不隸于天齊之帝者。夫亦各奮力焉。而余且老幸未憊。忘故事。卽不必歸來。尚圖爲沒字碑。以記其姓名歲月。且示泰山之終無顙理也。

懺藥師經疏

經之有懺者終事也惟始與終一功德耳而以大法
求之始亦無功德矣終亦無功德矣無功德者所以
爲功德之至而其始終益不可不求詳此方之人有
不至此者二說竊其一也怪其一也而余必從更而
使至此者亦二說僧無食也事宜終也夫終始之義
見于前矣而僧無食佛所憐也我向佛求福而遺佛
所憐此方之人必同以爲不然也遂書而授之鉢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六

募楞嚴期場供具序

佛爲饒益他故說十二部經而當其成等正覺時七
日思惟且寧默然而已者蓋懼夫癡邪之不安而信
解之不生法輪未可輕轉也至若法輪轉矣後猶有
闕論師之過尚可得贖哉堅忍師須其大智往選佛
場者垂數十年而雅不欲作此空及第夸誕之語獨
孜孜于問學在文向身中即不至浮闊滿與千百億
亦庶幾得清淨焉嘗都瞻盡山人歸三藏而比復誦
余曰江西昔有宗風久之不競劫火以後治教典者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七

李圭

又何寥寥也夫與揭宗而溫吹義與拈教而細聽試
授老僧塵柄其豈無壺壺處哉于是普賢寺住持意
霽等聞而大悅期廣座以三冬新楞嚴之十卷乃至
茶餘定起爐火燈龕則用入議規架若金剛心印補
之且謀作種種供具以當天施此意甚善抑余以爲
坐萬行菩薩之前而談萬行堅固之義其地相宜矣
因徵心辯見之際而入轉識成智蘊空不壞之門其
言亦不相背矣夫持甚善之意于相宜之地而聞不
相背之言余知夫人人之信解生而癡邪外也必雖

然聲聞在華嚴會上猶自若輩若盲何況出其下者
此教所以有共不共而堅忍但能依義不依語依了
義不依不了義耳若聽受之者根有大小機有利鈍
饒益之事亦必有多少此如內外財其數一定堅忍
何爲焉夫堅忍遠矣從火聚得法欲爲雨而施之非
猶夫木偶斯文牛皮看教者夫子之于溫伯雪子蓋
目擊而道存如堅忍者儻亦可以目擊也

募修圓通古寺疏

黃溪之有圓通蓋百餘年而其廢也亦非一日今其
鄉人銳欲復之爲海岸寂經二僧地耳所以爲二僧
地者二說一欲養之一欲勞之養之曰寺有田可耕
而食勞之曰寺有不耕之田可仰而耕且辦租稅夫
如是寺其可以不復乎韓昌黎開佛之義止于闢僧
闢僧之辭止于游食若夫耕而食食而供租豈惟不
游抑亦忠之屬也卽昌黎何得而議之然或者曰士
君子作室宗廟爲先灰劫而後毋亦其家事尚多未
舉而爲僧作緣黃溪之人卽欲附忠迺遠于孝矣顧
未明乎佛者大慈悲父也修兒孫之職而篤于同生
之僧此卽孝道以此一事而蘊義至于兼忠孝黃溪
之羣衆或亦自然合理由而不知乃大任契余語者
其不笑我以獅子捉兔過而用全力也乎余昨年過
黃溪問大任得逆濠成禽處又知俗所謂聶家香火
者由其鄉未審距圓通幾武然聶氏爲神皆在門內
又祚國有功此于兩大戒可謂無逾而濠反是黃溪
之人抑亦可衆著于趨避矣海岸寂經終無日沙門

不拜王者而父母轉拜沙門也海岸字六叅寂經字
不息大任氏徐法得書其餘宰官居士俟他日跡而
記諸石

募作徽州義塚疏

佛法與王法兩相爲用而僧失其意止營一門余每
歲題緣不下數十通亦皆言僧之門內耳今上人□
□乃獨能圖義塚可謂大公之至矣夫義塚亦何異
普同塔耶然而普同藏僧其得以俗而入之者其人
必遠于俗義塚藏俗其不得以僧而入之者其事更
藉于僧此余所爲歸之大公也顧其專于徽州者何
也徽州之人好作客業不加進卽往往不欲還鄉而
致客歿或復暴露宜□□之以是而急之又徽之多
財者固未乏也宜□□之以是而告之使共急之余
敢唱言曰徽州之義塚必可咄嗟而成矣而他郡之
客歿不無多財僅見者亦何嘗不可師其意而爲之
苟師其意而爲之或藉于僧亦或不必藉于僧蓋埋
骨掩骼之王政庶幾一修而人必爲鬼尤能使識其
鄉鄰通其言語無復想覓于萬里之外者又豈不可
謂至治和樂者乎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裝像募疏 首題檢塵見佛

黃牛洲之渡口庵蓋可謂津渡處矣津渡則不得以筏喻言之爲其無捨去也不得以化城言之謂其有實地也有實地而無捨去卽安得不究竟其事乎有庵無像與夫有像而未裝者何以云究禪家固高談無相而教中亦稱不取于相夫惟不取于相乃能爲實相且爲一相矣象法住世千年世豈有不住乎實而住乎幻者優填王本以梅檀貌佛而佛乃爲梅檀摩頂授記世固有以我敕彼豈有以我敕我者忘乎彼我是一相也不住乎幻是實相也故僧超基銳欲裝諸佛菩薩之像而余爲文之無非圖其一相與實相而已矣見一相實相而後乃見無相超基與余及四衆俱勉之蓋丹霞之舍利未嘗不可得燒而藥山之那箇這箇亦未嘗不可一時共浴也

龍溪室稿

卷之二十七 疏

一百

信清寺直隸縣緣起

信清寺之成數年矣而經則闕如寶槽遺珠未可也爲之憤而無珠其可乎余他日嘗以此事作疏杳然不得報是無其與之者歟抑無其求之者歟不可知也然而復不能但已乃重言之重言之知必有應之者如包胥之哭至于七日其孰能終掩耳者乎頃有之曰假使頂戴微塵劫身爲牀座滿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流通大法以度羣迷余爲之痛哭流涕而道之苟亦無過僧于此顧有欲圖其功而不欲著其名者豈以爭器勿取乎懷璧其罪乎要之皆可謂心苦夫以余之苦口而說僧之苦心固宜其聽之者衆請藏必辦矣惟僧約曰貨多則請梵本貨少則請書本而余固曰書本便貨少則十之多則再之再之不思無受者余非能受之人顧日望白馬之跡遙來青龍之葉不掃佑清寺裏有摩雙眼以看牛皮老一身而爲蠹腹者其必余也夫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八目錄

募疏

大修開先寺緣起

興復南源祖庭緣起

募修圓通崇勝寺文

募興復雙嶺祖庭緣起

募大興棲賢寺緣起

募重新就源祖庭緣起

護國太平觀音寺募興復緣起

募興復太平觀音寺緣起

西山光教院募修觀音殿序

募興復西山光教院緣起

為寶峰寺募作佛殿緣起

募興復寶峰寺緣起

大修高橋募疏

募興復高橋募疏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目錄

一

募寶華山飯僧並為見月和尚壽疏

募飯僧以祝本師緣起

募齋僧傳戒序

募重建石竹寺序

募造真君大法身序

募刻道藏序

再募修應章墩佛菴序

羅家墩募建佛堂僧疏

募新州鼎建萬壽宮緣起

募修蓮華禪林序

重修普濟菴募疏

飯僧募序

選佛場重興募疏

萬杉寺募造千僧鍋疏

募賑獄緣起

募修香城寺緣起

直指菴募建華藏閣緣起

為恆貞募靜室序

募白狐嶺修理佛堂序

九華金剛洞募造寶塔緣起

募作華嚴會以供禪侶緣起

城隍廟大修前後正殿募序

募修化城寺佛殿聖像緣起

為峨嵋龍華菴募造像緣起

募大修靈峰寺短疏

金羅漢寺募造大佛像序

募重建圓常寺序

募重修化度寺序

募修黃城古寺序

石亭寺募修像完工緣起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目錄

二

地藏菴募文

重建延壽寺緣起

募豆小引

且正菴募作草駝殿序

為裏洲募建大悲觀音閣疏

石亭寺募建禪堂開期結制緣起

募米齋僧疏

佑清寺募請梵本緣起

募興龍泉寺序

為普濟堂募建大悲殿序

臨清白衣菴造像募疏

為匡雲募鹽米小引

佑清寺募重修普安堂疏

竹蘭菴募序

法倫菴募會短疏

石幢菴募前殿合疏 廬山殊砂菴建大緣起

護橋菴募作佛像并施薑茶湯疏

地藏菴募修泊岍緣起

地藏菴募飯緣起 募修永鎮菴疏

募化關帝殿小引 大通寺募修毘盧殿序

馬王廟募修佛殿疏 募修大王廟泊岍短序

募大修皇覺寺後殿緣起 募百福寺羅漢天宮疏

廣濟橋募作佛寺序 三爲寶峰佛殿募序

繩金塔寺募鑄幽明鐘緣起

建賢堂稿 卷二十八目錄 三

募建河泊所地藏菴緣起

爲同安寺募造萬佛併建閣緣起

爲賑獄募米序 募修山海慧寺序

募增修河山橋序 華嚴會募疏

募修浴室寺序 募重修茶菴序

募興古弘仁寺序 法華堂募建大悲閣緣起

吳仙峰募建華嚴疏 募修白衣禪堂序

普濟菴往化吳城緣起 金欄寺重修緣起

彌勒菴募裝像并造天宮緣起

爲普賢寺募修鐘樓緣起

爲瞿宗募復普賢精舍序

延壽寺右偏募建千華精舍疏

募興清都觀序

進賢堂稿卷之二十八 募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大修廬山開先寺緣起 首題讀書種子

校

自南唐李中主因其讀書堂而改爲開先寺。至今且七百餘年。興廢之跡不少矣。然古今名刹。惟大禪師能起之。而人之奉大禪師者。能圖之。其人不必盡讀書也。顧讀書爲猶近是也。他日雪嶠和尚主于開先。則黃海所致之海嶠復從而營十笏堂以居之。非此意耶。今山鳴公之大禪固雪嶠和尚真子而余讀書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一

遜海峽遂不能爲山鳴別立十笏負無可言。乃禪僧能俊請于公而公轉以語余。則曰。開先古道場基。陞宏厥勝跡。喬木望匡南。茲僅得紺殿一重。而前楹尚沒。蔡莽如首無冠。不足以答名勝。斯其言誠然也。已而又言曰。某從許灣來。彼中頗有好事者。聞其紳衿雅重。黎護法片言隻字。不啻南金。倘得一疏。事或可就。則所傳未免過其實矣。雖然。能俊勤于此。可以有過實之傳。而余非煩于此者。終不可爲無實之語。益余多言。檀而未嘗不及禪。猶之余多言世事而未

嘗不及讀書。今存開先。卽以存讀書。且得奉大禪如

山鳴公所謂一物而三善備。余有志焉。余間考山谷開先修造記。其中有云。表章李氏時佛屋壹區。後人所作僧堂壹區。僧堂視佛屋兄弟也。如此。豈得紺殿一重而止。又云。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窮壯極麗。如此。豈得紺殿僅一重。而且使其前楹淪于深草。以是之故。有心者宜亟圖之不獨余矣。山谷記更引會昌廣明之兩廢。雖懲魔崇亦誠僧奢。而公曰。枯坐匡峰。不敢妄行乞募。世界窘困。物力不易得也。以是之故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二

有心者又宜亟奉之不獨余矣。余作募辭指窮于此。乃復反山谷語以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今亦無所用之金。豁固多讀書人。既謬好余文。必深明儒佛之理。然則其能成就開先而爲之復其初也必。

興復袁州南源祖庭緣起

以江西湖南爲佛法之宙則袁陽其中處乎古所稱七佛之地是也南源居七之一而適爲之冠自馬祖下道明實始開基至于慈明而特盛楊岐生焉事在傳燈無庸枚舉乃成之與壞法爾而然其久淪不復未可問諸山靈抑時節因緣之有待矣日者撫臺董公提臺嚴公相與爲經緯之治民用誠和諸廢畢舉省中如選佛場高士橋之屬巍然煥然此其大者而具準和尚以弘覺園師口生之佳兒適有南源之行

達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俯仰興慨思復其初余不揣困弱濫役鼓吹一線之牽九鼎之任遂得不辱恃佛力也其先事大猷如方伯余公守憲施公舊糧憲王公協臺許公太守李公郡丞孫公司理鄭公信司理黎公賴司理周公主持舊版如萍鄉令臺公雖皆不過舉德輶毛而于曷唱和大無間然所謂以再來之人修復古之事者矣不寧惟是舊德士食先疇農安亦各知其類耳自汶陽既反合袁郡士民歡聲雷動希有難遭轉相臚句余盜耳爲之熱卽其初之逼處此者始非無守待之勞

後復有遷改之勇姓梁底鼻孔髮髯其今日之謂也哉向後興造第還故吾古南源之所有必非今南源之所無矣而程以君子作室之禮則佛殿一之方丈二之諸堂室以次第成之于此而踴躍從事始終不勌宜人人之有同心古德曰閨閣中物捨不得終成滲漏此雖喻理亦可喻事知捨不得之爲滲漏則知捨得之爲無滲漏也枯艸布金非難非易道在爲之幸無託曰功德不以世求與夫有爲之絕無功德也而姑中置之矣會城通達視春臺萍實間實有首尾

達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四

之義擊則必應又受付囑之宰官多在焉已事如彼可以類推故余特爲準公先之而因承諸公之意以申之重之亦曰時節因緣是諸公之所共乘而非準公之所獨爲不得已余之設詞期其將來卽如告其已究嚆矢一聲輒誦命中夫亦爲儀的之有常而非無常者也

募修圓通崇勝寺緣起

廬山四大刹曰棲賢曰開先曰歸宗曰圓通圓通之建立稍後而能擅勝絕於此者則以歐蘇之跡皆在焉夜話與一翁二季之亭其最著也陵遲至于今日亦有不可問者矣而雪田大師自牧雲老和尚得法者以時節至止卽安知其非旻古佛之再來乎圓通重興蓋可必也圓通在楞嚴爲勝義石耳峰衷廬南北而處崇勝寺負焉爲勝地雪田大師爲勝人以勝人起勝地而存勝義故曰重興可必乃燈巖先生過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五

而屬余文之余豈能文之哉抑器從地名從主人圓通猶是器世界燈巖猶是柴桑主人余從燈巖而已矣考圓通之故禪師多有其人初莫盛于道濟繼莫盛于居訥後莫盛于旻古佛濟能以不怕生歿和尚折曹翰殺人不眨眼將軍之語訥能爲歐公所知薦之於朝仁宗三召而不起旻能致青塔變紅已應道濟再來之讖當此之時而圖舉大事惟再來者用之不怕生歿者用之天子所不能召者用之將軍殺人不眨眼者亦用之而世出世間經濟文章如歐蘇兩

氏者尤亟用之余非其人也抑知有是事而不容已於言之耳古不云乎烹牛而不鹹敗所成矣而易有之曰利用爲大作吾願從事圓通者之更有以大之而不爲敗之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六

募興復雙嶺祖庭緣起

雙嶺爲祖師道場久淪不復亦未嘗遇其人耳夫其人非有力之謂也必有德之謂也使負山而去者以力負山而還者又以力兩力相較不知其孰爲優劣矣德足于己則力不足以勝之雖復借力愈不足以勝之而或轉助之爲勝故雙嶺今爲洪公而復由此道也洪公學遠而行高諸山欽其風非一日而遍者入室于無可和尚稱洞宗內紹嫡子卽余之不作私好亦已明矣乃三二年來嶺水逆流環嶺遠邇鐘鼓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七

時聞而禱祀求福者必書雙嶺伽藍字然後響應是諸種種孰非與上德相爲將迎哉以至東陵故侯感夢而勇施閨閣中物無有捨不得者此時節之來因緣和合祖風固空再振也余間考燈錄雙嶺祖師前莫過于真而後莫過于化余索得元時天隱禪師牧潛集乃有雙嶺禪寺碑記一篇內云若德若遇若方若化咸駿望鴻德遇尤悍勁難敵世稱禪將余讀之妄意遇當爲法昌稽錄果然蓋法昌實自雙嶺而往也而所謂德與方者則竟不可考矣禪師顯晦亦豈

有足跡予記又言寺創東晉異比丘列七石磴坐天神之稟法者築臺曰雨華謝康樂譯經其上曰禪儀隱人煮石其處所傳藏有銅像三千七百軀軀高數尺而陳貞明時又獲阿育王所造像于梁安寺隋敬瑋禪師又鑄瑞佛五軀錄經五千餘卷度焉余覽文神往作而歎曰甚盛何不能不化爲異物也豈不以德哉今日舉事先定規模洪公與余約所居不必二臺七磴且取可以蓋頭所嚴不必百千若育王造像所度不必錄經且取可以禮足而遮眼是則復古心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八

殷功不頓進雖以至無給求可也而況人情踴躍余拙詞未成既有走而索觀者比其爲之必多所增上不待余詞之畢矣惟是他日雙嶺有張無盡徐師川向子諲楊無爲程師孟諸公之畱迹在天隱蓋歷數之以爲是客之賢傑余愧非其人也第塵刹身心老當益壯于斯時也名山招手自家屋裏人在焉則余竊欲主之而不欲客之余無德以堪此未免借力是以悉其前後之故若天人神鬼之情以爲諸君子諗異時所作成就更當奮老筆續天隱而撰記文亦不

葉大興棲賢寺緣起

吾江西稱佛窟而名山尤最匡廬所從來遠棲賢者廬四大寺之一也以嘗爲李渤兄弟讀書處故寺與峰與谷皆被賢號其金井玉淵與三峽橋之奇勝不可虛置而兩蘇先生之所記者可神遊十代祖師之所居起者可紹隆余他日亦爲天然和尚一饒舌矣會和尚返雷峰事中寢而石鑑大師補處于此既及昔書抵余曰某幸得飲招隱泉一杯第稍飾壞樓以爲法堂藏閣尚未周備至于佛殿廚庫坊廊概乎未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凡

舉振起絕業能無望于兩足大人今壹使知客古鵬化之而子文之子不可讓余惟大師雖甚嚴冷能以一斷薪續禪牀而生如老趙州三篋縛腹如藥山而中興祖庭則未嘗不有富貴氣出乎己者僅僅費一咄嗟餘悉仰大力爲之或獨或衆必要于辦第其成就亦需之時節因緣未可銳揣遭時之訕保無有願而不至者哉此日也世界雖曰粗安顧民靜而困年熟而荒施者化者皆難言之夫以不堅牢之財寧惟是聽諸水火盜賊縣官惡子不得自如卽凡身

業有以近名而盡之有以近刑而盡之有以我不近刑名爲他人所故推入而亦盡之束手無措者十一竭蹶以質免別徑而出奇者十九由斯以談則是布髮掩泥但度羅刹家珍世寶沉付憊龍內外財皆已殫無遺猶未得成乎爲尋常日用也今一使諸公獲稍稍從容無事守持財物直以尋常日用行之而爲宗師者更以時節因緣待之則其于塵刹間又安得無大奉棲賢之興可以拭目矣若夫黃龍南之謂澄湜曰叢林標表從人天中來則諸方之歸譽鑑公者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一

既有似于此而大覺璉以推轂舜老夫爲讓正坐天和尚之意何獨不然此棲賢之古今余一爲有智人拈之庶其有勗也

募重新耽源祖庭緣起

耽源昉于應真禪師。是南陽忠國師之大弟子。能爲代宗皇帝述其師無縫塔偈語者也。寺因之以勅建。並給餽田而蠲租稅。甚盛。歷八百餘年。中更興廢而通者得魯山和尚爲之主席。魯山固洞宗大賢。嗣于白巖位中老和尚。一如應真之于南陽然。乃觀殿宇頽敗。憫然欲起之。遂入會城。憩應天過草草廬。屬余詞募。余惟今日堂頭長老固莫不有事于祖庭而亦忌其銳然分門而立。矚也分立之說。其細微者未可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上

枚舉而其麤者則如濟下之不宜處洞席洞上之不得踐濟庭持據甚固。未免闊迂。余讀位中偶言錄。既浚。砭之而魯山亦嘗熟聞之。是誠通藏藉第令洞濟畢竟不相涉。入則旁出。未詳者此諸禪德皆當爲若教之餘者耶。余間考五燈書。南陽爲六祖旁出。應真亦旁出之嗣。而魯山不難以曹洞之裔爲紹明而張大之。其于分門立矚何有矣。夫魯山能不爲分門之爭。宜其能爲當仁之不讓矣。且袁臨一路耳。南源之久遁于萍鄉者。旣得如魯田之來。歸耽源之未亡于

新淦者亦寧終爲吾國之特陋。其作而圖之必非止一家一姓已也。而使諸方聞之。兩源中興皆在一歲。遂載僧史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上

高安太平觀音寺募興復緣起

高安之有觀音寺也。自俱胝和尚助也。俱胝和尚得受天龍一指禪。以爲一生受用不盡。而其初住菴時。曾爲實際尼所困。乃欲棄菴別往。參尋知識。山神告之以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及旬而天龍到者。燈錄所載。皆未明言其處。自今思之。必在此地矣。不然何以得勅建也。勅建幾及千年。無動而昨歲爲劫火燒之。僧寂運見而不忍。銳欲興之。屬題辭于余。余以爲成虧之事。雖不無藉手。其實皆法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爾而然未足詳論。惟是和尚承天龍傳授以後。學者參問。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此甚似觀音建立時。其後有童子學師。豎抗師。潛出刀斷之。顧問如何。是佛童伸指不見。豁然大悟。此甚似觀音毀敗時。今寂運之更興觀音也。又甚似和尚受用不盡時。受用不盡。豈惟一生。雖復威音王前。金剛際後。尤不盡也。余以是說題冊而歸之。絕非功德邊事。知必有人能信及之者矣。

西山光敎院募修觀音殿序

光敎院者。光化禪師所爲靜慮之處。南平王實弘護焉。于時復下生雲蓋。事業綦隆。凡南平之植立以供養光化者。其莊坊互數十里。各蒙平號。而光化之居。各有光義石函記。不曰雲光九重乎。是可知雲蓋之興。光敎一實也。僅千年來。亦不能不受其黯黹矣。邇者黎幼溪父子。專力起之。正殿遂得巍然。惟前爲觀音殿者。草創未卽工。爰請生生大師居此。以爲其雲巖之已事。故然當不難分雲光而相被耳。生師曰。將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四

謀之吳城。入市求山。易地皆然。固其所矣。然世復有如南平其人者。往往在車蓋之間。而出入于津筏之際。余知其不乏也。將伯之助。余于幼溪或未遑暇。而道路鐸聲。苟無溺職。亦何敢爲旌丘之褒。如充耳者哉。于是乎序

寶峰募作佛殿緣起

寶峰泐潭自馬祖助與上蓋之選佛場正等而其地
爲特重者山勝壓也其人又有足以重之者山子和
尚勝常流也夫以山子和尚紹于山翁弘覺禪師而
主此寶峰之大名山則人境可謂曰相副矣佛殿者
人境兩勝中之最勝者也顧可聽其久而敗壞不一
爲支撐耶化僧某某于是銳然而圖之既有巨靈開
山之勇且效申包胥哭師之勤爲站釘關以求之如
是事宜有濟然其必之于武昌者何或以武昌爲江
楚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漢之匯通達之區逢人多而下大木也便不然則以
武昌實中江西湖南而處宗風所流人有禪意治其
理者必不至遺其事也又大木非獨伐也非獨舉也
貨惡其棄于地而力惡其不出于身卽寶峰非境內
名山有公之者矣佛殿者四方之人皆得而有功不
惟楚矣先是方伯斗所余公嘗以其獨力爲寶峰禪
堂竟卽能疾與菩提相應大獲福報僧行爲諸公臚
頌無煩余之贅詞而余曩所引馬祖建立法界與建
立真如語之兩也惟寶峰佛殿足以兼之是最勝中

之尤最勝者也有爲者宜無多讓且作之而必辦僧
遂將挈負大雄一殿而反則余爲山子和尚日夜以
幾之焉

寶峰募疏

卷二十八 募疏

六

大修高橋募疏

語曰利不百不變法。蓋君子舉事之難也。今上人純誠之圖高橋也。勤而先施甘露以合衆。繼規白馬以存身。圖之亦大有次第。顧不明其利物之心。之至切與夫爲利之數之甚多。則未免于好事之譏之難至矣。余請爲純識游說。初高橋由高士立名。非狀乎長虹之脊之隆隆而起也。自漢以來。東南之人才莫先焉。子故當時目之曰南州高士。而豫章亦因是張于天下。使高士至此日而尚有一跡之幸畱。而一名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七

相涉者。則孰能忍其敗壞湮沒。久之而無復者哉。又南新兩儒學共此湖水。卽共此高橋。或者妄分軒輊殊甚。無說兩邑人士相伯仲。不獨冠冕一州。亦更雄長海內。然皆視長虹之脊之隆隆而起者。裨助其形勢。故在南昌。關之以爲關鎖。而無西益之嫌。在新建。直之以爲橋門。而無填膺之慮。凡青烏家之工言室忌者。此亦足以折其角。而合其喙矣。夫以徵名節則若彼。以大文章又如斯。利不啻百也。而矧其冠蓋車馬之所止。還估販魚歌之所交錯。雲月煙光之所徘徊。

而一旦至于敗壞湮沒。則微論其善悲哀如純識也。而屬有性情于此。何能但已。夫利百矣。法又非變也。是莫非古之有耳。君子大復古。則高橋前後左右之際。可得而言于湖中。濬之以流其惡。于兩涯。柳之堤之以多其畜。于徐若梅若蘇各亭之以得其參。此皆盛世之舊蹟。余願純識之以漸而及之。而亦知其大不忍之心之必出于此矣。于是時也。白馬之廟貌鼎然煥然。明神血食未或過于名節文章之兩大端。而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六

既已有呼卽應。苟爲奮其始而怠其末。舉其半事而廢其全功。余又知凡有心者之必不出于此矣。

白宿寺募南木疏

竟州張秋白宿寺云是白袍將軍征而一宿焉之處語近于保存之亦可以論其世也寺歷久而敗復由兵燹僧慈光誓欲新之且自未僧之日以及為僧皆嘗從事不已豈不曰勤然磚瓦石塊其地可辦木必求之南方以為材良且無速壞耳此亦誰非佛法而慈光拂眾獨行脫身跳出則人乃魔之追之而縛之咒之針之善財南詢豈嘗亦受此頓挫乎比慈光且南奉梨棗若干石與人結緣噉之立盡而後乃之曹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元

溪天台普陀武夷休乎龍山反于豫章以究圖前事也募詞屬諸黎子豈以黎子為善言緣起即可當五十三參之末後語而不負三登九上之道路勤渠者耶慈光頭陀不帽足赤不履有施帽履者期事成而後著之余固知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之二說者之必不能病慈光矣然而其最勝處尤在不識一丁此于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抑又可以與幾他日東昌有僧亦不識一丁者余導之十萬八千之功滿矣慈光即後來豈復能多讓哉蓋竟

募寶華山飯僧並為見月和尚壽疏

寶華複名也而今日華山單名也山無單複第異時誌公起之即可以謂之名山矣今見月和尚興之亦可以謂之名德矣以名德而住名山即不可無供養而見月行年七十其徒歸空思有以壽之是報本之仁也壽其師而先之飯僧是分福之禮也由乎仁禮之事而施之名德會之名山主功德者宜有以助發之何待乎詞畢董子舒精禪理者且拈大慧語曰我這裡禪如大海相似則不知自禪而至于律自律而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至于供養至于布施俱得為海一漚否必也法不孤起是法注法位七十二巷之眷屬以及千百億雲水僧同時俱飽無欠無餘亦終不可得而單複耳

華山見月和尚以明年壽七十而其徒之得戒者先謀所以祝之是豫吉事之禮也又公而不私飯必及衆是錫福之道也于是大師慧遠屬余文之而余爲此文者再不敢靳焉亦不敢複焉修募職而已矣豈有當于嚴淨之毘尼乎然以獨食爲嚴淨則不如以同食爲嚴淨也無不嚴淨者斯真嚴淨矣和尚說分段食有殊于禪悅法喜不不也和尚說千百億身之命亦有異于一身之命不不也既合千百億之命以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爲一命而所以養其命者又令分段以爲禪喜法悅求一不嚴淨焉不可得矣余別無供養和尚者因作此語藉手慧遠而獻之和尚和尚將曰之人也之言也亦有當于嚴淨焉和尚得余食余得和尚戒可以兩不相謝也已

此時事之不可爲雖有志焉而姑已者蓋亦多矣而僧獨不然舉廢填空往往立就至于內行復藉外助必欲褰裳如寂浪旣已爲僧卽不戒詎失僧卽不飯僧亦詎不可得戒適聞見月之傳毘尼大戒于華山也而悅之又以華山之僧之皆精修也而普普供之其不爲多事乎哉然而求法者自度之大指也布施者度人之一端也本爲度人乃求自度則立志有序故先飯僧而後傳戒亦次第空爾業如是而憂不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寂浪以爲能言其意者必黎子黎子遂誠言之第不知嚴淨毘尼中亦有以取作與如送如郵之禁否而寂浪得戒後更有急劇求資皇皇索語之心否有則黎子爲誠言不有則黎子爲妄言耳顧誠言之誠聽之妄言之亦妄聽之黎子安能已于此抑黎子復有間也寂浪彭澤人經江涉湖微詞黎子將數百里去而之華山學于見月又將千里爲法慙慙無或過者彭澤之先民且適東林而攢眉是異是一儻所謂各有其志也夫

募重建石竹寺序

佛滅度後象法住世千年恐今之不幸而畢其期災劫相及畱餘無幾矣然沒此則湧彼與夫沒此復湧此者往往而有未嘗少衰止于前也廬山佛刹以萬計其興替特如家園升沉進退特如日月四時來往必求其變壞盡我身形窮佛鐵相應無是處真實和尚所以欲重建石竹寺也其言曰此地在五老南去峯巔可五六里下瞰鹿洞可七八里循星渚而上二十里至其所是宋之芝山寺掘地得石長數丈荒碑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具牝牡古宮宛然不可以不復若是而謂之石竹何曰從今稱也名其所有則石若盤固前人題之大觀臺竹或若湘或若邛或若羅博稍折而西數武卽爲方竹寺故今之人猶安是稱余慨然曰善乎哉有復古之銳而不失從今之常真實于此事必辦矣芝山石竹聽其兩存可也昔佛說般若而諸佛來會十方之外又有十方說法華而多寶特從地起爲之證明是種種佛皆未必爲象教者顧可以面目知時地相絕可以一堂見也豈同一山靈前身後身乃自爲區

別乎而真實固曰相無一異也名亦無一異也以二名而爲一相猶以千百億而爲一身余謂其真實矣以主功德者皆在沙數佛中而勸施若余當爲置一獅子座于方丈內也余又謂其真實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吉

寥洲之有妙濟觀者相傳以爲真君煉丹淬藥處并
在其側又以爲真君與蛟精轉戰蛟化爲黃牛處黃
牛洲在其前于是卽而崇祀之千餘年矣與兩萬壽
爲鼎足旣而其毀同時其復又同時妙濟規制一跡
萬壽而法身特具體而微不稱余第小正銳欲擴充
之而道士某適與合志屬余爲文余曰觀以居神神
以治觀如天之有主宰也天爲高大則主宰必不得
爲卑小法身向上事余卽不敢與知但言法身則有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謹

浮屠氏之說在。同一相分。而器界爲疎。根身爲親。嚴
之于其疎。不如嚴之于其親矣。又他受用身。視他爲
量。所被之機。或如天大。則能彼之人。亦必如天大矣。
仙與佛一源也。從古拔宅飛昇者。聞有八百餘家。而
唯真君爲高等。淨明忠孝之道。蓋遂于日月斗三天
之上焉。夫未有營天居。而以隘者也。則亦豈有爲天
人。貌天人。而獨得以小者哉。

勞于世事而慕仙道者。人情乎。乃求之師。師不易遇。
求之藥。藥不易知。則真若求之書。諷書而或感神來。
或開我智遇師知藥亦必有日矣。劫火洞然江西之
道藏旣毀丹壑第于楚黃余應龍募而刻之。康君者
先之而因屬余文之。皆可謂精勤之至也。余不淺老
予法第雅讀老子書。則不惟後世道家超特之事。與
其禁祕之方。皆未嘗及。卽綠字赤文。龍章鳥篆。亦復
何所施用。夫苟以嚴其書耳。浮提國之人。嘗出肘後

金壺墨汁。寫五千言。不足則益之以血。其嚴之也。亦
甚矣。然王長休入石室。遇素書。卽不能知其字。稽叔
夜盡知其字。而往失石室所在。是則道家之書。亦更
有不易遇。而不易知者。匪獨師與藥也。凡今之有事
于道藏者。將徒盡其汁血而已耶。廣成子曰。得吾道
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應龍以是先事。皇經亦
不敢以大道而委之于土也。

應章墩之室復葺不待于重言也。自余爲疏未效輒以廢然。有余言應遠不應近之媿。僧念心由洞山來。銳欲興之。屬余補牘。余不敢承當。亦其愆矣。念心乃長跪于門者七日。日過五。雨過二。而不起。似爲應章作申包胥也。余豈能無動耶。前此有僧或失明。守余文而罷。或斷臂。竄余文而罷。余文不爲過。今見心手眼俱全。復善用其夔足。余文亦不爲功。余以是更悔其慢應而速書償之。比者見太虛師大安題疏云。願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爲募文千篇。成就佛事。余頌服焉。夫千事而千言之。不爲少。卽一事而重言之。不爲多矣。且人必有隨順于此者。念心跪而求文。不爲勞。遂坐而受施。不爲逸矣。

三墩值谷鹿之南。而羅家墩猶香爐中趾。跡餘二獨得不禿。葦草菴在焉。九華山僧玄磬所營。余所署也。今年春。每坐太虛師滄浪亭中。徙倚乎齊門之下。夜望竿上燈影。兩兩三三。晶晶颼颼。有似朱雀七星相與賓主。未嘗不奇之。樂之。已而春江小漲。桃花流水。竝來撩人。魚梵之聲。徹于腦頂。遂將只尺間津。稍凌埃埃。玄磬乃再來徵言。欲爲葦草加增前後左右際。然則曷不丈六乎。又曷不百千萬億乎。一葦草作佛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已竟作剎。亦已竟前後左右又多乎哉。竟之而已耳。遂開叢林建鐘版。又增上乎哉。前後左右之而已耳。此余所爲。日夜以幾也。客或語余曰。墩有姓。雖無名。抑猶爭具。改之曰羅星。其可哉。余以爲不必改也。爭則羅星亦易假借。不爭則羅家亦難矯誣。蓋太虛師謂余曰。安石幸不出。卽出。不在此。其在金陵矣。

蕪州鼎建萬壽宮緣起

在易有之曰神無方三教聖人皆不聞其以地著常
自公于天下而天下亦各得而私之公私合無方之
義成矣真君許敬之起南昌遂獨有江西福主之號
蓋不過標其功能非爲賜履止是卽若詩曰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從此謂彼從彼謂此且無正名何有
畛域蕪州之得爲萬壽宮焉無疑也夫豈唯蕪州得
而爲之在在處處莫不得而爲也大禹驅龍蛇真君
斬蛟蜃等而以塚故繫禹會稽以鄉故繫真君豫章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又等今推廣而嚴事之雖有梁公義不及毀然而首
事者以謂我江西人流寓于蕪故爲是而志不忘則
蕪之人抑更有勤焉者矣真君修孝弟明王之教固
未有不甚愛于其鄉也而愛其鄉者豈以其出鄉而
不愛乎愛其出鄉者又豈以其非鄉而不愛乎蕪人
之勤之誠是也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貨惡其棄于
地不必爲己楚人亡弓楚人得之或曰去其楚而可
矣孔子曰去其人而可矣不爲己之說余將持以廣
其心亦足以張楚跨天下而皆有蕪

焉是固我真君之所深懼也于是萬壽翼然十二樓
五城不在海外而三十六宮或漸復道君皇帝之舊
制矣漢作新豐門巷宛如卽雞犬皆能自歸其處今
不識天邊雞犬視蕪之新宮于玉隆爲同異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重修蓮華禪林序

蓮華之著于內典者三其一言化生有品其一言莊嚴有藏其一言妙法有時品之與藏俱爲自然而然而者耳若夫時至則現似在斬新要之亦不失其故然而已揚州新城之有蓮華禪林也余亦未知其所肪而究其名實豈能出此三義外哉第稍稍非其故矣主僧智堅通接不遠千里屬于所知韓君委余攝辭余因額手賀事必有濟其在二僧蓋堅則力定接則機開機之與力此教所尊抑檀信之所仗而起也乃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其頤頤命余則亦有說矣毋其謂揚州與余鄉皆遭劫盡成虧之間可相觸類而余敢在於泥中必能渡曉青蓮華之因果也乎青蓮華者非世之恆見紅白蓮華即契所載優曇鉢羅耳論有云晉長沙縣曾產千葉青蓮華兩本于陸地根出瓦棺之內貫體骸齒骨之間其銘謂僧嘗誦法華經萬部事聞朝廷詔爲建寺名之蓮華是其故也但彼猶須長養成就而今茲之役復還故吾其勢易舉夫豈得曰余舌在無青蓮華香而生文人之言遂不及死經僧之骨耶蓋余謂因其自然而還其故然所作蓮華已竟更語韓君

重修普濟菴募疏

普濟菴其室復乎是舳艫之所繫也都人士之所遊也上官見弁之所經過而式也詩人陳元水之所嘗遠廬而再宿也戊之歲不戒于火遂及三年委諸瓦礫丈六身無蓋頭一把茅溪可哀憫同時災者二千餘家次第皆復普濟不復是有所私又如普濟而災者數處次第亦復普濟不復是有所異私之與異佛法世法等無取焉于是元水恩之而屬余以辭之余則何能辭之哉抑余爲元水攝而因憶夫普濟他日之災而復也有典而非無稽也今余將使普濟如楚鬱攸氏如伍胥主僧某者如申胥一曰覆之一曰存之則孰是詞直者而其能爲普濟之秦庭何人當亦必有爲之賦無衣而九頓首者矣

進賢堂稿

卷二一八 募疏

三

飯僧募序

歸宗寺僧大華以誓募飯僧一萬八千人之故坐于
余門者三日而不責施乃責言是爲求其所得求也
余從而言之是爲與其所能與也余淺惟飯僧之義
在世法亦當如與而在佛法則反如求福田之說是
已夫以人之恆情容或有出粟之慳而必不無歸田
之喜矣立說于此隱其出粟而顯其歸田則人之不
慳而喜者亦固然矣而矧其且求得良福田耶契經
所記飯百凡人不如飯一善人飯千善人不如飯持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必皆可以物色而求之儻亦佛若無心之流亞也白
樂天嘗微行詣常禪師值其朽壁而爲之過泥禪師
曰而今乃有過泥分假令禪師而在且謂余曰而今
亦有得飽分也余爲之說食所忻慕焉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選佛場重興募疏

凡得法者喻之及第此全乎世事之言耳而馬祖至以開選場其爲法甚勤其得人甚盛今天峰和尚之勤猶是也而盛未可知也來上藍三年竹杖芒屨遊行不已叢林久廢復之爲勞余曩多製募緣文字無問大小呼而必應獨此番已勒兩疏所作未就和尚爲余言化主何人皆往往負冊遁去則未知此二人者將如元祐之才鬼實好我奇文耶抑爲波斯之賈胡且買茲信貨也然余言雖唐捐無效而和尚所作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亦有半功道德之感豈專恃詞和尚曰不也子必三言之吾自挾之而好之不專以文信之不專以貨人之聽者必多矣乎余答和尚道場成就終恃我大宗師小文似蹄筌雖不復有人竊去亦行且自忘之惟是方丈卽定叅學之侶水委雲來入選有人固不待贊然亦有薦者心空而及第矣及第之後止于心空乎抑又有向後之功不止于心空乎儒門雖澹泊喫著之事終無以加于忠孝之前故同一狀元而文信國之與錫夢炎相距天壤不啻也就如馬祖弟子一

百二十三人除百丈南泉以下諸大禪師外卽有不能舉其公案枚其名號者或者及第之云亦未必爲不退轉之位也和尚道德高遂欲紹述馬祖得法付法之間皆有不苟焉而已者遂併以諗之高明

萬杉寺募造千僧鍋疏

佛像之以萬五千斤爲程也。飯僧之以萬八千人爲算也。與夫造鍋之以千僧爲量也。此皆從其多且大者而期之也。有功於佛僧之間。雖其少小。猶近多大。況實以多大而期之乎。廬山爲賢聖淵藪。作不得涼。供不得餒。故其爲萬五千斤。若萬八千人者。余昨言之。而其爲千僧者。余今言之。所以然者。剖玉和尚結集萬杉間。雲侶總至。行人傳紫。爲是發心。勤求一言。應不得慢。例不得異也。夫千之與萬。雖復有間。作供建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募賑獄緣起

王者之立法。不無所窮。而仁人之存心。必有所濟。何以言之。斯民雖在堯舜之世。未能保無犯法也。犯法而獄。獄而飢。是法所以窮。卽堯舜所以病也。仁人于此處用賑。既體天地好生之心。亦寄帝王泣罪之意。以爲罪人不得飢而死。而無罪之人。奈何令飢而死。于是江省之爲獄者。四所而賑者。三年楊公美生唱之。白公懿生文之。爲之置田。田不可恃。抑無罪者。所以得飢之物也。改而取塵錢。斯極其委曲矣。其法曰。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美

禮有取與之節。有權衡之義。莫非以行其仁。事可傳矣。抑孟子所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焉者也。第未識無罪而飢死者。亦有救乎。不可恃之田。亦有治乎。禪家言飯糲邊餓。漢臨河渴。漢亦皆有振乎。白公方撫卹。張大設施。余卽守空文已耳。顧何緣得往觀化。而以是種種者。一商榷焉。時爲歲在辛丑中秋之後三日。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元

募修香城寺緣起

西山之有香城。蓋其最勝處也。昔嘗巋然而今茲未免頽敗者。盛極而衰之理耳。乃一時諸刹各復其初。雖久湮者亦得興起。則由盛而衰。未可任運也不遠四十餘年。和尚則無來爲之主領。居士則李匡山爲之唱酬。此香城所以至于極盛。然假設和尚而無無來居士而無匡山者。遂聽香城之自存自亡已乎。今現住歇堂和尚親國師弘覺老人所付法者。而詩僧行圓願爲驅策。其人足用矣。且持鐸儀揚間。其財足用矣。人與財足用。我知香城之不足新也。在趙宋時。順禪師嘗開道場于此。則蘇頌濱賓入其門。潘延之復與友善。是日也。順婆婆再來矣。而所謂頌濱延之者。不知安在。余請行圓于持鐸之暇。一爲撥草瞻風。以相物色。其可哉。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四

直指菴募建華藏閣緣起

禪家之言向上事者不惟法道爲然卽于功勳邊亦爾德勝門外直指菴其初蓋閔氏子所建張仙祠也以張仙而第無子其說荒唐其後爲之華嚴堂斯向上矣更署之直指庵斯又向上矣以一姓之子嗣擴而至華藏之世界又以世界之莊嚴進而取心性之精微可謂曰不落階級夫雖不落階級正復未遺功勳今爲華藏閣以表其歎大衆圓之實人有同心其誰曰我不欲入這保社也而別舉隨順于俗情之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望

以爲勝功德乎禪人超岳其字曰潤石是臨濟正宗法派靜住于沙界者亦久矣緣衆請而有事乎此是以向上之人而爲旁緣下及之法耳然惟其能旁緣下及益信其能向上不了道人乃作是語以爲之先路蓋不敢曰彈偏而斥小也諸仁者若有智者諦聽之

爲恒貞募靜室疏

僧之自叢林求住靜者大如仕宦之慕隱居也其可謂之向上已乎然或爲性命而致慙慙或爲身形以圖安便故已精益求精必歸于道而從明入明猶轉于業未必有所去有所遷之卽爲美矣恒貞坐繩金塔下垂二十年飯食經行于大衆中雖更世變入兵火而終還其故此亦可以自休者也今起而謀買山孜孜焉屬余攝募則豈其坐與飯與行者有以爲異乎抑變更者有以爲異乎恒貞曰皆非也吾求靜而已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疏

四三

矣乃靜卽何以爲異無論坐等人事所不能越而兵等天道亦詎能違余聞之靜慮初天三災俱足二天得二三天得一皆兼內外直至四天乃無外災內猶不免恒貞而有其處于災劫之表者乎余許之靜慮矣日者塔見煙相民相率詣觀有駭而走者以爲不祥如曩時則又有以爲蟲蜚以爲蒸出各不一辭余調恒貞卽蒸蟲安用辟去不祥當實然乎而恒貞乃曰此常事蓋每歲四月必見之第說有騰不騰耳然則據說卽奇據不說卽平楞嚴舉國土皆災依見業

爲大小而天雨一爾衆生至或謂琉璃或謂膿血亦是識趣差別如恒貞言殆不落見識業趣者余許之靜慮矣夫非惟余許之亦人人共許之矣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疏

四

募白狐嶺修理佛殿經堂序

孤峰諸刹之宜葺也余壹以世典明之則在禮之有舉而無廢也在易之壞極而有事也在論語之以德報德而量入爲出也夫其舉者非一日也抑先進之大公者功也其壞者非一日也抑後賢之小私者過也其報德者爲去年之得避鋒鎗于此也其量入出者爲今年且登米至石五百也此皆可以不畢其詞而文質兩家所通曉也然上人石居實董斯役而分化限于八出者似小也非小也諸侯之祭盡于望也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序 四

使余以辭者似私也非私也眷屬之通唯其語言而窮子之職貴不辱命也且以孔門徵之顏氏子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余無窺也余之言或先以子貢中以冉有之義也文質兩家共垂信聽或季路要我而無盟之義也此無他亦其立說之近于太古也若夫山主自矜我執不破則內經祇園仍歸孤獨藍風所過須彌何有豈惟孤嶺石居弗然余亦弗是也茲爲敘

九華金剛洞恭造寶塔緣起

九華金剛洞之興也余嘗得以不斐之文而記之矣厥功由三空大師能行常不輕行乃至崇成今爲之磁佛千尊以喻慈義而更營造寶塔一座以居之置于洞前是合尖之舉也抑常不輕之果滿則然夫爲常不輕滿其果而爲金剛洞合其尖諸仁者何能無意于此余始終饒舌亦豈直文字之布施而已乎日偶意尊同形不異室四面金光明于日有客能爲繞塔行則片俄是千佛一諸公不住相布施或鏤或鈇或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四十五

楮筆浮圖從地起至尖間是幾箇波羅蜜

募作華嚴會以供禪侶緣起

普賢寺之有禪堂也自王君西印始也旣而退息時勢則爲之非其本意退息矣尤有付囑焉是謂自結公案抑在他人義不得過而問耳乃若大擔子一使鳴鶴師肩之則鳴鶴賢乎哉王君亦豈無說而處于此夫鳴鶴之由房頭而進乎禪也可賀其空兩手也可憂叢林鐘板久已遠聞而他方米價踴起雲水日臻必不得已則請爲之華嚴會會如干人人月誦一部部月給銀如干兩米如干担積歲銀米各可如干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四十六

三歲餓而復所得資除香燈費外令居者以梵誦受食而其贏以供行者一宿二食無欠夫是亦王君之已事也王君固嘗謂鳴鶴曰吾願有窮吾法無廢公第爲踵事而不必爲增華吾卽去當復如吾未去時大王君去矣向後卽無王君哉以一家而學爲王君難矣合諸家而企及于王君何難哉卓錫故在縛篋無庸象王行處開鑪之人再來龍藏看完飽叅之士多有普賢于是而永永爲禪林焉其亦庶幾也况墮羅受成事耶

城隍廟大修前後正殿募序

故老相傳豫章城爲漢潁陰侯所築是以其神食焉高談威儀江國之寶近二千年來莫之或改及遭時變至于大廢亦未嘗不漸起之而客語余曰此典祀通曰城隍顧其中以居潁陰其旁以居十三郡之主者有如祖宗昭穆然今也先其旁而緩其中旁以各郡之私得先而中以各郡之公得緩甚不稱乃事募于安能無說而處于此余惟潁陰所築僅豫章豫章南昌也雖首郡爲郡正等郡則其神不必相臨必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募疏

哭

也。倚之也。嚴之躋之。則兼于天地。重之倚之。則總于人鬼。此城隍之爲典祀固然。然則由其本禮常有與爲貴也。由其互禮常無與爲廢也。有貴而無廢。潁陰之座終得巋然。其制曠借力。猶是以各郡上生豫章耳。苟知以各郡上生豫章爲報乎豫章之下生各郡。則募僧可省道路之徇。而亦無俟設詞之畢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募疏

哭

修化城寺佛殿聖像緣起

考諸載記九華益有化城萬壽二寺而二寺實一寺也創于吳赤烏則謂之化城新于宋景德則謂之萬壽至紹興後乃別建萬壽而化城如初洪武時乃併歸萬壽第與化城分列東西而化城尤爲之總名化城其不動已乎經曰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化城之所以能不動者有是人故其前哲姑無屈指卽今天然菴僧實學見殿宇像設一槩頽毀銳欲復之可云其大心猛力者矣化城初嘗班分小院如東禪西

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四九

講之類至于二十有二其改題萬壽時已廢三院猶存十有九院今之爲天然菴者在當日十九院中不知何稱而要之其爲古意者一一宜存也能存古意則佛土無撼搖佛身無變滅此化城之殿與像有不得不同功者同功之說以爲復古而復古之義等于回向比若佛承大師作山居回文詩屬余敘之余重有感于其爲回也回在語句而通乎事功從是以往施抄智者有人施法財者有人使夫三步二橋清風端竹俱可回互而見卽玄則之鑄鐘太白之製銘亦

不難一時湧出而康僧會之手闢三刹口金陵建初曰姑孰化城曰海鹽金粟鼎足相鮮交光互影猶之乎結角羅文不知其起不知其止焉也已矣

爲峨嵋龍華菴募造像緣起

象法住世千年今過其曆識者能無絕續之憂乎然如實論之正法原未嘗以何況于象蓋以自性天真之佛而視範金刻木之容等無差別何必見象亦何必不見象也夫惟可以不見象乃始可以見象見象者非其目之爲而造象者卽非其手之爲總之生心之法然矣峨嵋者普賢所治而于其處有龍華菴則是彌勒所會宜乎僧寂光之勤其象也僧所勤非一像要是一家爲之文殊普賢觀音以鼎足于汰正法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緣起 至一

中如儒家智仁勇之三德闕一不可爲之地藏以理幽明章馭以司感應關聖以著皈依而表弘護亦皆闕一不可至于爲之龍牌以祝釐爲之守將以致役尊卑用其語豈不然乎而圖之于江西者用其材也江西舊稱法窟僧產湖南亦稱法窟以法窟之人圖功于同爲法窟之地因奉而歸之于普賢所治若彌勒所會之山則是以正法存象法之善物也龍華之堂諸佛與菩薩輻輳不惟同龕直同一鼻孔出氣矣遂次第其語而授之以當鐸聲

募大修靈峰寺短疏

此寺爲大通和尚之所手闢先于香城者若而年余昨撰記詳矣顧成之先壞之先修之亦宜先此實依次之作不能苟止隱菴今爲其祖緒而勤之屬余以疏余謂此事不獨隱菴所勤此鄉之人必多有勤之者夫諸公託佛國其出生雖不同年然豈無目見不立和尚而耳聞大通和尚者不立則隱菴之祖大通則隱菴之太祖也是高智之規矩非耶諸公起而圖隱菴卽圖其高智猶之諸公起而圖見聞卽圖其性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募疏 至一

命也是事愈增上亦愈親切莫非佛法卽莫非我法諸公安能無意于此

金羅漢寺募造大佛像序

此象教之日也。而像或壞而不立。或立焉而無圓滿具足之數。可乎。廬山僧某某語余曰。一祖亭一號金羅漢寺。廢者久之。今復建叢林。而缺中間一箇。吾誓作丈六身。衡金銅萬五千斤。爲率居士可爲吾文之。毋使吾志之虛立矣。余應曰。是妙德妙眼之宿願也。抑僧能爲妙德妙眼矣。而人不能爲優填王以應之乎。其事之就焉必也。雖然。吾復有問。優填王實爲佛造像。而佛顧授記像曰。爾于當來大作佛事。我諸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募重建圓常寺序

佛地居二水之腹。而臨九洲之首者。曰圓常寺。是白馬之所嘗遊。赤鳥之所曾記。其蹟可謂也。抑我南昌則壤成賦。圓常慧燈兩寺。與學田鼎足而三。各有獨減。載在令甲。其名不敝也。灰劫既往。靈光無存。同社諸公雅故。爲懷古詩。而相與憑弔于圓常矣。而余比者身安夢曲。值夫漲起桃花。書應而外。涯涘相接。几案錯乎三墩。煙波辨其一。點圓常何在。蓋不能無蹇蹇濡足之思。及僧法先語余。將有事于此。余爲躍然。因視余其奇他日。題詞以爲圓常動見羅文潔文簡二先生之讚歎。來海宇石州孟男諸君子之皈依。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又可歌也。抑余家近是以香火私之所不必致詳矣。由圓常有不敝之名。可謂之蹟而勤之以懷古實之以褰裳者。之以伊人其廢必起。而章貢豪杰若劉清甫數輩更左右之。大木不獨伐也。不獨舉也不加之。薄牆之上也。此其成就可立見。余因文之以志之。而並以廣之。聊當一邪許焉。爾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募重修化度寺序

化度寺在南昌縣六十五都地近槎江而處于浮岡之北堯峰賓之左孤嶺右象山是其勝概令人斷然欲往矣僧大千來自歸宗發意興復可謂同志者也里之譚氏實族于此相傳以爲其先世有大富人惟聖惟哲兄弟惟聖竭財勸建蓋自唐以來其後稍稍凌遲屢更興廢至洪武三年詔復天下寺產惟哲之後裔再爲捐貲題疏起廢如初是譚氏兄弟蓋嘗異世而相終始有如左提而右挈之若此者一可以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董

國典焉一可以見家風焉成就佛土奉報佛恩殆兼舉也據僧謂寺起唐大中年間故複題曰大中化度寺而余考郡志則曰大忠寺舊名化度是殊稱也殊之與複且任謂之中之與忠且任爲之而譚氏子孫之于其祖宗當必有真傳確據不至自誣而相誑者故余爲大千文之卽爲譚氏易之矣夫譚氏居其鄉而世其緒香火中當作本原想而余居城市囂雜中多作清涼想大千居廬山幽閑中復作建立想此三想者可以當化度之鼓三通而矧其旁復有爲之邪

募修黃城寺序

物莫病乎廢而不興尤莫病乎舉而仍廢江城之于諸廢也具舉矣其傷見重其復見多抑或其人之多國之也而在鄉邨者則不然其傷見輕其復見少抑或其人之少國之也秦韜之語余曰吾所居鄉有黃城寺蓋鄉而得城名者將視城焉且寺所從來遠中間有大力者負之遂經播遷吾嘗獨創一殿猶是舉而似廢之屬不及古初上人定生思聖同發願心爲寺之前後際補諸未遑甚盛事也子盍交之且文吾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吳

過余奉委有間通詢黃城迄無定論據韜之謂黃當曰王是必吳孫奮封齊王時實嘗處此然而其別更有齊城及余稽郡乘于寺則曰隍城寺于古蹟則曰灌嬰城卽郡南灌城鄉今黃城寺有灌嬰廟相傳爲嬰故宅何互異也夫王之以其人也隍之以其地也黃之以其邑或以其氏也而無正名也余壹從夫無正名者也請姑置名且求其實以佛居之亦可云王舍城以佛法索之亦可云化城而以諸崇佛而護法者功之亦可云金城矣觀于此者其能無感而興乎

石亭寺募修像完工緣起

仕樊川奉勅碑韋舞陽而覆之以石亭遂足千古此其文以其人其事重乎抑其入其事以其文重乎兩相重也宜得不廢從而爲之琳官雖加麗哉抑無能變于其本也制臺張公以舞陽之功德而擅樊川之篇章宏于此乎回詳大有增益至其謂滕王閻都督王子安等輩限于燕樂遊觀拘于詞賦未足以當不朽誠哉名言而未幾何也絃歌之堂翼然以起豈事必有僊耶直將度越而更遠耳當公與石亭之初故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嘗崇飾寶坊前卓鈞閣而旁置僧舍屬普賢寺僧蒼覆佳持之蒼覆就而禮善知識說戒如期所得資襯悉付之工莊嚴增上緒雖不終志足尚也其孫雲浪願究竟之應者必多有人矣余獨喜其能存舞陽而因不負張公其意更進于奉三世而嚴十方也故不讓而爲之辭余辭固陋不能悉數張公之賢亦竊欲明張公之教指云爾

地藏菩薩文

北關之外龍沙之間故嘗有一地藏菴而今無矣僧降虛願卽其處重爲建立且期乎長夜撞鐘拔幽起滯乃屬募詞于余而先之以洪浪大師必謂是其人也能于毫端現寶王刹者莖草手拈猶煩借力而制曠乎余語洪師此地蓋生人出焉死人入焉如隣虛之所欲爲其殆將與鬼爲緣者也然而有智者遂從而發淡省作白骨之觀入無生之門破鬼窟之計未嘗不與人爲緣也抑是其處也江流地拆聲出廣長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率堵天齊藏深多寶王勃不云乎高臺與雁塔俱平曲岍同嶺江共盡于此有精舍神者居之而必不去之此未嘗不與佛爲緣也作緣者既超三累而上說緣者豈止于一毫一莖之物耶洪師曰能如是是亦足矣爰次第其語而書以歸之

重建延壽寺緣起

初進賢門外三寺如鼎足。曰百福。曰示人。曰延壽。蓋相傳自西晉以來。興廢時有。示林今爲塔下。與百福俱歸然。獨延壽久淪。乃至化而蔬圃。則或謂其形勢過高。是自來墮耳。然而山脈高耶。刹厭高耶。圓不厭高耶。此義亦皆不立。僧世燧等贖其地以歸三寶之門。可謂曰正。雖未建寺已得半矣。設其建寺則得全矣。世燧來語余有緒。有日第姑文之。而鳩于有衆焉。是不成不休也可謂曰勇。正則歸而與之勇則協而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助之而究不過復其故吾也。雖有爲猶之無作其孰不聞而生喜者乎。余新營一枹甕處。北直延壽。開寶以對之。從是建刹。賓主更美。爲文而期焉。無過夫爲寺且久。至于爲圃。此每下之況也。管圃未幾何至于賓寺此向上之機也。

募荳小引

法朕以供衆故募荳于豐城爲熟其人也。乃是年荳又大熟。有此二熟者。可以多得荳矣。而法朕復索余書扇頭爲施。謂是人一扇即可人一石也。耳。顧余書豈能直一石哉。天下之才僅一石也。于建得八斗。直亦必八斗而已。余書法豈能過是。然而以法朕之精勤。與諸公之慷慨。不惟過八斗。將不啻一石焉。即諸公于余爲施之噴。故帝之養。又將不啻一石焉。夫有此二不啻。以應彼二熟。得荳定當滿倉。余約再憩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六

新林飽餐十椀錦。其亦不謂之饒乎。

止菴募作韋駄殿序

止菴鼎新而我佛又似添一世界矣然世界非有添也第有還耳知還義者不可以少分不還後成之數適如前壞之數韋尊天之于我佛朝夕致虔無方就養其相爲親切豈止在歷然賓主間而其咫尺之地草淡三尺能勿加嚴宏上人先覺之急起而圖之也諺有之曰面面是金而古德亦言拍拍皆金韋駄之殿布金者幸勿遺且止之菴提令者亦將至矣余復送難曰四大部洲等無差別乃韋天感應止及其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空

二而不及其一我佛若諸佛出身處又止于一閻浮而不及其三何也豈世界亦容有虛設者耶世界且虛設而又以爲不可不還復故與斬新亦莫非生滅法耳昭氏之不鼓琴請有智者一爲薦取

襄陽募建觀音閣疏

麗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者而所有者初非增而入之也真有也空諸所有者又非掃而空之也所有卽空也真空也知所有之真空何病乎其爲有大而世界小而塵沙多而華藏少而華草色法寄之心法亦寄之而空法乃生之矣襄陽以夢洲爲表同住虛空之中夢所有而裏則不有是苑枯相裏昔所有而今不有是生滅相上人寶月未平乎此亟起而圖之五福祠既還其故吾矣爲之觀音閣以勁其後而大其歸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空

增華加麗猶是故吾終非贅物所謂色法應如是耳余從夢水之上日取道襄陽過于地藏而省于甌閩朝暮必再且其發軔于觀音之寺而中道又于觀音之閣則無地不大悲而無境不圓通也所謂心法亦復如是然二法畢竟空則夫能爲其有者乃所以爲其空也空諸所有其說盡此卽微麗公其無有發茲弘願者乎

石亭功德尚已猶有爲也必自有爲而入無爲自無

爲而靡不盡其所能爲提持向上惟是禪宗雲浪蓋久已信及而晦山和尚通過化焉意遂堅決不可退轉方丈據室計日而成四六請書浴門以謁此雖其獨志乎乃宰官如雲居士如雨將軍如天大莫不同心爲向上一路作踴躍超距之勢亦庶幾乎與有足者而至于丘也先是和尚在余廬余纔蹶起其明日余探艇子報謝則風雨間之廢然而返兩足至與屐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室

齒俱折隔江之招手未逢雲門先跋大宗師其不欲息我黥而補我劓乎夫黥劓未必卽爲佛瘡補息亦未必卽爲法藥此義尚須面質靈山儼然阿閼再見抑有待焉和尚語我煅煉諸方務多其安爐置鼎之處千百一人且暮相遇茲余未知得備員其中一人焉與否而驛騎之事首寄文章管城君猶恐不任至于仰山圓相御去六七百年復當釘楸此地亦所謂因緣時至者能無厚望雲浪厥祖蒼覆曾爲楞嚴期

身于普賢場余先驅獨得無姚遂謂余實有緣人命

之再作然而宗既通說師又無心選佛之場重開江西之禪大振此則雲浪之愿也諸善信之功也不了道人其何力之與有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室

九華山寶積菴化主盧迪屬余以募米題辭則余誠有飢過于淵明而不無望淡于仁祖者也其說之陋未可爲僧言之必爲僧言莫如援寶積之義善攝受如來旨以一縷奉施遂得千反作佛持物少而獲報多是其指也經論又有之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可爲齋僧者之極則矣夫佛已三心不可得而道人何故能超出其上蓋三心雖不得而過未今之三世故在時節因緣何必非生心之法無心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宣

古之人有一飯而不敢忘君者又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此制府溫如張公起廢上藍而因命名曰佑清之意乎考之契經所載佛說雖重報恩而叢林規槩凡大師登座其拈香必先祝釐正與公意相爲表裏于是乎選佛之場千年重闢馬走盡卻韋注不窺瓦礫之道無開牆壁之法常說蓋大殿巍然煥然重門洞然兩序皆繪五百羅漢無存者易以尊宿雲水等十堂翼然而殿後藏經之閣斬新傑峙中鑄金銅接引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宣

有斷輪諸書之通無牛皮看教之固止由文字得總持由總持得言語道斷心意識空三累而上之選佛之及第者出焉已有爲功德孰大乎是而報恩亦未或過也宗門故有君臣回互謂但能不犯當今諱絕勝前朝斷舌才大慧亦曰子學佛者然愛君愛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此高禪篤論乃足與張公相發然而莫非教指也夫亦于經乎取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藝文

五

募興龍泉寺序

鄧家埠故有龍泉寺湮沒者久之僅遺一關帝廟而僧託處焉先是僧有欲復寺者稍構爲風所破卽已矣聖果者余家之羅侯羅也鄧埠鄉人以其爲必能集事延而致之余昨年還家道經于埠謁帝已徐觀聖果座處尚無塵俗氣調之曰古德謂神壇社廟會有開堂說法者豈謂是哉聖果曰不但已也吾終欲寺之大人平昔工詞募幸可爲吾一言余曰是當不走路而坐致之鄧埠之鄉若其旁近鄉皆不乏賢豪長者又邇達中冠蓋雲委車馬水流假欲治福田不如于龍泉乎治之矣假欲沈世財不如于龍泉乎沈之矣夫龍泉當其自有而無是壞空相然不得謂之無爲既其自無而有是成住相然不得謂之多事此皆法爾而然聖果異時如說法者其亦拈此以資談柄不盡以其能讓之牆壁瓦礫也乎載考龍泉劍號空可喻智而長者言非也旌陽斬蛟時蛟龍嘗避入此地乃爲井出泉水以自衛比其去泉猶不枯已寺之而仍以其地名此非神通也夫亦法爾而然附及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藝文

六

爲普濟堂募建大悲殿序

上藍蓋以山名刹肇起于今超禪師而今其重新也張督公易爲佑清則是教忠之義矣夫教忠亦豈不教孝乎凡不忘其初先者孝之屬也上藍故嘗有四寺十六堂寺以其特可按求而堂以其從不可悉數然普濟乃東八堂之一而僧素持爲普濟之傳人是在魯之壁與璧俱無恙亦何待于靈光巋然而後存者大悲之殿昔之普濟之所設也普濟旣亡大悲何有乃素持曰必復之必衆人也復之而赤山先生曰進賢堂稿一卷二十八募疏

充

必文之必黎子也文之則何以說考契經之謂建刹者有拈一莖草而曰已竟者矣余文卽劣弱亦何詎不若草一莖是可曰建大悲已竟抑聞之有事于祖庭者不必皆親其祖也有大建立則舉之舉之如三代之皆得而神黃帝矣非是則置之置之如所謂不可知之人矣素持此役匪直紹祖亦曰紹庭以爲今超禪師尚不忍忘其山也而我敢忘其庭耶山可得移而來庭可得歸而至爲此者同乎其爲厚道然赤山諸余素持住靜葛仙壇之陽菴曰西止不入塵市

近來學于黃梅有頓悟纔打七日爲不昧是當能荷擔如來而紹隆大祖者寧僅僅焉支撐一家之門戶而已哉馬祖有言若立法界一切盡是法界若立真如一切盡是真如今以立法界而卽立真如余知素持之優爲之矣余讀督公佑清記名從主人淡嘉其志而余作文字乃往往雜呼上藍似亦識田之所刻入昔選佛選官兩場相距以咫尺始舉者皆更衣此地習其稱名余與赤山登以是爲不忘初先質之素持可不可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募疏

三

臨清白衣菴造像募疏

山祖師傳心至此固嘗謂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且至斥造像建剎寫經度僧謂全無功德矣然而像法持世千餘年來凡諸有爲亦未之或廢也特其所成就不能無大小全半之分耳臨清正家口白衣菴之募像也既大之而非小亦全之而非半所以然者毘盧遮那是佛之法身卽淨智攝阿彌陀佛藥師琉璃光佛皆是佛之報身化身卽妙圓漸韋陀尊天功德自爲而實不自爲亦卽不以世求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之說也凡天下之爲緣事者其意雖不必出此而其義則何嘗有遺于此清源距豫章數千里僧性睿過而勤焉固以就料而至其屬余題詞則似乎僅以循名莊生曰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余不能以效世財而責實乃以學世語而近名其于佛也將無直賓之而已乎主人公且惺惺未而性睿之所以勤佛事者亦未知其于主賓何若也余將過而問之以就于淺佛者一正之

爲匡雲募鹽米小序

天下之有情而多愛者其惟釋氏子乎自匡公別去二紀草坐九奇峰頭幾于不知有漢乃去年下蕪陰抵淮南而及今年渡章水憩蓼洲各爲省視所知不能自已且歎逝嗟衰僅如恆調善易不言筆墨椎棒俱令休止而顧曳杖行七八十里間無問訊主人獨哭于致虛先生之墓還過小星廬撫其二雛亦不受供養遂爲抗手此諒由徐孺子范巨公而來未或概見而匡公以此一破顏若有所獲嗚呼何其摯也已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七

而謁余告歸山請其何爲則曰芑山靈三四年當一作禮間者山中僧比歲苦飢將飯焉又久食淡能人致鹽一二升大如意恐不可必子忖度我心盍亦言之夫公出山則愛我也其歸山則愛彼人也愛我人不可以無報也愛彼人不可以無助也雖家當亂後俱窮而財因識破易捨也昔退之不可釋氏者尚一再召大鑛贈衣服今供衆不止于衣身裝行無勞乎召致余僭奉約米率斗至石鹽率斤至引能三五引以至于十者聽題冊卽齋是歡喜憐惟有情

爲佑清寺募重修普安堂疏

事不獨成美必有僥佑清寺既已煥乎一新而普安堂未復其故或者圖功之次第則然非聽其自爲枯苑而已也且地以人重此天木葉公高軒之所每過也而可草莽委之耶僧官肖福爲是而勤之走百里以來謁言則余何能言哉顧余嘗言雲巖矣公之明德在焉其車跡猶不如普安之深也以雲巖若彼普安若此非遠取而近遺正所云圖功之次第余度公于佛法金湯大有擔荷而獨爲君子則非其志也亦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同之而已矣余不能言顧且攝言則不敢曰爲唱和于公也亦郵之而已矣郵則意通同則力贈普安其興乎士大夫身自蒲團中來其莊嚴梵宇雖在功德之巖分無與于淨智之精微然且如肄業及之正未知其人之爲賓爲主矣主中之主則惟禪師選佛場之及第者善知識八十一員甚盛而載考往誌此堂蓋有無言和尚是先朝之所嘗賜紫衣者僧亦不虛貴也人天師安可易稱無言深矣夫肖福其庶幾堪任內紹乎不俟余之表章之余因題緣而及此使

竹蘭菴募序

十方皆以余爲善募詞也而僧雪機堅坐于門以求之余難焉爲時誦故乃諦視其人亦大似最初僧行微以佛處而不言顧能言何處無佛何佛無處既令之手對則曰西山竹蘭菴欲爲大殿果有處矣又曰其先已嚴觀音韋馱二像于架頭茅蓬中果有佛矣有佛有處此僧不爲矣求余從而文之不爲矣語諸善信亦當不爲矣聽蓋今之堂頭大老鮮不爲是事而役役焉也而况最初僧行乎最初之于徒衆也未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吉

習于名利也未淡而于志願則特銳楞嚴經曰若汝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悉皆銷殞余學之曰若汝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悉皆成就不識諸君之謂余言是教指也非教指也偈曰

蒲團不設掃門前道是維摩口特便木鐸幾行交付與知音未遇莫輕傳

有爲功德成何事討箇深山于鬧市君莫憐僧以有爲憐僧當以無文字

法輪菴募會短疏

蓋惜菴願爲中元會者三年此其再矣余言其初亦何可不言其再準起世經人之歸于死也第三天使者趣之奄至速化刹那刹那而爲之津送度脫者乃必積歲而後舉此足以云疏不足以云數然而制法則然世出世間等未敢越也夫以轉輪聖王之制埋齒掩骼必有其候楷菴雖具大心無寧惟是俯而就軌故會期于三明其有止三會之外非卽無爲也但僅僅不廢歲例者不欲更借力制曠以煩諸檀矣火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圭

巷何地死人入焉而亦未必盡入焉刀兵之餘者在昨年當已俱得出劫向後則不過道路飢渴之滯魄與夫官府金木之棄骸亦復聚其刹那之變高于由旬之城楷菴且卽此而轉法輪無庸埃之地獄俱空與衆生皆佛之後耳是役也供會而外稍有餘財則爲之竟鑄鐘而補坑窖此皆本事在楷菴之意中余饒舌及是亦所謂不昧因果者乎

石幢菴募前殿合尖疏

石幢菴者古和尚之所相度前提督劉見臺之所崇成以爲洪浪大師靜慮之地者也閱若而年矣而前殿未卽工佛座猶欠嚴飾豈其禪家之法語忌十成而事亦忌十成耶必不然也佛身土正等身得圓滿土豈宜得缺陷洪公雖近住西方習智水且無忌仁山譬諸猴江不廢鹿野今日補遺猶是一莖草之少分不必大力如見臺者而後能拈有起而圖功者山中之人亦足用矣余將被禁出草草廬登石幢以觀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寅

成則斯文也其可爲遊山之嚆矢已乎

廬山硃砂峰募建大悲殿緣起

佛峰大師修靜慮于硃砂峰頂蓋嘗中更成壞而欲專事佛法身以爲之毘盧閣兼事觀音應身以爲之大悲殿願力甚弘然先其上後其身亦舉事之次第宜爾而以何兩身俱歸兩土未得俱闢則因緣時節存焉兩身至自余友靖安舒管生家其最初實莊嚴于廬山幽谷師手故此來也宜謂之曰歸佛峰嘗自記之矣而其時適當淨閣已崇悲殿未作之日遂若爲佛峰強弩之末者則佛峰不能言之乃今使黎子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圭

言之夫黎子豈其尤工沿門辭哉無亦曰茲役也乘于願成于果願無際而乘願者有途程果有位而成果者無欠餘有途程是以毘盧與大悲不能兩起也無欠餘是以大悲必如毘盧其身而閣亦必如殿其土也斯時也匡續之地既無慮乎龍蛇而葛洪之砂亦不惜于句漏閨閣中物宜有捨得者其亦聞余言而躍然以動乎

渡橋巷募作佛像并施葢茶湯疏

人生旅寄天地之間行盡如馳而莫知所止其大率則不過于一寒一熱之變耳古德有言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凡人之苦寒熱者豈獨閻黎爲然哉惟閻黎能因已之所苦而念人之所同苦又不忍人之終受其苦而思所以拔之則夫冬治葢湯夏治茗飲斯亦甚仁之術也金陵旱西門外石城橋畔有渡橋之巷實嘗從事斯亦行仁之地也僧寂融爲仁之人也乃曩年巷燬于火融再起焉續其偉今而發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圭

願爲之毘盧佛以主之爲之韋馱以賓之然後更爲之亭以修葢茶之已事國功不失其次第卽其功容有不就者乎融蓋嘗受花山戒故于水火之劫則能與人以隨順于飢渴之害則能代彼以驅除事皆在于戒品余宜爲行盡如馳者諗之而清淨與婁至二佛亦必能爲證盟之矣

地藏菴募修泊岸緣起

在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而言禮由禮偏于出世間法居多豈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哉余言地藏詳乎城南至于九子各有篇章而市以地藏寶求在邑在田之五畝而處又法友蘊空所創建也遽廬屢託焉顧暑榜而外卽不聞立筆舌之微功竊自以爲未足今者智愚欲有事于長堤則余願得以文身而致役其際矣蓋此地濱大河非若城南之倚壁壘與夫九子之踞龍嵒也然不山而水亦有樂焉不金而湯亦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地藏菴募飯緣起

宗門之言禪悅與淨土之言安養者皆非謂飲食也而飲食之義亦見焉其資生于是乎取之其助道于是乎取之夫皆取之人耳顧不知其取人在後而與人在先僧之爲良福田者是已社稷之得祀于世而不廢者非以爲施也以爲報也良福田之空得良報豈直社稷之屬而已乎城南地藏菴之復則定慧靈玉左提而右挈之一如無著天親之在彌勒內院也樓閣鏗鼓以莫不興皆有爲之建立者余他文著之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今

獨六七年來日食自給恐遂至匱乏續之大難余不敢以三篋爲二公奉也乃代之言以著乞士之名實諸仁者必聽焉而策焉其物或粟或金或產惟其便其量可廩可審可吝惟其喜是他日之爲樓閣者能居之亦能食之矣他日之爲鐘鼓者能助之聲亦能助之味矣如是則雖分段亦正命矣何必上妙醍醐金莖玉露而後可幾于禪淨之間乎余老且倦且飢每扶筇過此亦冀于良福田邊得一頓飽也

募修永鎮菴疏

耕菴和尚既薄主博山而不爲室其孤峰訶罵之不免矣乃春春于三江一閩之間而勤勤于千佛七日之會何桑下信宿之足戀哉蓋醫門自是多疾而醫王又復近疾若此者正所以云救也然則永鎮菴之修葺可但已耶住持發機爲耕菴高足弟子聞余駐鄉乃過遠風堂而謁募疏余爲之徵其師說發機曰吾師固云爾矣抑猶是出世間法也此地聚落可萬竄富南昌豐城進賢臨川之界日中之市在焉每三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六九集衆可至十萬異時或作孤鳴呼出沒于此大府爲置將以鎮之乃定于是縣長吏若佐史之期會而至止者與將之代到而未寧居者胥之勾攝者與求盜之微者駟獵之取平者誰卒之譏者旁近邑之訶者卽莫不遽應轍跡乎永鎮世間法莫鉅重如之亦莫繁多如之凡此可聽其處之飄搖于風雨而敝壞于蠹蟲耶且予以垂老居士之身作長齋繡佛之事亦世出世間法之總持也乃徘徊家山是卽桑下之不捨而停有孤鳴之不虞則永鎮且能爲若坐具

地少避夜人又可忍視其處之飄搖于風雨而敝壞于蠹蟲耶余蹶然起曰不可哉不可哉爰次其語筆之爲疏知彼黃塵之內般若黃花白衣之夫精修白業其承耕菴和尚之所開導以爲長者折枝之力而致世尊拈莖之功者其人亦大不少矣

又跋

永鎮住持僧野雲實爲此舉偶足蹇未來索賸而發機自廬山至學于耕菴卓錫永鎮其過我也野雲爲之代言則發機能言動聽余因爲敷衍成文失青野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雲是拙筆之挂漏補述于此又野雲有師兄聞修住余家大官菴內時同發機相過終日默然蓋在三人者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之數附之以偈

二賓一主歷然存一主弘開是耳門頗憶二賓皆本色能言竝出不能言

所期立事且成功高唱應歸穎學公門下如雲繡與白何須千里覓同風

募化關帝殿小引

惠外關帝殿一夕而爲焦土在天之靈得無恫焉未幾何也而遂復在天之靈又得無喜焉恫之與喜皆屬冥漠未可知而住僧玅能曰天意吾不問吾盡人事而已矣今人事得半因而全之非貪天功也了人事耳與天帝爲了事漢吾之志也當亦人之同志也黎子于是爲之弄筆猶其爲之攘臂起視吾儕當亦無爲之袖手者關帝殿如舊惠菴之榜亦如舊魯靈光其尚勿相釋于前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大通寺募修毘盧殿序

今日勦言懷古而古之亡也非一日也必以漸而至之古之亡以漸人之亡古亦以漸則其後遂有逢古物而過之不問者何其已薄乎新林寺名沿習久矣其實則地名也地名新林寺名大通蓋自趙宋以來相傳有禪師二人起之尚俟考信于僧史至以地名寺則不知其何昉而僧爲佛致語者猶往往大通之而今乎大壞風雨之夜毘盧殿弱其半焉長老法然曰稍修之乎抑撤而改爲之乎稍修可二百金改爲可五百金憑吾願力若悉稅力耳第因是而正名之大通庶幾懷古者亦或有動也子深情自負爲不亡古嘗試言之以俾人之同事乎古則新林之威音那昨亦將可索而得也而况毘盧耶遂次第其語于冊以爲化主嚆矢時已酉浴佛後一日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馬王廟募修佛殿疏

昔百丈初侍馬祖爲野鴨話扭得鼻痛及其再參又爲拈拂子話喝得三日耳聾是蓋馬駒踢殺天下人之左驗矣今體瑩大師自奉新寶雲而來住于琉璃寺東偏之馬王廟則其來處近百丈而其住處近馬祖之選佛場無一非禪宗血脈之地也吾不知體瑩于此將爲師家而與人換眼睛乎抑將爲學者而受人穿鼻孔而塞耳朶乎此兩者其名其實固無不可居而馬王廟特非佛刹卽初有建立亦更苟略未極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莊嚴體望于是銳然起而新之誠欲其物之無所不備使物無所不備則法無所不修法無所不修則甚深微妙之法亦將可得而舉矣古德有言曰土地廟裏會當說法開堂此必非誑語也土地廟可以說法開堂而況馬王耶夫馬王之于馬祖雖有間然而既同處于通達之中且曰馬非馬者難言之曰馬卽馬者易言之證龜成鼈世豈無其人哉踴躍殺天下旣識于前而馬必四足禪家之論宗派者又往往別有附會此地遂作叢林則此話未嘗不可流傳于千古也

募修大王廟泊岍短疏

環蓼洲皆水也以水爲城亦以水爲命則大王廟實司之泊岍且地大王之于陽侯且爭勝負未決而況能護我洲民洲如欲終承大王護者請先護大王鄉三老之言僉同不可謂之深憂過計耳自戊子苦兵戈丙申苦大水至于大饑此兩劫者大王與洲民所不恆見而乃今劫盡祥臻連歲大穰復無過師以爲其枕席谷鹿之水與東海而俱澄琵琶之聲合衆山以皆響民生優游于事亦何所不辦杞憂贅恤慎勿遊心窪隙蹈瑕且營富境幸聽余言毋使三老挾冊而走霜中更若普賢之僧之徒勞于士步也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募大修皇覺寺後殿緣起

皇覺寺在豫章城南十五里于地為近其創始自東晉佛圖澄而宋開悟禪師曾住持而中興焉于寺為僅事僅則室不忌之地近則亦室有舉無廢也今後殿且圯稍葺之未得即工主僧定宗為是汲汲徵言于余而先之家倩藐仙可謂曰勤然不識定宗亦復有事外餘致且無荒其本地寸田者否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爾夫固其本分田地也華嚴經有云如來宮殿浩無邊自然覺者處其內自然覺者蓋即所謂造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皇覺矣定宗將于此有薦乎抑將求得其人而與之同處乎此兩者皆本分事也定宗既能勤其本分人之助而舉者亦各勤其本分即何得云造寺寫經全無功德也若曰窮鄉無通人止可為孤峰訶罵則王舍伊邇又豈無入屢垂手之士招搖而過此者工畢之日禪德雲集定宗試出此示之當不與余言相為河漢耳

募百福寺羅漢天宮疏

福之必百取其全數雖聞一焉猶以為木足矣賢聖之座位也而可視其若存若忘若滅若沒不一為修舉耶進外百福寺劫後無恙可謂靈光獨存禪僧非耳有道德足以居之大雄好相重復莊嚴是其功矣獨羅漢十八尊風雨侵蝕頭無一笠而前後左右無一笠此亦有心者之所共惻也今羅漢已修十五尊未備者三若以十六應真計之則未備者一一而非耳貌之非耳亦不愧為賁休至于天宮則兩行俱造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全

廢非耳雖欲以頭目髓腦盡為牀座亦不暇給幸也諸君子共起而圖之同心之有事賢于孤掌之不鳴矣又幸也諸君子已圖其金身再圖其寶座為德之始終易于憑空之造意矣人隲三金功成一簣余有以知其呼應之如響也抑此處為楊里昔之君子嘗為一高士設席使尤異于眾人而今之君子即不能為諸賢聖坐具地乃使其辱在泥塗乎詩有之曰自求多福今此亦百福之合尖于七級者余雖為諸君子求之不過諸君子之自求而已矣

廣濟橋募修佛寺序

世尊有言此處宜建一佛刹則廣濟橋足以當之廣濟者所由以適于選佛場之路也昔爲上藍而今爲作清其前後左右盡矣王侯邸第蕩于劫灰選官之地亦移而他去惟選佛得不遷且有加厲而增華者大道亦何必在瓦礫哉僧智蓮踞廣濟而處施茶多年蓋縱觀馬駒之大踢亦復深憐津梁疲者有以云救乃甘露王作施而一莖草作報佛像已嚴遂卓觀夏居安其牀座鐘鼓交參近在只尺不煩更設矣造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允

端惟大殿後殿山門三重有大力者舉之向後增上之緣難可數量何豫事焉于是則左顧上藍固不啻爲高山仰止若以教言無亦如別峰相見之類以崇言無亦如橫出一枝佛法之比乎余幸不死尚得與諸宰官居士若天大將軍暨四衆等拭目而俟之

三爲寶峰佛殿募序

佛地宏復人有同心亦往往使余言之而中今以寶峰爲馬祖常寂之大道場而余言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其初蓋有不應者矣夫其初之所以不應者何也或近而熟有厭聽之心或遠而生無似人之喜此亦過在言者不在聽者然執途之人而問之必不以寶峰爲不當復寶峰當復亦必不以佛殿爲不當新余斗所曩爲寶峰大悉檀遂得疾與菩提相應歸路不錯今以天下之大佛種之多卽何敢謂其無兩余公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允

且無千百余公有則必能爲寶峰合尖爲余公後勁且作究事也而爲余救其過言抑未矣余之三言無加于一再兩言而呼且益厲終冀人之喜似人而無厭聽也未盡之詞則前疏可以覆案或覆之亦知其無可厭之實耳山子和尚還山爰書其冊而歸之授之化主時爲孟冬望日

繩金塔寺募鐘由明鐘緣起

唐時大莊嚴寺僧智興鳴鐘發警聲振地獄受苦者一時解脫想報其恩其同寺僧三果有兄從揚帝南幸江都中路身死初無凶告既聞鐘得度乃通夢其妻具絹十疋屬果以奉興而興自陳無德轉施汰衆寺主恭禪師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惟見付法藏傳云屬厥叱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舍經鳴鐘偈福輒力行之嚴冬登樓風淒切骨節給蒸與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破傷不以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空

爲苦兼撞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聖賢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必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鐘聲速得解脫如斯而已矣衆服其言今塔下寺之募鐘也其事等其地則更要焉蓋浮圖在望義亦取乎利幽俾知趨向而所見所聞舉一廢一甚爲無說又其前後之際若法輪地藏若本寺之宿覺堂事皆有舉余又皆有辭以道之則此處復何能姑置而已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人未嘗不利是也而直鬼耶鬼有精爽其能受如屬厥叱王能

報如三果兄者固當不乏而繩金僧普融能依衆禮如智興更可以大概見夫是固有心人之所樂得而贊其決也而不待余之畢辭矣

募建河泊所地藏菴緣起

于是進外之地藏菴名重一時蓋所謂人能靈地者也余題額曰九子飛來以寓宗九華之意而此四字遂不脛而走凡爲地藏菴若像設中之有地藏菩薩者無不勝焉噫其盛矣乃進外復宗市汊有如九子以爲自其眷屬不可忘而今日之河泊所則又進外之眷屬矣不可不爲建刹以市汊自上生下進外自下生上河泊中處焉有原委之義而無同異之觀其莊嚴整齊亦宜視兩地不爲多讓仁者得無意于此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乎。且此三地藏固一地藏矣卽其在九子者亦庸詎有兩地藏耶九華山初名九子太白謂其不雅從而改之然未見華之果雅于子也以名則九華且與九子爲二以實則九子且與進外市汊河泊通而爲一于是則河泊建立在于次三而九子飛來亦已久矣九子飛來倘所謂今日行而昨日至必有能知其解者。

同安寺募造萬佛併建閣緣起

聖和尚旣大起同安而必終之以萬佛者非其求備之爲乃其現量之有不可失也佛一耳而世之以三名之以千猶有未盡則數之以恒河沙沙數者無數之謂也必按以數盈萬而止矣然而一身之化有至于千百億者焉異身之聚同號同名亦有至于千百億者焉此皆所謂現量不藉之附會而咸增加而足惟是千百億嫌于複稱而萬近于單算爲是舉單凡荷擔如來者固于一佛二佛以至七佛而爲荷擔亦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三

于萬佛而爲荷擔矣聖和尚曰我千佛之一必非夸詞而語衆人曰汝等皆萬佛之一亦必非溢美矣乃其處之以閤者則不取于三世之義而取于十方之形也且不僅肖其十方之周遺而必著其同堂之親切也夫身可一而異名就可分而同而獅子之座不可以比而入于一室者此亦必非佛法矣萬佛名經昔時未有而其初見于章貢之間今茲而閤于同安則猶之相爲首尾也初以禮懺而事不止懺終以嚴宮而事亦不止宮聖和尚曰圖作佛成佛而已矣作

佛成佛則人之功之猶自功而余之文之亦猶自文也。廖公前後總持茲土余嘗記其同安夢因而都昌令君與靈和尚實共宗祖此兩公者既致其十一之力而又曰大木不可獨伐也不可獨舉也不獨之則必同之所以然者無非作佛成佛而已矣作佛成佛卽衆生無自外者而況其爲大丈夫者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墓疏

奎

爲縣獄募米疏

詩有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其在岸獄間者何獨非民而不以飲食爲質也哉遭時未平剛強近死固多柔弱見茹亦不少外刑金木得免爲難乃刀劫仍饑而獄道兼餓斯又重憂益苦民其無如天子爲仁亦嘗再三降赦刑措卒未可期貫索之星更顯沴氣所加百日不雨市且皇皇何有于獄美生先生發意賑之又欲獨爲君子而與人共之推其心蓋不過代天子而養人也夫養其所不能養者抑養其所不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墓疏

矣

可養者斯養人之極至矣然余聞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卽其隔膜而忍設身而恕皆非至者如來以馬麥明教大士以針咽示刑豈猶未轉食輪哉無亦自爲而救彼也入水濡足入火焦頭余誠知先生無愛而以一粒米補世界之陷佐王事之窮則吾固徧德之黎也將爲先生而載歌夫神之聖矣

募修山海慧寺序

千百文殊出女子定不得而罔明能出之子貢求逸馬則說難而馬固獨見信此龍門所以屬余爲山海慧寺募疏也必謂其有足當機者矣然區區拙詞猶在癡案乃欲成就大光明又身不越崑崙均堂乃欲建立無有央數之極高深者不相違背耶不也山海慧名號蓋與自在通相連自在以言乎無作而通以言乎無實故光明之藏且不可以唯識求高深之儀且不可以比量取而建立成就又安可以功德爲規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七

言辭爲贊然則余何敢綺妄以爲山海慧且將再興不如謂其初未有壞者而已矣女子出定入定猶是自然焉亦不逸也于此有薦則無負于彈指往說之勤者矣寺近羅湖余未嘗履其地第緣龍門之命在僧洞明口授者而立說耳廬山面目不必身親天台文章乃可意揣離之而合亦足發揮空有之義相入而成虧之觀可齊也爲慧心視爲慧寺孰多焉

法華五百弟子授記品授阿難爲山海慧自在通王佛而楞嚴月光童子自言于山海自在通王佛

時始得亡身此兩佛號相同楞嚴特無慧字安知其非省文也憶在乙未年史龍門屬爲感山題疏余因作此誤離感于山而合山于海雖地名失之佛名則得之矣洞明師徵山故而前疏已有負趨則非龍神之愛山谷書也必山神之護佛名經耳余乃搜原葉付之竊思古德讀經不妨破句句破而義則完又湛堂和尚有讀唱亦破句者唱破可破而況行文耶遂不復竄一字已酉穀雨後日識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七

募增修荷山橋序

橋梁之治與王事通卽佛家往往言津度亦非專取
葦航廢其利往矣吾鄉荷山蓋東西水道溪廣百尺
者三之石橋如虹非不具體然水小漲則兩涯需舟
而始登橋或率裳以涉再率乃濟五分漲則橋入水
中踣猶隱現大妨舟行十分漲則已矣此有橋名而
無其實也抑使橋與舟相爲功而相病也余曩者竊
笑之以爲此必青鳥家拘忌之言非王事矣青鳥言
形勢或取高或取下或酌其中則若有若無可耳也

廷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完

徒枉輿梁之成僅若有若無而已哉上人悟西有志
乎此募修橋次兩堤拾茶一年先與後取甚盛心也
而余更爲之條堤成功不易其畔當樹楊以爲樊其
盛當結菴以爲守此悟西所已及余發之至于石橋
當增上數尺此悟西所未及余進之余視悟西又多
事乎哉然山農朝夕過驅牛爲勞負鹽者苦登降必
然余語而余則旣自以爲然矣夫龍文幼素父子在
是當不異龐德公鹿門牀下之拜余他時歲可十修
今市隱可一二修也姑置王事悟西其尚能津度

華嚴會募疏

佛法之有分衛者正也至于募非古矣至于介募從
而文之修綺誑之業以作貪盜之緣則每下矣韓退
之欲人其人蓋將使盡爲四民而四民無募累首四
民者復無文累也不亦休乎然而今之爲募更有善
巧曰吾非姑取之乃固與之也四民中豈皆純用彼
法庶幾有願樂持誦者請得而代之代之非所以教
勤也亦所以教專也彼致其專于彼則有功于彼我
代其勤于我則有功于我我以兩功而受一食如彼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一

以半種而得全獲也此可以實福田之說矣且設空
王而爲轉輪應供而爲玉食是雇役法亦將終不得
廢此可以解游手之議矣進則成爲福田而退不至
于游手則雖從而文之亦非韓公之所能抨駁矣上
人佛修約爲諸公嗟華嚴經部受食如千人無拘部
會無拘人益不到門有先簿在余以爲近正也于是
乎書

募修浴室寺序

凡人所作。未有厚于其旅。而不厚于其歸者。若夫聚廬託處。各自成家。雖不爲旅。應作旅觀。若夫梵地空林。號稱出世。雖不爲飯。猶近飯處。則于此室何厚焉。浴室寺得比靈光。宗風寄之。實有持力。其于上藍。可謂一山門作兩山門也。上藍既稍葺而浴室就頽。一體內有仁不仁。何能姑置。上人法印。以是追欲更張之。無過且士業曩著江城懷古詩六十章。余亦續尾。不知拈題時。何以託始于此。其似爲之識乎。諸古丈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頁一

第得復而推。獲麟之義。事必止于所起者。其將在浴室乎。夫求法者。卽身爲牀。座猶當無愛矧。勤倉儉廩。幸而有餘。食實慳。資亦貴。能化等之住法。等之有爲。而移其近旅之功。以適近歸之用。是不待吸盡西江。適能厚事也。凡我同歸之人。必有聞之而踴躍者。無曰黃金少于大地矣。

募重修茶菴序

語有之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世界之于壞極。而有事也。其意與天。其功與人。然而天常有待人。常無繼以無繼之人。承有待之天。則事必出于苟止。而不能幾于成功。此固天下之大勢也。卽一塵刹有以見其然矣。患民門之外。右嘗置菴供佛。未備。戶猶樹籬。職僧澄然。物故亦余爲文章。不相應之咎耳。今其徒一輩。奮然欲爲補過。似愚公徙山。而又有子也。余作道人前歲。失官。又敢憚煩于今歲。哉。佛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頁一

說因果。必舉三世。現在之所爲。卽過去未來之所爲也。而况僅三數年之內。師第紹述之間。而不相爲本末。首尾。余壹以善成善終之義。進之。倘亦饒舌。蓋今之好事者。富有賢于昔之好事者矣。而余之今文。未必能工于前文也。且愧邪。許焉。春秋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得無空言之過哉。然第以言亦未可謂之不善成終者。

蘇興古弘仁寺序

佛之導人二法其一喻津其一喻路津義超越從此至彼得所未經取之以願路義實在有往有還復有中道取之以信願之力廣而多信之心定而一故願海非佛不濟而信根則博地凡夫亦皆具足也上謀之爲大路久矣人之過斯者亦嘗知其爲覺路乎蓋人或以有所求而過有所避而過有所得而過有所喪而過未嘗不皇皇焉推之于世路之夷險匡悟師乃欲舉而歸之于佛以爲法若是也恐人之或疑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重

也况己窮而責其助己勸而責其敬亦以爲法若是也恐人之或畏之也若與之翔翔乎無爲之場息偃乎平等之地使夫趨避之心頓舍而得喪之跡兩忘則人未有不信之者矣雖僅與之言亦未有不信之者矣信而後以嚴佛相勸猶其以行道自勸也又何煩海祥之立闢以動之哉立之事勞于行而其意則通于願乘願以起信卽彼斯可到而弘仁寺之興不可以計日耶夫然而其必名之以古者何也余以爲此三世之說而多劫之因也古有法華故今有法華

古有多寶故今有多寶今猶古也今之寺猶古之寺今之路猶古之路也余又安知乘願而起信者之爲今之人而不爲古之人也乎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重

爲法華堂募建大悲閣緣起

塔下寺之有法華堂也蓋與宿覺相前後所謂一山
一作兩山門矣劫初余得寓焉印月上人復之而公
石先生從吏之因以謂之則曷不遂標法華乃舉大
悲也豈曰法華七卷中觀音品爲最上如心經之得
主般若耶又尋儒所受學庸兩書雜禮記內承宋儒
表章遂空禮記大悲閣成可以主法華復可以空法
華印月是以銳欲作之其助者亦多矣印月自視所
印之月畢竟在萬川乎將環與在指端者爲二而與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真

在天上者爲三乎不然月惟一月法亦惟一法以大
悲而盡法華之旨或有取于斯焉

吳仙峰募建華嚴閣疏

遊于吳仙觀之年天下無事朋好俱存彼一時也自
聲之化去微論丹竈陸沉羽衣星散卽其處恐亦如
藍橋之已移而桃花源之非實境耳僧旭明曰是不
然是不然有人在上緇而不黃鵠鳩之禮巢則如曩
變本加厲遂以華嚴爲玄都後勁以金仙爲吳仙通
家則仙佛同源之書可以更著也余思夫太上化胡
之行將亦得已而拔翳之謗從是益騰爲之掩口旭
明奮曰子之施仙嚴非耶今爲梵宇矣子與聲之蓋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真

嘗分路揚鑄聲之好道而子佞佛子得所願卽不復
問肩吾吟嘯地而甘心自落其仙嚴主人之稱此處
若世雲文蕭綵鸞等高座尚得與黃面老子相爲後
先雞犬白雲亦攝而入于華藏界內雖使聲之不忘
舊遊或步虛而來或化鶴而過少留諦視必無忤也
余曰唯然因次第其語而歸之重之以一偈

不了道人舌許長敢拈募疏作文章華嚴性海無邊
際三教收來僅一堂

募修白衣禪堂序

寓大正法寺臥起千手眼觀音座下聽雨淒然萬心俱死暇則著屐過東禪堂從若西上人象戲竟日而別一笑橋邊以爲不滅淵明之虎溪矣若西語余此堂舊曰華嚴名之以事今日白衣著之以像通有大宰官居士明佛若何衡陽則圓通閣聿起巋然顧此獨垣廢未舉一山門作兩山門亦宜不作兩視也且使人知有圓通而不知有千手眼知有千手眼而不知有白衣是猶言二五而忘一十耳于義何處白衣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五

者俗所謂送子觀音求男得男是三十二應身之一與千手眼之化身正等故若西曰子爲我攝詞我將爲子祝嗣雖然而直爲余祝之不如普爲羣公祝之之弘大矣淵明有五男兒不愛紙筆至以見于篇章杜陵謂之不聞道當余萬心俱死時亦或索淵明之懷抱間拈一繇于千手眼之前則得認賊作子之兆余爲之惘然已而豁然也萬物于人皆爲賊夫寧惟子自一身而言圓通之耳根不在六賊之數乎卽千手眼不千賊乎一解以後六賊居然六子矣千手眼

居然千子矣淵明惟攢眉于入社是以負不聞道之譏今日者大法甚明民生已久有如羣公一于此薦得則白衣堂可以成于無作而若西亦可以祝于不言也

普濟菴往化吳城緣起

如來爲筏喻者用濟之物也爲津喻者所濟之方也爲岍喻者得濟而止矣普濟菴旣以濟爲名亦必以濟爲實而其處在廣潤門之前是岍義也日閱帆檣來往以百千計而未有已則皆津與筏義也不明乎津筏之義固不足以知岍義而不明乎岍義何用知津筏之義也哉夫岍之稱爲彼也將以破內我見耳人未有自彼者相彼而已矣遷乎其地然後乃至于相彼者亦名實之必然者也吳城之距廣潤帆檣來往十舍而遠是可以相彼者故普濟之謂布施到彼岍者于是乎取之

主學正刊

卷二十八 募疏

夏

金欄寺重修緣起

異時記金欄第浮慕焉而未得至今年元日有事先隴過而憩之客猶在生熟間也乃茶飯之餘與爲相宅則曰地脈起右受之以左法不得畧左而詳右此可謂姑妄言之者也而朗宗又姑妄聽之矣朗宗曰吾首事嘗先左亦會有願造大佛者且成吾將主之而不敢件之必居左此無非用子言也子曩題柱聯有依舊蓮花爲佛國之句其義或甚深多所攝入其文則依舊兩字大似應譏焉然依舊矣又復新有增建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夏

上而不能止止某所堂之某所室之某所廊之坊之榭之廚之庫之指蓋多屈此在教爲一莖草之拈乎爲五精舍八萬四千座與塔之作乎詳畧之目多少之數亦任人爲之亦任人謂之余不必複說也惟是今事從新反曰依舊此似顛倒見而非顛倒見既正之以其處又正之以其人又正之以其時因果義蓋亦世所耳而實佛所口矣人無舊種者必無新規能取新者由能念舊我與若皆匪今斯今多劫現劫多生現生一一如印板摹本非有爭差苟不依舊則世

界何取于威音王。而投記何昉于燃燈佛。必且依舊。無一而不依舊。則是明宗亦如主佛之成于今日。乃其先後。常爲金襴主人。非其伴人。而余與居士長者。或資言語。或用法財。皆爲金襴熟客。非其生客也。

彌勒巷募裝像并造天宮緣起

世間每聞彌勒下生之說。以爲當得歡喜。轉相傳誦。而世尊亦似以補處期之。飲光入定。雞足山中。至今不出。持金縷衣。待之皆人所深信也。宜其莊嚴勿令斷絕。然下生之說是矣。卽不下生。而可以不嚴乎補處之期。金縷之待是矣。卽不金縷。不補處。而可以不嚴乎進外彌勒巷。蓋猶知其解者。而及壞不免。則如之何。彌勒爲慈氏相者。慈容宜其先肅。天宮者。內院之比。卽未必纓閣重複。宜其且有所憑依。主僧堅植。于是亟起而圖之。其人之願。助以金錢者。不乏筆墨。不可爲金錢而得以充施。余尚亦有利哉。堅植之師曰止水。嘗勤塔寺有功。勿謂當仁。而其徒讓師也。檀者雲集。余以方便問法。飲光所持金縷。旣付慶喜。傳至東土。六祖而後衣止。勿傳矣。今雞足山所持金縷。與宗門授受者。是一是二。祖之與佛。爲異爲同。大善知識。其尚有以語我來。

普賢寺募修鐘樓緣起

雲朗自石亭歸于普賢而亟圖建立者非趨有爲也亦其時節因緣然也寺左初峙鐘樓形勝矗起晨昏省登蓋不無人久之而廢撞鐘又廢登樓以臨川王府偏近有所避忌而俗乃謂鐘有二其一在此一溺鄱湖鄱湖鐘聞此鐘響則往往興風波爲不利與鐵樹開花之譏等其實不然王府且絕幾百餘年遠鼎革之後在在處處皆得維新此處何猶厯其復舊也今雲朗勸此大非流俗之見而特篤懷古之心雖百

進賢堂稿

卷二十八 募疏

重刊

劫不忘非三宿生愛之比諸仁者能勿懽喜與之同功乎抑余有囑也普賢今爲禪林鐘聲鼓響原與禪機不隔樓卽日且成扣擊無虧禪復古鐘亦復古無相爲枘鑿者普賢從是亦可作選佛場矣余爲雲朗躋一足以埃之偈曰
鐘鼓無言亦久之重登樓閣逮斯時交叅句句西銘似訂得頑皮莫更癡

爲瞿宗募復普賢精舍序

世界以人廢之廢之忍矣以人復之復之斯爲仁矣瞿宗傷外數載而謀復于普賢余蓋重取其仁也然余更有慮慮其所以復之者仁我而忍彼也緇衣作事必取資于彼而爲期于我滿分而後稱快否則拂是乃所謂忍之尤者耳瞿宗語余曰復之吾願也而不敢立程也募多則可建毘盧或觀音一間而附之以一堂少則止于堂又少則止于室矣所貴乎發願者有不宜如是者哉願無數以仁爲數仁無量以彼

進賢堂稿

卷之三十八 序

十四

爲量此余之所以首肯于瞿宗也

延壽寺右偏募建千華精舍疏

進外之梵刹以數十計而延壽獨負高原而處其壤也先其復也後其初常夷于菜畦余爲文而起之其中將併于法雲律掌併則不能更寺仍夷于菜畦耳方伯余公見余文而特畱之此今日所以有延壽也彌勒菴者蓋數十梵刹之一矣僧智本又彌勒之僧之一矣以風水營遷將建靜室于此豈以高原爲喬木乎抑更有高高山上立之意在而以此當別峯相見乎然其于延壽則又以白樂天所謂一山門作兩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頁五

山門者矣曰千華猶之其曰千燈也千燈故一燈此可以喻真如千華非一華此可以喻法界有大仁者爲之建立法界而隨舉真如焉不亦善乎

募興清都觀序

浮屠老子之教並行于世而黃常遜緇者人材少耳奉其教者雖或與爲貞勝黃之勝數亦少故使老子矯誣于化胡不若歸而蘊隆其紫氣江西之仙者獨標忠孝傳自斗間遂與江西之禪同有盛名選僊選佛職司正等而由晉視唐居然前輩此其能爲不可勝者也厥後涂真人起北宋間事尤奇特真人名文公別號拙庵住南昌烏土溪之鄉非四達之地而以精道術具神通乃從夢境爲國母療國醫所束手之進賢堂稿

卷之二十八

頁六

危疾形求惟肖爰崇顯之爲之構清都觀是道君皇帝時事道君固祖黃者或非定論然而能爲人主之母療疾起歲豈可不謂忠之純使人主得以爲人子而無恨豈可不謂孝之大于是乎忠孝神仙旌陽亦不得專有其美矣清都勅建自徽宗至南宋寧宗慶元四年而後大備歷時已次宋制公卿投閒者得以守宮觀而食本祿清都既立之提舉事寄甚重而白玉蟾嘗至止此地以著雷霆秘旨之書仙跡正復不少今日乃大壞若是過者傷之居者亦不知其前典

則豈可不爲興起乎興起有人涂慧生任奔走秦生
任調度而李志庵爲之驛騎于余志庵住紫極宮是
能蘊隆其紫氣者且學仙而通禪不忘忠孝此余之
所爲大服其口秦生不置亦云爲鄉人之所大服是
其人材皆治老子之教者之極選也